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一一九册目次

弇州山人四部稿一百七十四卷目錄十二卷（三）
（明）王世貞撰　明萬曆五年王氏世經堂刻本　〇〇一

弇州山人四部稿一百七十四卷目録十二卷

（三）

（明）王世貞撰

明萬曆五年王氏世經堂刻本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雜著十七首

七扣

齊大夫有疾吳使者造而問之阻於閽曰大夫病謝事乎曰尔大夫病憊乎曰未也何狀曰大夫貌若悴而中腴強飲鮮食口時濡噱召醫切脈隔陛而語所繇覆槃空器間稱有藥使者喜得之色排闥而進揭流蘇颺文幬郤息斂問大夫所苦爲齊吏民憂大夫曰敬謝客不敏不稹霜露以辱使者願請燕焉使者曰淄澠之交戎菑卉衆千矢飲羽二矛重喬十衆九罷番番蹻蹻其父老息其子弟以日畢月大夫大夫方杜請而寂居游神敝隸之庭解帆縱縮之衡大夫即百不念治司敗得請其簡焉大夫悚尔而聽幾起復臥曰有之不敏之宜而於禍也欲迅奮而就乘毋若四體之東沈痾也吾子之來藥之乎覩色知剖接辭知切正言以當瞑眩婉旨以徐調節

使者曰唯唯陶衛之區水陸湊滷前樹安邑之棗後産江陵之橘桑麻竹漆危萬芊栗谷量牛馬陵計魚鬻單船鱗數釀池肉垤於是使計然爲之畫冀朱公白圭左右傒力搉筭桑孔壟利悝國王孫鼓鑄烏倮蓄殖賣漿酒削之微亦足張郅刁奴四游戎王陰易北則橐駝驢駃騠驒騱紫貂之裘表以狗皮緣以靈璣東則鉛松怪石織文檿絲水碧空青侗侗之含可以照遠西則璆琳赤堊木難火齊駝卵鹿麝靈蘩酸犀筒卷白氈指文朱提南則珊瑚扶珠丹砂流離血玉之莕耀蛇之珠瑤珉齒貝織龍文機褭蹄翠黃毿尾星白連城照乘捧映的歷陸馳水奔晝走夜息指不及屈室寡留隙於是乃按府藏怡顏神臛遙羽膾飛鱗調芍藥寫清醇田池射獵擬薄君人比閭[illegible]風貪游趣靡此亦天下之至娛也可以強起大夫乎

大夫曰式予病未能也

使者曰建章之傍甲第開雄鵠然薄霄厥氏金張珪紫庭結綺椒宮撐涯跨渭鄠杜亭通湯沐天腴呼吸帝傳王押珠襦題湊黃腸萬歲之夜預賜以從於是天子獵茸泉祠太乙陪副車從清蹕翱翔飆其當風禪縱燁以迎日馳擊鏢駁馨咳溫審若離若合兩體爲一若明星之麗霄群臣蓋遥指而彷彿天子乃大歡樂之萬洋縱橫曼衍魚龍播織翻矢幽篁鳴颯

雲靡迴風使伯牙鼓琴延消和歌而歸之歌曰曜雲
兮欲西蘭房兮桂棟子何偕兮不歸欸然而起悄然
而悲策昆蹏命佽飛穿道比宮直抵昭陽免施奴袖
之流壁列瓖行按駛舍人褒射中郎執戟捧杯屏退
彷徨獨承恩而賜佐奉桐酒於匡牀薦雕扉之哀調
出幼眇之秘戲銅龍帳以思合銀釭杳以莫繼頹然
辭別不謝稱醉銀燭列行金貂引取高春未起冠蓋
填隘叫無納指巷絕容騎此亦天下之至貴也可以
強起大夫乎大夫曰唯我余病未能也
使者曰將以驪山之陽為壇造天法駕崢嶸降虩推
鼓承相奉章御史丞旃嚴張武狐弩彀戟鋋靜若賽
霜動則急電萬騎鳴聲耳一麾俱先儲膏流扁荃扇霧
縉律按九伐功期不戕則有常鴻師望旗為之運
籌校韜鈐為司馬穰苴法曹師曠耳占秦厲吉挑貴
肓窮獲緝嵬諸僚扶闠以嬉負蘭示趨虎落長闌龍
驟不羈於是乃繼兵而北填蒲類踐陰山諸烏支血
祁連斷首服匿胡血竭蠡兩賢骨都當户且渠之屬
泥頸請死渾庾屈射鬲昆新黎之國解辮而問冠履
攙槍巾沒太白遙徙改騎西向則王門衡開蔥嶺鹹
蕩澥洼竭產烏孫空帳迴旌東出則浿水方舟右渠

抵首歲貢瓴乎三韓稱一楊帆南泄則海嶺乎
梧自裂黃屋滄波王頭此關然後捲甲弢弓歸馬
牛獻俘廟社班爵通侯此亦天下之至快愉也可以
強起大夫乎大夫曰有是哉如予病何即不病不能
也
使者曰應侯畏讒乃進剛成文終辯訣乎陽被微明
明元首穆穆股肱八柱承天萬象資生簪冠進賢幡
車陽遂佩玉金章若若綠綬長史導前司直翼啑常
車起勞可僚屏棄王食晨分天漿夕傳出入金華尚
羊細旃上應太微拱極開躔貂則千乘就舞愉則萬
杓回斡於是乃創先德躬勞劬擇袞吐哺思未康讓
廣布皇風以敷九區重譯獻琛王會垂圖五章之鳳
九尾之狐白首耳乘黃鮮儉往往善芳蜚蜚距虚
犬戎吉皇白州比閒百怪瑰偉波若東趨天子乃命
司冊備相續表數鵷龍之器首名麒麟之閣施澤逮
邇融光灼爍此亦天下之至偉樂也足以強起大夫
乎大夫曰予病未能也即不病而以起予胡哉
使者曰赤堇之精若耶之英萃為五彩樹為七星純
鈞湛盧犍質易傾含光承影窈眇無形慶卿不講楚
婬無成於是使風胡薛燭相而拂拭猿公蘭子教以

習擧莊生論說孔周絕述畏形空岩彌志絕粒七十
之期天女授術銛鋒隱腦說瑰莫測決虎豹截蛟兕
捷若承蜩易若探囊若乃五父之衢七巽之里匿日
爲氣激雷成矢切骨如姬應心仲子片言即合授袂
而起透俠重關疑武千里雖影驅神變化若鬼燕掛
變色之夫聶兄呼天之姉莫務恒乎一咳不覺然後
却秘怪納精玄龍文不化[illegible]山婚川由俠入屋道遙
長年大夫色動曰劍可鑄乎曰可蓄天屋之顛岩嶺
屋儀上聳無際雷既雷厲六無底清流渾漱四周
其涯乃以陰陽訢合之夕㢘欲山而乞其玄液于
祠承鍾莫外端風疑思太古吸嘘五方其始鑄也瞳
曨曨㵳㵳澈瀰彬悅兮若二有之發韝烽兮若太陽
之浴扶桑其始出也冥冥變變彙彩韜精杳兮若冲
虛之未形細兮若銀漢之隱微星其始磨也奕奕葉熛
煌英雲奮張天兮若垂天之白虹又若織阿之耀清
霜其用之也舒卷煥炫崩月逃惝怳兮若大鹵之摧
霰又若豐隆之驅急雷未既大夫曰美矣劍矣神矣
技矣病且起矣恐累二三子柰何
使者曰未也以劍入者非玄之玄得地而遺天盡使
廣成授要眇之誨鞠史爲少解契素女導內彰衛

衛出窈入冥調息降嗜日魂月魄立鄞完鄂九還七
返八歸六居坎離既濟方剛夬抉谷神不死蔚然靈
株於是北斗除籍天公主進命苓精兮示符降青鳥
兮馳問雋卿喬之雲旂兮馭房駟以爲轂與貳搖曳
以抗旌兮飛廉挾霰而飄洒度絳河之泓澄兮白榆
歷歷其在下奔星先而扣閽兮蒼龍白虎歛吻爪以
次舍帝句傳於九賓兮賜湯沐而薦之命太娥奏弦
兮王妃按節而吹參差酣沆瀣之炊漿兮天鷄厲以
爲鵬蒸摘塗之丹卵兮河伯侑以赤髻碧藕千常而
郁郁兮素蓮百子以離離饕業崖之王膏兮沆以宣
膓之靈脂乃醉歌曰天長地久浩無終謬恩列籍托
帝宮私悲逍遙無與同上帝知之賜以格澤一乘槩
女婢嫣靈餌不與氣醞常朗上下天人嬉遊自然三
光等朗五嶽齊堅此天下之極意蕩志無所肖比者
也大夫可以強起乎大夫曰唯唯否否夫有仙骨也
者有才仙也者有資仙也者胃仙也而流沙有敗道
之籛才仙也而淮南有自殊之安資仙也而沙丘之
肉如鮑殯不侯柽體繼形合濁嗜腥大鈞見限頽陽
就傾雖慕軼妙實病未能
使者曰易奇而法鈎深揲賾歸連異名京焦別脉詩

正而葩漸變風雅原騷玉辨賦則揚馬爛蔚紅霞裹
切風雨蘇李五篇枚氏十九唐山鐃吹於何不有尚
書春秋檀孝孔嘉爾令肯史質辨艷誇先秦瀰瀰西
京峩峩爍則星辰沛為江河柱下微言漆園道滂沈
洋漫遠窅眇漸滋鶯峯峭峍耕波演漾精微沈冥万
細莫狀乃隱詞藪泛義漲咀藝髓涵飫醲浮提金壺
之汁太乙青藜之杖離朱心照輸倕意匠混沌啟朗
須彌搖蕩始乎博闘若洸冥之網彌山之罝弋鵬翔
膾鰲樞摘天斗探珊瑚流而思之兀乎若枯杖之蜩
甲進綸絲於月蛸霹霏忽忽若斷若續若出若沒造
乎屬辭薈景發祥曜靈呈赫雲漢變練天酒和墨研
霞之印列行奎壁於是前萬刊條探玄極幽竟啟五
始為號九流百一其家萬喙寂斂巴歈寢音齊野罷
抽衣被鞱紘鑑燭累葉咸喬悵天沫政漸怯繹灌辭
勞頻剪姜蔡趙李與皇猗倮匈乞振亭亭兮獨秀垂
綿綿兮不絕大夫怨然汗流霍然投几曰犬馬未塡
溝壑旦暮事此人而有死請畢此死揖讓之間疾病
良已

人問

三皇以降倏朝而夕八紘之內匪咫伊尺無始無終
曷無始無極庖羲昉聖胡弗粒蒸而血其牙以戲衡
生役王佃漁噫嘻曷憖炎帝樂民而七十二毒是咀
胡牀於毒而暫於鮮既有岐對上壽胡豢蚩尤額鐵
始制五兵將共工徒搏而與祝融氏爭無懷其間俗
胡以龐壽丘之子兵師營衛未嘗寧止胡以高揖遜
而靈龠是感爰與終始靈不封條是曰太平胡以盈
尺而表豈登崎疹晦祥惟五日一雨以歸帝謂蕩蕩
懷山襄陵誰答之鯀醜象曷諸蓮甫曷瘉帝割中和
以華都君胡父頑母嚚而昴象嗣均竟不得志於倫
舜舉咨鯀而保共工驩兜彼岳何人吏於帝堯而共
厥朝夫既比屋其人可封士師胡官咨繇胡膺豈其
進昌言而用瘖終于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將來自郊
歆而育於剛既格而舜復於何所舜尚見帝乃駢娶
女而源出有熊別嬀何取象祓振之為帝咸修蘇自
嗣頊寔為王父年百五十乃底神禹胡乘華既虐而
殛五世祖禹不利有苗乃振旅歸始以德慶胡戢之
三危而後從扞之禹平水土九州攸治而胡式其貢
曰蠙蛛組職怪石鉛松檿絲織皮嘉彼瓓偉納之茅
茨塗山之會玉帛萬邦邦有十乘從君子行埤蓏何
施于何資粃蓋避莫山觀訟弗與胡德之不逮而陟

跡舜爲衆既歸啟胡頗以處仲康肇位爰討羲和肘腋之命有窮制之而即武功於乜唯湯王武順天應人人所咸與胡懔懔誓衆曰孥戮汝桑林之禱甘霖千里胡及九載而六責伊始或澍而枯其後何以赫我成湯天錫勇智表正萬邦胡廸辭之非臧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尹五就桀其職何居將侃侃逆鱗抑嘿嘿醱湯退而干湯桀胡不疑商王曰稷而胡支日名子弟中兄癸子承觀諱無所辨異亦曷勝紀泰伯虞仲以天下讓胡弗徉清狂而跳之吳荊古公季唯役宮百有二十一月二周以象天則匪髓鑿而竭則怨是失職三終陽師任爲人父夫是以娶胡十五而有王武猶曰仲孺微子臣敵卒稱三仁武庚爲義胡以頑民而少康另君受剖比干而囚叔父箕有命在天猶寬祖伊胡七十二諫而辛甲不殊包茅之媺化於后宮而扞彼無良彼之無良胡弗儀刑文王武既克殷亦有箕微既無利黃屋而胡不遄歸終爲西伯誰則難之武建諸社盡東北海其土匪燕其社安在胡有此剪刈而稱與臧舉廢田虞貪家而迎禮於虎豕盡而饑得人肉以脯奉體于口失不享取太廟之祈王畿百之國三其軍王六其師胡侯賦之衆而王師之徵百里之邦厥賦千乘卿大夫士朝覲會聘以逮祭享胡不懸蓍家宰制國用歲杪大計吏而胡王后弗會用啟後人以參奸貫叔鮮流言周公辟之成南鷖而疑九鼎一絲而如啓金縢畢召奚爲王假有廟洋洋如蒞而胡立尸以祀之生則柰之死則戲南正司天推其日食夫何以旅見天子而不終禮爲戚吳皇穹如富媼配之匪稷匪文而借于祀胡弗惴非類胡弗戾神書成王剪桐唐叔以封胡懲君之戲而遂其終長劉與廢虞天乃亡胡更祀二十而周猶發龎胡重耳之霸而因齊之強衛武睿聖九十五而自箴抑抑德音胡先侯之美而有兄禓子故鄭聲胡扶蘇舜華子衿裳褰逌欲宣淫其又何懲昭王之不復滿巳及艾胡楚之不報而馳聘莊商卒用其力以蜀征蠢辭御禮於平周胡外抑內修爲反坫塞門以有諸侯特口四維而身效其尤夫子膠騎以賄館人將成乎一家胡门慟哭而辭卑於受道之回仮也爲位以哭兄妻胡自紲夫網而仍不懲呼戀

演連珠十二首

蓋聞物無專美配禍爲福惜有軌機緣恩出怨違士悟而麋取貪夫昧而無厭是以莊生上相寧爲曳尾

之龜韓氏眞王終作就烹之犬
愚聞測蒼蒼之機雖兆億而或近通悠悠之情若咫
尺而竟疎是以白虹中天獄隔秦王之衰飛霜九夏
海沈鄒子之書
愚聞抱磊柯之材遇識乃顯齎沈冥之怨非伸莫通
志士舍身以明用貞臣顯節而道功是以雙足就殊
尚抱荊山之泣連城既剖長辭陵陽之封
愚聞達幽冥之緣則了悟終始乎人我之觀則兼通
內外故以此身得度者現以此身而度人持嚴法害
衆者乃用嚴法而自害

愚聞事有係一絲而扶九鼎死或重太山而輕鴻毛
是以鹿門躬耕不作出山之艸孤海長牧寧慕蕩陰
之桃
愚聞岱宗崔嵬不厭丘垤渤澥浩漾毋驕行潦是以
究雖與韶箾雜陳下里與陽春齊調鈞天廣樂蝸螗
之沸自如夜明麗空燿燿之輝恒照
愚聞俗士滯方圓則千機無礙拘儒執有無則萬類
俱齊是以漆園著書知彭聃之夭殤子王舍說法稱
芥子之納須彌
愚聞殺機既發雖變莫回業障一深窮劫難透是以

刑天捐脰尚銜干戚之舞窫窳斷屍猶化食人之獸
愚聞天厭人國必誘其主主厭社稷必賢其臣是以
宋人之疾難瘳曹社之鬼不聞深目折腰鵰鵂愈愛
其婦臨鼻長肘仇靡見庸於君
愚聞然諾在心河山不改精誠著象金石為裂是以
趙宗既復竟赤程嬰之頸周昌雖移尚碧萇弘之血
愚聞蠕動雖小佛性俱存乾行固尊氣機默屬月虛
而魚腦減星實而豕膚栗是以聖王之法天也不使
一息之或違其體物也不使一介之弗足
愚聞聖君不必登哲道合則從暴主不必求奸德參

則售是故鹿虎寡庭難免神羊之角獒龍紂世奚脫
雋奇之口
勅為田虎文
制詔承相白額俟班鼻惟乃祖乃父叔度仲升文武
交暢世濟其美以光有漢君金天降嶽樞星散精少
昊雄氣長炳文理帝賚予以右掖使媲於青龍氏被
不寧乃職以干予之罰君孜孜夙夜秉德陪佐出張
爪牙入幹股肱祈父召叔惟君一人今將奉君之烈
揚於大旗其欽聽予命君昔守宣城黔首飽于爲秦
不克樹艾乃改張舊服閥右削跡使君之懿稱定

遐邇君之功德一也泰山之傍民迫苛政聿來胥宇
君以法刑其三世依依不舍昔華旦秉憲鱗鮮伏誅
夷吾啓封伯氏凌齒君之功德二也界嶺之間倮蟲
為災婁加剪刈道絕行李君之功德三也東海黃公
說妖挾詐君神武逆折赤刀不行兇渠受首君之功
德四也晉守至忠裹甲鼎馬莫逞其欲君挾秘計以
授九尾之狡使異二噓噫膝六降祥逆折厥謀種類
還定君之功德五也復有哮吼窴豹盜太乙之寶君
廻照奮威罪人斯得陽貨之誅光於前魯君之功德
六也度索之山鬱壘神荼冥服大敎執除妖鬼以借

掃除之役洞幽達遐無所不靡君之功德七也君有
七德功寔配焉章以般般視之虤虤廼又薦啓尒象
賢之軀奔走禦侮九有之內羽毛齒革輜輳闐闐凡
有血氣莫不神明豈唯予一人是效昔尚父非熊在
耄鷹揚繁纓番露華獲形于以大表東海世世子孫
咸血食也君之威烈視彼有光而封號不加無以稱
予一人之意今遣御史大夫宋鼎侍中胡紫敬奉冊
冊君為南山公進號素威上將比於天策扶桑之西
蔥嶺之東鷹門之南象郡之北諸非國家湯沐者悉
以充君食邑諸少藏具賜冠邑食有差有司毋得檢

間仍遺君養牛十頭上尊粳餔五日尚方致異味于
有不令之臣曰神羊恃其惠文以陽排闔君悉付之
理君其安心攝精神加飯食以佐予不逮

戲為獅猫彈事

御史府臣言某月某日據倉部校尉中稱部界中有
鼴鼠氏鼫氏大小數十百輩乘夜緣朸倉糧一千
五百五十六合有奇見捕未獲隨據左右廁游徽中
稱少府衣帛夜不知何人盜去一百餘事踐嚙損二
百餘事右前件地方俱係刺姦大將軍某某苗狻
猊所領某月某日復據故納言以白衣領職鶻鷂息

男吉了箔臺新列稱故父鶻鷂家天子異恩待詔公
車日承頒賜兵以件音浮繁門下省某日夜分刺姦
苗狻猊來說稱有詔詰問未畢輒將父衣裾持扯挼
髮捕搖血肉狼藉致死身尸移置別居爛食至盡惟
餘破衣裾見存蓋緣父鶻鷂存日曾為天子言苗狻
猊過惡致乘間修郤橫陷非命當日復據江北新向
化人玄烏訴到烏自離弃北地投誠王化荷　主上
譁念勑將作大匠為置營居第一所大司農給廩食
感激上恩銜結思報不意何者為刺姦苗狻猊帥領
牙從將烏妻及二子輒便撲殺貲產蕩盡栖托無所

覈欲行推對緣係大臣未敢擅便勾捕謹按剌孩大將軍執金吾苗發覡擁尰賤材支離小器謬以形似獲忝非常既列牙爪之官復寄千掫之任謂宜夙夜在公兢何敢竊竊省嗜好煎滌舊痾而乃大肆豺虎之威自如犬羊之性鬪戲命吏害及衣冠左右盜臣禍深城社昔梁冀帶劍入省尚書尚能叱奪禮篤路馬有誅而發覡敢於禁地挾讐矯係言路之臣白起挾詐吳孽杜郵之誅李廣殺降終來失道之刎而發覡貪嗜貨財耳同盜賊上乖天子好生之德下閉遠人慕化之路至於仲尼不欲之對臧孫詰盜之辭上行下效載有明徵鰥職曠官此其小者臣又聞之先民有言見無禮於君者誅之若鷹鸇之逐鳥雀也臣居間見發覡出入掖廷游戲自若或小遺殿陛或卧吐車茵喜則搖尾怒則張牙恐不可極漸衣南長臣謹以劾請以見事免發覡所居官收付廷尉法獄治事見闕仍下三公尚書僕射以稍日慱選貪墨之裔廉謹勤幹者充之其為騶騎者置勿用一面督捕颭颮諸黨及根究兩廂失事狀以聞

與子鱗陪祀　上帝歸戲柬宗吳徐三子

夕余以子鱗謁　帝帝享我鈞天之樂而樂也曰二子唯女式蔵屠維協洽照余祈之墟女得三人焉其一豐上而操一佻而侏儒一嗣音脂顏爰爰僾僾女策之僭來焉余其享之余拜賦伯也之首章于鱗賦甫田卒章而退及皇太巫追以帝命曰某錫而以太山之田某而以東海之息壤錫女也女世職此土以夾輔大造毋扶我私我則罰偺女

募緣疏

修廣孝寺募緣偈

廣孝寺僧欲復修故剎及莊嚴聖像已托前憲副徐君汝厚為疏語復謁居士能無一言乎居士病且疲於世無一切緣安能以讕語作大饒益不得已口占偈曰

稽首十方衆　釋種婆羅門　宰官大居士
若以莊嚴願　世現端正相　頗梁黃金色
是身如電露　不復可究識　若以茲締願
轉輪王四州　及將相大臣　是身如電露
不復可究識　若以供養願　富有象馬珠
天食諸天樂　是身如電露　不復可究識
譬彼一掬沙　而以搏海水　用發布有心
破一切係執　皈依大法王　頭目非我有

而况於財物　米麥金銀錢　乃至微妙蜀
琛寶瓔珞衣　種種作檀施　無傾亦無想
不離於真諦　託蒭杖茲力　獲於閻浮提
而建窣堵坡　像法長不壞　更以所餘福
迴施諸有情　同證等正覺　是名無漏因
是名最上果

太倉州普濟寺建經閣跋

天投居士言昔在世尊廣示方便財法並施厥稱檀越智慧雙修等證菩提以故諸大菩薩於法華會中各觀十方施之因阿育利王於僧祇刧後尚獲聚沙之報破執者指為有漏利導者悟其無邊所望同志咸發信心破大堅慳弘衆利益太倉州普濟寺者地帶離方名標寶是曰馬開其獻瑞朱鳥于茲翔拱詎意末法之候遂罹四兵之灾戟使慧海蕩為尼連叢林剪若搓枒煙雲聚散僅存清涼之名水月空茫不覩慈悲之相所賴沙門惟覺者苦行加持誓心締搆朔經暮唄爰聚資糧銖累寸積不私衣鉢自講堂以至齋堂亦既煥乎而觀廡而建中門將肅觀美惟茲藏殿之區擬建旃檀之閣將以祇奉三寶光昭一方而法語猶湮捷椎未擊顧謂居士宜仰片言用告初地發心菩薩及聲聞大部衆凡有四千鹿車乘瓔珞如意遠悟夙生多寶之證仰希長者布金之諾一切非共不吝檀施庶使法鵬雙騫跌落蓮花之趾天龍合部珠勝貝葉之編怖鴿將鶵子而並棲飛鷲與雛啡而俱聳果睇琉璃之海智日方升西瞻淨土之山慈雲彌覆大小諸衆于焉萃止緇素方等悉爾皈依毋論見未之緣悉樹人天之果

修觀音殿跋

觀世音菩提薩埵者苦海之慈航法王之上佐也聖證久明慈頤未滿帶果行因用權成攝歷阿僧祇刧居補位而稱尊徧恒河沙衆咸現身而說法悲愛如阿耨水功德勝須彌山大轉法輪於我中夏江左乃震方之慶地建康本欲界之仙都舍利西來赤烏由之建刹經文東譯白馬所以聞緣六代代興不廢而吾州之地三山山竝俱成禪鷲之場周宋鳥革有大知識者咸聚沙之宿因舉布金之勝事闡靈墨而開龍藏指火宅而種蓮花法象宏敷于今為盛然而邪魔鬭作末教易衰寶座旃檀不戒三災之火穹碑屓贔俄傾四大之風豈直端嚴妙相皈禮無階遂使清淨法門奢摩跪跡佛界千里人金生白嶼者幼號內典

頒悟風生雖混跡儒紳而投誠正覺對勝事之原
真等穎光悲像教之凌遲有同及溺哲法會庭之網
敎輕有漏之因特以心慕東亭頹捨虎丘之宅家憐
貧女可堪牛乳之供力不從心勢須用衆凡闔將凡
宰官凡居士長者念此皆爲應身或金錢或布粟或
綴絡寶珠慨彼元非已有檀施不分乎四衆告成何
稽乎三時寶地重開嘉觀圓好之相金僊再照爭依
慧覺之光今際八萬四千毋陀羅臂援入西方多生
晉光功德山王如來呼爲善友天發道人王某夙覩
新道樂觀厥成故稽首和南而爲之疏

吳郡正覺禪寺重脩大雄寶殿疏

昔我世尊釋迦文佛慈悲發于五濁精進超乎三劫
坐雙林樹等正覺之候成稱兩足尊建大雄之寶號
權實互顯慈智同師遂使日月燈光常明震旦戒定
慧教徧供知識在昔王舍開化竹林之金地肇開以
至忉利說法旃檀之寶相由起逮白馬之東邁於丹
鷲之爲興窣堵寶雲旁連欲界阿蘭若至上等色大
惟我姑蘇實稱勝地有大林菴者一名竹塢神界名
區代居尊衛至勝國居士陸士寧性同修静托蓮社
以棲禪志慕元琳感虎丘而舍宅中義法像妙好端

嚴別搆精藍靚深窈窕蒔芝秀久榮頒現優鉢之相奈
寶夏茂不滅菴羅之果慈雲秀發於四垂恩草叢生
於三地解夏駐錫供奉者英演法傳燈無非詮要彼
美常侍籍寵　先朝龍吐界恩復表寒陵之額蝸扶
鼎鼐吳淞江令之文弘大師下鷄足山吐獅子吼入
受人王之供歸爲道俗之宗奏拓叢林表隸靈谷法
棟久傾寧免波旬之累業障所縈不戒尼連之災像
法日以陵夷僧徒時困縲絏蓮花灼爍厄火宇而幾
敧鴈王蹁躚覩彌勒而屢却平湖陸太常生由宿慧
智表前身慨慧日之向淪扶彌天於再造不逮報盡

異種福田時兵備廣平蔡使君佛地位人爲蕃府主
三乘解其最上五馬策而重來割愛網以利刀了緣
星破納須彌於芥子曾不留難給孤獨者其夙心縱
施癡者北仁政謂彼化城之頃刻多出寓言至獨有
漏之因緣徒明實教必遲歲月有賴檀施四衆所推
圓曉其晉淨業不染黄衲有聞聘主此山俾圖修復
天發居士手創短疏躬損微貲尚賴諸方共成義舉
法施財施俱成善業之根去恪去貪勿蹈癡迷之網
務使八十二扣重觀如來之法身億千萬衆再礎[illegible]
瑞之實界洗魚鄉爲寶土改鹿苑於長洲凡長[illegible]

地之金至阿耨平殘之果但能喜捨福報同歸祇園
姓名等吾文之不朽留山面目歷永劫以長圓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十三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十四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策

策一

今天下北酋虜南挺倭三尺童子至於白首之田畯汲汲焉而日憂亂矣夫倭無足憂也犬戎嘗入周矣而不能有也吐蕃嘗入唐矣而不能有也匈奴有晉羯有晉鮮卑有晉氐有晉羌有晉索頭有晉此非匈奴羯鮮卑氐羌索頭之能而晉之罪也還其部落散入中國而代熟之其飲食居處嗜好同矣氣候便矣是謂以虜習中國金有宋元有宋此非金元氏之能宋之罪而石晉氏之罪也石晉以幽州賂契丹其民日夜安其教而便其長技金元用之以持我固易易也是謂以中國習虜是故善為中國者以虜攻虜而後全制虜也善為虜者以中國攻中國而後全制中國也今虜則不然其酋長志在摽掠足衣食稱雄沙漠間而已其部眾莽腫腥膻毳幕喜好射獵擁婦女走馬馳角而已其畏城郭也猶伏機之穽然畏暑濕疾也猶之蹈湯火然其不便衣冠揖讓名法也猶招少

益而絕繼之也是故候而入也亦候而出而不爲[illegible]
也非有所沮郤勢不可也庚戌之變虜直衝三輔門
閭闔軍馬而我不能發一矢抗之更十日下矣虜趣
掠而趣去不顧也何者以非其志也所以非其志者
何也以非所素習也然則虜誠不足憂乎曰有之其
爲中國仍也我竭天下之兵以北遏虜南遏倭又竭
天下之財以供南北兵而卒不得要領而我坐困矣
燕趙秦晉齊魯周楚之郊其爲俠儲納亡命習射騎
陸博報仇者不可紀也鑄山煮海夜出而晨歸者不
可紀也習妖言爲妖服以覬希富貴者不可紀也一
旦而有豪喜亂者倡之不旬月而數十萬人可立受
事於麾下鼓行而前誰爲堅者指淮漕則天下之喉
咽塞指中都則天下之耳目新指陪京則天下之根
本搖指汴洛則天下之矛鈴集我欲抽北兵而虜控
揣我我欲抽南兵而倭扼掣我我欲悉發諸夷而諸
夷敢狃我於乎何以策之哉昔者阿房成而漢高帝
觀之歎曰大丈夫當如此及東游會稽項籍曰彼可
取而代也彼二雄者其目固已無秦矣魏羽林焚張
彝及殺其父子而帝不問高歡歎曰事可知矣歸散
資結豪傑定中原朱竟以代魏夫以天下全盛之勢

而舉事一不當而豪傑得以窺其間可畏哉

策二

甚哉周之自弱其兵也大司馬之法其所以制軍師
旅卒伍至要而有紀其操長治閱于肆時而施之蒐
苗獮狩者甚詳而不煩日閱而不廢獨其諸侯四夷
之役往往使其方伯連率任之而王卒不輕發也夫
兵未有不戰而自精者也終春秋之世而王師之在
行以勝告者不一二也至於戰國而周僅以空言彌
縫於天下賓不能當諸侯之一巖邑裨師也此不戰
之罪也秦以日戰而兵日精楚趙計不勝秦耳南畧
漢北蔡胡若破節而拉朽然無他戰故也不戰則以
文帝之治天下之富饒而匈奴一入烽甘泉而鏃北
地戰則以武帝之不治天下之耗虛而力遏匈奴之
勁又用其餘下閩下南粵下牂牁夜郎下大宛百試
而鏑不折故武帝之驕也用文之餘富也而宣元之
降匈奴也用武之餘驕也昔宋之有遼虜也金寔草
芥我而蹴刈之數十萬之師夜一鼓而曰絕馬跡矣
及其季也天下幾其什八而韓岳錡俊之徒收餘燼
一再角而折其鋒此之所恃以一再角而折其鋒者
周刈刈之不盡者也今夫士平居投石超距蹋踘

射力扼虎豹然而聞金鼓之聲未有不色動者矢刃
交於前未有不股栗者何者以非素習也有恂恂於
杯酒而侃侃於行陣者則習之也勇公戰怯私鬬者
獨秦民性然哉作之公則公作之私則私耳余所言
作者未敢及也今國家之患莫大於聚天下不戰之
兵於京師而竭天下之資以奉之而不得其緩急之
用庚戌事起上赫然遣治大司馬以下更戎制稽最
尺籍美然而泄泄如故也亡論其影避役占名在而
實亡者老弱市人子不堪者即人人賁育悉馬屬刃
亡益於用也此非所以強兵之實也今天下轉輸漕
四百萬石以給京軍計獨有汰京軍之半留其勇壯
者時蒐習之以示強幹而已餘漕粟之半可悉撥其
資以付邊人之能戰者作其氣而鼓舞之敵未有不
屈者也夫汰兵而兵彊益兵而兵弱此精之說也不
戰則積強以為弱戰則轉弱以為彊此戰之說也汰
兵必不戰者而厚用其戰者可也

第三

自庚戌始而西北之兵亡日不與虜戰自壬子始而
東南之兵亡日不與倭戰兵日以戰挫削日以繼而
卒不彊此又何也夫所謂戰者非浪焉而迫之使角
也兵日以戰挫削日以繼此所謂沒世而不復振者
敗軍之氣也易進易退不量敵而前一中敵而靡
爛者東南之兵也難進易退敵寡而前敵一多而縮
匿者西北之兵也愚請先言西北之弊今夫所謂將
者非必人見才而用之也所謂紈袴乳臭借帥若日
券焉幸然而授之三千之卒不習而責之戰此以將
敗也三千之卒不必皆精武庫之材甲雕戈拜焉使
之食未穀而禦虜虜馬驟若風捲若電我之馬若仆
若儡若蠏若蛹奴之長技十不得一矣此以卒敗
也三千人為方陣四面而受敵虜為大軍以挑我而
雜出其騎為四面而更迭攻之虜分而我分之則內
亂虜合而我合之則不支彼此不相援也援則虜牽
動而賊乘我故以萬人軍焉而不救萬人用也以三
千人軍焉而不救三千人用也此以陣法敗也退縮
逗遛者斬軍律也然元帥不敢盡用之於將而將不
敢輕用之於卒其極至於鞭而貫耳止矣前有死而
後無死誰不後也將欽而以帥殉者誅懦而以帥免
者免損而無賄者誅損而有賄者免此以罰貽也將
卒而擄級以為功者賞功微而賄巨者賞大臣有欲
此恩若不以功大而無賄皆不賞大臣有欲并心許不

賞此以賞敗也於乎若之何其兵之驕也漢武帝不愛天下之食邑府藏以待天下之有功者賞不踰時罰不信宿得其人則付之以數萬人聽其損而不問恩者酬怨者報而不恤是以授罄而意得事至而功隨聚也其次則莫若楊素素肯近人也當出戰簡留者三百人人畏敵多願留者素悉取三百人斬之更簡留人人不願留矣幕府上功簿纖悉必錄故將士畏素嚴而樂待其欲其擊突厥也為騎陣以誘之敵來奮擊而大勝此五敗者無一也如楊素者可以戰者也

策四

天下所至重而甚危者則莫如宣大宣大古上谷雲中地也都長安延寧諸鎮重都燕宣大重宣大之所以獨重於燕者為燕蔽也方　文皇帝時宿重兵於二鎮以威懾喝虜大漠之南王庭絕而不復幕是儲胥也是虎豹之不搏也及其季也虜時時入掠矣殺傷不相當矣然虜能入之而不能有也徇利而驟進微飽而驟退小創小止大創大止其常也虜又不敢越二鎮而遂攻燕何者畏二鎮之椅其後也是猶門户也猶手足也今者虜入而雜居於堂之外庭之内蠹

帖然稀野騎錯路二鎮之人不得旅時而畊牧矣虜進弗能拒也退弗能躡也叩關内而弗能要也門户析手足痿痺而燕之所恃以重者僅耳目耳然而大司農之金錢日夜輦輸於二鎮若陸海然虜踐也則耕作廢虜微道則商旅廢故二鎮之民枵腹以俟大司農之金錢盡而卒弗飽也治二鎮者有總督矣巡撫矣有監司矣守令矣其帥有總兵矣副參游守矣又有御史司察之矣其事不相通而其力足以相制則不獨十羊而九牧之也合則為蒙不合則為掣且名雖為帥所統不過三千人而已其久者不過三四年而止耳其權不足以兼治諸將之兵而足以肴諸將其智不足以強衆而威敵而足以僥倖而自遂是故大司農之金錢日夜輦輸而北以給二鎮而二鎮之余錢日夜輦輸而南以之京師其為督撫也監司也守令也總兵也副參游守也御史也則莫不商二鎮而傳舍之也故欲二鎮之足扞虜則莫若得人得人則必使之無商二鎮而傳舍之無商二鎮而傳舍之則莫若削二鎮而予之而不為之參間則可昔者唐之末河絕吐蕃攻關中矣以天下之力拒之而不足而天子數至於蒙塵然不敢窺河北諸鎮之一障

何者人有其地故也人有其地則人自戰而長矣
蕃之於蜀也南詔之於蜀也若穿窬鼠竊小子豈足
以蜀而不虞蕃大子王建以蜀而不虞詔此其明效
也是故損二鎮以予材者則必聽其生聽其役聽其
辟置經費爵賞而無禁效則公之侯之而世其地如
是而三年不省度支十年不全制虜者吾不信也

第五

昔人云薦紳則守和覯介胄則言征伐此大較也今
薦紳之所不察以為非而介胄之所深然而囁嚅不
敢出口者莫要於和戎而其名與使莫善於市易夫

魏絳之所陳與韓安國嚴尤諸君子之所論辨遠弗
備載矣請以宋事明之夫以太宗時言則宋強而契
丹弱然無日不尋於兵中國之敗衂以拾數焉聖者
推鋒者折足其甚不能庇天子乘輿之幄以真宗時
言則宋弱而契丹強然自澶淵一盟而南北之君臣
與其民日拱手相樂於無事聘問之使不絕而宋之
所以中契丹而飽其欲者不過一郡數邑之資而已
宋不察而仍其術以待本我中國之元昊而歲賂之
也夫棄以棄銀夏而重困中國是謂以弱志處強勢
又不察而矯之結女真而攻素所通好之契丹也又

不察而又矯之結蒙古而攻素所通好之女直也又
不能事女直與蒙古兵搆而宋不社矣是謂以強志
處弱勢然則宋之所謂失策者不在於和而在和之
不終且厭棄武備也夫用其和者於其戰者而國削
用其戰者於和者而國亡其較亦可思已今虜雖號
強大闘騎多然其志不過欲得衣幣次乃金錢而已
非必用尺一牘與中國講敵體也非必欲州尊號稱
兄弟結甥舅也吾捐一郡數邑之稅而付之忠實之
邊吏宣上命徵賜其酋長以奇麗繒帛之賜有差而
約勒士民使與之互市不絕夫棄無用之絲枲以易
有用之戰馬此其利甚巨互市出於下而天子不與

馬此其體甚尊可以弭寇可以減戍可以乘郡而用
間可以乘暇而脩武此其謀甚博夫何憚於名而不
為也或曰辛壬之間則有敗謀苟用而辱國焉如之
何其再也曰於是何言也藥石一也有用之生人者
有用之殺人者則非藥石之罪也故議和出於富氏
而治出於秦氏而亂議恢復出於岳氏而治出於韓
氏而亂君子毋姑求之於其名以為美而遽從之以
為不美而遽廢之求之於實可也

第六

天下之所日中寇而尾幾不掉者自諸邊外則莫若嶺南大吳越之所以中寇者海上之奸民爲之內主也奸民盡則寇亦從盡非能使寇盡也寇至而無與導者也故吳奸民最少最先弭越次少次弭閩次多次後弭若夫嶺南則不然其海寇負海以爲訌東借日本之諸島悍夷以爲爪牙而西南借交阯占城闍婆暹羅以爲通藪此其於疾也在骨節腠理之間而非可湯藥去也而又內結山寇以爲腹心之援山寇之爲巢穴累數百千計而不可窮緩則出急則遁撫之則陽聽招而陰爲寇我寡則彼來間我衆則彼匿形而吾民介於二寇之間善事之則相與通有無而得爲利不善事之則幷其身家以餌寇夫耕而出其賦稅以共官官且重徵之矣出其賦稅以予寇至倍而償之矣郊之民既迫於寇之害而不得不事寇則購郭之民以爲間郭之民餌於寇而樂爲間則借郊之民以爲藏故其始也海寇焉而已山寇焉而已今而郊之民寇也郭之民寇也自節帥而有可一身之外皆寇也此其於疾膏之下肓之上非可以金石鍼砭也夫海寇之來也彼爲客而我之除山寇也我爲客夫主不可以不時備而客可以不時至也故其便莫若先除山寇除山寇莫若大用大用兵莫若合二廣閩楚之兵分道而悉入窮其巢穴之所至而蕩夷之度其險遠而素不爲盜者爲置官吏以約束之分兵以扼其要害而後時察郭之民爲寇偵我若郊之民兩屬寇者離而裂之以使民曉然知從寇之害海寇之至茫然不知我之有無內寇而我始得爲主善爲主者多聚兵以爲伏深寇之入而焚其舟寇進而無與爲之導退而歸路已絕其氣必奪而計必窮夫然一舉而殲之此十世利也書云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屠牛坦之爲屠皆衆理解也至於髖髀而非斤則斧宵嶺南之謂也

策七

國家待宗室自親王至中尉凡八等其支子歷八世至於庶人而祿始絕以明有富也仁也親王冠九旒章服下天子一等郡王以次裁殺即公侯大臣毋得抗以明有貴也禮也王國所屬長史衛校百千人而止耳不得臣他吏民干有司事以示有節也義也蓋三善具焉以故二百年來王國鮮敗度棄禮以觸其社者即卒不幸而間有吳濞之變亦輒隨發而隨獲其資不足以行欲其勢不以酧志故也雖然親王於

薪祿萬石郡主二千石鎮國將軍千石以至於庶人
亦百石而他婚嫁居第資送導從之費不與焉嘗
得宗正籍觀之自嘉靖二十八年而見存者一萬餘
人今又十餘年矣人蓋其半而合之而當為二萬人
也又十餘年而人益其半而合之當為四萬五千人
也酌祿之中人各得祿五百石為萬人是益五百萬
石粟也天下有益祿而無增田吾不知大司農何以
應之是重斂民也民貧且逃亡矣宗室之人所以仰
哺而待衣者日華董焉而卒莫其與也官又為厲禁俾
不得從農商之業其賢者又不得借寀從有司之
薦蒙虛名而鮮實利故爭併宇而雖繆者有之矣易
名姓而為所不可為者有之矣是重斂宗室也且以
天下之大北距狄南際蠻夷而西戎之內即窮岩
版築其人之賢一才藝者靡不入而稱薦待官職乎
舉天子三葉之懿親無罪而圈之一城之內被之以
虛名而實之以廢人者何也此非所以明親親用賢
之道也所以勵異廢官代天工必非宗室然後可則
異固不得固名畢散漢不得德河蒼晉不得孚攸
晉不得發元魏不得觀闡弟得寔唐不得寔恭揆勉
而宋不得汝愚也夫薄待族以不足用而又圉限之

供之是擁閼主上之仁於尺寸之內而蔓害於萬里
之外也今號稱有司當王國比近者見宗室之如懸
磬矣無烟而不露歷則其勢不能復念民見民之靡
著勞而含捐妻子以供王國之祿則其勢不能復念宗
室二者交戰而枝窮而日為之遷延以異代要在於
脫其身而已上誠欲惇親親不以吏事困之則請姑
置其近者請自將軍以上以裁其祿數而務實其惠
中尉以下則請毋賜爵祿而實其禁使其賢者得與
寒士角長而受仕其不肖者從事於南畝以其力周
其身而官弗與焉庶乎其猶有文也

策八

三代而後稱治者獨漢然非其才之獨高也所以用
才者簡易而無不盡當是時天子所寄以共事者內
不過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九卿諸將軍外不過守令
而已即郡守而言其獄訟軍與錢穀辟召賞罰靡不
悉推而付之不以私人察也不以文法牽也第課其
治而為之殿最以行吾典耳三公闕於九卿郡守取
選焉而不為他曹以類之也九卿為將軍矣太尉為
丞相矣而不為分途以限之也獄吏而通經也武弁
而習吏也皆可開武也故漢之才有以盡見也

盡之累國家於內為三公九卿大約延倣古昔?
制於外為獨詳守之上有監司以領之矣而又有中
丞以攝之御史以察之即不得自論鬼薪以上賦稅
錐斗斛弗敢額也其內軍府得以治兵事而不得與
其權兵部得以與其權而不得治其事其大小之相
制也若犬牙然其頫首而聽於法也若束縛然故雖
擁連城將百萬之衆一赤衣吏以片紙詔而繫其項
弗敢動也得意而今日為公卿以掌握國家之命失
意而明日為尤錐短後之衣髮繫長安中而弗敢咎
也可謂詳於弭亂而畧於求治者也故巧如莽炎如
卓權如操不得而盡用其巧與炎與雄也聖如周召
不得而盡用其聖也無他法為之束也今其制不可
盡變獨有馭酌於漢與明二者之間而稍為之裁節
而已論思替輔之職則必遴夫作行之賢者而不必
盡兩制之人新進之士備詞林者必使之補外以習
吏州郡冗散之吏有異才者時召入以補其闕撫臣
而監司守令非九載弗遷問為之增秩賜金璽書以
作其勞者秩滿而為之峻擢以大報其賢者貪墨暴
苛誅其甚者而斥其次者至於進取之途毋頫科甲
而廣其選毋限文武而通其用使詩書與案牘兮矣
比而無低昂焉而後人人自奮砥礪于事功天下之
才不偏枯而後盡夫高皇帝兢兢百折而得天下今
使雕蟲之士從容而蠹齧之而不為之防吁可慨也

山西第一問

問太子天下本學士大夫類能言之而莫詳於
賈誼其說果盡出於誼否也三代而下不能
蚤豫教故其治不古若亦可聞其略否夫論
子道者則有諡嶠之侍臣王褒之太子二箴
示君道者則有唐文皇之帝範十二至我
太祖高皇帝及
成祖
宣
憲諸廟皆勒成一書以示
皇太子其旨與帝範同異否
今上之元年即
詔立元良以定
國本天下欣然謂吾
君有子矣夫出閣之期已示而所以輔翊其翼之具
未悉諸生其為我詳言之庶幾備承華資助
之一二云

自賈誼所稱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
於早諭教與選左右有味乎其言之也雖然非
自誼始也書尹之誥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蓋
言本也易蒙之彖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蓋言學
也唯禮與左史書大傅亦有之其略曰古者后
妊七月而就宴室所求聲音非禮樂太師縕瑟
而稱不習滋味非正味太宰倚升而曰不敢以
待王太子所謂胎教也生而接以太牢士負之
有司齊肅端冕而見之南郊所謂襁褓之教也
能行立矣道之禮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所謂童
釋之教也少長始知色則出舍於太學教之為
人臣焉教之為人子焉教之為人幼焉毋使與
日有一人之肆也十八曰孟侯孟侯者於四方
諸侯來朝迎於郊問所不知毋使異日有深居
之悔也故太子立而置太師太傅太保及乎既
冠成人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敢諫之鼓瞽
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思竊以
為其備官也非好麋祿也非欲其敵儀於至尊
也欲使左右前後皆正人以漸摩其德也鷄鳴
而起一日而三朝非故欲勞之欲其習於勤也

其與國人齒也非故欲卑之欲其習於恭也自
周之末暴秦繼之人主不盡能舉三代之所以
教者為教而太子亦不盡能舉三代之所以學
者為學其始也子道缺而躍龍之地或危其終
也君道缺而飛龍之地或亢是故秦之胡亥受
治獄於趙高晨即位而暮射人而望夷之禍成
矣漢之戾園閑侍望通賓客多以異端進巫蠱
起而長安兵而湖陰之禍成矣開皇之際孽子
竊嫡楊素進而房陵之位不終矣德宗之末宮
寀無擇王伾叔文進而永貞之治損矣至於漢
靈康僖之季父孫讒而毋趙忠宦國老而門
生天子帝位予奪於左貂人主食息於中涓宦
官之勢重而天下之大計移矣故溫嶠之箴侍
臣也則曰均士抗禮以卑歛情入學齒言稱
先生不以賢自滿不以貴為恭思有虞之烝烝
尋周文之翼翼屏彼佞諛納此亮直言太子之
職所當盡也王褒之箴太子也則曰勿謂居尊
禍福無門勿謂親賢王道無偏無為慮始無為
事先損之又損全之亦全言太子之地不易居
也斯二者皆所以語為人臣子之道也唐文皇

製帝範十二則冠之以君體而建親求賢審官
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之類
次焉皆所以語爲人主之道也燦然備矣惜也
其言教詳而身教略也承乾儲而不終高宗雷
而不帝有以也
明興
高皇帝甫立
皇太子即建大本堂居之積武庫七略之書而聚
天下之英俊者碩從容談說經義賦詩最
後采經傳格言爲書曰

儲君昭鑒錄俾日進講曰若等務導之以正他日
勝重任也至
文皇帝而稍充廣其書益以
高帝之謨訓曰文華寶鑑召
皇太子授之曰脩己治人之要畫矣若其勉之
宣宗之爲
帝訓也篇凡二十五始君德而終藥餌也
憲宗戡亂
文華大訓也卷凡四進學也養德也厚倫也明治
也要之其命名與帝範同而章軌與唐文異

明徵隆隆嗣三代矣自書契之制不講於
先朝朱邸之間僅同於藩國海內臣然若雁所瞻
望
上即位之初元即下
詔立
皇太子推
恩海內其明年復示出閣之期以十齡奏開溫文日
新岐嶷天縱中外億兆臣庶咸欣欣焉思獲奉
盛美開天下萬世太平根本而草莽下臣不勝
私憂過計以爲太子之體不患其不崇患其崇
而無所接異日君臣之分不患其不辨患其辨
而至於不相通今雖未能猝復古制如所謂拜
師而齒學者亦宜少采貞觀至道儀節三師賓
客見則必假以殊禮從容熟問啟沃治道其諸
寮案亦聽坐侍講讀反覆開陳以畢所見所講
讀諸書自六經四子及
先朝謨訓外別命儒臣脩纂六曹職掌今時要務如
財用困乏民業艱難武備積弛士風日卑及它
一切吏弊國蠹分條附見務令剴切不必宏深
勒成一書專備詢諮

人主時時考問觀其進否而稍抗法於其左右至於
坊局論贊之官必選清才直亮通明諳練者充
之勿急才藻以長浮華勿廣遊諧以滋燥競其
內而保姆阿監必委長年毋令見少麗以犯未
定之戒服御居舍必崇儉朴毋令見奇衺以開
奢侈之漸率土之臣皆其臣也毋以暬御僕從
為私人天下之有皆其有也毋請莊田店宅為
私藏
太子徧識萬類之情而不見其用尊在
一人之下而不發其謙中心無為以守至正居慶三

代之化端在於此雖然愚之私憂過計猶有不
能已者盡
國家雍熙之治莫盛於宣德弘治間而及其後也
頗不滿於二正之季彼其出而亂二正之治為
垢為璫者乃宣弘所用以侍青宮之人也今六
局丞郎而下纔無其人可不預為之所乎寧侗
而毋愛其儇寧緩而毋愛其捷寧椎無能而不
必其有技寧目不知書而不必其多識此在
人主及輔弼大臣加之意而已

第二問

問孔子刪述六經垂訓萬世蓋昭昭如日焉自
楊雄王通氏始為法言中說以擬論語而雄
復著太玄以準易通續六經君子非之以為
僭然宋之諸儒亦有太極圖通書定性皇極
西銘等篇彼盡黜漢儒而自精醇其語寧無
意於續也然易繫有非夫子所撰者乾坤多
餘章而毛詩雜淫風周禮缺冬官而大學缺
格致禮記雜出漢儒之手春秋如公穀各泥
其師說訖未有定不知雄通輩何以不敢討
定而致於續也今論者往往有異議如謂各
官格致本不缺大學周易有古本之類其說
可盡舉而折衷之否

六經其猶日月乎其體歷萬古而不虧而其用
亦時有所不及故夫日有夕而月有晦幽崟蔀
房之下郤容光而自遠勢不得不假之於燭夫
燭者所以佐日月之光於不及者也訓故之學
翼而明之者也立言之學廣而通之者也皆所
謂燭也取燭而佐日月之光於不及則可以燭
而配日月之光而謂之三不可此楊雄王通氏
之所以失也揚氏之為玄也凡三方九州二十

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
掜之以三策關之以休咎絣之以象類播之以
人事文之以五行擬之以道德仁義禮知為其
太曼漶而不可知故有首衝錯測攡瑩數文掜
圖告十一篇皆以解剥玄體離散其文雄之自
敘云爾其意則曰此非楊雄氏之玄而楊雄氏
之易也要之無易而後可以有玄有易矣玄何
所用之且玄之體方而易之體圓圓則不待擬
議而自成方則必待假借而後就故說者謂楊
雄僭也王氏之擬經也大抵以漢七制續書以
曹劉顔謝之篇續詩其所替易即關子明之成
筮論六所定禮則叔孫氏之綿蕞儀其筆春秋
則止陳亡以配獲麟其要如此而已其意則曰
此非六經之經而王氏之經也要之可以言傳
而不可以言經有六經矣夫安得而亂之且其
所謂七制諸篇者刑較望典謨雅頌之藩籬而
關朗叔孫不識支離糟粕之近似若元經之帝
兩魏出蜀漢而夷江左大旨亦已悖矣故說者
謂通亦僭也至於法言中說雖若有出於模擬
剽竊而往往能尊正道發微言於千載之後特

所謂法言者言多遠而指則近故不免於晦中
說者說雖暢而理或支故不免於雜至有謂通
與李德明不相及而唐初諸貴臣稱門人者不
一幷其名以為阮逸之偽撰雖未必盡然要之
亦有可疑者矣宋興周程氏者出盡屏諸儒
之說而擇於道德醇如也周氏之為太極圖說
也標理於極而推功於静其為通書也表裏太
極之說而加詳於聖賢之學程氏之答定性書
謂已性無内外動亦定静亦定也張氏之作西
銘謂理一而分殊人當以事親之道事天也邵
氏之皇極經世諸篇明天地之消長推日月之
盈縮與陰陽之度數剛柔之形體經之以元紀
之以會叅之以運終之以世蓋得易之變而推
廣之者也要之其為說雖正大而微妙然豈有
出於六經之外哉楊雄王通氏急於得經之名
而緩其實周程張邵氏精於得經之實而避其
名此所以異也而後之持正論者必欲深文巧
詆以中通雄之罪至目之為僭竊等之為異頗
蓋至於莽大夫楊雄死而千載不傳之統直接
之孟氏思以為六經至孔子而止矣即孟氏與

宋諸賢亦翼而明之廣而通之者也特所謂燭
者其光有大小而佐日月之功有隆殺耳夫陽
避其名而陰紹其統愚不得為通雄二氏稱屈
也執事謂六經自秦火之後不能不有所舛錯
以討定之責責雄通氏愚謂非二氏所能辦也
今請得而略言之謂繫辭之十翼有非夫子所
撰者序卦之或強也而雜卦之或雜也謂乾坤
之二卦自彖象而外夫子所贊皆當屬之於繫
辭是一說也謂夫子曰放鄭聲而鄭衛淫奔之
詩不廢或曰放者聲耳存其篇以示戒也或云
非夫子之舊也周禮缺冬官矣而河間獻王輒
以考工記補之其能合於聖人之政否也有謂
五官之中如縣師廛人之類皆在所少者惟王
一條耳是一說也大學缺格致矣而朱子輒取
程子之意補之其能合於聖人之心否也有謂
知止末二條即格致之一章固不缺也是亦一
說也禮記所載大學中庸既別表為一書而其
它篇多不出於夫子緇衣公孫尼子所撰也月
令呂不韋所脩也王制漢文時博士所錄也其
它檀弓儒行等篇要亦有大醇而小疵者至於

春秋一書左氏詳於事而略於旨公穀詳其虛
而失其實穀梁以衛輒拒父為尊祖不納子糾
為內惡公羊以祭仲廢君為行權妾母稱夫人
為合正蓋范甯固已言之至於胡安國而始以
其說探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上然聖人之賞罰
固已明而聖人之所以用其賞罰者未免流於
刻也夫所謂廣而通之者固不暇論而所謂翼
而明之者其亦有人矣乎諸儒生皆
高文之訓白首守其師說而不敢廢愚則何敢言愚
所謂書之有古文雖稍異其語易大學之有古
本雖稍更其序而大旨不甚遠固無可論詩之
淫風存者出於夫子之手孰得而議之第在鄭
衛則絀它說而附於淫在異國則又絀其淫而
附於它說不知可更一截定否也周禮之冬官
或悉取五官之屬者而補之簡斥劉歆之傅會
合儀禮禮記而為一經可乎取月令檀弓緇衣
王制儒行之類稍未醇者取家語及魯論之為
門弟子言者各降而為傳以與孟氏並傳可乎
取左氏之事而絀其浮取公羊之例而絀其鑿
取穀梁之旨而絀其偏裁以胡氏之法而絀其

對更定為一書可乎要之非其急者自強不息而吾心之易在矣允執厥中而吾心之書在矣思無邪而吾心之詩在矣毋不敬而吾心之禮在矣春王正月而吾心之春秋在矣得其要則六經為吾用而其語皆筌蹄不得其要則吾為六經役是死而汩汩於章句雖然愚之所甚憂則不在此今世之學者於書偶有所窺則欲盡廢先儒之說而出其上於道未有所得則已力排先儒之藩而闖其統不學則借聖門之一以文其陋無行則逃之性命之鄉以使人不可詰此又宋賢之罪人而楊雄王通氏之所近似而不取者也愚之所甚憂者此也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十五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策類

山西第三問

問

太廟之時饗也與文廟之釋奠也蓋皆有從祀焉蓋亦出於報功崇道之意歟其禮始何代而損益何主大較可得聞否

國家於典禮至明備也

先帝蓋惓惓致意焉今

太廟從祀之臣自

成祖而後寥寥矣不聞有議增入者文廟之兩廡自元季而後寥寥矣間有議增入訖於今未定抑果難其人耶或慎重其典不輕舉耶

國家熙累洽之運以崇德右文稱而使

列聖無臣孔門無賢甚愧不取也諸士子熟琬琰之編且事俎豆久矣其毋曰鄙人之子不知而不以告也

太廟之有從祀者謂能佐其主行於世之治績也以

毅功也文廟之有從祀者謂能佐其師衍斯文之道統也亦以報功也其典歸之秩宗而其議掌之太常雖德之者不能舉無功之祀怨之者不能廢應祀之功斯禮也人主行之以厚道而持之以公道者也蓋愚嘗讀商盤庚之告曰茲予大饗於先王爾祖其從饗之及洛誥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而後知先王之用情於其臣也又嘗讀周禮大司樂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而後知先王之用情於其師也生而

共其祿於朝死而共其饗於廟而君臣之體一矣生而以茲地嗣其教沒而以茲地配其饗而師弟子之體一矣夫禮有其舉之莫敢廢也禮舉矣而不備於盛世君子之所以為禮耻也禮備矣而世無其人以應之君子之所以為盛世耻也

太廟之有從祀其制見於周而其議詳於高堂隆任茂大抵以一代之臣配一代之君而已至唐而可考者淮安靖王神通梁文昭公房玄齡而下距太尉李愬凡三十二人也至宋而可考者韓忠獻王趙普濟陽忠武王曹彬而下距丞相[illegible]郯凡二十四人也其它固代不絕也夫金裔虜耳而猶能舉斜也粘沒喝兀朮撻諸虜之祀而况不為金者乎文廟之有從祀其禮起於漢延光而其議定於唐貞觀大抵以其有功於聖經而已而不必盡論其人也故貞觀之詔自左丘明卜子夏而下距范甯賈逵人凡二十二也宋至元豐而益者荀況揚雄韓愈也至淳祐而益者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朱熹也至景定而益者邵雍司馬光也其它固代不乏也夫元亦虜

耳而能進董仲舒而其人有許衡吳澄者應之而况不為元者乎

明興

高皇帝之初念無以昭宣諸功臣之烈建

太廟首議以李韓公善長等六公及胡越公大海等從饗最後韓公坐逆死而六公亦間不得與逮

永樂而始定自中山開平二王而下距永義侯

世傑凡六王五公一侯十二人從

文皇帝祀者至洪熙而定文武臣惟河間王玉東平

王能寧國公真榮國公廣孝二王二公而已

先皇帝之世於
宗廟大典蓋惓惓焉首上
太祖徽號及追上
文皇帝祖號已采禮官言進誠意伯基從祀
太祖位六王下而以僧故斥廣孝使祀大興隆寺辭
用翊國公勛請進其祖營國公英天下不以私
病英而以公快基廣孝謂英功足稱也獨
仁宣而後寥寥無聞者過也夫承平之世先文德而
後武功則
列聖之丕承宣明治道抑何章章著隆也忍使萬世
之後謂
明有君而無臣不得比於唐高宋真之季耶夫以楊
文貞李文達商文毅劉文靖楊文忠之賢於輔
和不得從蹇忠定王忠肅王端毅馬端肅之賢
於銓而不得從于肅愍之賢於樞而不得從張
定興輔之三下南交朱宣平永之八佩將印皆
位太師握環衛為心膂牙爪而不得從何也其
人縱不能與中山開平等豈盡出世傑亞耶
愚以為禮官臺臣當一建白下公卿大夫博議
而請斷之進其灼然者不為過也

高皇帝又念無以表揚我先師之道
詔革天下神號而獨不以及夫子且謂所封爵及諸
從祀者俱如故至正統而益以胡安國蔡沈真
德秀吳澄
先皇帝之世於文廟大禮愈惓惓焉凡再釋奠
幸太學爵改王而為師神改像而為主祔以八而
為六益前是從祀者奪楊雄矣已采輔臣言退
荀況馬融劉向賈逵王弼何休戴聖王肅杜預
吳澄而罷其祀抑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而
祀於鄉進王通胡瑗楊時蔡元定最後以濮議
故進歐陽脩天下不以私歐陽脩而以公許王通
等謂脩學足稱也然此皆先元世儒耳至於
明而獨寥寥者過也夫治統與道統而俱盛即
列聖之嗣德揚詡教化抑何致歎不替也忍使萬世
之後謂
明以功而不以德至不獲比於元焉上之俗耶當嘉
靖中言者請進薛文清瑄從祀會議且定矣一
二沮之者謂其鮮著述無大裨益
天子伸其說而屈其請今
上初言者欲併合王文安守仁陳檢討獻章而祀之

復下羣臣議其許瑄者十而九其許守仁欲稟者十而二三而卒莫定也豈非以瑄經行淳備篤信守死出處以道有功聖門至於守仁則因其致知而疑其慧於獻章因其主靜而疑其叛耶其近於慧與叛者其流之罪也非其師說也是三人者縱不得與二程朱氏等豈盡出胡瑗楊時下耶愚以為禮官臺臣當再一建白下公卿大夫博議而精覈之進其確然者不為過也

然自

高帝諸功臣而下尚有說焉李韓公之佐開創固不

下鄧侯雖以嫌死

帝尚為諱之若馮宋公勝之佐大將軍取中原下秦隴降納哈出二十萬之衆傅穎公友德之從大將軍取山東其平蜀功冠諸徹侯而開滇南二百年之地惜其終於

帝之末溝華除之變而未有舉也勳烈固伯仲岐陽而子永義矣縱不得從

太廟祀亦宜別於其鄉隆其贈謚而錄其後不宜使子文之勳為若敖氏之餒鬼也彼於聖門而稱學者若吳聘君與弼之介胡布衣居仁之敬魏恭簡校之端雅文敘倫文莊琛先之守似可一祀於其鄉令恭簡有專祀而諸君子未備不可一次第舉乎而愚又有進於此者

先朝之黜漢儒凛乎斧鉞矣夫卑漢者所以尊宋而不知其陷宋儒於背本也今訓故之學不傳即明哲如二程朱子亦何所自而釋其義乎愚以為若盧鄭等者復其祀於學而劉向吳澄董事其祀於鄉可也斯禮也愚能言之即執事能聽之而議者未必許也今天下難其典而易其人者何也遠者不能悉其實而近者有所疑於心也愚故曰斯禮也人主行之以厚道而持之以公道者也

第四問

問太史公有云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固聖門罕言之然大學稱理財冢宰制國用豈非以當世所急也耶即不敢與諸儒生爭雅言夫齊越驩爾國耳管夷吾計然為之謀而卒以富伯天下桑弘羊一賈人乎然當漢疲耗之極而營之使大農有奇羨劉晏幹吏也以區區十五道之賦而供度支不乏果何術也今子

下雖覽全盛然中外恒務然若果然之脉不能以月計大司農時時告不支矣豈其源尚有可開而其流或有可塞歟頃與諸生商之以觀有用之學且上主計者采焉

執事奉奉以理財之要下詢不佞書生也授之握算不知縱横其何以仰佐末議于主計者雖然敢不罄所見聞以對大抵富國易富天下難富未開利之天下易富已開利之天下難得人而專聽其法易以法而強授之人難夫管子者古所稱能富國者也今其書曰錯國於不傾之地積於不涸之倉藏於不竭之府所謂倉與府者五穀桑麻六畜而已其外則官山海所謂煮海煮海貿山鑄山籠百姓之利而收之官而已又其外則制罪大小入以兵甲鈞金束矢而足五兵而已財有餘則借以使敵如貴賈莒楚代衡山之物以疲其上下之力於物而已故天下弱於齊之富而齊霸所謂能富國者也其次莫若計然計然之書曰知鬬則脩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而萬貨之情得故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行之十年而越大富以其貲傾吳而横行江淮間所謂能富國者也然此一方耳四封之内皆鄰敵也其流易達而輸易委盈縮易晚也我故得而發我之贏而時于彼之急收彼之無用而為我之有用母之權長在我而子之息長在彼肥我而不為彼之瘠損彼而不為我之累故曰富國易也若夫天下則不然盡四封之内外而皆吾地也其人則皆吾人也肥在左則瘠在右損在遠則累在近管子計然之策有所達而不必盡達也故曰富天下難也漢武帝因文景之遺貲不勝其溢而脩然於匈奴已脩威於東韓西域南夷已又脩其欲於宫室帷帳遊幸之事河決歲侵又從而斲喪之盖不數年而大農少府水衡之金錢米粟盡矣於是桑弘羊為治粟都尉筦天下鹽鐵乃請置大農郡丞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又令吏入粟

補官罪人得贖罪禁盜鑄告緡錢算軺車船貫
人一歲之中太倉甘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
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今世諸儒者
掩口不欲道弘羊弘羊故心計臣非諸鹽鐵如需
者比也雖然謂弘羊能開之則可謂弘羊能生
之則不可蓋漢興人主世世守共儉宮室之湯
沐不以煩大農而悉推山澤關梁之利以予民
民得恣取而無禁故農利十一工利十二而商
利十九至武帝國家之用始不足而弘羊輩始
得以其心計而通利孔執事試屈指而籌今之
天下於漢賦財法類所稱有一之不備者乎弘
羊而在吏何所加故曰富未開利之天下易富
已開利之天下難也當肅代時戶口之耗十八
九人主而下至六師供邊之費悉仰給於劉晏
之十五道晏好用廉勤吏先愛民故非弘羊比
也然其大旨不過在於捷得四方之物價使食
貨輕重之權使司恒為之掌握利在官而害不
在民其所謂愛民者又不過捷得四方之豐歉
豐則糴歉則糶以兩利而相濟其所謂理財者
不過寬予鹽商之資以收鹽利厚處漕艘之費
以收漕運而已故曰苟能整齊之則可謂晏能
生之則不可執事試籌今之天下即有如弘羊
晏者在能損百萬金而不之問乎能擅其自辟
召之官與人乎左右不中制而群肯不外議乎
故門行人而專精其法易以法而強授之人難
也邇年

國用之大司農不能當中官以姿易中外上大夫
朝夕以用為憂公孟之局有累月不能竟十道
之使旁午而未久輙報罷觀政壞而思復其舊
計開中之入更損二十萬緡且中止矣屯政壞
而思飭其舊計其美僅足以供本軍行之三年
而從廢事官矣欲鑄錢而計鑄之入不能當其
損矣欲設官會行鈔法而

國家不能出數十萬金以為之母矣累世之蓄困
於

先朝之工禱而天府竭矣爰贖之所積困於頻年之
徵解而郡邑倉庫竭矣水旱蝝蝗加以無名之
賦而閭閻竭矣礦盜起而所賞者歲以數十萬
計而五嶺之公私貧矣河決而所費者以百萬
計而青徐兗豫之公私貧矣外有日重而必不

可已之邊計內有日益而必不肯已之
宗藩然則如之何以此任
人主精思之委計於大臣而後可也邊計不可已則
加重於主兵而少調客兵使兵得息而食減
宗藩不可已則漸限其封爵而聽其從四民之利
使人自便而祿減罷不時宜索則
六宮之用簡而戶部舒停非時工役則將作之用
簡而冬官裕清內府工匠力勇之數覈錦衣騰
衛府軍之籍則冗食省而漕糧有餘毋輕以一
人言而遽興毋輕以一人言而遽革則

國是定而司農得以展其技嗟夫入利之孔開已
盡矣然細而不勝其出利之孔語云涓涓不竭
將成江河況若江河之決乎哉故其德莫大乎
節儉大節儉者
明主之所優為而左右之所不甚喜者也
主慎於賞賜則左右見以為寡於澤
上難於興作則左右見以為窮於役
主精於搜覈則左右見以為無所匿其弊故自古中
外之臣言及利計毋論其可否也朝上而夕報
可至著為令甲有之言及國計毋論其重輕也

朝上而夕報罷甚且付廷尉矣噫卽常計諸才
臣杜口可也

第五問

問夷狄之為中國患也久矣論者蓋詳焉以
戰則多餒以守則多瑕孳孳然聚天下之策
而日講求之而卒不得其要領夫我之所以
不敵者其故何也虜雖強其視匈奴突厥女
直蒙古孰類今縉紳之士或議戰而介冑之
士或更議守要必有折衷者
明威德溥海內外今縱不能犂王庭鹵老上而勒石
於燕然之顛四郊多壘卽何策以洗其恥乎
諸士子之鄉中虜數矣其必有習者明以語
我

中國之不能與虜敵也久矣而今為甚其說凡
有八曰聚散之勢不敵也大約中國勝兵與虜
控弦之騎校之可各得三十餘萬我散而為九
邊而虜長聚是以九而攻我一也其不敵一也
勇怯之實不敵也賊便馬疾鬭耐饑渴上下馳
逐若風視死若赴而我於是數者無一焉其不
敵二也夷狄之形不敵也虜因糧於我我裹糧

而應之不待三日而自困其不敵三也騎步之
力不敵也我雖騎不能既行突鬬而為騎陣賊
無所不衝而我無所不應其不敵四也攻守之
檢不敵也賊既闌入邊抚宣大薊晉之要衝而
居之焉首東則東犯西則西犯彼無所不攻而
我無所不守其不敵五也客主之變不敵也賊
入而烽始舉烽舉而兵始出賊顧為主而我顧
為客彼得從容設伏以誘我其不敵六也專緩
之計不敵也虜自春而至秋其上下日以入寇
為計自辰而至夕其事非鬬即獵其所工非騎

即射而我之吏士則營居焉不憂鬬而憂其妻
子為文武大帥者不憂外而憂內又加以文法
簿書之是牽逢迎使碎之是熟而望其能膺懲
大憝哉其不敵七也上下之情不敵也虜自其
主帥以至於鬬卒無貴賤一也其嗜欲易通而
流憊易達也我士卒之於偏裨偏裨之於大帥
武吏之於文吏邊臣之於大臣若隔九閽焉而
何以責之效力也為虜間諜者本我中國之民
而以我情予虜為我烽堠者本我中國之兵而
以我情予虜其不敵八也夫所謂八不敵者亦

矣然而虜卒不能為我害者何也是饒有
之虜而非女直蒙古之虜也夫所謂女直蒙古
之虜何也自其立國之始而地半已中國矣中
國之民多虜而不抵斷也虜安中國之俗而不
為苦也故以中國攻中國而虜得饒於戰以虜
供虜而虜得深入而久居也若夫匈奴突厥則
不然其嗜欲不合也其居處不便習也其寇也
利中國之玉帛貨賄而不必有其地利中國之
子女技作而不必有其民虜陵則乘疏則出月盛
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深入則虜歸久居則虜

疾中國之所以獲支梧而稍息肩也夫不求我
之所以勝漢唐者而幸虜之尚為匈奴突厥愚
以為中國之計左也夫薦紳守和親而介冑言
征伐自古則然今薦紳之士不習虜者則曰虜
亦人耳此其衆不過當漢一大郡戰不勝則誅
帥守不固則誅守臣吾法行而前內無衝虜介
冑之士習虜者曰不然虜鬬士勇三倍我其馬
力十倍我試即邊兵人校之其見虜而不股栗
者十不一也其能角虜而互見其技者百不一
也夫士畏敵而不畏將將其死法而不死敵何

以言戰哉愚以為皆非也愚非能抉捭其腹心
之秘起衛霍於九京而與之筴也不過諸邊大
夫之所恒知者其略曰審形勢明賞罰定國是
重將權而已夫所謂審形勢者不敢遠及於諸
邊也姑請言其近者宣大之險與虜共矣其法
當以戰而為守山西薊邊險猶在我也其法當
以守而為戰以戰為守者非必戰也我棄小堡
而併於大堡堡宿鋭士栖餱糧擇帥以統之使
不可下而簡募精騎如所謂百保鮮卑者分屬
諸驍將以為奇兵或擊其抄卒使不敢散而輕

我或襲其輜重使不敢易而近我然後多間諜
以離其黨廣招誘以弱其勢十年之內虜庶幾
且遠乎以守為戰者非必守也虜不入則堅壁
浚濠宿兵以待之虜入矣清野以疲其騎清野
矣堅壁以防其攻壁堅矣設疑而誤其路路疑
矣嚴兵而尾其歸此所謂守道也不然而責宣
大以守是坐困也責山西薊邊以戰是立敗也
所謂明賞罰者其說非徒謂峻罰也賞固當先
之夫古將兵而峻於罰者莫過楊素將將而峻
於罰者莫過漢武帝然而樂為素兵者樂徼功

之見知樂為漢武帝將者樂萬戶侯千金之易
致也故酷罰者人之所欲避也而賞能奪之戰
危者人之所易曉也而賞能愚之今
國家於失律之法嚴矣獨所謂賞者極於數千金
而所謂爵者不及世欲以此而售人之死命何
也愚以為
人主精意於此如趙藝祖之別貯帛封樁庫購虜首
而又不愛通侯世爵之賞以待天下之負材而
自喜者盟朝奏功而夕報
璽書毋使墨吏持文法譏訶之而後嚴修社之令使

天下有所甚欲者以易其生而有所甚惡者以
易其死其不悉謀方而致之於敵者鮮也所謂
定國是者縣官下求材之令人得舉所知銓部
次第而用之矣其未用也人人皆諸葛亮而其
既用也處處皆李元平固所用之才未盡真而
所以待之之道未盡是也不見形而有所為則
議者得以其形而訾之稍破格而有所請則議
者得以其格而繩之愚以為今用人自督撫而
下宜精簡其選既用之後則精專其任而徐待
其成一切建白指摘凡屬煩言關不令下可之

所謂重將權者今督師之委非不重也然陽示
之重而陰迫之輕為之下者自一命而上即有
與主弗息嘶笑皆懼觸怒然猶乎居言耳賊一
入而督師不能行之大將大將不能行之偏裨
蓋有令下而喜出而指相目曰此廷尉人耳非
而主也故愚所謂重者居乎不為之中制賊至
則聽其誅賞賊退務覈其情實而已凡愚所以
對執事者疎節闊目不能為必勝之策也異日
倘指前箸而借我尚當以根本之說進

湖廣第一問

問古推功者重開創語德者歸守成殆未有以
易也哉
高皇帝逐胡元定寓縣再闢天地聯一世之維結而
冠裳之不亦功倍堯舜哉其良法懿意提衡
畔渙類若畫一 蓋二百有餘禩而天下謐如也
文皇戡家難
泰陵鞠身執赫然聲施異世焉其後先顯承之烈亦
能舉其大略否
今上業方在沖幼而輯海內外舉澤共度搢紳黔黎
交曰而頌
聖質以為過周成漢昭萬萬夫萬古莫二之功哉
高皇既擅之乃
今上秉齊聖姿
天寶而當春秋萬古
嗣盛之德此其時矣將何脩而可以比於
先皇觀也諸生為精言之不佞將以聞於
上

聖人有先天而創大業者天下歸功焉有後天而弘
大化者天下歸德焉功不在一時而在百世之
後者其蔭貽者孫謀也德不在一時而在百世
之前者其所繩者
祖武也功與德不可岐而二者也故夫創有德而守
有功振厲之謂功垂訏之謂德二者相因以成
其盛者也執事頌
國家揚
聖哲欲
人主上登三下咸五而先以
高皇帝之大功與所以垂治安之道而至今若為問
甚盛至心也愚無似敢以不敏對蓋孔子嘗觀
河洛而歎曰微禹吾其魚乎已又美齊氏之一統

竹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禹之功誠大

然是時原隰之膏沃比耦而黍稌者尚有之即

不治猶不至盡天下而不為人至管仲之季北

不過山戎跳梁燕薊之末韋南不過楚蠻窺食江

漢諸姬而已而所謂夷者猶竊中國之衣冠而

談禮樂管仲亦僅能膺懲而扞圉我耳孔子尚

稱服其仁而况於元以荒服奴虜之衆剽我中

國而悉臣之舉二世之豪傑順首而事椎結之

主傾耳而聽侏離之令俗日化於淫哇而不自

覺哉夫踐元而土者腥土也臣元而人者行禽

也

高皇帝起淮右提三尺劍以與羣雄角而勝之乘勝

而北驅虜而置之大漠之外乾坤闢而再位日

月滌而重朗海嶽奠而知故戎人徙而冠履夫

豈直得聖人之厎哉即軒轅遯五兵而大禹謳

玄圭矣

高皇帝猶不自聖兢兢焉奉

大寶于盤水馭六馬以朽索雞鳴而起未辨色而視

朝不以寒暑間者戒滋逸也

六宮取充位而已無燕趙二八之奉戒滋蕩也旁

祖之

詔無歲而不下戒盡民也一記閱江樓幾成而罷之

終其身不為

離宮別館戒游豫也去嶽瀆神祇之濫封而歸本

號戒褻神也滇詔平

卧榻十七年而始克平戒勤兵也朝鮮亂安南

阻日本貳閉關而聽其自服而不之討戒黷武

也廢丞相析中書省而六之不得相彈壓戒專

國也五都督府握兵籍而不與調發兵部得調

發而不治兵戒專兵也六尺之孤垂拱而不置

母后帶戒內干也外戚食國租而不與政戒外移也

南面三十年而不改元薄海內外稱臣妾而不加

徽號戒侈心也

高皇帝雖以

神武蓋一世而抑其才以下一世之賢士其尊任

九重而洞徹其肺腑以與閭閻之志通其開闔之績

足以當

天心是故歷十餘祀而

天眷益厚其深澤膠固於民志是故歷危疑震撼之

際而不動其紀法足以綱維乎後代是故指麾

訓狐之華欲竊之而不能久執事之所稱
高皇帝者功而恩則謂
高皇帝之所長有天下者不盡以功也繼
高皇而聖者莫若
成祖人見其聯數十萬之衆舂百戰而再造
區夏
六龍之駕四出塞而單于請
命餘皇之卒徧海内而越裳重譯凡有血氣莫不尊
親以爲是
成祖功乎不知其大指乃在親近儒臣杜絶女謁表
章六經却請封禪而所謂功者不與也繼
成祖而聖者莫若
泰陵其欲政固不可更僕數也大要在奉
兩宮睦諸邸
御經筵
親朝政禮耆輔優言路畏天變悲人窮躬節儉敦仁
恕盖十八年如一日焉人以爲
孝皇德乎哉
嘗成之日而深山遼壑田畯紅女號泣思慕若孺
子之於慈父母故内訌於瑾桃寧彬外蹶於鐇

濠劉齊藍鄢華而天下晏如也是則
孝皇之功所以不朽也哉
主上御極之載距
高帝戊申所二百餘矣天道變而人事應之煥然鼎
革以昭
中興之治是天下之大期也嚮者歲頻登匈奴解
辮南越授首無兵革之警中外得以精意而序
令是天下之大機也
主上以冲幼握
大寶凝然不動聲色尊嚴若神委政耆碩講明經誼
一二元老相與夾輔内外
宮府一體政不旁落即書史所載周成漢昭之世
何敢望萬一焉是天下之大本也期不可忽機
不可失而本不可不預培而默滋今虎觀諸儒
日横經而講者無非三代帝王之訓而大臣之
所進敷圖解其善惡凛乎萬世龜鑑也第不知
燕閒蠖獲之際亦嘗内驗之身心而外驗政事
人主一身父母宗子其精神上與天相流通而下與
萬姓不隔者也上帝臨汝無貳爾心一夫不獲

恫瘝乃身蓋瘝乎其可畏而惻乎其不容已者

也故

人主之念不可使少怠懼其日安於佚也緣識不可
使早開懼其旁入於欲竇也才不可使有餘懼
其求於治之外也左右不可使便辟懼其唯言
而莫與違也我

二祖一宗之政不下揖而可以按求至二帝三王之
心法又不在簡冊而在方寸耳

人主中心無為以守至正公卿大夫日取
祖宗法而夾持之十年而財不裕民不安夷狄不賓
服禮樂教化不漸興者吾不信也夫以
高皇帝之烈崔巍昭灼與天地始而
後皇以塵塵守成之政仰而思焉不亦計左失當哉
而愚復以塵塵守成之說進得無益其左也雖
然

人主陋漢唐脈
祖宗以為非至治之績而必欲上等於堯舜其志非
不欲乎大也然出之不以本而行之不以漸擬
拾經史之陳言而施之不相入之俗強物之情
而就我此王安石之所欣然以興而韓富司馬

之所愁然而深憂者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
而後仁又曰無欲速無見小利無欲速則必求
所以究收其效者無見小利則必有所以究其
大者請更得從容而愚始敢以文帝之謙讓而
未遑者一進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十六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策類

湖廣第二問

問天官家言談說災祥禍福若指諸掌其大略三焉有遠而不變者如元會所紀陽九百六之類是也有近而可推者日月薄蝕五星躔度正犯之類是也有卒來而不可究者彗孛凌變寒暑霜雹震竊水旱之類是也然推天以徵人則於法有合有不合推人以徵天則於數有驗有不驗果何也說者以為三代時人主之精誠徹於天天視聽為一而後不能盡然又謂太史與其官躔野變其度而不盡能一一應然歟否耶當

世宗末海内報災異者不虛月而奏其祥者輒

上聞然至於今而寓宇甯晏夷狄賓服民心忻如也即往者星異小小而

聖主喆輔交相為儆備借此益脩其德以仰承仁愛顧其數有可推而其還有可盡者乎諸生所

以不經對請用以觀異日

執事發策而以上天之運象與災祥之應否為問諸主郡人也上之不能窮神知化以契上帝陟降之精而下之東於制不能窺見天官推步占候之法毋乃以臆問而令諸生以臆對乎雖然竊有以窺問者之旨不在天而在人也蓋執事之問三而人事不與焉其曰陽九百六者自然之運也載於太乙肘後甚詳曰凡四百五十六年而一陽九二百八十八年而一百六陽九奇數也為陽數窮百六陰數也為陰數窮皆所謂厄候也攷之羿促而得陽九七周赧而得陽九八漢延熹光和而得陽九九隋大業而得陽九十周厲幽而其間得百六十二敬王而得百六十三六國與秦之際而得百六十四晉為十六國而得百六之數極而反於一五代而得百六之數三其分裂舞散可謂章章應矣然舜禹而得百六之數七小甲雍巳而得陽九之數五百六之數九庚乙武丁而得陽九之數六不降而得百六之數八盤庚小辛而得百六之數十周成康而得百六之數十一漢明章而得百六

之數十五唐文皇而得百六之數二此於時不
大小稱治哉而又胡以鑑矣若此也夫氣運不
足言也至於近而可推者日月薄蝕及五星躔
度正犯之類是也象見而天下之禍福因之所
謂天感人也卒來而不可究若彗孛凌變寒暑
霜雹震蹇水旱之類是也幾動而天之災祥應
之所謂人感天也日月之交月行黃道而日爲
掩則日食是曰陰勝陽其變重月行在望與日
衝月入於月暗虛之內則月食是曰陽勝陰其
變輕聖人扶陽而尊君曰日君道也於其食謹

書而備戒之然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所著見
不過三十六而已前漢二百一十三年而食者
五十三後漢百九十六年而食者七十二豈春
秋之際爲能治於漢耶說者謂史佚而不盡載
近矣而足所謂日食者其盡能爲災於漢否也
自日月而下者毋過五星爲其能盡天之五行
也歲星最吉其所居國不可伐能伐人填星次
之凡國居久則福厚熒惑最凶所居國受殃太
白次之辰星又次之要之犯道變色則皆足以
爲災久伏不出則必化而爲彗孛之所指靡不

立禍然亦安能一一而令人應耶夫吉凶不能
挽之而使留凶曜不能推之而使去則所以感
人者亦邈邈也吾姑舉數者以證之夫呂后以
日食而逝然此非人主比也殁未幾而真主自
代來以二十二年之治而永漢祚於四百日食
抑何祥也秦王以太白經天而有天下然此非
易姓比也立未幾而仁義行有效以二十三年
之治而昌唐曆於三百要在太白之爲天下兵
也文帝時一日而裂山者二十九一雨而爲日
者二十五壞民居至八千之衆法以爲君道廢

壞民失所應也夫君道不壞而民安佚孰有踰
文帝者也又其四年六月雨雪法以爲誅殺過
當應也君仁而不過誅殺孰有踰文帝者也世
治則鳳凰見麒麟遊芝草生鳳一見於漢桓之
元嘉再見於靈之光和蒼麟十六駿駕於石虎
芝草數萬供養於宣和彼四君者是適何德哉
世之爲解者曰三代而上人主之精誠與上帝
相爲流通上帝日畀其視聽而待之是人主
與天一也故一遇變而立應一脩德而立改三
代而下既不克齊明其德以默與之契而又未

聳中心慄慄以承其變是人主與天二也是以
有應有不應也然所謂九年之水於堯而七年
之旱於湯者亦未聞其能弭銷之也則夫箕腈
蓂莢屈軼觟䚦之類吾不敢盡以為和德應也
則又曰帝堯之世羲和欽昊天而其仲若叔分
殷四時矣夫以杳眇不易測之政統萬機而推
策无可據之人踮四岳九官十二牧之上其事
若迂而甚專篤是以職脩而動輒驗漢與太史
公之職等於卜筮供奉而今且以一書筭曰丁
尤之矣夫安能望其明天道而察民故也是或

一道也則又曰分野非故也夫以益州而遠屬
魏以冀州而屬昴畢之衛燕在北而東配析木
魯在東而西配降婁秦西北而鶉首次東南吳
越東南而星紀次東北益自古術數之況於今
荆揚二州地半天下而戶口人物實當天下十
之八夫躔度安得而不下移也且當春秋戰國
時國各以地應今廢郡國而盡欲以朝事當之
又安能一一驗也是又一道也凡此皆執事之
所疑也愚則以為天地大矣人於其間取吾形
氣之似者而欲配之已取吾機之相通者而制
之已又取吾法之可推者而模範之以為天地
在是矣其合者固恒而不合者亦恒也當嘉靖
時彗若蚩尤之旗無所不犯山陝之間坼地千
里摧百萬人之命夏霜冬雹水旱蝗火歲無
之遠方疲臣不得盡覩脩省之實而宗伯所陳
事非瑞芝即白龜鹿也私心悶不勝其憂矣而
十載之內歲益登綱紀益振朝野益恬穆無事
豈所謂不在天而在人者蓋有道耶抑
高皇帝之功德貽後者與宇宙竝而災祥不能撼耶
客歲象異特小小耳既非五星之精所化不過

周伯王蓬之屬而其在閣道上下者占不過夷
狄冦竊伏姦在側耳
聖主詰輔公卿臺諫恐然而交相戒者何也愚有以
窺其故矣夫人主之攝下也無所不靡而其於
言動也無所不快意蓋天下讓尊焉使非有更
尊而為天者以臨之而又出災異以警示之幾
何而不日流於驕且怠耶不然微樂避殿減膳
非服要亦責躬之虛文而所謂求言宥過賜租
省刑亦有司之常政又何必待示變而始克舉
也是故人主而能祗敬則大戊之桑穀高宗之

雉雊爲大戊高宗昭德也宋景之熒惑爲宋景昭言也人主而汰則含譽塈矣平慮鬼目矣其露雀錫矣愚故曰執事之旨不在天而在人也

第三問

問史有二家左氏志編年而太史公列傳紀其得失亦大略相當自荀悅袁宏之流祖左氏班固陳壽范曄之倫業司馬由陳范而晉南北朝至勝國猶宗之而左氏蓋寥寥也至宋涑水氏始略法其凡而著通鑑業以佐人主治道而已

明興國大政閟於金匱石室而不得覩然以備史者徵之代出人手其賢否不一也不至無矛盾否

國史家乘其亦可信而徵否吾欲用班固蔚宗例盡出

國史之藏而使賢而才者司其事務合於昔賢之所謂三長者而後成書宋以後事別列爲編年而續涑水氏以備

人主乙夜之覽不識有可以當之者否不佞請因諸君子以觀倚相之緒

愚嘗讀文中子之書曰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則又未嘗不歎其言之失也夫經有不必記而史有不必志孔子之作春秋也而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倫著焉中國夷狄君子小人之界判焉蓋二百四十二年而千萬世揆是也故經不敢續也亦無所事續也至於史則不然一代缺而一代之跡泯如也一郡國缺而一郡國之跡泯如也賢者不幸而不見德不肖者幸而不見慝故夫三代非無史也周衰天子之史不在周而寄於齊晉之盟主盟主衰而又分

寄於列國國自爲史人自爲筆至秦務師吏斥百家而史亦隨燼矣五帝之事若有若無三王之事若存若亡則非史之罪也祖龍爲之也執事試進操觚之士而質之史其論三代有不尋稱尚書者乎然自舜禹湯武及桀紂而外有能舉少康武丁太康孔甲之詳以後君否周之季有不尋稱春秋者乎然自桓文而上有能舉宣平共和之詳者否二漢而下有不稗官晉齊諸大代期期唐書無宋史而蔑識遼金元三氏者乎然一展卷而千六百年之人若新而其跡若

臚列也則是史之存與不存也愚非謂明代六
季唐宋而下之能史也謂治史之有地也凡天
下之言史者有二家其編年者居其一而左氏
爲最紀傳者居其一而司馬氏爲最左氏之始
末在事而司馬氏之始末在人重在事則求於
事而不能旁及人若於略而不備重在人則求
於人其事不能無重出而互見若於繁而不能
竟故法左以備一時之覽而法司馬以成一代
之業可相有而不可偏廢者也自漢孝獻帝命
荀悅約略班史之文而用左法凡三十篇曰漢
紀而袁宏復爲東漢紀亦三十篇其文辭華贍
略相當後世頗稱述焉而其它如張璠孫盛干
寶徐賈裴子野吳均何之元王邵柳芳崔龜從
之流曰春秋曰紀曰略曰志曰曆大約又因二
紀而爲書執事謂家家者非也特其書多散佚
不傳耳繼司馬而盛者則無如班氏而范曄之
後漢陳壽之三國亦其亞焉大約如司馬而小
變其凡例或不能備表志如壽耳自是而後以
人主之命撰者則房玄齡等之於晉沈約之於
宋蕭子顯之於南齊姚思廉之於梁陳魏收之

於魏令狐德棻等之於周魏徵等之於隋劉昫
等及歐陽脩宋祁之前後於唐盧多遜等之於
五代歐陽玄等之於宋遼金是也其自撰者則
伏無忌劉珍蔡邕之爲東觀記謝承之爲書華
嶠之爲典張勃之爲錄何法盛之爲說崔鴻之
爲十六國春秋何承天徐衍之爲宋鄧彥海之
爲代李百藥之爲北齊是也歐陽脩紀新唐而
劉昫猥上志五代而盧多遜廢則或以其文哉述
左氏者宋涑水司馬光氏故好爲史而當熙豐
之際不勝其愛君之念纂資治通鑑以上之起
周威烈而迄後周世宗於治體無所係則寧刪
正史而不書有所裨則旁採異書而不廢雖其
繁簡不能超時而自爲法然世主稱良焉夫
明興其治統政化人才卓然越百世而於史抑何湮
略弗採也夫金匱石室之閟度非草茅所與聞
然往往傳之薦紳云華除靖難之際其筆不能
無曲與諱也輸款而美其知義抗節而誣其乞
哀乃至
英憲孝之際秉如椽者陳廬陵劉博野焦泌陽之輩
往往踰張其臆一人而代各賢否一事而人各

是非甚或青蠅供於仁孝之里詆掠金於戕安之臣將何所取衷哉野史亡慮數十百家其在朝者脩郄而滅其公是逞巳而欺其獨非在野者剽一時之耳而遂為目信他人之舌而用為筆則又不可信也家乘稍具生卒世系遷轉履歷而已要之無非諛墓者攺事之非而稱是略人之美而歸巳則又不可信也愚故不自量輙因執事之問而有請夫班氏脩其父業而仇者以私史聞之乃章帝益出秘書給筆札於蘭臺之有而俾續成史以憲帝之世天下日尋干戈而猶能命荀悅脩漢紀況於今

聖天子秉

睿搃攬

自運日以

文教操海內而公卿大夫熟於墳典代棐之業者哉有如一旦悉出金匱石室之閟而錄其副以授夫載筆之臣而益以郡國志記及向所云野史家乘之可采者使公平該博之士持衡其是非而爾雅通古之才潤飾其辭事會典之所講是官之所職六尚書之故牘可以書可以志以表而我

明一代之業當無遜於西京矣其事體稍重大而有益於治道者或起自趙宋而至先朝用左氏之體而達涑水氏之忠微益以文而嚴刈其雜合所謂通鑑者而上之虎觀諸儒得進讀於燕間而

黻座之表迴

清蹕於乙夜其為益非淺尠也或謂衆力易就也然見錯而辭不馴獨為不易也然志專而體不雜故夫左氏也司馬班氏也壽與曄也非晉唐與宋之可疑也歐陽氏史五代而傳史新唐而不傳無它衆力與獨之異也夫所謂獨者執事毋亦難其人乎愚以天下大矣不敢逆縮焉而謂無人愚故尚欲法司馬氏而竊意其於帝紀孔氏之文訓故尚書家語而節略之以為不稱又生不及遇左氏傳故其敘春秋諸世家外忽而不詳好自發其意故於刺客游俠貨殖佞幸之倫偏採而不忍斥有能刪節其凡例自裁黃而下迨於今為一家言以藏之名山大川愚且願之執鞭而終其身也執事毋以為迂否

第四問

問西漢尚事功不如東漢矜節義固也然事功之效能立見於國而節義則先養名而晚收效且寺人黨錮之禍亦云有以激之夫晉人貴清談六代閒辟詞其□□江左而削弱亡論已未宋之季明理學者視其人何啻天壤乃入朝而含袂以緘從坐名而效誅以談性命或者謂宋勢之不復振亦與有力焉何也

國家履恒泰之運治平久而弘正間有倡古文辭者其倚旋推揚之大槩少仲而多抑其中然欲以節明志者往往抗諫諍而殉封疆君子韙之天下比隆□□□後□□先生接管而餚牲撒之業暴起□□□及至於性命之學興雲合而景從而一切下視為主賓為焦頭也是四者於古之所□尚同聯其耶其於世界孰益而孰損也諸生有濟志之學者

天下未嘗乏才也人主欲就天下之治故不得不求之以實天下之所謂才者因而自就其欲故不得不應之以虛應之以虛虛之久而人主卒無以非此□□之不復已而相襲以成虛求之以實而實無得也人主之求亦虛而天下之材卒無以自見其實人與下交為虛而名與實胡為悖如之何其得用人之益也夫豈唯無益且有大損今夫山梨之於長鍬也鍮石之於金也碔砆之於玉也杞柳之於桮棬也君子見而惡之為其殺名實也循之乎可也若夫狂鳥冠而似鳳脩蛇角而似龍則見者且卻避矣何也謂其以之餘為害也執事之策諸生果取其實乎抑欲徒其以而遽已也愚嘗論世而竊思唐虞之際其為稷契皋夔各以其職成天下治歸而陳謨訓而離能心法也亦靡匪至文也凡執事之所謂事功文章節義理學者固無緣見也三代而後治日以襞而名始出矣漢高帝不愛真王徹侯之印以購悅天下而所謂求賢詔曰從吾游者吾能尊顯之其意不過欲盡一世之才而為我用而世之應之者毋論其非蕭曹韓彭之屬而已也輔相則魏弱侯內少卿將帥則衛長平霍冠軍趙營平受遺則霍博陸甚難則周絳侯條侯父子循良則黃潁川龔勃海韓馮翊材幹則趙張二京兆尹扶風奉使則張博望蘇

蜀國立功則傳介子其陳之蜀人主之求材也
若探囊而取之所求立至其效用也若探符而
合之所效立驗故終西漢之世人主之用在下
而不在上而天下之權在上而不在下雖以元
成偷而夷狄賓服黎庶愉樂郡國之政修而國
勢竊者其人才爲國盡也光武感二龔諸賢之
事故欲風天下以節義友莊光而不之臣褒卓
太傅俾冠元勳而天下翕然改觀矣是故安陋
托節于堅苦逢周矯志于冥遠陸戴致躬於府
主弘庬昭讓於姻封即欲出而用世者靡不東
髮自勵羔鴈盛犀舒徐而應步武禹鉉而年且
老矣而李太尉陳太傅乖以勁節峻行而鼓舞
之李元禮范孟博之流爲之被濯纓剔君後顧
及之說興而天下之賢士君子日與權戚倖寺
角而漢事變矣當是時人主與左右之好惡伸
於上而天下之是非否伸於下是故終東漢之
世而賢人君子與社稷而俱盡者或以謂節義
激之也晉氏談玄老而王樂爲之倡至於東晉
浸淫極矣建安脩麗辭而曹劉爲之冠至於六
代浮靡極矣夫以五胡索虜日侵尋於干戈而
爲之君臣者嬉嬉焉以清談麗辭而待之社稷
幾何而不削且淪棄也然是數者皆上以是求
而下以是應者也至於南渡之宋其國勢無以
大過於東晉六代而一時諸賢名理學者湊脩
其行而高其說意欲一洗千古而空之而上接
三代之緒顧日以恢復之義聞於朝而莫之響
應也日以格致誠正之說聞於輔宸而莫之究
用也退而脩明六經尊其統而正之曰宇宙之
在漢唐忘志耳至宋而始大明也藉令玄談麗
辭者曰吾不並晉六代也若安能救宋亡嗚呼
宋亡非諸賢罪也蓋下以是待上求而上顧不
以是待下應也至哉
高皇帝神武定天下而一時忠藎石畫之士若徐中
山常開平李韓公劉誠意輩各出其長以就功
名之會所謂雲蒸龍變蓋先後無偶焉而
上甫下金陵賢故元大夫福壽旌之爲予祠春秋祭
巳才故元學士危素授之官而爲其失節寘臨
淮不復用微示天下以軌矣而是時方拮据馬
上業乃馳書幣而聘宋文憲王忠文陶安魏觀
輩俾之司

綸綍而所以獎慰
恩禮有加益彬彬稱多賢焉而亡何忠文與吳忠節
能殉滇孫左司能殉閩業南昌能殉楚熊岐當
能殉虜至於殉節之際而麻采之列為方為鐵
為陳為卓之流其爭先而就義者何衆也則是
高皇帝以實求而天下以實應也夫
高皇帝未嘗不言理學也其文辭發於論心論洪範
諸書而其事見於尊崇夫子及
詔天下先以經術而取士大指欲搢紳士大夫發明
心得之學以黼黻
皇猷佐理國事無愧夫子之教而已不欲令其標户
別執以出於所謂功業節義文章之外而創為
尊也
列聖盎培植之蓋百餘年而諸搢紳大夫往往以實
應故楊文貞李文達輩出而為輔蹇忠定夏忠
靖王忠肅王端毅馬端肅劉忠宣輩出而握銓
樞于肅愍王文成出而戡大難度幾乎事功有
徵矣而李劉章鍾之抗疏是以諫明節也陳劉
孫許之殉義是以守明節也所謂以實應者猶
故也當弘正間天下不勝其質人文之所蘊崇

滂發而為李何徐薛輩相與脩明騷雅兩京之
業頗翕然爭言古矣執事乃謂其少伸而多抑
何也驟習之而稍急事則抑驟言之而稍駭聽
則抑露其華天下以其華而掩其實則抑欲自
致於用天下不信其用而信其無可用則抑然
文士類多沾沾自喜上者厭薄一切而下者相
須為蔽也自喜則途分而不為黨厭薄一切則
多避而無所營相傾為競則各露其短而不能
掩故其為損淺也事功之臣大者股肱腹心而
次亦禦圉干城亡論已德靖之季而天下相舉
尚通以就功善恣肆諱而為祇靡善干謁諱而
為敏捷善詞剃諱而能用間善乾沒諱而能用
仁甚或竭天下之力之半以內援繫而外就私
然衆事一不當而持衡之臣猶得以議其後其
為益與損半也節義之士致命而遂志者尚已
其大之批龍鱗抗論
宸陛之上次亦請
尚方搜城社折檻鎖樹而不動天下高其風而碩
為之下然亦有因是而遂自謂高恣行冒贖而
莫之能投天下敢議而不敢折顧其介特自好

必不忍舍其舊而下之也其為益大而為損小
也自理學出而三者俱下風矣即篤行如河汾
阜識如新建如新會而畸得而議之彼能見其
大者遠者而夼視此數端而亦宜也柰何龍天
下之鮮脩歟學者而合之耿其最汙最下而謂
為遠且大也歟學則避之聞見之外以為芜鮮
脩則避之性命之表以為卑隨處體認則隨處
緣而牏利萬物一體則一體賢不肖而便其私
一語合則冒囂然而遂謂堯舜一不合則嘵嘵
然而詈其非人稍抑必借巧而更揚此胷必要
彼而求勝故夫理學之為益者大而其為損者
亦非小也夫所謂理學者非能外是二者而剏
為高者也其矩矱在心而其用在倫常日用之
內出之而業則為事功功成而紀述之則為文
章功有忢而不得遂則為節義而其體固未嘗
變也然則執事者有務以實求之而已求之而
應以實則進之求之而應以虛則退之而天下
自是無虛應矣夫精白一德竭肺腑而媚其上
者應之者責也責行辨志䖏䖏逐逐以求賢者
而不示好尚之隙以為天下窺此非應之者責

也愚生之見乃謂毋亦以為虛而弁髦焉

第五問

問今天下為邊害者毋如虜為漕害者毋如河
即小夫孺子能言之而今虜已幸款塞矣河
幸一切從去漕道遠矣說者乃尚謂虜款不
足恃一旦而解盟而邊患猶故也河徙不足
恃一旦而橫潰而漕患猶故也即胡以恃之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今
所以綢繆者何策也主計之臣議通海漕以
助河漕已睹其效矣將遂漕海耶抑姑為道
以俟緩急耶而功名之士尚欲計復河套未
已也夫海漕可暫通而河套似不可復也亦
能明其所以否諸生異日為
國家用覩茲二者恐不宜默默也其悉以對

執事以天下大疾試諸生而諸生業鉛槧者兒
以為訏言無所之耳雖然不敢不罄一得以對
夫所謂天下大筴者邊防也漕計也
國家建都燕盖北迫虜而南仰三吳之粟以自給
故邊譬之脊背也漕河譬之喉咽也夫脊背喉
咽者人之所恃以為命也柰之何其易言之也

嘗今為邊害者莫如虜而為漕害者莫如黃河
其桀猛善潰奔突而來若飛霆而莫可禦迅疾
若風雨而莫之控搗為勢同也不數歲輒一潰
潰輒入為傾同也其潰而入縱橫汗漫而無所
不殘害聽其來聽其息而手足無所措其不敵
同也厚集而禦之乘險而拒之為堤為墻數千
里延尺之地罷而是數千里者皆瑕矣其不易
防同也禾至而請為備大司農斬金錢弗肯予
即予之而費者乘其後既至而備大司農推金
錢以予之予備不必宜用於邊與漕也其稍殺

司也蓋嘉靖中而虜之雄若俺荅者率其黠弟
悍子以數十萬騎牧於雲中上谷之間而與我
共不入犯三輔則東蹦遼西嚙晉又西而掠秦
涼夏朔之境中國罷於奔命者二三十年矣
天子為之北顧而興嗟至數四廢
旰食乃隆慶中俺荅不勝其孽稚之愛而輸其要
領以款我縛中行俞侯於鳥姐之上谷蠡屠考
而下解辮請命者數百人
國家因其人而假以封爵大小羈縻之然不為給
禄食也以漢文之盛猶塵塵稱兄弟闕馬而我

明若天之覆彼而日益尊彼不能講敵禮也漢伏呼
韓邪歲費四十四億而我市馬不過一二邑之
租而已不為傾左藏也且納款之端在彼而不
在我制款之權在我而不在彼即魏絳楊雄所
稱何啻焉或以為虜詐而款我非也虜不敢我
何以制之而彼故為詐且俺荅誠者厭兵其孳
稚誠感我之厚待而思効順夫焉得為詐也又
謂虜卒解靖輕騎闌於互市之下而猝馳卬居
庸函昌平綏急何以應之又非也夫虜將大舉
必先後集諸部祠豨林暴餔聯騎形見勢動而

我故得先為備也大約
中國因款而息肩而得專精於虜則可因款而息
肩而遂忘虜則不可夫所謂專精者何也比薊
鎮發益屯調各邊鮮按伏贏金錢當以萬計不
可棄而積之近鎮乎秋稍登商賈時集贖鍰爵
貲不可指而平糴以實邊乎鹽筴也攻不可特
衆乎冗卒不可汰而驍騎不可益練乎山海而
西以至雁門不可削更而為險乎猶未也而虜
酋計已耄且死耳其貳者必黃台吉而是孽孫
故不嫉也其勢必內搆而不相容降人之在宣

頗者因中行俞侯之縛而中悵且自疑也當其
時有能兩俘奴其國而中度遼且為維州其降
人乎是二大奇也然而不敢盡言也漕之役當
嘉靖末而黃河決而東注自華山入飛雲橋截
沛以入昭陽湖逕歷湖陵以至谷亭四十里其
南溢於徐為巨浸
天子為之南顧而興嗟亦數四勤
宵旰而大司空出計以為仍故道則河猛狎而攻
無已強捍之則暫見其利而終釀害謀於捍與
徙之間而行求禹跡有河自南陽折而南東至
於夏村又東南至於留城而浚之撓樺版築之
役興而謗騰上謂捐天下之財以填無益之壑
天子意不能無動而會柔輔臣言委計視河者乃止
前後役夫九萬有奇白金以兩計者四十萬而
粟石稱是兩歲之間漕道通而大司空再受一
賞而吏士
賜爵有差或謂河不久復當變胡以費水衡錢萬
萬者非也漢武帝之塞瓠子避河害耳而至發
卒數萬人自湛白馬玉璧羣臣從官自將軍而
下皆負薪寘決口功成而築宮以侈之今丞漕

漕大計胡以費也或謂不當逆拒河也逆之則
決而為漕害順之則借以為漕利又非也夫河
性能決而不能安為順也言借河利者引盜而
入室者也然則為今之計者如之何曰河決有
漸也度其衝或增築堤以抗之或決其下流而
別引之霖潦有時也多集水口以為捷蕆耳目
以為便而已自濟而北則多積潰而成溢自淮
而南則或漲入而成塞皆不可不預計而逆為
之所也夫漕河通而海運之說漸絀矣海運之
說得之漕河阻而後入其言大計二曰歲往返
不過四月而艘卒以三之二而自便耗餘可小
裁而羨餘可積也曰縣官即萬一以喉咽為能
別於喉咽之外而漕大命誠亦利便哉然而不
克如勝國終始之海利者何也勝國棄下宋而
宋之戈船下瀨之卒嘯聚而不敢歸者無慮數
萬此其人皆習風濤蹴蹋待命者也朱清張瑄
一劇盜耳驟以東南天下之半而委之金虎符
萬戶而下聽其自爵賞而不從中命也錢穀聽
其自出汶而不從中督也故清瑄得以畢見其
才而為百餘年之利然國紀潰而清瑄亦併族

矣今亡論守臣自一嚬笑外斤斤束三尺士亦
安能舍熱中憒而見富貴乎夫般與平陽為纂
而陰則拘攣也別妻子若脫屣見制閫若東溫
不待納之鯨鯢之口而稱就死矣吾因策海漕
之不可以久也然亦知創之者之甚難而湮之
者之甚易乎哉一旦有緩急鑿空而後思其故
則晚矣夫邊計愽而悍鋭之臣亦或有理先帥
之緒而思復河套者乎稽令
國家都長安借河套之地以為外屏而益斥遠虜
可復也長安今不得言重矣我以十萬之衆逐
虜而虜奚去也勢必設八衛衛五千人而後成
軍何所取調也若移鎮何鎮可移也勢必錯衛
所州邑得二萬民戶以配之何戶可徙也勢必
築五六城以犬牙錯何所取瓦石材木也虜必
爭爭當以兵數萬衛之何所取餉也河池饒即
可屯虜不能無蹂踐乎何以能且耕且戰也虜
既失地獨不能合東大虜而併力我乎大虜即
不東獨不能從之而西以取償於京輔乎我竭
天下以奉陝而陝不益安乃以京輔委者非策
也故曰海運可暫通而河套卒不當復也海縱
不暫通吾不可遽而廢其道河套縱可復吾且
緩而待數十年之後嗚呼天下之事見以為名
美而其實不易舉者固志士才臣所欲迫得以
為功而元老耆哲之所徘徊而却顧者也虜款
而吾日汲焉若有事即虜無款而吾坦焉若無
事漕通而吾日虞河之決即河決而吾不虞漕
之通舉以提衡天下易易耳寧獨此二端也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書牘二十八首

李于鱗

蕭寺握手邈若河山既別之後意更深矣舟中忽忽無可與語者凡所接類作貴人態莽折戚施相寒溫而已近天津遇雨作過渡濟人立遠不見天茫茫盡白獨立般際神王氣豁悵然不挈于鱗共賞也已命酌盡一斗則取于鱗長篇十絕爲曼聲歌之浮雲不流魚龍若竦稍聞停囊而按之悲風颯來不能自禁泣數行下嗟乎頃仰之下人代河山倏忽咫尺得其幾何三十之年僕垂及矣肝膽委折僅一于鱗又焉別也倘令僕或戀耕釣僕業執事或遂厭承明縱有流水之思誰爲吐也亦復誰憐之者遊子悲故鄉丈夫乃志四海假令與于鱗同於錦絕胡路草非人之境吾二人足矣與如今何架轅逐高陽故交爲斷鴻六博之觀焉在適耳目也予相每每不接性對僕故怪之亦云此耳萬里比鄰誰謂不達必要神會而默相親則鍾子期沒伯牙何爲不鼓琴也人歸其返無

有傳冗往事先達殊乏詮次二君長歌雖饕句時發大要多散緩可商耳前途少間亦欲了此事也

又

會陳生始得拜足下文也其辭瑰偉麗特亡論僕守之可遂終身矣文致自陳生生不識謂爲何等語此亡怪也足下所識彈晉江毘陵二公及其徒師稱而人播此蓋逐影響寄名跡非能心覩其是也破之者亦非必輸攻而墨守乃甚易易耳吳下諸生則人人好褒揚其前輩倏髮加見此等便足衣食志滿矣亡與語漢以上者其人與晉江毘陵固殊趣然均之能大爲獻吉云獻吉何能爲太史公少陵氏爲渠剽掠盡一盜俠耳僕恚甚乃又笑之不與辨嗚呼使少有深俳之見可以飾其說僕安能無辨也夫獻吉盜太史公少陵氏而不然也吳子輩尊二君子二君子不知也僕甚怪公實持吾輩五作徧示人人那可與語適自辱矣古之人文成而欲傳之通邑大都已又欲藏之名山傳之通邑大都以候識其甚指淺也藏之名山還造化非名山弗稱也其喻寓深也此僅可爲于鱗道難與公實言也僕自結束以來還往燕齊吳之閒凡四五居 天子邦而友薦紳先生又六七賊

僕吾子歸數年耳就數子中又僅吾子鱗千鱗偉君
再將天下乃知天下大也夫行天下大乃又悲天下
小孤辛勉旃自愛毋易而身予相病告子與屯使是
散殿忽知足下之不快或望符竹大非予懷何承計
也別想之勿令入宅道近作可時置郵書中來僕亦
一二請正

又

春時卧江城中得順從守報悵望幾不欲比役稍知
于鱗乞之　太夫人小備其肯勝長安來時也島寇
過吳越會星陵毋子兵戈中獻盧犖不燼耳老父日
夜操桴鼓奔命咬舌及寒未得一熟合眼國家之難
僕私獨深七月中理楫過明卿維揚放歡謔浪頗極
傾倒明卿大長進非吳下家也子相出逆于高郵還
與僧秪其盧病飲三日予相信于鱗與僕殆如常馱
天王護法到處皆是飛楫別業蓮花池旁坐起萬卷
大未有來意奈何之京塵斛種種欲息無端一行入
曹便爾堆案予與數相過慰藉杯酒睨視黯然河山
間有二三談者所謂異方之樂徒令人增悲耳汪正
叔飛鳥依人魏生志意漸強亦落寞中一助也聽傳
郡政大嘉向贈我伊閭屈宋語非一小試邪曹署眼

底人側目我輩謂于鱗向文稱某子甲行酒相咲息
此得罪僕亦耳之況其他乎仲夏初予與岌岌幾有
青瑣之行恐僕失子與亦恐子與自失茂秦可萊塞
衛一叩齋閣否此老得無癡　王門醢邪呵凍附書
此意[illegible]青千緒不能遂悉知之當同也

又

前書殊不悉答聞夏時訟庭寂然推案積數卷怠郡
圃中此致可想也僕行役及之第得與　足下棲壤
足耳道傍盤折困非我輩事足下名太高恐或借此
側目稍柔之亦無以氣加　足下者僕五載為郎近
為親刀筆得罪謀不可了了待覲識取一大咲耳家
大人方為人手掌中不　不低有愁知調識無可自
醇實能致君家苦洗蟲　也足下爲我惡少年不知
慕許解元悼亡者果何人哉然所謂君知其一未知
其二也弇產小解意秉鳥倚筆研聞奇思煒煒不無
助耳張令信佳士毋論見著作即口僕已自往吳下
諸家政若八百人俱述陰陵道者然一俞允文能熟
建安以上詩便許僕天下士知否在彼何與乃公為
我謝張令世間有劉備耶子與孟駿駿然不可無僕
也不朽者文不晦者心足下二語嘗置之胄臆子與

處得讀新作可謂無長矣文須草非倉卒可就冗閒極成七言長篇絕亦不便可就三月為期終無負也

又

春来訊牒日有二三皆手自傳獄足下亦大苦盈廷造化小兒忌足下與僕甚摩夷之耳政何關柄人也不能五口不會徐生順甫從旁史我髙山之感是不令斷絃也太夫人扳與周郡中國耶小娃摘紫房挂頳鯉為壽當可無念我輩亦聞馬使似小有言肸緣纓為陳語足下固知愛影響然不能於流外相顧也謂考丞倅語多傳致古義不了了且又意足下暇間

傲骨耳此輩既無復致趣便可以此輩處之碩足下留意也間微詞及足下他事直欲要青天與僕盟第得無所任虎而冠者乎海內塵俗士方聚詬我輩厭薄吏致以為無益時理亂毋更中其口且僕不告足下誰復言者老謝近得數詩絕不成語悵然悵然

又

悵悵間孔泗忽到接手札如私隱之作深也四詩俱神境燁然無容談者徃日戕者都不詳蓋子與久已得之不肯為足下盡言後連致寄籍皆織人耳便欲付之濁溼安能恝然令後世咲僕哉海内綦傑僕矣

于鱗曩時醉心幾欲奉帚除之役自覩小進稍其厲行柰何一旦至此使僕抱獨愁天地間豎儒謂文人如于鱗何既復惟之于鱗高深倚介非一事相試也胸中同舍客若懸磬而吾乎有餘祿足以相挑竟無所及又能辨取于尾矣僕與子與慮慮足下時格少耳殊無計及此者且使果以此言妄耶傳者惡于鱗耶亦宜必有一二誤于鱗及于上下多忤者不宜置不問也伯承視足下及僕僅杯酒然諾交新愉事起足下過僕彈指出血剌剌不休也伯承竟戀劍收桑揄耳于鱗自忘之耶子與至以石衛尉郭代公為解

僕甚怪不類且證足下矣太史公貪其於貨殖傳津吐曲析然不聞羅墨誅遠即建安開元諸君近即何李其人多傲睨世人爭欲甘心焉亦無當此名沒齒者于鱗即不諦何以下見數君子耶方擬馳急遐尊報足下且以為訣使來良快于鱗果茶夜無歎僕雖為割肝拆髓必有報于鱗斷不獨身從長安中貴人也老謝此来何名狼狽失策六十老翁何不速死辱我五子哉且不輕用常人態責于鱗彼不記遊燕集中力真負心漢遇亂髯生當更剟去左目耳生平交好叛潰殆盡僕惟伏醇酒一浣磊塊要成送兄文及

十絶情思昏昏且遜欲從吏人牘不及作少踐數日
少無負也

又

得足下書知已面張户曹良悉哭公實詩讀之夜深
然發者非其神泣耶乃此予足死矣諸帳靡不絶塵
清秋假寐向中原悲壯哉吏二語老杜畢世不能括
出齊使報書戰國策第一編也十酒佐風如戛金石
已後緘匣中吾二人共之耳足下豈其從汲冢得否
以諗余也明卿雄洸于相朗秀格格不相下更私求
證於我不能不為吳左袒子與縣出孤城社中言大
為二少年殘實彼非洗船破硯者終當窒鼻耳耶君
予死未耶即不得李絶書吾二人飛諸帳數章亦當
惡入地且乏公實哀挽爲毛矣勇爾日僕可望燕趙
間一轎于廷尉時獨趙韓厲鬼彼沾沾無究氏即卒
死寧無浩然挂冠哉奈玉堂戀卻長安未何也足下
可嘉乎前發足吾為治傳城西寺中鄭致若來十日
惠韓飲袖七首劃青天足下徐易衣冠九有會不亦大
快矣䖏䖏摸金中郎虎乎以聽足下無害

人

長後得書及後陶知足下暫駐恒會比盈不遠心
怦怦然殆甚足下丞屈指行日移更得前否世貞專
稼已作招提促膝狀神思飛越歲安得併轡而暮也
足下冉語許趙州卞生泣其璞耳其人雅潔鮮偶世
貞頗於調外識之獨詩律少所諧契二生往往謗其
一言以佐酒譚余弗能救也盧柟何所往其人可與
偕來否

又

日迦躅偶生待足下甚望足下過諸貴人也而乃病
耶真宰妬我甚西山爽氣度亡能辱何間色或心旌
遥遥踰句注耳夜卧寒粟遂成此四絶聊以請質毋
監而吾慰問諄至悦若抉纊子其加餐亭亦強飯

又

招提戀戀殆難為去哉覺㦖然而神飛也東趣檀二
尊人治湯沐烹伏雌斗酒相勞得小忘足下耳然一
聞邢州大夫輒惝怳自失身不能折而兩翳者視足
下影則已中妬之矣又數日抵漁陽漁陽古稱佚地
突騎精鋭聞天下乃今稍異焉其士民多文弱土風
澤細蔚然桑麻被野環城饒奇山水足自適也間者
芥命觴爲志二三君子之不在側為語觸舌而止因
大悲呼濁醪澆之矣足下知事近變耶明卿生儇薄

訥愈孟沾沾自喜徐生駕矣子相岐足長安門中外耳浮議藉藉以足下與僕渠魁焉竟無柰我輩何也則何可以不挂冠見貽家君文及七言一律四絕句幸甚早發善飭自愛

又

從上谷遂家君使人來致足下書也且拜衣及鏡之賜家君書謂余即不敢以諸侯庭實待子鱗破例受之矣賜我七言雄壯沈鬱四五言無所不妙然姓名長借客蹤跡竟疑人即使僕自道亦遂不能易此一字一味矣城西子相出宿泫然而別吾諗之太行遊

彼色飛也今已抵河間七月望後可得諸邢于鱗先期爲我檄諸令以牘來傳即之邢明日可就謁畢急欲拜太夫人前爲壽且就見蔡姬也子與失雖可憐彼所遊地暴骨矣吾甚危之

又

某此身秉案牘無復餘致日夜望而若來釋我胡尚寥家也尋當盃肉粗治趙定獄便可握手昨理髮忽得三十莖許白者爲之愁然昔人揮翟尺璧而捃拾寸陰即不肖豈其以輦上君子鬪蜉蝣之歲哉恐一旦遂不得從足下東馳漁陽故令支出上谷與虜雜走秀蛇千里具如于鱗言然不大奇拓一二佳語亦足人間所有耳見當知之于鱗毋怪高生世殊不乏此使者近矣邢大夫將不視紫氣爲白虹也雖然使者亦心動栢人置耳昨急足報書文叔念我苦痒也則余亦念蔡氏痒妄希老麻姑鳥爪容方平鞭之否聊以佐足下鼓掌

又

洺魏風物非下覺邢州白妍也張守日擊牛酒爲驩令人邑邑耳上計得請具金紫前壽太夫人良慰足下郡樓之作聊以塞命殊不鏗鏗奘侍御信未邊地

羽檄旁午夜寐不著枕促奴畀問信老親矣二生慕足下不淺見便輸吐飛鳥依人可憐可憐

又

推鹿車白賦十二體鷄鳩氏之樂也無復再矣從月中伏醉別于鱗甚易既醉摇撼累日不復可遣念于鱗擁蔡姬時也能無一二齒某哉老盲騎而追我於館陶呵責良久唯唯謝洗心以從二三子不復能作態去矣雍奴流潦際天宛然澤國也一鏃買兩戶婺大足佐酒時時取于鱗詩薦之耳

又

日卧起泥塗中無復望于鱗問矣泗如從天而下出于鱗書蟬緩良至已又開緗素則有萬金者五馬晚讀所贈文而知于鱗治于王生也其稱東方之利害悉矣奏于鱗詩白雲從西北起也大風泱泱乎而雨隨之矣甚哉于鱗之于僕也即古所著孟宋蘇李楊馬甫白之儔或才力小讓或時代鮮接或肝膽尚乖或酬和未廣僕固不可就攀于鱗然恐一時之盛徑絕今古衆口謠詠便成丘山要在身後亦復何害太夫人大佳駒不廢學旦夕許相國良善于鱗已出佽三輔諸生中即有能如何武誦于鱗詩者否僕見憎

造物頃為此官諸貴人揩眼相看然盜賊小弭五家之良頗效麾下多捷巡篆乃致譏駁紛紜難柰耳泗言秦中數震不休于鱗佳睡中毋疑蔡姬蕩耶僕尚不令賴孺董來嘉幣敢拜辭禾之惠餘不多及

又

泗來則携登華諸篇至也一再讀之覺王女群峰露宛在目蓮花分龍人也毋論足下詩即記自應邵漢官儀叙封禪而上無似者千古第一記耳龍城生不亦五尺童語哉僕嘗道東嶽以非所借食頃而返不復吐一語蓋有待也如足下竟未東身挾尺膐寸牘

信宿耳足下書盛欲歸云謫之臺不可則欲自投劾泗亦云然僕六尺身不能自了在人身上間安能與足下出處雖然竊謂足下非計也太夫人尚壯而足下貧須祿養今幸為博士師差自強不受濕東胡遠厭罷也歷山之田瘠而諸罷歸者介於都會監司守相之間不良止也則未足以辱足下耕明卿為郡佐頗一再得其耗二三大夫如王新甫凌汝成者雅亦相推轂可念間飯時思子與手扳子相狀不覺失咲錯飯耳造化窘我甚矣推案日復盈庭泗亦畧見之雖成一詩報足下從此中出邪能佳也

又

政為明卿意滿間足下二歎忽飛來一字一淚也更復作鮫人一淚一珠耳宛轉悽慨靡所不極快哉快哉夜鼓動亂足下歌朗誦之泣數行下已呼酒一斗伸脅倚和條忽成篇出看詹稍間星斗未親人也時來盡三鼓故不能如足下政復以氣韻頓耳明卿足稱矣具徒足累三月糧須足下書至即發也

又

劇著勞使者道路間殊愧念之足下善病乃爾耶強飲輔藥自愛世貞在人盛損間不能徑行以擬足下

秦中比尚有十月往足下病已能一行乎非世貞所
敢望然竊欲有所言乃已耳仲蔚旅廬中想大得佳
事書當爲致之

又

不穀遂買舟北矣美疾蟬綿然雪君子拊提之訪竟
不能待天寔爲之謂之何哉尚冋岁卜燭踐遂伏闕
之請足下雖高枕物外僕避世墻東尚得托跡鱗羽
揚抗素懷如其不然可訪我於夜臺之側也于鱗于
鱗與言至此腸不寸斷丈夫窮矣二章比興之微非
李父可遂裁篇咏言能無關於方寸業已置不復和
傘州[illegible]八鵲[illegible]來之篇已[illegible]
既念吾二人遂判千古悲歌可以當哭幽憤怫鬱浮矣
爲留之胥腹聞作鼎塊耶其不佳回耳上玦一尾硯
一以奉君子衣几之御玦訣也硯見也既以爲訣於
頗相見

又

燕中食指綮桂玉行盡家大人用獄少紓責僕南還
拮据旦夕之計不辭抵家所大未定旋中非常之耗
併日而北且詢且前方小蝟蝶度河知有宏貸始敢
俯人然氣力憊無復餘耳家弟出足下索中書備矣
朋之旨金石鏗然又詩六章嬝嫋姮騷雜所不欲即
令他人讀之不自已何況僕哉足下念我如此持此
而死可也太夫人萬福千里騰踔日異於杜門爲佳
耳

又

泗殊僕僕也千里徒步將足下命以訪瀆之餘世
貞甚愧見之已從泗得太夫人起居千里日上蔡姬
無恙爲慰伏時曾具書并數詩託臨淄人致之不謂
竟浮沉也足下書辭郁郁芳而無友生讀之令人於
邑然故杜門自苦耳又云卧床蓐且百日足下胡善
病乃爾故當不足造化所耶然何以在人間令宗梁
往人[illegible]比生世
先耶也世只比門孟函甚爲甚泉旦夕竹宮之釐可
覯暫貸回光遂未有期也猶聞老拳氣息方知泪羅
老生大是談矛六絕歌之燕城拉攤矣田居纖不乏
比興何所取足下長日哉泗促報書甚急不能屬草
候獄小定當顓人上候并有所致不一

又

太夫人萬福駒何似往朝城令所遣信來草草附報
歲暮始得足下六月書尋不遂浮沉然亦艱矣諸篇
熟讀至丙夜呼酒盡三大斗悲歌慷慨泣數行下僕
生世不諧竟爲僇民獨弗得一當作者而南北間之

唶噎安能更坐于鱗白楊頭僕把樹根兩面孔相對
也頃甫小從足下唱酬使自超日提求捷不可得矣
家季遂荷不惜齒牙殊沾沾彼鮮王山人令弟在初
果念念作佛不求菩薩解脫兩兄尊何以導之來書
謂謝少安李伯承奮最作者波及吳徐又言伯承胄
中一片某君某君何人作何狀寧為鷄口毋為牛後
吾鄉亦有一兩公來相要問此事吾不許也獨張幼
于輯吾兩人往返詩擬刻之意差得强耳張又為二
君籥其貽書俞仲蔚令石于鱗所草乃公傳曰天下
文章盡在此矣僕甚賞其知言子與偶中莫非極細
不欲出生薄書婆娑髮行盡白㨾釋之不大愉快哉
一衣帶水淳家泖宅往來䴵有逸致益重思足下令
徃奉答及寄題白雪樓各二作試為置壁間令頃甫
讀之何如吾戲語黃淳父李于鱗日欲飲長江渠言
有足下十萬橫磨劍毋慮也孫仲謀批曹公楮尾云
如公不死吾何得安此雖讐敵不可不謂知己也一
咲

又

僕與于鱗隔何啻人間世哉所恃一書耳子與歸始
得手教讀之若灌醍醐不覺蹈舞應節諸篇種種神
境雖瓊園群璧闘珠最後出五寸明月又不費魯元
七百斤金能無大愉快也吳城獻筆如巨塚然不敢
有加於僕至矯首望于鱗直天上人耳子與甫得董
移家計纔之造物豈亦有耳耶明卿晚始知官拙癖
落胸腹者計已消恐不無留滯人歲在渠與足下俱
有佳兒子與柰何柰何且丘壑如長卿滿生作文舉
猶可念也汪中丞數藉存我自謂豈遽出魏濟南下
哉計欲行世貞詩憶得舊有存沒十六絕句其一云
濟上諸侯才且賢能將玄草及生傳野人自愛名山
好不受區區一世憐以此辭汪矣于鱗為我一抵掌
否所與從游者梁辰魚其人長七尺餘虬鬚虎顴能
為詩若詞詞可伯仲王敬夫語僕東欲游海岱西登
太華中間渴欲向生畢此死不恨矣僕善其言致以
報足下外甥顧保率爾之作毋論其拙可也

又

不佞則從徐兗州所寓足下書已又從熊按察所寓
頭稿及詩當不復浮沉矣卧都門外招提五閱月而
勤蘀之題始上當事者幸哀憐先君子予故官不佞
兄弟亦始得稱人即以其日歸計取道安德而進要
足下見於齊河致謝鄉者絮酒之情問太夫人萬福

乃各出所藏積借君家苦篤之相與劇諸貴日欲於海岱之間增一勝色竟坐以不敢從傳車故所買寬其馭者能制我柄不欲使我與道日念侯先君子命久急當白之几筵恐家太夫人以迂徐見讓即無辭強從者鄉燭南首不佞誠非人哉乃不佞五月抵提中能不以一字望足下知足下不欲通長安書今距濟上僅三百里而不能豫馬首使東顧刺刺焉唯與人之誦是聽足下縱無望我寂寂飽山不咲人乎世貞歸矣歸即奉所草先君子狀而以不朽之事干記室蓋先君子居年諸某明與百八十年未文則已盛矣此地君吾所不易然至濟南則當與天下共推之嗚呼斯言時特在耳今所藉以慰先君子地下者非足下其誰哉敢以不腆之辭先溷足下其幸毋拒而惠之言先君子死且不朽某兄弟亦死且不朽含勇之意足下也甚於某不能自達其辭足下念之千里比入試神氣當自王足下尚避除目岂宰君畏阿游差勝辟廣德耶至鶴肋及不佞僅可發松栢間一慟耳足下既堅壁坏之節而某又進此令駕之與此生合并似難然俟襄事後一二歲中當請於太夫人斷從足下天門日觀傍非虛語也吾曹交道邇來覺以衰又重之以共此舉後不爲補過應使漸盡足下亦宜自強不一

又

盤門舟語昵娓至夜分猶恨其少別後怱怱如所謂見阿閦國一見不再見若歸偶二三子轉白悵悵獻歲刺促少住兒鄉里項領故可悲第不知足下祈要時何如耳比來人傳時意欲以足下例我不免強含勇一出答其意如僕自是丘壑間物五官已缺何堪令世人描畫耶子與得一握手否聞其爲客一日發七十函書六尺之軀不自保受人役乃爾助甫書幕歎明卿三序而夕報當調令入[illegible]一措大能弄筆墨何挾眼鼻乃日理料斗時狀耶李相草先君志銘頗壽兩臺亦許爲請鄉襄事在冬矣當墓道樹七尺碑待足下言以不朽幸爲我謝五日客鄭安平所謂三不可知者不肖蓋未嘗疑食置焉其幸賜憐之汪中丞嚴將軍羅綰過我沾沾得御李君將軍提三尺遂不峩吾輩七寸管前無衝陣足下亦相許否不腆野人之致敢以塵記室四近體見鄙懷勿哂多狂奴態新詩乞令侍史一一録寄爲屬

又

取鄉人龔司訓者去為開數行訖當已徹覽矣僕賦知足下治兵海上得無沾沾自喜然頗耶得書具悉近况見念之切第所謂七尺碑將足下文人矣讀李將軍傳千載酸鼻知太史公必不以都尉曲筆其叙致獨詳於長平冠軍寧無意也新詩計日益江南諸山水與足下幸相值當自各奮其間獨恨少僕耳其公者名能好龍沈生清狂士亦復與幕府周旋否除目至亦遂有不才姓名使鄒彌三輔隨具一劄乞休侯足下鴻矯吾使蟣屈沈者自沈浮者自浮何關直我足下勉旃僕甚畏此月如無恙從足下於西湖洞庭金焦間必不爽也

又

春秋司吏歸自汴忽拜所緘贈僕又及一書不佞悅如趙毋恤得霍泰山山陽侯天使書齋三日而讀之齒頰盡芬矣魏於汴外臬也分不當得交而又足下不相及又不敢以文請足下故念我深毋乃非偶乎哉始不佞業已上書即堅卧而上書人至下邳為盜憎併書失之委頓還徐相公聞而沾沾喜且唉我曰天意也書即上如太宰何會逾期久狼狽抵任中丞公憐而不以吏事見罰然安能飽飯逐豚轅門且轉徙茗雪間矣自癸亥來君浪浮玉凡三我逕而最後以冠蓋辱之怱怱殊自悔無可奈何計故鄉一衣帶水小不佳便買舴艋徑歸矣昨歲見足下云食楊梅未盡一顆徑止又不甚稱西湖今年春霜甚楊梅樹若髡而棹西湖輒大風雨豈其移色於不佞也計足下食飫飥夾門塵中當轉愉快耳足下未還僕且投轄于與咳唾言至今不得下咽吳生奉五寸管欒巷歷吾曹詞筆尚在百六可發一粲殷宗伯寄來義莊記遂刻意大類足下不負鄉邦一片石矣前承損既偶得良信輒用附謝并候承太夫人起居不悉

又

足下口劉都督不置而唉僕自溺於戚大將軍謂將軍僅能喉閫咯咯作聲此自足下皮相耳劉都督戰將非大將也僕特謂足下文如韓淮陰連百萬衆多多益善八門五花變化奇正莫測然覺伯王有蕭韓焉嗚悠悠旆旌意程正叔老儒也尚恨不見淮陰與項王各以十萬確鬬僕謂淮陰用蒯通策作鼎足視河牖及大耳兒未可奴必有可觀者足下覩此意恐不免許也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書牘

徐子與

陌上握手遂成河山欲步復却踟躕道途黯然之語更謂未盡舟次拜十絕之賜撃節按歌浮雲不流自吾與子邂逅省署各蔫其素竟諧為一于鱗寔九合之海內名俊豈曰乏人歸就吾黨愈自愛也曾未幾時茂秦却執於鄴下公實返耕於南海僕亦從此逝矣吾子倘遂分司于鱗子相不益孤耶秋風蓴鱸攻自漸迫僕非不厭京土非不思故鄉海內豪傑自少知我益稀不得不悲耳明春買舟候子於吳宮之側大劇醉也

又

別後再作書三君竟不得三君一紙也頗缺望白下之行可更上否見邸報子相遂拂衣其為人果鋭必達僕甚畏之然今于鱗益孤矣此腐鼠當屬群鴟亂鳴奪食不滿鵷雛唉也僕以十月後旬之淮昨始了此殷業債酬接還往都無意味曩謂京塵汙漫汚人鄉里小兒作惡吏劇宇宙之内何可着眼欲覓一片地如武陵桃源者吾三數人鎮日相對便足千古此語殊莫使外聞之拙作附覽

又

書來且讀五言一章悵然有餘悲矣吳中之約無其可望第甚此身尚在羅網間雖清冷咫尺就登則易耳吏憶招提神傷之甚恒時作別不至是劇殆有驅吾滌瀎者怪哉此得訊諱一日便了粗有餘日况瀾前與區區得失不足復計齒頰弟世事如此亦唯剩林宇宙雖大無復着眼足下謂何谷永有云萬里之[illegible]本處一[illegible]豈[illegible]僕[illegible]節自歎然中多[illegible]不下耳方欲覓乞病不識可否足下開二子別紙自悉也外古體奉贈以當解裝亮之

又

僕東治莫州牘得足下道書良劇諸詩大奇勝燕中汶汶故若二手許公時已出雲来活吾吳民矣于鱗主我於那也手刺秦調祭雖若王所為壽解分十二體各賦之至郡樓詩成覺太行嵯峨作欲擊城状旋於黃榆馬陵置稹且命駕矣風雨如帆流潦縱橫自始我戕泰中之役乃其人作閒眼當復肯不不然海

内如某者而猶令之蹦蝙蟮食之餘耶業為老謭不得遂桂冠昨取先後稿大芟洗得賦一卷四言古一卷樂府三卷五言古三卷律四卷排律二卷絶一卷七言古二卷律三卷絶一卷雜文十一卷凡三十餘萬言足下以為何如適經吳門可屍使者尊重一訪仲蔚遂高否吾刻其詩未完先上虞謝集高士贊外跋稿三冊足下莫或須之否

又

適者附一書南歸人計當得達矣子相為致足下書及詩因具起居之詳案牘良苦髮都白耶僕亦有二三十莖許髮者衰態侵尋故不免作有情癡耳屢見燕中信僕旦夕得青州一老兵刀筆九歲復着黃皮袴褶稱主人長槍大劍中真為羊裘所咲且從家君處覓過殘歲便之鎮矣子相無恙詩思似小衰止大抵避名其如吳廷何哉

又

昨一再書投足下未報也知旦暮吏牘良若其以殘臘辭二尊人接浙東首穀日抵青州任疲卒陳案無可開眼居恒自嘲此僕當生債未滿也即一二加振刷小異矣而燕中貴人舉舊郤齒頰間幾入窜籍子相外補矣又欲削明卿籍其倚強庇之得免然沈滓無後上理足下知之否吾坐此絶未携媍輩來日一飯一白粥從簡若借藏經案牘之暇時展一卷以自娛耳所葺詩賦文稿頗盛一大簏稍幾欲焚之以還造化結習未忘故不能決足下竣事而北輕來雲門一遊乎吳中僅俞仲蔚可談至須先駕也

又

武中凡再附書足下恐竟作洪喬故事知尚未按吳中獄郎報乃有汀命江差簡風物不下吳興于二尊人耳目差辦弟持手板見子相何以致辞世貞治青齊頗稱平標尤椎埋之徒往往來效麾下即小欲展卷而屬羽書至虜入犯令支以西家君之餞被鋒鏑者再焉雖以失利逮天子猶鐫一官且秋警難測要人耽耽僕今在數千里外日食飯蔬不下生人之趣都讓盡矣吳生浮沉計難自拔言及令人慨歎足下竟不為所賞我何以能免若老親得就田里僕雖掛腿穴胸無不瑜快者勉旃自愛憤懣抑塞不能成詩聊作數首附覧

又

行足下入閩後聞焉不聞問僕家人從燕中來者見

足下人具起居之畧以此少慰耳閩比若俟寇足下郡雖小遠政不捲動耶于鱗拂衣歸矣人言阿龍超阿龍故自超也世貞以家居方履虎尾不敢遂及此令箕山之人弊見吾面皮青州稱小康刀筆之暇吐思益奇但欲作送徐汀州詩輒為它事所間不復成語竟不知何祥也足下朝覲特吾遣人至相約可繇德州取陸道抵泰安吾與于鱗候足下梁父旁因迎至青州為十日飲人生有幾毋更虐也別詩一章聊以當鼓掌之資不悉

又

初得足下書云小腹作痛不得行意甚憂之欲走一介問訊未果而使者再至矣啓緘悉疾狀令人駭愕足下不貲之軀上奉太夫人下未有郎君柰何輕信人言服金石乃爾今雖已愈尤宜自保愛吾與足下既無柰世人何獨闢此身作耳六詩俱入妙境乃是病令萓澤書去吾比以清明掃祭感愴之餘日為酒醪所驅都無復致勉爾酬塞不足存也巨苟芳蘭朱魚皆山房妙品一一領訖足下委頓後勤奉故人若此何以為報承熱上已後杜駕見稚箕欣然擁篲日候問約之不止古所謂通家矣寒舍傍誅茅構一小

園取騷語名之曰離薋仲蔚為古體一章諸君亦有和者足下不可無作張氏新刻附覽近與一二僧往返甚精禪那多覽佛書法門也龍象也至亦須一見第老無恙不向寄詩去何以寂寂餘不具

又

八月中始得足下長蘆信頗以地近為慰燕中冠蓋能小及青眼否能不以詞客例相疾否野人無復世念所不釋然者足下及明卿耳明卿不從吾吴往返亡由得其耗然似於仕路漸無恙也僕近購得倪藏經已就隙地創一閣居之頗極水竹之勝家藏書三千卷金石十之一名蹟百之一老作蠹魚優游其間不死足矣實不願二三兄弟見憐也于鱗厄危疾想服食少過足下宜一規之亦望足下同以為規吾兩附書不達亦不得此子尺寸之牘豈郵中人盡殷豫章耶吾嘗答天僅頓此一段又錯迕若此真可恨也去人促書甚迫而坐有十餘遠客才不及劉丹楊思極惘惘

又

九月中游陽羨諸山間之土人云從此而道長興八十里殊自悵恨不足為日以要足下也出洞欲復發

張家後大發麥頻聞有致除目者見足下山東之命不覺起林大喜吾黨固無所事此念足下免風塵中屈膝且令世路少洗俗態耳欲走一介相聞病不能遣乃辱手書慰存投以秘方及拜種種佳既至夢游二事令元白無色矣問使者知動履無恙唯蘭玉尚自杳然僕瘡苦不可言醫云毒已散盡唯緩之俟其自平耳即不死來歲三月定遂足下洞庭之汎作驚濤拍天語必不虐也承寄佳章及近作無非妙境而贈沈明臣一歌尤儁此生何多幸耶僕所為三洞試足下試觀之八選体自謂不減康樂亦一印證否若翁所頭為執鞭者千古大事僕雖非其人敢不勉旃得足下所草行狀便是凌霄臺材木僕不苦矣族兄東呂君碑陰記來促甚急草即揮洒附顧氏人來為妙諦異編附覽毋多作業也目眵手戰不能多及虎之亮之

又

歲秋遇于鱗云子相高朗多奇明卿切霰能最二家之勝者其足下乎雲中人數相過稱足下頗善病亦後善貧山田税益少不能食門下客然客日益進又云為客作嶺外書八至七十函頭目岑岑竟夕朗自苦乃不讀所送邑令文絶澹冶董狐筆似不如足以予與才欲為吾黨作國老其無奈當陸不相入何于鱗惘惘業微悔其行僕謂于鱗仿米甚合古弟以龍性不易馴耳不知龍故善病也舍弟不免遂比少答諸公推轂意太湖三萬頃僕一人餞領之不以累二三子也政恐造物來妬人耳新歲已著稍進精神勁耗而時復有憂生之感不審所以助亦書喚足生甜宴遇鑁不知其鑁殆甚昔人有言仕宦不止車生耳踈以鄧曼客張長公念雖薄終不如柴桑君一决也汪伯玉見訪云欲與足下同汎太湖僕許以秋仲恐足下茲時塞帷大國矣向托族兄金吾勒碑陰記易期者數能終恕然手寄于鱗四章附覽

又

昨得足下書云悠悠之談頗有以我為不當出者于鱗亦及之弟稍為隱斗嗟乎非二足下誰語者僕之不當出豈唯天下知之雖僕固知之鄉者除目初下于鱗飛書勸駕時僕方為樵山澤間足下故在吳閭與舍弟極駁僕以為不宜爾獨公暇不強也足下寧忘之耶茲時僕非敢介然自附長往之操亦非敢以詛為不當出獨反之此心謂先君于賜大詞僕切

頗尚托吏民之上被衣冠攤乔後與仕進之人同路且耳目變異遇觸私諱胡尾跋疐動多枳步一行攢眉便無舒日又以生平弄筆黑鼓吻不在人後今柰何復輕擲半殘之頴於好事少年之口而會所上疏辭見格造物者又𦘕溺之不置公徼私移委曲慰勉老母見讁謂我不能門家人亢數却乜著徬徨失策歔欷詭道道得偕足下給自見耳方與足下偕寧謁徐相公渠拳拳用其某事相慰勉僕謂亡敢論望某即先君子詛作某比也茲時雖北行不攜家所常翫習書卷亦無從者業以再疏上報可即順流而南足下別兩日疏復報格念無焉責之而治所鄰西北鐵當戍口十餘羽書簡書旁近沓至既復自念嚮者鼎革之會先君子誤不爲臺瑣所憐而賴二三大臣之見知旁摎巷議以有今日不肖兄弟既援之塗泥之中安敢悻悻自好也且僕業以不敢忘私門乃遂敢忘國乎求之心不慊則竊放古事其不出者一王儒元耳儒元與嵇侍中同記備司馬昭其心時渠一路人固未定君臣分也蓋嵩爲仇異日世蕃居之偉元安可出哉先帝既巳僇嵩父子而　主上復雪先君子冤今僕再疏再不許而又不出是仇君也以故不行巳暫扶曳之鈇令近兩月矣郡政簡可以日晏生堂皇不移晷而決然僕未嘗不五鼓起坐也宗臧家十之五洲蘊械十之八非大削莽不御服色世謬以僕爲久當罷當稍簡史事毋輕拂逆人乃僕日行隘理舌陳簡練士卒視其史若仇不敢傅舍其官豈性好爲此哉減思一二有以報塞謂出爲不徙者即挂冠耳子與試視僕豈嗜爲尉者即一官亦何所柰僕且僕家居耕先大王父遺産足自老坐起萬卷左右金石册鉛槧之時誦佛書逍遥峭蒨葱青間高舂而起間過剝琢非載酒問奇即督書乞言者眷一二僮幹輸賦錢更不涉官府敖然諸葛家傑蓋頻之外豈不快哉小不買書及楼江湖往來客嵗杪積以餘鏹以吞𢘕合老人便忻然矣五日前草一乞歸公牘俟解嚴即達之兩臺更不得請小量移即卧家耳足下爲待之

又

數承餉湘藤最後最佳知足下日夕屬我涯也秋氣滋峻不免篋笥然無與中心之藏耳武昌飛奇之政當自越凡文人無行賴于鱗一吐氣文人無用須足下洗之不佞體贏與僕五月幸不爲吏民所厭惡

中豪而上荊棘亦作才少水步一事極意遊處聊有
次弟月俸悉送官助賑不免賓家庚鬼近為臺檄入
省徥用巡務相苦覺少妨吟嘯歸舟讀浡足下過採
輿人之言而從吏我是欲我東生耳也日来不覩足
下詩長江大別吞吐天地秀氣胸中久矣何時一發
破我磊塊家弟亦不寄詩来乃寄詩足下耶想近益
有致足下言當不浮僕於詩格氣比舊似少減文小
縱出入然差有真得以告足下大江而上自楚蜀以
至中原山川莽蒼渾渾江左雖秀郁郁詠歌描寫須
各極其致吾輩篇什既富又須窮態極變光景長新
序論奏劄亦徹異傳誌務使旨恒達而氣恒貫時名
易襲身後可念與足下共勉之時見邸報足下寂寂
除目明卿婁安癱鄉于鱗小暢又以太夫人憂歸文
章憎命似無復開濟理撫公頗憐後一月為處便歸
棄事畢竟堅卧矣此生尚可得半完不尒必有悔也
餘具別紙

又

數從除目求足下名不得令人悵然僕比者决意高
梲而乞休之疏復見寢閏月移文篤促良苦老母復
感脾疾幾委頓幸以萁門神醫藥獲遂有瘳少用自
慰耳擬於本月下旬束裝而長臬者還已盡辭為指
爪又未知竟落何地也僕鬚髮强半白右輔已失其
一老態漸出不知足下比當何如耳明卿不免掌推
緘復無它亦自崎嶔可歎于鱗筑氣卑土氣乃差得
王也吾曹皆空青卅砂而獨僕受氣滿世尚欲收為
牛溲馬勃之用者徒不滿大雅一笑陸初平千里投
足下須僕書雖不得僕書足下故自倒屣也不至浮
沉近耗而已虞丞羽奏議完否見惠一部却不妨為草
序也吳中故人無它仲蔚移宅逢萬稍剪公瑕去為
平津客矣

又

春時得張使君所致書儀旋有報書附送吏去不至
浮沉否傳足下量移耗不一尚未見除目何耶金馬
碧雞蒼山洱水之勝固盡入足下奚囊中長卿遊得
無倦乎行部多暇日訊牒消可計獲以閒佁私堂珠
之變能一見劉使幽隱搜故人生存否不自善病秋
至秋良已兒子大者似堪箕裘其一跳地作虎子最
小稚啼嬉有態間日痴林發響崇裝厔四貝書作蠹魚
其間小樹園增一丘一島屋數椽與日為行樂偃臥
之貧野人不即死業已逾量矣哭王鱗百廿韻詩及

莫重前當以得之後許爲作墓碑尚未敢積兒歸以
其集來凡數十百萬言稍汰書牘之冗者付剞劂矣
伯玉捐十金來爲梓費且許草一序足下亦有意乎
吾曹二三兄弟獨于鱗深自萬古矣似不必避標榜
嫌也比亦以于鱗故增尺牘至六十卷搜括書史殆
盡中多舍弟及是中名士手劄書頗精卉所行舂莊
簡公集附譽此公弘正時名臣也爲先君子了國士
一念耳秋氣漸凉南中尚暖唯爲道自愛書寄故人
枝荒萬里足下有以慰存之破其寥寂也

又

非歲晏得都下耗不勝憂以故夫信書中多危語當
不復爲雅度說也僕自此行爲日後病良已抵彭城
而苦水阻改道從陸以三月望後入都門去國十九
年人人見訝吾髮以爲真蘇中郎北歸日狀改復作
衙洗馬憂人看殺耳馬曹事多寄之三僚日晏小坐
輒杳畢甚足藏拙但此官例若傳舍恐不能久爲吾
有也　聖主勤學遂無千古元輔儼若神若僕故不
覺自傚然小祇園泉石時時夢中喚我矣足下書遂
與明卿書同日至抑何神也書辭諄切字字肺腑無
計出足下苦海第此心不敢不盡交游間獨伯玉處
工耳省甫已自不免末路難工轉自於邑欲作一詩
奉酬來雅當於後日齋居筆墨也詢使者云役房
有夢所意得推須報我自愛

又

前月得舍弟書云足下有信至以弟西出甚悵快不
自意此從初無也乃是以資耳而尋端之士頗遂斷
斷頗二三節槩長厚士特之耳聞伯玉乃不免嘗得
中旨留也僕不能出而再爲知己所強聊應之耳今
使與盡室發山城中俟南牀白簡處分畢懸上章乞
歸矣今已五十前路足可知遂初之後事事勝作宦
病廢蚌珠所指不能置我於度外耳伯玉留當亦請
告兄益懷奈何造物者頗汲汲我輩弟文士尚未脫
陽九老登匡廬頂上有朗照而蒙氣下蔽所可恨也
比聞寂寂公署若深山中道院了得余積時賦文說
凡四部百五十卷可百餘萬言只屯言諸錄亦二十
餘卷不作蔫邪岩賦也比後却尋一簡易方六十不
死從入光明藏矣老蚌生珠比復何似助長之弊戒
之戒之兄若正位臺察肯解組要弟尋盟湖山間以
卑餘年者大勝事也曾子念南游意以尋訪兄耳其次
乃江武夷峽蕩枝若渠一歇出便可奉寺李往五花庵也

答汪伯玉

不佞向者不得數數奉顏色然一再從交人壁間見公文心竊慕好以為世人方蜂龍塵陵南豐之道不則亦江東家殘瀋耳公獨欲去不顧傾爲東西京言自僕業操觚覩世所搆撰入班氏室者唯公而于鱗與不佞亦竊幸同所嗜僕時時離去之又不堪整栗以此愧公乃者從碩聖以集讀公序則推以詩道見屬僕自怪何所得此於公也既含親王從事來致手教累千惓惓之懷往事所不敢述承慰存唯有欲泣嘘欷而已居復自念公方為國家杖鉞萬里外扶

据兵事日不暇給而僕負大不韙跧伏閭井名姓足以棒人之耳其緒言殘帙入人齒頰間且嗽而吐之公獨不然公真所謂嘘枯而骨肉者不佞固心感高誼第秘之世將謂公多偏駁之好矣承欲傳子相集需僕序即二三兄弟後死不得與斯文以為公累子相沒且不朽春時吳明卿書來先以是見托不佞不能辭子相才極高惜猶在汗血未竟崑崙之馭僕序大要據實評隲亡所假借寧少負子相不欲子相負古作者今明卿尚未上之幕府豈意有所未滿耶少年善窺人以吾曹過標榜明卿久當思吾言也德甫

長者何所中冀非遐邇尔海内交游摧折殆盡僅一明卿頃果今托二天差足寄餘祿矣非公念及安敢為此言閩絲拜嘉舉喻嗣致蠣黄食指當日動矣以此垂涎審莠勿怪野人得隴望蜀也南中氣候多異杜石之軀佐以繁錯幸自珍重

又

周泉州來致手書盥手讀之欣然獨賞已出公海錯佐酒且啖且讀稱快耳家弟業操觚意不可一世士每至得公文與于鱗詩輒手至再三不釋曰此非人間人也僕餘日無足送賴友于時從吏不至大寂莫

矣不聞朝事適一聞之有足快夙心者此意端可為知己告耳宗生集行世皆公力也顧僕賤且負大議於人度不足為此生重公能終斷一言弁之乎左太沖三都自佳必求玄晏叙者意殊可念也近越人吳仕來謁僕書于門下為徐汝寧所嬲不得已與之并致元人墨跡一卷計已達矣其人亡他長然不失稱長者公一見當自了絹素寫惡詩一幀并新刻薄物將遠意乞照入

又

人不可以無勢公乃能屈明卿雖然見公文終當比

面耳

又

不佞之以青瀆記室者再矣其餘指往往為親故借名然亦貪公高誼冀獻其醜博清燕一咲遂亡匹夫硜硜之執公不唯無鄙斁之乃更致意焉閣使𧦬發并刻種種織文之羽側生之𣥦奪我舊日發我食指至讀書辭姚續悅若奉公顏色又似與子長孟堅酬往非復今人觀也公念不佞深推及家弟家弟酬翰雖不敢比於世作者差勝乃兄矣其服膺公文以為數百年無此物要自肥腸滿腦中發之非虛言也應

徐倫落宦瑜丘邇吾黨數子復成鄴中天下文章非公一二主盟幾使茅塞勉搦自愛奉喻不忘敬弟公下襲隸丁之戒使僕得齒於濟南生何幸知之然僕修民也有臣創在骨肓不顧為此以重累長者之德公誠不恥棄僕倘賁一言弁諸首使僕子孫異日知藉重家塾焉死且不朽戚將軍真韓白也僕私心實重之兼王兵憲者嘗欲僕叙其紀效新書竊恐不當也公既有成言矣則僕安敢以固陋辭若平大盡一旦撥肯公與戚將軍社稷之寄莫三馬每覽君平王畧占千古若新何事生耳其事間想閣嶠問戰小入

我神爽蒲團小小工力颺去矣假六淵當竭其愚爲歌若誦者以附於鐃歌鼓吹之末緣長人迫不及就亮之亮之損既佛像精甚使安養香閣中門部經是妙諦三昧苦海餘生知公為我津梁矣然維摩經所說酒脒則使不可思議楞伽是達磨老祖首授東土微與上乘公大善知識不惜餘梓成此法果何如何如舊有巵言六卷向謂閩甡脟偶有便于聊刻成帙然不敢多示人人奉備一夜之覽見其痛斧削之公誠有意為玄晏乎僕之願也非所敢必也近體二章以酬來美兼有薄物布其區區廟路清夷所常白慫

清塵濁水餘後何言

又

宗人王司理者言未云每謁公輒娓娓口僕不置僕無味於姓名久矣乃獨認公齒頻問公故長者得無為曾丘累乎僕自獻歲來入有俯仰出困酬應為見童項繳所窘不可言日者見托戚將軍紀效新書序從嘉靖時得之不能佳聊以塞責公自文章家韓白戚亦兵事中班揚僕所借藉幸不已諾耳有一佳士欲貢置左右四明沈子明臣與諸生有聲者獻之頗能作先秦兩漢家語亦能歌行所作歌詞所爲條下亦左盡

而又任俠慕說古烈士大欲見李于鱗及公與僕耳僕戲謂見于鱗不立槁於太山松栢間乎孟足聞見汪公向者吳生通公禮謁狀至欲泣然吳生自感恩此子似急知己矣見自了之向屛損文羽僕布素之軀不知所裁此後勿更勞僕僕口雖屬厭耳一咲

又

昨沈山人嘉則行為作一書固其人差有材氣不負舉然亦貪入幾姓名公目中忘其敖敖耳乃公前已損傳食急郵訪我海上公方南逐廣結据兵事於故人書辭委致乃爾昔諸葛公羽服素車治軍渭南每牘敎出所慰撫人人自得司馬宣王歎其名士公毋論類之至於損下名勢敦布衣之惘悷借薄技開藝文之塞即古無二矣公勤勤欲薦不朽於僕甚大盛心僕能不色飛所以逡巡再卻者先德尚泯泯僕雖生未脫曹蜍李志耳然明卿處得僕詩嘗少僕詩文舊稿五十餘卷近稿可八卷中間騷賦樂府自許一班雜體小詞亦頗雞肋公褎衣內召過我吳門僕焉能免鬬之不求斧削於般倕也戚將軍用兵僕私心貫向慕以故承公命輒遂為序今猶在沈生所倘有可已姑為隱之何如公拔明卿於齒吻間使有餘肉明卿楚士當內感入骨矣僕詩所謂江東步兵席上司馬一任一醉非公孰能憐者古人急知己誠然哉維摩經撿得一部奉上亦不能太佳乃比之藏中差有註耳似可付剞劂僕偶有禪語附貢左右壬戌以前士大夫不居閒壬戌以後士大夫不講學乃真士也得禪理者不諱禪名冠儒名者務實儒行乃真學也公覽之不一咲槃否知有留府之实前往鄙言賴祝融藏拙公復以精綾紫緗續之得無添蛇足乎又一卷稗官家物也其置之酒謔乃見愛耳著動計南屯稍酷唯為天下自量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百十八　世經堂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書牘

汪伯玉二十四首

閫事棘國家急得公如天球大貝一旦借公力略定閫不經事少年從而擬其後賴廟討差定耳公所謂獨孤猶鏡磨之益瑩且此舉僅六月息扶搖羊角九萬益上第臺諫頻若此異日縣官緩急何賴僕擬汎一棹從公為綠野之客傾吐揮霍使千古色動因諷齊雲登黃山而歸大嬙快念老母不能遠出行復自咲造物者啻忌此舉動吾曹不利人乃累公耶昨偶見一友人云公能轟飲至數斗不亂與公同年近十載始得公文又十載始得公酒可為晚合然至於命樽罍呼盧握槊分箋鬬白又未卜何日也語及更益悒悵耳泚生自是湖海氣有足當尊意者吳郎姑除目聯矚武夷建溪間竟不知作何狀也彼騃失公如貸乳兒恐難自生活矣公久拮据兵事歸來年伯老先生頗無當盃酬弟閑百口多負責公又垂索得無處共養耶二詩欲抒鄙衷遂略忌諱外具真野人之

歙希邃入為衛

又

公別後亡何而上書人歸書寢弗下宰公者貽札數百言責僕以大義謂當出相公言則少丙辭加峻已又屬鄉人郭吏部生一介吾家謂不出何以復宰公命時僕尚未脫布帽鹿裘枕維摩傍嚴而卧宜人娓娓交讓矣固弗應乃竊聞老母為損已聲曰吾何以供而之食客也又弗應則又曰而不念而父之事未竟也而拂造物者夫造物者造而父而拂之以自究則可吾何賴於後不獲已乃媿為若出者因李任往附數行以報公然匆匆未悉也至京口颿又復上書乞歸而撫臺以秋期來徵又不獲已移舟至彭城待命時有邸報相公厭政事還里僕竊自喜庶幾其遂余私乎所上書人再歸而書再寢如故也豈宰公之言加峻云又不獲已而往之魏今稍量移也且一載而僕僕不休意若耳祿食者蓋春特復上書上書人過益幾殞委頓返欲復上書則見以為矯而飾情或謂躁不安其官上之臺臺慨格謂致仕無害奈何亟拜亟返乎以故噤弗敢請而先大夫之事得之於臺者乃不得於省曰不待後命然則不佞之出竟何賴

烏追憶舟中鏡公見誨語有味乎其言之也春時楫
公謂僕吾所以欲起若者非爲若也牢公亦不必以
吾故知若今恐不然矣跡其語今似少驗嗟夫世固
不能知僕而乃欲強僕之所不欲得若而予之僕又
安其所不欲得而忘其所不可公以予非夫哉四月
溢淛藩謂公當以例出西湖之上却掃飛來峯以待
而不聞問當是細君見憐矣昨覩邸報旌闕功旦夕
垂晝開府之召天下以丈人業操觚不晩事無孟安
危之數一贊疵耳非公出不能大洗之僕當歸爲公
代理烟霞之業兹專急足布此以候起居且有簿縣
弁希鑒亮

又

昨不腆又素以授鬼褫者計當達臺下矣山中傳入
樞府之命不任踴躍蒲州公得明公何異稚圭得永
叔也今五角于解辦南墨授肩而明公從容運筭可其
關且以餘力發爲鐃歌鼓吹揚翊昭代之盛如椽大
筆縱橫縱然山石上閲千載一時也不肖曩侍先會
方猶俗傳謝卒卒無可遁近從仲蔚所從吏之將來
裝而以明公報不成行貲贐俱返烏鵲繞樹作依依
可憐色幸小有以慰謝之公暇意似猶豫已爲力請

或可取陸而南也于鱗全集更半月可完計三十卷
公所許序急付吳明卿想暫歸里亦煩爲晉一序
啟相公誌銘與不肖所草傳頗及評隲故不復贅嘉
則在卜山朱邸閒仰伏不淺李任落拓兩贊無乃相
抱耶耶二甫亦須攝國者加意于簿懷纏縷非筆者
可悉唯加飡自愛

又

不佞昨以一价馳不腆之幣於門下屬當天燠不任行
役且長風大濤未審得自達與門下不審明公
從舟行吳閶之傍不嫌嗣宗服尚能以青眼佐綠醑
[illegible]
也肖甫于丞崎邊亦式可共周旋楚史事諸公皆遇
卑然舞頌甫之息明公其於衣食之也此君治濟南
有仁明稱無論素所尚御李華堂秖以公事左當路
文致它謗然非應天經與明公一式掃拭之道傍之
若得遂訂進其爲名史者何如耶俗冗卒卒非子
臺所磬南溯江雲不任縷悵

又

蒼頭歸則以使者借至故械而尺一私函後來者冉
爲六月爲期期之吳閶今及秋矣能不神爽于左右
携李趨來閩也所示諸集丁戊之際獲一與寓目曾

乃今選孟精驪珠滿握靡不照乘詎宜必用七寸式
作取舍耶獨集中三四齒不佞欲增重媒母之胃使
後世不見軒鼻結喉狀獲比肩夷施良汗愧耳于鱗
集已完凡三十卷今附上鄙意欲得公序者公於世
文章獨執牛耳不腆敝賦寔奉盤血以從而世眼覷
覷謂比于文多詰曲聱牙語即一二稍習大史氏者
我太史氏無是也不知于鱗法多自左丘短長韓非
呂覽兄渠國末盡習也公能忌于鱗忍不開天下後世
覺乎集已行須急延佇祥為懇公之來竊有請也倘
遂取陸而比不佞不能作長安書故遽有請也張相

公知我且慰存我高相公遂不見贖大司馬休休感
恩則有之無聞能做一言之惠以謝手至不肖近跡
頗治泉石臺榭花木之類孟關過法書名畫金石古
文不惜解衣質產惟覓身且用自污耳以公寵靈
我而不即擯斥也日操七寸之觚以從析然終其身
矣諸處士不受徵竟拜朱郎之賜無乃過乎然貧士
易為德耳魏使君任楚史極佳筆力小窘須成後出
郢斤裁之夏熱頗輕為道自愛

又

公所命材官東拜大教兵事鞅掌不忘鄙末雕虫之
技俾效祝太翁太夫人惟是鄙末得以微技為太翁
太夫人役則大幸也前黃舍人已徵言矣所以不敢
辭者不佞才有既而一念未既也重錦雅篚比朱充
棄翁衣推食足深國士之感謹拜大貺 天子雖幼沖
而 聖齊夙成委寄賢喆此千古一時也明公表裏
夾輔王室區區流言何足介懷不肖行就穆矣蒙示
江陵相公頗見許以為藥籠中物幽谷之弁誰能自
芬賴公吹噓欲寘之椆禱耳亡論草土餘生未忍言
出即此身尚在喉吻間焉能再辱耶不然時清若此
且有一二大老知己必為蔦蘿之長者誰不欲自見

哉子與宜學寔頗遍試日婆娑行卷中不如仍舊貫
得早推遷足矣明卿除目應亦須試稜公憐才求舊
至念故不富求之今人也近游太湖得一記及諸詩
不辭續貂之誚聊以附覽逃遁之暇必有篇什弁所
規畫大計幸賜指迷萬荷

又

春時賴我公之庇以有此官當走一价候起居而是
時節鉞尚在玄菟淇水傍以故不得奉大教為歉楚
之役實相公用雕虫之技知我而留我於周南也生
平惡博士弟子業往在吾昨偶一弄筆所謂老翁妝

見戲耳豈謂其好之而又飫習之耶御史雖不以性時面孔相嚮然及覩杯棬之狀襄髮總總亦自厭怪矣往者身間閑設聚飲而尚庶幾鉛刀之割以少吐文士氣而今已矣嘿嘿不自得托之酒酒復易醉小詩擬作適詩亦避去唯此筆硯案牘近衣倒案以趣臺期耳相公佐　天子千古盛際我公從容陪議朝野熙樂使一野人少伸其重於不爭之地亦何所不可耶塲嵳幸當以不任請骸骨幸為從史之少遲則論因上計相逼矣適魏順甫氏以志告成而何氏亦以志來也間閣之毋論何氏即順甫可稱具草耳鄙意

欲鄙致公為加裁削而時以質於相公何如

又

昨有一教附我公匆匆中不知作何語也今已辭臺寘舟而東稍幸社中兒與稚子輩開脾酒為卒歲計耳未敢云相公甚急不佞惟相公所為辭亦羨第昔人有三不可知之說即蒲州公一證也且今召起累累若項王軍中聞四面歌時態安能策蹇垂驅耶公至云復有後命此自歲殘深耳即入計序幽之惴惴而敢亡望乎第不佞散矣中亦未歸不難耳居儕及舍弟傳詞公欲為兩制擇人所見後進惟努力小表

當許佳耳其人長者於文氣調甚古而暢又能取辨僉卒次則南兵部郎管志道也魏順甫清修介峽已推轂臺使者張助甫千里才也用之邊地便當脫穎此皆相公樊籠中物能從容一薦之否公欲粹敝帚長安邸中且許有珠玉之遺甚厚盛心第令人駭謂此嶺外客何緣走龍箱長安不以為作朱提來亦且見而噱矣幸緩之即死亦當以不朽累執事也

又

自宋世人主假色臺諫至其勢重而不可返不勝不止當其重時其所繫擊敲擽若張湯杜周之治獄雖

賢者而有所不免及其狼狽更以其口為權臣之先而梏君子公試讀來叔子瞻輩白簡語能一人不受齊者乎乃至元祐朝宣仁尚在簾而劉元城至即與二呂范忠宣凡六疏擊歐陽棐而六稱程五叔為五鬼其人復皆賢者此何也以在公今日何異也

宗子相

三君祖道握手淒零遂不能復奉顏色愈悽然矣舟中拜長歌之賜更取十絕讀之色驕行者亡論篤鹽伐鼓揚舲於柳色兼葭中網鮮傾醇其樂何限第念豪傑海內能幾年載之內去者茂秦公實併僕而三

子與猨有分司之童于鱗倘遂褰帷之請足下能不
落莫耶上下百千年南北萬里得之有神失之豈偶
足下幸自愛勿遂為世網困也僕之一身飄可自了
唯生家君羈旅之跡見拔
主上忌者必欲置之危地巢卵私憂誠所不暨耳卷
素污託附上幸塵置之

又

過淮不能待足下留詩傳吏及再附書淳況得無遺
否歸後事小撥搆一樓扁曰萬卷擬了此春夏邑尾
暮發倉卒奉老母避兵吳中洶洶越盜恨身不能兩

耳期從又北首矣念足下抱膝吟時也何乃夭壤哉
于鱗竟以郡出明卿昨乞假去後幾時交游服庭森
落星散可怪也耿君子竟不為我和五子詩昨聞莅
王國中多從俠少倡家遊晚節柳三變何為也不憶
一旦叛去爾爾壽于鱗移文責之足下行時三君尚
接送僕例前有寄示者別來亦有見懷一篇否七月
望可抵廣陵能輕舟見過劇談通夕孫所願耳且僕
不訪足下令足下出視僕可笑也

又

久不得問昨遂成二詩及草一答奉候遲回去人未

發把扇欲揮舊隸即至二札中語愴然心折秋詩[illegible]
篇格律清峻意味雋永誠是當家海內神交若此奇
矣元白慈恩院遊相寄大是一段佳事我輩乃足當
之來教謂茂秦云云弟意亦復爾幾欲削去五子之一
異其不遠復也何如于鱗順德亦可若蕭望之用經
術為九卿而以試吏故守右扶風籍令一學掾便足
榮于鱗何淺淺也公實留別詩為人所梓政不必作
此態弟若于戈叢中走出舊思荒落昨偶成一文幾
作龍城公語悵然久之非兄不敢以告也

又

毘陵道中得使者書知為期遲我湖滸便究然對足
下也幸北上明小緩可遂得遷延兄縱不見召弟能
忘於心乎蓮花池邊必着我雙屐矣明日可度江抵
楊州須五日泊更二日抵兄欲作一段胸中語苦碌
碌久從吳下諸君未易擺脫耳今歲賊寇我地焚掠
不可言倉皇奉老母避郡始從父老操戈又自衛幸
不犯田廬無恙史籍所記亂離之狀身必見之向語
多難無朝野乃成讖可笑使者云兄為我夕起食停
匕數四此骨肉交也俄當面未盡所言強飯自愛

又

書來念我殊至惟有揮涕耳洒間見荅一章慷慨感咏清霜畫飛即僕不死兩二三君子徒飲無志天地未大窮也訊牘詩將畢後五日可遂東抵盧龍蹋踘無足談者吾以滌園樹吳生以湘累視足下以屬令當于鱗以盲史府子與日白樹下上耳不能鬱鬱久作使者態也長安諸貴人橫弄風雨即盡逐我輩相苦耶吾我輩者知人之苦飛鳥鍛而鱗東之無恭耳遂之廣莫之墟乃所以相樂也足下無害。

又

招提悅別無復晤理乃更有白雲之遊也足下所攜苦太多恨醉甚然便旦耳炊飯畢就道跬步業海河間崩山積句日了之即寢溲是物于鱗相聞計太欲待僕然遺出中山須京葵之月可顛倒邢使君掌年頃聞政府此人云吾老不分見輕薄少年吾去之略盡獨竟餘王某也家君頗鬱鬱書來詢僕何狀作何筭免余謂所坐非墨汚敗嫁宗緒即不以施市人而詘朝士之籍耆請十歲盡人間書十歲盡人間游展從南嶽還道鈴岡絜酒知已之酹彼豈其墓余亂足下自愛彼視而當門蘭也徐生盈卷相寄大自意氣中不無裁割故具弱耳去人需送行一律四絶宿覯中諸篇毋令徒手返也

又

齎跣人還得足下書知近獲佳麗良慰慰暑可無虐消渴否細君比例所道足下過選部不大煩苦耶某遂復完恒鎮牘旬後可遂握手于鱗矣足下要我作觀中詩而負之又負我一律四絶何也豈羊腸世途頓留欣吟耶將為跛脚女戀戀無暇筆硯耳古體政佳可別作之勿背舊約也外短歌一章以當抵掌不盡所言

又

某以三日治邢獄畢則過于鱗齋中矣李生鹿手剌教出蔡姬酒着血腸作熱洛河飲噉醉飽分十二體悉賦之御風雨登郡樓歌兩欲決漳河灌襄國也然無日乃不念子相作長安貴人耳及洺而跣吏廻得書知起居翁韻諸篇侃與賁偶生大行雲表萬象下伏奇哉子與明卿大寥闊不知作何面孔獨人也老謝追余於魏城其意求田問舍耳某無以藉手柰何盧柟覺稍莽莽可謂郡王丞雖倅佐士也意麟鳳我輩不以使者折節明當發舟泜河而北三輔疏畢上矣勉旃自愛無多言

又

昨得書知足下已轉勳部甚慰世貞則日侍家君决業海中能令人憮然不早引謝戀戀至此寧免周子南之𢴤林巳裂雨中褰作袴褶矣足下知吳中添一𤞞兒耶伯承亦遂飛鳥依人吳峻伯適時眼孔作何許彼能識于鱗與僕故非時人耳幸與進之

又

讀足下實劒篇覺三尺鐵從風胡冶中來耶袖而彈之天門劃然中開東海泱泱乎大風矣嘗劒取其斷决腰蔕勉以堤身神羊利用觸邪敢不致拜早夜當

弦之佩以嘉承君之大貺抑世貞有言嚮者吾與足下僇力矯志寔左右濟南以啓不朽麟鳳之喻中心藏之雖謝亡中叛梁亦奄化而武昌跳踉闌入盟所一時彬彬自謂無讓兩京之盛何期河嶽東徙貝錦滔天肇上君子虓虓虎視獨足下翺翔乎天府李尚未衿乎關內差末短氣耳令武昌手校豫章長與万肇江左僕便袴褶戎馬之域令萬世後謂為何等態吾與長輿猶足蝸涎自濡吳生仰面看人奔走候黨綠衫豎子猶得作先輩眼孔向之其窮甚矣足下即自唯日所遊從諸君得此人一舌底語否足下急海

熱志夙衆幸甚甚峻伯虛懷甚難上東門便可同行所喻欲令歌百花洲或大江以别足下此故懷也弟神氣已見大亞而索耳

又

潞河權湯作别足下書竟不知何語昇行氷雪中皮面剥裂殆如多年木居士以立春日抵省梧楼腰脊苦痛不可適蓋未及謁撫臺而慕矣之檄下矣三千卒不難致調發無已為之奈何青州大盜俠處處皆是探丸殺吏以為酒杯間作劇甚無一可用者積衆之後所謂馬如羊羊不知鉄鍔耳而以椎闌天下

豈不危哉礦脉已微𢓃官所須徒工價甚多睊睊胥讒矣而側聞内意未已當事者遂不聽輿人之誦乎僕夜雖寤寐間猶竊號見嗚嘔嗚之不齊數也生死人間小事恨不得隨卷不分足下諸君跋扈淵濟南弁于鱗堂因以謁大夫人于鱗徑携萘去無賴哉明卿消息若何嚮者吾悲之乃不知世貞更大苦海也如念吳峻伯者可戒之令勿出

又

昨余日從鄖來手相巳送離政府出治閩武夷天姥之自氣象丈夫足跡河可只踏長安城耶二三君子

抱重拍腹要自娛快耳計足下便道還上尊公壽以
何時抵任嫂途次安穩否世貞本末無所復言爾時
漏網計足下力也佛法衆生得殺爲解脫亦是薄際
矛蒲故青州匕猾大盗以解散讀書灌園聊用自娛
而北使至則虜十萬騎闌入邊兩家君冐鋒鏑逐出
塞僅破一障耳而所鹵斬頗亦相當竟坐鐫一官朔
檄日上邊吏益輕每怨念及肝膽譊聰進退之間守
宵知東奈何奈何子與守汀亦吾儕餘意也審此吾
生必無復起理足下乃得諾見子與故當耳于鱗貽
余丈又四詩鏗鏗也世貞每論吾輩文不能已昔賢

覽鏡之泣此何以全於世哉一兩月前成贈足下歌
行頗條偉使令日得信後不復就矣薄物非敢云賀
聊見千里亮之

又

念昨歲得子相報書不相聞者五改火矣所懷計同
之也邸中流言邑寇數躝闌諸暹撓當從坐者甚衆
巧子相與焉以子相才佐省事百不發一靡然就辯
處木悉汀守治狀耳于鱗日言歸竟歸矣每苦趨省
若就逮今以于鱗故扶輿人根不須臾至也彼但甕
稱穷不任客三經遂高矣而獨要吾爲十日巾衣女

徐五添許相國數得止坐隔焉子相胡不約汀守走
一官相聞也于鱗歸而僕留子相坐上工與受事明
卿薄謫吾黨信無所不有哉　張助甫一札麟鳳吾
輩至矣第未見其詩其書遂不減二三子信奇人也
青州戎蒼森拔歲後就総卒無能以漢法中我然長
卿故倦游且歸矣勉旃加飯自愛

又

走萬里使累年歲種相訪故人意乃不第械題以七
月發兩改火矣則所爲君蕪南海不侯處北海風馬
牛之不相及也故七言悲歌慷慨泣數行下不止也

吾黨信難爲達哉足下滯閩即閩多寇警矣迺欲以
萬户侯遇足下乘長風破巨浪劍客翼前技擊衛後
視被髮燕市中時勝不也所命曾參軍者尚未至毋
多爲汾喬丘　彼自苦耳不使其熟之稍一二豪俠不易
出爲縣官用出即操刃殺人發塚亡命名挂獄吏牘
者詳以俠偉自贖勝未受事不勝輒鳥獸散日者乍
沛之役君子六千人一夜無跡且所至好剽略陸博
蹈蹵鳴琴未便以平法治也江淮間不借閩兵乎闔
又胡以之告借他兵爲也足下書決然挂冠不佞一
封庶幾有味其言世貞幸滿黜籍獨明卿再貶不知

所坐是不欲此子在人間耶明卿哉明卿哉于鱗杜門如昨徐大夫晏歸矣吾二人若海中兩葉舟何所問途後會未期努力強飯

又

友人浮槃吳郡王世貞再拜隕淚移書故憲使宗君子相吾與子相琳宮托宿風雨如晦鳴雞絕袂不謂今者遂弃各天每小展念五內摧裂記僕扶服弃難時得鄖信將子相一札問僕難所從起今何狀作何究竟轉片語千致讀之嗚咽涕落謠下也適會卒卒無南去之便因循報章今使已矣子相雖號就奄漠

然而遺藻撫發英聲卓甚僕違禍屬毛許寬剝膚塗炭以來雖綫息守魄而萬念踣冥子相知生不復猶死則幽明之執未岐抑塞之衷尚可暴也向僕隸來鳩子相後之稱倚某杯酒然諾之好而已既當事者人驟識賢者峻絕藻鏡不襟薦紳三事以降莫匪還往而僕方遠迴守刀筆敗衆爲耳其傍隨乃子相不鄙從前顧尚書所得敵帚悅之下榻論心斷金稱利使僕忘棄援上之誠厭射祿居之操濟南吳與二三君子牽挽左右亦既斐然么麼詖側之士謬意傳會吾黨可以纖取浮名掩庇遂欲尋縱而來吟聲而

去既炭厭望便生諍心以僕與子相爲奇貨資之嗜者膏鼓才右指搖諸忌子相既不復安鳳池而僕之餘浸經尚尊人沫血迴腸方寸萬緣欲近不可在生無術試爲子相數辛丙中故五六年僕南使子相移告半之實得三年耳休沐之夜率相過從挈鮮醱醇刻燭命題賦就輒吟吟罷輒飲飲過輒酬鼓掌掀眉談究古義比興所餘之旨上下數百千歲汗隆之調角勝白賢往往移丙連五無復知旦坐是奇聲不得盡闕時時有聞人間然未嘗與子相隻語及長安中人事也毋論子相慎密雅重僕即狂不檢猶不念家

大人出沒荆棘爲于垣累乎且爲文章不已其效能使智者妬愚者厭弱者獻讒力者出挑大抵勢當然耳其所以乃在慕同調薄異己疎易親賤踰貴少加長增敖益情遺落富勢殷疎寒暄親暱翹棄倦罷禮數此數者僕不幸與子相開有之彼長安人事大小如職勝之度大空何挂吾子相目也今謂吾黨日夜飲督類非刺長短不亦繆悖大寃哉至又謂僕與子相嘗爲文哭竹書姓名人以聳動大臣令其心我記其人自陷辟後不佞竊以國家於法已盡矣念居平遊好腊肉絮酒一力助掩長揖而退當寬大顯信之

朝市庖輒脂習可免提湯同日之誅延及豈有形之
翰墨以干大僇者哉子相之于斯人固未半面也今
者謂文出僕又謂出子相謂出僕也者陽為子相也
者謂出子相也者陽為僕也者其陽為二人解也是
不欲吾二人一存也於乎令吾身當之易耳而以中
吾尊人哉僕雖存故不知子相也且僕年少不更錄
誤錄有司肉血蹀熱氣忘衡厲益多藉嘖醉之辭
而負觸手抗名之數閒慷傳班技筆之志自庚戌變
從尊人忽被非常之命落沽與華僕虞茅巢幕過自
懲刈跬武山嶽搖吻鱗尾功名二端等之唉縱第令

太宰御史考吏特稱有不謹王生削職於計逐矣何
罔青蠅之巧變白為黑迅霆之濺擊發速株僕不得
左手奉尺牘右手握咏刀於比關之下所以拜疏乞
哀延旦夕之息者冀其日月之迴照而雷雨之有時償
激忝伉非有盖於生存故也事本末獨子相知之僕
吞聲久矣不敢白之地上白之地下耳嗟乎子相僕
獨何心苟住世間不記單閼之歲西郊中語耳子相
謂僕夜夢甫示而勝者云云吾不復能久矣僕夢亦
如是因相與詫歎悅然久之唉曰彼其以為能死余
耶即使曾捈李志維至今生存何益也子相夢既次

稍稍譬何獨難僕哉德甫來言子相則不能忘王獻
中郎根作此敘寂竟鬱悱釀病寖尒子相不亦明珠
抵鵲也居又聞子相之大人當得報按井幾絕救之
乃解子相寧能忍然逝也若婦奇妬未有子痛哉吾
為歌三章詩近體二章其所欲吐而不敢者固不啻
是茲與子相約異日與得沐　恩赦奉家大人南還
以蔽水之閒當徒步哭子於邢溝之陰撥所著書籍
次其事與于鱗序而傳之既不諱亦欲子相治一
容膝之室朵臺傍待我也僕與子相朝司命君詰所
以拮据我章之故彼而神也其寧無覥顏而枝辭也

耶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二十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書牘 三十二首

余德甫

弟自前歲附一書足下輙得疾甫疾幾死久之昨春有　天子詔甸匐與家弟北上留滯國門之外至秋始得從昭雪追唯觴嚢但有感痛耳歸理書室得足下手教滿帋及拜雅貺新詩已入無漏境界令人且讀且賞歲杪與于鱗談足下詩視歲中時隔一大劫知萋菲之輩助足下不少矣聞復為寇憎且有祝融之變造物者何意華老鐵尚在不足多惜不才踪跡誤玷山公啟事中然此生斷無出理坐卧萬卷作老蠹魚此饕何似食大官膳單舫雙屐於浪湖山間何似車塵馬足旦暮蹋屐惹閒門顏色何似候光範門非足下不敢道也用晦句意時自超勝與足下倡和良佳然渠一瓣香竟落何所須足下為拈破徐氏人去迫種種所欲言付之烏有柰何俞頭詩亦出草次不足存也明卿三折肱知為良醫政恐仕宦不止執虎子耳子與貧然客日益進餘不悉

又

用晦所使人至得足下書叙致縷縷且為先君子哀勞輓歌情文備極時僕襄事甫畢還越而有晉臯之除以歲杪告墓取奏之栢間神飇格殊痛復新矣寄来近集翩翩有歷下風而老語時自陡徙用晦駸駸欲度驊騮前豫章斗文不在十莫令人快賞何柳芙蓉社稿已為作序并奉酬二首湖上草堂一首試讀之何如郢匠之斤也僕久絕意世路而為造物者所強復就羈靮雖一再遷轉景象不大佳也上書納告為歸耕計矣于與白首録文足下差得金紫明卿屈膝又足下抱膝時也肯以彼易此否比若舍弟北上百冗如蝟而乞文者踵接出毛孔間語應之極不有致行年四十五髮強半白右輔忽墮其一仕宦不止車生耳思之令人悚然

又

昨内歳中有郁教諭者附一書新刻足下不至浮沉否涓人来得手教累帋具悉近况幽憂之軀不能奮飛渡大江揖足下匡廬五老間政當於梁月想像顏色耳務吳二生作萬里外人于鱗遂成隔天昨年有李[illegible]一同人詩云中原七子已無多誦

之毛髮悚然竟爾成讖所刻芙蓉杜吟稿聲應錄即
吾二三兄弟隻語無遺失者足下誠一片有心人也
于鱗全集凡三十卷梓之期來春三月内完足下可
多致側理爲刷幾部并及孫韋諸王孫好事者見和
大咏悲愴用北令不佞便欲擊唾壺然至千里之念
則久拜勞之矣二章恭酬來雅并藻有書刻之賴以
佐鄴架幸賜麾納用晦有東下意果耳當爲掃一石
小紙同也然不虞漁來宗正條否

又 兼寄頓甫

非有一啟附順甫兄計已徹覽矣賢王開館蘭臺以
全楚史見屬二君子何必減左史倚相宋大夫班賞
餘沘揮洒篇什令三湘九疑增色徒羨徒羨弟此事
全賴伯玉提牛耳今後內拜恐諸君遂成參差且淨
父前邵帶仲蔚俊滯行公戢亦在躑躅慨然往者獨
嘉則耳雖僅兩南一方而上下千古私心慮之不肖
少時閒頗慕州作隨志以爲佳後得而讀之殊不滿
人意且編年非體也近來青志稍可耳于鱗集已完
梓可三十卷伯玉前許作序亦復以屬明卿二兄有
哀輓幸速寄來欲置卷後嘉則便附此不一

又

二陸生歸得兄手教及新詩之貺兄如面存什句日
新慰懷非一弟九月間買一舟泛太湖登兩洞庭覽
此身飄飄出塵世外歸偶子與於之門容髮憔悴斗
酒相勞已而甚憐之也詞人百六無減下者僅伯玉
有兩君氣差王然伯玉已不免齡齕矣足下與新
都雖合第陽喬甚槩而中丞公長者少具眼恐不能
拔兄於驪黃之表然大江以西有採千古物外權者
終亦不在長安冠蓋間也二陸生沾沾御李復感推
食之惠以爲眼中無此人縱什桓大司馬不恤也肩
頭之作披贈及此亮之亮之張元春者吾小友也從
思伯將積南母論思伯君士元春畫品在徵仲叔寶
雅行書法亦精工足下試目之便一日千里矣日昔
文債填委草不及悉況丈爲致聲欲作一詩寄之尚
未成也

又

郎使來得所寄書及讀新詩感激用壯令人去髮見
須爲大公立傳不佞從子弟後職當效勞何至序遺
雖哉弟知足下欲重之耶并腸耳拙筆不足以重太
公僕自娛也樊果之補當事者似爲場屋見借不負
行以答其意事畢即當卻衣稱五湖長耳郎使西

行時太公微有霜露之恙想茲時已勿藥肖甫千旅見存杯酒揚扢甚快但苦百城趨謁之吏疲及衡荆更成擾擾兒輩又有婚事徵文人不減催租擬於伏中避暑金焦間吳楚不得而有足下以為何似作傳日凡二十起始就一書亦五起武陵天台間人真堪妬也餘不具

復肖甫

不肖行乞燕市中一奉顏色嗣後絕不聞問僅從徐子與得足下謫狀之略而已日前有郵卒馬生者來言遇足下類上念及不肖語縷縷則知足下杲類上

已久云有新命視滇學政則足下又泉滇矣居無何而使者至以書與幣未開緘讀之敘致嗚咽所不忍竟嗟乎肖甫足下以君奔命之身且有行色百冗蝟起而猶能存溝壑故人胸臆間若此朋友之節猶未墜地也諸篇聲調極佳已坐開元堂與問僕近有論藝六卷自謂頗窺作者之蘊刻尚未完俟後陸續奉往滇南當附覽也陸子僕師也足下幸憐而視之如視僕也外又有好事者刻僕與于鱗往復詩足下試一觀之僕一立骨耳世好了不相關小賴篇翰文叙冥送餘晷先君子可以入土則有飾巾待瞑耳足下

無以為念也不腆將遠臆并希鑒入谷永有言萬里之外以身為本勉旃自愛

又

昨奉謁不能操勝脩斗酒一伸州民之敬而開府意分猶舊盡傾家釀俾嗣宗白眼傀俄於大將軍側偶乏顙考不見薰訶醒而內感且自慚也次日袁抑之太常復見挽醉卧劍池千頃雲極思得江州白蒲手承有東巡耗旦夕歸小祇園以待忽拜手札知且為皖城之行不唯此間泉石色阻公所留邢州小楷真珠能無嘖嘖望御邪此役一月可竣尚不詠竹馬

公神略擢授臬運按台上寬宵旰忝在交知不勝竊情所命于鑄集序豈唯太冲托重之意亦自公季子挂劍高誼耳如以幾務為累則當勉不效顰毀思不免唇哭西子也别示云云不論當否世尚自有人

又

得足下書知按部近況許以旬間過我小祇園也杲石卉木至路戈戟縱種種色動思御矣新詩雄麗宏放幾欲椎碎黃鶴華髮漸看天地老語又令人悽然相見無復它懂堪將三雅銷之耳拙篇不足效顰聊見奉要意第所謂延之五君者不可不自脫然也明

卿遠相存吊故誼不落莫尭大澤去潢池非遠祝融
又其鄉人何無狀乃尒耶世界缺陷要不足多恠于
鱗集序當如命弟恐過識者謂不如林頭捉刀人乃
真英雄也一咲一咲明卿寄來樂府覺過模擬不堪
見大巫唯于鱗亦中之然時時作精詣有摩天自適
之勢承示真所謂有識不異人意也

又

弟以前月二十九日抵襄陽而是時孫中丞以其日
差宜城僅一再相聞耳三日上代䟽因發都下書得
百函即欲遣信候足下而念無可使者該蜀道難與
吐舌乃拜郢陵還過均州武當𢇲𢇲若作眉間色以
望日半發遂轉入深山中沿洄漢江時寒水涸澄碧
透底怪石競出如象如馬何啻百千異人右當此水
即左擔時繚繞破崖除忽降若墮深谷吾以為劍閣
灧預之險不過如是耳頃從者而唶何獨畏說張使
君次日闕伐處見吏民煩檢稽牘報諸鎮書吏不能
一念寘足下乎以又次日遣信凡所欲告足下者與
別紙又下日奉太君即無意人間世世間不能無意
足下也郎城如斗大千峰牙距四護之江水流凡㕍
間亦一奇也弟老態歲比甚聾啞齒落不堪吟嘯又鮮

遊與為酒人者當復棄情士行遲耳獻歲便五十矣
期轉迫勉旃各自愛不腆一詩五扇及它機杼之餘
可以佐太君暴旨者惟財納為幸

吳峻伯

于相書未知足下已至京甚恨僕得一官不復能奉
教左右也向者附數行張吞豈當得達否足下二十
年名家猶今復行抱寀帶上君子不自外頗乎符節
今頗闕或得方朔金馬之興且與二三子唱和曷遣
也僕踈節瀾目東方千騎那以適趣而已不日擬復
理漁獵之業與足下相見無期欲求平日詩稿一錄
庶幾展玩之餘不忘萬里比鄰意耳顒俟

又

使者來賚諸土物種種烟霞間色也復從宗生致先
後二滿𢆯足下念僕深矣所叙家難終至今人隕涕
不復能詠離騷詞人百六豈唯足下吉禮之間猶得
經始玉華爲欣泉石僕棄擿中老吏耳季之所得執
與仲多耶知欲請外甚力金馬莽蕩殊不足辱長者
弟閉目掩耳不妨作東方先生監司腰膂乃非丈夫
所堪僕既已湛浮苦海不得不為足下預憐耳鐵網
中十年珊瑚一旦拔示踴躍震眩無異賈胡足下不

悔暗技僕亦何敢自外幸少寬其期旬日後可上也
松蘿之契宛爾髙慶吾東吳孤盧人敢仰覬足下緣
得浮家泛宅往来若嘗聞此段致非此不長足下同
之矣臘月初繳用便發取道上東門能夜出一相訪
否宿抱如洗子相為人精進不可不日下上也伯承
岵岵自喜覚無作風塵面孔時宜諸耳

又

暑迫謁臺遂為所強留滯彌月聞兒病疾聽東歸則
小棺卧壁間三日矣摧痛戳不聊生間取佛書讀之
粗得過耳訊諜縱横強出視事無面孔可以嚮人僕
雖未敢效西河之毀亦爰遂附東門之達進不得為
奭甫退不得為元歎房櫳若掃粉黛削色足下知之
能不一掩袂耶太山之篇草草不足以辱大畢三詩
猾絶可咏覚風味詡然時来濯人爾時眉頭鮮得可
解政賴一二先生耳珍謝珍謝足下以何日還東僕
亦欲西也天下溝峰時贊盤五石目中雖歸計固要
當非遠足下步武僕使先驅

又

旻時為舊部曲所強不免作一書附牘當上記室否
明卿来言足下詩佳甚然不能盡其語使役以亦處

術十九章讀之信佳也抹表者不知為何公故無從
問足下起居世法大自應爾諸佳官如織獨山東部
吳使君儼然于此不凡不凡世貞兄弟自遠體外曰
有眼淚洗面耳居閒無賓客解投卻萬方不入也獨
以白羽小息而竹宮之驁多上端者與以黍免耳委
巷中每見歌薤露人輒便嘆慕以人理既窮都不如
逝者之快又有所不可輒邑勉就飲食耳張司農故
知也當世貞患難時所以慰藉存問不避眈眈有古
烈士風以嘗備足下屬吏欲受而焉使世貞書先之
敬以起居足下

李伯承

使者至致手教嘉貺殊荷記存三詩為東秦生色矣
樂府選體大是風人典刑此段悟境前輩絶少須數
日為足下細評雖然僕乃一長搶手也得無為毛錐
鄉榆乎哉所諭茂秦云公君子成人之美固然僕語
亦不甚作剥盧柟落魄不齒之鄉曲之譽故是數百
年賦手也謝宣城奬進小才至謂無惜齒牙餘頬曉
教殊所未解或他有聞否

又

樂府解麗抵掌叔敖併其風神似之五言選亦多造

心之語間可商略者十得二三亦非鍛鍊時人名比
也知足下愛僕深所評隲不敢以諂進足下無罪其
狂惑顚人封上近體更希示教僕粗已成帙旬日後
過上東門倘遂命駕不敢不出政恐餅畫無鹽唐突
西子耳

又

昨羅生來得兄詩馬太史吳提學來復再得兄詩兄
三及我詩矣而缺然不報即寢食無耳焉一則以賤
姓名如藉縉紳間疾走而避之惟其點也而何以辱
長者一則東遊之後濡首刀筆杻棒其要思都廢矣
即寒暄無盃之交從何以辱長者然竊聞足下則晋
為侍從尚符璽稚步承明之廬以為故人光重孝甚
足下吾黨出為外臣僅于鞾老博士師可與言詩已
耳如弟綰兩綬訊諜讖駮日至盈庭寢食起上皆白
跖也足下天上人不一哀其窮加手援耶匆匆間拈
得一五言律忘其似否足下有以教之餘不悉

又

伯承仁兄念間忽辱詩寄及便與謝李輩宣之不覺
愴然南望霽湯也追僕昔觀與足下落落耳既漸覩
所作心稍敬愛之足下祈而與我好古所謂知己則
未也亡何足下嗣命東土濕食半歲間時追過投分
之淺愈益係思追復見愈益親見真也更見不知作
何如好耳足下勉旃簿書見牽槇無厭薄一邑數千
萬家生死足下喜怒中可畏也

又

昌平南道出碧雲寺坐泉聲聽執事青讀之良快復
自恨不得與兄共此境界耳次日便踏足苦海簿書
堆案不覺林泉之思與緣都盡業已傳河間牘七月
間可會邢大夫矣風塵中差此慰心數曆過日又未
審何時得奉談笑也京師態比當益甚不妨達磨面
壁某踈狂自許一觴一咏令鼓刀筆亦自錚錚棒腹
自笑老子韓非同傳也子相不可不會同年中楊瞎
部其人人物志也亦一二下上否

又

上事人回再得書相問殊至邢大夫粟一粟待我就
刹取血酒池中牛飲各成十二體別矣謝茂秦盧次
楩謁我於魏城中一日竟去某當遂眾汎河取道彭
津也京師中態日益甚蟆婣毗毗足下於何處藏蛾
眉耶見頃撒稿且就緒詩若文可得千餘首昔人所
稱仰面看屋梁吟咏生涯耳鍾期何人哉勉旃自愛

又

比自庚午秦歎後棄官南歸再起出入燕楚時時念兄無異粉署而鱗羽為艱近從李史君處得手教悅若奉顏色且連有三熊之夢不勝慰心白香山官位差小進耳聞濮上園亭若發道者四變素鮹角又更倍之渠僅有阿龜不堪遵路兄篇章朗著又非彼所及也所異禪心不墮魔女手中時時容縱筆翫世且新刻甚精第記得兄白鹿舊聯世遠六經藏入壁冊成五老化為峰是前人所未道語今却改上句覺景雖勝而聲事不稱仍舊貫知之何吾家弇山園真足稱三山大水宏麗然構事畢可盡為吳中少年共之鄖城僅如斗大妾然久勉繫耶所諭兄者此一看耳承諭後世何如人天下大矣句踐尉佗亟起江海間不無大國之賦主盟故當兵難兄來襄河山故無書也李史居然有慷慨擊唾壺意亦是一快事可咲可咲

魏順甫

前春一附書及詩順甫也計當已達何寥寥若此得報知順甫還為舊曹馮生白首之歎豈唯在昔雖曹事薄足以佐順甫閒泰無害也世貞羈跡嗚郡無可

復言塵念不能自割絕當借人了之耳明卿豫章詩絕佳雖已稍遜然文法更益得以濕新來之矣山居四載著述必富何以數我寸陰可念即一墮身手板前行當悔惜也李貢夫還部否所與往者何人不惜指示為屬春雪作寒強飯自愛

又

至後得足下六月書附承起居為慰知數過于鱗甚昵往者乃壹公試長房耳四律氣色奕奕射眼梁甫鮑山聯小似杯棬杞柳然不傷句愈見苦心年來白眼傍看人有味乎言之也僕不即死浪復浮沉里社中真難看眼雞肋此生時自覺鏡私恨七尺為千古戀人間端獨詩筆縱橫靡所不破以此小小快心如阿奧中其露洒耳覽足下新詩令人想見司馬宣王拒諸侯渭北時狀歲月其馳勉旃勿輕失于鱗也近體聊見鄙懷并有于鱗一卷可就索苦讀之

梁公實

昨足下行未幾僕逐銜命出問途中人足下動止歷歷恨莫及耳抵家苦應酬久稍稍譯方築一室汞居置圖史海寇猝發倉皇避兵吳中吳中世情太不減京邑且更北耳于鱗書來言賢弟復得售大喜足下

眼更穩番禺鏡山水璇房藥室巾多列仙隱君子相游從甚樂也第丹砂未易化石髓難識亦有不死術足下知之耶廣陵遇吳明卿為我停數日過從倡和致極不俗同舟梁生落落別可人意小兒當得面子相風塵中不意有此毀事于鱗出守以貧故不能具太夫人饘粥故閩詡臺使者郎中長揖徑上莫能詰也故是吾輩作用增城香山二公命否其寸論云何知必無鉤絡足下強飯自愛後晤未涯勗之而已

寄陸與繩

弟此行殊不得已苦當路抑薾之不置且無辭以對耳六月觸暑就途公私追餞十日內遂無頃刻休如陸叔平周公瑕及二三宗戚居然至情此外不免張君嗣之歎矣今日至丹陽稍閒料理故人遂能急兄走一价相聞滁陽距江上百里兄之不能命駕猶弟之不能會兄也昔甫出京中報書云兄非久即北名乃歎懼褰除目何耶知弟猶吏者然雖時時信一反然旦夕事與安能埋析樹子成陰哉每讀李于鱗詩寄數餘令遇合變美材常被功名愚此際不覺有味也昔者每謂弟與繩所至推轂足下奈何家家盛頌閒弟謂與繩以適眼觀弟弟尚隔一塵以世眼觀匠自愛其所當意者何能不推轂也若弟所以報與繩則與是頗與繩無赫赫名頗與絕無德於人而已彼相公之愛兄甚其次則我相公佛地位人也而外議猶謂臺臣為之快意弟不自量欲出相公於怨讟界而不能奈何奈何不腆尗頭一詩及機墊之遺將潤臆乞照入夏熱雖聞滁陽公署若蓮花水月觀當不苦也

王明輔

郡城飲十日甚驩二布衣遂獲虛左也雖然彼所以重使君至矣飽飽無恙遂抵孟津治績卓且此日訊首史局令書佐獨酧以當二三君子耳于鱗比復相聞否理裝中僅一箋促筆書二詩道足下及羅君有力者負之而趨可也別封為我遺盧生匆匆不多及

又

奉歲以獄吏持少縑而家大人念先壠則從圖閭中剌促世貞歸也以故得通謁門下適門下不忘故激進之先國步次家難綫綫敘敘即不以酒食為過宇而枉車騎侍舍館縻縶焉歸無何則傳有非常之耗狂走氷雪不能告別門下竊自謂旦夕人耳亡報足以備號訴恩亦足以歷饘粥之用以帰一天之

都乃不遂捐子然之息居閒遐絕瀾淵濩盃之下希
回照耳平生遷徙削跡且盡而乃辱門下遺之書至
損奉祿之既入與家大人言之出則對此毋相隕涕
以邦君高誼所不當者又昆從縣家人稍稍產宅邑
幾不免控揣門下為移邑免假以以溺木盡室而北
扎据桂玉家之亂絲非門下憐而寬之不併為溝壑
之瘠耶他日萬一奉教歸僅有一了為府主踐更亦
所忻耳家大人一二門生輒為清門下此欲自盡其
所以為家大人與門下之念愚父子至矣固不必爾
也悚愧悚愧神明之政翕然遐邇旌書日聞節鉞在

旦恐不能為父子久借公奈何世貞比狀無可奉聞
者太乙祠磬不佞差用小寬耳

又

每與陸太常語公清慶津津溢齒頰間也大梁無信
陵夷門之風者二千餘年于今矣于鱗非久輒去唯
公有以復起之然自故是丘壑中物非為造物者所
強已不免深源會稽王之歎今陵事勢至此豈可更
流涵濡首二月初即上書乞休無何七日忽感脾疾
幾遂委頓幸在此以侍漸就痊可置身醫藥不復挂人
世事矣承公惓惓慰存惟有感欸公比遷倘在江淛

不能移舟出迓於崇階下也假暇無事戲題雜畫十
二絕念欲得甘符藏之適公使至聊以奉歸

又

向有梁生者云欲西北遊太華因附奉懷詩於翁頭
并往所草序言乃聞其人尚留滯金陵恐終不達矣
懶癖怯暑不欲與人世事忽有球琳之翰從雲間墜
讀之則恍若對芝宇於鷄適軒也僕近得隙地於隆
福寺西頻饒水竹前結茅宇後構一高閣安藏經時
時載身其中不復知天地為廣恨宿障太重魔來攪
人不能洗盡耳公所為就正錄序益見造詣之深豈

君可稱大力人太極圖元大逕濶然讀所梧析又是
一重公案覺明卿數言簡切耳宋時措大掩竊前賢
剿故挂戈入室遞未似有天意僕恐後之視今亦猶
今之視昔也關中諸名集荷一一將致僕簡若略閱
之率斯云擊缽叩鈍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
者真秦聲也想公亦以為然耳向巻誠惡札頗偷見
為我藏拙不堪再塵鄴架矣近成戚將軍新書序并
雜刻二種亦犢一種扇書詩請教物候向暑冀加飧
自愛

又

之學討寔籍口公與不肖以文蔬衆而公要不
夫孰非命也得手數三復之怡然以一二知巳爲挾
而不以銷骨爲恨殷深源小豎子耳即處仲翔亦以
芥蔕吾法藏中固自有人也不肖幽憂知昨宿業所
纏作老蠶魚鮞跧不巳翰墨時時自入遁又於小祇
園增一丘一島一渚屋十餘椽水木芙蓉數百本異
日把髮馨拍浮酒船中野人生計足矣不覩李都尉循
髮時語丈夫豈堪再辱耶不佞推不文無能爲先府
君重何再承雈菲之損念一信四千里不易敢拜嘉
薄有所效以當於吳縞之誼卑賜裁納所需舍弟書

渠臨池之技遂出不肖上不敢隱也却上四紙薄塞
惽慓北土尤甚執然之身小節衰思以爲姦遺不宣

又

自入鄖吏牘小簡得從事鉛槧暇輒屈指故人必推
搖搖太行白雲間也暑退擬走一介以候門下而郵
傳紛紛格司馬法不能發符繻以佚小關而使者先
之矣公方黜羨杜權以與群真四果地位人游乃不
忘舊知而使雲霞之跡屈重於風塵不佞固喜欲狂
然能無不中爏也所諭新築在千雉內跬武丘壑放
寄閒適字外而不群雉索之賦乃知三徑非難
三仲未易僕比不揣冢僅一有髮僧耳日受常泰而
無法可說稍得靜坐滋味似見阿閦又似爲總持一
僉所奪俱不堪表獻也小疏時上多齷齪長語然巳
荊棘世眼謂不病呻吟老翁作兒態矣公何自賞之
乎公自稱守鄧時得臺一溫語增價十倍敢不敬拜
下體之誨不佞即黄紱以下未嘗不假以色也太夫
人七袠不能稱觴從子姓之末以爲歎不腆之辭廢
羲火劬勞爲卷有當萊劬左右諸惟爲道自愛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二十一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書牘 二十八首

吳明卿

舟所得十絕歌之不覺泫然涕下也悲風泱泱乎朱哉已又自慶生平脫跡多口語與世左適何孝年諸君愛發潞河南者日亡慮數十舟那能載此詩往也僕南矣所見風物亡不勝昨游者至所與接語非類因念數子中于鱗最久頻仰上下旁及吾黨足下雖晚合亡藏肺肝五撥之士風馬不及何獨而聚曷剖而解天涯比鄰固古人神曠之說想像容色至於落月屋梁又何悲也擬前途少息欲作唐五子詩遂首足下矣勉旃自愛視草下形閒約數子爽猶西陌街杯酒放歌毋謂少一前席人否

又

天津人去附一信想達矣卅日夜南追侍老父抵吳門稍待一會屬軍事迫匆匆第言明卿有卷軸寄余者置簏箱中持去越矣歸後接俗客欲作胸中所無語叫甚苦抵淮臺集諸名乃更令作生平所無以

吳卿輩人何堪遭此鑪錘也于鱗時相過否子相慨然拂衣大是急流勇退僕郎秋且五載栖栖道途當為愧殺幸強飯少有所見進退亦陳迹耳明卿倘有時頁便寄我乃深頓也

又

廣陵三日飲大是奇會吾輩雖于鱗嶽嶽能作酒間狂態撓之唯足下與僕耳比就子與拉順甫過吾木昔不南望長歎也雪中日對藝累出觸俗而令人雙眼白合推案小閣即取架上一編讀之古今稱缺陷世界所取既麤便可隨分少使有盡之日事求相當亦已愚矣此間甚少足下何不促攜楚袖來耶縱武溪中桃花可念巴渝瀰瀰諒無足當大雅者抑何濡滯也順甫幾頗曹溪本汁悟數語便入法門恐不免北宗忌惡耳懷抱對人極難為足下之言易忽復犯越老父握節奔命不暇敝廬枕海或終遭賊手于鱗出牧不理上下柰何柰何

又

聞足下問大駭已欣然共之知固宜耳不記子與生上鼻息耶諸貴人目攝我輩久且未發雖然僕乃其點馬亦寧能獨後足下夫諸貴人計且誤矣僕乃入

足下莫若顧足下用長安一席地處之令令不絕升斗祿而放之曠蕩清漣之所使觸耳目之態而時拂以牢騷激昂之思此為厚耶薄耶于鱗且共心耶川瀆暇呼蔡姬佐濁醪耳二三子亦尚旬日歎呼為樂獨僕仙仙乎出一室舉翮四隅將叔歌詠陶寫無足言者人便聊以問足下更旬日可待後書也自愛
自愛

又

昨得書知益教然白放也子相謂徐兩生酒炙盡足下也固難足下哉諸篇如食周家寒具快不可言薄命蛾眉歌之悅然涕流乃某心頭語假楚狂發耳足下佀欲得不才文為別恐益丞公一揮章然亦忍能意相拒也謫地當何所觸風塵甚矣吾二三兄弟恐遂生死別滄景之間取道握手亦大奇也第不欲傷老親心且後踟躕足下無恠拙集須有役命乃成帙必一寄衡湘間別紙肝膈看即焚之

又

別後再把于鱗臂一遇子相獨於足下僅從郵中得數行耳人生忽忽可念既無王喬越境之送又乘叔夜千里之駕足下以僕非人哉凡三夢足下最後乃葛巾來謂余不能折腰鄉里小兒徑解官去矣豈足下真有之邪適得邸報僕已作青州老兵足下能屈為郡僚否庶幾尚可朝夕也白鹿洞新詩當何道不必廬山康王谷水一洗數百年俗氣矣家君粗自健兒女輩無恙聊報足下

又

海上報足下書與諸詩許已悉徹覽矣足下何時發南康任守拔無恙乎僕殺虎蹯跖加之新少年如束濕薪所以鷄肋未決者豈謂五斗足戀耶北風漸息老父或可得以先地弛有僕行止如枯葉蜩季之而已于鱗再發關中書大賞僕詩以為秦漢來二三子年僅見此物耳知言哉使得足下諸篇讀之又不晚作何快狀也閩越二君子一相聞否于鱗有四懷及四寄絕句僕方和之未就今錄以寄足下兒長能跳地作虎子否吾兩孺風氣日上其一以待家大人恐足下欲聞之

又

與于鱗約久欲走一介訪明卿匡廬五老閒未果乃數從除目諸遷人獨明卿自如恠之又數夜夢明卿憔悴風塵吾二人東西呼之不應也書謂于鱗得

無有變乎乃復從計吏下論歟矣是進不從不肖退不從于鱗也妖夢是踐胡言哉胡言哉明卿即攜二婦還武昌著犢鼻賣酒不然何以哭之長安中大人橫目待明卿來曰嘻而索而丁研研然陷當即明卿創何而孔向之明卿孰計報仇也于鱗白喜益甚衡門倚然不容尺箠弟時時徵于鱗□從世貞卜夜歡耳青州綠沈如雪山世貞治亡一旦三歲眈眈惠文無能難我也則明卿以世貞猶能子哉世貞乃非夫也坐家大人次且故不歸歸後乃等耳東方之人亡識獎道者彼以風馬牛不相及也雖之衣表二種以共下讙餘奉少許時作酒須

又

歲秋悵入淒甚欲絕得于鱗書上諸篇已復得子與書中書足破栖閣最後而足下關使至手記念存先君舊雅手墨西州之慟損餉也毋下逮見稚俱存能篋嘉賓刻下之資武夷一集猶霞蔚然盡蓮臨川之藻未及子相晉最遺文子期小陽之思從與家弟寬之始大喻快使我神王既復術省今昔愴然內沮泣數行下白子相公留具要還興墻于鱗鴻與僕亦蝮屈徐生與齬衣冠近甚僂一足下頎果不食情若何以

能令人老嗟哉嗟哉僕奉諱來忽二三載偶不即死鬣頗稱人還以冠簪奉慈顏入城雖未脫袞經長鮮聲伎至人間吉禮高宴一切廢謝而饞口不禁遂奪旋素結習牽引仍輒激帚風蟬兩蛸候至雖道吻翼之間資人啟呀往往臨境自擲巾寤忽起與愁終天無境足避欲死不得生無一可嗟哉明卿世人見僕具眉目張口舌緩步詳視猶以七尺見待不知其人已非人也不然家有先人饘粥之業良賤千指瀕仰無累敝廬園池容膝之外尚可游目藏書萬卷作蠹魚其間亦自足老僕豈遂遽腐鼠者自明卿外于鱗

子與有錢飽叔故聊爲一言之承論擇珠之夢此是足下精誠所發于鱗往往踝乘如僕不過一鮫人淚耳關冠近耗如何邵武雖在上游不至剝膚行省賚餉兵食恐不能不妨嘯歌也子相集序勉爾奉命中間評騭不相假無論二三君子即子相地下聞之亦未肯首然僕以爲吾曹宜據實毋輕許輕許將使年少有以窺人李獻吉序徐迪功集云大而未化吳子華謂獻吉忌昌穀此非也昌穀偏工雖在至境要不得言具體何論化乎吾猶以獻吉爲淳未見其忌也叔子相如是足矣不朽矣明卿以爲何如癸丑稿

尋書者僅錄近體以當面扇頭一詩見鄙懷幸教之
于與故儕游不出吳泉閩公僕嘗及門焉亦相聞
否上道思遺詩文煩爲訪錄全本相寄順甫入及于
鱗門而始見亦大怍也今幸惟然矣家弟王子鱗語
風氣日上不至落莫恐欲聞之故具示

又

前書去以烽燧故應有浮沈不謂復得使者爭餉種
種備至三月而兩損故人筐篚又越在數千里外何
念之深也扇頭二作情至語殆不忍誦諸篇精核沈
雄五言近體尤是長城矣牘間乃亦有天際眞人想

耶僕句詩吾黨無中郎誠然哉子相集序自謂之亦
不能不恨宜諸君之未敵意也雖然僕生平不欲浮
譽人施之二三知己尤不宜爾卽寧使子相鬱鬱地
下柰何欲吾吾經不至鼻操筆後進謂我曹輕自標
榜也足下試更味之如僕言子相固不得入作者室
亦豈兩廡間物耶向在青有諛墓四卷袁中理舊帙
稍增損之不敢輕出記有采子相詩一則今錄上倘
置集末亦見區區臭蘭之感足下遺錦綺再矣不知
僕尚布素也箋筒之則虛足下惠幸毋及也里中好
事人輒梓僕與于鱗性復詩令致一冊能爲加丹鉛

否比苦城居弱促飯不得下咽傍搆小園誅茅爲
勝之所讀書其中扁曰離贅足下幸作一五言古體
寫寄大藩踈寄來可登卷耳德甫復點白簡豈眞拙
官耶當有故幸示之承擬卜居吳與僕近游焉承物
故自可如劉司空輩皆寓公也弟令太史公品之不
若吾蘇耳丙寄子與書渠近感一美疾兒化約以破
鏡夕見訪至當授之因與商足下菟裘也新詩奉酬
殊覺形穢初熱珍飾自愛

又

昨知足下朝取楚道而北悵然悵然松桂偃蹇從何

所詎色乎汪中丞書來則娓娓足下不置也此君何
感皇甫虔遂能倒從卽信又一眞陽令者云曾受詩
明下走使千里而勤渠我也未幾郵吏至眞陽令報
左矣豈吾黨不利人尚爾耶世路漸夷叶釣幸不至
失所坐卧散帙中差强作二千石第一念及泉夜輒
痛恨生趣且齒髮漸搖動形神不親旦夕溝壑亦任
之耳佛書大堪解縛恐足下未便愛之四絕書扇頭
附吳志道上覓此生不知何以得此於足下子與多
可則宜然爲人恂恂長者若不爲徑路所噉保無他
鶚也子與貧爲妻子輩所賜又不免出矣如何如何

李生絶不得耗閒甄順甫梓其詩宗集完可多致幾
冊

又

前見陸吏部言足下當還者數矣何以尚滯畝事邪僕二月間走雲上吊子與念其官日拙歸橐蕭條不忍久溷遂歸矣于鱗為作徐母志銘真淮陰博沙手也然僕偏師五千亦自旗鼓足下當已見之張氏兩甫後先走一介視我山中助甫解作我筆語真所謂驂騑欲度驊騮前又有陳丞耀文者博洽於目下少兩亦足下同年也舍弟風氣日上吾甚難為兄願其好飲吾始得少休息入春忽忽酬應搆一禪室坐不能至夜輒為酒人牽去年具少宿力憎騰中亦不至出下乘語耳子與言于鱗意似欲足下且緩刻武夷集不知何故足下既自已長城恐亦無應揄攻也偶有一佳物欲貢置足下藥籠四明沈嘉則者任俠負才氣文多作兩漢家言詩歌橫逸不可當似少足下我翦耳集以足下詩汪中丞文戚將軍用兵武夷山水為閩中四絶足下一見便自能青眼亦何俟僕荃歸也新刻三種附覽兄迫不能成一詩亮之亮之

又

得書知以報最東西忝承亦既勞矣乃猶能悵悵念愚兄弟至謂七臺山之秀出武夷上而不見録於名山志欲使僕鳴其不平者今天下二華不如峨眉衡嶽不如武當嵩少一培塿耳無佛處稱尊而崐崘天柱以要荒棄之雖然是亭獨山而已哉足下又謂僕續尺牘及時人存者罔不及也吾不欲吾子相寂寂遂立洩耳然世眼差好俗取易曉其書所以傳也危言旁及非類大要有調停意然亦有見於大夏之拉邏不如椽室兄整足下試觀退心菩薩寧能勝獨覺小乘哉汪中丞公卿下士目所鮮偶文筆如鋸齒足嗷名乃過自挹損吾輩所愧也已為足下致深感矣

又

自于鱗歿與不肖家難後絶不得足下一書幽憂中不敢及時事至嗜除目若渴者迫欲得足下及子與量移耗耳乃當事諸公猶能以青眼待足下又伯玉入樞廷不為文士少用也不肖自先事荷白後齒無世念苦為造物者所強補官之後至令人守迫再疏見聞黽勉一職躑躅常調無歲不請一聞老母病報許即潛遁而忌者猶以出處見訾可歎可歎家居坐

卧萬卷多古法書名画小試回木竹日勝臺榭爽塏
扁舟蠣䑳五湖諸山間服除之後皆文酒日也亦何
所籍彼正恐復忌吾處耳每念于鱗竟逝忽忽無賴
不肖踪跡參差殆類所欠一耶昨搆得渠全集合三
十卷念其瑕璧猶足連城不忍刪去之惟書牘之類
稍裁其無謂者足下與伯玉可草一敘即付來梓之
毋令嶧明有不竟之恨楚史因曾王右文實伯玉
一片心也猶處諸君子總雜不諧蓋左氏班馬不出
二手故耳茲因沈嘉則便附此諸懷種種筆不能悉
自愛

又

仲夏走使數千里致貢於我太夫人又損橐中裝為
不肖兄弟伏日費何足下念之詳也八絶句一排律
伏奏之肝膈寸寸裂矣欲答寫懷慰者近又四章足
下收南海鮫人淚滿掬盡以濆我初猶泫然淚也已
盡錯落真珠矣新成古樂府編以元美于鱗耳乃又
得足下而三然不復傷離于鱗傷人足下亦不勝其
合矣夫離者病獨覽合者病併門此在連城不無微
纇也于鱗集完刻呈覽足下試繹之此君雖以文筆
網在人唯黃門其間伏起東[illegible]有深意臣力未易[illegible]

也今世賢士大夫能熟太史公班氏則有之不能熟
戰國策攻功託韓非呂覽也以故與于鱗左其稍有
可商者必欲以古語傳時事不盡合化工之妙耳然
亦未易言也足下作集序消及此意乃足砭世眼膏
肓至望至望前頗聞足下家有萑苻之警得書知復
挾祝融氏一洗而空之向語避地陽羨或於吳興結
數椽寧復慶此乎然人生飲啄自有分老饑尚在何
害也貴陽一方寧足當牛刀備以暇日盡文其山川
之陋乎哉

又

再得足下書歎逝者之不復慨生存之無幾披
寫衷素以暴幽明即無論僕與一二友生酸鼻于鱗
有知亦自無憾地下也向梓此君集未即點檢數行
內剞劂之鋒遂不額挾人眼耳謹即去之矣新詩種
種便似閱萬里圖經不待咏歎隅而知為蠻府也秋
翮凌厲遂當扶搖而上如僕者宰自在家鋤菜為人
剌促勉再一行然所以留滯周南者政為驅之作老
愽士耳顛毛被領日磬折以年前時得其言自暎侯
河之清人壽幾何北山蕙帳尚未寒也子與躑躅閩
海三甫皆在田間而德甫離胃左憔悴唯汪司馬

中丞差自強耳二君推轂故人良厚能令萬里之外
不畏天遠賢器比輩當獲倘兒子風氣小上三試忝
首然不敢過有望也起家後行穉附塵清覽不一

又

初從南陽道中聞兄以前臘二十六日抵任凡兩作
書附大梁人去昨見賀歲者至云兄尚在鋅里當以
新正二十六日抵任抑何濡滯也當使夾池翠竹晚
失葱蒨莫門白首老不待年足下賦南楚之游毋乃
孤中州之望乎今日從朝天回杜門無事因得遣候
兄信記孔文舉與曹公書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為
始滿融又過二今兄過二而僕始滿文舉復數歲月
之不居吾家逸少悵前路之轉迫安能縮地於楚楚
間作一聚首耶聞子與董刻于鱗集悶中有所聊前
僕可藉手以舒足下色矣不腆廩既之餘佛門下一
醉幸賜始納扇頭詩見鄙懷或可希猶瑤一一振也

又

鄙吏歸得足下書及志喜四詩足下念我固當不憂
人謂度東無陽秋耶所喻為驄馬驅逐中州風物佳
甚不然者即不以三公易矣僕以是月望後一日登
太和絕頂其宏偉雄秀目所稀有昔人謂峨眉為震
旦第一山此恐不井第二也胸中崑峩岳塊非之不
敢輕出與之角稍在嗉作嘘嚼聲已為罡風吹墮天
外矣助甫約同遊而不果聞當至鄖却有大慰心事
渠已有副命非方君貽數行見示謂即欲真補且又
欲破格處歐楨伯塵埃中乃有此有心人作如此不
俗事真令人賞歎深斷斷伯玉無復更冠蓋長安理
書未謂且以省覲行更自無跡僕卑已生耳當遂乞
骸不然又作一伯玉也縱歸亦豈能壁完意不欲右
文之代再見此事而

張助甫

不佞自以遠方待罪之吏不敢文深其辭以干用事
者乃本不鄙而賜之書出迺入匣洸洋累百千言中
間所以獎與不佞非不佞所當固足下自道也數坐
白事上省得從于鱗旧問酒語便推足下垂天之翼
真可以搏九萬而息天池不欲足下區區為時聞人
而已不佞少竊父兄餘波汗版籍賴天之靈不令入
從中秘諸先生游而以游于鱗故並盛年壯氣卻黜
人間之好相與劇琢其辭以為亡論身後名即人生
舍死亡足娛者而又賴天之靈不遂懵昧自六經而
下於文則知有左氏司馬遷於騷則知有屈宋賦則

知有司馬相如楊雄張衡於詩古則知有枚乘蘇李曹公父子夢及陶謝樂府則知有漢魏鼓吹相和及六朝清商琴舞雜曲使若近體則知有沈宋李杜王江寧四五家盖日夜寘心焉鉛槧之士側目誰何獨于鱗不以為怪時有酬唱期於神賞已耳不謂二三友生後取其糠粃而簸揚之凡不佞所嘗口於薦紳大夫者皆不得已況應之語所謂糠粃也然未一二旁責於口固入丸杙棘於目矣假令不佞盡出其藏寧有不掩耳却武者哉今世所稱說為文如某某而貴如某某而傳若此其效甚著胡於足下無當也足下禺歲入政府太袖襟帶足以壽朕遠近今足下合此而就彼甚易且貴傳也足下胡無當也夫荆山之璧連十五城而不易此璧難也荊山之璧連十五城而不易然三入玉工于而不悟此非獨璧難也知璧者難足下深於璧者矣不佞無恐矣二三友生彬彬一時宗卿神韻遒上微少檢覈徐子寡所自造然締搆合作必使輕重宮商出入象意語無偏重機不驟發覺明卿小優耳以足下所急要為聚之別草歌行一章刀筆長物不復深致穫訛可也藻飾多蕪範奇日新佇希鴻章以慰駒谷即寢飯戈戟不以勞苦吏民受事粗有效不以愉悍為宇一介在宙一息非丈夫哉何用自寬勉祈足下

又

其嚮者不量賴妄有所扶贈退恒自愧悔蹀躞之無當也而廼辱走使累市月糧相問訊裁緘之刻僚吏攺容傳者色飛以遠方賤吏何所得貴人若此乃其竊沾沾自喜不以足下遺不佞故喜吾黨有足下也嶺南梁公實恨失之太早生但汗血今公實不死矣足下詞華驚龍良驥空蹤景獨得人間一種雄快下上千秋將抗其先何所假不佞哉又足下須其全集及批點史記古樂府史記國一二漁獵焉然鄙不能日顛首而效丹鉛之力須俟命足下語不及左氏者豈少之耶其敘事若真宰之殊萬形亡不極意窮巧字字珠玉也世人掇拾其餘瀋可厭耳不佞昔稱使者治狀無適聞而蕪中要人脩睚眦迫急謂旦夕不死且寘也以故撿西曹時賦樂府四五言古選近體諸大小雜文總得三十四卷比於嗚嗚之歌即不以施名山而覆瓿甘之大要用自娛耳豈敢以辱長者亡已有所擬古樂府然獨江南諸調頗足抗衡間魏晉十合二三於漢往往離去不似也于鱗節奏

上下替師之按樂云弗諧者其自得從少優孟之為
孫叔敖不如其自為優孟也某近稱稍因新事創名
度以古曲于鱗見之更喜心奪耳今輒往舊曾擬樂
府及僣批古樂府足下試觀之青州以後者當再止
也嘗與于鱗言子建才敏於父兄然不如其父兄質
漢樂府之變自子建始李杜才高於六朝諸君子然
六朝樂府之變自李杜始足下行當信之損無為俗
客言也十二篇篇各有致又陡健舉不佞八章僅中
下駟耳中多微詞千萬種闕世情變側目足下知言
哉其他贊浮欲吐而關安能縮地與足下晤飲大噱
一傾倒也春朝倘以劾去幸為太山東海歌送我子
與俄當受計都下一善遇之

又

前時荒途中僅一拜足讀長歌之贈得附承起居顧
後見邸報知足下復為用事者齮齕有廣平之除游
人必咲竊有問也何足下不善宦至此耶徐汝寧頗
能言上蔡東𡋯致此子亦竟謫矣僅一明卿碩果猶
三折肱令人短氣不佞自奉諱來忽忽公除又且逾
歲雖未脫粗素挽頹為人春時課僮丁理耕釣之業
及日上賦踐更遊徼不求免與世無涉足養狂態獨
猶障未除時開筆硯指腕荆棘偶披佛書忽若有悟
然而七情損傷無復根器思一游日則外慙路人間
及養生則内痛逝者展轉偏側愈鮮生趣嗟乎故人
不小念我絲羽飛沈湖山間如遷客歸氓唯阿能幾
幸不吝响沫使我渴思如醉勉旃勉旃楊大名故在
東省自云與足下有連時相依存今當比壤聊爾附
問肩頭六絕多悲恚之致可俯賜酬又新刻二冊乃
吳中好事所為非鄙人托寄足下姑置案頭杯酒間
時一開卷如見吾與李生耳

又

昨春有大名楊仔者云與足下文字交又官比壤因
作一書及肩頭六絕句奉寄竟不耆然豈此君能作
洪喬浮沈耶若足下故當不忘綈袍故人也知足下
近量移楚楚多佳山水新詩想復燁燁入神境無由
令我見之適來此華亭新某生啟事藥物殆盡然多
采似能爾詳其雅語及姓命二字便得要官此曹厭
薄文士以為無尺寸用固宜未能拔足下驪黄之外
然足下亦無少為所動耶僕負大愫天地間分與世
長左藏書萬卷金石墨蹟稱是作蠹魚其間足了此
生矣不當復通姓名貴人前獨念足下慷慨悲歌燕

市詩間何可忘也惡詩一并新刻請教向書及詩稿
錄上清塵濁水參望無由勉旃自愛

又

居恒惟足下書不易得得則肝膽殆盡矣中間憐及
家難令人神傷不復能讀叙還朕便如賈長沙元通
州在眼黯然短氣復尋有陽侯之難河伯差長者不
至助世人為虐耳八章哭秦先几宰木如和白日畫
匿清嶺春霽令巫宋忝體為之亦未過是何足下之
善於楚也新篇字字超越大雖魔境見父真難弟所
不足於兄者深穩耳十年來吾黨外不復見此語柄
物者安能不相忘耶僕自除服後得詩可四百首文
可四十篇聊以送日而已足下云秋杪欲自劾掾扁
舟訪我茲事非身可以倘得還越中或可便道相訪
或令見父來相與小揚搉千古事於吾頤足矣足下
在楚明卿在閩肖甫在滇僅無恙然何嘗不傷增繳
也聞未思之作一大哭又恐為天公所惟答足下詩
氣拂鬱不能佳答見父差具少致耳新刻三種推寄
後可佐酒讀餘非中書君所能盡唯強飯自愛而已

又

昨臺力還因附手啟并詩為謝計當徹尋覽矣得足
下已參藩省野人久不見除目無從核之以資歷曾
實亦當尔尋吏部公萬福督季詩力駸駸來逼人當
於有意無意間看一徒下漢自為大地長物身名委
擲無一可道唯於水月[illegible]著稍稍謝客六籍為根翰
墨當酒時自酬節仁關歷酬祿社不衫衫亦不汗倦
即就席醒伏起坐若使篝炷榮於軒冕較銖衡於案
牘騷然之際差有微長耳僕所談藝不下亦附一游
目否今世不識丁人開口高談性命其能游道理解
自是風生緣力出有一語之際而使都了耶恐兄下
或樂聞其說聊以相為笑生便附起居所須岳陽鱘
鰉黃陂子鵝二鮓食皆久動矣足下何以答我

又

不佞茲邊硯顏而出其非人哉以足下汶鎮閩月旦
當不知置我何所也然不佞麋鹿之跡分不獲老長
林豐草間凡再上疏三上書書辭淒淒至淚為潸矣
而造物者不見寬愈益迫之又以蹄弛不能問家人
産為老母請幾至無所容而乃強起耳此地極堪藏
拙倘以舊貫故得東南一地計小亦指即拂衣矣縣
官廩不易食坐食之腹浡憊欲微有以稱塞者足下
幸扣囊底智數我吳郎得高州去矣子與方作選人

足下避言堅臥不出大丈夫故宜尒然消息有時恐朝夕上食太公所更不懌僕此言太類李少卿猗叅而勸蘇中郎不滿有心人一笑然頗足下更思之今世名豪士大夫骫骳不利時則講學骯髒不得志則談禪此非得已然差有人我之辨頗足下為彼不為此也僕走謁臺者九百里還受笑挼行諸山險又千三百里時時得新語乃不甚作岁今錄似一笑二尊人萬福賢弟風氣益奇進時因北風叅差鳳翰為望不腆出機杼及薄祿之餘幸毋辭卻也

又

昨抵武昌擬走一介以候門下起居且報命駕之辱而作吏者日從事車馬案牘間亡論匆匆筆札也即寢漫亦僅計晷耳生平厭明經業一行入棘闈作老博士弟子吾伊者五日而錄入我手十之八不過供人一粲而已弟本不能出而迫於一二當事者謬為知己語相強漫爾染指遂成觸藩此間中丞御史頗亦垂國士之盼然司體僥替度非一木所支老子婆娑豈戀戀五斗哉不能作深源去梯歎子內梽林根為少作揶揄也計足下久已禫服昨所報書皆肝膈而稍不能忘情於群小大抵吾曹動止與世人眼耳齒吻自有緣不足較也昨足下來而見父遂不及一札豈有所恨耶茲附錄徃昇李子書為我致之王君戴風流盛年握手之後一夕而逝僕近來齒墮不休衰相現矣以故迫欲為歸計非漫浪也五鼓起作此欲得一致語不能可笑可笑足下年尚壯勉旃自愛

又

不腆問訊不足以報秸駕十一也而何至歷使者楚錄老博士吾伊語耳而足下阿所好至津津不容口嘗為少年窺也新詩四律是勅律河中羊脂玉精采剌眼更得昆吾琢之便足償十五城弟報二章乃是

水蒼珮緩爾精絕價故不足論也間與趙中丞語至足下輙嘖嘖以為毋論足下文雄舉一代其居官敏斷即古龔黃倩張子高何以過其決策成敗指疑難昭然龜鑑也世欲行千里而舍驊騮策蹇乘此何說也今天下能急才者獨汪司馬伯玉次即中丞而子真肯甫為四耳吾欲得足下於伯玉姑待之嶺右之除以入計迫故尋聞且有後命僕生平受其言負不敢以為然弟歸尋高陽社中侶了此殘臘也

又

但兄赴部不必認題太大望人太難只如儕輩無毀

譽者唯稍加千易自成坦途過於栽柳又爲人所竊
子真亦須此月抵家已移夷陵訪報矣崔嵬之夢此
是兄生平見與精神遺之若僕此期則扶搖無日矣
弟擬以望前登嶽欲取月色得否當移望後一日若
修炎祈公則力辭之已辦冶裕行縢按雖爲山叟裝
無應也此間真僻寂日閉門如升堂法師却無問法
者開門即不如退院傳有弟子參承耳兄但來於丈
苑門豎一指便得不二法門矣書中故舊俱不足言
今世人從世情生又在世法中長養不能脫世態故
恒也弟校集凡賦詩文說部將百三十萬言得百七

十餘卷異時更得其要一序便足忘死矣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二十二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書牘三十四首

許殿卿

世貞不能即死以累故人戢然在疚而念存之至擯
機杼之既何以爲報褰事畢知當稍抑性輔以蒙求
于鱗一篇足先公不朽矣此于杜門如昨非足下時
相詢不遂木石耶老親在錮難終風小息臚竅未消
僕間五日一入侍餘時非食芸書門則假寐斗室耳

閒取平生篇什一二讀之差自吐氣不至作宗子相
身後耳四絕句聯翩之餘昔令南冠人讀之那復堪
冬事定當勉和上泗促書甚迫草草不次亮之

又

朔中承損書及前後劄海右倡和集讀之未嘗不爽
然若失也古人重感恩而薄知己乃于鱗與足下遂
之矣憂門長裾無恙鮑山白雪移置梁園中故鹿留
寵玉前席猶記時裴歷田酒態于鱗岩岩作白眼出
嗣宗上僕亦頹然廢幾叔夜獨足下落穆似山巨源
今果貴耳僕自五月即病病至八月小愈爲陽羨之

游歸復大病病至今未已疲痛徧頭面間亦欲致昔人息黥補劓有所論撰心腹怦怦怔怔不可置思且俱更為造物者所嫉耳已耳吳中好事者為僕刻陽羨諸游稿并所輯徐汝思詩附覽詩扇一握画一幀奉佐清燕之賞餘不多具

又

與足下不相聞者兩歲矣數傳足下不良於行甚憂之乃從廣陵會潘子覓轉運龔曷司訓云足下自厭囂卧湖上以城府故數稱病耳飲啖不復異疇昔甚慰甚慰想時時從殷相公作布衣飲也僕有此除乃當事者以雕虫技我念時清恐負知己染指一出家園山水風物事事稱人行年五十剃促不已欲何為耶于鱗沒逐四改歲墓草已宿言之腐心茲行深擬枉道一奠因得奉足下及殷相公杖屨而簡書頗迫事體有極挨眼耳者強自抑耳發走信歸于鱗梓其家致東翁之奠并相聞足下異日解綬東歸段而南不妨白雲樓信宿也扇頭拙語近游戲禪公於兩挽並圓遂走筆一報論何如舟次不多及暑飯自愛

又

得手教滿紙及扇頭諸作讀之祝如玉室金庭入對坐變轉令人憶于鱗耳詩思乃爾佳想健在坐起能自力為慰僕怨怨不自意有鄖襄之役臺秩峻加乃造物者憫我弟與家弟不免乖隔交游滿眼一切散去以此悵悵耳子與明卿同日推遷差足止氣王潤遂未及接談旲須一叩乃行也少保相公煩為致聲王德州當遣信相候不一

黎惟敬

念與足下傾蓋招提時也即分手係之人生卒卒若此賢弟遂射策為郎奉使矣然足下第五之名竟何致耶辱書僕轄車所經漁陽令丈上客諸邊地盡遍燕涉趙魏之墟邪大夫廿日輪飲被髮狂歌覺太行群峰踆然矣青州左滄海右岱宗山川莽蒼故是奇地雖戎莽縱横尚不廢吾嘯歌也足下來歲借計吏而北可以其間訪我有一段人間事欲與足下商之公實子比何似足下為我問其家人以報每士大夫吏粵者未嘗不譚語公實也然世情誰解者悵然悵然

用晦

不佞自遘家難歸於當世賢豪不復能數數而友人余德甫書來則亟稱君侯賢私心竊甚慕之及為先

子伏闕上書陳寃賴天之靈與諸公之力得請抵家則君侯之書幣與所致三詩在長跽誦之清風穆如乃昔人所謂千里神交應未欺我字字挾風霜君侯家故事不佞何敢好之下走雄飛語工氣壯磊落千古至所謂依然一水未嘗不色沮自失也不佞既倦游頗懷散微一室之戀而君侯復兢兢宗正諸條竟平尚平之托恐握手遂無復日柰何不佞毎讀陳王求自試通親二奏及黃初諸令良悲其窮乃子桓所稱文章不朽盛事經國大業則不知季之所得孰與仲多區區富貴若飄風驚電君侯與不佞共勉之耳此意煩示德甫徐寔使人去迫有近稿不暇錄呈扁詩極倉卒為懷笥之玷塵擲可也

又

頃使來致所為先君墓章輓歌時僕勉襄大事稍畢還越而除書至獲以便道歸即奏之松栢間哀飈颯然而勁乎乃霏霺簌簌下矣外賢兄所示秘事三條向者雖得其說而不詳今益了了腐心之痛千古不朽又辱賢兄為記表之此何異朱勃白新息侯書感恩地下矣德甫向足下酬牲差不落寞新詩與朗矯健德甫雖老將覺時時三舍吳士致二君子意欲僕序芙蓉社吟稿揮冗強為命筆併見委諸題一一完訖獨近來甚懶臨池不免傷爾耳擬徇杯四穉植有致而陶羽宣魚尤精絕方浮沈高陽社中得此便是華邛秉駒快不可言僕宦興索矣已上書乞骸其詳具德甫書中不復贅春寒時惟人珍飯自愛

又

得足下所損書及詩貺之令人感結枸脰涔涔下也先太夫人拜生芻之貺則不肖心縈已且銘之矣不肖所謂兩臺投劾者計必果請矣而不獲請南林白簡必行矣而不竟行造物者豈故周耶我耶嗟嗟丈夫亦安能冉冉也足下期欲以新正謁太嶽汎我舸長江中發齒徧吳諸山而後訪我社則社矣不至閩宗正條以為長者受香細魚服自署紫氣亦不東行也小祇園今日已成趣所增置江島樓觀亭榭水木芙蓉之所似非復人間境亦欲得奇士見枉不爲贊耳寄來近稿俊逸朗爽老手斲輪宛然吳郡潛南先生也始濟南服德甫甘以大江以西一人者計其時未有用脩也濟南在當不復作此語耳鄙人乃有云七言近體不易撰然近則近之五言古易藏拙然愈近愈遠謹以獻足下為渡勃之用損餉細絨珍

復閩茶甌洗水香皆是高齋精品一一領訖所黍
四扇一長箋四紙皆魁羅寨白臨池之技寔不如我
家弟也吳士奇忽萱堂異鄉少婦行去帷矣可歎可
歎

又

向謂子長壯游之興固奇之然亦疑之君家宗侯意
亦尓知不感行矣不唯小祇園泉石神沮吳下諸名
勝在在自失中山東阿之歎千載若新武昌朱邸已
閉德甫當遂高枕向所云其人雖長者安能於格外
待國士耶

又

二陸歸得手敎眾帶又拜稚既因待闕龍沙公萬福
足下吟思日益勝不肖群從中表小有意者皆入佳
句中一何幸也二生萬里干謁為毛知客所窘非足
下當立槁矣僕民游洞庭兩山間覺太湖之勝歸坐
小祇園覺天地槍榆各自有趣以此知南華生非欺
我者恨不令足下共之耳元春画筆驟入妙欲令一
探南中山水歸姑伯虎徵仲两擲香足下試窺一斑
可也餘情吳德甫書盡不復贅

又

陽章寄書鄭素能浮沈獨足下歲再一遣使易若此
鄰友誼若此真令人歎矣　深楚寔惡之楠似欲鷄肋
我於試事腰帶已減握日令巻折少年前良可咲也
不獲已少出答其意歸計决矣自春入夏無頃刻暇
見騏三試黍肯文氣駸駸步武乃公差足快心足下
寄來新詩調甚高而意旨少散緩文通不應才拙當
由應酬苦耳新闢府凌君於足下交厚或能拂拭德
甫舊人守文那能於意外行事耶對客匆匆作報不
一

又

昨有數行及途中雜詩附候吏去計當已徹覽矣今
年楚役實以棘事絲我而不為我腰腹雨孔計錄中
前後序易義論表五策皆取辦一時詒罪作老博士
不休使相如臺偷何以應之所取兩三楚名上小用
作適第待鄉里書交舊時自零落且驗衰相漸現倘
得稍量移即緣此歸臥耳德甫復爾抱影司空見慣
不辦格外行事新中丞或稍緣人意盍因便往錄屋
覓牽賜指教不一

答欽甫

不肖派始閩執事於朱司空也盖色飛焉以為羊角

晏平在下風矣既復得侍顏色於東明則又憮然心折也已又心自喜曰　社稷庶幾一日之賴維執事與東泉公乎居憂聞邸報絡繹至而執事郎禮部已丞尚璽已復郎天官矣則又津津為天下喜也乃不知廢幽之典區區所不齒於南林而不遂胥省院者賴執事力也有來自宰公所曰執事指天日以明不肖它二相所來者亦如之執事豈以一日之愛為不肖報耶抑亦以不肖尚庶幾可備穢緣之用耶而不知其精已銷亡矣雖然國家以此名抑天下之不職者而執事不欲使不肖者此名其用情抑何厚也不肖縱老丘壑間其出入日相指曰是夫也猶夫能自罷者也則何敢一食息忘執事語云無德不報不肖之戾冷矣何所用其譽雖然竊有請也聞　天子虛己待某公某公虛己以待執事夫論道之官暴任統均宅揆以來獨周公耳亦思所以周公其人乎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　社稷為悅入荒為度所以仰答天意者庶幾哉要之相才亦易得耳李太尉桑趙二中令可鑒也計惟執事能以此言進故敢布其區區秋氣漸深唯為道為天下自愛

又

春時小僮歸辱報書累幅具悉公所以去國之故且悻悻於孤有餘愛焉自昨歲見邸報公入考功躍然以喜也而與家弟語未嘗不彈指歎念公之不能久也夫推轂賢士長者好盡忠於所恩推心置人腹蚨鄉自信而不疑此四者明世之所宜而達士大夫之所喜而今非其人與時也公於數者頗有之且不勝頤指之急而驟以古道望人宜其齟也乃冥鴻遠跡超然物表瞬乎不緇淵黯觀化時行則行庶幾萬夫之望矣至公之不及終愛孤乃所以深愛孤也孤生平之實行奇節萬不足以望公之一而不幸用薄技有海內名夫名者無知與忌而有之公試觀世之知我孰與忌我者多也知我而譽我者十能勝夫忌我而毀我者一否孤故嘗之矣出不過增人齒頰腥耳頑髓粗自支吾弟書畫癖益甚遇一佳者不惜解衣小祇園奉藏經甚饒水竹適得鄉間一殘山欲移之山師見誤增置無已棄為枵然真一愚公也然令公聞之恐憮然神飛我泉石間矣時事多奇與公竊示靡不譬造物者固號稱脩恩怨然自其一二恩怨外豈無欲為社稷進賢退不肖心而所怨之人相援其近似者俾自疑而長引所恩之人退而各脩其恩怨恩曰

以蔓而慾日以深今舊德解體新進競用國事固不
知其底止也偶爲公一及之幸捫舌矣蔡使君行卿
附此此君待我厚棹楔雖力辭之然未嘗不感其意
也扇頭四詩聊見仰止

與石拱辰

春間蔣令自貴地來拜手教之既與感念存所云葉
公之似狩亦微聞之旋爲物色則它性久矣且竊攷
不及下邑也蔡使君來復得承起居之詳公方林居
內觀動靜天則不以區區人爵嬰心東海內東山之
望鬱而未伸居周公之地者能一日安乎恭不獲白
圖匹夫之節畫蛇此出作歲間老母病報解綬端返
而罪戾深重一念未孚竟抱終天之痛雖白簡飾盡
不無過情然誨我至矣造物者同憐而見谷此身已
付之度外間矣少春見入衛地搢紳吐色不才非謗
勞爲辯雪至指天畫地毋乃以我爲死骨耶難報無
能報知己柰何部君矯矯差強人意無受約束不敢
以私請也見間希道意

又

蔡使君人歸拜手教帛既及扇頭之作甚慰懸仰以
春夫已歸與公耦耕對譚時復觴咏下上千古都[illegible]

不百里而近行竊乘興在步武間真足樂而忘世第
令華上君子坐失三賢爲何等時耳不肖近益治小
祇園不減白香山履道池上它日抱甕其間不失作
老圃斥置金石古文近萬卷咀咏之餘不失作老蠹
魚園有佛經一藏力鈌趣闡之而逃焉不失作老衲
子足矣足矣所恨者江左多文士軟美交不得公輩
偉人開我三徑耳公向托爲穆太公壽序匆匆未果
幸以其殘壁來斬正禪除役看試筆也

又

始與使所遣人回得報書已又從鄉人所得燕中書
盡前後皆肝腑也至別啓見喻出處之故於我心有
戚戚焉門下神龍威鳳絕不受羈絏鄙劣仍故我
淺陋所可窺必欲自引以報知己則亦未當也籍
令門下異日入而裨贊謨猷出而扞圉社稷即不至
作殷淵源其在二君子退猶進也戰國策所云智[illegible]
而勇次智不深則勇不沭則缺符卿散地或留或
往皆門下拳大事時也不復甫禪服餘疾在衷乃聞
有爲及者蓋以雕蟲之末雞肋我於無競地耳唯門
下有以教之扇頭新詠匪性風吐且見雅調屬有俗
冗不及詳統析照亮

張有功

維揚往返俱阻銜杯不謂承相邸中三日之醉牢落至此兄與不佞俱非少壯人世幾何悵然悵然栞陽令來辱教覘遠存東海波臣天上公子記憶也再三手之不能釋丹敎寺之還駁駁故物不足爲賀但覘兄精神益攝灑袆詞筆飛揚汗漫令青蓮仙人歲星金馬足矣昨見張丈人道兄豪致不淺令人肉奮世路縱横握手未期奈何奈何寺伯承可以日夕也寄人多難得毋輕失之

翼思伯

念足下以吳生故謬交不佞遂偃然爲先太師珠玉之導令先太師而在其何庸不佞哉語云人貌榮名豈有既乎僕故已北則聞足下留吳中多長者之游翰墨揮灑令吳中人稍稍言之矣不佞待罪外臣坐乎生宿業故心甚好之不欲割棄也且莫許唯有投劾耳昨石揚州致足下書到始知足下北上無繇走一介問行李也其以余非人哉書詞披瀝懇至兩篇畫極精諸詩翩翩有致筆亦稱之鄭廣文三絕也前者從子相所得公實集錄之足下與惟敬後先致善本公實已矣二三君子無大延陵心諾可尚也燕中

毋遊進王否以足下藝錄宜亡所不合政當於山頭問柔之耳

與歐楨伯

別足下之二日而梁彥國至又數日而出會知足下曾過此爲之悵歎累日居無何此君詣命亦下矣梁新作翩翩雖不能如足下大力似未減惟敬許大北京一冷曹不能容操觚士良可歎也計足下歸治裝畧畢異時游吳之策定否太湖田亦不辱差足君伏臘也小祇園成矣坐卧三十年退筆成冢敗簏作丘亦何所負王生政恐造物妬我一塹耳近緒忽忽僅成贈答彥國二詩可取看也秋暑漸覊節惟自愛

又

昨梁彥國行附一書爲候不意此君後所遂爾空返足下萬里奔赴衝冒霧露冀大作佛事久已抵家獲躬教奠事撒考敘錄垂之金石有子如此太夫人可瞑矣嚮所云買田吳中竟如何阜橋之傍頗復得一寓公與鄉人伯謂嗣美母濡滯也暇日覽近集真詞場鉅麗不復操吳音矣不肖忽忽大祥始貫一冊況太湖登洞庭兩峰與雷歲丈人闘石室中者賁綺遺跡令人飄飄有遺世意歸擬杜門作倒挂鳥而爲

造客如思伯筆所挽香未及竟吐遠近微文人如者
傳進何以堪之思伯故自佳画復奇長呈中生如張
元春為渠將去恐損南人聯增梁氏價也對客草草
不悉劇寒討南土稍緩強粥自愛

與張羽王

虎丘之餞盡郡中諸名勝而府公亟行而信布衣之
交便是千古奇勝措倈非其人耳舟中小閒讀新詩
語語擎節藍田嘉州入室而才情恒有餘小引叙致
極宜婉曲已堪酸鼻不知安仁越石見之當何如耳
僕生平交游淪落行盡晚乃得公私心慰賞中夜獨
咲度公亦當然否也二詩極宜佳而為公私見於若
春囷雲語可恨可恨所委僕前[illegible]閒當命筆恐亦
不免小巫之索種種之情容於[illegible]不傾倒不一

袁魯望

發吾未盛誇足下同泛石湖之樾分韻角險當時頗
亦一念王生否濁醪對榻曾未及期便若九秋之隔
中間耳目新說變故百出宛然是半冊史記也僕
一順措大耳造物者何意故以叢脞應酬困之若此
丘樊屠刀靜女胥倚門知者憐其非素不知者咲其
非似袁仲足下湖山無恙耕釣粗給涵濡六藝之境
身猶亡是非之鄉以樂何限發喜別致迪功五集云
出足下家梓人僕向讀其詩謂如六翮搏風三危吸
露快爽種種不可名狀此集殊多下乘恐趣大抵六
朝時沿晚唐以此標飾迪功如狐白之裘而益羊
鞹也昔人得魏收文輒投水曰吾為魏公藏拙此非
真愛魏公人也以為不愛魏公不可足下果徐氏忠
臣宜急謝剔劂留迪功前後名世之語正在多哉僕
欲與迪功結地下之知湖足下不朽之業其幸垂照

又

過吳閶得足下捷報喜[illegible]不能言唯與家弟盤舞稱
字州以八股[illegible]
快事快事至夜分而已世路滑溟勉旃自愛公車射
策當無出仲舒右者二十年行卷書入木天恐鮮奇
冊可讀者又蜻蛉狀花色野人獨身無緣分奉以此
二事為小恨耳會姪亦遂附驥雖衰宗遂此嘶鈞之
業庶不至失所矣然再名士落魄見我何世之鏡伯
樂也單存叔則附此從并恐詩嶺頭見憔悴不免破
例時時作長安卜某何餘容嗣悉

又

歲秋承手教累紙惓惓之懷悅焉若面清曹多暇望
益進為故人光垣北歸者傳二三大老意推轂良

乏以故與老母計之强舍弟一行谷其意既而自悔其愛弟不若愛身之甚也得邸報大事已可見吾當好立名過於激發遂開殆辱之端南牙兒司勢若水火當事者勉强調停智力俱困伏戎之莽何間竊發其禍不但兜豐而已也區區此身幸猶在樊籠外兩園花事日新佐以醇酒坐卧萬卷中作老蠹魚大堪送日齋中一扁曰半完此言非兄不敢以道也先君鄉賢事已得請於兩臺矣想學院亦無阻拜兄之惠得列於俎豆間可藉手以見地下執事猶望留神春氣燠和强飯自愛

周叔夜

過清源值執事病謝客然强起為我握麈尾下榻忘是情何可言諸篇妙者可錯置班史中僕雖效丹鉛無當家政恐足下發於機反自不解所以耳少保相公偶以無接口執事不置然非私其鄉人也乎度尸而祝之固當水衡一曹事胡赫赫耶固知功名損治郡非奇人矣已別足下以冬初赴官訊諜滿案都不了了此狂書生效也足下勉僕以少陵孟堅甚荷樸引僕自揆管窺有志焉然微為近之漸覺不類此可與知者道也至謂僕書可習蘇黃乃誤矣迨立之年

數影不足安能向研池傍逐小兒筆塗雅假僕少窺進一步令千載後惡札揮映亦奚讓吾家右軍大令也見方君希致聲與執事聚首風塵中差足樂于鱗請鄖索居吏牘讀方散客燒燭醉書欹斜且未竟所吐尚容嗣中

又

奚中莽曠饒山水足下拜節三湘放奏九辨令郢雪盈輝巫雨流潤不大奇快也吾家太夫人來吾扶病移居書室如斗大閒寂可人病不能就足下語可見就不

又

垂死後別吾兄不意復得握符節稱使者長安中風濤洶洶一葉下上分魚腹矣又不意不即禦魑魅而稱東藩之臣也念吾與兄隸事揚扢風雅慷慨世故無足難者獨兄出入為循吏所至有神明稱而弟齷齪刀筆間蓬垢而涉如女之津不免風雨良可歎也昨来理橐中裝得後先醜作詩賦雜文得二十卷稍加刪定以供後来覆瓿耳非兄骨肉垂念不敢以聞李東昌昨得一書卷恨弟詩語譏其政績可發一大笑也遇不解人無復與索何須兄小與釋之不一

袁履善

足下皇華之暇登太山望滇渤覽鄒魯纓之墟追吊往勝録成詩章惠而教我珍重珍重足下舍我去朝夕索焉延頸望西山雲氣身在塵土無由飛越兄以朗博之素隮益大觀心目更拓齊物俯世界何敢窺其涘哉計使事畢當得取便歸省洞湖魚鳥不驚春卉林泉秘人逍遥相羊身漸自遠勇近亦有于鱗可見也快不令足下共之象玄遂得留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一咲

又

足下書高上事人也則叙契濶除喪亂兇然握手矣足下謂從戎中來領略都麓化路刺促荆榛眼底至喻於鬐鬉齷齪亦大悲哉雖然此寧獨足下也某風雨之揉再屏贓手被髮燕市中復失貴人足虩虎視故有槐篇不敢棄之候作洛客州中間一時覽冀鬚蘇改襲瑜縱橫然自失素秦晉之間嶽從而拆但恐一旦不待無以寄吾區區日夜仰而為介深未給也吳明卿吾一寄吾詩古來詩命妬不肯怫蛾眉吾讀之法爾涕淚也足下毋以時詩而自矜來長安中縱王之僕與李于鱗寧不有所氏累以老公為令之屬則足下几席間乎勉旃白雲風塵之際毋深談劇之而已，

又

從郎中得報書讀之移刻乃盡足下尺牘無孫孔璋至於叙致時態許隋文體宛然如覩足下畏長安塵污人耶即一旦奉除書勝脊亦多後可堪耳僕所以旦夜剔剥不休者欲於身後結一段緣不敢持此博人間快意事足下為我不平良厚古所稱知己未也楊祠部峻脩時出故不作僕騃聞有家變不識果否止酒還丈肆字箴也遂當粘置屋壁間以充韋弦之佩高士贊效響俞生便不能當足下意然自賢勝也試再覽之所須還書從別致上

又

與足下別且十二秋不意復得握手燕邸盡改銀艾如故足下落落穆穆意甚安之然世當有執其咎者重以拴醴之羹施於先几足下泫然使僕肝腑中裂不能措謝高歆三日蕭瀟瞋步風馭倏忽有無間意悵然不自得久之即擬飛单舸一叩首堂下而意殊有所避次且躑躅遷期改塗令竟不得東矣足下念我於形跡之外可也茲謹先一价致不腆之幣薄有

脊核佐二尊人歎其付之記室足下以何日北上僕
雖銳尚能操豚酒跡百里之外世路漸夷努力自
愛僕幽厭在谷無所受暖足下勿憐仔之而已餘情
寄翁頭時冀揮椎以表區區

楊桐部

再寄書執事幷陋作見情竟嘿然不報豈京師人類
爾耶出沒獄吏間如苦海無念欲得張華陸倕之流
與下上今古則盍恨暴昨不旦夕執事向教索廖牢
誌可兩日後得也某秋杪了後欲來春以微罪行豐
草長林無復鷄鳴矣弟江南無尺寸地着僕奈何
奈何

又

每一上牘人回輒得兄數念我良至又時時動拂衣
興春卿著中持酒杯謀花鳥耳亦足薄兄官情耶某
不曉事書生耳鉛槧之業雖柄鑿時能忘愈好之案
牘作苦偷息吟咏昨理髮持三十莖許白者悵然久
之有盡之年更可授他人手磨矣耶三輔獄畢歸
從漁陽旁小邑就山僧乞藏經讀一遍足矣不復埋
向時眉眼見貴人也勉旃醇酎足暢毋多談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書牘十七首

上太師徐公

某等竊伏覩壬戌以後相公柄國清節峻猶一洗中
外苞苴之舊枚名者速白駒繇嘆保借言路皂囊生
色使假邊場任事之臣得騁各獻忠力海內之士人
思自奮精白喁喁望治至於容說迴天六飛中止功
在社稷千古所無內實一二郤光被海宇而中間大
烏革俱以 碩命發之光昭 先帝之謙德無損
今上之孝治雖堯舜共縣皐契佐宣亦何以過此今
內自輦轂外際魑魅含生之類無少缺望而獨不肖
某兄弟罪惡深重不能為先人延頷須臾之命一沾
維新之澤沒齒殞棄舉家向隅嗟乎不孝之罪上通
於天矣痛惟先人自受殊擢以來驅馳南北勞瘁萬
狀實不敢毫髮負 國己未之役夫事甚輕言官傳
會風旨法司上帽 天怒律既牢比情復從庭此皆
我相公所素悉也嚴氏排毀之深鄢某網餌之巧此
則我相公所深賜憫者也記不肖索鐘之日以楚服

請見我相公曲垂指示謂當泯默姑俟 天字 不宜
速激更生不測因旁及時事歎息久之曾未何時命
與禍會終風洞穴雷霆暴興不肖兄弟旣不能叩
比關伏顱刀請代退又不能稟捐不孝之軀付溝瀆
以從逝者所以梲塊削跡強顔稱人庶幾一日廻光
之照恐死無以見先人地下耳不肖雖摧裂憒亂特
然未嘗頃刻忘我相公之教亦未嘗頃刻不加額頌
我相公大德特以親在淺土家猶罪籍身負不孝大
惡不敢以區區無益姓名仰玷門墻長負生成之恩
自叅名教之外八年于今矣乃間從友人徐中行及
二三鄕戚所傳我相公時時垂及使人屛息而無所
客知大造之不絕物也今聞萬里沿血上疏匿影
都門之外迫於禁例不敢叩謁謹此齋沐手啓投誠
并具疏稿呈覽伏惟俯賜矜察一爲逝者明其區區
得歸柎先大王父之域沒存感激非嘶結可報如疏
辭情節稍涉欺罔及不肖兄弟更有他覬天地鬼神
臨之在上速賜誅殛無任迫切惶悚待命之至

又

伏承垂訪星變具諗翁恈恈憂國憂民之誠區區處
躬於此偶有一得不敢不對據邸報大星入於禁中
妖星纏於角度熒惑爲火星當秋冬囚死時有王色
主大臣有憂宗廟不享今犯禁中憝慶大亦似小應
第久守不宜且熒惑雖大星占多不屬大災恐尚有
餘慶耳角度之星旣非五行定是客星黃而有光恐
卽所謂周伯者不知其在左右角抑兩角間耶或出
入戉亏耶大約主將相災從外入兵蝗寃獄種種頗
不祥然使在光武時縱犯帝座不過一嚴先生加腹
耳古有諸侯之國其分野當之所以禍小而應速今
天下一家 主上以聖哲欽承大則默消其變小則
移於郡邑未可知也梁武之跣走不如宋景之一言
天道遠人道邇是在廟廊諸公盡所以省弭之方而
已

上太傅李公

春和伏惟台候萬福世貞等昌昧上瀆謂自相公握
柄以來奬拔者遠係借古路優假中外任事之臣使
得畢獻其伎身勵羔羊之操居閒造請一切從洗二
三同德以敔太平至於顧命叅極二詔卽使堯舜復
出皐契佐之其所規畫亦不能過雖窮山絕海跂行
喙息之微非不踴躍鼓舞自幸生成而獨不肖兄弟
罪惡深重不能爲先人延顙旦夕之命一沾德澤波

盡覆盆舉家何隅區區孤忠無以自白嗟乎不孝
罪上通於天死不足贖矣痛惟先人自叨冒通州之
擢南北驅馳開關萬死盡瘁微心可質神明寔不敢
為 國家妄費一財亦不敢懈怠一事巳未之役虜
賊散搶旋即退遁言官訾摘黙受風旨法司議獄仰
惜 威斷罪既微勘律復牽附下獄以前嚴氏陰為
排詆下獄以後渠亦不復諱忌媿然自任此則相公
所素知中外士大夫亦盡知之至於嚴氏所以切齒
於先人者有三其一乙卯冬仲芳兄且論報世貞不
自揣托所知為嚴氏解救不遂巳見其嫂代死疏辭
戇少為筆削就義之後躬視含歛經紀其喪為奸人
某某文飾以媚嚴氏先人聞報撣指嗟罵亦為所詗
其二楊某為嚴氏報讐因殺沈鍊奸罪萬狀先人以
叱壞之故心不能平間有指斥渠誤謂青瑣之抨先
人預力必欲報之而後巳其三嚴氏與今元老相公
方水火時先人偶辱見收薦等之末渠復大疑有所
革就奸人從中搆牢不可解以故練兵一事於擬票
內一則曰大不如前一則曰一卒不練所以陰奪
先帝之心而中傷先人者深矣預報賊耗則曰王某
恐嚇 朝廷多費軍餉虜賊既退則曰將士怯戰王
某不若茲誇既膺雖使曾參為子慈母有不投杼者
哉 而先人大故時不肖兄弟既不能叩 闕上書並
碎雷霆之下退又不能引歐刀赴濁流下從逝者匍
匐萬里舁骨歸壠枕塊剖跡強顏黏人不肖誠不惜
死死無以見先人地下耳今 神聖御極元首股肱
千載一時區區不於此日白見冤狀一求昭雪尚復
奚望哉不肖父子兩厠相公通家之後昨見養翁稠
公道惓惓見念至情歸與老母言之相對感泣然不
敢輕以尺寸之牘上塵記室者實為親喪淺土閭門
罪籍身負不孝重惡懼貽門墻之玷而不肖踪跡易
所甞指以故次且躑躅欲自奮而不果者數矣
今匍匐萬里泣血上疏匿影 都門之外而迫於禁
例不敢叩謁謹此齋沐手啟及具章揭歸誠門下伏
惟俯賜覽察一為逝者明其區區得附胥先大王父
之域設存感激非斷結可報如觸所陳及揭辭內情
節事變稍涉欺誑或不肖兄弟妄有他覬天地鬼神
臨之在上速賜誅殛世貞等無任迫切惶悚之至

上必保高陳二公

世貞等死罪上言竊伏思先人嘗以一日之附不肖
兄弟得稱為通家弟子世懋又以雕蟲之技辱見收

門墻從諸生後而自奉諱以来家祚冊藉身負罪孽
大譴當不敢以不祥姓名上玷記室至於仰止之私
無日忘之乃者　神聖御極賢哲作輔維新之化千
載一時竊不自量欲為先人白見冤狀匍匐萬里伏
闕上書而迫於禁例躑躅　國門之外無由希望
顏色竊布區區之懇惟相公憐而察之痛惟先人秉
髮登朝羔羊自矢通州之役誤受知　先帝盡瘁報
國十年之間南北驅馳間關萬死不敢避縮而禍縣
讒積事與命會　天威交加霆霰併下遂從沒齒長
辭迴光悲號悲乎始嚴氏當國時亦欲羅致先人於
門下先人總識其姦逡巡引避秉國已切齒矣而會
不肖世貞不能慎交游以從事於楊仲芳實忽若其
恭者從而尊之先人又不自悶時時對衆斥其奸狀
貝錦朝織夕不可破陽驚陰鳴極其智巧鐵翮就籠
寄命莽塋顧指鄢鄉拔草方祭顛倒三尺吏議莫從
適時世貞兄弟欲叩閽泣血請代而迫於付言謂當
靜俟赦則變生倉卒大故又不能引歐緹縈以從近
者強顏食息天地雖廣何所自容伏惟門下以其盤
舊學超踐伊傅之地左右　明主明賛太平必使窮
髮無冤白骨盡肉乃忍惜一投手之勞於素所憐識
之人乎然竊上塵清燕之覽苟先骨可以附葬大王
父之穴世貞兄弟當死效犬馬少酬大造如有希覬
他念天地鬼神立賜誅殛無任哀祈迫切之至

上江陵張相公

不肖世貞負孽惡深重致先人罹於大禍自奉諱來七
易寒暑矣乃心未嘗一日不在明公然未嘗敢以尺
寸之牘塵記室者自惟身負不孝之罪於人無所比
數且不祥姓名物情所厭是以次且躑躅於門墻之
外而有所未果乃者天地鼎革萬類維新竊不自量
一擬伏　闕哀籲匍匐萬里行次德州始聞明公受
立之命不勝雀躍星馳至　國門而迫於禁例上謁
無由區區私情敢托寒素痛惟先人束脩登朝指白
自勵南北驅馳間關萬狀盡瘁一念可質神明已未
春遼左大捷獲功至八百餘薊鎮之役虜衆我寡一
時闌入然猶以烏合數千之衆力抗其鋒清野堅壁
賊失利而遁功大罪輕中外所冤而為嚴氏力脩睚
眦順指宵人中以逗撓之典終風暴起霆霹橫來法
吏憎鬼三尺顛倒　天聽愈高泣血無訴嗟乎不肖
於斯時既不能衔尺二效緹縈上廻白日之照又不
能引頸刀就溝瀆以從逝者且嚴氏之郡頗亦以仲

芳兄就義時謂世貞爲之游說又爲之經紀其喪怒
室所移銷骨莫解嗟乎世貞不孝之罪上通於天死
不足贖矣世貞倘不能即死死亦無以見先人地下
耳明公以其鑑衡學超應傅夢明良相際千載一時
即薄海內外匹夫匹婦不忍有覆盆之感而況叨附
驥末亦嘗奉一日之下風如世貞父子者乎伏惟明
公賜哀而收錄之苟先魄就窆不至蒿葬世貞尚可
以少追大義偷生漁樵歌詠盛德矣茲具揭恭陳事
出迫切不能措辭不勝悃悰祈懇之至

上太宰楊公

不肖竊伏思自明公初進元樞時先人以疆埸之役
上奉指示獲樹粗績既明公仗鉞西巡而當事之臣
如嚴氏者橫見齮齕傅會文吏以成大禍是時先人
一机上肉耳屬明公再入西府默爲保全使先人無
得罪於公論逆陽獲功疏上思兄弟以私請冀用解
釋旦夕之命明公慨然憫而許之矣未獻禍幾口所
及雷霆疾發竟不可解世貞等即不能死削跡自匿
飲血茹荼然未嘗一息敢忘明公大恩亦未嘗一息
敢忘仰止明公盛德今　神聖御極明良交泰含生
惝惘思奮盛世不於此時伏　闕顯天退而歸誠門
下白先冤狀一旦殞先朝露何以下見先人泉臺之
側哉痛惟先人材質不敢希明公萬一至於思齊景
行動自軌式鞠躬盡瘁可質神明南北驅馳間關萬
狀已卒之後所謂一彼一此疆圉之常而權奸快復
黜授風旨言官內閣唯所重輕法司舞筆以意下上
市虎既成投杼難解天乎天乎凡先人功罪大略具
疏稿中茲不敢再贅至於嚴氏所以切齒先人之故
蓋有三其一乙卯冬同年楊仲芳且論報世貞不自
揣托所知爲嚴氏居間不遂就義之後躬視含斂經
紀其喪爲奸人某某文飾以媚嚴氏先人聞報彈指
嘻罵亦爲所詗其二上谷帥臣某曲害忠良奸黠萬
狀先人以比壤之故心不能平間有指斥渠誤謂青
瑣之劾先人預力密爲嚴氏必欲賜興其人　嚴氏與
今元相方水火先人偶曾見廁姻婭之末遂怒室色
市其心後已以敘於蘇州小郎則曰大不如前覆數
邊賞則曰一卒不練預報賊耗則曰王某恐嚇　朝
廷希剋軍餉大虜既退則曰將士俱欲死戰王某不
肯凡可以觸致天怒而陷先人於死地者無所不用
其力先人死死嚴氏耳非死法也今權奸誤國之罪
已著從新紆頹俱以次湔洗而獨先人蹈非常之[illegible]

奠吐之皃伏惟明公憫而錄之如踬躃以有欺罔
不肖覬覦他念天地鬼神立賜誅殛作哀痛激切
之至

又 盱公孜孜在里

不孝孤不能以罪戾之軀為老母需頃刻之命上踬
乞休即日南轅行抵澤州而訃音至矣扶服奔喪僅
存綫息歸叩櫬柩遽戾終天嗚呼痛哉先後庚年遘
此荼毒初既不能從死地下後復向苒偷宇宙雖
大何所自容死芬言者以為負 罔雖不知其語云
何大要生人此身唯君親耳狼狽至此知不能自解
[illegible]
[illegible]尚特出處之際頗曉自愛祇為相公肉骨
生成恩重不能決裂再叨遷轉唯山西一命曾以歸
葵先君仰瀆鈞聽此外亦曾有希覬他念否副往前往
十四年實歷俸亦三年始轉官耳吳興三四巨室封
豕長蛇稍裁抑之亦不致大有處置也去一二貪官
摘一二訟師為歲偵間有所勸輸以婚紅墾待盡之
民則有之亦半歲內事耳何至勞白簡斷斷牙頰也
國家視棄不肖如長物然不肖之視棄此官亦如
之所悵匡夫之節不圖靦顏一出為此草樞畫作詳
贄儀以此悵悵耳即日纔漏點籍已勉跡先右垦

之甚無窮忉忉所以不能自已者惟為大賢君子
知人之累也伏承手書存問并示張少宰先生札具
知台候萬福 天眷益隆當賜環為 社稷柱石為
天下正論赤幟惟自愛不宣

上司寇黃公

不肖竊從 朝著中望老先生風猶峻潔以為宋廣
平楊司徒二丈自其人說從吳興父老得老先生吳
興之政以為草菜縣魚肉其人私心實竊羨之不
自量有所撰述自附於子長訊誠之義乃若復見老
先生奮然為 閭討除毒賊父子即竊海瞭結素所
[illegible]
不識者靡不歆然加[illegible]於而況身受伍氏不共之
讎於期屬心之痛如不肖者哉 聖明御極舉一
新老先生與二三大老同德輔政含生濡喘思被化
澤而獨不肖兄弟罪惡深重不能為先人延頃旦夕
之命沒齒冊籍長為蔑盜呼號不孝之罪上通
於天矣痛唯先人自受 先皇帝拔擢以來南北驅
馳開闢萬狀盡瘁一念可質神明暮夜之知髮髮不
染此則中外士大夫所素悉者蓄賊父子始見先人
年力尚壯受知 先皇帝不在人後力欲指致以為
羽翼先人畏惡其奸匿跡自遠范首長謝立壑莫填

虎視眈眈命寄薀頰而會楊仲芳不免對衆彈指泣罵上谷帥臣為蕃賊報讐以取富貴先人復不能竭慎有所指斥終鼠㪑起餘為雷霆片牘朝入三尺夕變區區孤忠無以自白嗟乎己未之難先人嘗預報虜勢重大矣嘗嚴行參將尚延齡堵遏及集兵近地矣謂之守備不設可乎虜賊潰墻進入散掠逐滿所失何城所陷何寨御史功罪疏上已荷 恩宥防秋定奪而宵人鄭其受蕃賊風旨挾堂官之勢恐嚇方氏代草疏辭務觸天怒律既徑庭情復有看且遼陽一捷至八百餘級各邊所無係先人奏報勘疏既至正可借此微功以贖前罪而蕃賊風令削去止是楊照陞賞罪則惟重功則惟輕先人死不死志死嚴氏意耳今嚴氏罪狀幸賴老先生為天下一正之至於從新焦額俱見褒錄而獨先人蹈非常之禍銜莫吐之寃孤魂淺土未歸兆域闔門百口飲血茹荼能不痛哉今疏乞查覈功罪伏惟老先生垂憫先人守正被誣之實與疆埸任事之難 命所司發原獄詞送吏部查覆使先骨可以就窆不肖從者存者當代效銜結之報如就辭稍涉欺罔或妄有他觊天地鬼神立賜誅殛無任皇悚迫切之至

上司馬趙公

世貞等竊伏自惟明公按全越時先人方有甲冑之役獲從事於左右賴恩德保庇以免大譴旋膺特命改鎮北門晝夜規調髮變骨瘁然始一節艱關萬狀己未之役我寡敵衆倉卒闌入先人鼓率周旋力抗其鋒賊始退遁傷殘甚輕而橫為權奸所陷 天聽候高莫從吏議飲恨泉壤長為異物世貞等既不能叩閽籲天為逝者請須臾之命又不能捐螻蟻以下從九原所以苟理食息強顏稱人者亦妄意回光之照庶幾及於覆盆耳今 聖上御極明公與三四大老同德贊輔魋結儒勳之微罪不遺罹思奮而不肖兄弟不於此時白見先人冤狀即一旦殞先朝露何以異於禽獸哉嚴氏排陷情事已具見疏稿不敢復贅凡邊鄙王事之難孤臣冤憤之酷明公固所垂憐獨遼陽大捷獲功八百有餘係先人題奏後為嚴氏所抑姓名見削區區微私欲借以徼幸 恩澤如吏部咨到明公速為覆覈先人苟可以祔大下父之葬沒者存者皆明公大造也

上御史大夫南充王公

伏惟晋宅水土開府齊上以臨虫小諸侯皆四履之

世貞固不能具察贅伏謁而部小吏之牘乃屏議府
必却之謂而以書來毋更牘為也夫明公一旦畧分
而推私於故所獨門牆之人如此世貞乃非分矣明
公書亟言李于鱗歸不置世貞問者亦一相聞且為
罷官歌壯其事彼拂衣行沾沾自喜也于鱗固在埜
中人也衆口甘腐鼠久矣明公厭而思為于鱗乎世
貞不佞以為古殆無隱中丞也明公秦以前則可濟
以後則不可且天下談說飭行政術者要毋能舍明
公而他今士氣淪溺皷頂計獨望明公益入治中正
色垂紳使苞苴却洗跌徑蕩乎廉頑起儒於廊廟之
上故不失首陽也又明公書欲須世貞詩為弁文章
公於茲道先達也何所取敝帚而令孺子操而序長
者之堂雖然既已及之不敢隱也世貞二十餘遂謬
為五七言聲律從西曹見于鱗大悔悉焚棄之因損
劘劇下上久乃有所得也其拾驪賦歌選雅自不甚
下于鱗然多病辭不喜人聞之又最不喜聞於人顯
貴者故出不十之一而鷄肋之名發咄碎齒吻間業
為明公國士之遇黽惭出之且吏所録附有避不暇
昇謝明公嗇不以覆瓿等班氏之素可也

又

世貞草野中於昨冬從邸報見明公亟表章
綱清德照映海涯揆豈唯華穀之下崔黎自侈而
已令　神聖御極光華維新　顧命登極二詔直接
唐虞而明公與三四大老僇力協心然替喜獻含生
喁喁思奮　盛世顧獨世貞等慁慙深重不能為先
人延顙旦夕之命一沾德澤沒者發盆存者向隅嗟
乎不孝之罪上通於天死不足贖矣往者蔽其父子
式法時承明公見示手教青為海內稱快復奉李憫
恤其私謂若可以少慰亡者則先人致禍之繇與嚴
氏排陷情狀明公既已悉之可無贅矣獨念先人自
通州拔擢感激　國恩誓以死報浙閩之役軍府草
創島夷蝟興手剪荊棘躬冒矢石彼地士民至今有
保障之思雲中屢帥之後洗沐瘡痍振起凋敝為之
一新薊鎮五戢三摧大虜兵備山積毫髮不私蓋自
十年以來間關萬死盡瘁微念可質　神明實不敢
妄費一財亦不敢曠廢一事遼陽之捷百年所無已
未之虜數日旋退守備既非不設城寨又無失陷而
終風回穴雷霆乍興　天怒所加三尺盡廢區區孤
忠無以自白當是時世貞等迫於讒計謝激則變生
以故隱忍需遲不敢伏闕刀叩　北闕仰希縱察之

蹟一旦不測又不能捐犬馬以從逝者䫫伏閭閻拖顙稱人俯仰之間何所不愧嗟乎嗟乎世貞等不惜死死無以見先人地下亦妄覬日月之照耳匍匐萬里泣血上疏匿影　都門之外而拘於法禁不敢上謁謹齋沐投書并具疏稿請正兹事既在明公掌握又辱所素悉而世貞不肖固不足辱公亦嘗稱門墻弟子明公重哀而鄉之且為吏部楊公一言沒者存者肉骨且不朽如疏辭少有欺罔或不肖覬覦他私天地鬼神立誅殛之無任皇悚待命之至

又

某聞之史遷氏云伯夷叔齊雖賢德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名益顯乃若春秋列國東西二京節俠黨錮諸賢士行誼之至今凜凜若生者豈非左馬班表諸公結撰力耶然所謂一字之褒重於華袞則惟夫子乎是歸夫人至此大不幸也然亦有死而稱幸者幸其所托以不死在也即托人之賢而不死托詞之工而不死然未能兼獲儻至者也先君子東循自勵蒸羊之節拮据兵戎十有餘歲而卒以不阿附權幸中傷文而殞其事之本末天下之人能知之然不勝其偃眦甫復一官詩乾相繼至兩臺奏旌亦復報罷而明公獨慨然揮如椽之筆而為之傳所以褒闡之辭備至先君子不幸而遇禍以死幸而遇明公以不死且以明公之賢而工於辭百世之後因明公而先君子膾炙於縉紳大夫之口為其子孫者當何如以報也然汴上扇頭仰吐感激之緒百不發一唯明公亮之昨小仲山吏升府幣之既過溼盃不知所言謝區區承乏赴家別轉浙西雖宦思索莫世意南蒂未敢一日不盡心以辱以負知己冬初勉襄事期日制之老母乞假不可惟有乞歸耳倘得為宰公一言尤見生成至意秋氣未深為道為社稷蒼生自愛

大司馬劉公

往者以燕侍家君教之曰吾於天下所不如者二人一為汶上吳公一為麻城劉公其仁心政術詳溢所流其潔修恬於功名之際即古人何加焉然吳小遊而好賢其名不如劉公寔有大臣度云是時世貞私心竊慕之既錄囚識吳公於常山還而待罪為東藩之臣汚公屬吏愈益私竊幸快其平生而屬臺事嚴不敢以私請雖然間一從僚吏望見公眉宇退而未嘗不忻然得也已接公談未嘗不悵然自失也公故

無少世貞聞有所論請罷亡不可者公遷握留鈐例有兵車之役受驅駿馬不能追拜後車之清塵黯然惶恐無狀而公更收賤姓名置之薦剡乃所善張副使來謂公本意殆不止此日者人徹聞公之屬世貞於毀君也夫世貞思之未有以當也凡所旦夕託體者齊吏民之上相不大戾者以奉行公之明教故然十不能四五耳公胡眷眷若此豈以家君有連流及爲之愛耶世貞少愚不能推擇爲卮吏守刀筆九歲苟促成案又坐游罪入雖𦈡至貴引繩批根幾以事見法今食稼踐跡燕雀處堂即大長者憐而收之焉能自致青雲之冀乎爲家君躑躅道塗解去無日強顏待報不然且自勃谿矣府內薦紳先生日夜望公比赤幟善類世貞獨以爲未可也天之遲遲於公益有待也此其爲公深矣一旦而北欲信心而行于其信人也不失官者將失公矣門下故吏特國士之知敢復僭言及此公不以爲非願詳秘之

又

世貞不肖嘗奉下執事之教於東土自惟愚稚守職無狀不足以佐下風而翁長者不忍棄而錄之中間雖一布感激之私亦拜大海之辱而間闊者十易寒暑矣自承先君子諱以來閼門飲血不敢自比於人今春始奉　天子詔匍匐而北上書陳冤賴二三大臣採中外之議即欲有行而橫爲一用事者所尼躑躅　國門久之乃獲從莊襄公諸孫游盛爲世貞道翁所以繾綣良篤不肖所謂崎嶇歷落人也翁向者罔已過聽而賜錄之今尚欲過存而重錄之耶不肖毋論抱終天巨痛而摧擊毀裂之餘田光先生所謂其精已銷亡矣區區者素亦自有微桑守此可以仰報門下獨念先君子嘗受翁一日之愛而生平心事爲權奸所阻未復以白狗之海內一字華袞寧復有重於翁者乎今奉兩番行狀以潛淘精而惠之者哉小傳或像贊又九御史一公與祭文文者存者豈惟衛結之感而已耶明良一時君臣之崇師表萬世而我翁肯靡然在三錫盟滿幸無以易退爲念不肖扶目仰渼風獻惟冀爲社稷爲士民自珍愛不宣

又

非取道龍江瞻眺萬雉思奈軼之所駐一奉下風而遠吏避國禁次且不敢入袞衣十載之抱先君九京之感無由布之於左右良用悵然乃舍弟書至謂明公數惓惓於不肖甚恨失候不肖於世無所比數擯

屢明公肝膈而造物者亦誤聽其戕革之初之用餘
之一官必欲蛾眉混沌實所不堪已上疏力懇乞休
得請之積當汎舟艋大江攜瓢笠而候明公於虎盍
之下未晚也偶聞用事之人𢦏定旅豫禮持軍容不
入國之議於明公賜從有所減損明公亦聽從而從
之此甚非也夫明公與魏公此官即唐之所謂東京
留守也留守出入具羽儀鼓吹視方鎮特不建節耳
且明公既奉 天子勅衛陵寢彈壓藏內即有所張
大無非所以信 主威惜不軌也其所謂軍容者旌
旗在前戈戟左右金鼓節趨乃稱容耳明公罔無之
也且京師有 天子在焉然而省牲則列導騎主試
則擁八騶者何尊 士命也夫物無兩大留京雖重
不可並國稱也明公非可以九卿例也鄙意以為寧
悉復之不然後之議者謂輕貶損威重自明公始也
且性年新營之變其故在主帥不尊嚴威不別也今
又無故而居卑而示之以弱大不可也世儒不博古
不達勢妄以胸臆變更者不可枚數在明公自裁之
草區區芻蕘之見唯賜而精秘焉幸甚幸甚

寄少司馬丁公

世負大罪天地間不即死猶頗稱人五改朔矣自
棄謫復塊守塞不敢一通尺寸之牘於生平故舊
長者既日夜思之獨於明公大雅不能毫髮自鳴殁
且不朽千古稱知己重於感恩何者明其難全也明
公於僕進有鮑叔國士之知退有薛公改館之愛且
當流離顛沛間昌吏議排衆駙務存餘暖於不然之
灰又推右驂以資饋棄即古所稱銜珠投環未足萬
一而今竟為棄物與世永謝已矣無用為報矣故嘗
登胥丘之臺望要離之壠思古節俠借軀感慨之士
輙悪然泚顙也已欷歔泣下不禁嗟夫嗟夫明公豈
必欲知之哉昨歲得邸日知已遂鏡湖之請於穫萬
鍾高蹈明哲後見李宮思司頗能言綠野香山之致令
人神飛山川脩阻不能一躡芒屩從公杖屨為恨不
腆野芹之敬惡詩翁頭聊見懷仰幸賜毫入春初當
寒時進匕箸以慰惓惓

大司馬張公

昨歲附一書子熙去不謂家長者記憶而是時業自
愛其半殘之軀以庶幾稱門下客乃今併失之矣造
物者見侮揶之風塵之解不遂邑而就比今鄉躅君
雲間無所客面乃拜翁大教之辱又為離黃園內畢
究然三百篇家範也稍令西河叟釋而序之盃汗顏

當美深欲造玄亭一傾倒未果東望明海烟霞丘色令人奮飛無已則唯有手芝園集恭讀之耳然又似舍翁而與先泰西京建安開元諸賢揖讓也先君子奏議并所草近稿附嘉幣往祈賜斤正嘉則乃獲幸門下近作何狀聞令郎大奇人不審可一相見否大篇得手書八寸赫蹏欲以壓卷知當不吝初夏多瀛為道為天下自愛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二十四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書牘二十五首

吳中丞

某竊伏承高風舊矣五緯之操下盱脂帝將使讀士芬齒墨吏破膽不佞覘以傳吏之便取道恒州謁臺下膽奉龍光一二攄吐逡巡未及日者繇河間而東未抵高陽二舍則幾逮陽侯之難委掉入城不浸三板僅尔摧毀可三十丈身從吏士號畔睨間僅得小

遐耳錯輪之道改就莫州出北門從而安州又從安州泛而郡城波濤洶湧了不見涘垂陽宿枞視若滿蓄高路時從舟底撈果觀人家依高阜餘者十可一存靈突無煙大類荒島所經由城市老幼牽裾聚哭請濟且四歲已夜希半救之入今又空矣旁邑踵困亡所移食盜則不敢飢又難忍計唯有自盡耳河伯不仁長吏佐之政歲蝉緩恐一旦不諱仰累仁公令夫一北鄙膏南祈倭虜三輔要地陸沉若此可為寒心仁公撫有茲土素所惻怛寧但如其口語而已耶稿以為速上疏蠲額租量為賑䘏多集諸大吏

求所以决之故下楗竹石毋許小費無不遂為魚耳遺黎孑孑待哺仁公即無惜一介之使為行安撫而慰之所大願也其惠不更事宜度消渙無所裨於海嶽私泥堂下百里之慮違先哲未同之旨唐突尊重無任惶恐

大司寇長興顧公

予與至得老先生所和長篇讀之真如奔流從岷峨間瀉來一注萬里日與李煩德吳給事相擊節蹈歎以為前輩風流故自遠致是時初有嶽獄之命陸沈酒食中不得小效蛙響拜大昵之辱唯是老先生與

埋翁一二大老天所獨私出則黼黻朝著歸則領袖泉石其所增色豈唯天目苕霅而已燕中漸不可聞眼棣棣惟新便有黍離之象世貞抱棄九歲矣所坐想子與亦能談之觸肋種種無可復汚筆札昨檢先後著賦詩雜文各體三十二卷聊綴成帙照影自憐不覺食寢俱廢乞得小鎮或出或處不至棄其平生以報老先生國士之遇耳引領南勝無任馳仰輿時節宣珍飯自愛

上馮少宰

伏惟相公秉鐸三吳豪俊蝟起咸喜自門下而獨世貞以閒出無所比數如牛溲馬勃欲一附於藥籠之物而不果然世貞初從選人隸林寺相公固儼然厚臨之且復以家大人游從之故數惠顏色至接危酒奉温言之歡而相公則益日鞠重握風紀世貞待罪西曹之屬閒繇公事一再見外不敢踰進其履於相公門庭唯數從一二友人如吳給事宗考功得相公一言相與擊節推伏大雅宏度不幸而不得奉几席稱受經諸生幸得為私淑足矣是一二友人皆少年鋭情瑣屑末藝又不善掩避相次謫補而獨世貞既討自疎外無纖末可覩於相公衆口謡諑至視為大

僇之魔求以飽讒者乃開相公力明其無他而謫拔之得無蓋罪籍是世貞後先自棄於相公而相公終始收之也古人云感恩則有之知己則未夫恩之大者及於出萬死揮千金而古人不肯輕加於知己乃相公知世貞矣所以援骨嘘枯之恩渥矣何以為報也不佞素有膏肓之疾自今而往竊自誓不欲瘵即一日不罷而以汚民社者不敢毫髮有所負於幽明即罷不死而願以生平之力下上千古著述一家之言〻不諱而遇封疆干矛之變必不委瑣苟免以負門下知人之明如此僕僕亟叩昵昵縷謝為兒女之

總相公特遂并竟而厭之哉不佞相公旦日坐廟堂進退百官於不肖姓名如素不識人足矣他非所敢望也

上傅中丞

世貞不佞少時辱計偕嚴試依家君長安中業已聞執事為考功赫然有聲考功歲當點諸郎吏諸郎吏故多大貴人門弟子也當媒拔出署時五侯鯖腥在喙吻間蓋臺省快然一洗云而執事亦坐是不安適外去世貞聞私於家君以為執事非今人也其成化弘治間人耶然成化弘治間人在今日未必遂能為

執事以執事當其時固不特止于其人而已自執事去後世貞竊祿為京朝官旁再覩其事唯唯脂韋則往往私歎安得再屈傅公治考功哉不自意待罪為東臬之吏而執事儼然牽臨之既已幸快其平生而執事所規摹寬平補秉賑荒釐弊城陰濬流皆百世之業也而世貞聞且牽於文法不得有所效見以承萬分之一蓋日夜負芒刺焉而執事既以謬容之又謬許之至疏草一下上官降色僚吏改目世貞亦得稍會迅其綫怠之軀然嚮者世貞固好慕執事而不能為人言之不知執事何所取於世貞也世貞以時

國已矣希古人之業而既舉進士不幸誤從二三少年游因極意為詞章者且十歲未成生平賤隷多口語就謁大官貴人若謁鬼神未嘗不涤涤汗下也目鍥鍮之發齒則思請劍馬耳封豕之馮陵則思請纓焉而坐家大人執捍鼓為封疆之臣懼一旦之波及以貽私庭憂筋骨柔脆不慣引強騎迅強鷙鶴搶榆之翼而志天池亦左矣故寧自托處若五石瓠浮沈於長安之汙潦而中間小有所持論與毛髮踪跡已斬落人齒牙間幸不即罷斥而托於吏民之上已二歲白栢赤丸十去六七緣汝知林烏覡若陵其不受

事壓丁聽約束者亦改而之南畝矣頻神之殘板築斧礪河水循故高侍食新誦無嗜腹謡鮮壞陂菖三大姓與劇賊房李後先就逮捷若探諸橐中雖然是固未足以酬我執事抑不佞聞之天犢而祀者人主也盂飯瓠酒而祀者衆也肉魚獸而祀者豺獺也其大小不同以分酬一也世貞姑能為其小者酬耳執事其亮之方秋執事加乜慎櫛順養道體以慰中外之望不佞區區芹曝尚有片言之獻以少裨幕府者候他日焉其以為海大魚也

王宫諭

比發京得手教斯時坐西河之戚憒憒不復辨意緒如豁者稍聞舉之大要秦以上語無容晋人尺牘也知已奉太夫人由相衛入關還故里觴祭落為壽甚樂使人云出當別取道漢中泝巫峽復船而下直抵留都視義稍迂也司馬子長多壯遊遊兄奇其文章執事亦有意耶明興高文二帝皆卜二都典實若日月開闢元穢百七八十年來彬彬之治亡論邁漢唐矣即吳蜀偏季尚有太沖孟陽諸君子賦之茲何寥寥也吾州故桑君名悅者庸妄人好自標者耳為二都賦類不過閭閻中貨郎桁裝而鄉里小生時時或稱之夫使堂堂大明兩都即無以賦者尚可而奈何使桑君鼓而汚其車又令後世窺見明也執事握筆珥簪盧承明席天祿坐卧燕之邸垂二十載中間秘籍統文與學士大人所稱說亦已多矣而今望鍾山撫大江據雍谷之署得以其燕馳騁上下當不大讓孟堅平子也數百年一時頓公勉之　天子神聖定國本勦茇懿惡登用賢人先生不日以謀議幾事為集飯沐不暇誰行議此舉也

楊仲芳

冊次僅一奉顏色匆匆未竟所欲吐抵某接邸報出執事遑夏官此故物耳所遇諸君子無不色喜執事柄用者丈夫得意事要令麼墨看鼻左手持槖右手鳴燕然碑乃為快耳第執事往所忤人以大群敗文名太高如孔翠威鳳弋人爭欲得而龍之幸自避千仞遙覽乃下可也執事皆於義忘久矣莫助之愛第姑效愚焉書拙亨兩君誌達三日矣

徐子言

姜謝書達記室否別後窮日而南僅一追會老父抵家酬應不可了壽中一月匆匆比來倩此業債從後或冀少紓耳中秘典帙日得播勸燃薪之暇當博求兩都故實追美班楊草毋虛此佳地其之鄙劣漸以膏肓所遇大不可服兩手持蟳螯拍浮酒船中此實語也兄莫更羨之否

蔡中丞

賊年白月而剽者可二十人不使從鄉里少年白挺搶之敵獲其一僇二首餘黨鼠去匿伏發其衆罟約之耳不則盡擒而取也諸少年旦夕聚而憂賊讐我竟不來也此易與耳賊大約五六百顯學人羊之其不能圍城而入甚明然所以攻西門不休者不過張兵以脅我綴我而分其部散掠村落耳執事第嚴飭

吏士登陴偃旗鼓靜以待之而擇其驍勇者潛出攻間道發陰布各村落間使會精勇少年設伏要其衝抄或合或離勿使之測識彼進迫嚴城不能入退無所掠不過三日走耳賊走以餘兵載炮大而追之彼情歸可立盡也

應在明

自前歲得再領教劄巢蹟青海簿書之日手披卷之以故於我兄不復能致尺牘且寒暄之敘兄將無以我為薄不發郵書知巳郎夏官長安中大人乃有此

自可賀也僕偏觀英將中即意氣激卬不喜散放者有之無如兄勤敏精悍留心應世之學而長依於正如令兄領職方叩囊底智足以了此南北矣青州地險而民悍加之俗好鬬陸博豪飲借軀報讎剽椎發冢以為固然錯矛三尋烏合蜂涌即僕旦夕所與起居人皆白跖也自僕為破貲格人人相軋發小始斂手耳然辜或可以了吾事將来之憂未艾也兄托我先大夫之文固不敢負約弟不才口語方為衆所厭恐不能為先大夫重如其不然將遂勉強捉筆矣兄次不竟所欲吐唯含章以俟大用為屬

寄方德新侍御

足下超曠大節世所希瑞而僕乃幸得當之招提之酒揚花之際便足千古惜傾蓋分岐併於一日使肝膈遺致鬱鬱思奮而未遂耳足下抵潞河之明日先君子之命下即繼身而鼎聞聽其躃頓不旬抵彭城鼓枻順流念足下猶在齊魯之墟迫欲歸不能待致留書歐生以問足下一詩書扇頭見懷為俯和可否蒼梧蔡視吾洞庭諸峰何如異日毋相忘也

寄何啓政

弟側伏草莽則聞吾丈為大吏嶺表秉鐸江右隱然東南一龍門而弟譯起從事於浙吾丈飄然鹿壚之東矣浙東西相望如異域一官羈束不能步武錢塘而東以叩玄亭乃稍稍薦紳大夫議欲奪吾丈於烟霞泉石間不識肯遂忘然否傅有編古今遊名山記弟夙心日訪之書肆而不可得近得之鄢少所讀少連五日過訊謀辭乙之少間復讀之至丙夜不忍釋令人厭見吏民耳嚴君平尚云州有九遊其八以為恨来日何幾乃欲以蚍蜉之區而繼亥跡之後不亦迂哉携此編歸異日略如宗少文故事足矣草次成一章仰博郢和亦見區區神馳於左右耳諸記次為[illegible]迂者[illegible]訣漏惟黄又所遺似亦不少

弟所抄役先不下數十百種不審可備續編之用否
敢附郵筒於少參公所奉奉不盡所悰純唯照亮

答王禮部言卿

昨執事建禮除目下則指謂家弟曰是閩中少年王
質金相人也子何幸而得之為同舍郎則又指謂曰
恐非子之所得而長有也是王裴之選也乃執事書
至沾沾喜得家弟同舍相與琢劘甚歡也語有云聲
應氣求蓋庶幾近之矣僕竊者為執事言禮曹一日
足寓郵其言固已驗而今所稱王裴者即閩中缺吏
部郎何可令執事也雖然唯僕竊亦有進執事固下
生所謂連城珍也其在內黃有攻日而無攻入在無
籍則有攻人而無攻日稍兼之者獨禮曹耳勉旃令
陰可念也僕謬為諸公推轂而一官落落無所見投
劾去又不獲請然緣是得侍老母疾專精湯藥間出
窮圓細事也其他種種家弟或能道之

答曹憲使夫袖

不奉顏色者十七寒暑矣區區自處草芥中與世一
切抹殺迫強起為吏乃知明公自政術外翺翔藝苑
春容寂寞詹矣人口雖不能沾被膏馥之遺仰止一
念固私所深也昨見札垣指切怪而不得其故後始
知為楊忠愍下獄一事說任大名時忠愍子應尾携
所刻年譜相示乞行狀弟亦怪刖之曰少不能悉父
下獄草奏遺筆云云耳弟不暇更致詰也要之世豈
有醜人單叔子哉乃援杼之疑不能得之於慈母況
今傳聞不切痛癢少年筆也達人大觀芥芥軒冕烟
霞泉石自足千古討未釋然者兩賢相扼之歎耳不
肖本無作官理而為造物所苦累疏乞休竟成猜閣
多口之及罪我知我公除而後獲以餘日灑掃先壟
托鉢佛官私計足矣手教娓娓且肺腑之談憂稱不
能出祖吳楚各天牛斗相望勉旃努力不朽為盟豫
章可與酬和者德甫外有用晦王孫美秀而文社是
休也倉卒未及卒業聊抽一簡已堪鮮願珍重珍重

答寇大僕

前歲無美云雍鬼來病君子良用勞念繼從康生得
勿藥之問乃知天錫難老神明鼎福冀區區公除後
操一舟從翁杖屨於五湖三泖間庶此生為不虛也
翁名德耆壽君尉之長海內師表鄙不自量以棘秕
前引雖抱珠玉之穢亦竊遂其蠅驥之私耳乃重蒙
節獎過分即前輩汲引無惜齒牙不佞何人斯而敢
當此汗悚無任大覡惧以不恭打長者之命謹對使

拜嘉所有不腆書幣上瀆記室唯賜鑒擲為荷

汪正叔

僕嘗稱謝茂秦可作諸佛菩薩云蓋此子苦行堅志便令剔骨析骨亦無不為者今又於足下見之于鱗之作印證大宗頗為俗眼啞嘁足下獨口其文不置又因而下詢及僕也足下之勇亡復減茂秦矣僕滋歸擬築室山中少有所效以再見足下亦願與足下共勉之見托卷僕素之臨池又甌不甚發墨今附上幸揮素之為我藏拙可也

與黃郎中

始者見足下拂鱗翁援城社以為好奇伏節士耳既聞受辟元帥幕府諸幕中少年人人有遠也而獨足下孤生且州郡職竊為足下計必所自全者承相知傳足下逡巡引外多辟必進彼固無柰足下何也夫君子處於屯明夷之際如此哉世貞熟於交游鮮所伏伏足下耳比來賊直擣吾宗社大變然憂者彼逆豎死耳非有長筴馭縛之也而餘黨尚蟠聚肘腋又外論切切以島衆眩利蠅嗅而襲不必一一稟命賊直東南禍未遽艾也足下今遽為武部武部其官也且足下文時所緩急需者也必素講析利害若指掌為我一言之乎世貞汙法曹郎無狀不能以死奉職而又不能為龡獻以悅勢人進退無一可言者日待罪東方戈矛之鄉以幸故未即中漢法雖然旦夕且歸矣念足下無已故因郵卒致訊為強飯自愛

陳僉事子兼

明天子及相君思以惠晉蜀學者為蜀得大夫甚善大夫少以文鳴郡國中未有試也今為大夫得蜀操一方藝死之柄亦甚善雖然貞不佞竊有告焉貞也嘗讀史覩蜀事秦李冰首敎墾植逐去妖害逮漢與文翁始漸以禮移化之蜀自是質文彬彬與中國抗宋初後進稱道稀少張詠為郡脩紀文翁之蹟自是又有任李輩出也夫此守蜀其民社役賦獄訟軍興調兵食百用靡比且不以為恤而致重于士數如此故文翁張詠名與李冰並而功過之明天子惇化飭象偏郡邑置學宮樹之師餼其俊而賓其尤未已也更遣憲臣督理鼓舞專敕徑行事得校黜陟師生毋以民社獄訟役賦軍興調兵食煩劇之至專且悉也今夫蠶叢魚鳧村僻寡陋之俗固革而雍容埒漢宋固多好義用脩之士然未見大踰過之也專則易舉雖則難徧夫雖未見雖徧而顧未見易舉也其無忘

靦尸位耶大夫盍亦思所以惠進蜀學者以答我明
天子及相君至意貞也聞之矣直而溫寬而栗體也
士所群視而趨者憲臣吾稍以其士而姑息之衆且
玩易不自勵至冒競無耻之流因有所挾而蠱其隙
稍更振束縛以法又叢謗怨且非待士恒軌也近又
有傲誕肆意者輕所閱曰吾將盡黜之其與于旌賞
無幾此又非也伯樂善相馬者也郡有千里馬則取
千里馬而數百里或不能數百里則取數百里馬矣
不能以數百里馬而百里或不能百里則取百里馬
矣故士不可執一衡萬也因萬而衡之如相馬可也

不侫為諸生時諸生中即有青衿冠衣而貌儒者行
鏗鍛市井類也不可不黜又不可忽易黜也大夫固
明愼勢豈得一一熟之或他有所托假而後得一時
之聞聚終身之禁錮此非為大夫處厚策也蜀故多
異人嚴君平筆混跡備卜卒難物色之至有砥節脩
行表于閭黨而未顯者精訪加敬之所以風厲繼進
也大夫今之賢人固有不為文翁張詠者其毋以藐
先而忽遺耶

奇部侍御

不肖之待罪晉中也竊謂得備察屬承見顏色領大
論為天假之便而自發任時格於例不能謁臺下第
時時從晉撫覽風裁為千古驄馬生色神飛夢馳於
龍門砥柱間旋以老母病棄官南遣又不復能辭謝
維天地棄人罪無所加亦恃臺下慈明見亮耳草土
間偶覩邸報知臺下埋輪之疏格不下遂移疾歸超
然厥鳳千仞非尺鷃所能窺安石不起將如蒼生何
蔡使君來惓惓道臺下俯念不肖至意且謂前南牀
齮齕起自某君輸自初以此君長厚推心無間世路險
巇乃爾然實自矣與三四寮貴人成之不肖蹟節骨
體本非世材為造物所苦遂添蛇足來者可追茲亦

何足道也雕蟲末技風障牽纏身亦厭之臺下幸一
施針砭起我膏肓不勝祈懇

李太史本寧

過京山以斗酒豚肩謁太公太公方從里社懽飲不
歸也辱尊君娓娓抒湞相尉勞晉陽之別盂三載所
矣尊君則為言門下且以使事過里率諸生觴太公
而方為相國所急不得請太公躍馬肉食與尊君競
壯不復以膝下權戀也世貞雕蟲之技似亦見知
相國遂之使從事楚棘而當事者遂以全錄見委自
三義客經外靡匪拙筆當此右六不諱之朝亦欲上下

托筆札以附於旃孟方甪之諷退而悔之三十年出路人猶作草茅語且欲以縷行抱韭之伎而厠奏於國工大樂前其能無厭斥也以素庠門下知愛敢吐其私爲保全之諸公所萬萬世貞今歲驟衰懐抱作惡二豎見凌日有憂生之感已具疏稿令舍弟挍上倘得從吏生還皆大貺也方作書瘧發憤憒不竟緘惟亮原

答趙中丞良弼

前者辱數使逐逓草率附數行爲謝及於冗中得一詩亦不知其何語臘月小盡抵襄陽追淮海公不及因代頌發報燕中書得百函隨趣諸郢陵歸用望夕入郢甫三日而使者復以大貺種種至矣郢言不以蜀髒口而欲登之壁且復理故帚損華觴大幣爲謝是重不佞愧也太和乘府時及上帝豈敢以風塵吏而遽干之景風之候籍手賢撫君爲紹介則不佞將執鞭爲郢城無所不綰轂僅一二鳥道爲迴其在楚賦有於睢息固附庸也而翁乃重以獎飾郡人尚述信之得無令人作夜郎王觀乎一咲一咲所示咨日稱蜀似未安欲令改正字下之覆固日淺而勤恤我多矣其能遽即分庭禮哉僕小間當知命也

羅虞臣

夜飯郡齋時也李于鱗謖謖松下風二地主濯濯月中柳謝盧亦矯矯儁父傑狂浪自放疑非人間游也別後提異見道上貴人都無復味耳病莫之問饒魚蟹足咲濁醪澆磊塊無復可道者大名一片讀書地執事勉旃自愛二詩見翁頭可博而取也縁匱中無幾餘耳

復楊都督

得公與二三文士倡和詩具見祭征虜平鉅平援壺緩帶風味頗聖之故倦游其材足依包子頗稱三姓俱幕僚妙選也武林游月大是佳事兄重之以東道主哉但野人懐土又懼爲世眼物色故更次且耳然未嘗不神游畫舫青油間也

熊思僉

前使以馬公之以遷去也不佞私計之以吳中之節即無當若公爲公已郎中報至果公也不佞竊有三喜喜公得治其舊民士若諸父老得復乃公民喜柄事者得公高枕而付大江之南亡害也即群沙中少年人持七尺刀裹乾餱帕首韋附釆受事麾下矣世貞敝廬之搵柳又何幸焉青齊寢食盜賊白刃起酒杯

閭加之原田無歲丈法苛煩如東渦斷非不佞所勝
也計旦夕且歸矣明卿昨始量移小郡推往者悽其
白公事皇皇若有失也其為人篤友誼然諾生死乎
匹馬世亦有憐其淪落者耶

上丁中丞論海運事

蒙發許給事奏內事理與分守道會議後承別帋垂
問具仞不遺葑菲至意竊謂登萊一方不過數百里
地瘠鹵禾苗少熟而淄青綿穀其口穀有餘不能出
給它郡以轉資不足不能求糴它郡以自給故小熟
則賤糶小凶則坐困閭閻無間歲之積者乃其恒也
今歲收至歉斛米已至一金盡所有而供遼左不十
之二而室如懸磬矣其不可一也登萊舊無海舟其
適者皆山島及遼左之狡黠人也今欲海運則須造
舟山無大材足採操舵駕舶浮泅占風之卒皆欲取
辦於閩浙令一下而民無所措手足矣其不可二也
今遼左之飢荒在然眉而造舟募卒事皆創始非隅
歲不辦也夫殘登萊而有益於遼左猶可殘登萊而
無益於遼左其不可三也山東喉咽也遼左雖重猶
手足也割喉咽而供手足萬一民困盜起誰則任之
其不可四也臺下上為國家畫久大之策下為地方
杜纖微之慮但丞據實奏報止令遼人導海以求糴
而不必令登萊導海以餽遼其各島有舟人民稍寬
其禁聽令轉販仍曉諭二郡積穀人家毋倍索高價
沿海乎行之類毋得乘機誰盜為姦庶公私不至困
乏而遼腹俱有調劑唯高明圖之

議防倭上傅中丞

伏承下防倭諸議及別序手劄見諭令悉心條對具
見明公惓惓為國集衆思廣忠益至意也區區一得
之愚乃有相左者知明公不欲屬吏之尋聲而貢諛
也夫倭賊所覬不在山東也青登萊沿海也皆瘠
鹵數十里無人烟不足中倭欲也進無支港退無覓
洋深入則不能散掠則不達非倭所便地也我無販
海通賊者賊不得內應必不來即來不過淮揚之啟
潰或為風濤所迫者一二船衆我令長槍勁弓覺而
取之立盡耳今明公欲奏設提督開府如浙直故事
恐部覆不行也行而一二歲後羽書晏然者開府之
費何以辭設參將毋論其供億煩擾也今兩地有兵
備副使二矣備倭都司一矣兵備之令不能行參將
參將之令不能行備倭是參伍也動相掣難相護如
知何其可也留民兵萬矣然是兵　天子所恃以防

衛京輦者也歲募其人一直八十餘金費至鉅也萬一倭不來地虜即有警議者曰山東私此五十人何用也四十餘萬金之費何歸也留贓罰備緩急之用善矣大工迫若風雨工部之任事者耽耽悉秋毫也彼其懼諸道之以倭解也必不從我矣造海船此尤非策也夫山東陸戰地也山無大材人無善水地無大港海無寬洋此其勢必募閩浙之卒驚淮揚之木費鉅萬而成舟師閒居何所置之有急何所用之故議提督莫若明公以撫職爲諸道主設參將莫若責成於兵備備倭留民兵莫若嚴閱試以之快壯留贓

罰莫若使道府設法處置造海船莫若精陸戰明公第無上此疏而以時按行海防訪問利害從容岡之未晚也區區直以爲天下之患不在海而在山東山東之患不在倭而在盜賊盜賊之端與防禦之術未易僭易數也請俟燕閒之間進焉唯明公矜其憨蘇其狂幸甚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二十五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書牘 二十八首

上朱大理書

某昔者讀柳子厚上崔大理啓其爲文盖千餘言然大要不過求過已耳某既以高其文竊復卑其人以子厚之才不稍自貴重斬識於崔公即才若子厚崔公不先識之而使其匍匐自獻某以爲罪在崔公也致唐史卒未見薦子厚則茲啟亦贅疣耳夫不能愛

人之才與不能自愛其才而輕售之人其失均也某小歲粗曉窺弄筆墨便得解去既釋褐從諸薦紳先生後多所覩記事蓋齒感消沮用世之志加以行能劣習懶成癖不敢與今儕輩競晉嚮退而思欲效人才於古人倀倀焉若師瞽無相跬武枳棘而不得舉乃幸以職守隸門下執事者不以他屬吏視使薦敝帚且爲游揚之悚愧何以得此於執事某之文不能望子厚萬一執事之賢崔公不能望萬一彼所有者某則無之然而彼所無者某則不意其有也某之周旋隸省幾滿歲矣執事之御閣者某不一二而焉

載事方吐沐延攬而某縮焉如畏豈直以勢分懸隔不敢以不肖之身勞尊者降接亦妄意束髮讀書果為何事既鮮先哲之長延及其短耶執事不以督過而惠教之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子下體之愛至矣某且不敢當耳抑某聞於穆叔其次立言去德功為品三也假某能為子厚亦子厚耳有子厚之文執事之愛必更至使子厚宋遊其文執事未必取也顧距今竊祿之歲衡然未涯尚一少進將策驥既或有所見以無負執事所願執事姑愛某之心愛天下之勝某者而已同年吳子充芳撰人刻意五七言律適

時名家不知合致進於此使事故尚未及侍下風其人所謂勝某者不敢隱也

與陸浚明先生書

遠辱寄高文讀之至再三不作一今人語又不襲一古人語抑何奇也某所知者海內王參政唐太史二君子號稱巨擘貫揮霍不彌裁割不足執事之文如水中之月空中之相不落蹊徑不露巧僕閒與吳峻伯論之謂正統在執事也吾蘇作者後先固不乏何至掇六朝諸公之敝縷結聯絡而成章僕私心恨之以為如闤門市綺衣得三尺頭面耳不直一錢也僕少執事三十年總角時見家君論當世人肯屈指執事私心慕嚮之不减於龍門之馭既幸取進士亦謂尚及壯時思有所見於世而疎懶之癖切入膏肓跨馬候謁違官如使絕域頃同事者面顏流汗少小作態不自棖觸後不復能棖觸朝起假手僮輩抑按之甚苦便欲盡削去髮執事謂此人者果可見於世耶丙曹號冗散而訊牒本及清書晏坐閒亦有文字之好捉筆一二語既讀之使白蓋毀去且未及登執事門何敢使操鉛槧柄執事謂僕多所述作所傳妄也

又

伏承太夫人奄棄惟是純孝擗感哀酷太夫人上壽令考越有閒詞耎於再世其何以憾焉執事宜抑畜毋令過禮僕羈守不得歸致生芻之拜謹南嚮盥授不腆薌幣伏惟鑒入之前月曾辱寄左氏鐫辛牘少閒假休沐卒業頑鄙未窺見一二然於援證核駁無假累紙疑義雖然瘤癖頃洗真漢廷老吏筆也當令盲老公心服地下矣所諭孤樹裒談乃閩人李侍郎集聞已托梓人僕向從表叔善處錄之比舊十盈五六大抵多閭巷不根語刪中妄欲刪定既復自嘆此

不過增眼目一重魔障毋竟何益執事但從覆瓿之見當自厭也

陸子傳先生

某於公通家子弟行也巢中玄亭阻應門悒悒而返自後且不敢以塵土素積之身剔穢大雅紛刺惡卻歎矣居平見京師言不可肤與一二知己拍手論吾先生蟬蛻以濁羽于千仞羅網滿地孰得蜚揚閒春之歌頗稱大次氏本祀玄怡凝塵湛然曠其餘力要使鍾顏三令冊書藏遊真帝三語奇哉跡也近從射陂草堂覩其人固世務未斷翰墨清妙亦一時名手再致聲執事甚切也

答徐以言

自執事有伏闕之疏不復聞問若十四寒暑矣雖足羽弱鱗不足復溷龍章鳳姿以自見仰止一念則何嘗不旦夕焉自以先大人方得罪制命爰手不欲傷當事者意懸走一介候蹤跡刺之間而竟次且不敢僅從越中人得起居無恙有加額而已然區區竟絲容城君故被姜非而先大人復不堪其齮齕時時相左遂出奇禍至今日嗚呼先大人已矣廿不孝不能代毆刀几斷乃以宗祀之故勉強偷食自咎何顏復人於天地間哉即死無以藉口地下不死而如曹蜍李志厭厭無生氣何爲也人於生死亦觸落惟谷柰何柰何近者元究禱作小賦遠戍執事之道已行每內方日夜覗東山之名以大吐未竟之蘊而不忘窮谷草芥手書斫存且訂盟五湖三山爲日以行鄙事焉誼宜尔僕惟欲跡巷吞採鞠以從山川之靈其肯令不孝一子存長者杖屨甚爲幽數承便附言鄙悃外三詩聊見野人之獻耳不足存也勉旃良飯自愛

復馬汝成書

執事握文柄首善之地青衿在門桃李在朝甚休甚休世貞蒙承乏貴郡諸罪狀非一致大禍於先君子自奉諱來不分爲人間人久矣即以衰惡戀戀先塊殘土勉理殘息生死之際時復觸藩雖斁鐸比壤餘光衣被不敢一通尺素於長者之側乃者僕舟過吳馳使下問惓惓副以貺貺昔人所稱薄雲天之誼今復見之矣所諭志事及下貽藝文一局悚息不足當來命之辱儒者以公之大教爲太守李侯謀之使浦子司其事鄙薄不量竊亦欲附借不朽及覽觀所結撰固自勤論著往往未合作且多挂漏意大加刪定

而官居無撰書是考公特升崇西上自賢兄外少可
與商者又家牘乘之居無何家難作矣肝腑小蘇間
及往事輒汗簌簌下以公良史不下左丘萬一齊乘
發不百一而是耳何所資不佞也藝文極備且精核
矣馬氏碑今僕安能措辭哉無已則有宋後詩徵勞
此黃乎于鱗見贈叙文已收入尚有頰城碑一篇又
僕有兵備道閱武堂二記碑陰一銘及祀岳君說述
烈婦二文似可備采擇者僕非故言文於齊事小有
關耳盧柟賦得一本如命上之子相集太煩僕為略
節其詩令附覽吳郡武書來云亦為小刪之擬梓於
郡矣近體一筍多絃絕不成律者覆瓿可也賢兄豈
雖洙水哉世之伯樂不能於驪黃外拔千里令人短
氣

答李伯華少卿

令親至承手教及示二誌知遣信者再俱為洪喬浮
沉悵然先君子大禍寔有為之者嗚呼何忍言哉世
貞自奉諱未飲血枕塊分埴溝壑四易寒暑矣以老
母在不即死戮而皮見人然亦何意塵世家有先人
遺籍雖不敢望公家二酉死委差足送餘日而摧裂
之餘志意蕪落閒卷茫然無可以者死生之際大都
觸藩厭生一室亦是阮籍窮途公覽之不一憤道心
否二誌縱橫萬言纖曲盡書愚谷巧於用短公無乃
巧於用長耶女郎諸山吞乃出吟髮無恙時時令齊風
颯然惡詩不足言第見忠仰之切耳賸寒強飾自愛

吳參議

閒時掌讀列仙傳恨太史公不敘寔公所統諸洞天與塵
界絕金紫呵從煙霄日日邊乃知寰海內自有一種
富貴神仙也公前身想是玉皇香案吏耳

何侍御

嫁郎一再年剌不得達即者過桓家君為其言執事
遂見念二孺子矣此何以當也不佞閒使節東行部
霜雪之下無廢陽春三軍冶挾纊哉溫泉殊聞勝驪
山湯無硫黃礬石之苦善足養性且執事為東道主
不一奇快適從中丞公醉歸腹痛長行櫚中止耳不
以僕愚足侍杯酒之歡惠然而過我誠所望也

周衛昌

信來辱手教垂念及至發潞河時亦欲取道一過京
東而不可得知尊候乃遂同之矣承諭欲移病請告
世路洶洶吾輩第一著也執事豈以僕非人哉青州
雖十二之國然其人懷嫉好亂桴鼓晝起大賈狩牢

執事不以見憐而以見美何也

董侍郎

昨以舟過石頭不能伏謁長者而從吏以手刺賜誨適偶有聞於輿人輒效一得之獻脫畧無次誠不知其未同也乃復拜大教慨然有澄清天下志且痛士習憂民風有味乎言之矣今中外稱伉直立奇節表表者不過四五公而就其間當名實洞表裏愼終始若百煉之金絕瑕之玉而無可議者則莫知明公明公一日大拜廣夏細旃之上一旋轉而海內嚮風若動貴戚驕於文簡翁爽戮兵於司馬固易易也不佞

所重爲明公祝者願明公少舍弘其介沖融其辨使蕢桂微溫蕕莬得進而已大教又謂僕亦嘗被狂放不檢之譏而識者以爲不然此自明公愛忘其短耳僕少年時與三四友人皆雕虫之技奉職粗畢不從權貴乞功名使以爲是標榜自是報拖多靡中遭大慘形神都廢禫除之後時時以酒寬之幾遂成痼平生賴先人饘粥之遺獲苟遂其志而所謂窮乏不少逃來忽動移山一興及頗收買書畫至減仲產以此悞心第爲狂爲放不敢爲不檢耳所謂大將軍幸保持之明公試觀不才豈堪有爲於世者耶吳興[illegible][illegible]一

抵罷吏持巨室洶洶不令僕何垣壁而敢希明公作用試事畢乞歸當俾造門下請教不一

瞿師道

側聞晉與綸綍不廢史筆當挽復淳古與七制並陸甚至幸也　天子方大展分聲色無動而又開閣延經生侍青禁明去留之旨杜窺覦之萌遠方波臣靡不淼耳奉宣　德音況執事居禁近之列者乎某別後八月始抵家得一及送老父鎮日酬應寢湨俱奪筋骨不聯黽勉復出與成侍御了此段苦事所經由淮以北望清源千餘里亡不陸沈者邑之民僅免魚

鼈易子析骸亡但衆見又黃河別延浸漫漫成巨浸運河頓長土若平地此喉咽也患已剝膚矣節鎮諸公日望遷爲一身計則可如天下何弟非與於此者不忍見耳外拙作奉寄如左

袁柳之

別日抵潞河已二鼓矣踰旦乃發舟水頗駛鳴榔伐鼓前後應答楊柳蒹葭微寒自生隱然江南景也於者自適退而憺焉知已朋儕無復在眼縱復烹鱸湛酤誰行賞此閒中聽記凡口簡息而誦之不覺崗颼颼然而四來也監軍新命于役北陲令人慨然有封

猥居吞意丈夫得志要令看奠上磨墨李闻饑饿旅
吴子輩為也出塞歌思勃勃爾稍南暇為允一掃軍
中宜慎保霜露此行極大機括智者沉毅萬勿輕動
僕非能知此者於兄效骨肉之愛耳

又

别後再作書及一詩償宿逋悉達否望長安片紙不
得諸君信忘之也知役返軍事良旁苦雖不獲著袴
裲襠上燕然揉如椽筆權監內消獲觕尚遠塞茲行頗
著游覽矣弟今薄書生慎檻作獄吏不已又令出與
屠劊伍邑勉畢役趨故鄉根不併日生來劣志頗從

鄉里老人酒社中作役不願作公卿門貴客也時事
大異勉樹勋猷幾微之際願吾子自防爲之耳

又

不幸遘禍未即生平親故人相知者往往削跡自引
去乃獨再辱足下書毋論書已所以慰誠指示靡不
肝膈也入與家大人言之即相對泣涕者再矣僕
雖已罷官貧不虞窮餓而足下祿入故尚薄胡重推
食念我且厚也念足下餉不當受受之以足下高誼
愚父子所坐深居閉無地啓救問一侍從行還輒閉
門與老母弱弟吊影飲泣青燈熒熒風雨時送

間世所無憂怖亂散稱緣業當不知前生作何狀也
弟時上多竹宮之祈符瑞臚奏竊可布覩首領回光
之燭杳然未則足下所治多赫聲在朝稱屈載道
柄遲紫微堂中與諸君雅歌浮白不啻上司徒公也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勉旃自愛吳生在蜀中頡脫否

答楊中丞

不肖獨若强起躑躅二載間幸與全晉接壤每一望
旌麾祭戟嵯牙於太行句雲不勝其注仰而自惟禮
數隔絕徽音濶遠不敢輕易輒通其私茲聞移疾乞
付乃在發駭乃承手書下問副以厚貺始得從徐駉
卿備承起居之詳雖玉體少違而豎子遠遁今中外
之望僅明公一人南陽龍卧恐未便穩也新詩清遠
孟襄陽遠欲追蹤當作蘇門鶴意明公之貌當如
服氣餐霞之人憑虛欲仙不宜作虬髯虎頭頭勝也
太史公致想概於留侯得無類是耶弟荼毒餘生十
年草茹先事苟白扣囊角讀遺編足以自了而横爲
造物者所戲兩跳莫逐折腰欵掌茲獲量移復擬乞
骸而上書者爲畜憫委頓而逐此行真畫蛇添足可
歎可歎承見需全稿實未就剞劂有三四種聊以資
抵掌冗次不悉所懷統唯台亮

翁司馬孺參

世貞無似辱從公寮末而公國士我又辱稱公之州民而公羈翼我迨謬起稱公之下屬吏而公復故人我拜辭之夕握手為歡使蘇壤登於華席槎櫱被以春芽伏謁之軀悅若驟貴既辛游公之鄉而一水間隔不獲登堂僅再遣候尊君起居而已僻處吳興菰蘆中無可通使者秋間一布尺書菲幣於族子鴻臚定偶所不諳其自淮而歸竟成洪喬故事及冬而請假棄先旁奔走不遑寧處仰止之積與日俱積間從邸報見公所上流民圖疏為之扎[illegible]加額老臣椿惓格 天之忠不知九閽 不阻否世貞毋從出從事亦欲少策駑鈍以報知己而 廟堂之上氣象乃爾且半殘人也安能復仰中貴冀息己具疏乞休獲奉一命先龍侍老母救水以送餘日於分過矣天下事須大力人負之雲霓山斗之望既屬我公自不得下同微末運河 閩脉當極勞神冀乎成在邇宅揆有期尚容嗣賀從子進士一誠行聊附言區區統惟鑒亮春氣漸和為道為天下自愛

與潘中丞書

扁舟頻訪東海雲霞為賢者增色華琛[illegible]傳以為希遘至月下浮白嘯傲成小祗園一種佳話矣惜回風不辭無由攀豚肩斗酒追餞於吳閶之傍此歉尚邑邑耳舍弟比首送之至晉陵巳別令蒼頭上乞骸之疏幸憐而獲請半殘之軀尚猶不屬人也見邸代翁中丞玄圭之錫舍我公其誰天下事須得天下真才勉旃自愛勿作區區兒女子態也別頭詩雖敘交期千里之致然尚與前諸與公爭五湖不當復續釣覽妄謂公雖高才大慮閒孤蘆布鼓之與當猶故耳遂不獲躬報謝似未能免俗唯高明寬之

劉子成

別後抵潞河信宿解維水驛岸濕棹歌相發湖海之景使在目前也所惜者不與知己共之耳見贈大章乃是開元作手非吳子輩可擬僕則既私喜且幸矣因於足下竊效微規古人業鮮兩至名成在寺不朽之業唯此一樂可以自力其他太半由天由人足下少息而跋之便足垂世慎毋令刀筆吏稱慕中

又

徃國草次知兄儁才且譽 國士之照則以微規代謝亡見罪否僕之南也謂得少肆息山居可以屬意圻者抵家僅月許公私頓迫食寢都廢又坐期遏星

夜走淮南會成侍御十七日後畢使復南不擬作
子應酬矣譬如釋氏斷絕種種一切世人謂樂却以
為苦必斷絕之我既謂若安得復樂此耶周歲後可
藉手見足下狂奴故態重心賁否窮寒北望黯然與
悽想同之矣

又

辱手教知抵家後遣西河之戚蒞鎮已久威信境外
為慰苗頬獷悍好動難制亦具人性古有三年而克
者乃亦有七旬而格者要在足下自擇耳僕自昨秋
中寒兩作遊率不見籍輟轉千際放下世味一切

無與唯念去日尚恭虛負生理作得餘年便擬堅入
雪山斷臂穴腹無復顧念今而更悠悠故吾可憐可
惱足下知公實逝耶造物小兒半道弄人僕亦幾落
其手公實故緣薄耳順德守非不大佳直少却世人
一段為腥羶寒寒政是本色僕夢刀未遂聊復陸沉簿
書豐草長林蓄之久矣為老親方發虎尾不得恝然
奈何東南之變不意一至於此三吳無尺寸乾土宗
黨交游太半異物僕亦無羨生者早晚等耳使回促
書甚急據案草率數語殊不詮次風塵之際哲士竹
帛忽諸望足下勉之

又

自杯酒燕市時于今二紀餘矣待罪楚臬佰門下儀
然在夜而貞坐所守不能躬東箭之敬尋又遂除目
而東悠然之懷彼此托之郵筒而已郢衰之役其不
以余鼻斲之蒲弓蒿矢俾卧治焉乃又以隙日畀我
果獲從事鉛槧喩於息黥矣甫擬走一介候門下安
而使者乃首之叙睽合之悰導契濶之故且以不佞
先二子鳴即文通不百六為瑜快夫僕何忍言哉業
上書乞骸旦夕待報具區之陰有菟裘在二子誠如
公言雖然所謂馬則吾馬齒已毀矣進唯門下持節
淮陽以一白羽掃島虜若秋葉太阿之鋒既血飽而
匣開之能無狀然鳴也五單于雖解辮然時時見惡
氣幸善飯自消息即一撫髀不能忘康公矣太公不
朽之寄焉敢以鄙陋辭然所著狀若墓表材何如人
也而能為予鋪言其鼓脣若醪嗟而替牙斷斷然于
吻間有流味也則誠楚材也雖然竊以為公口授之
耳所示順甫誌銘精簡有法順甫不死矣樸如云公
且為含其殁者而卹其存者此自公厚德亦足為末
俗勸其它具別啟中非日專候更布區區

復戚都督書

某向則閒東南諸名將亡險公者又會前兵使陽曲
王君雅能道公用兵狀出紀效新書讀之以爲燎若
即早用公何至吳越財賦之地如甌脫哉而無何伯
玉中丞復書曰來云戚公今韓白也雖欲得足下言足
下能無意乎不佞竊亦以倭奴起首尾十二年環東
南且萬里所殺傷以數十萬計棄大司農金錢亡
僅得一戚公耳如戚公眞能戰者以故不自量其愚
轍跧次郜見爲序序成而中丞從復求遂授之既殊
自愧悔以下澤之乘躡逮足於晉厩三逐之塩徑衢
顔於楚庭縱二主偶而不色怖之獨不貽閒人咲哉

及使答緘再復公書所以奬予不肖甚勤奉篤至若
眞有味乎僕言如伯玉指今所覽刻集諸縉紳大夫
紀□功於金石如甌如楚知閣凡數十百職則又愧
僕叙之未悉也乃公則欲然不自喜精求性命以希
太上僕何敢望焉僕何敢望焉夫僕自束髮來即知
操鉛槧之業於今二十五年矣近竊窺公之用兵而
稍有悟於文夫文出於法而入於意其精微之極不
容而法有意無意乃爲妙耳以此印證於公公其許
我否漳潮蕉閩近格所希公不得不於格外仰報此
賊如復平鯨波盡偃南天若濯僕印爲能更刹散嘗

釋耒以侯飛捷南林筆兼伯玉賴公見在宗廟問不
過六月之息第國家無以使勞臣耳事迫則蹈路生
爪翼事定則夷齊蒙垢臧嗟嗟寧獨一伯玉哉偶公
見示及之不覺忘捫舌矣沈嘉則快士也足備樂龍
中一物否承楨華褙環錯種種充庭使我不知所裁
又懼勞使者往返勉拜賜極切愧悚外具乃野人食
芹之私一詩書扇頭頓效高山之仰非足奉酬未美
也幸亮而納之

又

與公別悅然自失者久之海內故有人如所謂生不

願萬戶侯者舜用沾沾自喜矣然時計已登大將壇
如公向所云廟堂之上必當大費動弟宮府漸二藏
否異同調停眉力俱附足恐無緣爲九萬里扶搖者
合弟業已行殊悔強逵之令後世知僕愛弟不如其
自愛之深也欲作贈公詩爲酬應所苦僅成一章書
扇頭奉上麼幾出入懷袖閒耳募兵議成執事乘六
飛傳道吳閩僕尚能操舴艋奉斗酒豚肩相勞也春
氣初和強飯自愛

又

春時傳聞非一自信以爲必無而事顛挨杼幾發寢

食後審知其無他固知精忠所格豚魚爲信然亦君相明哲宗社之福也僕疲鈍餘生甫離禪除誠不敢遽及膏沐以希 恩澤而忽有楚補久之乃知當事者似猶以雕蟲知我區區行藏動若隔世頭鬢須盡改手板猶故且令猕識觸若我𣧑凌風生人之趣都不復有何況作官特恐重得罪於簡書耳一漆指即圖拂衣耳江陵相公誠可謂社稷臣其在翁培植非淺爲案尊公徵言固區區所願執役者所慮斑倕之門難爲工耳見答兩儀七雕語奇絕奇絕第言大非吾任也汪司馬經畧以足下當之所條上必十世利當

不至作趙營平數遒駮難也老虜聞已遁黃鬚兒必辯詛此在探得其情用南北兵于廉法而已然無事而飭兵不若無事而庀財財即兵也老書生談及此頓覺技癢然欲投筆公得無一撫掌乎附存種種過遲拜嘉多愧不勝抒摯之私唯記宣存之

答武岡王

伏蒙殿下下教貴及幽憂唯是隕越荒迷之人無所比數不祥姓名輒敢以瀆鈞重悚息悚息先大夫之有事大藩廿有四載矣殿下見稱若新惻卹寬皓以命孺子孺子死且不朽拜故華集侃被雄風小山金

樓雕乎其後復徵辱旨有意楚書俾魏余二君子網司其凡仲蔚公瑕淳父嘉則爲佐紀纂不唯七澤吐潤二嶽生色蘭臺渚宮之間幾復闡屈宋唐景章珮猶尊矣淳父似終不能強仲蔚雖苦頭風簡出感知己誼重或可從臾長孺一登體延也歲暮卒卒垂褰先事不克覼縷統祈鈞亮書刻數種附覽不宣

答西亭中尉

往結髮游燕齊間則聞大梁有西亭公者河間淮南其人也不佞私意得如枚先生鄒漢官之好一從事於雪苑夾池卒卒未果而會故人許殿卿者爲梁史

因托下致聲門下乃門下不鄙夷之辱賜書所以慰借良厚讀殿卿海右集序俾參焉唯是二三兄弟跅弛之跡點人齒久矣門下何味乎其名而舉之也不佞凡所從故人所見門下詩若文者三皆佳絕至奉教札及序刻春秋傳而知所嗣於河間之聲不誣也僕於吾道雞肋耳家既無遺書足讐所裒訪十不得三四甚媿無以塵門下舊有論著係春秋者凡四篇一得之見幸憐其愚而教之殿卿便便酒態似渠巨源又得晉師游戲三昧久計當盡入扇頭之詩耶見仰止新刻二種少塵清燕不多及

與隸寺諸僚

貞無似幸以職守隸貴署辱諸君子不鄙棄磊年傺而友之使得廁寀從之末席惟是不肖之身承君子之下風歲奇羊矣入則貳騎出則後先假以顏旨讌以談笑師師怡怡削廉破隅使貞得忘己之賤而以拜諸君子之鉅惠當事者念需次久俾得効一職寄跡焉遂與諸君子隔也初亦意隸署雲曹相距僅數咎許念邇室之未睽慶爾思之足慰而別且一月矣司寇嚴稽蘇并散之期迫于卯酉簿牘榮攘鼓舍之武不能屈諸君子玉趾又不敢以望舊游之執每遇列隸門據款段輙欲下揖僕夫之而通竊稽近事咸損服章為既蓋欲佩著留耒毋忘念思然某以為思閔莫涯物則有款敝而棄之是棄諸君子德也先民之戒曰贈人以財無若贈人以言藉是不揣揣前直易置數番絹其幸毋金玉而辭而以大贈貞貞也敢諸君子之訓借退食微燕一展誦焉穆乎挹春風恍乎見梁月朝夕如接諸君子也快哉悚息以敘踴躍以候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書牘二十四首

答虞齋王中丞公

伏審峻陟中臺併登東土三十年公輔之望今始少稱慰縉紳間也特某腐儒未解事不敢以為門下賀焉日庚戌秋變距已已僅百年耳禍似小輕其勢則大弱也　上赫然攬威實大有所處分有司宜惕然旦夜若鶩居素自淬勵而今又三年矣縉紳先生齋不聞日談兵食也而未有一事真足裨　人主不過劑天下之財以供無益募天下之人以食餘財甚或借縣官之威以弄恩乘縣官之怒以張威耳魯至則頗發兩事身廣辟則揚眉而冀擢此非特亡念國家事也通其籌議關臚苟且以為私計亦拙自癰并究豫幽燕青齊嵩不召募求供億移家從矣昨又聞有白梧縱殺令者此豈特漸已也上下人併心力謝也殺而圖其外猶不足尚可盈中潰哉萬一難作澤中拉然主藩誰為支者山東咽領也難作其勢日益重山東之勢重而執事之身日益危辰布日益艱某

不俟頭雉所以稱是三十年者敢從效一得以夫諸酋即墨諸槍手鑛人多奸俠亡命伍也白蓮之徒特而勝得無易我耶給事曹郎所其兵誠乏勇也以爲兵則不勇以爲賊則勇宜急慰收之毋得令他豪傑用也更望下數戰郡邑守令時百姓之力安靜填之毋令易見亂臨淸大賈沃饒垂虜涎久賊一入紫荊飛騎馳奔若迅霆旦夕傳城下舳艫接有千計得毋然哉請毋謂遠不至也城下之師誰則料入哉其切國家君以覊孤之迹蒙　主上不世之遇而拔之以不能稱之藏撫心衝虛傈然在衷妄有所竊想而執事鄉大賢長者也家君則何敢望所遺似之矣故因而默其芹曝其少賜淸問之然一進而誨之

奉楊海先生

自執事罷朝之端紳士夫莫不憤恨愴惜揮指側目於當路之下石者而不敢抗一言於朝夫天下事所以日就於頹敗壞散而不可支持此正由公論之在下而猶冀其足以挽回於或不至於一國之若狂者亦在下之公論也夫在下爲公論在上爲公法公法立公論行而不顯公法亡公論顯而不行執事罷偉一二載不惟行者絶不可得而所謂顯者日漸以微而憤恨愴惜之意亦日漸以不振矣此關係豈直淺淺已耶古之君子一時之事業天爲之人不能限之後世之事業人爲之天不能限之假令執事在砥礪服官居職即不咈民以從已能強已之所不可以從上之可耶即不納勢招賄能禁它人之盡無招納耶即不昏夜踵乞還轉之際能一無叩講而自遂耶又能喑默陰重隨變態之百出而噤絶無一言耶言之絶無禍耶又能爲伎賊忍害之行殺人以媚人耶此五者人不能強之執事執事亦不能強之人而欲其無罷或以罷故爲憤恨愴惜誤矣今而後田可義親可養聖賢之書可讀未老之年可以奮發而精詣此四者執事無求於人人亦無望於執事而又何病焉故僕謂憤恨愴惜愛公而不知公者下石當路爲不愛公而未爲不愛公也僕愚鈍無所窺識然於父師之教側聆一二以爲有淸世之心者必當愼其跡有高世之跡者必當降其心夫不量已之不能夫子而見南子不量已之不能柳下惠而與處女宿嘵嘵然而議也嘗嘗然而行之曰吾以遇主巷耳吾以納約自牖耳卒之巷無所遇而牖不成納僕未敢遽議其心然亦未敢遽是其跡也或見與時左遂奉身

瀉或勢與念嘸至直行而蹈襲曰此是世莫予毅矣且以為糠粃且以為草芥而據盃峻視盃廣行徑而難企嗚呼烏獸不可以同群我豈其異類耶僕又不敢信跡而遽與之也惟執事介特之操温恭之度消融於學問體驗於身心務實戚名近裏遠表於二者之病了不打涉茲敢畢其愚而請正焉新拜帕者及披手牘之云詳切相勉僕亦志習汙陋牽迫鷄肋之感特不至披示教作小人它日從門下有地耳山居希為道保愛不宣

華嶽山學士先生

伏審壘奏恭告廿服襄事某鷄肋塵守不得奔致士器之哭並從諸生後一致執管微悲然然於先府公歆德未能少益寸尺從聞忽得手書學惠氣然在疚不忘凡函之遞唯有感佩而已計諭祥孝思當未紓先府公夫人享有上壽物志以歲終始僃備人理罕復遺憾天下之身享自抑爲全之其竊祿浮湛如昨乎生於泛然應酬上不大能有情而頗亦好習讀諸老先生書然孤陋未盡解也獨時事感觸不可言落人積粟未充剝城下之恥而中外晏然肇綫錦蓋之互市之馬方來其泉之降塗縱今苔州賊執同知湞土乞

殺方伯羽檄交馳名實俱盡瓦土之勢旺直已形特倣恥此取其居火之薪其恐不免破巢之卵也家君病體綿贅一時之偶遂服重寄其間擊肘觸藩每一念及若負芒刺非師之愛亦何可塵瀆向執若居諸稱真足名世我師不罷官不過八座已耳試問今八座噫可邀而自表千百歲後亦復誰有知今八座者世途荊棘動輒由人唯此事差可自力愚雖不敏願從執鞭冀念門牆之末俯賜提策亡任感切使旋聊此布悃不宣

又

再辱書一拜白粟之貺岩居稿落落莫莫故義照人語也某倦風塵中焚香諷一二篇爽然自遠時從南來人得起居篤之役甸人從鄉子弟捂白挺聚觮角賊甚苦彼亡所其心焉童關甜淨矣而不能加先公之應篇如也敢以為吾師賀雖然彼或者幸其怒而伏我盡移室散質器猜今復蹈有司真宰所吝靡闢人理不俟請母東湛而時優之使不盡意當自距躍三郎君比復何似不能不懸情耳老父入春軍事委頓鬚髮改色某近者尚書來故牘使以省刑見命擢復同行輔郡海書自匿餘亡可為道者出入神明

王維州太常先生

師行後渦等數言且領至意欲具啓走使奉候而且
謂秋爾未祇辦也發且止數矣某自入五月來災疹
狎雜一了媎秀奋化異物旦莫泣摸恖怨若失得以
淮役輟哲從還吳下少幸放游浮湛幻身而家君取
快嫉者稍有浙師之命驅馳危險委質無論在某敢
安且家瀆大海與賊共之彼少見追驅此便毀焚掠
歸僅旬日欲奉老母避地閭閻卜築未果報期奪遠
黽勉北行萬事俱廢危中稍遡亡累用紓鄙恍左右
且見聞一二請覆爲邸報知大將軍審矣　天子追
僇尸籍其家示遠近東海波臣竊自幸以爲賴
宗廟社稷之靈決疽去癰亡損於氣此非人力所及也
當今國家威甚振所可慮者不在難去奸而在易用
人外兵帥時陳似矣而其事乃一白兩老公又京營
將紈袴子也其人知識男幹緩急可備否一二元老
共戚休股肱腹心之寄生不能爲縣官百口明臣奸
因其役從吏之又無以善其後何心也二王出留青
下乃定海內心婚學大典次第舉行正根本絕嫌疑
遠近大小靡不加額誦聖明第講讀之空亦有以

敬皇帝時政告者否師名德重望樞握有月把人之
憂願以相質幸與而教之

答王新甫

萬里將書兼携巨帙良慰所謂甚厚期僕也僕何以
當之追唯義府殊太草草獨以一二語下懼鄙衷頗
行後贈聊其仰止何能少重行色不意家祸至此無
無汗顏執事程則班史挾纂宋令然將一代之盛
而又官嶺南嶺南山川奇秀宋麗稱天下其所當於耳
目而盍於衷不俟將必有的然傳者幸毋靳誨僕也
京師交游政難與語朝夕僅一履下李子生黯黯古色
當遠出吾人上陸況散署足占世態矣來書以家君
擢貿未究深愛所存去秋偶緣城守使得超越衆非
厭服行能聊相慰借今令周旋寵貴乳哺保驕劇虐
窮巧未尋要領執事倘一體之必見恤也如僕又何
語退非子傳雅非以言尸祿觸藩慙赧如甲草木等
耳何以自樹自見哉人去急附通起居別書局志楼
請教照入

又

僕受質偏駁性守獄吏緣責多忤謬以肯壽從諸大
夫後鄉躅東土白柘之區也鉅予三尋擠若鄧林析

酒失色白刃霜躍即不肖醜顏之息以寄士民上旦夕危漢法中耳以故匿不敢通其厭棄之姓名於故人也乃使者從傳中丞來則得足下尺牘書記不肖如昨足下長者宜爾僕於文章鮮所規象師心自好良多謬盭然亦以其奪之故不復能右申韓家言胡以得此稱吳君也豈吳君與足下亦遂有昌歜羊棗之嗜未瘳耶足下娥𡢃令姿飭以規矩調伏其氣與時抑揚海內薦紳大夫言文苑者誰不領袖足下也即忌人又誰以一二酒食之事指足下者然竊聞足下尚少之益日夜劌劌性命之蘊講求經濟以求太上所謂夫黃鵠遨翔於天池而不賤尺鷃冊穴之吭雄於九霄而不薄蟬翼此更難也足下又亟稱吳明卿固無恙哉尚能從足下將手青衫如鶚八口微祿即不遂自決為簿中之斷者安能不頹然向繩墨也足下念之固喜如僕乃鈌鈌戾下矣濟南生傲吏關西書三以其文若詩來承欲得其耗故附以聞卒卒不既所懷亮之亮之

又

嚮者傳中丞人還則具一啟及以覆瓿之言侑也至於今不奉繩斧之誨將無去人浮沉否所從游者翁求二方伯咸以習足下故再三口政術不置足下之亨於官宜爾世貞蠹類之餘坐臥鋒鋩因以刀筆為湘中之累久矣不自意再逃簡書敢為老親蹶蹋虎口進退唯谷踽踽咲人于鑄足下何以教之惜哉明卿負諸君子推轂稱不置故以坐廢也文章之途日益荊棘篳路藍縷以啟山林非足下誰托也

又

與公張園痛飲時十六改歲矣待罪青社鎩羽一墩浮沉興天間者濶焉即不才所遘會不敢望稱人何至作官量移書眷鄉身案牘中忽忽忘其故吾矣教翰飛墜悅若覩紫芝眉宇及捎讀辭所云知儼然在疚猶勤存故人高誼乃爾虎丘步武之間竟成間隔盈盈一水亦復何怪僕此出真畫蛇之足但中間有大不得已者進退躑躅觸藩一羝可欵可歎縣官方急材黃金巍峩日購枯骨而千里之足乃放中野所未解也知不足磨公懷聊及之耳公哀戚至念純一不已天真自露外境皆假佛法所稱證無生忍亦此意也不知諸大知識能首肯否非日當效生蒭之致先奉謝因布鄙悰伏惟照亮

朱各部子价丈

壬子冬道實應里中儼然龍門也忘其少且不敏而
輙進所欲吐辱長者稱之小友矣已論報還值有他
出弗果謁然邑臣數二行卷袟之如和璧隋珠從天
下也句吳諸少年過從索而指賞以為視京兆且權
出矣何期一卷遂有長康之化迄今咄咄抱歎也丙
辰從家君所兩翁頭之寄昔人所謂煥若神明頓還
舊觀良不虛耳執事吸月露閒齊梁又所與倡和相
驟說者為傅南山人也世貞晚進於詩無所解然竊
謂傅南山人固傳而多組織之語不能如執事清婉
天致自發其言成一家云執事得無難之否執事之

視宗生世貞丈人行也梁獨以幸數於燕市奉杯酒
乾楊風騷世自削跡海邦寢處蹻跖矛看之與交而
索價之是耽豈非命哉日者島寇陸梁淮揚間將無
識康成里否發邸中報見公以不赴尚書期應公論
也非脩我墻屋故耶屬家僕還敢以布其區區別作
請正何敢與玉案之報八寶書屋中有賤姓名足矣

與李東昌

幸緣王倚忽爾萍散言愴離索令人自失曩執事五
馬就駕體中憒憒遂泯招提之餞更承不棄遠飛教
言計發任已久上下安和從迎案牘歲月牛游刃聽

析之暇或登樓望嶽或肯駕齊烟付餘解於歌咏體
至景於丹青宛然一風流太守也弟日坐省中譬若
籠中之鳥毛羽楚楚顧影鸞牢雖欲悲鳴誰為釋去
明秋或可得使事道經貴治叩門索飲政恐太守威
儀嚴重閽人不容謂是游客漫逐之耳于鱗峻伯只
如常此間最難得與語使附聞之足下所有雲谷樵
者否為我指其口曰但宜進酒

又

執事郡當孔道攝吏百計撈聽逢迎歲月謂少而能
片言取折分身應酬又復遊戲丹青縱橫詞翰卒成

卷帙憲之故人豈惟文雅吏術兼至無遺一丘一壑
猶可想見高致也僕迂疎質相世態本遠強就束縛
隨人哭語適來聞有纂奈偏叙此得解使還故吾但
家君連被委任事勢難輕進則履身退猶歉報烏鳥
之私中夜芒刺執事舉以見賀甚愧猶未悉僕也自執
事言離雲司變故叢沓遂為危地僕雖未膺厥責亦
復何心將來日浸日滋難究結束一着浩歎而已別
來唯手談竟能勝袁宋諸君此可為告

寄凌汝成

伏時周還使者海上也屬苦吏蝟擊且蒸熱卒卒

以故報書不得有所傾吐既發則時時念大雅不置
也從長安中發郵書輒問執事除命不得甚惟之以
為鬻名氏則再三閱公車矣將無執事厭其高足耶
家人從南來具尊公及太夫人起居狀良慰賢兄忽
遂再朞每經黃公酒壚不能不興濬沖竹林之歎計
執事猶甚寄哀於人琴也其孤比習其書否青州日
飲食盜賊而處無所復言新南康椎愛事何如貧甚
無以為投劾地世途咈息往往礙人執事幸委曲成
之世貞旦夕且歸矣勉旃自愛不多及

答徐汝厚

再辱翰教及海物殊荷遠意昨見竹隅公云足下苦
公分相逼且朝夕計饘粥不異諸生時此乃佳耳士
大夫最受病在求與諸生異與諸生異不得不作盜
跖吾州前輩固無如足下也甚自入散曹來稍稍靜
思即鬻年與足下相從時徒以浮氣待人以易心待
事以麤心待古人書以淺意待詩文終無益長進益
且得罪同行不少也來教云洋山治蕪湖稅極不得
已昨聞洋山固欲辭之又非也東西南北惟上所命
我欲潔身誰當其汚者君子自盡何如耳想當不復
然矣

又

昨始得袁舍人書及鍜來何兄發東時謂此當最先
到既乃最後到可咲也僕循次作一月老獄官長日
宴坐殊更憶孺子風度不淺淺今冬北來謂可續舊
時語咲但歸思益憧憧地茲期或南遂相牴牾亦未
敢必也惡詩一耶錄去僕適亦頗微解獨於贈寄執
事甚加意而甚不愜想是執事緣薄又不知我緣薄
也

與岑給事

世貞自奉先君子諱杜門席藁者七年矣春初
天子霈恩詔與天下更始不肖方有霜露之悲瀾倒
而北白見先人寃狀俟　命闕門之外而是時數從
邸中吏傳執事從先所上疏讀之諸剖析利害持國
是挊天奸以為無狀於長沙致興之識私竊偉之至
舉送一蹴中間誤及不肖若有韰於雕虫之技而加
之拂拭者執事豈有所過聽於人謂牛溲馬勃真足
以備毫末之用耶不肖束髮時即胃朝籍其時妄不
自量亦欲效鉛刀於一割而不幸與用事者忤馴致
大變震蕩摧裂之餘此心已灰久矣七年中負不孝
之罪不敢自比於人而今幸執事之疏與廟堂諸公

之力先君子獲從衆璧不肖兄弟稍得播人於鄉井
閭即國家復過聽以一命見縻不肖雖儒不得爲殘
侍中亦何敢偃然而自附於偉元之節哉燭之武曰
臣之少也尚不如人今老矣田光先生曰太子聞光
盛壯之日而不知臣精已銷亡矣不肖之所以逡巡
而不能出者竊用二子之言自問而頗有所驗懼以
知人之哲累執事也昨復讀執事救周太常疏令人
歎服度非比坦諸君子所辦區區一得之見蓄之久
矣敢以聞於執事大抵今之稱大臣者類多內顧之
念而不肯爲國家任事今之爲諫臣者各欲自靖爲
志而不肯爲國家惜才凡與其易而退之毋寧難而
進之　今主上同寬仁恭儉不忝守文主然頗勃於
爲義而左右之邇吏者其兆已大露即遠無論元祐
元豐近不見正德嘉靖初乎正德諸中貴人弘治
諸君子激之也嘉靖諸新貴人正德諸君子激之也
此意唯執事可以奉聞亦願與同志者相爲慎重而
已不肖不然之灰無能爲報第先君子入土即縱身
散帙中作老蠹魚送餘日句有微見於三氏之旨勒
成一家言毋負執事門墻足矣先狀奉覽弁粗薄儀
將下些統希照入

與尹御史

爵者霜節東臨世負側伏困野第從今耿中丞所得
公風欽一二私心欣慕之今春不肖兄弟奉　天子
恩詔僭冒比上爲先君白見冤狀而爲用事者所尼
躑躅　國門之外復竊從郎中吏窺公疏上大疏隲
核賢否綱紀國是隱然有古賈陸風而最後乃誤及
不肖兄弟豈以陳尼胡椽凡備郡祖之用抑憐其淪
落困躓窮極已甚將收而拂拭之耶不肖身所當憂
患類非人間世所有徑寸之地灰燼已寒即昌時强
出必至跋胡疐尾洪士大夫喉舌上負　國家再造
之恩下累執事二三君子知人之哲唯期杜門築室
於冊鉛之業少效區區庶幾毋負門墻而已天地鬱
華明良一時政諸君子大行所學之日不佞乃獨有
隱憂焉厲氣日熾兵食日詘然此猶在外也今萬幾
漸勸百辟潛伏言路微積遠則照曌近而正德其兆
已大見矣廟廊之上與壟畝之地何以待之執事幸
有以示我使野人得安意畎畝不勝大望不腆先人
之帙少佈下懷并先狀呈覽統祈鑒亮

寄陳司理

其嘗讀史如徐孺子之流其托寄若無關世者然一

所主之辟即不應循終身北面焉古人不以知己易感恩其意固不也乃其舞象時則以雕虫之技辱知於長者其時實懵昧於人無所比數然執事固已誤知之而不佞亦槑是得補校官弟子以次獲升斗矣奔走世路十餘年竟無槑南窺衡湘之境又不獲走一价致咫尺之書少抒區區之情而旋遘家大人難摧剝震裂幽憂忌滯之餘其於生平踪跡忽忽若無所識者近遣天恩賜湯扶病北走伏闕上書冀白見先人寃狀邂逅賢從子太史公於都門之外始一問執事起居恍若映火炭而爽然悟三生者使人悵

汙津津然下太史公又爲言過庭之於所聞於執事者不一執事豈尚以其猶夫哉彼孺子者則何人也吾郡自厤惠於執事二十有五年矣其風德政術雖閭井至今能道之而一時不能理於操切少年之口然其人往往漸盡庚戚無復聞於世而執事方從杖後無恙日爽猶於武陵桃花問猶以其未竟之碁發之於太史公所謂季之所得孰與仲多此語知富不滿執事一咲槩聊志鄙感耳茲具不腆幣儀托太史公上之記室拙詩二章書扇頭請正執事能無曰孺子可教否而中暑滯強飯自愛不一

與徐叔明

昨在九江有數行附尚兵憲通候不知達否弟以異熱廿二日始抵省兩臺諸僚雖見愛厚而此間禮節頗繁衰顏磬折碩影內愧且簿任候臺者雖懷瀆吏琢繞旅酬交錯又入棘在近強驅作才博士弟子與奇都盡不去將爲小話園咲人矣每見諸公談吾丈風雅使人忘倦又云吾丈亦時時見念豫章紫氣中有同此者 懷者必非他人也諸公急欲得吾丈來見代爲鸚鵡黃鶴樓色亦有意否爲吾丈談此苦而以相要者熱海甲亦自時時甘露洒也一咲一咲五更起作書目昏數誤竟授草小史景象當何如餘不盡

又

使來拜手數叙致契濶旁及風雅間以澹辭悅然若賞此身黃鶴大別與公對語也紀行刻老手縱橫遒句逸發正如右軍五十二以後書若江山之助固不足言矣入棘稿便自作小巫顧頡齒牙芬流鍔出故旗鼓相當辟公之言豈欺我哉弟勞苦視家居數倍而飲啗益進不困夙夜星數之說信有之焉曹事少簡更札須臾其中償文進耳湘楚右轄神僊官府稍

為戎籍係心以此送日亦自佳政府注意經乘伏武之命當在不遠然中丞方在事似未肯輕移也中丞見念之深便間幸一達之潞暑南中當益甚加餐自愛

與陳戶部晦伯

不佞生獲遘足下同世後先通　朝籍垣省相望乃不獲一盃觴其長稱國士交抑何奇也既足下領為外臣得吳郡而僕已久棄田野間乃足下不鄙收其麋鹿之跡而賜之交結襟帶握杯酒揚扢千古隱核二次以求太上抑又何遇也僕於文章無所推讓頗不自懌以九州之外六經之表不得如阿難者婆者為之總持中國區區雖倚相惠施亦不甚多見使三代文獻家家馬抑亦諸博士師弟子必置力耳夫豈獨秦王李斯罪哉今天下幸而無挾書譎言之禁甫離齔即從事學官顧其所習僅科舉章程之業一旦取甲第遂厭棄其事至鳴玉登金據木天藜火之地者叩之自一二經史外不復知有何書所載為何物語令人憒憒氣塞休明之代士大夫談性命者創不根之語蝸蠹蛙傳以文其陋而嘐然欲主齊盟即所謂驢非驢馬非馬龜茲王乃騾也其稍上者即操觚之士攀西京躋大曆厭薄宋儒以為不足道實不知宋儒日佔俾小有所撰述也即所謂夜郎王謂漢使者我孰與漢大也不佞少小時竊以托附長者之嗜頗不能洗思有髙陽洨獵之病中年好酒頗事時時自發狀意有所瀏竟不能一日廢之居恒謂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相親一日不開卷骨孔盡窒罷歸田為新里小兒項領所苦忽忽寡酬以故每一觴不下輒便欲傾倒剔役與家弟言之猶娓娓不置也家弟亦云目中未嘗見此人義得之柰何失之尋足下還留省為僕言且有旬日留後六日僕趍一介跡之擬

挈負檻詞其役以稽從者則以先一日發矣足下如無意開府吳會野人足不能及百里恐此生無復握手當恨最者之草草也足下勉旃自愛聞結撰已成卸勤不朽世無慕華林編要髙孝標者殘膏賸馥能免沾丐否楊用脩自謂近代子雲見足下聊齋之佚初未敢奉從然觀其書如方城萬城張浚張俊二人豎子所不道者何也近有致河南通志者名宦中相州刺史髙陽王雍魏孝文帝弟也以孝文戒益自勵今作王雍髙陽人此又大可笑也今世所稱博學知名士如此僕又安能舍足下乎勉旃強飯自愛

答陳淮安玉叔

自嘉靖中一再從蘇山先生燕邸而最後先生外遷吴明卿氏來言曰夫夫有子矣是少而敏楚材也已何而聞公成進士已又從家弟所得公詩今乃又得公文矣公於隆慶中名滿長安乃厯厯一守㨂䘮之士亡所藉以生色然淮陽股肱郡治理一切流聞畢書褒召當亦匪遥循吏亦可亦何必寂寂文苑哉來教不惜齒牙餘芬以僕一二狂談有足羌采進之引玉不倿於公文無能為役顧管窺所及謂公實自正宗發以奇藻意馳法中不出法外汪李之後罕見其比故不辭而僭為之叙自忘形穢之誚也公能為我藏拙否先太恭人貢大歩兼拜牢䔍之貺名刻珍醇惠存種種吹煖於[illegible]後骨加肉何以為報使旋聊此附謝諸[illegible]悉臘寒[illegible]為天下自愛

又

得尊公書知門下初以一介走我於家而不值也乃更凌大江而上及我武昌則使者足重繭矣旼㭢捧咀有餘思焉門下將脉千古而肺腑故人乃稱僕故深幸之惟恐其不得當也家弟獲遂同洸不減元禮之游僕每出必悔悔又不能無求非人哉兹行築一

與[illegible]江山之勝衰頽磨折奔走委頓以從諸少年後無地着面强自力入棘即文事叢委之矣垂老於昔楚闈作博士弟子真前生業債也已具乞休疏托舍弟上之不知當如何耳佳刻華織謹領獨青州從事作[illegible]有先生楚醸甚惡幸所携足朝夕不然不能無望於使者也新詩烺烺郢雪之歎奏之黄鶴無論玉笛令梅花盡落矣漫成數語以謝沈嘉則魏季朗諸君從門下游甚[illegible]尚以多彈鋏之歎也尊公秦音嗚嗚為楚生色他文多奇知當未支方苦頭風飲藥不一

答[illegible]侍御

亲一二從酒所奉顔色雖往還亡幾而傾吐特深日者拜命之使方苦渴疾亂留通姓名門吏不得一捧別袂中懷悒如使者攬轡而陟太行之顛慄然有餘慕焉墨吏省已解綬循雅之士爭自刮𥊳以庶幾下風來諭似有所未足卷卷叩攻於穎石胡長者乃爾集不倿聞古有助於人者牛溲馬勃亦不郤也乃其所助則非牛溲馬勃比也順德李守於執事屬吏也即亡論其文阜犖趣古甚故同舍郎私之謁省中歸坎廩杜門謝客晝暮竟夕矣毋來自厯下就視

數日踦一羸騎不敢以煩縣官錫秫嘗謂蒼頭歲除矣安所得酒特敵縕袍東家貸之其辛有餘奉推之不數數受也比跡其守郡李青七毫髮設日一肉奉毋耳妻子更日得少鮭菜耳吏民謳吟戴守若父母而頗以文法左徃使又不樂除道積糈待非常之客客亡為將揚者僅鷄肋牘末耳令李生伏皷車上羊腸屈足就秣御圉鞭箠而拂之固所安也伯樂遇不視乃始悵然釀首誶鳴矣執事視李生何如也毋令海内有以御圉窺伯樂者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二十七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書牘三十首

俞仲蔚

春時附一詩及書知當達也賊益深無復下理貴人悉海内兵攻之吾恐遂一擲耳仲蔚佳士顱肉作青精氣何可着賊手無力不能挽夢寐仙仙耳仲蔚知吳明卿諭耶坐以詼文章故當事者幾一網盡然謂僕乃其魁焉所深恨僕則以左右死者當自厭恨棄障不自割斷借人了之明歲夏初可長得奉仲蔚日坐樊籠訊謀滿案作生平所無態苦甚苦甚或當笋風格袖領貫籥非過侯副使者雜油及蒜韭之一見欲嘔不覺啞笑此爭亦遂當笑吾也人去便聊以問仲蔚

又

前入吳見陸子傳先生僕欽其歸甚高又丈人行也頗與僕論詩僕舉足下似之渠云甚古雅少瀏耳僕謂瀏政是吾子病故不應識足下耳今奉去素卷一所一欲足下書古詩字倣鐵大或遂多得數章近歲亦可二三鄉居極幽寂春來卉草種種又多海魚新

萊差足奉也足下與小隹便從旅[illegible]與弟來醉花下矣
京師稱謂太厭人僕與于鱗輩抄稍去之因呼子然
僅拖三五同志他友生亦遂字五吾不許也今以謂
足下亡訝也

又

適人回附短啟并令家僕微有所助不知得徹覽否
念仲蔚圍城中寢食不寧天下上矣仲蔚故不渡江
而北或西從楚蜀山中樵採了此生柰何寄要領鋒
刃間耶事大槩已可見僕為老人衛上息此門之
托君親分孫不忍棄去耳不然[illegible]鼠者即黃
冠胡難哉昨與宗臣吳國倫約[illegible]生所著述人書一
卷相授以備卒然不可柰何所[illegible]仲蔚篇什雖出妙
翰恨未悉令穎人需仲蔚平日[illegible]亡論卷帙幸一一
寄來秋涼當手為詮次來歲倘[illegible]乞外付之梓人以
比於名山大川之義仲蔚毋過[illegible]柳南海梁有譽亦
五子之一而今死矣海內僕輩[illegible]才縱橫過人僕極
兵力彼猶黃池之盟吳子我耳[illegible]舍僕恐遂下風也
當發仲蔚一咲

又

一得足下書良至猛虎吟倜然[illegible]者昨見南來人迺
似小緩然數十白手叫囂城橫殺將吏
然彼不肉我哉久計以江而南與賊共之幸彼中
英雄耳閭門中諸小兒塗抹倚門便自相因色卒然
問足下無知者如[illegible]問蓋不見嵩沛父老習見隆準
公洒態謂是風老公十日高會威加海內始相驚一
亭長作大擧止于秋事業豈易令辭[illegible]書生嘗哉孔
嘉亞為吾稱某子甲吾數從人間見其詩未也此子
風神小可耳便令侍足下十年不作雪山苦行終落
閒見宗耳前書邀足下[illegible]家而北恐未易又足下帷
房之好不輕復當且止全集何時付我世貞冬盡當
得三輔讞獄使者十月可了徑歸卧矣濟人盧柟賦
手張左亞也足下物色之否

又

歎辱損書勤篤備至題翰一章悅若偶生清飈自滌
梁生運數全誅息鞅精簡稍就披卒愧於足下無測
高深然不佞妄謂名世語不在廣如五七言古正始
之音出微入妙近體小有散緩恐一二微瑕不無連
城之累耳赤牘委致義慶若在當令絕倒序記如馬
遷山水圖類雖極人工終毋天則敢取十八付之梓
人敬俟來命足下謂僕所云高士稍欲收仲長子卿

非也乃子光耳語見文中子中亦有前史載其度格
足下偶志之耶幼安龍德而隱變化莫測高士後先此
其類楚足下意若有不足而救之者非所敢聞也幸自
惟急須入集耳別紙聊杼塵忌以荅來美當見揮斥

又

盛氏兄來辱損書及扇頭三絶之贈良慰來美郡非
孔道遣信不易故於足下殊若流蔺精神之思托之
夢寐耳老吏平亭粗所便習雖訓訊匆匆頗有隙日
以爲讀書世人貴耳時便斷乾而僕又京備聶不討
杯棬之博山閱溫之口而多中散笑坐之甕加以[illegible]
寄削以入[illegible]入非[illegible][illegible]甲[illegible]
畢犯上之性自附陳寀同日之志遺間所積遂成丘
壇當事既擬肆其慈心縱史何緣亦側旭眼臨發之
日尋慈蝉緩親贈況瀾謂僕部謝筆硯逃形寄牘入
齊以禾磬折熟矣亦能粗語滑稽佐酒酖矣非者上
討吏還言朝堂内外盡爲燃燼虜跡所至漂流欲腥
家君傪力矢石横拒出塞幕府上事訓被鐫削北風
甚勁南幕多烏又聞構孝有數餘皇西別泰晉啟堞
改忓心膽尚梨東則青兗大侠亡命骨節盡痒生非
其衰黙與變遣意氣所發亦欲淬礪鉛刀仰希一割
之用既而唯之手趾束絡躑躅何所晋人有言吾不

能爲千古咲端也外則念玉石俱炎之虜内則新茁
卵併及之變坐是竟念而三廢筈終寢而九起嗟乎
静推陰陽消長之會臚數史籍盛衰之跡往往符驗
而僕最不幸心所不喜乃復得之明與裁抑門第寒
素雖陳而僕家乃六卿二人監司守令紆朱綰青又
不下數人此一徵也幼藉尊君之庇不耕而衆不蚕
而帛出無步趍日享再肉此二徵也束髮被薦踰冠
登朝隸司冠者九載而不被一譴今又猥賜金紫矣
此三徵也心所欲語口輙能道意所欲筆手輙能副
譽不及閭里而或鼓舞遊徼此四徵也雖使足下爲
[illegible]
僕解之何以解也不住三月之間盡以歸計陰請於
家君再矣而未許曰汝其置余何地哉夫少也學未
成而遽信君非所以處也且使長者親戈殳之役而
衛其子弟彷徉於鷄狗之社可爾僕斂謝無状因復
需急待罪東諸侯絶旦夕之請抑鬱嗼結而不得伸
聊取夙所著作粗加編又詩自騷賦古體以及近代
文則縣序傳洎雜著往往畧備人苦不自知薦醜百
代以期偏嗜亦良拙矣即不量未遂廣整亢欲賦二
京志五嶽續子長不竟之編劇老氏未純之論九一
其流付之山川而所憂如此所望如彼是將却日再

中留望為幾也足下能無哄其言乎今海內之士家握靈蛇與僕金石要可指數衣冠之雅于鱗日滉則吳生入室宗徐升堂伯承峻伯順甫二三君子亦當两廡山林之致足下按其玄測榛俏其短盧枏禾其抑王治吹其瀾又聞吳城中有彭年黃姬水莫叔明者可謂盛矣夫文章之士如韓非李斯班蔡孔禰潘陸两謝蘭摧玉折豈非造化之精惡泄人群之舉忌擅今日僕念諸君殆不啻念僕也勉旃強食自愛公署雖冗別有簽室可以娛性足下倘許躡屐僕便貽軏淮口却掃齋閣種種之懷尤未竟吐以待更發

又

春時身在人齒頰間又後老親躑躅戎馬之地故作書多憒悶語足下讀之得無訝否陸生竟買舟而北附足下書及扇未甚慰空谷足下歌行兒轉流言文非凡語特痕跡陶洗未盡去涯尚隔一塵耳僕居恒謂子與如醍醐和軟豈腴靡所不入今見足下解帶留連東吳旅盧中便自有千古風流令人妬聞此舉淄青大都會也襟帶海嶽多古賢士大夫之跡足下能杖策而來乎郡厨雖索然脫粟之飯可以佐游足下無自苦人生百年里中也汶復何益

又

前者辱損書及風雅之既爾時大人方候不測之命僕與家弟含哀衢路微聞嚴耗則方寸崩潰小測責旨則精爽狂越無論仰和雖讀之尚未了了幸荷主上多竹宮之鑒且念故劍赦僕垂假闇昧曲貸可希餘息復延驚魄稍定三復幸繹始知足下數嚶鳴之好信疾風之勁良用劌心至於擒藻環麗詠言幽雋三百之後此其錚錚家大人所坐輕重行路明之至被擒本末未易一二數也與足下知已久當自曉獨僕區區夙心於東海一書處宴日之將逮悵幸壁

弇州山人[illegible]

之無機歎丈人之解永測功業之難終不幸實蹈若合符節令僕身當之易耳僕不憚碎首流腸曲誨之下弟恐虎視眈眈坐以好名遺恨在獄以故削稿為脂恭慎作合句乙句句若蹟若替用紓日夕耳日月如照雷雨終解與足下矣犒耕釣同當匪遠不然夜臺之傍豈少僕一人哉吳中启子畏每言河清難俟後世知有唐生足矣僕每悲其意然此君婆娑卒於著述不能遠遠僕雖不才跳梁翰奔間自謂無讓古人間一開卷至大曆長慶輒與阮生廣武之歎足下視僕蒭戀朝榮者外拙詩一什章十二頗寓所繇寓

賜米芙豈敢濫續華貂逸稱金錯足下亮之而已

又

家人來得仲蔚手書欝欝中更不堪讀為我醱泼耳
顆二章一破之筆勢朗朗超箸如見米顛父子僕老
不辦事此舍弟頗好臨池便付之作津梁也長公遂
棄仲蔚致悼人琴固所不免亦頗達者念有盡之期
削無益之痛毋徒戚戚自苦為也楞嚴圓覺金剛維
摩諸經大是對證妙藥仲蔚懇之書來知走吳門哭
弟相故孺子千里生芻也此君姿致坐官海著書
未成嗣息中絕古語缺陷世界不殆為此云耳世貞頓
㘓知昨其泉中奏端日新產待從釜泉餘息他固未
敢希覬

又

昨乞足下書陶貞白傳記已揮灑矣可使付去力僕
自實褚河南哀冊後倆再閱宋景濂方希古二跋定
知彼所見響本之為摹或為贋也第恐耳觀者翻據
以評蟀撼我又攷諸集不無異同要當以此冊文為
正聊識數語須足下作蠅頭楷以鐵手腕發之令人
益想見河南公用筆妙處當更為大具美食也吾怨
怨無暇臨池而意尚好之一歲來所見獨項氏藏柳

誠懸度人經隹耳字極細而筋骨遒勁可愛其所謂
大字度人令小者文氏出師頌有金書御題卜王壺印
故宣和物但古法書家稱蕭子雲出師頌不聞有索
也豈蕭書行唐人以絹素臨摹之自此本應募而一
時鑒定貴臣誤指為索帖耶緣聞帖內數行小類及
後出月儀帖亦章草故耳亦欲見王百穀晴時數賞
舒生進上籤決以為唐文皇真蹟僕謂文皇集無進
士歲其用筆誠精熟然多肉而少骨後人熟讀亭聖
徽者亦辨之不必為高品且文皇自為歲場進士而以
與觀收藏小印鈐縫甚無謂也余言出二子者心惘然
不[illegible]然甚價亦頗[illegible]然夫何[illegible]足以比話章年未購
集得宋四家及趙吳興凡十[illegible]帖日諳頗精湯生甚池
時更相許亦須足下一[illegible]千文極合作而足
下不甚為許不以為公客物也

又

昨得足下書陶隱居傳哀冊跋真所謂小字有大法
舊白僕評誠懸度人經語發之耳懷素笔故神駿第
好以意創造令人不熟千文或析看多不可識此禿
師妄欲凌右軍足下大罵之似為山陰吐氣耳宋有
張禾攷者好作草聖每令一夫從子落稿至波險處問

豫吾不自辨乃曰若何不早言唐我忘之故亦宜罷
米元章論書云張顛俗子變亂古法懷素稍超乎淡
信爲顛史當更甚耶今世所傳顛乞劇少伯英殊愁
大令桓江州帖或云是伊書果不然足下罵懷素而
推豫章又不可解豫章自云涪州以後全入素三昧
然素結法緊豫章慢素腕力強豫章弱故自有辨也
足下又云性不喜郭林宗此語的有見要令世人聞
之僕自未看頭得小侯過此一月渦膠妙理盡矣

又

足下遂爲舟送我虎丘當發因吳羽王合諸名
勝蹟足下而不可得大是生平一恨令此會寂寂耳然
中風塵無函可避然每至該足下與叔平輩自洒然
即諸貴人聞之亦悦然自失也初入京幾作衛玠馬
看殺疲頓不復支今稍得自有耳而又爲文責所苦
剌促竟日無復佳興可歎可歎未審何日隱囊煎茶
從足下耳作嘔噦也予與明卿雖似解然未可望除
目瞶觀察須促其上遺勿作逗溜也

又

久不奉問家人從東來頗得足下狀知杖屨無恙詞
筆益捷勝聊用自慰而已弟以三月登太和其瑰壯
奇拔不知於三峨如何要自弟視五嶽銀鐵象常斷
續雲氣中幡節娜娜聽如意指揮王京太清之游當
不過如此也所不堪意者宮觀數十百盡作一家相
羽流萬數無一人挺塵尾作玄語遊客填道誦佛號
振耳作諂希福不減長安市乞兒且以晚顯故遂不
得南宋以前人片詠隻字令人扼腕今所上一賦四
記百詠可黏置齋壁當少文卧游否年來不作賦既
成讀之謂可文者當先鼓吹恐亦是老態諱短也錢
叔寶秋涼欲過此做王安道例作圖足下爲我書諸
篇於冊僕不能令後人稱三絕庶幾託驥尾以不朽
耳所許爲圖覺維摩可訣諸香既乞休不獲未免墓
安山城軍事稀簡罷衙之後僅如一退院僧差有異
耳人便聊此奉候不一

盧次楩

足下四賦恒時某几案間私惟騷辨載賡巫沅涸濁
楊馬物故岷峨改色茲長已矣何圖足下河北傖父
千秋絕也往者計出獄當抵蓟門虛左而待者寧一
日哉足下竟舍我而往來邢襄間也以天之靈不我
棄也亦得遂善于辭此子獄聲聞於中原僕亦崢嶸於
江左右上所命忘其狂嵬切剌下上無復宇宙悲人

吳國倫淮南宗臣吳人徐中行故南海梁有譽皆少特起偃蹇群雄獨吾二人者相恭就推上君子遂成虢虢握節之日既友耳戒出毋問訊盧生乔雅也其谷助君浮薄名不滚於乎次榎足下吾自拾人門道失物何預諸少年事耶按部過濟當疾飛騎載米並組北首斗酒之後揚扢風雅身與足下旗鼓相當勉旃自愛㪅僕已抵恒陽顯命邑大夫致不腆之幣笔札者四五人受足下所草賦及諸詩歌從郵中附來毋見遲也

又

騎而追我道傍恭茶河梁間色也夕與茂秦長揖不作足下 繾綣故知奇人難再耳下衛河飽帆張風嘯椰瀉流不旬日而抵燕大足暢懷為足下成五詩可自翫也毋輕令時人見之知當復南南殊銳山水恨之我輩人耳勉旃自愛不多及

彭孔嘉

匆匆避兵吳城未展拜分不謂燕詞得挑足下申贈繾綣遂逾風交雖形接未數而神晤獨深非比行一章行李增色乍入樊鞅數苦公私牽迫不得一致尺牘之間足下亦問者潤焉每念足下時憮然自失

吳子書佻銳許揚易相蚍集李寄未子元卷王時貪狀不少足下與仲蔚獨持氣格不落彼度内良用珍賞如黄生奕奕風調過迥翁多矣別作渠遂與足下並稱寧不拍手醉桃花塢哉冤盜無已僕政坐奔走恐不長見足下幸自愛眠食外薄物至可收

黄淳甫

吳城邸中獲奉哆吐江夏之秀端自不乏行卷觸目琳琅獨足下連城耳一汀入曹訊諜讖駁故復不少兼世情酬酢種種輕雖窘斷僕幸不以有情待之對卷便自入無小垂撰足下相許否賦詢淘園中知無奏肅歌數日變故必多處擾牢愁之思幸示數一二僕每怪諸君子好相標榜鮮從某家索畫分韻限體組織牽就下緣性真都無風格孔嘉跳梁亦所不免足下後來領袖其毋作此伎倆也別紙成一章聊見鄙懷足下領之先公文集刻成否

又

僮回答隂則耕香蘘人以一遺仲蔚一自供至今鼻端拂拂有天際真人想誦萊色真如藍田緑玉灩之令水波流齒牙酒腸自滌真大快也恨乏曹子桓手筆形容之使二妙沈辭耳歲暮劇有山陰棹與未出

所而盡又不及子獻矣

謝茂秦

別後再辱書不報豈其冗䪨也以足下之未解于鱗故既于鱗以一杯酒郡齋釋然矣且為諸郎君解茂焉乃劉何敢一日忘足下也据王門醴酒無苦茂秦而知吴明卿乎不知其開入五子眈眈虎視也余與于鱗悲歌長安郎中吏甚嘖嘖累年所不解者梁生游俗已矣而足下滯漳河二三子復流轉南北山嶽卒起為勸解詞奈何于鱗至言會於游燕集有所攤黃余亦得致一二可即封寄加訂裁為傳之江以南無秘也按部漁陽垂當發傳聊於于鱗布其區區強飯自愛

又

鄴處士張武部未再得足下詩復從問起居曳裾自若尚乎之累都畢不每念足下食指多何以詩飽世負比治刀筆多暇即眈眈枺後惠文能撓我一觴一味為也于鱗歸言足下騎而追送且百里綈袍戀戀猶故人哉獨不能如不佞作罷官歌相遺耳領聖少歌行鐵錚大非足下家也聿規之為深湛之思乎其人今何在留書足下待其未以投之鄴中諸王藻[illegible]

劉尉醴酒不薄足下然苦

答王貢士文祿

世貞東南之鄙人也日者先君子大故不能即從地下以為千古之人子辱自春辭米鹽坯塞又負謝世路雖二三故人訊問時關吏用自安而執事獨不鄙惠之書重見推假謂為長卿子雲復出足下豈有所過聽耶僕不才束髮時氣豪腸肥妄命管翰輕為撰著竟不闚古作者藩域而狂聲已甚碎人齒錯間余髮今種種矣毋能為矣足下幸勿過聽也書到後公除甫畢為鄉里項領所苦已稍閒悉發之盈月愉快不謂足下知有僕謂僕知有足下也嘗草埜一辱奔逸古歌行其在建安下大曆上李文出入莊荀淮南諸家其鴻類視唐宋乎稗官家言談名理其表表伊洛于談經濟陸賈班嗣之流乎以足下才若此奈何不令擁簪筆承明石渠之間抗論國是不則亦駕雙熊汎五鷁用口舌立功萬里外而猶齗齗旅進退於公車之門噫世必有任其責者足下何怪足下又欲輯明諸先生文辭為一代言甚盛心也至謂僕為叙則非僕所敢任僕嘗私有所評其畧國初諸公承元習一變也其才雄其學博其失冗而易東里再變之弱

有則失旨則淺質則薄獻吉三變之復古矣其流弊
蹈而使人厭勉之諸公四變而六朝其情辭麗矣其
失靡而浮晉江諸公又變之為歐曾近實矣其失衍
而卑故國初之業潛溪為冠烏傷稱輔臺閣之體東
里闢源長沙導流先秦之則北地反正歷下造玄理
學之逃新建造基晉江毗陵藻稅六朝之華昌穀示
委勉之洸瀾如是而已於乎假足下即不薄此言而
姑留之聞者得無掩耳而走乎業與足下數百里隔
能命一舟見訪彼此揚扢必有當者又鄙作凡六十
卷談藝四卷記朝事兩種種各廿卷爾時盡出之以
佐足下舞劍之樂足下為何如

又

每辱足下一賜書輒浮白叫舞至醉僕竊嘆歷落與
世長左已矣不快足下知僕快世有足下也今世不
能識一丁人始習推步談性命文士業操觚翰者又
不能通概時務乃足下獨不然足下髮種種矣而心
甚長僕又安敢自足老死酒食間也劉生間則談足
下高態輒令人欲誦左太沖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
流語勉旃非久當面亦欲足下一知孔北海耳蒙示
大學古本僕尚未得其說無以復也此書謂自紫陽
流始究不知自紫陽從方始聚訟耳僕以為不若求
之心可也談藝六卷頗匹之鷄肋幸教而正之

與沈嘉則書

歲杪承枉吊以足下歸思迫不能留乃聞鄉蹋朱楨
習意甚望之張大司馬使所得手書累啓惓惓之屬
似猶不遐遺我也七月內于鱗兒駒以其父全集來
乎為校讎举入梓矣夫高州近一入故事想不至淪
落子與作夜郎王意謂勝執虎子何肯授劾也足下
想誤聞耳不佞入春暑病羸然之軀幾復從于鱗後
改大行乃矯健閣門半百於藏經閣作老蠹魚三食
神仙字矣足下謂我不許之好緣欲扶衰時或有之
小祇園一丘一島數椽屋百本木芙蓉水竹已勝
畫足下所欲聞也露臺如命或[illegible]言律一其次聯或
可置楣表於足下湖山官境稍切耳

又

足下云水中模瘞鶴銘可讀者大是奇事此正是豫
章鼻祖足下戈法想為一進矣足下又盛稱候禀獲
楊州瓊花記石頭城中一催粧詩貴於三斛珠今何
至傾橐耶此花終為人鳥官取去朱邦憲曇語至於
丞帝所薦足下作此人不允大可畏也邦憲遂爾長

逝覺吳淞以東無復人風雅俠烈事事在目真慨痛深陸與繩以此君事見督斷酒不佞謂邦憲賴酒不作四十九年虛生耳九月與子念筆洮太湖登洞庭幽探壯覽覺此身如出天地外歸從鄉里應酬杯酒作劇覓語竒凡中半耳記一首詩三十餘首方付梓完日呈覽也足下為王叔紹俾叙其文王叔文故峻潔饒竒思僕何能為役足下計之覆瓿可也長淮限人恐無有能物色足下者不蜃桂王哉幸自思之對客不一不一

寄沈茂才書

不佞獲從嘉則遊聞則許小阮不置也且曰令此子抱鉛槧而從二三大夫驅於中原若必不後矣不佞因已私識之而會嘉則從足下所來每勝嘉則說之即無論其文辭瓌麗乃寄觿傾注捆扪淋漓間矣豈嘉則亦逐先僕於足下耶不佞負大慚天地間萬事庵解已久為豪傑士大夫所棄雖然不佞亦不頽其吏枚也伏櫪沸淵為風機見迫不得已而有聲豈以自愉快哉嘉則既已誤聽而足下復艷得之將使不佞愧而走耳獨來教有垂訪意春時倘遂鼓棹為十日飲僕久奪賢叔氏高陽即章當解以佩足下歲晏海邑零雨牢騷臨書不勝懷悒

與殷無美書

近於月下登天池山出小語叩者宿已冒雨聽泉聲還訪袁儀部偕二三名勝徜徉虎丘張氏園時有少年佐酒糺檄念少足下一人耳然聞足下於南翔社會中作風流魁其樂尤甚當不復念我袁生更自夷然孔嘉稍健能劇飲昔以報足下莫公遠持一畫授詩於轅門欲藉此為南遊計其人足下所素悉且貧甚幸少有以慰藉之足下得無哂僕復作徐汝寧乎

又

僕昨者欲從足下得諸公志銘或表狀之類以盡僕所有琬琰錄者耳不意乃以録草來得窺賢者著作之盛然用是竊有助於足下也計足下不甚筆削其原稿出何人手不雅馴乃爾以僕所知吳文端乃以宗伯學士理誥勅耳後出為禮部又出為南吏部而列之大學士王虛齋先生以南兵侍歸而列之都御史周公詔太常卿耳贈官得侍郎先君右都御史而俱列之侍郎朱恭靖公南吏部而去南字何也僕於國朝諡法姓名俱有之今徐公源無謚而稱忠惠徐公縉謚文敏而曰文端何也其它尚未可指數又僕

所知者崑山周公鳳鳴即康僖子為大理寺丞方直有風猷以公事歸數十薦不起方公鵬以庶子為太常卿乞歸文學行誼卓犖有聲弟御史鳳亦數言事而俱不及何也其次則二陳祭酒一名齊一名棨者雖四品然太學師又館閣舊臣也張石川袞為通政參議通敏有山澤間聲其父知州公充高曠有致冢兄提學世芳出處大節皦然俱不應寂寂也陽湖先生鉞賢然其人尚在而遽為之傳則今顧殿學劉兵侍諸公俱當傳也足下幸再詳之且請以告張公吳中稱文獻甲天下毋令為少年所窺不一

答王百谷書

近從伯龍所目足下諸篇甚竊羨慕之不揣以雅賞園為請遂荷不鄙金聲鏗然使我松桂生色雲霞見態恨手一縑安卭玄亭見阻關者邑邑東返還訪伯龍聞知足下善病狀且云於吳子多所避當廡門不察況以遊客待耳方在傾渴忽走一介以累牘見貽悰托斐然至於射洪之奇遂奪正始我山之楚闌入堂室一時得之便是貧里寶珠良愧仰負暗投至意僕自束髮知弄觚翰已厭射時調二三友朋左提右挈並驅中原旋遘家難廷伏草土公除以來忽忽頻放豈野史皆得操不律污簿牘相押雖有酬和雅非素懷遠愧夏侯刑餘之郤退慙王甲戶冢之慟隋寶和璧付之火人掌無私樹骨不暇遑何國淳父之外復有足下才出一語便見連城將結金蘭附言蘿柏乃聞垂有京華之游雄飛雌伏接晨無期勿慾淡恒敢布私臆大抵北士沈雄與骨多乏南客標宛氣骨少柔損益之間是在足下僕且老矣側聆大呂懸之清廟而已

又

昨小僕北行時謂足下已發矣乃聞朱門有好絃者初自擬失之而足下書至肝膈累紙及故所為先君子誄辭奏之松栢間悲風颯然如和偉元之慟僕是下歸當百拜以謝也承示倦游之思及所得於仙齋中物大士想亦為動色矣何況僕乎元老宰公書來相勸駕不免令舍弟一出答其意如僕卑殘之軀留髮在壑間異日可以見先人地下耳別示云云足下誠愛我然所謂刺刺者似未解人意僕不出乃可忍耳魔波旬急佛涅盤粗似得之且足下方壯僕安能僵然耶此語可發一咲幸勿令人聞也

又

念昨過足下與足下見過舟中雖兩接杯酒奉談笑然忽忽多醉夢中語武林山水如畫君響聞尤自清遠恨以高車大艑辱之且不欲數數動人姑一再領略且與私約異日作一芒鞋竹杖緣耳足下更不忘我遠使手書勤勤慰存執語清謔宛然如覩眉宇快然快然白司馬佐江州時年四十四有詩云吳婦低眉事男姑蘇長公守湖州亦正得四十四僕今其年矣頭毛種種豈復堪此躑躅足下幸以䈴艑時候我可也金令佳士敬如諸不一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二十八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書牘三十五首

吳子充

辱寄塞上雜詩大有奇致可諷也然僕竊恨其少吳山人遊京師名動京師一旦束裝去走北嶽度居庸上谷雲中見蘇司馬許中丞諸公倒屣而迎山人賓上坐甚奇也屬戎警多調集材官車騎鉦鼓連道戈甲廢札謂山人慨然有封狼居胥意援筆而策萬里

勛不則亦采雄勝之覽成鐃歌張大　皇度山人何寥寥也豈謂僕不足教猶有秘耶度茲時已抵家洞庭始波木葉微脫桂醑栝蟹從一二鄉老先生談子長之壯遊口津津樂道助奇恨坐間無僕一傾聽耳謝茂秦集先將發吾與李君挽之或可更得旬日也

王夘華

再得足下書見念良至諸篇秀發故多致語右轄王公時相與讚嘆舒金屑玉文章之彥無如足下者往[illegible]杯酒豪逸奇氣口不相巽攻嘏傾吐各出其短二三友人瀏奕膺視彬彬一時僕之不才實緣群人以

峯見里渡中之輩便謂青貨何居娛夢百出頃叢一網雖伏跡海岱遊名刀筆亦復胡頼與衣冠之士揖遜哉時以牽帨家庭舉武藩谷生平之志抑鬱未宣故且併日鉛槧濡肖經籍躑躅仕隱之間以待不當即使增忘人之口頗損容戚之懽心亦所不顧耳承足下書欲再往燕中僕深所未解今薦紳先生搖手而諱文章百運屯夷此道為甚足下才氣磊塊豈能伏調與時抑揚第五之名何必減驃騎哉尚書尺寸地不容一傖昌可嗤也悠悠之談至云此子移色於我可謂槍榆之測黄鵠腐鼠之識鵷鶵非唯不識僕且不識傖昌矣適來諸家少所涉獵獨不得足下全集以此怏怏千萬毋吝

又

別後數辱足下損書及詩見誨良至曾因便風布其區區將無洪喬浮沈之處否仲蔚書果云足下必欲壯游得非羨者陵陽之璞未遭楚法耶長安貴人爵亂我筆詩書之禁等於胡殺足下蛾眉便娟何以藏人雖眺問哉青齊風物亦不甚惡足下如枝策而来脫粟對飯揚摧風雅粗畢舊懷然後奉一歎戲使寞奴御而太嶽之顛登天門觀日出亦大奇也足下果有意乎慈欲須全集一覽幸即寄示

又

盛氏来稱有足下書及詩數卷問之則羽化矣云渡沂濕之水出而暴諸沂逆旅主人亡携也則移丈逆旅主人甚峻不得吾不知盛氏之為殷洪喬若是恨恨久之昨舍弟始貽書来具足下事良悉而亡何足下書亦至乃知近躡履天門日觀問太山去僕所乞治邑不數十里不足以辱主趾故不佞夫戒候人也長歌縱橫逐不減徂徠書雲氣仲蔚云足下多伏兵犄發濆圍百戰無聖獨不能當青州節制師耳不佞珠愧負其指足下屈為尚書郎中客不佞即上一亡聽誦子盖無生不同時歎乎向書落落大度稚能為上言足下令君見公車門殊不苦毫腐也僕始待罪而東也日惴惴焉寢食於三尋大矛間今幸一切聽理刀筆之暇時吐其思嘗與勝會海岱讓色然蓋秘愛之李于鱗罷官時適從間一出示終以施名山大川耳足下又云有詩話在舍弟處故應佳謝茂秦標掠旁小有衆一旅何能軍也可姑置之聞巳攜丈君而北伏臈受賜毋苦桂玉青州雖忝為東諸侯室如懸磬且倦游歸矣為家君鄉躅邊鄙不敢他請須借

人下之足下抱宏誅奇既適多惧能不自損與時浮
沉任其抑揚别詩一章以希鼓掌餘奉少許可付酒
家

答包叅軍

楊都督信来忽得手書及新詩画扇悲感頓集十年握手恍如夢寐中事矣足下既倦游東卧海上不臧柴桑翰墨游戲足以送日僕自奉諱来人理都盡差具頭面耳唯結習未忘閒一詣此境如菩提達多在阿鼻中作四禪天想豈五足常有耶都督緣帶之餘時閒東閣二君子席右授簡甚善甚善野人戀土安能東也叅軍集足嗣明遠近作鄉上不免唐突貴土嫣大不如閩唯酒蚶風味絶勝耳損惠一甌爲佳

答顧季狂

歲暮曠處有懷伊人忽楊閒府信来接足下一函殊慰如枝笠近入越矣越去鄉不十舍許長卿得無倦游乎閩府城朗大度不減武寧王侍中殊堪足下嘯咏所示謝茂秦陶無念然猶栖遲鄴下不已得雖行及矣僕自奉諱後形神蕭颯志意衰惰每思舊游恍若夙世偶有小小篇什徘徊白咲如栖禪伏蛹縱難振月露亦能離身禍壞之外耶

又

從游客得足下所爲蝗談讀之如食匀藥快矣甚已又得足下所刻諸體詩則三體七絶咸成冏閻矣毋論足下才雄青蓮即已脫其體使自朗朗超著所願足下更深惟之而已世貞比刻酒如昨而更懶甚拙拙以筆諸書不能至乙夜思枕矣獨時時爲詩輒有奇語不知從何所來也足下能來乎當治一室稷下之里相待也有于鱗高枕可訪耳

陸象孫

秋時自海上歸中表來謁若村足下書知復作吏部選人適主刀笔冗匆匆不盡所欲報久之從鄴中得嘉言吟日甚善以足下名屬教授諸生非所待也然甚善乃去家不二百里菰米菱芡鰕菜醬酒之饒足以佐著述無苦即不佞所聞於先朝如胡仲伸聶大年桑民懌王應龍五六君子咸號博雅工文辭然其人材固不能高足下足下舂容叙寥纔力所旋摽赤幟僨文宮中不亦大快耶青州使君曰咲麥麵飪飥箕踞看雲門積雪致不減野人也恨無可與語者未免擇蕭指中隙故人耳聞文氏子亦於嘉湖間作官審耳得足下相游從也呵凍附此不悉珎重千萬

張幼于

向者僕避兵吳中雅已傳足下少而多長者之游竊相聞足下未遂見也然行卷內則再覩鳳毛矣始僕守尚書郎殊久不自量思有所論著成一家言即刀筆半之弗果不佞身今把三寸鐵刃人也足下何過聽而辱之言足下詩故饒才情輕俊流易覽之翛如也渥洼之蹄寧但千里而已哉竟足下就馳於茂苑武丘之墟乃多矣無所事僕矣

又

昨迨家大人命南還告先壠因洽畝畝之羨為桂玉計過吳門得與足下相聞也亡何而有燕中之耗且扶服北上矣業以置犬馬之食于夜臺傍不謂尚在人世復與足下相聞也自中禍來即無論名姓見厭人盡頗問亦自厭之矣而獨足下惓惓然慰問而且遺之歌詩也跫然而來也其為空谷之足音耶夫士居平慷慨杯酒間自謂不後人卒而蝟集已卒而默散此何可勝數哉僕不為詩久矣則豈惟方寸贖贖于垣之耳荊棘生焉為足下不自持聊倚一章如念之當秘之也足下才甚高語甚秀潤甚雅僕復有獻者深沈之思而已又七言起韻多傍出傍出宋人伎倆唐無是也

又

承損餉洮𡑞孝宗英主盍公賢相故不忝魏丈貞芴也色若古鼎潤若璧叩之泠然中清商故端歙砖易矣酬物誠微尠知足下不為意者念此研之去來俱不辱也倘許賜和尤是詞林一段佳話然此是一片綠玉湻熙主人不合稱𡑞𡑞紅玉也所示皇甫司勳云云彼偷兒者亦非劉又觀邢阮將軍何宜有此不得不付釋門盜觀藏也

史臣紀

[illegible]秋南歸邂逅足下吳門卒卒不及有述而無何中非常之耗則扶服北矣不自意犬馬之息復得在人間與足下相聞矣足下書所以開慰不肖良切夫以今日嗟跌至欲求未定之天為萬一之報此固無日僕之一身粗甚決裂今者所坐政復跋胡疐尾回腸牽腸如復何言唯　主上多年泉之釐差用徼福於眾耳新篇奕奕清令足下樂餞泌流驅使風物與三吳諸君子下上故不落窠也如僕安武湖海而滯樊籠乃可憫耳走筆一絕仰酬來雅秋風漸深勉旃自愛

寄友人

握手作别忽忽半歲每念金玉閒者灑焉故鄉親舊
如昨吾歲得無恙有司得無作劇否玉蘭海棠花下
高歌不恨少一人耶僕在此粗足遣司事極與懶便
近偶語吳峻伯云吾譬如面上眉雖少用處自不可
無也附去一笑

方生

足下多游臨濟間臨濟賈客藪也或多隱淪獨行托
跡遊者及大奇俠客亦物色之不令姪三十年名家
猶令淮陰少年鬬力惜哉

答陸汝陳

昨盛兄來齎致足下手教及諸詩殊多鏗鏘之致家
伯父高年病後賴足下清談所以送日聞欲壯游燕
中羽書旁午桂王未易且諸貴嚅嚅以文章爲瘦恐
足下致孤白於吳洲景略奴於傖父雖極清球不與
好會僕切屬之向者偶以著述相勉陸師粗及歸生
非欲雌黃令皙有所上下也足下不察以爲僕見歸
文不多瑕便詆訶使僕蹶後生輕薄之愧吳中闤闠
詩書人人大將豈令阿蒙得置一喙然於私心少所
降服足下既以敬之不宜默矣震澤以前存而弗論
足下遠不見楊儀部祝京兆徐迪功近不見黃勉之
王履吉袁永之皇甫伯仲耶不亦咸彬彬有聲哉然
或曼衍而綿力或迫詰而艱思或清微而類促或鋪
綴而無經或躡襲而鮮致或率意而乏情或闡辭而
近弱所見唯有陸浚明差強人耳陸之叙事頗亦典
則往往未極而盡當是才短歸生筆力小竟勝之而
規格旁離操縱唯意單辭甚工遶幅不見每得其文
讀之未竟輒解隨解輒竭若欲含至法於辭中吐餘
動于言外雖復累車殆難其選僕不恨足下稱歸文
恨足下不見李于鱗文耳于鱗生平胸中無唐以後
書僻濤古始無杜不造至於叙致兜轉窮極苦心然
僕猶以爲頗陸張子之肖物神色態度了無小憾比
之化工尚隔一塵海內故自有人足下未悉耳昔有
聞王北中郎謝僕射優劣桓公臨欲答復停曰卿好
傳人語不能復語卿僕偶然之談足下得無示人乎

又

遠荷賤教叙致寒暄兼及歲切别緒所示鏗然之音
卧讀就起塵思披滌向闊足下頗料田園日淡成趣
高枕短履謂是平生奇懷載諷投筆之章嗣覽耒龍
之語始悟英氣憣然尚在眉間知近日孫太初輩非
忘世者也僕受委凡陋筋力散懶待罪以來頗少高

足之念雖未謝紈袴將同美荷暇抽拙哲遺言粗若窺見下筆忽遠亦漸自學之矣足下戒僕抑滿示虛又廣僕以何李張陸之業斯誠愛我竊慮未悉也憶曩弱冠之歲狂氣漫溢酬後白眼見憎禮法足下所覩私亦壯其譏吐世變觸日日更消阻兎金土質中實桴然未滿何抑固虛矣示北地信陽素所膾炙有志未及至於張陸乃是鄉之鉅望著書館閣鳴國家之盛際僕寒蟬饑螻吸露伏槁俟至而聲何敢擬也仲蔚清令素欽鄙懷茲詞翰兩絕始信敕王銜珠尚多梓貫孔彩汗血無假翁尨如足下與之皆糊胡絆

鈴后出之秀時之林宗子將之藻鑒渝淪落幸致聲自愛

又

承手翰遠存陸況兵戈不忘故人若此新詩數章渢渢亡論裁格直是致中語故不易於賊益深矣足下山田恒癖凡與人共之易不令去東劍而游京師耶「吾與李鉅鹿並驅中原左師舍之未定歃血所先東吳旅廬中乃復有仲蔚吾韓彭也此子固小客遊悃玄致與語聞奪烟霞顏色足下時相與下上其善陸象孫大慈生日事擬濾要佚宗吳撫掌之資耳厥子不遂奄逝固當小勝之世貞往者為傳其遺稿聊以識汗血今奉去足下訪覽也羽檄洶洶南北奔然都無復乾土行雲辯術授書自失別搆韻言不奇足下亮之

答陸鳴羽秀才

坐梅花下吹鐵笛汝陳狂叫舉白足下湛如也私怪風骨楚楚不謂季野乃爾累幅披露慇懃之懷又語奇倒宋人又讀三詩見贈投款深矣惜僕陋不足當之耳亡論他郡吾吳中伯虎盜死桃花塢癡吉竟一太學生近日長沙相公憐歸生稱百倍老手當文柄

求之不得俞仲蔚博士家言不成去學耕象孫垂白需次耳僕每悵悵歎其少逢形穢微職視為贅疣何圖眼底復見足下也鵬摶九萬非六月息不可老驥伏櫪志在千里足下幸勉旃僕跅弛之性受求登朝驅握刀筆一行作吏長亂素懷且　主上自嘗三尺他日守職無狀未卜稅駕仰羨足下意致如足下也別錄非曰成語聊答來羨陸君遺作未集剞劂足下附以所藏殊堪不剸維乏稽取之効觀其汗血耳許錄章尤見然始交誼謹俟增入俗冗據案草復不既所含客面悉

與楊雁尾

吾與尊君肝膽相委燕市赴義爲老親彷徨不得游從地下蘭若須眉一再見夢生氣凜然行郡郡城欲取道過吊世網洶洶捉鼻忽息漸愧人世豈唯山陽聞笛之感西州叩門之慟二子宜勉思令德砥礪誼行而翁藐藐含志長逝待後人發之嫂抱影𡚒獨以日爲歲棄而翁撫二子勉旃自愛傳俸廿金可財十一烹隻雞䉛酒以酧餘治嫂葉廩書不敢煩郡縣不能多耳

與龔克懋

公非于鱗集中所謂龔克懋者耶則不佞之獲神交久矣公以尊夫人之戚來告且請誌而書則語語于鱗也不佞安敢辭所介于陸生者竟未至也即無陸生不佞安敢辭未幣却附使完璧併文上乞收入于鱗已矣稱爲其友者不佞庶幾一見焉未果何日臨楮使人歎慨深

與海鹽楊子書

劉子至得公所惠書讀之良愧來意之辱僕自束髮時操觚爲辭章雅已好先秦兩京言然非能有所得也中更苦戎馬案牘間之內外奔走卒卒無須臾暇羅宿後天假逸然差可從事筆墨會有大創胸臆間屢痛所不能攻念此生無瘥理不過付濁醪支吾旦暮耳以故即有言不重爲海內豪傑所賞然亦不願其盡之也公獨何見而謬許僕豈公有所伯氏令之嗜然至謂僕勝濟南李生則非所敢任也李於文無一字不出經典極得古人融屬裁剪法詩五七言近體仲俊爲奧合處不減青蓮意公未盡見之見當大袖濡首矣劉子時時言公雅度高操即不佞亦於書辭窺一班兩班公豈遂困場屋者哉聞歲有事貴邑或能於玄亭一傾倒茲附言問私篤實不悉統唯照

與魏允中

僕雖以遷歸乞休沐假浮沈里社酒人中心甚善之忽得足下手書及二律六絕句令人灑然自遠詩篇托寄清逸時時感慨書語宏放瑰拔悲憤用壯讀之再三愈增國士之重葉公好龍畏其真者世眼習習併以屬之足下之不遇知固其所也然至獵者鷹犬鹿鳴射策金馬翱翔紫庭待以刀圭藥使足翰生無佚公公輩道引也足下過期僕當弦之業僕已決意杜門從天公乞殘日作蠹魚前卷中於顏畢生太行

雖險盤車誠重了不朽沙足下勿惟其難也春月漸永毋令隙虛勉旃勉旃

又

得手書及肩頭二詩感槩磊砢令人以爽醉歌之遂髮立矣家弟又亟言足下才可一日千里也且謂今脫頴少年目不知典籍其稍慕為古文者則又雜時業遠獨足下並秀於骨而饒於藻即皮相者亦終不能再舍也然則足下竟何負豈亦何忍吾根驚人之鳴第少遲歲月耳小兒風氣日上差𢖍人懷擬掃燕中郎旦夕造請覲師資之益僕謂足下亦宜借此一[illegible]拓耳目少商竹素之業可也已作寓毛使君令具傳矣外不腆書幣將致肩頭一詩聊見區區不悉

答李駒

走兩价褁一月糧餬飼數千里而來致生芻之奠於我太夫人也蓋猶子之誼篤然矣啟讀得書以墓碑若傳為托不佞遂任碑辭令仲蔚公撰墓書之勒一石貫頭佳城中百世而後何論陳太丘郭有道哉所云私謚鄙意亦爾以自有此法來唯此君當爾所謚自文外為貞若介若惠者與交知輩更商之當令舍弟草一議也全集俱檢領每一讀之涕𣿬涔涔下不止千載風流盡矣梓法依獻吉集行欵大小得二十四卷刻手頗精須新歲二三月可辦也詩種種有妙𧼈所謂將夏不能贊一辭文或得一二篇可删者及尺牘當十留六七耳見吾姪浮票中議擬數條甚當于鱗有子不死矣暫歸卻上并飭家機二端新刻尺牘清裁內有吾君一卷可收藏也秋氣漸深強努自持臨帋哽塞不盡

又

子侍御虞得手書知近况為慰所翰尊公集如錦帶賦嘗鼎一臠亦足稱味且元亮閒情但無損其高致[illegible]也唯尺牘有應則削若無妨割愛耳聞子與刻之商中亦小有裁訂幸少徐之何如搢紳先生於尊公詩無異辭文則如葵丘盟不無一二心背者而濟以代興推我雖然誰復能與桓文爭盛哉僕忽忽馬首乃有鄖襄之役禄秩日優愧此初服與念逝者寧無潛冲河山之歎過安德當走一介相聞先此附報不一

答于生

得書累帋知以于鱗故惓惓不佞也益令人悲咤托寄九京矣新詩抵掌悦見孫叔甚矣有若之似也精更熟之令筋髓神氣傳合則于鱗果不死矣十月內

可成此君墓碑來歲三月梓集完足下果有意乎挾布帆扁舟而來訪我當令足下盡見我武庫嗚呼天之未喪斯文也後死者蓋有待焉足下搖進饘粥自愛

答程子虛書

不佞於世無所比數且在羇然中而足下遠來過從以文事相命大出其橐裝為贄足下豈嗷名者要必有當心之嗜耳方欲留足下旬日小祗園而屬舍弟憂採薪不能具主禮以是遲客轄去至今恨之文且脫稿而使者至遂附上足下書謂不佞與子鱗並出

嗣何李後也已又謂與汪[illegible]而三夫子鱗建安伯玉西京是二君子者各操其強悉甲臨我最爾滕國介於齊楚之間悉索敝賦猶懼不共而曰押主齊盟誰則信之適李駒致子鱗今年書轉自不可階耳方謀欲梓行足下如有意乎不朽于其間為數卷勒何如銅章二甚佳遂足佩也墨亦又奚潘之亞小間當作一詩相酬五言律清新雅逸大足當家足下云有家戚連歸里後會未即以為悵悵耳

答吳瑞穀

得足下書累千言大要以僕與子鱗伯玉鼎立而三乃江東鼎其二又子與明卿輩為之左提右挈以抗中原而中原獨于鱗為不競唯是一二詞家之論亦有之僕殊愧汗不敢當也始僕為有韻之言頗才不能高于鱗而辱于鱗救之鴈行已與伯玉互見其文章伯玉精司馬班左氏僕不能如其潔而伯玉又辱收而讀頗之大約僕於詩大曆而後者闌入十之一文雜貞元者二十之一六朝者百之一頗所以不敢遽大遜兩君子者竊自謂於意無所不達於境無所不究不至作躡嚅喉咽間次且半途耳雖然中原得于鱗自足以豪何能多寡也足下所致刻集僕騃讀

之以為古人耶古人僕鮮所不見以為今人今人不宜有也足下盡削去鉛澤藻飾而出其骨體天質以角世之浮靡者即不能待一二少年名聲吾知其後必傳矣勉旃自愛于鱗云吳下閭閻詩書超乘而出是為難耳此語極有致即家握靈蛇人抱崑山交貫聲價以馳四方其果當於足下心者誰耶足下書詞所謂陳子何許人求見其文有便幸一錄示當暑服散作報不一一

答汪惟一

得足下所遺數詩飄飄乎有致也乃一書見為之念

篤矣菲薄何以當之僕已爲于鱗成全集世薦紳大夫猶不能無疑其文則薦紳大夫未盡讀古書過也于鱗每稱屬文言屬者取古辭比今事而聯屬之耳謂其臆創詰曲不解之語則非也足下梓明詩刪見委序不獲已以數言塞白狀若不甚爲于鱗左袒者有說于鱗雖抱高世識而不能無偏好其去取甚刻而自叙曰刪則甚重世有不得于寄者必借而攻其名吾所以預爲之地也以意而輕退古之作者則有之以意而輕進古之作者則無足代益之可也雖然亦實語也足下識之自是天下不甚攻詩刪矣吳端

競者不識其姓名與何狀乃亦能文頗捷而實所少者致耳寄聲勉之青蘿館集完亦望損數本于鱗集却附上不一一

簡僧鹿白

夜來聽法師語覺四大爲與苦海中不蒙此甘露洒久矣但此一了後便應萬念俱了晨起猷猷如故豈所謂阿閦國一見不再見耶談伴松東林二上人去處極令人邑邑我輩於何處覓津梁唯師自愛今去白金伍兩綿布四十六端助梓華嚴會論外布四端少將薄供乞鑒入明欲遣一僕往起龍併煩師共行也其詳余告

東明山僧岦得表白忍之

和尚起居少[illegible]食多苦多惱作麼生如是我聞藥王大士只治有智人病不治無智人病何以故有智人一了百了無智人百了不了故又問藥王大士只治無智人病不治有智人病何以故無智人論從慈海由慈生愛由愛生著由著生病急切難離是以見了而發慈心有智人何不速便解脫了取無生自酌思量和尚三載牛山岩時經行總爲甚麼來今日與和尚約三日愈三日不愈時一把火燒却和

尚四大分散後看誰受病惱時即不罵王元美短行須自認取往東家作牛作馬

答周組

僕於詩質本不近而意甚篤好之然聊以自愉快而已不謂海內之士强取而既于鱗乃至於收僕與于鱗而配弘正間之作者又能取僕之所不合者而見詩使之稍降而欲趨如足下誠僕益友也敢忘十朋之賜雖然藍田之璧一琢而成實不足以見工技也它餘璞鋭表而鮮裡斜錯勁碕多出其鋒以難琢者乃足以見工技也僕詩固不敢當璞若斜錯勁[illegible]

似之乃有請於琢者也始僕嘗病前輩之稱名家者命意措語往往不甚懸殊大較巧於用寡而拙於用衆故稍參之使尤相傳昔曲盡變風變雅之致如是而已至於山川土俗出不必異而成不必同務當乎其物有則之一語而會昨者游魏行戍燕趙其地莽蒼磊塊故於辭慷慨多節而凌厲奇轉治武林吳興間其所遇清嘉而麗柔故其辭婉而務當於致足下見僕覩詩而嘅之或是僕吳篇而合也雖然僕所不自得者或求工於字而少下其句或求工其句而少下其篇未能盡程古如于鱗耳至於僻語與意如是下所云奇詭而示我當一一明之僕固不敢剏見而為字創法而為句也僕所以紛紜其辭者非敢自賢而希勝足下將欲畢足下之旨而見技於我也毋金玉爾音而追琢我是望出處之際僕既已樂指豈敢借與足石石為老母近病視湯藥耳稍有瘳即出矣承念感感薄儀侑緘乞照入

與子培

不孝孤不能終事老母以為茲酷罰也歲行朞矣草土中摧裂小定念高郵奉手別三祖寒暑是時足下奉奉以賢兄子相誌鍚見抗叩子與亦從史之而未哉辭也以有于鱗在也痛哉于鱗復長逝矣後此者敢辭其責足下如有意可以狀來今走一价候老伯并布區區於足下不宣

答楊生

昨春聞尊公之訃草草酒絮千里不能成一辭以為弔蓋有待也尊公嗜義若渴赴人之急慷慨然諾有朱家季次之風指畫兵事頗貯感慨直欲掃祁連山一片石而竟已矣壽不能過人仕不復滿願可為大息流涕戊辰之秋再書趣我作一傳以表其生平及身見之僕業已心許欲少得暇歷歲月未及報而為夭執事哀少緩稍詮次以來或傳或誌僕當任之以慰尊公於地下聞執事已入詩金吾策勳樹名此其日矣勉旃自愛得書知況子已抵京為我道意楊處尼想當應選矣

張見父

嚮者足下偕長公枉駕時足下雖嘿嘿不竟吐而長公已微言欲致來嗜之敬浸不曉何謂既足下行而典謁以刺見則稱門生矣即欲追刺返足下不果既而使者以書至僕無數自言過自析節下比於顏淥髮高縣子石宗熾繇之流而欲適於僕門牆之籍固

足下不自滿暇至意第僕少陋躐科名不能久事經術以從博士遊吳郡孟好爲之識而避河汾抗顔之愧即小有結撰亦以自繩削而已居恒自謂不能吐玄一語亦不須僕芭一人以故二三友生有脩贄而自通者並卻之不應晩乃更受足下殊禮也且與足下交久矣即謂僕一日長有正平尒汝故事可按也無已置僕於三之下五之上乎異日折簡見命揚榷不敢不盡其愚也七言二律宏壯有致卒卒僅以一章相報毋訝其少叵羅不及擬從捲白波時如接公瑾耳不腆筐篚同於贈縞并祈麾納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二十九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雜文跋三十八首

王山人西湖詩後

錢塘田叔禾志西湖遊覽即野畯紅女吐一語小雋者必録焉王君此詩惜後出二十年遂不獲采然藏施湖山中光色無恙異時又焉知無叔禾者出於才情雅致倐添一段佳話耶余有幽憂之疾故不能東遊時時取叔禾志列山房中晩又得君詩予少文卧遊計足矣

甲申十同年會圖

甲申十同年會圖作于弘治辛亥距今六十有七載矣太師李文正公爲之序而太保閔莊懿諸公次焉余所見兩本其一在吳郡故尚書陳公清所其一則莊懿諸孫一宦一琴持以見示者也明興人才之盛獨稱 孝廟時而 孝廟諸大臣又獨稱甲申戊戌進士者中間如劉忠宣戴恭簡李文正謝文肅王襄敏及莊懿公皆敭歴中外位承弼著雋聲其他類亦庶幾好脩之士從一焦泌陽鶩耳以香山洛社之耆

後不在野而在朝罔可以仰窺 孝廟如神之智其尋一時景物光彩為人所豔羨而不可得者僅此圖在覽之寧無興慨耶然是九君子之賢僅足以奉弘治之春而一崇正陽成正德之否而有餘小人之效速乎是乎若此則又可悚然而思警也甲申之名公卿而物故者則倪文毅岳在南者則張閣齋敕筆因附志之

題江夏公卷後

江夏公對策舉高第為弘治庚戌讀策大臣用故事相唱酬成卷而江夏公手書之藏於家卷中若三原王端毅鈞陽馬端肅瓊山丘文莊盱江何文肅陽曲周文端錡氏耿文恪長沙李文正錢塘倪文毅四明屠襄惠皆彬彬鉅公長者蓋 寫孝之際太璞未完其精欲往往循本而略於飾江夏公孫淳父出示余三復之洸然若絳侯張相如對語狀令人想見文彔之盛有餘慨焉卷首書為杜堇古狂筆今亦不可復得矣淳父其善有之

題葉秀才為方氏復姓記後

建文末天下之名能殉義者莫如天台方先生其得禍之烈則亦無如方先生先生歿二十餘年而天下乃敢舉其名又五十年而天下乃敢誦其言又百餘而天下乃有求其已絕之裔而為之記者蓋先生在圍城待則以其幼子托上海余氏友若伍喬之孔于孫於絕者遂冒余姓其後人今為南昌司訓有聲先生之鄉人葉君剌得其狀業欲為置田宅要司訓君歸天台奉先生祀其書與記甚詳嗚呼先生方觸格譚睦故主而賓于帝所其正氣沛鬱宇宙間世之日星先生之名而金石其言者耿然若以為不沒即其後之存與否無足為先生輕重第以一時萬乘之尊挾不世之怒而有不能盡伏其意於舂外之日者亦可想也葉君名瑛為先生纂述遺事又能推其別居為文信公祠令得及事先生庶幾哉趙朔李固之客即千古矣讓焉

贊隆羅漢

咄汝十六大阿羅漢化身三千大千有無功成行圓卻入隆師指間謂汝是阿羅漢法在何處謂汝不是阿羅漢汝在何處喚即不在隆師指間却在居士鼻孔毛裏覓尋覓不得無可柰何而已

題虹月樓詩後

魯恭王所治諸宮室獨靈光殿存王文考異之作賦

紀其勝曾未數百年後鞠爲草莽而後之君子僅於卷
編遺墨間想見其飛虹却月之勝或有或無而已朱
氏在勝國有虹月樓蓋壁冠東南楊鐵史爲之記馮
海粟係之詩爲一時勝事今所謂樓與畫壁俱漫滅
無餘而朱氏子孫尚能守海粟詩蹟以比於文考之
賦曹子桓云文章者不朽之盛業信然哉朱君謂叅
秉有大王父司馬公題托某敬識其後而歸之

三忠祠歌後

日子郎燕中時嘗游所謂三忠祠者客或以文信國
亡論已即諸葛丞相岳武穆祠若非其地然予謂忠
義在人心雖所不應且燕故屬冀州棣以冀州牧成
纂業又于金爲大壘所都彼二君子亦豈能一日而
忘恢復其地哉固不幸生夲不獲遂令陸沈於腥羶
者數百年而真人出始大洗之俾亂臣狡狄之區一
變而爲溥海星拱之所二君子有靈其不瀜然而來
游以享也乎既用是語客又嘗一再錢故叅議陳先
生于祠所徘徊縱觀相與慨歎久之然未及以其說
請于先生後十五年先生之子謙亨出先生所爲歌
三章故文太史徵仲書而刻之石者以示余讀之慣
激用壯令人慨然有白衣冠易水意太史固信國裔

孫其若宗書宜也不佞何足以辱先生先生没矣昔
人謂孔北海稽中散雖九泉下凜凜有生氣非其人
與歌也耶

題所作儒巖歌後

文承相自真州跳元師與其客六人汎海由台上以
問入廣起義兵台固其所從取步道也去今相殁二
百八十年而台諸生葉球捐其所游地曰儒巖者請
于官祠承相而益以腴田若干畝供祀事友人支秉
中爲余言因與家弟各爲歌一章紀之踰月而葉生
攜卷索余乞書嗚呼士古今不相及今葉得生值承
相持片帋從鄉里惡少年數十餘皇遁海截風步棗
太后少主以歸亦一奇也何至令承相間關五嶺至
雩都而始就潰哉即幸際太平可以無節顯而往往
致其微意於千古磊落慷慨之際亦可嘉也已

題荆王贈張太史文後

右荆王贈左相素齋先生致仕敘及諸名士大夫之
作附焉今百年矣宛然熙朝盛事可想見也昔漢
東平王蒼好善其驃騎司馬中郎歲之官於國至老
不忍去爲它吏天子兩賢其道加旌賞流膾史冊蔚
爲美談先生實以坊直侍王後相之七十而始歸王

之所以賢先生與一時豔羨故不多讓也至於出處大節超洒寡累又有非申公枚叟所敢望者先生誠賢哉余故書其後以遺張氏子孫使寶之知其久于疏傳之金也

跋李于鱗贈徐汝寧子與序後

我輩歷落崎嶔人無所不可饒作猾吏如西門豹不免落褚先生滑稽傳中何足道哉于鱗獨嘵嘵鳴其不平豈真有不足耶為之一笑

贈題楊憑序後

憑里中子癸丑歲嘗有德于余余為文贈之已既稿會匆匆北上不果遺同不知余之有文贈之且十年矣而交游中如徐中行吳國倫輩頗往往能傳誦以為奇思一見憑而不可得今年春余居里憑以事北上過余別語及之始欣欣動眉宇欲乞書為行李重嗟夫余世所厭棄以為崎嶔歷落可笑人也又其文多自喜如偶二三子之外評論之者而憑乃數中怨起獄家破於吾言不一售其何重之有雖然吾觀憑之貌益少氣益壯而心日益長操習日益深憑行矣世有能讀余文者又焉知其不識憑于杜德機也耶

二張詩

乙卯秋得伯起幼于二君詩合為一卷去今廿五年矣伯起書法日益進幼于詩日益佳余日有所得得輒為人持去不復能成卷余後先一人耳而勤懶若此固遇不遇之一徵也

跋徐長谷詩後

余以己巳閏六月過長谷先生頗是時先生甚健進肉餌兩頰紅氣出一紙授余曰此羅仙翁書也書義正行體筆小弱然不甚跡慢其辭亦多養生家指且云有異書之十年與先生為蓬萊之契方厭句曲多人事而吏以賦役來迫旋築于玉陽山房當以七月初赴敍仙翁貌云如顏定且之髮重且禿而色澀丹問其年云百三十八矣楚人晉妻咸氏間進士至大余余甚異之七月而先生書來言如約余因為二律詩以贈其人并導先生汎太湖而北過玉陽山房會余有錢塘之行可半月許始還詣先生則祖餞戰身一木矣不勝嗟惜先生之云云抵少卿所一夕暴下而所謂羅翁者絕不來叩玉卿則亦未嘗迎也先生意憤憤鬱發輒病利增劇然病中作答予詩一章句新而筆勁若無他者屬其子曰為我持謝王君俄而不起矣余後遇董尚書吳參政唐比部皆好談養

生者云俱得羅書書大抵如前指又倣尚書筆為尤爲於蔣河間而考之成化中羅姓登第無楚人且百三十八年胡寥寥至於今而始著也雖事不足深論獨歎生世之無憑如釋氏所謂一刹那間者而余與先生得之晚而失之易為可悲耳會先生子出絹素索書二詩乃為紀其事而志余感于後

敬書先大父公尺牘後

先大父司馬公手書十二紙内二紙上其師西溪先生二紙貽婦弟陳餘皆貽其婿今蘭溪史丞者偶得之合為一卷藏笥中司馬公以厚德聞海内每作親

故書娓娓如耳語不厭人人皆得意以公親我即先君子亦然世貞始好為尺牘語稍簡有法而實意衰矣書以志愧

題贈王先生卷後

余為文贈水亭公時公年六十既三年而王君來守吳郡余辭青州節歸又三年而王君以璽書督吳四郡兵又二年而還陝省以去水亭公固老不衰於舊而王君望日重位日尊名理日益精乃數數顧余出此卷欲書之為水亭公壽又以含弟頗辭臨池俾余書于緒文偶爲余之歷落崎嶔世棄久矣即于緒亦否非時之請而其文又皆詰曲聱牙吁咄觀者王君即不棄敝帚治江南六歲宗朽然而籍手于故以覲水亭公豈公父子俱有昌歜羊棗之嗜耶爲之一笑

題包參軍東遊稿後

王逸少東歸日時時與周益州書劇游目汶領竟以遲暮不果此絲宗少文既倦往杖汀陵親諸所游歷於一室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余每三復斯事慨然流歎東遊之登朝役車所歷上谷太行尋治兵東土汎渤海登岱宗周日月之出没窮天地于一瞬盖

庶幾哉生平大觀矣幽憂抱疾塊守蠣廬雪鴻指爪托之夢寐即濟勝未具卧游不恒造物所忌今古一轍吾友包庸之拄冠袜久乃能晉貫謝興寧凑瀍波淮而北數千里信宿天門日觀間覽秦漢遺跡以歸歸又能悉筆之于詩若文至盈卷軸嗚呼盛哉庸之風臨也歟武逸少書筆不減少文詩亦清麗有開元大曆風吾事事不能勝又不能買一笈以從烟霞之後而庸之乃更欲托以不朽豈吾杜德機时乃微見吾丘壑耶故與庸之約異日倘過衡華峨眉洞天為我致聲祝融君蓮花峰主青城丈人曰王生疲甘

詩亡慮矣

題素庵卷後

左史張先生顏其居曰素庵而一時薦紳大夫為之文若詩戚畹大王父司馬公之跋與馬司馬公於先生為外孫先生歿幾七十年而司馬公捐館舍亦又四十餘年兩家子孫喬木相望余嘗過先生之廬而其裔孫汝我後官藩國為侍從四壁圖史之外蕭然無長物竊有慨於先生之素風不衰而愧吾王氏之逾鮮衣怒馬者因敬題而歸之

聚芳亭卷

吳興山水號清遠其在唐宋時以園亭之勝埒洛自余游吳興求其跡而不可得蓋內郭崇而闤闠外郭夷而桑麻之區其俗之朴茂纖嗇固然余嘗戲謂山可瀦湖可陵則亦治而田舍之矣間以故典考所謂芳館以披覽卉木者唐開成中楊刺史漢公為園於白蘋洲而亭之曰集芳見白少傅樂天記宋牟端明子才為園於郡治而亭之曰芳菲見周弁陽公謹雜識至元時閔廷聚介甫為園於近郊而亭之曰聚芳見陳進士遇記三亭大抵命意相埒其故址隨役先發而獨介甫能合一時之知詞翰者為之記若詩

其七世孫少保莊懿公又能求故李文正公為之額其端而志其蹤以謀不朽亦可謂能世業也已莊懿從子宗伯公裹起為郡冠帶者姓今其居雖少徙而喬木尚含固照映孫若闢諸孫一崔輩又擬余片言繼其後嗚呼天下之至不易久存者人耳其次則亭館卉木耳然余嚮故欲求亭館卉木之跡於其墟而不可得得人之片言而若新何也毋乃所恃以久存者又人乎其亦可慨而思矣

跋汗漫游卷

汗漫游卷故許國用先生物有范庵李少卿題篆石

田沈山人畫稷高以長句枝山祝京兆為之賦西涯以師守溪少傅青溪太宰匏庵皇壎二宗伯九栢太常輩皆有詩諸公成化弘治間賢公卿士人以詞翰著名而祝書沈畫尤是　昭代詞以書之絕不易致嘉靖末余偶從吳中得之為篋笥清翫今年春先生子元復太僕來訪海上語及之太僕嘆曰吾髫時所習讀也失且五十餘年矣余輟以還太僕且為題一詩於後作許氏故事嗚呼李太尉諄諄著戒於平泉木石未幾而歸之它人而鄭文貞之笏李衛公之帶與詔久而其子孫愈寶之至足以動九重之聽不啻

可語虎兒善存之勿作失得亏遲也

題池上篇彭孔嘉錢叔寶書畫後

余少讀歸去來辭雖已高其志而竊難其事以為非中人所能後得白樂天池上篇覽之頗有合謂此事不甚難辨此文不甚難構而千百年少儷者何也蘇長公云樂天事事可及唯風流一事不可及余則云風流亦可及唯曉進退不可及也友人彭孔嘉嘗為余書此篇遒勁豐美備得蘇柳骨態長夏無事錢叔寶復系以圖宛然履道里白叟退休所矣吾名位雖小濟兩年差壯小祇園水竹差勝圖籍差具酒量差

盃今年胡田不沮洳亦何必請介司寇耶便當一決書此以俟

題大石山聯句卷

大石山以精僻故見遺范文穆吳郡雜志第其奇勝不在靈巖天平下成化中吳文定李太僕張子靜史明古陳廷璧共游之而文定太僕子靜明古為聯句角險鬬勝遂成藝苑佳事太僕書此詩最為合作題識如祝希哲文徵仲徐子仁諸公東南名法書盡是矣獨以不得沈啟南畫為恨然世人自畫耳叔寶續為茲山傳神亦不俗也內君謙和韻遂不減作者焉

圖翰墨以傳世寶之令人肅然華玉劇為前輩鳴求廿當是其佻健少年見君耶吾郡人居自矜饒趙吳興翰墨而吳興卻無之以為大令東南名法書為玄叟一卷將去異時不免更咲吾郡也

文待詔詩帖

待詔公長幼于可一甲子溥慶之歲詩卷酬和幾無隙月噫亦奇矣孔文舉挈亂時抵少子龍門既辱祢正平交游之懿輝映前史待詔公少游沈徵君王太傅稱重客晚得幼于為小友殆歷幾年公既歿幼于不勝兩州之感而其遺作貽余讀之前輩風流故宛然

然人也余遂拈其事為詞林一段致語公有時名其詩若書吳中人雅已能言之

贈梁伯龍長歌後

往年伯龍登太山以長歌千三百言見示余戲作此歌答之中多吳兒俚語久不復記憶今年冬伯龍出佳紙索余重錄一過豈謂余嗜咲調語亦成文章耶然伯龍藝益高名益起而窮日益甚時時避人懷行意長者之駭循故也書畢不覺失咲噴紙

跋兩山記及詩後

余既為兩記而識之所不能如伯王者文度所得西

洞庭者俱可十二於東山亦染指焉伯玉則不暇也吾裹十日糧酒倍之行不問主所至自津蓋匿名姓與釣父群長空皦然了無纖雲靡夕不月靡飲不夕清歌流暇遇興輒極涼暄天霽秋不肅琴從行諸君陸丈善詩子念儷之陸丈善画張生嗣之李生善奕奕稱國手黄生少年雅亦善酒季善供具佐吾饞口將書一通以寄伯玉大司馬署中當听然而笑夢我五湖之曲也

書匡廬稿後

用脩王孫寄佳紙乞余書游匡廬諸作得記一首詩十二首余所作僅十之二耳僅一日而作用脩半之譬如見裴叔則亂服亂頭時安得得其玉山狀人之狀用脩主少文一室又隔一層想像縱令鼓琴動操亦安能令衆山皆響書此爲觀者預解嘲耳

題于鱗手札卷

余次于鱗集乃數數覩龔而克懋公今年春過廣陵克懋出于鱗手書詩及尺牘滿卷皆劫肝膽語吾嚮者謂于鱗私一殷卿耳不謂復有克懋也夫寡交而合者必深少可而推者必篤克懋有此足以自老矣

又

于鱗居恒謂所知吾與元美後世毋能軒輊者獨自恨少不解臨池耳今覽之信然

又

仲春廿一日入與化吳子珂墓次日還高郵題此卷不覺淚涔涔濕席上生平意氣盡矣

題趙承旨畫陶令像鮮于太常書歸去來辭及余所作長歌後

家舊藏趙承旨画陶靖節像飄然有羲皇上人意鮮于太常書歸去來辭行草遒逸飛動大足江左風格處父靖復爲二君補小傳奕奕有今勝國名筆備矣

癸酉冬少師蒲州楊公稱病歸其里世貞擬輟以爲贈或謂公爲宗社元老歷中外四十有五年以上宰謝事靖節令彭澤甫八十日而遽歸若大不相倫者是不然公之不爲功名係與靖節之不忘宗國其致一也昔人有以武侯出師表借歸去來辭互稱蓋深識之矣且公忠順勤勞其耆倍徙長沙公至於急流勇退豈復爲八十老人婆娑態耶不佞業以贈公而敢爲長歌題其後以見區區仰止之私無間於今古云

太僕刻周書同命跋

按周禮太僕秩下大夫孔氏以下大夫無稱太者定

爲中大夫要之非甚貴倨也乃穆王於冏而特命之至娩於大司徒而俾之繩愆糾謬格其非心又戒以慎簡乃僚無眂匪人則亦重矣第詳其辭則若後世所謂奉車駙馬都尉職耳其於攻駒摠御禁籞驅蹕之責無與也夫以穆王之賢一侈心欲而七萃之士高奔戎輩應之八駿之跡徧天下而莫敢逆是時伯冏者無論其人在否躬命之而躬與之左甚可慨哉夫子所以删書而不廢者非特以其文也

刻魯頌駉篇跋

馬斯徂職馬耳而歸之思無邪見靡不以爲迂者夫子重存之而舉以貫詩三百何也秉心塞淵騋牝三千毋亦兹意哉後世才不必誠合而王毛仲之徒亦能萃馬至四十三萬亦富矣而卒不能蓋開元之治君臣後先以侈敗令太僕旦夕轉徙業無以佃我馬者其於思無邪則不可以食息怠也

刻楊雄太僕箴跋

子雲意在倚鬭故其語漫浪不若聖規之切然所謂雖馳雖驅匪逸匪怠者視駉合與䟫萬里不大徑庭哉

題正學元勲卷後

故新建王文成侯取叛王正德中勲最大而又能直指心訣以上接周程氏之統所謂立德立功者無兩焉然其封爵僅大司馬紛挐幾四十年至隆慶初始定而從祀之典屬太宗伯議於今尚在議也此何以故說者謂楊雄氏白首矻矻著書天禄而不聞道李廣將軍結髮七十戰而不獲侯獨文成以一悟而師世學以一勝而開國封能無爲老將宿儒忌也彼其稱老將宿儒者欲死沿塹弋戟間亦徒自苦耳易有之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文成庶幾哉盛德大業矣於忌乎何有

題莫雲卿送春賦

余嘗爲雲卿題送春賦雲卿絶愛之稱於人不記作何語甲戌秋日復覩此於友生所恍若阿嬌出長門小玉枕臂掩抑睍盱殊不勝情書法艷冶有瑤臺羅綺之態然幼令少年見之見則魂佚矣莫樵老頹殺風景也

題所書贈莫山人卷後

寒泉山人自喜爲詩詩清絶而不得志於諸少年每過余輙欲乞余語然未必留囊筒中也今年游京師益不得志於諸少年而其自喜爲詩益甚出素卷追

余書舊作於太宰公詩後余書若不已亦且將不得志於諸少年矣

書贈孫山人詩後

幕府不見客獨見兆孺留之彌月又不為余作詩獨為兆孺作四詩兆孺不可謂不遇也

跋所書梁公實墓表哀辭及詩後

余猶記草公實哀辭劇寒夜搆火五尺縱橫素書之四更乃畢與子相明卿浮三大白歔欷而散二十餘年矣所寄佾甫中道奔外艱去竟弗逮去年冬公實之仲有貞聽調燕中以墓表見托余謂文成當併哀辭及所草十輓生平倡和之作聯為一卷仲尋補吉郡文學而余以撫鄖草草表已竟適有南役擬錄一通寄之而手瘡痛以兩指指管不知其作何書也吾六人者如曹閣觀射客存逝各半其最少為余亦已五十矣顧卿人間世能不心折仲其為我焚之公實墓前不然存作梁家故事令諸兒讀之可也

書蘇長公司馬長卿三跋後

蘇長公跋相如大人長門二賦喻蜀文皆極口大罵不已余謂相如風流罪誠有之然晚年能以微官自隱於驕主左右而不罹禍此其識誠有過人者恐長公於茲時不能免太史公腐也余於宋摘韋莊几公才情以為似不曾食宋果人而亦有不可曉者於詩不取蘇李別言以為六朝小生僞作又謂有崔顥者曾未及豁達李者作黃鶴梅詩頗類上士游山水而世俗云李白蓋嘗與徐凝決殺也豈不知崔顥為何如人耶只晴川歷歷漢陽樹一淺語公畢世何曾道得宜其詩之沓拖餖飣也

綠牡丹詩後

始余為王太史家賦綠牡丹得一律敬美弟繼之題錢叔寶畫以貽太史吳中名彥傳和至數十百首遂成花王一段佳話太史出示此冊然余詩是王家綠牡丹耳因別賦一律書其後觀者勿哭老書生畫蛇添足也

宋板前漢書後

此書余得之江□汝家末有倪元鎮跋當是元鎮家藏此宋板也恨闕目錄及陳涉項籍等八十餘卷中有朱書用唐擬本及南本舍人院本參校仔宋景文筆字畫妍妙無一字苟簡而考證評騭有出於諸注之外者別作墨書亦景文筆蓋錄劉原父語也前輩讀書用心如此令人汗下

又前後漢書後

余生平所購周易禮經毛詩左傳史記三國志唐書之類過二千餘卷皆宋本精絕最後班范二漢書尤為諸本之冠桒皮紙匀潔如玉四旁寬廣字大者如錢絕有歐柳筆法細書絲髮膚紋墨色清純奚潘流瀋蓋自真宗朝刻之秘閣特賜兩府而其人亦自寳惜四百年而手若未觸者前有趙吴興小像當是吴興家物入吾郡陸太宰又轉入顧光祿失一莊而得之噫余老矣即以身作蠧魚其間不惜又恐茲書之飽我而損也識其末以示後人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三十下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墨蹟跋上 三十八首

鍾太傅薦季直表

魏太傅鍾成侯元常書世不多見見者唯淳化閣數帖及戎路力命二表而已宣示乃右軍臨筆長風內騎識者有疑戎路力命紛紛若訟獨此薦季直表最後出由分湖陸歸蕩口華復為之刻石以傳自華氏之刻行而天下之學鍾書者不復知有淳化閣帖矣此表小法楷法十各得五殆點畫之間真有異趣所謂幽深無際古雅有餘者人故不欺我也華氏藏為大戎曾取賞緣去朱提權相復以法籍入天府季用代祿轉落緹帥家緹帥沒余乃偶得之貫人手亦云幸矣好事者意此神品無上法書不應歷唐宋開寶峯乃爾又歷千五百年而完好若未觸手然或以纖媚疑之第此正純綿裹鐵書家三昧也膚詎知非眞時卧江左深山中不得排金門入紫闥而亦用此故不墮兵燹耶籍令李懷琳宋儋白首臨池辨此結體香姐貴之餘同汝與於後

又

鍾太傅薦季直表向者草草題數語而未盡眷日閒居數展閱之愈見其妙李太僕貞伯服庶無千古爲文待詔言雖積筆成冢不能得其一波拂也待詔又辨關内其季直爲關内侯季直今表内侯字甚明蓋榮漢之際少加累潤故耳此書即令懷琳輩作僞必當倣宣示墓田不辭別創此結法也以淳化帖中僞子雲列于一段較之中間尚可容數人何況懷琳輩哉其辭極典實是東京語於録它文舉吏勝第表尾稱黃初二年司徒東武亭侯致陳壽志鍾本傳爲魏

相國封東武亭侯坐法以免文帝即王位爲大理即帝位爲廷尉進封崇高鄉侯遷太尉而不言作司徒若少抵牾然法書錄有李昂評鍾司徒書字十二種意外殊妙實亦多奇此旨既具知評傳胡孫書意氣密麗若飛鴻戲海舞鶴游天則鍾固嘗爲司徒傳遺之耳愚又考華歆傳歆以魏相國改司徒禪代之際忤旨不爲封辭不允至四年而太尉詡卒鍾代之按廷尉於九列當第五不應超拜上台當歆托疾得請而鍾自廷尉領司徒後進太尉而歆復代之耶其崇高鄉二年始令封東武之稱斯爲當矣

黃長睿趙明誠往往以碑帖證史傳之謬余竊頗學爲若上米芾即則宋人之蛇足也芾恒云生平不見漢魏書故實晉齋斷以晉始

右軍三帖跋

余前得先右軍大熱此月二帖於崑山顧氏乃黃琳美之家物轉入陸太宰全卿顧氏其外孫也大熱帖更世久鋒墨已盡竭而猶有提入脩理者細翫之極純雅可愛當是真蹟此月帖筆勢圓逸而間有襄陽意疑爲米南宮臨本後得淡悶干嘔帖於慧山談氏印識題跋甚夥結法精美有度而發筆微怯攖擊宕

以爲唐人臨本也真跡微潦倒如裴叔則病劇回眸猶足掩映數人臨帖從真蹟上鉤出僅盈紙字尚近於王孫隆準薛紹彭云古黑纖穠緣以復得白玉爲瑕黃金題現爲之後若乎珍重

題唐摹永興汝南公主墓銘藁真蹟後

昔人於虞永興書俱登神妙間而往往左袒永興余初不伏之以虞之肉似未勝歐之骨蓋以書也晚得永興汝南公主誌銘草一閱見其蕭散虛和風流姿態種種有筆外意高可以室蘭亭詩敘治頭眩方畢亦在枯樹上游則非鄱陽薄冷險筆所能窺

奚此草吾鄉陸太宰完所藏而李文正東陽為識其
後且云太宰見此本三十年往來於懷其弟長卿始
購得之以為快然余致米襄陽書史云先於洛陽王
護見摹本後十年真迹在故相張公孫直清處其後
正貞觀十年十一月丁亥朔十六日與今文正相合
但所云青小字注赫赫高門在裴承相家是其銘及
前標紅綾色如新有名幾去者題云云又宣和書譜
已入秘殿而前後御題寶識今皆無之此豈即王護
之本抑界真迹而流轉兵燹失標識耶襄陽又自言
嘗臨汝南墓誌浙中好事者以為真度本此書雖妙

縱[illegible]法而不無襄陽結搆或即米所臨未可知也緒
以為右軍之宣示大令之白騎即一轉故自佳耳何
必鍾太傅哉陸公與余俱先丁未進士俱有書畫癖
而文正題跋之日正余此日也為一歎而書其末

褚河南哀冊文

右故相河南公褚登善書唐太皇哀冊文得之吳江
史氏家蓋九百年而紙素完好墨色燭然刺眼真神
物也評書者謂河南如瑶臺嬋娟不勝羅綺第狀其
美麗之態耳不知其一鉤一捺有千鈞之力雖外拓
取姿而中撅有法此晚年筆似非虞永興所能伍異

也卷初落江南深山中且諱避故不登宣和御府及
入海岳長睿諸君眼然亦用是得脫金燼為光堯帝
所賞識頗晦闇有時耳宋景濂輩為唐四器跋一
卷云似河南筆然中落八字又無諸賢款識其為贋
本無疑阿師既當上帝其父余之所得視景濂不既
多乎

又題哀冊文後

余所得此帖有于璩紹彭順識及諸名賢私印甚夥
至于紹興御記數文鑒賞衛不若詹本之少據而結
法遒肆風華秀逸又非褚書之它存者可擬余所有枯樹賦

雙鈎及刻聖教序哀冊同費謂佳係少年筆不免細而微弱此冊與家藏至一帖同夫其為真蹟
神品無疑宋學士跋詹本謂廿三年下闕歲次巳酉
五月甲辰八字嗣皇帝下不書治字淵悲感於長字
下闕術字又庚寅作庚子與此正同疑者屈氏所得
其臨摹別本耶然此有高祖配天一人有慶而詹本
獨闕或褚公書此亦草故不止一本耳楮內庚子庚
寅據史當以庚寅為正術字闕係諱治字闕則非
臣子所敢書也余又取文苑英華唐文粹大詔令諸
書參考之如鳳紀凝秋文粹作鳳管高祖配天文粹
作高配於天良史行得文苑作良畫先懷及正文苑

作先懷友敵蚩尤逓剪詔令作逐剪徙邑垂仁文苑
作狘邑青泉同規文苑文粹作青夾龍鄉香賁文苑
作委質升年文苑作千午商管初飛秋絃罷佾文苑
作弘璧陳階鈞天罷佾鳴川攸緬文苑作夢齡遐想
羲和司日文粹詔令作端圭司日凝清秋於廣路文
粹作凝秋林又與文苑俱作腏陌詔令作拂凝霜隅
山文粹詔令作嶋山虛衛文苑作肅衛惺迤文粹作
輊馳凡十餘處疑即宋學士所謂不能悉數者然徧
考三書此異則彼同而詳訛其語要當以此冊為正
也豈諸書所載或得其初稿或得其進御改定之筆
耶若此文之為褚公撰諸集具明學士似亦不必更
贅以年月考證也詹本世不復著而學士及方希古
跋在吾故詳著而書其役毋使世之覽者如蘭亭訟
端

懷素千字文

藏真此卷歐陽文忠公家物後有公跋語與集古金
石録所載同內缺百四十一字文徵仲太史手補之
亦僅虎賁之似耳藏真書雖從二張草聖中來而結
法極謹密徵有不可識者或從心時波磔不應手也
[illegible]仙筆筆欲飛是行世第一本由文忠而

歷王文恪家轉入余手為拈出差不為負矣公跋於
其孫来甚詳且謂不讓吾家河南釆冊或以為知言
云

又

此卷後有歐陽文忠公跋知為公家物也六一居士
印章甚奇古硃色若新第跋語所謂後人棄百事而
以學書為事業至終老窮年疲敝精神不以為苦者
是真可笑也意大是不滿素師蓋公方在兩府刺促
丙夜窶故故無暇究八法也它日出頴穎許間有詩
云晚知書畫真有益却悔歲月來無多更欲作此跋
語否耶藉令素師不辯此行逕荼毗秃頴後草太廣
矣六一何自知之為之一笑

宗室家懷素千文

余家有懷素千文真蹟僅九百字飛動奇逸為諸書
冠令得豫章宗侯所藏絹素千文閱之圓熟豐美
又自具一種姿態大要從山陰派中来而間有李懷
琳孫過庭結法或以素生平適放疑之當是種芭蕉
滌濤染時筆不然恐亦非周越高閑輩所辨也吾
兩家其寶有之斗文間燮紫氣不在于將莫耶矣

顏魯公書送裴將軍詩

右顔魯公送裴將軍詩多感慨踔厲是公合作語而不見集中錫山安國續刻之故應是安氏物也書兼正行體有若篆籀者其筆勢雄強勁逸有一掣萬鈞之力拙古處幾若不可識然所謂印印泥錐畫沙折釵股屋漏痕者蓋兼得之矣裴將軍當是裴旻旻劍舞與張長史書吳道子画為開元第一公于時年尚少甫得法長史其書此歌時旻豈亦錦韝紫膜盤馬跳躍為驚雷掣電狀耶不然何公書之酷似道子画也跋尾曹武惠王林和靖處士俱亦自有筆意可觀

又

公行書最實勝正而其傳者獨爭坐位祭濠州伯姪送劉太真詩而已此卷兼正草行三體而大又信之是以展其龍跳虎卧之勢用大金剛力護張長史心印真可寶也

柳誠懸書蘭亭詩文

自禊叙出右軍筆玉匣蘭亭龍孫定武外石刻何啻百千本而孫興公文及諸賢詩實家無傳者獨柳誠懸以師嘗一錄之見宣和書譜柳法道婧勁健與顏司徒媲美書家謂驚鴻避弋饑鷹下韝不足喻其驚急去山陰室雖遠大要能師神而離跡者也余從頑

氏所覩見之悦然若未識久看愈妙因損一歲奉獲之仍為歌志於後

又

公此書乍看之亦似有一二俗筆而久之則俗者入眼作媚矣殆似髭聖之視羊鼻翁也鋒勁處真純鈎鏌鋣游絲細筆亦似鐵鑄中間一二行小楷以無意發之絶得晉人心印并跋尾楊少師有書名乃不能佳宋適愚書名乃致佳此亦不可曉也滄浪甫田海岳無垢及長睿校書皆宋之諳入法者皆有跋滄浪老人王萬慶庭筠兒也明昌金章宗年號然則此卷蓋入北矣萬曆改元初秋書於九江道中舟行如畫

雜古墨蹟

前二紙智永一劄似臨筆褚河南斷簡得之陸太宰所本與右軍帖為一卷故黃琳美之家物也眉山光弟二劄故當雁行襄陽諸詩尤自秀穎鄧文肅班彥功饒介之皆元人名書家翩翩可喜也余所為聚此卷如窮波斯採寶得成寶船辛苦頭白

范忠宣公誥勅

右尚書右僕射中書侍郎高平范忠宣公入相麻學士蘇文忠公筆也蓋中書行詞門下審定尚書奉行

故告尾有門下侍郎臣大防給事中臣臨等言制可
後別一幀仍列左僕射大防及右僕射爲公俱未謝
蓋大防以侍郎公以忠樞同入相耳其後左丞劉公
摯右丞王公存吏部尚書蘇公頌侍郎孫公覺則皆
官尚書省者其書皆作行草至尚書省臣押名似出一
人手而甚有筆意吾宋先司諫紹興中領郡告正同
第書勅此書制則以官位大小異耳文忠詞深醇懇
切自是四六西京亦唯忠宣公足當之第一時在位
皆耆德天下欣欣然向治不知宣仁老司馬文正呂
正獻殁哲廟之欲實開奸萌伏而宋之大事幾已去

矣諸公獨忠宣公最稱能持平不爲深激得君子之
體然不獲藉此挽回世道僅足以緩小人之怨老而
猶竄耳嗚呼惜哉吾於嘉隆之際幾見此盛而隙亦
動爲之悚然

宋先司諫公告身真蹟

右直秘閣知常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告身一通爲
世貞十五世祖司諫府君是時去司諫者三歲業六
十有七矣而高宗思之以舊銜領郡行押者右僕射
兼平章事秦檜參知政事孫近吏部侍郎吴敦復也
敦復嘗指斥檜奸近則所謂伴食相耳當府君在諫
垣數上章抗論國是有直聲故相張魏公實知之其
歿也南軒先生予之銘嗟乎令司諫而真檜必不肯
行詞頭然使府君而真司諫必有所以自見於檜者
而竟已矣後二十一年府君卒至其裔孫國子先生
諱廷璧請於故按察使陳公璉少宰葉文莊公盛爲
之跋皆散佚不存正德中告身始歸我先大父司馬
公世貞乃購得二公稿於別集而乞吴士善書者書
之而志於後文莊公終吏部左侍郎爲吴郡名公卿
陳公以學行顯其爲按察也吏部言其文而選愼不
稱憲特改通政使掌國子監事以非常典附志之

又

某三十年前嘗覽宋八朝名臣言行錄今日有見遺
者於舟中閱之見所紀先司諫事而愧昔者之草草
也張右相以呂尚書矢律不自安而是時姦檜方任
元樞啖臺諫論之冀得代其處公獨不可盖檜欲相
而公先出諫垣矣公之守常又以不禮檜黨之仕虜
庭者爲所譖罷主崇道觀則公之始出諫垣與罷郡
皆檜意也公在蘇紛眞已垂七十其罷郡業七十餘
至八十七而後考終及二子登上第又及見檜敗天
之所以報公亦不薄矣因再拜復書於後

范文正公手書伯夷頌

范文正公手書伯夷頌纖妍有好致第不作天章延慶風骨耳書家者流以為待樂毅論遺意吾不識樂毅論未敢附和然伯夷頌清與曰與蔡爲平皆斯道梗梓不應於翰墨中論輕重也跋內文富晏杜諸名相聲實相伯仲仁梓二君是文正喆嗣而君謨才翁輩皆擅臨池尤可貴愛別一卷皆元人跋盡元有平江路李總管者嘗得之以歸於范氏之子孫一時諸公高其誼爭為之詩歌題識其間極多名手人謂元人書勝宋人定不虛也不佞獲一寓目不勝暢然有高山仰止之感至夷綠纔欲與蘇范論心為之失笑

范文正與尹舍人書

范文正公與尹師魯舍人二劄是史人寒暄語耳而君臣父子之道備固不當以書家論也跋者如宋洪文敏邁之博識元文簡表揚文節萬里明吳文定寬之學術元柳待制貫黃文獻溍之詞行汪文節澤民太不花忠介之死義皆卓然名搢紳與二君風猷節槩固有相感異代者不勝于長執鞭之歎敬書於後

范文正道服贊

范文正楷書道服贊遒勁中有真韻直可作散僧入聖許非諂筆也跋者皆名賢大夫而獨文與可黃魯直寂寥若得豈此書極精妍端雅不作險側態足見正人書後所謂心正筆亦正耶然結體特有元人濫觴不可曉也

雜宋元墨蹟

雜宋元墨蹟一卷其後乃元人跋常見於高耳中間虎兒是有家風致能亦自遺奏唯蔡忠惠公奕奕神令得為人筆名所以稱四家不虛也

宋賢遺墨

宋賢遺墨一卷曰光者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曰浩者司諫晉陵鄒忠公志完曰誠香集賢脩撰閒中千子駿元祐間諸史也子由即記者眉山蘇文定公轍也曰蕭者禮部員外郎知淮陽軍吳陽米元章曰友仁者元章子兵部侍郎敷文閣直學士元暉曰孝伯者即之父希知政事宋史不為孝伯立傳即之傳第云參政孝伯子又不載邑里可謂挂漏曰庭珪者王盧溪也忤秦檜謫晚始登用得宮祠以終曰宗翰者胡氏為監司不甚顯曰忍退者湯僕射進之以大觀丈落職凡相二人執政二人侍從監司六人此卷文正公始終進之終疑若不倫者噫宣仁一女主耳

用司馬公而契丹至戒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夫以乾道帝之賢志在恢復而使之與張魏公並命又何哉也南渡之不振孟下必韓賈而後決矣余故留進之書併論治忽者思焉

蘇滄浪真蹟

蘇滄浪子美草書少陵湯與八絕句而遺其一後不著名姓或有謂為山谷道人及杜祁公者南宋諸君子以書法及高異之蔵玫之定為滄浪無疑也桉懷素自敘帖前六行為公所補與此頗相類此更顛然自放而氣亦不乏山谷與公後先俱服膺素師公得

[illegible]

法而微窘蹙山谷取態而微病緩公勁在筆中山谷勁在筆外以此不能無少異也公為杜祁公愛壻公歿而祁公指其遺蹟有氷玉之香然此卷謂祁公書尤誤也

蔡蘇黃米趙帖

余得蔡忠惠安樂枝謹二帖蘇文忠久上人一帖黃文節習州畢大事一帖於柘湖何良俊氏又得米海岳古詩於長洲張鳳翼氏提舉帖於華亭張某氏衆後得文忠送梅花帖趙文敏驕從帖於嘉禾盛氏伻節帖於吾州周應元氏後先以善價購之不敢作米

顛據舷欹僵也千秋粹腋知為表者苦心子孫其善藏之勿落俗眼

東坡書煙江疊嶂歌

蘇長公此書極醇古妙在藏鋒而秀氣又自不可遏乃至大令辭尚書永與孔子廟堂法亦時時見之豈定國晉卿皆公所深愛而晉卿畫又足發之耶時萬曆改元初秋宣城道中覽此卷覺九派九子諸江山各出所有來爭勝也

山谷雜帖

魯直詩曰春來詩思何所似八節灘頭上水船此君

[illegible]

每出語法即若上水船非妄也書極老健又云樊口舟中燭下眼花頭眩更觀東坡醉墨重增睡思若米首肯坡書若此不可曉

山谷卷後

此卷山谷老人詩故夏太常家物燬於火中每行下輒缺一字太常子大理德聲補之亦佳卷尾有吳文定公跋及手簡要當有李文正公篆首今亦脫落矣詩不著題亦缺名氏而考公集有之杜老浣花谿圖引也歌詞力欲求奇然是公最合作語書筆橫逸踈蕩比素師銳姿態亦稍平易可識而結法之密腕力之

波險神奇似小不及也始公作草書眉山先生從傍賞歎不已錢穆父學士曰魯直書故佳恨不令見懷素自叙帖耳公意不謂耳最後見素書大愧悔以為不如遠甚愈刻意臨池晚節自謂得長沙三昧然以吾家藏素千文字真蹟校之公猶在堂廡間也

題山谷卷後

山谷老人自謂得長沙三昧然余竊怪其巧於取態而畧於求骨此卷書太白長歌翩翩幾與風人争勝使懸腕中加拔山力不啻作長沙矣張守跋初不知為太白詩後見全集始能補其闕語以為奇事豈年度詔中人例宜爾陋耶後二跋如蕭海釣文明沈石田楷南皆弘治間名士也

山谷老人此君軒詩

先騎曹子猷云何可一日無此君吾家小祇園竹萬箇中有軒三楹不施丹堊純碧而已零雨微颸朝暾夜月峭蒨青蔥聯帶眉睫間令人神爽陳子兼方伯為題署曰此君軒今年歸自楚得山谷老人大書此君軒詩一卷怒筆勃挐有籜龍圻石勢懸針下垂則輕稍遏雲槎牙外嚮則鬚節森張居然墨池傍兎苑因留寘山房中異日乞公瑕雙鈎入石壁之軒為此君傳神也

又一卷

涪翁書此君軒第二詩是初得長沙法而以華陽真逸筆運之能於穪中取老作法外具眼觀可也

山谷書墨竹賦

石室先生以書法畫竹山谷道人乃以畫竹法作書其風枝雨葉刓健塞拔斜踈稜勁節則亭亭直上此卷為劉克莊書墨竹賦尤是當家試一展覽淇園秀色在目睫間矣

題米南宮書後

元章妙得晉人筆而以神俊發之往往于結構外取姿韻余嘗許其書如兒駒試風劍俠入道此卷為友人李子所藏前一紙是其本色奕奕有生氣後一紙尤精不失褚河南懸腕法余愛玩久之乃以王履吉小楷南宮傳系其後而訖以歲月李子嗜古而所藏時為人持去不甚惜此卷其善有之縱老顛復生勿受彼凌奪也

翠微居士真蹟

思陵稱北宋時唯米襄陽祥河東得晉人遺意虞道園則謂黃長睿知古法書不逮所言紹彭最佳而世

遂不傳朱氏父子累世學其奇惟勢流金朝此卷多寫其生平得意句結法内栅鋒藏不露而古意時溢毫素間不作傾險浮急態内一詩絶似右軍幾令人有張巽之歎然則予之書不大勝於道閑式道祖裴陽同時人與劉涇俱好收古書画翠微居士其號也

薛道祖蘭亭二絶

薛道祖手書禊帖是從真定武本臨得者足稱喆裔此帖文徵仲太史家藏入張伯起轉以售余籤首有徵仲八分小字精絶之甚及允太素虞伯生二跋皆可寶也獨蘭亭画乃宋人筆僅半幀伯起定作趙千里恐未當耳宋人唯道祖可入山陰兩廡豫章襄陽以披緝季取聲價可恨可恨

宋高宗養生論

右太史姚君繼又藏宋思陵手書嵇中散養生論一篇行楷真草相間後有德壽御書印德壽思陵為太上時所居宮也思陵初擬豫章在青氷之間晚始刻意山陰傍及鐵門限此尤其得意筆正書特於督策鑿章法一二盖欲以拙救熟耳行草翩翩二王堂廡間而不能脫踐蹊逕然要當於六代人求之繼文工八法無俟余贅余獨歎中散之精於持論而身不能免也其微言奧旨若遺丹之在藏數百千年尚能起痼離凡中所謂一怒足以侵性一哀足以傷身思陵深戒之故德壽二十年不減玉清上真而五國之游魂不返矣單豹食外彭聃爲夭其思陵與中散之謂耶

范文穆吳中田園雜興

右范文穆田園雜興絶句六十首公好紀事帥廣右有桂海虞衡志帥蜀有吳船録此盖罷金陵閫以大資領洞霄宫歸隱石湖時作即詩無論竹枝鷓鴣家言已曲盡吳中農圃故事矣書法出入眉山豫章間有米顛筆圓熟遒麗狂怪之態然真足二絶余不敏何敢望公然視公耗冠年尚少息黥補劓之暇安知不能為公增一段吳語耶因識其末以俟

張即之書後

張温甫秘閣喜作擘窠大字不一詩輙盡一幅絹豈鷄溪遭蚕尼耶聞金人極愛重之懸餅金購募彼誠以為傑魁男子喑嗚叱詫者不免神竟作率更哭耳此一絶句及戲題跋語老手峭勁却於棄皮側理書之似解人意覽眉山諸賢側臥趯筆倦後一展可也

又

張温甫好書少陵古祠行豈所謂霜皮溜雨四十圍

黛色參天二千尺若似張墨池派語故耶余見凡數本咸峭骨可畏此稍和腴而遂不甚能發筆可歎也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墨蹟跋中 三十二首

趙子昂枯樹賦真蹟

褚河南枯樹賦爲武延秀差作二王屏風脚歐虞之跡不與焉其在當時珍貴可知趙吳興更取二王結法臨之茂密秀潤視真蹟不知孰叩山陰堂室耳書樹全得古籀法真吾山房中二絕也

又

晉人謂臨書如雙雕摩天各極飛動之勢余得褚河南雙鉤真蹟與此卷對之雖形模大小不甚異而中間行筆絕不同褚妙在取態趙貴主藏鋒褚風韻遒逸飛動真所謂謝夫人有林下風氣趙則結構精密肉骨匀和類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也若買褚得趙當亦不失所望矣

趙吳興小楷法華經

法華經無明二宗又似釋門左右史盖釋迦阿彌陀佛及妙音觀世音普賢藥王文殊彌勒諸菩提薩埵緣起功德皆在焉然其大指多寓言以示構化耳十

六王子明得道於無始而不為遠舍利弗以至五百羅漢明成道於無終而不為遲若乃無學聲聞弟子即人皆可以為光舜以至提婆達多見他山有攻玉之石威後多寶佛塔聞恭即現表吾道之不生不滅三千萬億化身諸佛隨光而集徵此理之萬殊為一輪王品見誠之無所不貫妙音觀世音見誠之無所不應其言若至宏奇詭偉不可涯涘而循持供受之功則甚切近要約至於宿因曠劫與宅經多相牴牾而求名之辯龍女之頓要亦有不能盡然者蓋其時在會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聞蓬而先退者五千人矣而况數千載之後不覩見佛而讀其遺編者乎然使後世耳食之人焚身煉指以為福創塔如多寶以為功像千手千眼以為化則又失之遠矣勝國之法以因果調發心以餒為餌令癡故多粉金書大藏者以千數獨法華為勝書法華者人以十數獨趙吳興為勝而此卷乃吳興自用了頓者以小楷書精爾其結構細密肉骨豊適盡備有北海誠懸之妙而時濟以大令者也第二卷缺為明夏太常泉所補充圓潔可愛吾弟其善護持之賢於多寶塔功德矣

趙吳興大通閣記

仙人稱五通所不能通者出輪廻之外耳佛法則六通矣亦有不能通者能化有緣不能化無緣也此云大通則一切皆圓滿矣按法華經佛與阿彌陀佛俱為大通智勝如来法王子無央劫以来今始成佛閣所以名大通歟文敏書此記遒勁勻整肉不隱骨晚年最妙筆佛地位書也元人跋至三十餘皆具八法蓋其時多能書而又好事非今人所可及也蓋嘗付善護持吾弟其念之

趙吳興心經真蹟

般若密多心經是王舍城中無上三昧語吳興書是蘭亭室中無上三昧筆昔有開士學般揚州咄咄法寫蓮華經能使方丈地畢劫不被四風雨令留此經山房中鄴侯三萬卷皆賴護持矣珍重珍重

趙文敏書濟禪師塔銘

右濟禪師塔銘闍禪師撰二僧皆南渡後法門龍象也毋論其文辭工拙要之是本色語耳趙文敏既夙精臨池詣極八法而又脈膺丙来深入三昧故其所書視他蹟尤妙蓋本右軍骨調以大令肉即北海跳踉不露一筆也千八百驪珠入我掌中月来賣文錢為之一洗恐兒輩厭不能浮大白快賞之第以一辨

香展供耳

趙文敏書詹舍人告

右趙文敏所書宋起居舍人詹仲儀告詞奬諭各一通豈麗遒逸肉骨停整其學李北海殆如玉環之於飛燕雖任吹多少而霓裳一曲足掩前調後當有題名及勝國諸公跋惜爲俗子盃以松雪道人僞欵及印章汙其前後遂成蛇足聊爲拈破留之勿令覽者有蘭亭之訟也

趙文敏公行書

作書有全力而無先意乃得佳耳此卷趙吳興行書二賛三國詩及跋尾凡二百三十二字李北海法十四米襄陽法十六而妙際時以大令發之天真縱逸中自緊密波磔遒麗外不廢拙古所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故曹溪以後境也卞華伯以眉山賛語跋之亦似見一斑者立春日題此覺芳英爛熳筆端

趙子昂二帖後

昔人評趙吳興如丹鳳翀霄祥雲捧日余謂正書不足以當之獨以尺牘行草得山陰父子擫拓法而以有意無意發之蓋不負此評耳余所有二帖一開卷間見其精采映注姿態抑出而結法復不踈蓋尤其合作者跋尾俱文游中書家董狐之語可信也

趙文敏公篆書千文

書家者流篆獨爲龍櫳之爐大篆以有字筆有字學未可廢一者也二李遠矣僅徐騎省兄弟郭恕先有字學而不得筆意矣而下亡論也新安吳孝父示余趙文敏此卷余不解篆學第觀其點劃勻整行筆秀潤出塵入規無煩造作恍若所謂瑤臺滴瀝露草含芳之狀蕭然斂容者久之然讀王氏跋稍留嶧山豎子陽冰語又未嘗不爲一笑至錯啖噴卷也

又

新安吳生以趙文敏篆書千文乞余跋文敏此書極精整有意出徐騎省周右丞上絹素用織成烏絲欄是南渡後脩內司物日所未見蓋生別之二歲所乃在余貿庫中鬻問主事者生質之得四十金用爲豪具徑去不顧矣昔盧節度從山北盧匡求右軍借船帖一閱渠實之但許就視而已應除滁州行三舍復有攜此帖云者一郎君求售盧驚悅還之不復問吳寶此書不移時而其身不能有何況盧氏子也余自是不以合浦珠而以爲楚人弓姑識之耳

趙魏公千文篆書

趙魏公書世重人間若拱璧然往往有力輒易致獨篆體不甚經見今年夏為歙人吳生跋一千字文筆法之妙彷彿斯冰復生旋聞其邑之好事家為邑邑累日歲聿云暮有以公別紙千字篆書文者其用筆纖細而結搆愈密煥然舊觀時病肺強進一大白賞之既而自悔其多好也卷後老鐵一銘亦自佳嘗時聞有伯琦參政篆不聞有鐵乃知前輩未易才也

趙文敏公手歸帖

趙吳興手歸帖詩雅有古法是合作者然此手啟一毛耳生猶寶愛之若周人不知真得吉光全裘當更何如也蘇長公嘗書赫蹏云吾此紙可以鬭錢祭鬼後五百年當受百金之享古人自負定不虛耳

十絕句詩墨跡

唐人十絕句婉嫩有情得藍田詩中畫趣趙文敏書筆翩翩能發之會錢叔寶尤子求謝暑龍寶園令各作句景十小幅後失一价吳興要文休承併作之共成一冊不敢儆書陟品第度幾後之覽者如入寶山各自有獲也或云趙書有疵筆出俞紫芝手果爾所謂買王得羊耳

鮮于伯機千文

鮮于太常草書千文初展卷間不能大佳久看始覺其精暟有筆外意跋尾楷書數行輕纖自媚乃謂是五十以後筆豈亦有明遠文通之恙耶

鮮于伯機詩記真蹟

昔人謂趙文敏每以己書三紙易鮮于困學一紙今困學三紙往往不敵趙一紙豈古今人頓異嗜耶余所有困學游高亭華嚴記及詩真蹟殆數千言見鐵網珊瑚中行筆清圓秀潤芒角不露隱然唐人家法即與文敏驂靳中原不知合置誰左跋尾鄧文原龔璛亦臨池老手可貴也

楊鐵厓卷

全元間楊鐵史聲價傾海內餘名往往借客今其與書俱在耳獨勁氣時一見筆端異日老客娟謡此亦可窺也

明宋太史手書鄭濂名解後

右包參軍家藏宋太史書鄭生名解示余按書述稱太史父子不失那鄭此書行筆極蕭散而有純綿裹鐵之意似非規規學步者跋尾如烏傷王子充金華胡仲申豫章揭汯孫能文章家初不以臨池名而結法翩翩自佳皆可重也汯故忠文頔應奉子太史名燕

郭生亦名濂豈古所謂恭簡肅莊之遺耶則其文該洽辨覈固宜介甫尉律丞相至不能署其名而更之猶以為繁若太史者得無乃愧其簡乎此語頗有意然當不免參軍一盧胡也

宋仲珩方希直書

參軍又出二紙其一為中書舍人宋璲仲珩其一文學博士方孝孺希直也仲珩太史公少子希直嘗評其書謂如威鳳翀霄祥雲捧日此書雖草率不經意而時時見八法俊美圓逸知方君非曲筆耳希直不以書名而剛方不折之氣流溢筆墨間其名磨損不可辨蓋永樂中有禁收公筆劄者同罪故耳而百六十年間學士大夫寶之若拱璧然則人主之威有不能盡伸於天下之賢者可概也希直在建文朝以文學博士伏節其職若今之侍講讀學士者因附記之

宋克急就章

余往與徐獻忠先生論古法歎章草自二王後僅一蕭子雲耶顏柳蘇米以至趙吳興俱當代能聲而不一及之黃長睿刻意其學而無其法國初宋南宮仲溫可備述者然波險太過筋距溢出遂成佻巧先生笑謂余家藏仲溫急就章二百年矣差不露筋距舉

以乞余賻池零落若追蠡而縮墨章不敗結意純美去余欣然重表飾之以為征誅之後獲覩揖讓而後偶取葉少蘊刻皇象石本閱之大小行模及前後缺處若一惟波撇小異耳此豈亦仲溫手臨象本耶然一二傍釋小字側穩有嚴蓄與仲溫它書不類而仲溫別自補急就闕文與張夢辰則恣而勁此恐或非仲溫筆也然因是得覩皇象渥注之種遠出仲溫蹊徑上語曰買王得羊不失所望夫寧啻不失而已哉

宋仲溫書畫帖

宋仲溫生平作章草極多然徵涉佻而失此書畫帖遂能藏顥古法藹然大抵不經意乃佳耳宋此書本無可疑而為後人增二印章遂成蛇足吾故為拈出生其善有之

俞紫芝急就章

錢唐俞和子中頗得趙魏公三昧此帖以宋經箋紙用章法書急就覺古色藹然令人不忍釋手按章法自皇象索靖後惟右軍父子豹奴孫權二帖至黃米淡書黃長睿始振之然往往筆不逮意子中獨能尋才遺則於斷墨殘楮遂與仲溫並驅昔孔北海思蔡中郎見虎賁貌類者輒引與同飲門無孔以入之

有典刑俞比紙覺之能不與北海之償手

凌中丞書金剛經

晉世諸賢好寫河上公道德經自褚河南聖教序後乃始有書釋經典者而金剛經獨蘇眉山趙吳興往往作行楷散施阿蘭若金剛經是佛真諦語故非他經比也中丞凌公書此經全用鐵門限筆圓熟有結體得臨池三昧蓋百餘年而復歸之公孫比部豈古先生所為善護念善付囑者至是始驗耶因為題數言于後　若不見真相碩以自護持若見不真相碩以施比丘若得見真相無護亦無施

凌中丞臨子敬洛神賦

昔人謂右軍書黃庭如飛天仙人曹娥碑如幼女漂流於波間若大令此賦則仙人凌洛波容與而不憔悴蓋無之者也識懸云子敬好寫洛神人間合有數十本余所見古刻獨十三行及一全本耳十三行勢稍疎側而用筆重韻翩若迅鶻全本筆輕微而秀媚儇逸姿態不可言此帖為故中丞凌公所臨蓋全本也公仕　仁宣朝至中執法以嚴重稱公卿間結法清婉乃爾太史公見留侯像能不慨歎已已余來吳與公之諸孫工部君穿識之而間以示余庶幾吾家石泉男之為右軍大令孫者矣因識其後

沈民望姜堯章續書譜

事固不可知沈民望以一書遇人主備法從更百五十年乃不能與探紙少年爭價問之人有不識者然此卷行筆圓熟從法尤精又稱米南宮入室而所書乃姜堯章續書譜為臨池指南皆可玩也因收而志之

天全翁詩卷

右前一紙為聯句詩僅失詩題耳後一紙為水龍吟慢句詞半已不全皆天全翁手筆故特存之人謂翁書由米顛來非也其通放波潑全得長沙面目神彩風骨亦自琅琅惜結體少疎耳

靈巖勝游卷

天全先生游靈巖作此詞倚水龍吟慢已載郡乘中此卷為劉以則書者以則靈巖之東道主也其詞不盡按格而雄逸伉爽時一吐洩居然有王太將軍麈尾擊唾壺氣象其筆勝法亦往往稱是卷首沈啓南畫足為巖山傳神劉西臺祝系省錢學士皆有書名者獨來氏憚以文自豪而語不甚稱為可惜也

徐天全二札

天全翁出入長沙襄陽間余嘗評其書如劍客醉舞
俠俠中有俠氣此二帋皆眞跡而盤谷一章尤橫逸
不可當豈所謂遇其合者耶

徐天全詞

天全翁自金齒還吳十餘年多游吳中諸山水醉後
輙作小詞宛然晏元獻辛稼軒家語風流自賞詞成
輙復爲故人書之書法遒勁縱逸得素師屋漏痕法
此卷蓋以貽吳江史明古者詞筆俱合作後有吳文
定沈啓南二跋亦可寶也

名賢遺墨

右一卷墨蹟爲學士承旨宋文憲公景濂教授胡公
翀申太常丞張公来儀學士　公大紳太師楊文貞
公士奇祭酒李文忠公時勉太宰魏文靖公仲房太
保高文義公世用太傅于肅愍公廷益太師徐文靖
公時用右都御史韓襄毅公永熙太師王端毅公宗
貫宮傅何文肅公廷秀太保劉忠宣公時雍太師李
文正公賓之脩撰張公亨父少保倪文毅公舜咨宮
保戴恭簡公廷器太保屠襄惠公朝宗檢討陳公公
甫太僕李公貞伯宮保吳文定公原博太師梁文康
公叔厚太傅王文恪公濟之太保洪襄惠公宣之太
宰王公　建侯王文成公
伯安宮保湛文莊公原明提學李公獻吉何公仲默
宮保劉清惠公元瑞詹事陸文裕公子淵修撰楊公
用脩舒公國裳少詹黄文裕公才伯贊善羅文恭公
達夫其人二百年名臣碩儒也如景濂大紳原博貞
伯子淵名能工八法者士奇時勉仲房世用賓之伯
安元瑞用脩達夫庶幾中郎虎賁他固不盡余也余裒
而藏之竊附于甘棠勿翦之義云余昔山谷老人謂
王荆公書簡遠從楊少師法中流出黄長睿謂章申
公傳措法妙入魏晉三昧米海岳謂蔡魯公京及弟
開府卞俱得古人筆然是四人者其精緻莊翰距今
無一存即有之亦不能售數鏹之直而韓范富歐李
然之筆流落人間尚以拱璧視之然則物之可傳固
在此而不在彼也僕既題此一友人過視而笑曰若
自為拙書解嘲耳且若論詩何以不取高崇文而取
宋之問乎僕無以答因記其語

三吳墨妙

右三吳墨妙一卷自建康至雲間以南皆吳也為賦
詠者二徐武功金太學二元平各一紙為說者一沈
學士民則為詩歌者禾錢文通原溥張南安汝弼兼

柳州民懌蔡孔目九逵文待詔徵仲陸父裕子淵頌
憲副英王王山人子新王司業繩武徐長谷伯臣各
一紙為尺牘者十三沈少卿民李太僕貞伯王文恪
濟之唐解元伯虎顧尚書華玉王太僕欽佩皇考功
人翁各一紙吳太定原博祝希哲王履吉各二紙
國朝書法盡三吳而三吳錚錚稱名家者則又盡數
君子其長篇短言出於有意無意或合與不合固不
可以是而槩其生平然亦管中之一斑也留山房中
異日便堪作吾鄉掌故兒輩其寶存之

三吳楷法十冊

第一冊陳文東小楷聖主得賢臣頌文東名璧華亭
人　國初以書名家沈民則學士出師表字頗大民
望大理慶壽盡稷篇字小如亢東余每見二沈以書
取貴顯翱翔玉堂之上　文皇帝至稱之為我明右
軍而陸文裕獨推陳筆以為出於其表今一旦駢得
之足增墨池一段光彩然是二書皆圓熟精緻有黃
庭廟堂遺法而不能洗通徽院氣少以歐柳骨扶之
則妙矣蓋所謂雲間派也

第二冊徐元玉臨褚河南哀冊文字差細而筆老獨
不勝其佻健蓋摹褚而用之以米者也東原生傳差
精能當是中年筆周伯器服有微致其人即周疑舫也
錢原溥陳氏墓碣銘遒迅然欠雅是宋仲溫遺構雲
間人至今做之吳原博墓表極得蘇長公筆而鋒多
含蓄不露佳手也蔡九逵嗣命議書雅健而辭不甚
佳陸子淵二東在真行之間元玉小而不楷錢吳蔡
楷而不小聊備一家云爾

第三冊祝京兆賦一首雜詩三十首後序一首少年
時稾耳楷法甚精絕間以小行若草率不經意者而
具種種姿態可寶也又古近體詩十五首是行卷上
公卿者稍似經意多大令風格而近纖長其詩亦多
秀儁語視晚歲應酬若出二手獨擬元日早朝排律
而押韻用二斯字二人字二臣字不可曉長洲卷

第四冊祝京兆黃道中字致甫說用禿筆作楷而間
帶行法純質古雅隱然欲還鍾索風道中即吾故人
淳父姬水也為其尊人五嶽公乞集序以此為贄余
固辭謂此汝南家乘奈何畀人則曰使不佞而仍故
名與字知非公有也且公文成非吾汝南家乘乎為
一笑而留之因記其語又赤牋賦勁健從褚河南來
而結法微佻約齋開錄存出入鍾太傅王大令古法
豁淬指掌間而雅纖精密削去時蹊與黃淳甫六

皆晚歲筆也人不可以無年于信夫
第五冊為文待詔徵仲小楷甲子雜稿凡詩四十七首詞四首文八首中亦有率意改竄者楷法極精細比之暮年氣骨小不足而韻差勝詩亦楚楚情語如元日梅雨言懷無題其中諸篇皆晚唐南宋之佳境也閶之吳人待詔每新歲輒書舊作文一冊至老無復遺而沒後分散諸子有徵人某子甲以四十千得廿冊以去今不知所在此本乃故人子售余為直十千因留置此比於吉光之片羽耳
第六冊文待詔徵仲小楷其一為余書早朝等近體

十四首用古朝鮮繭結構秀密神采奕奕動人是八十四時筆也其二古詩十九首極有小法其妙處在與枚叔語爭衡是八十八時筆也又一條三行射有鹿中云云尤精甚而考據詳覈偶於散帙得之於後其三畫錦堂記差大於古詩結力遒勁是六十七時筆也其四拙政園記及古近體詩三十一首為王敬止侍御作侍御費三十鎰鳴候門而始得之然是待詔最合作語亦最得意筆攷其年癸巳是六十四時筆也其五致社三疏中有竄改當是稿草而精謹乃爾令人作頃上平原想吾所綴集皆待詔中年以

後書真吉光鳳羽緝而為裘後人其寶守之
第七冊王履吉拙政園賦及詩四章皆小楷得鍾王筆意張琴師傳亦類之其下指極有媚趣微傷自然耳退之琴操稍大兼正行體意態古雅風韻遒逸所謂大巧若拙書家之上乘也跋尾仲蔚與家弟評履吉書若訟而各有致並存之
第八冊文壽承書五子詩是于鱗輩初作業未出茂秦而進明卿也休承書秦生論二君太史其秦然壽承覺淳古休承雖自清俊結法出下彭孔嘉書余廣五子詩及近體數首是古高麗繭能於率

內斟酌溫潤秀勁光彩射人蓋中年最合作筆也許元復一紙光筆圓肉流俊而所書龐居士傳語尤可喜是四君者僅一休承在然老矣而前後五子者僅失其六每一展卷輒為噫歎
第九冊陳道復千文此君書不易楷楷不易小而古兼得之陳子兼三槐堂銘妍秀而微少骨蜀中詩古雅而小遜態陸子傳二歌出麻姑壇遒麗肉滿覽之嬋然然是二君最合作書王祿之與其師尺牘亦自佳俞仲蔚前後雜詩二幀共二十二首諸與余倡和皆是晚年筆稍纖而有誠懸腕實劬篇以下是二十

年前書尤精婉可愛詩亦多警句故並存之
第十冊顧德育牡丹一賦酷有徵仲家風黃淳父前長篇一永興之有鋒鍛者後十二章小似不及周公瑕詩二十章用筆精雅有法袁魯望十五章莫雲卿十四章王舜華十二章吾所不敢深論若魯望之流利雲卿之濃婉舜華之輕俊皆蔡廬中翹楚者也最後得張伯起唐人數詩伯起生平臨二王最多退筆成冢雖天趣小渴而規度森然矣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三十一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三十二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墨蹟跋下五十六首

李文正陸文裕墨蹟卷

涯翁篆勝古隸古隸勝真行草此研光箋書數詩乃晚年筆余割其半及跋尾遺王學士而留此以其備有衆體故耳最後蘇墨亭一歌更遒勁蓋中年得意筆也儼山先生賓應雪夜訖乃歌則出入北海吳興雄逸超奧有秋雕春駿騰驀絕影之勢陸之於李歎詳不妨衣缽書法更自青出也因合而藏之

李文正詩翰卷

太師李文正公詞翰拔萃館閣間此卷爲宗易太史書當謝首揆之次歲而卷端有牧豨擊賊茆二曲豈意有所不足耶今年爲甲戌距公書時正一甲子比屢有觧辯而遂成無朊巾當此可無感也宗易爲任丘李文康公時亦以首揆贈太傅偶與元馭語次及此因舉贈之以比於虔刀之義云爾

張東海冊

張[illegible]流浪自喜往往失之纖弱此冊纖漢[illegible]

用秃筆差過緊可存

桑民懌卷

桑民懌才名噪一時錢有雕龍繡虎之稱此卷為盛秋官書若干多生平得意語其書似不勝文文似不勝詩大要不能去俗耳盛舉高第後至廣憲以廉名

李茶庵卷

書家評吾郡李少卿貞伯如綿綿裹鐵視祝京兆不愧氷清余此所藏卷雖尺一草草不經意而遒勁有生氣可重也少卿當 憲廟時抗疏不肯書佛經為藝林樹赤幟今給事李君允嘉於點筆之際白簡救上旨 國家大奏至救周太常一疏尤卓犖偉甚余故舉而歸之且以慶貞伯此書之得所托也

金元玉卷

王可大比部亟為予言金元玉書法勝徐子仁問之吳中人不識也亡何購得此卷元玉筆撫倣吳興尤恣縱橫伸曳奕奕可愛惜結筆小未去俗耳視子仁堆墨不啻誠過之

雜帖

吳文定之眉山沈啓南之豫章僅得其似耳京兆翩翩時有大令風度文待詔中年筆從游仕[illegible]

優孟善取態俱可錄也

祝希哲小簡

希哲此書皆赫蹏小簡與舍中子多言市井瑣事買書便是雅語至末簡所謂月甚佳可來一跳蓋希哲與閒門少年時時傳粉墨作優伶劇耳書極潦草中有結法時時得佳字豈晉人所謂裴叔則麤服亂頭亦自好耶

祝京兆卷

祝京兆書名薄海内然其行草往往自豫章來獨此卷徵仲灌木圖歌時有大令遺意雖極縱放而結法不踈蓮腴極勁卷後王履吉跋黃勉之歌皆可重也圖今在徐氏大可夫餘徵仲生平得意筆上有京兆書作擘窠大字雄偉動人因附記於此

祝京兆雜詩

祝京兆少時書雜詩多作小行楷體若草草不經意而流麗有態時時媚眼靨之美光阿環捧心病齒皆可圖也

枝山艷詩

希哲詞多青閨中瘦語令人絕倒宜從褚河南瑤臺美女不當作禿師屈彊老筆也淳父乃以豐麗賞之

得非取駿於驪黃之外乎

祝京兆季靜園亭卷

祝京兆書季靜園亭詩以大令筆作顛史體縱橫變化莫可端倪雖攷之八法不無小出入要之鐵手腕可重也然書道止此耳過則牛鬼蛇神矣

祝京兆卷

此希哲中年書雖不無出入然往往自楊少師來襄陽米而跡瘦橫放不求盡合所以可重也卷首四字尤遒偉中有贈關西孫逸人即太初也

祝京兆秋興八首為王明輔題

祝京兆書本作顛旭時時闌入顛素中此卷書少陵秋興數行後天骨遒發幾與波浪兼天不鯀鱗甲詰爭雄長小展視間太行諸山忽若奔動為之一快

京兆雜詩卷

祝京兆此卷雖出山谷海嶽未復遒勁攷知三河少年躍馬自快然是正德間筆也

希哲草書月賦

逸此賦真江左琳琅一時膾炙人口然不無稚語哲生書法波靡時乃能用素師鐵手腕參以雙井逸趣超千載而上之尤可貴也余嘗謂希哲如王謝門中佳子弟雖偃蹇縱逸而不伎人憎跳盪鍵鬪如祭將軍而有雅歌投壺風味識者以為知言此卷為故毛光祿書光祿嘗刻之石歿而其家貧以供何頴考兩日貴今年春與張中丞肖甫閱之時陸叔平在坐曰此贋本也真蹟在故毛光祿所乍以謂叔平曰子知光祿之有此賦不知此賦之不為光祿也耶叔平悟乃覲視之而嘆嗟乎人閱物物亦能閱人聊以寓吾一時目而已

又

祝京兆好書謝希逸月賦人間合有數本吾所得毛氏者其甲也此卷落筆甚適初亦緊束未暢數行後姿態橫出波撇瞭蕩幾欲與孫章爭衡且結法全類毛氏本唯以管城君小弱故乙耳然亦是桑詰昆也程君游太湖烟月間誦洞庭始波木葉微脫語取此卷印證之不如見裴將軍舞劍書法為之一進耶

祝枝山李詩

祝京兆作旭素書是京兆旭素書亦多大令取態筆獨此卷大白上皇西巡歌五首因禿管淡墨之勢而用之雖極狂恠恣張而結構自不踈中復饒古雅白遺意駿駿乎二氏青冰矣卷在江西程生所

余以京兆他書數幅文太史書一紙畫一幅易之亦用米襄陽故事耳

京兆書杜紫薇詩

祝京兆好書中唐詩初讀前一詩以為京兆語而怪其稍濃遲有致既辨其為杜紫薇集爲之一咲至於書紛披老筆望而知其枝指生也

題祝京兆眞蹟

昔人謂右軍才行甚高有遠識惜不究其用以書掩之此非公言也今右軍而用不過作先始興謝文靖耳千載之下孰有能表琢異若此者乎張長史與顛素書同學隸不勝去而為草吳道子與張同學草不勝去而為畫楊惠之與吳同學畫不勝去而為塑彼其以說則已畢然而其就專也古人之志於傳也如此右軍可無惜矣余始甚愛京兆字學晚得其集讀之不稱人乃有謂京兆書掩其文章者故識之於此

又

祝京兆草隸爽爽絕世唯李獻吉詩沈鬱南畫可以配之然獻吉與京兆絕類蓋皆有敗筆而不失為大家也濟南諸公後比幾今獻吉失盟主而京兆遂無有能踰之者書則文徵仲類何仲默王履吉類徐昌穀敗筆絕少畫家唐伯虎亦不減徵仲

茂苑菁華卷

吳中希哲徵仲履吉道復稱四名家此卷種種臻妙後有履吉希哲大不經意然姿態各自溢出雲卿得此殆若狐腋之粹白矣昔蔡中郎隱論衡而談驟進虞卿臨池比益工得無慮為人搜作秘林公案乎

文太史三詩

文太史八十四時為余出金花古局箋行書此三詩以贈書極蒼老秀潤而結體復不踈三詩濃婉不在溫李以下唯明妃曲為永叔所誤不免時作措大語耳以此知宋人害殊不淺也

文太史四體千文

文待詔以小楷名海內其所沾沾者隸耳獨篆筆不輕為人下然亦自入能品此卷千文四體楷法絕精工有黃庭遺教筆意行體蒼潤可稱正版聖教隸亦妙得受禪三昧篆書斤斤陽冰門風而皆有小法尤可寶也自此副成此文後獨元時趙承旨及待詔能備此四體惜少章草耳

文待詔游白下詩

文太史歸隱後偏舟秣陵與劉司寇顧司空倡和大

是香山社風度書筆視平日小縱而蒼老秀潤時時有法外趣詩亦清逸可喜第起句往往落韻此公痡癖疾誤入膏肓吳人至今中之耳

文太史書進學解後

史稱昌黎為進學解執政憐而奇之遂以省郎知制誥令昌黎今日出此文三日內不得回首望春明門鴟吻矣然此文雖跌宕終不能如東方子雲雅質而饒古意文待詔書法出聖教序亦然

文太史絕句卷

文待詔此書真得豫章三昧者取態雖小不足而風骨遒爽殆似過之諸絕句如老病迂踈非傲客只愁車馬破蒼苔大類白少傅分司洛中語皆可實也

文太史三體書

蘇文忠書錢唐伎女諸絕句真蹟字頗小文太史特以意臨寫不拘拘形似而彷彿遒偉隱然眉山傳神抵掌老優當自色愳後三體書擬豫章尤妙惟作米家筆差不似耳昔人謂右軍臨羲宣示勝于自運又云筆禿千管墨磨萬定不作張芝作索靖信然信然

文太史三詩後

晉陽風物淒緊九月於明佐藩伯齋中覽故文太史三詩金波桂樹清露梧桐語恍如此身在越來虎丘間其結搆之遒美亦似與玉蘭堂中人烹茗匡坐却卷後別是一境界良增李膺之感

趙飛燕外傳

文太史小楷書趙飛燕外傳初看之若掾史筆草草不經意者而八法自具是真蹟也余乃叩尤子求作小圖凡九段系其後尤於此圖有精思頗得龍眠吳興遺意周公瑕復為書西京雜記十餘則俞仲蔚書外傳皆小楷工絕之甚往往有踞太史上坐意外傳文蕪雜蓋稍為筆削之耳飛燕合德事不足論第令玄此文與國色並絕代為千載風流斷案太史鐵心石腸而寄托乃爾毋亦情鍾閒情賦故事耶

徐髯仙墨蹟

金陵少臨池者如顧司寇陳太僕皆得意而不得法最得法者徐子仁然好作黑書雜枝攤穉不能免墨豬之誚此卷雖極濃肥而有骨端重而不乏態是最合作書也子仁行世最少君其寶藏之

雜書畫冊總跋

前後序及題畫八分皆文徵仲手書精絕之甚第不

及晚年鐵手腕耳吳中一時書法盡此矣惟祝京兆鈢得晉人法趣常有餘王履吉陳道復皆少年筆與晚歲全不同吳中文士盡此矣語遂無一佳者乃知此道之難也

王履吉五憶圖歌

履吉五憶歌雖肪自手子而能用己意發之後復有文伯仁系圖伏月一展閱如碧玉壺賜對消得紫綾半臂矣其用筆秀雅絕得尚書宣示樂毅諭遺意獨中間一ㄟ崛強肥重文皇戈法未易療也

王雅宜書雜詠卷

履吉行草自山陰父子中來然所得者姿態耳此卷白雀寺諸詩尤備風骨有美女舞竿良驥走坂之勢友人王元肅云履吉作此時病已甚然時時偃卧以指畫腹曰祝京兆許我書狎主齊盟即死何以見此老地下前輩用心如此何必減鍾太傅可念也

王履吉白雀帖

王履吉先生養痾白雀寺訪故人王元肅虞山不值作此歌元肅攀舟追及之因以二丈許素皮紙筆潲卷為贈雖結法小疎而天骨爛然姿態橫出有威鳳千仞之勢蓋月餘而履吉物故當是絕筆也又二十餘歲而元肅為贋鉤入石嘗乞余言跋尾居數歲元肅亦歿又二歲而有以此卷售者詰之知非王氏有也無何贖去又數歲而復得之它所流落宛轉真如傳舍失之得之何必在我因為題其後以俟後之君子主斯卷者時庚午之夏伏日也

王雅宜長恨歌後

白學士歌綿麗詳縟宛然開元宮中韶景履吉以行草書之蘊冶之極併得其真情態余乃乞莫雲卿書陳鴻小傳家弟書手刪外傳供小楷補之翩然有晉人意尤子求復系以圖令人恍恍有乘槎犯斗之興然不欲多展展則恐費蕭閑工力也

王履吉書江文通擬古詩

江文通擬古詩如退少臨宣示帖形勢巧密勝於自運唯古離別李都尉二章差不似耳履吉之於虞永興亦似文通擬古書法姿態既備結搆復不蹂蓋晚年得意筆也

陳道復赤壁賦卷

此道復過醉時筆雖得失相當而遒偉奔放有出蹊逕之外者唐文皇云當今名將唯李勣薛萬徹耳勣不大勝亦不大敗萬徹不大勝則大敗以語文太史

及道復必當各領取一將印也

朱射陂卷

壬子冬余以使事道維揚朱子价為書二卷其一為近體旋失之此卷多齊梁樂府語雖不無小出入而究倩穠至不失箕裘書法蕭散流宕有林下風氣尤稱合作自後固時時詩寓余然絕不可入眼至九江集發落行卷中笑海豈文通才頓盡耶子价已化異物秋日曬書出之殊切山陽之感聊識於後

馬太史卷

同年馬太史作書大有筆而不勝好奇之念往往使人不可識此卷為余書東封紀行可二萬言皆行楷遂無一筆放軼蓋余洒間嘗識之故耳聞徽人袖精鏐購太史書時得贋者此卷乃落余山房散帙中將並飽蠹魚物故有遇不遇也因識而收之

陳子兼卷

余甚愛陳子兼書每出縑素子兼輒欲書已作余甚苦之癸丑避寇吳中以此卷索書曹子建詩子兼不伏慢罵乃別錄蜀中諸篇并卷見遺今可一紀矣曾詩巋然山房而蜀中篇遂為人攜去子兼知之不免又作一大罵也

陳子兼詩牘卷

此一卷陳子兼詩及尺牘書法極灑落可愛然皆數千里外筆耳晚歸僅一水而音問極少或小札數行因題二韻于後莫怪陳驚座年來尺牘踈老賢能自絕不喜換羊書

俞仲蔚書

俞仲蔚書為余小楷歌行一幅行草及大書古選體各一幅合為卷藏小酉館仲蔚前後寄余詩不下數百幅不能盡爾也子敬作精書以貽謝太傅謝輒批尾還之物固有遇不遇也

俞仲蔚書金剛經

褚登善書陰符柳誠懸書度人二經余見諸石本又於項吏部處見柳真蹟皆小楷而柳尤勁挺有風骨今年春仲蔚為余書金剛經一冊微用米顛筆而八法種種不乏其得柳為尤深此經是佛最妙語破一切着此之除將度人故不與易也凡書金剛經者眉山吳興并仲蔚而三皆法寶無礙寶故志之

楊秘圖雜詩

記余初入比部時見同舍郎吳峻伯論書法輒云故人楊秘圖珂者今之右軍也余購得此卷不勝喜以

示峻伯字為之辭云此非右軍而何余時心不能伏然無以辨之又數載稍稍識書法一日檢故卷出而更閱之盡楊生平不見右軍佳石刻僅得今關中諸王邸備搨十七帖其結構盡訛鋒勢都失別作一種細筆而臨摹不已遂成鎮宅符又似雨中聚蚓耳恨不呼峻伯啖之然詩語亦得一二佳者今聞其人尚在多作狂草或從左或從下起或作偏傍之半而隨益之其書益弱而多譌然自負日益甚詩亦日益下第其為人瀟灑食貧有遺世之度可念也因記於此

陳鳴野詩

山陰陳鶴鳴野翩翩任俠高位置恒自稱中國陳鳴野云楷法用墨絶肥壯而無鋒穎若龜鱉之縮項足行草殆似枯枿敗蔓縱橫道上而云出自魏武鍾太傅顛旭狂素良可笑也此卷所書絶句中如夜深池上弄琵琶萬里星河月在沙莫唯樽前彈出塞只今邊將未還家却自有唐調可喜也

外國書旅獒卷

余於燕中邂逅王太常汝文談諸譯人多精於其國書者乃以旅獒明王慎德乍所寶惟賢則邇人安百六十五字令書之得九紙為西天女直韃靼高昌回回西番百夷緬甸八百媳婦大約多類籀草而西天獨雄整女直有楷法而少繁複不知其為陳王谷神所製否也因復乞黎惟敬俞仲蔚周公瑕莫雲卿王舜華陳道易程孟孺管建初輩作篆楷分隸小行大行草書之類以冠之而錢叔寶復為圖系焉余以中國書固稱彬彬八法然自大篆而後會意象形之外亦僅取其適用美觀而已不必盡有書理也諸夷於書理無論要亦能用以紀姓名通朝聘而世守之不變矣曰同文之化成此亦一故事哉乃至竺典所謂造書主三天人曰梵曰佉盧而蒼頡碩其少季元二張贊寧皮詔孟佔則曰書契後見科斗文光珮則曰龍蛇後見古文字蓋皆厭舊喜新忘其鼈腥者也何足道哉

扇卷甲之一

扇卷甲之一為法書凡十六人二十一面內徐髯仙子仁三李西涯賓之白洛原貞夫朱射陂子价許高陽元復各二吳匏菴原博顧東橋華玉金赤松元玉唐六如伯虎王前峰繩斌王涵峰維約袁胥臺永之馬孟河負圖吳霽寰峻伯各一西涯僅一詞耳與匏菴皆以書名而皆宿挩不稱更不若霽寰之遒勁也

華玉翩翩有晉人意元玉伯虎俱足吳興堂廡[illegible]
弱耳子仁堆墨豐美而肉勝繩武似易而率而骨強
纖約廣立不能雖其弟永之疎逸自放貞夫作輕重
筆武媚近人子价結體雖疎而天趣溢出良堪壓卷
負圖之縱誕峻伯之纖弱若此合作者不易得元復
牡丹歌及書皆圓熟得祿之補圖尤爲離俗耳此皆
吾後先所收以不堪動搖故果而佚之時一展翫庶
不以炎凉廢疏也

扇卷 甲之二

右扇卷甲之二法書凡二十一面祝枝山希哲六面
皆草聖也老筆紛披中秀骨森然超出蹊逕之外當
於神逸二品中求之蔡林屋九逵一面圓囿可與王
雅宜履吉九面翩然灑落覽之如山陰道上行使人
應接不暇而輞川一書小楷尤精麗直堪與摩詰競
爭勝其與履約一面又履約繩武一面僅堪爲衣者
王而已陳道復二幅頹然自放王子新一面步武衡
鄭聊附於末記吾家右軍及蘇長公俱爲會稽餘杭
老姥作扇緣不知希哲履吉存日何似以今度之想
亦當然耳

扇卷 甲之三

右扇卷甲之三其廿三面爲文衡山徵仲書其一面
爲壽承臨筆內庭下戎葵風欖青桐二面作眉山體
與初秋雨霽皆小行特精甚赤壁賦字尤小餘半面
圖以補之睡起絹封缺月三面皆豫章體險急中風
骨爽爽可愛此老之於二公庶幾出藍之美其他體
俱本色而筆多暮年或肥或瘠各具神采八十衰翁
一面即所謂壽承臨者不失箕裘余與此老晚合中
有四幅見寄者惜其幅垂敝不能作懷袖觀聊以當
箇儂之珍爾

扇卷 甲之四

俞仲蔚凡三扇宋玉神女及舞賦司馬相如美人曹
子建洛神多作蠅頭小楷而清勁有法周公瑕之班
姬擣素文休承之宋廣平梅花精麗輕逸陳子兼之
宋玉高唐朱子价之相如長門黃淳父之杜牧阿房
莫雲卿之舒元輿牡丹家弟之江淹神女覺意勝法
張伯起之禰衡鸚鵡彭孔嘉之潘岳閒居袁魯望之
陶潛閒情覺法勝意程應元前赤壁倣鍾太傅後赤
壁倣顏平原雖骨格未成時復長進諸賦上下二千
年才情妙麗各極其致而目下數君子皆名臨池者
以小楷紀之真可寶也

扇卷乙之一

扇卷乙之一凡九人十九面王文恪濟之一沈石田
啟南三周康僖伯明一夏文愍公謹一祝京兆希哲
二文待詔徵仲四王雅宜履吉三陳白陽道復三秦
谷虞補之一是數君子者獨文愍爲江西人沾沾負
書名氏皆吳中工八法者文祝王陳已見甲卷所以
屈居此者不無厚薄墨渝之歎耳

扇卷乙之二

扇卷乙之二凡九人又十五面王酉室祿之一許高陽
元復二朱射陂子价一陳兩泉子兼二馬孟河負圖
二王前峰繩武一俞仲蔚二周公瑕二高唐王篆等
一繩武余猶及識之祿之而下皆所與遊往者其人
皆有書名作行草遒勁有法而高唐篆筆最爲蒼楚
其弟齊東王尤有法嘗貽余兩扇而失之以爲悵附
志於此

扇卷乙之三

扇卷乙之三凡九人共十五面湯湖州世賢一陳布
政鎏一爲前後出師表沙秀才魯一爲赤壁賦梁禮
部孜一俞山人允文五王山人逢年三陳山人演二
王太學穉登文司訓嘉共一則皆所自撰歌詩内俞
古隸二陳古隸一篆一餘俱小楷斐然可愛亦目紙
墨不甚精新屈居副價耳

扇卷乙之四

扇卷乙之四宗提學臣一徐方伯中行三張少參九
一一吳提學國倫一吳中丞維嶽五董宗伯份三皇
甫僉憲汸一俞憲憲一王太守可大一仲舍人春
龍一張比部燭一李茂才言恭一周袁州璞一皆平
生所遊往而於交有心許者有面合者其人有工臨
池者有擅長城者然乎已游岱矣獲之不勝人日曝
書之感

扇卷乙之五

扇卷乙之五爲吾少師華亭徐公二面公過余小祇
園又得余賀孫成進士詩手題此扇見寄又宋中丞
望之一曹中丞子誠一莫方伯子良一張中丞肖甫
一吳大參明卿一五大參陽德一張進士伯起二王
太學百穀二歐博士楨伯一俞山人仲蔚一莫太學
雲卿一魏解元懋權一毛山人仲章二顧茂才懋儉
二其人多昭代耆德清時勝流或擅長城或精臨池
者偶以所得之晚第居是耳非有所甲乙也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三十二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碑刻跋二十九首

淳化閣帖十跋

第一卷漢章帝書𭒧是後人集漢章草法如聖教序類耳王著既謬稱章帝遂有謂千文不創自興嗣者得無愈失之耶晉武帝書品譜斷賦述俱所不載余嘗見米芾所臨其大小帖幽深無際出有入無自是衞索閻風度賦述僅稱元帝如發硎刃虎駭鷄視[illegible]武如露濕莫草風送驟雨文孝王雅薄錦寒鍛氷至康哀宣明簡文皆所不載覽其遺墨書是風工晉世書法之盛如此宋明略見賦述齊高頗著能品梁武晉安故是箕裘黃伯思謂安單破壇數朝二書紀統若出一手定為贋作此殆未然帝王書多摹則前輒不解創構結法偶同亦何緣懸斷耶宜以祖役孫道子以弟先兄梁高梁武判作二人者手如懸鏈何以無半冊六朝史在腹良可咲也文皇大符白羽取天下籠蓋一世而硯硯墨卿毛穎間工篤若此伯思謂吊江叔蘇䲔二帖為高宗書數矣謂枕把移營亦高宗未有據也吾意唐諸帝若高若中者不當辨數及高既工八法中復能五言豈混沌一竅耶叔慄弟也不當先伯智且以人臣耶置之唐後則文孝王亦不必在宋明前皆著誤也

又

第二卷張有道書變章法創今草為古今第一昔人謂其如晴澗長流縈洄崖谷变龍駭獸奔騰拏攫今此諸帖法具有之米元章以真蹟久絕疑為長史書恐長史不便解此耳書詞祖希時亟祖希張玄之也與大令同時其結體小踈亦在山陰之下余嘗疑其為大令言又以為張融思光危言載之甚詳八月一帖自古雅米元章黃伯思謂崔子玉為唐人書無所據謂鍾元常宣示帖為右軍臨書白騎遂帖為大令臨書長風帖為逸少少年時書却琅琅可據雖然買王得羊尚可况屬元常真右軍大令哉皇象文武帖爲東觀校書郎髙𧨏送第五御史箴語後一表云是唐人書亦以章法類有道八月帖耳書賦稱其龍蠖蟄起伸盤腹行書斷稱其沈著痛快才力似蔡邕而妖冶不逮有吾品以上下葛洪謂之書聖然哉張茂先王茂弘一時名臣然俱入能品二帖風稜高刻

亦相當元子有真淳之稱似夫若虎兒恨不及見耳
王氏諸房無非上乘所謂綱目琅玕寧獨風範世持
兩表評者謂得元常心印惟廿四日帖偽耳三世
蒙翰評者謂方回運健逸發覬覦無稜獨表光絕覺
之故當爾爾衛公自許得伯英胃與索靖一臺二妙
似不及索安石虎和流動著品不弱帖所云逼民者
五斗米道也皇恐再拜政是使其師尊耳未顛不知
便意非真噫亦輕于持論矣書法至魏晉極矣繼復
贋者臨摹者三四刻石猶足壓倒餘子詩一波建安
文一波西京便是無塵世風吾于書亦云張華稱承
相王珉稱司徒衛瓘位至太保止稱尚書今皆王著
不讀書故也
第三卷庾元規書媞子江淮間呼母為媞書緒計是
奉母作此人亂天下大舅不下桓元子但才不足耳
翼既搴褰書法亦古雅第欲逐比野鶩得耶掖答事
似上陶太尉者沈嘉字長茂竇泉評其勢捷而踈驚
孳失中杜預二帖米元章黃伯思以書辭疑之過矣
晉語雖不俗故大不可解伯思又謂劉超筆與元帝
近因絕外交不應復有此帖絕外交語出自寶蒙然
簡真一帖三行存者或即此耳徽操渙凝皆逸少子

鳳毛鬱貯懷祖乃有書名坦之不聞其象也今法亦
似小拙司馬攸即齊王也見能品賦云奕元嵩華參
差斗牛許之至矣劉瓌之御史中丞代王子敬題太
極殿榜者賦稱元寶剛直兩王之次以僻故不能書
其索征西前一帖章法純古非數經摹勒銀鉤宛然
劉穆之評者比其類郗藏褰謂之士紀札誠可疑所
謂俗語也張翼逸少數小人亂真者臨倣乃有餘自
運不足王敬豫導之子見能品陸士龍以下書不甚
著羊欣元孔彥琳皆入妙品評者謂羊欣若嚴霜之
材婉如流風之雲謂孔如飛流懸瀑品果之木工均
故不如羊耳僧虔兩啟結法與王琰乞江郢帖同端
雅之極用翅筆時手辨此耶此卷前輩評騭甚衆要
之不足論其筆法非後人可及也獨題庾亮為元亮
沈嘉為嘉長劉瓌之孔琳之王晷並失其一名謂
杜預司馬攸卞壺劉穆之王僧虔為侍中山新沓為
太守王廞司徒左長史也目為司徒山新沓杜征西
司馬獻武王索征西晉人也謝莊宋人也皆列之庾
太尉王海陵間著不學至此而三館諸公無為糾正
者為之一笑
第四卷梁王筠沈約書書譜不載王結法殊欲緩

沈差有意耳阮交州在上下品行草入妙賞賦比之
激溜懸碊垂條晚青張懷瓘云研行草出大王若飛
泉交注奔流不息赫赫𨇖迅此帖信有之黃長睿槩
疑非真過矣蕭確若邵陵王子寶稱其寬而壯賒而
寄綽約文質天然超逸所書孝經一則耳真偽未可
辨也蕭思話度品下上此帖亦佳梁武帝甚重蕭子
雲書之妙品今所書列子雖志在古雅如十月凍蠅
何足師尚張懷瓘曰當世多影效子雲肥鈍無力者
悉非也此本定贗作不然石本翻易失真出師頌故
應佳恨未之見耳長睿謂褚河南謫潭府時無侍中

姓薛者又謂山河帖是枯樹賦中錄出者虞永興大
運帖歐陽率更比年帖是碑刻中錄出者真書家董
狐也率更行草圜閑寒儉吾未敢服膺懷瓘乃謂其
跌宕流通簡奇跳駿不避危險示之二王可為動色
羊薄以後略無勁敵皆吾見其杜德機耶夫欲以殘
縑斷石寂寥數行而盡千古士難矣徐嶠之浩父賦
述稱其婐姬鍾門逶迤王後陸柬之吳郡人書斷入
妙品謂其工於倣效劣於獨斷今二帖與薛稷帖皆
佳李北海翩翩自肆雖行草不同亦雲麾筆也陳逵
晉人為中郎將今列之陳薄紹之宋人為丹陽尹與

羊欣齊名今列之唐每一開卷便為王著村老供一
盧胡也
第五卷為蒼頡夏禹孔子史籀李斯程邈宋儋衛夫
人古法帖龍朝帖智果梁武帝評書及何氏二帖蔡
琰我生一帖敬祖一帖狐不度德亮白二帖懷素右
軍一帖張旭晚後帖足下二帖無名氏移屋及意識
二帖者亦以時代錯雜者為難辨故別為一本耳頡
文科斗祝融峰神禹碑絕無此法至史籀皆偽作無
疑黃長睿謂李斯田疇一帖乃李陽冰明州刺史裴
君紀德碑語其字體亦當爾謂程邈所作隸書今漢

碑中字此為偽撰果也宋儋開皇中人仕至校書郎
書家評其祖鍾而體流者亦不曉耶智果書梁武帝
評乃袁昂疏有梁武帝答語非書評不同者深山道
士帖為柳惲疏為長松舞女仙人為蕭思話疏為薄
紹之龍跳虎臥帖為梁鵠疏為蕭誕疏不載王右軍
評辭及道李鎮東程曠平桓玄范惟均孔琳之帖不
載孟光祿何者為正耳吾嘗怪其譽子敬薄伯英以
為未當何氏者長睿謂為不知何氏以為歐陽率更
亦以其書法近之耳敬祖一帖以為子敬語法俱以
之或是好事者摹其書若聖教序之類狐不度德二

帖極與子敬帖中正草相同而差小移星二行外適
緊飄逸及意識帖俱絕佳後有羊欣二字是欣書也
第六卷為吾家右軍書開卷頭爾神豁米元章黄長
睿謂適得書至慰馳竦耳皆近世不工書者偽作中
間結體小疎韻度合凡時或有之謂書偽作則吾豈
敢惟殷生帖法既淺從又是從合晉人史語為不得
眞耳然亦非郗歆書也七兒帖為之一概甫適知命
婚娶都畢種種琳琳至惡者獨是道韞郎使堪樂死
何必阿述始爾飄然與周益州諸帖意皆佳問君平
子雲後然汶嶺游目終否頓素山川形勝須種風根
耳靈風帖謂是曹曾送張說文唐人集右軍書果也
慶子嵩逸少伯父行令稱子嵩似亦無害彥國老不
得稱晉人固字其父况他人乎昔人謂右軍內擫大
令外拓此大凡也元章諸若子泥之故右軍筆稍大
者淡放者皆定其非真蹟不知此公能爪金錯變化
萬端以區區蠡管求之毋乃為永和諸賢咲地下乎
吾力非能辨此者故寘之以寓懷田居可耳
第七卷右軍書名神妙都下帖當令人物聊然而眼
疾若此令人短氣概覽今昔末運所乘賢俊繼墜致
足摧感黄僧思謂初月至前從洛帖皆偽毫髮悄怳

間非吾識所能辨也星象帖楊用脩謂勿勿非勿三
也係右筆誤然此三字甚明恐是三思之三因促還
星象草故止之勿三耳承足下還來帖後有釋智永
字流放無一筆鐵門限法或云是智永臨右軍書亦
非也帖屋龍此代申不具非昔人尺牘語是永自作
無疑自慰壽二帖云唐文皇臨本當別有據小園
子帖米謂大令書似也右軍父子俱在神品安得不
交有結法豈因展筆小縱便致疑當由內擫之言
誤之耳七十帖游目汶嶺又復諄諄必欲果此一段
奇事然自前年垂耳頗作書後不久當遂之語矣不
雖西游禾禾汶嶺即岷嶺用右字楊用脩辨之甚詳
第八卷晉人謂死罪帖足下各如常帖為非右軍書
蔡濕帖中吾代父書吾皆不能辦然淺陋千嗢咸古
字須右軍乃解作此蔡濕帖固一二大令風又烏知
非乃公偶為之耶凝標撒換咸有家學何據定為阿
敬代筆也不去人間而欲求方外此或速獘是際竟
語概然概然
第九卷大令書神情散朗姿態超逸有御風飡霞之
氣令人作天際真人想一時羊中散輩相推尊之至
蟠騰踔蹺捲乃公梁唐二帝凝之河辦少年又尋之

餓隷要而論之殆文武之政耳卷中奉對帖是叔家離婚後語雅非敬懐不能作宋司空識逐杲大雅玄度帖翩翩敬筆第帖辭曰仁祖欲請為軍司謝仁祖卒時敬方十三不應便及時事長睿辨之極當但結法不類右軍恐方回書耳薄冷盎部二帖頗米辨為歐陽率更其險勁率更手也如非六朝後尺牘語何長睿書絶不及米持論往往勝之者米以法黄以事差數耳

第十卷大令書吾當托桓江州疾不退至分張帖元章諸君子謂為長史藏真贋跡吾不能書不能辨第謂長史藏真去此尚三舍耳合觀伯英草與此結搆同恐是大令創草黄長睿所論当慮繞建自宋明帝泰始四年以此證書之謬亦得之然書筆勢勁適發縱出自餘子譬咲恒山紫花梨亦以為快也大令似不分右軍吾不知之習右軍者白虞永與褚河南後不能得一筆大令筆往往落李北海米南宮趙吴興及爾時視京兆手腕指間當自有神物司之敢安能强哉

淳化閣帖後

今人類多稱淳化閣帖不知往時唯兩府拜山方被賜元祐中親賢宅諸王僅搨百本遺人然雅已不逮舊至靖康朝遂擲虜手即無論潭絳泉汝大觀戲魚舊蹟亦自不知矣包參軍此帖雖木本然紙墨古色隱隱指腱間而波磔暫策之際無亓毛髮遺恨唯第五卷關智果何氏等十一帖今泉石亦少此而宋刻烏鎮福清三山殿司皆棗木又云有脱落是未可知也黄長睿書家董狐余猶恠其不究極八法而徒區區於出處真贋參軍具腕中眼者毋亦得其意於驪黄牝牡之外哉

淳化殘帖

李鴻臚藏閣帖第九卷真奚氏墨澄心帋淳化搨賜兩府者汪端明所謂墨黑甚於漆字豊穠有神釆李莊簡謂初用廷珪墨則色濃又初板完好無銀鋌紋攷之皆合又此卷唯盎部者舊薄冷二帖為歐陽率更之誤餘皆大令筆也吉光片羽購者千金鴻臚其善有之不臧得吴興白練裙矣

大觀太清樓帖

大觀太清樓帖徽宗時以閣帖燬於火後取真跡摹勒上石而益以秘閣續刻及貞觀十七帖孫過庭書譜總二十二卷標題卷尾皆蔡京筆或以為劉燾無

言非也摹搨精妙不減淳化閣帖而世以偽者徵宗故秘愛之不久有靖康之變而時又無它刻以故視閣帖為尤貴重甲戌秋八月余以俸緡四十五千得之長安市乃故太傅朱忠僖家藏物然僅卷之二四五八十耳明年復以十六千得第七卷為右軍書於吳中而缺首數行其他卷及續刻尚杳然也搨法精甚字畫稍肥而鋒勢飛動神采射人若淳化之靚質宅二王府帖紹興太學淳熙脩內皆出其下余故識而藏之倘日力未盡尚可希延津之合也

絳帖

此帖吳中黃勉之以十二千得之於市人割去卷尾卻以泉帖淳化云云䟦後勉之子淳父始辨其為絳帖仍割去尾䟦而屬文壽承䟦題其首後得五十千質之華禮部叔陽歸踰三歲復得二十千始真為華氏物而叔陽病甚寄余郎中為別按絳帖凡十二卷其首卷倉頡夏禹至秦漢人而止今頗與之合而二卷之帝王自章帝以至於唐高宗五卷自梁王筠以至薄紹之皆缺右軍蹟亦失三之一其治頭眩方據東觀餘論知其為真絳也豈絳帖不完之本好事者姑取其標改作十卷以希重息耶抑別有選本耶第其石刻之精與帋墨之古不在生平所見淳化閣本下而徧攷宋帖無此改損本恐非絳不能當也昔人以絳為淳化嫡子太清樓為介弟今吾一歲而俱得其十之六七以比於古先之片羽則具體矣然淳父吾故人叔陽吾婿方壯不二年而失之而況茲帖之閱人若傳舍又安必其長為我有也

汝帖

淳化閣帖出而其子裔最良者為大觀為潭絳戲魚堂脩內司而其最下者為汝蓋王寀輔道守汝州因徧搜諸碑帖篆分隸草而節取之自皇頡夏禹以至錢忠懿郭忠恕得十二卷其所留淳化亦不過十之一二自以為甚博而甚精而不知其所得者多虎賁重僮之類耳凡自以險急偏傾之勢發之石理麁而刻工拙所謂鮑老當場郎當舞袖者耶第其刻在汝大類社之櫟以不材而獲全今尚可搨也昔人謂為黃長睿所拾擊不直一錢噫令無長睿亦能與潭絳爭價耶

東書堂帖

東書堂帖者周憲王為世子時手摹上石大約以淳化為主而秘閣續帖亦時有剟取至宋太宗以後蘇

黄米蔡諸家勝國虞趙鮮于之跡皆與焉刻成亦曾
進御憲王臨池之力甚精惜其天資少遜以故粉澤
有餘骨理不足又似徐僨王前仰後俯佳尔肉立此
帖蓋摹筆至使古人之跡巫而從手耳其於蘭亭亦
須蓋雙鉤廓填始可免此病也

寳賢堂集古法帖

寳賢堂帖自晉靖王為世子時刻者大約以閣帖絳
帖大觀寳晉為主而益以郎中所藏宋元及明人墨
蹟摹勒上石於行款次第頗不俗第石理既粗而摹
刻搨三手俱不稱以此在諸帖下耳當一寿廟時嘗
進御入主右文親為手書褒美之其所自叙頗李翔
其墨蹟之盛而所見寥寥乃尔視令權相緹帥家蓄
殊不能百一也余往歲為晉臬避近中貴人問古刻
真蹟今無一存者不知何繇失之為一慨歎而已

真賞齋帖

真賞齋帖三卷第一卷為鍾太傅薦李直表初在相
城沈啓南所李貞伯吳原博俱定為真蹟後歸華氏
第唐以來落何人手不入天府及竇臮賦述者吾懷
瓘品斷中又卷首有米芾印芾自言生平覩真蹟自
晉而止無漢魏者寳章待訪諸錄亦不言太傅此為
妄益無疑結體雖與宣示墓田少異余嘗評之小法
十六楷法十四要非二王以下人手第二卷右軍袁
生帖妙甚徽宗時進御者第三卷唐人摹王方慶進
先世書凡二十八人其存者僅此内右軍二帖有篆
籀隸分法黯淡古雅出蹊徑之外餘帖雖有剛柔擬
殊之異種種可翫沈啓南嘗從華氏乞得令文徵仲
雙鉤復刻停雲館中此華氏本也摹本既精搨法亦
佳為爾時法書墨本第一留山房中歸耕作勞假以
散力

厓山陳氏甲秀堂帖

甲秀堂帖五卷近忽盛行想是摸刻雜本為之耳然
真刻頗淳雅可愛蔡中郎九疑山碑雖見宣和書譜
而行筆絕類開元孝經陳思王詩及鴝雀賦亦然黄
伯思辨其為李懷琳贗作極可據也唯眉山豫章袞
陽諸尺牘奕奕有姿態耳

文氏停雲館帖十跋

第一卷晉唐小楷自右軍黄庭至子敬洛神雖極摹
搨之工然不離文氏故步虞永興破邪論序規倣曺
娥神明不足耳余嘗見此論大抵沙門攻傅太史奕
語也率更心經陀羅尼咒雖用筆甚勁而結法小圓

似不類砰石存者陰符經真草兩帖俱有小法頗釁
公麻姑壇不如舊本拙而存古意歐陽永叔謂魯公
無此筆非也此正是東方朔家廟碑縮小法耳度人
護命經亞如銅雀遺瓦令人寶愛古人不可及豈唯
翰墨而已耶
第二卷唐人雙鈎王方慶所進真蹟後有岳珂張雨
跋周王鏊文徵明跋右軍二帖無上神品大令尤祿
弁餘蹟縱横妙境雖再經摹勒回腱一閱諸蹟夜氣
間與家弟臨池帳手腕之拙輙自解曰藍田佳璧盡
矣安能作烟華色耶李懷琳僞爲叔夜書見諸書苑
甚詳叔夜當不致恨地下矣此君精能之極幾於惛
解胸次不甚高故小乏風骨耳後有湯君載文徵仲
二跋其辭亦詳縟可喜也
第三卷顔魯公祭姪文有天真爛熳之趣行押之妙一
至於此噫此稿草耳所謂無待而工者忠義真至之
痛鬱浡波磔間千古不泯陳深陳繹曾文徵明三跋
亦該洽稱是朱巨川告徐柱國流吏楷耳懷素千文
作小行草號千金帖貴在藏鋒而少飛動之勢林藻
郭郎帖古雅殊勝非後人可及楊少師神仙起居法
後有米友仁商挺留夢炎諸跋山谷極推重之至目

以散僧入聖昔人云張茂先吾所不解余於少師亦
然
第四卷宋名人書李建中宋初第一手蘇黄諸公起
乃稍稍掊之書家者流譏其痛拙此行筆可見杜祁
公行草俊逸俗耳而耳觀相吏至黄裳陳暘跋如小
兒鈴鵝剋重也永叔鄉社老人動止供笑乃頗自矜
許豈獨知人難哉文潞公乃無論結構亦老逸可念
王荊公本無所解而山谷海嶽爭娟之何也中間僅
一二紛披老筆蔡君謨二紙差强人意然多團圞未
暢坡公浩老其西紙雖結法小異而俱能於形勢外
取態頗叟存故事耳唯顛米九帖煒燁光彩射人趙
氏法書當以此帖第一第其與人札云張旭俗子變
亂古法高閑而下但可懸之酒肆後人評米書仲由
未見孔子時氣象亦略相當人苦不自知耳
第五卷蘇才翁子美各一紙宋人謂才翁書法妙天
下則不敢信比之子美較老蒼耳子美亦自有字學
范希文司馬君實如召伯之甘棠不以書也焉當世
范忠宣亦然林君復有書名而此不稱此外如少游
參寥薛道祖范文穆姜堯章李元中皆有可觀文穆
南宋人誤寘此冊中

第六卷為南宋名人書如王定國錢穆父賀方回陳簡齋皆元祐政和間人文氏悞耳米敷文陸秘監之奇逸張于湖之調暢韓子蒼定國方回之老健虞雍公之儼雅皆有可采者張即之大抵臨池惡札之雄垂此行押差未敗耳朱紫陽張敬夫文信公儒林國楨千秋向新豈在書乎葉少蘊筆不佳嘗仕顯矣好搆撰其人才亦下中

第七卷為元名人書鄧文原二札皆有清令之色昔人評鮮于太常如漁陽健兒姿體充偉而少韻度此札殊有米顛斜斜風骨必仁亦瀟灑可念虞仁壽札

似傷佻康里巎評者謂其雄劍倚天長虹駕海不無曲筆又謂如鶯雛出巢神彩可愛頡頏未熟頡頏未熟斯則得之巎又言吳興日作可万字巎可二万字恐無此理趙彥徵周景遠吳興之儔盍揭曼碩伯防陳敬初之魯衛他如胡長孺袁清容饒介之張貞居王叔明不無一二佳者要亦偶然之合耳倪元鎮筆如風女兒灘漩長袖豈為卅青所攜借耶吾不能知之以俟鑒者

第八卷為吳興趙文敏書行草尺牘若干首遒媚清穠妙有晉人風度小楷常清淨經千字文各一篇精工之極妙逼黃庭洛神唯此骨未盡換耳昔人謂之儀鳳沖霄祥雲捧日又云上下五百年縱橫一萬里舉無其敵真知言哉

第九卷宋承旨濂舍人璲各一紙書迹稱宋氏父子不失那鄴覺舍人小縱耳承旨翩翩有類米筆詹孟舉叙字小楷可謂精能宋克章草書於彼法中太僕露未是合作然已足壓卷解學士似為銜槃所苦未甚馳驟然蹤足考少禎則與衆出藍之能沈學士一頌一札清婉流媚故是當家然與詹生俱淘洗宿習未盡書迹謂沈大理毬鞠少年危帽輕衫然哉徐武

功是米書之傫浮者馬刑部是米書之病狂者劉西臺是吳興之苟得者李少卿愛寫此跋是其得意筆故出得意筆有純綿裹鐵之狀張汝弼以小故佳耳再一展便不足言

第十卷為祝京兆允明古詩十九首秋風辭榜枻歌余往從文壽承所見真蹟清圓秀潤天真爛然大令以還一人而已顧華玉跋不能佳文徵仲代為書石者後有陳道復王履吉題字亦可觀書述一篇京兆評　國初至弘正名筆差許仲溫氏則而惡汝弼其所揚扢皆當味其微托固欲與吳興押主齊盟矣書

法倣章草不能造幽亦自不俗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墨刻跋

衡山碑

禹碑在祝融峰重刻者有二本而隸釋亦微不同大抵多以意合耳非必盡能識之也按目錄歌科斗拳身薤倒披鸞飄鳳泊拏虎螭是書形勢亦誠有之及讀崔弘之荊州記劉禹錫寄呂衡州詩此碑流蹟已久不當參以蜉蝣之足但銘辭雜古未諧聖經極類汲冢周書穆天子傳中語豈三代之季好事者托大禹而刻之耶然宣王石鼓文亦多類是以更有不可曉者予以為即秦以前文猶勝作而宋後人語而用僻所謂能書傍分蝌書而刻不啻倍從嶧山鄆耶也留此以冠諸刻

岐陽石鼓文

石鼓文辭既深典出入雅頌而書法淳質是籀史跡其為宣王田獵之語可據歐陽公獨以臆見疑之為書家諸學士賢擘始無地可容面若以夫子之所不應刪則非也詩固有夫子之所未盡見若此石今猶

在太學而人不知讀持豈亦所謂舍周鼎而寶康瓠者耶

秦相嶧山碑

昔賢評徐散騎有字學而書法不能工今所橅斯相嶧山碑僅得其狀耳求所謂殘雪滴溜鴻鵠群游之妙徒想像於荒烟榛草間重以增慨

西嶽華山碑

西嶽華山碑文見楊用脩金石刻亦爾雅可讀為新豐郭香察書人漢碑例不書書者名氏此小異耳至謂東京無雙名而云察書者蓋書也其言亦似有據

然鄧廣德梁不疑成翊世鄧萬世王延壽謝夷吾蘇不韋費長房蔺子訓此何人也其行筆殊遒勁質案之際不盡如鍾梁二公乃知唐人隸分之法所由起耳

漢太山孔宙碑後

漢太山都尉孔宙碑宙融父也卒以延熹四年又後四年而都尉嶷發二年而長子謙季融匿張儉抵罪時融年十六宙卒時僅九歲碑不載宙子名余故附記於後碑陰有廣宗捕掾等今皆失之其書與文雖非至者要之不失東京本色也

跋漢隸張蕩陰碑

後漢蕩陰令張君碑君諱遷陳留己吾人蓋既卒而其門生故吏刻石記之者也文辭爾爾有東京風獨叙事未甚詳覈耳至謂其先有張良曰釋之曰騫者按良韓人釋之南陽堵陽人騫漢中人宗系絕不相及文人無實乃爾其書法不能工而典雅饒古意終非永嘉以後所可及也

漢景君銘

漢故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銘今在濟寧州學見末叔明誠集中而永叔辨論加詳隸法故自古雅尚可識益州部當言刺史不當言太守也額曰銘辭曰誄

亦爲未安東京作者當不如是

漢司隸校尉魯峻碑

右司隸校尉魯峻碑亦漢隸中之有聲者也鄭樵氏謂出蔡中郎趙明誠疑其不然俱未有據峻自司隸再遷以終今舉其雄者又為之私謚曰忠惠父皆門生故吏意也

漢圉令趙君碑

漢圉令趙君碑當趙明誠時已剝缺名字無攷而所載銘辭今尚彷彿可讀書法方整頗類蔡所近其碑是漢舊刻可重也金石錄云司徒楊公辟玫碑司徒袁

公碑當以碑爲正

蔡中郎書夏仲兖碑

按趙明誠金石録云此碑元祐間治河隄得於土壤中刻畫完好如新又云家所藏漢碑二百卷獨此碑最完然則歐陽公以前當不及見矣碑尾今有蔡邕伯喈書字乃後人妄益然内稱夏君於建寧三年六月卒官而是時伯喈繇橋司徒府出長河平入爲郎中又其隸法時時有篆籀筆與鍾梁諸公小異而骨氣洞達精彩飛動疑非中郎不能也但蔡集不載而他書亦無可考姑闕以俟知者

桐栢廟碑

後漢桐栢廟碑王文考撰撫揚精彩動人覽者謂是宋本按歐陽永叔集古録謂磨滅雖不甚而文字斷續粗可考次其所載文僅十之六七不應此本完善乃爾豈漢碑已泐而宋人別得善本重刻之耶分法雖極古雅然往往有史惟則張正臣筆意視受禪碑勸進表不無出入因識以俟知者

皇象天發碑

嘗覽黄長睿東觀餘論稱休明書人間殊少唯建業有吳時天發神讖碑若篆若隸字勢雄偉後又閲趙明誠金石録頗載碑所謂上天帝言大吳一萬方等語以為妖而不著其奇昨肯甫中丞搨一帋見寄大抵與漢隸殊異亦不用挑法而挑趺平硬又盡去碁筭叶琛之累隸與篆皆不得而名之信所謂八分也雖稍磨刓不可讀而典刑盡在因録之篋中趺尾胡宗師不著臨池名而絶得魯公宋文貞碑側記法亦可取也

急就章

章草隸之分變也自伯英創今草海内爭趣之章日以廢書譜稱二王章法俱入神而其存者自孫權豹奴二三帖外不復可見豈非愛而傳者不在是耶此急就章稱皇象書無可據唯米元章書史云象有急就章唐橅奇絶在故相張齊賢孫山陽簿直清處此豈即其物耶然當葉夢得刻石時再經摹搨 國初又一入仲温手風骨盡矣形似一二存者精意古色尚足照映藝圃況真象書又當何如耶

孔子廟碑

孔子廟記後有陳思王曹植詞梁鵠書數字是宋嘉祐人益者魏文帝于篡漢役日不暇給乃有此舉毋亦禪讓餘策哉何新之莽魏之丕來辱吾聖道若此

也碑字多漫漶其存者結體亦與受禪同差可寶也

受禪碑

受禪碑云是司徒王朗文梁鵠書太傅鍾繇刻石謂之三絶碑一云即太傅書未可據也字多磨刓然其存者古雅遒美自是鍾鼎間物噫其文與事不論後千百年而使海内之士所指而唾罵者實玩不忍釋孰謂書一藝哉

勸進碑

勸進表亦云鍾繇書結法與受禪畧同第所稱官俱號督軍蓋是時尚未稱都督耳以太傅手腕使書前後出師表刻之七入珉不遂與日月相照映哉吁可惜也

又二碑

余所記勸進受禪二碑以乞家弟矣後復得一本字畫不甚剥蝕惜受禪闕前數行中又多斷簡當是舊搨再經裝池致零落其存者猶煒煒精采射人也余始絶喜明皇泰山銘見此而怳然自失也漢法方而瘦勁而整寡情而多骨唐法廣而肥媚而緩少骨而多態此其所以異也漢如建安唐三謝時代所壓故自不得超也

鍾太傅賀捷表

太傅賀捷表一名戎路表清麗無前唯結法似小遜真蹟藏宣和御殿歐陽公以二十四年九月内羽未死爲疑黄長睿從以閏年駁之當無可措語矣第此亦非李懷琳輩所辦也

宋搨蘭亭帖

此禊帖所謂蘭亭叙正本賜潘貴妃者及秘殿圖印乃是作一小册子於叙前書記耳是元初人裝潢池皆零落後有朱[illegible]陽[illegible]柯丹丘題僧稱諸公跋末又一老僧作胡語末二寸之東屏朱鎮山門按趙吴興獨孤長老蘭亭十三跋内稱吴中北禪主僧東屏有定武蘭亭從其借觀不可一旦得此喜不自勝獨孤之與東屏其贋否尚可知也此本爲大觀堂周氏世藏豈真北禪物耶第細看是木本及取姜堯章偏傍攷證之所謂仰字如針眼殊字如蟹爪列字如丁形云字微帶肉類可據它未必盡爾又中所註爲字乃作一鈎蹤黄長睿謂押縫僧字之誤今亦不然也字形視他本差大而中多行筆雄逸圓秀天真爛然又聖於吾古刻佳字皆從此中摹出吾不知於定武何如伊州以下皆當雁行矣始吾一再題皆謂定武而

不能辨才本所以後湘米海岳書史稱泗州杜氏以唐刻板本蘭亭與吾家所收俱有鋒勢筆活回視定本及世妄刻之本異又云錢唐關景仁收唐石本也於定武不及余家板本遠甚米高自標樹乃爾即世所聞三米蘭亭是也理廟題作正本且所謂有鋒勢筆活語豈三米耶抑杜氏本耶若老傳付秉屏一跋恐是好事者附會成畫蛇足耳語云蘭亭如聚訟吾竊者不熟律漫為長歎遂作一番錯斷公案然此本亦自不辱也

又

莫雲卿甚愛吾此本以為在定武下而周公瑕不然之於跋尾頗出異議人或以難余余謂昔裴逸民性弘方愛楊喬之有高韻樂彥輔性精純愛楊髦之有神檢論者許之以喬雖高韻而檢不匝樂言為得然並為後出之儁此本之視定武殆猶楊喬之有高韻而微傷檢者乎要之亦伯仲也然遂欲定周莫之優劣比於裴樂則吾未敢知

又

余嘗見開皇石本褚河南縞本與此雖小有不同然皆行筆弛定武稍真為一時賞重然米南宮絕不喜之其後摹者日益楷而小非復故步矣但知定武為歐陽率更臨故楷法多勝褚河南臨則行法勝蓋皆以其質之近為之耳米筆佻以故不欲為定武左袒與公瑕之謂此本不如定武者俱非篤論也

又

此本初為周氏六觀堂物周生殁其家失之落拾遺人黃熊手熊嘗借張氏摹石損得一紙作古色卻割去真帖入舊裝又攜示令沈尚寶中學士乞題尾質之吾州曹氏得中金三十兩以真帖一幅質周金華處得守金二十兩最後事露曹氏卻責令原卷而會金華殁復從其家購之始復合而售余損它器亂直數十千去久之而吳中有刻蘭亭敘者文休承為題尾加裝飾以為不下定武細閱之即張氏石本耳以此知余所得之妙信非凡品也

題宋搨褚摹禊帖

昔人稱宋搨蘭亭自定武外以復州為勝豫章次之劉無言重刻張徵褚摹蘭亭為第三本今此帖稱澂灑摹勒上石蓋昔人偶未見澂原石耳所拙猶王家識本恐不在復州豫章下也記余少時得石刻褚摹禊帖前四字為張即之書次為馬軾圖諸摹狀又次

為米芾元章跋及贊於尾云元祐戊辰獲此書崇寧壬午六月大江濟川亭舟對紫金避暑手裝褙帖之下僅紹與二字御記及後有政和六年夏汝南裴覬察使印而已餘七印皆米氏識也蘇景聞吳中陳祭酒緝熙得此本謁館門諸大老跋凡十有三雙鉤入石余獲石本於八十餘年而陳商孫以墨本來售僅餘忠安等五跋而增元陳深十三跋於前詰之則曰近以倭難竄身失後數跋耳陳深書尚固未登石也余時不甚了了損三十千收之踰月小簡報以石本不及遠甚又踰年檢鄒元致書畫見聞記云祭酒跋此

卷燬于火余悶悶不能已然在何以得此五跋者蓋陳命工更臨一本而刻此後以授少子今此其本也又數年始獲此宋搨本內有范文正仲淹王文忠堯臣手書杜鄒公蘇才翁印識及米公題名與前本同異幾二十許字考之宋史無一不合而范堯秘記數文殊定又甚明確始悟陳所得蓋米本耳陳才輕俊自肆至米跋則翩翩可喜使他人故不易辨此然亦不敢出入乃滿意米老寧別為贋本以應人又懼與時本適故稍錯綜之耶此老白戰博書畫於其自敘以工雍雪景六幅李主翎毛徐熙稱花易之殺

看裴夫能無作此狡獪變也余下以言澗枕以二十生精力與諸老先生法眼不能辨故詳記其事於褾本以欺夫真賞之不易得也余贋本為友人乞子求乞去余咲曰售之第無損人三十千

又

米襄陽謂此為褚河南的筆亦非也既稱句填請潤又云以意改誤易數字未有雙鉤廓填而意易者蓋唐人於河南臨本上加雙鉤耳虎兒實知之不欲矯其父誤譔定為諸葛正等於賜本雙鉤又非也正當辨貞宗人避其廟諱故余始謂能辨陳家本作于定

國耳今乃能於米家本作董狐書畢不覺一咲嗜奇滿案

宋搨蘭亭帖

此帖前有故相李文正題額後則元杜本鄭元祐陳深諸名勝及明楊文貞跋皆許為定武佳本而跋語似尚有蕭翼賺辨才一圖今失之矣帋色如栗毛墨如淳漆古雅可愛考之宋復州江州豫章諸本皆缺前會字及周郎所摸第五本結法同唯皆宋覺此為勝乃知周郎絕愛重之與兩定武褚摸賜本併為五耳莫雲卿題尾云海虞有賺蘭亭圖逼真闢中令而

袟刻不稱後歸趙太史汝師今春晒書見之用墨人
貽汝師未敢遽謂延津之劍庚幾中郎之虎賁耳

蘭亭肥本

蘭亭肥本二前一本雖少剥蝕而淳雅饒古趣當是
定武正嫡後一本則時刻中之小有意者留以備考

周邸東書堂禊帖

蘭亭叙刻周憲王邸中者凡五本其一為定武本二
為定武肥本三為褚河南本四為唐摹搨本而其五
復為定武本不知王所藏本果無奪嫡之疑否王果
有正法藏眼否且似以己意臨搨而不作雙鈎廓填
媚潤有餘古勁不足恐未能為中郎之虎賁也石刻
於画尤遠泉石氣韻了不知所在而諸賢俯仰隗俄
之態尚小可尋以此知伯時自不凡其它詩及雜記
真行數帋皆憲王筆縱不能脫俗而時時有晉意筆
之王石飴溪釜鐫代新比之爾時諸賢風流都不似
然不至作宋儒喫菜事魔也此本視近搨差整潔留
之作諸蘭亭屏脚

王右軍草書蘭亭記

余初見此帖大駭亡論與右軍存蹟毫髮不相似其
縱惕生獰即唐開元以前無之獨於督策處小近筆
陣圖耳楊用脩謂筆陣圖乃江南李後主僞作及贋
蔡子正跋是謂陶穀學士得之李主所後穀之甥孫
遺之丘云週者定州石刻小字朝廷尚取而置之禁
中則此書尤可寶重也盖陶性貪其而寡識又以豪
壓李主所刦奪無厭李故用懷琳故事作譌書裝潢
古色以戲陶陶果不察而寶藏之其孫又賂子正於
權延代朱提而蔡又不察最後降虜强作解事乳沈
學士錢唐夜歸渴驥奔泉尤之石俱可哭也世固
有寶燕石者猶似玉也此書同朴之於璞哉

題宋搨黃庭經後

昔人謂右軍黃庭不傳世而傳者乃吳通微學士書
余所見多文氏停雲館本秾纖促無復遺韞以為
真通微唐作及觀此宋搨乃大本耳而增損鍾筆圓
勁古雅小法楷法種種臻妙乃知停雲自是文氏家
書耳且通微院吏體安能辦此狡獪耶曹君其寶之
與日受白雲子訣見飛天仙人驂鸞鶴時又當一大快也

傳搨黃庭經

吳長孺以陶隱居謂其據興寧二年南嶽魏夫人授
弟子楊君黃庭經使作隸字寫傳許長史時右軍歿
已二歲為辨然隱居上梁武書云逸少有名之跡黃

庭勸進不審猶得存否長夜以隱居破隱居亦似庭
人亂孝也弟唐人謂是換鵝經則可笑耳此本本宋
搨摹拓展轉失真而中間尚存意態如所謂王謝家
子弟猶可想也

右軍筆陣圖

筆陣圖二本一本刻白周邸者小類歐陽率更偽本
無疑此本作行筆而稍大數行之後筋骨橫出至孔
張昶為張旭蓋亦非真蹟也或云出江南李王手李
用筆踈而婉媚此則遒勁有格恐亦非宋人所可到
也

周孝侯墓碑

宜興周孝侯墓有古碑一通云晉平原內史陸機撰
右軍將軍王羲之書跋尾云唐元和六年歲次辛卯
十一月十五日承奉郎守義興縣令陳從諫重樹此
碑後又有一條前試太常寺協律郎黃某書名與書
俱模糊而書字微可推當是後人因陸機撰下有空
右妄增右軍將軍王羲之書以重其價耳文內初載
處事大約與傳同至於弦絕矢盡左右勸退處按劒
怒曰此是吾効節授命之日何以退為我為大臣以
□狥國不亦可乎下怨棲韓信背水文甚不成句又
云莫不樹山架壑襁負來歸云云元康九年因寇增
加奮捐館舍春秋六十有二天子以大臣之喪師傅
之禮親臨殯壤建武元年冬十一月甲子追贈曰孝
侯禮也賜錢百萬塋地十頃京城地五十畝為第又
賜王家田五頃詔曰處母年老加以遠人朕每愍念
其二年月日葬於義興舊原按處以永平七年戰歿
贈平西將軍賜錢塋地及給處母醫藥酒米俱如碑
蓋又十五年而元帝稱制追封孝侯建武其年號也
時陸平原歿已久矣豈於樹碑之際而為處後者竄
入謚孝侯一句耶然不應以永平之詔移入建武後
至所謂樹山架壑奄捐館舍天子以師傅之尊等語
又似平原它文錯簡然考之吳及晉初俱無元康年
號不可曉也書結構雖小疎筆亦過強而中間絕有
姿骨督策之際大得鍾王意在李北海張從申間又
不可以其譌而易之也

題右軍十七帖

黃長睿言石刻有二本其一卷尾有勅字及解無畏
褚遂良校者最佳蓋唐本也其一為賀知章臨本李
後主刻之澄心堂者王著翻刻之殊拙而瘦所謂閣
本也此帖後有勅字及無畏等校與長睿語合蓋宋

人得唐本以精工刻之其鈎拓撅捺無毫髮遺恨而紙墨如新光彩映射真所謂山陰之嫡嗣也吾弟其寶藏之

宋搨臨江二王帖後

晉二王帖右軍上中二卷大令一卷前為二像扶侍者各二葢宋臨江石刻也黄伯思謂淳化閣帖多贋本唯十七日等帖後有文皇勅字一卷最佳此本則汰去閣帖之偽者而博取諸家藏真蹟名刻命好手雙鈎上石掩映裝疊劘有生氣為書家一代冠冕余初得右軍上卷葢宋搨之絕佳者喜而題其後曰其裝潢後二王如底事吳興一卷無記得向來貞觀例黄金偏購右軍書居半歲忽復有以右軍中卷及大令下卷售者大令缺數條後先所得皆元人裝然前卷為卷後卷為冊斷非一家物而紙墨完好精潤若契鬚㛹嬋超蹻然輕雲之龍日延津之劍常山之寶符固無以喻也為之踴躍不寐敬識而藏之

聖教序

集右軍書聖教序心經余前後閱數十本獨此舊搨本不失筆意最佳耳此序為唐文皇記為高宗作令以冠藏經葢叙記僧玄奘求法事也始奘於武德末乞往西佛地取經不許乃私從一賈胡閟出逸亡伺胡棄之去幾死獨身越五烽謁高昌王傳致西突厥可汗歷十餘國而抵罽摩從胡僧戒賢習大乘論譯經語又之中天天竺戒日王所說法積十八年而以二象馱夾經像還至凉州上聞手詔飛騎迎之令安夏阿蘭若譯經行世而父子相率為序記侈大之噫彼高宗者固耳豈文皇之雄畧豪氣而遂衰沮不振至此耶彼其志得而無所事事意惓而感慨係之不之於長生則之於因果無足怪也奘既托之文皇懷仁又托之右軍以不朽其業即令達摩師見之不講一唉耳右軍真蹟固多第自禊帖外不應行法大小匀整乃爾且梵字多所不備其小小長縮偏傍輳合所不免也

又

聖教序書法為百代楷模病之者第謂其結體無別構偏傍多假借葢集書不得不爾仲蔚謂出文皇手又經于志寧等潤色不無失真是不知咸亨中沙門懷仁搜集勒石而心經末有志寧等潤色題字葢玄奘方於洛中揔譯西域所齎經藏以志寧等領其事故云爾唐世宰相有兼譯經潤文使者即其職也凡

唐藏經卷尾皆有諸公名姓此何與于晉而仲蔚乃以是病之隨一至此乎展冊為之失笑

絳州夫子廟記

絳州夫子廟記宋人集右軍書聖教序猶是真蹟中集者此又從序書及它石本摹刻形似之外風流都盡矣雖然記得朱紫陽好曹孟德書劉共父好魯公書朱以時代譏之劉答周耳吾唐忠臣若漢賊也朱乃屈咲此夫子廟記不當勝作奘師序耶吾姑為此石解嘲耳

攝山栖霞寺碑

栖霞寺碑文及銘梁尚書江總撰至宋以門懐則始集右軍書勒之石亦聖教序遺法也結體極婉潤遒真第鈎摉處不得其行筆之妙耳總持江字佛弟子阿難為總持第一故云視京兆遊栖霞詩所謂宋刻梁文江令字者是也總持平生好佞其佞佛亦爾已落綺語障中是何功德哉

王子敬洛神賦

子敬洛神賦舊僅見石本十三行今刻之吳中黃氏者雖結法小異翩翩有格外姿態昔人評右軍洛神如凌波仙女今絕不可復得觀此彷彿遊龍驚鴻矣

子敬辭尚書令帖

子敬稱州民當是上揚州刺史耳蓋會稽王時為揚州秉政故也書法遒逸疎爽然右軍家範不無少變北海吳興皆其濫觴少可惜耳

瘞鶴銘

瘞鶴銘余往歲游焦山後崖水落時得之僅數字耳而此帖乃一百許字蓋取舊本刻之壯觀亭者刻手精頗不失初意可歎也其書炳烺今古第不知為何入造潤州圖經謂為王右軍至蘇子瞻黃魯直確以非右軍不能也歐陽永叔疑是顧況尤無據黃長睿謂為陶隱居又謂即丹陽尉王瓚瓚腕力弱不辦此隱居雖近似要之亦懸斷也余不識書竊以為此銘古拙奇峭雄偉飛逸固書家之雄而結體間涉疎慢若手不隨者恐右軍不得爾至於鋒禿穎露非盡其本質亦以石頑水泐之故而魯直極推之又酷愛之得無作捧心鄰女耶取魯直書作小推詰渠不能不面赤也

又十六字

焦山瘞鶴銘或以為陶隱居或以為顧況或謂即王瓚輩獨蘇長公黃太史以為非右軍不能而若溪漁

隱辨其誤以更有據余所藏舊搨銘書僅缺二十許
字蓋郡守摸之壯觀耳者雖結法加密而天真微刓
葉伯寅常從其舅氏周六觀游焦山於水中探劃石
摩娑久之不及搨時時悵恨昨年秋得袁尚之本僅
十六字加裝池屬余題其後六觀博雅君子清言爲
一時冠不幸早夭伯寅念之尤切冊亦寄渭陽之思
於宋方之化耶題畢三歎

陶隱居入山帖

袁昂評陶隱居書如吳興小兒形狀未成長而骨體
甚峭快此入山帖雖小遒側險而逸氣道發雅與許
[illegible]
合第帖語稱元帝乃晉元非梁元也若梁元則不甚
相及不應稱帝號又邵陵王乃蕭綸當隱居卒時綸
尚少不應載其詩姑闕以俟再考

許長史碑

茅山許長史碑陶隱居著下有此一行隱居手自書
則餘文乃隱居弟子輩耳長史名穆世名謐句容人
祖尚吳中書郎父副寧朔將軍下邳太守謐仕至護
軍長史散騎常侍得道卒年七十二按晉史有許邁
傳邁字叔玄一名映句容人後名玄字遠游與王右
軍善游名山莫知所終好道者謂之羽化今碑文稱
第四兄遠遊永和四年辭遁不返則長史固邁弟耳
又云長兄揆世名[illegible]次兄虎牙世名聯皆得道者許
邁傳畧不及長史事並於祖父兄弟官閥皆脫畧何
也右軍有玄度忽腫至一帖蓋哀痛楊用儕之徒引
以駁晉史玄度實病死乃云飛仙勝仙去不知所終
不知玄度是許詢非遠也續晉陽秋曰詢字玄度高
陽人風情簡素辟司徒掾不就早卒世說盛稱之然
第六及遠遊晉史既不爲之作傳僅附見綽傳中
亦無服食勝語此皆不可曉者長史仙事本足論其
祖父兄弟世系官迹差可以補晉志之遺聊志於此
[illegible]
又記得一事吾友許邦才好談玄罷長史歸李于鱗
賞識之曰許長史猶在人間濟上人不知用古語也
駭謂許乎許何獨乃拒汝許爲大笑於乎世寧獨濟
上人哉

太佛寺碑

此碑在青州北門外大佛寺中高齊武平四年建歐
陽公嘗守青矣而不載集古錄物之顯晦固有時耶
其書不能大佳然猶有漢晉隸分法文筆瑣冗是江
右體中最下者內連祖與密雲爭腊旨酒共澠流競
小李子與頓孫蔡芳節妻共義士相望國道與華屋

競高帝業共處亦比壯落霞秋水之法一篇三見能不令贗者嘔穢耶然亦見爾時習尚如此固不止庾家射賦舍利碑已也寺櫃越為青州刺史司空公寧都縣高城縣開國公昌國公侯臨淮王婁公當是婁定遠也其爵有加封有別封悉著之者虜俗陋故耳碑陰又有李北海龍興之寺四大字遒偉圓健猶可賞翫余別搨一本置山房因附識於此

智永真草千文

智永書圓勁古雅無一筆失度妙在於藏鋒斂態耳余少時任尚書郎曾一見絹本真蹟於山陰韋氏妙

盡深入膚理瀟灑欲飛真神物也生時一字敵五萬今當不知如何耳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墨刻跋六十五首

唐文皇屏風帖

文皇嘗作真草書古帝王氣鑑語為二屏風示群臣今所存者草書耳輕俊流便宛然有右軍永興風度惜天骨小乏戈法猶譗後有祝寬夫姜夔王允初跋亦佳姜遂題字荒傖不知體大可笑也

唐玄宗御書太山銘後

記太山銘唐開元帝製及手書相傳燕許脩其辭韓史潤其筆以該文頗雅馴不脱騈諧法雖小變東京最為穠勁就中意令齊游其逸度天門造碧霞鬱浮雲霧中凡銘隱隱然猶能翔鳳翥之態包參軍搨得一本以示余余所讀而愛之然竊有概於帝之侈心也不有飫蠢入焉當是時天下幾小康帝意以前薄秦皇漢武不足道而不知太眞林甫國忠祿山之徒固已乘其侈而入之蠱矣參軍得沂州中興頌當時置墨池傍閱之其治亂始末有大足相發者噫嘻可畏哉

又

記太山銘者唐玄宗皇帝御撰及書字徑可六寸許雖小變漢法而婉縟雄逸有飛動之勢余嘗登太山轉天門則見東可二里穹崖造天銘書若鸞鳳翔舞於雲烟之表為之色飛既摩娑久之惜其下三尺許為搨工人惡寔篝火焚蝕遂闕百餘字傍有蘇孫相題東封頌正書閩人林焯以四大字刻其上惡札題名縱橫遠滅不可讀悵然而下後人事事可恨殆不特此

孝經

唐玄宗書孝經後有太子亨右相林甫左相適之等題名韋郇公陟稱彭城縣男蓋自吏部侍郎出為河南採訪始襲公爵此本封耳韋斌封平樂郡公可補本傳之闕書法豈妍匀適與太山銘同行押亦雄俊可喜當其時為林甫所蠱婿極矣猶知有是經耶三子同日就圓屠鏤南內凄涼廢食歷代唐家父子如此循覽遺蹟為之慨慨

涼國長公主碑

右涼國長公主碑小許公撰而開元帝御書書法過肥然點畫間自有異趣要之自唐變此體帝為最也碑辭太半可讀攷之唐史睿宗第六女字華莊始封仙源下嫁薛伯陽今碑內封爵先後同而字乃從花糚非華莊也又稱歸故承相鄖公温彥博曾孫曦及攷彥博傳曾孫曦尚涼國長公主伯陽傳尚仙源公主坐父稷誅流嶺表自殺然則公主固嫁薛伯陽再嫁温曦史遺曦而碑諱伯陽也

兖州孔子廟碑

右孔廟八分書唐太宗詔一通高宗詔一通恭文一通太子弘表一通後有朝請大夫開州刺史高德裔刻十二字惑德裔書不可知也其行筆不甚精工而頗峭勁時時有漢意乃知古法自開元帝始盡變也

唐文皇告少林寺書

文皇圖洛城時以少林寺僧建功遣使致書存問且為護持之書法不甚工而亦不俗當是幕僚筆内世民二字行草是親押耳旁有開元神武皇帝書後人所妄加也今少林寺僧猶以白梃爲天下冠佛教所謂護法者其時已尔耶

題武后書昇仙太子碑帖後

武氏牝晨滛革唐鼎觀此書遂欲亂千古同文之治嘻何其甚也文似出北門諸學士手筆意軟媚無[illegible]

稚稚悍馬時意氣且既為太子立碑而以蓮花六郎
稱其後身得不穢千古青簡耶為之一咲

孔子廟堂碑

虞永興孔子廟堂碑石刻在關中余有二本其佳者
以乞家弟文雖斷闕不甚剥蝕然是五代時翻本也
旹有相王旦書碑額篆舊無額武后增之耳至文宗
朝馮祭酒琢請斵去周字而書吏遂以此碑為武后
時立者誤也相王所書大周孔子廟堂之碑虞書入
妙品評者謂其德鄰貞白又謂與歐陽率更齊名而
專體過之如宮娥綴旒高謝風塵又如行人妙選罕
有失辭特其傳世頗少昔見貫就相公極稱虞筆末
云孔子廟堂碑青箱中至寶而已噫當其時已珍貴
如此況千載之後其殘碑斷墨如魯靈光者但再經
摹勒雖典刑僅存而風骨銛鍛所餘無幾慨念唐石
不勝色飛

又

記此碑之月餘客古復來售者昔有孔子廟堂之碑
六字殘缺既少戈法宛然虛和清粹之色自爾入人
定為宋搨無疑也惜後失數十行購别本佳者補之
為山房清玩記法書目又有永興謝文皇表盖早

成進御上賜以右軍黃銀印故謝耳於手文皇所以
期永興至矣

九成宮醴泉銘

書斷謂率更正書出大令森森焉若武庫矛戟虞永
興稱其不擇紙筆皆能如意高麗亦知愛重遣使請
之其名大若此然太傷瘦儉古法小變獨醴泉銘遒
勁之中不失婉潤尤為合作此帖得之十年前文既
殘缺字亦模糊然視近刻猶是未央瓦韋不蕩古意
也因識而藏之

又

醴泉銘余所有者字畫差具可辨後復得一本更完
整賞其精意古色流映眼睫間率姿竟時率更之於
索靖李陽氷之於碧落至下馬坐卧味賞旬日不能
去昔人云解則愛之余不解而愛愛矣又了不解不
知何也

又

鄭公此文因隨氏之鉅麗歸唐德之儉損頌而有風
體了然諫録中語也渤海書書鄭公語當知合也一

虞恭公碑

率更書溫虞公碑得之尚書令將殘缺不復可讀第

其字畫之妙不在醴泉化度下如郭林宗雖標格清峻而虛和近人他書不免作李元禮談謖謖松風矣

化度寺碑

趙子固以歐陽率更化度醴泉為楷法第一雖不敢謂然然是率更碑中第一而化度尤精緊深合體方筆圓之妙而殘缺尤甚昔年得一本僅二百餘字後又致一本雖剥蝕其可讀者幾再倍之當是前百年物而字意小緩散不能如少本之精勁也豈搨手微劣故耶因合而識之俟明窓細展究其所以異可也

皇甫府君碑

率更書皇甫府君碑比之諸帖尤為險勁是伊家蘭臺發源石刻在西安雖小苔剥差可誦耳皇甫君名誕仕隋死於漢王諒之難者卬與殊不薄後以子無逸貴於唐始克樹碑噫逝者有知能無麥秀之歎乎

歐陽通道因法師碑

道因與玄奘同譯經者見高僧傳碑文亦宏麗銳其家言然去簡栖頭陀不啻一小刼耳評者謂歐陽蘭臺痩怯於父而險峻過之此碑如病維摩高格貧士雖不饒樂而眉宇間有風霜之氣可重也余嘗謂皇象文武宗靖莪妖帖章草中鳥跡筆者顏真卿家廟茅山碑正書中玉筯筆者蘭臺道因碑正書中八分筆者此未易為俗人言也

趙模千文

趙供奉在貞觀中以書名嘗與諸葛貞臨蘭亭刻石者此帖云亦是摹晉真蹟在吳江史鑑所勻整流便矩度森然恨結法小局促乏蕭散之趣耳

褚書聖教序記

余舊藏褚登善聖教序記妣媚遒逸波拂處亂建如鐵線蓋善本也後陝省致一紙輕弱不足言或以為翻刻或以為有二本第俱有可疑者舊藏本稱龍朔三年建按遂良以永徽六年貶潭州永慶二年徙桂州未幾貶愛州歲餘卒蓋未嘗生及龍朔也豈遂良嘗書之至是始摹搨上石耶陝省本則云永徽四年中書令臣褚遂良書攷之本傳宰相表遂良貞觀末為中書令後罷永徽三年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四年進尚書左僕射疑皆後人附益之耳

碧落碑

絳州碧落碑篆書在石像背州將以不便摹搨別刻置廟中今本乃別石耳李旋之輩以為陳惟正李譔李璀書不可辨按洛中紀異錄稱刺史李諶爲母房

太妃追薦造像成忽二道士來云君刻石須篆書乎我天下能篆者李典之聽所爲則啓户三日乃開化二白鴿飛去篆文宛然像背矣此涉誕妄不可信然李陽氷覽之七日而不忍去習之十二年而不成其妙如此豈准正謙璀小子所辦乎字書雜出頡籀鍾鼎款識以故與斯體小異聊識之以俟知者

少林寺靈運禪師碑

靈運碑者唐崔琪撰末云聖善寺沙門勒下殘缺二字當時僧書耳文淺陋不足道書法絕類聖教無一筆不似後世傾側偃卧以取姿態者其人材雖足稱要之有愧於此彭先也

御史臺精舍銘

唐史稱梁昇卿善八分東封朝覲碑蓋華爲一時冠此帖亦可寶也獨御史臺持憲之地乃立精舍倡諸繫者禮佛懺悔著獄吏命祝詧蹤范孟博猶非之况侫佛手崔中令湜固盛言因利結西方緣矣不知附禁藩事發曳鋃鐺時佛亦嘗庇引之不爲之一笑

桐栢觀碑

新桐栢觀碑唐崔尚文韓擇木書桐栢即天台別名道家所謂金宮玉庭洞天真境覽與公一章覺此頌叙家耳擇木書於漢法雖大變然猶屈強有骨明皇酷嗜太真無所不似隸分體不免作豐容豔肌時狀老杜云書貴瘦硬方通神蓋有感也許此碑當爲拾遺君印可者

大智禪師碑

此碑爲唐史侍御惟則書竇臮賦述稱史書古今折衷大小應變聲價極不落莫也其行筆絕類太山銘而縝密過之知開元帝潤澤所自耳大智師北宗之錚錚者嚴挺之粗能其宗言俱可存也

張旭肚痛帖

張長史肚痛帖及千文數行出鬼入神惝怳不可測後河滿子一絕係張祜作祐後張史生可五十年余甚疑之既考知與此齊帖俱高閑筆也閑書僧本元草欲懸之酒肆者然亦自佳耳

張長史郎官壁記

張長史以草聖名其楷法獨有郎官壁記爲書中最琅琅者董逌稱其隱約深嚴筋脉結密又云守法度者至嚴則出乎法度至纖識者以爲得長史墨池三昧此刻在宋已少吾吳僅有都太僕元敬一本語具金薤琳琅尋入于文恪公家文恪親爲跋於裝池々

四[illegible]三十年矣而始傳之[illegible]加成[illegible]　[illegible]公[illegible]三[illegible]因[illegible]其傳

心經

此草書心經刻之長安中云右軍書非也雖遒逸而疎縱不入格不中懷素作奴況右軍乎見唐文粹乃駙馬都尉鄭萬鈞書張說有序萬鈞尚睿宗女代國公主字華婉者也於書家不甚琅琅宜其然

裴漼少林寺碑

裴懿公漼書少林寺碑開元十六年建又在嵩山而金石録不載何也裴少時負文筆號齊蹇手而雅不以八法名此碑辭至沓拖不可讀而書頗秀勁多媚態得非倩代爲之耶傳不載階封此書銀青光祿大夫正平縣子亦可補傳之闕

李北海雲麾將軍碑

李北海翩翩自肆乍見不使人敬而久乃愛之如將家子便健好酒骨青竟爲神也吳興習之加媚似猶未得其道此雲麾將軍碑尤著者將軍名思訓画品在神妙間碑辭絶不之及豈古人以藝爲諱耶

岳麓寺碑

余友俞仲蔚爲余言李北海岳麓寺碑勝雲麾余亟購得之僅可讀耳其鈎磔波撇雖不能復尋覓其神情流放天真爛熳隱隱殘楮斷墨間猶足傾倒眉山吳興也題名稱前陳州刺史按邕詞上太山還獻詞賦上悅會有仇人發其贜者張說忌之下獄論死許昌男子孔璋救之得免謫尉遵化此其赴謫時道書也碑文頗庸陋又於杜拾遺集見其一詩稱語殆不可曉何以及千將莫耶稱於世耶米元章評其書如乍富小民屈強生疎此語殊未當書故住小佻耳邕以纖文獲名以虛名獲死以佳書獲豈皆所不屑者因附識之

李北海娑羅樹碑

娑羅樹碑是北海筆遒逸豐美而不傷佻亦當是合作書也

李北海書法華寺碑

秦望山法華寺碑李北海書碑尾稱伏靈芝刻即北海托名也書法肉好妍雅不作輕肆習乃知吳興所得此爲多矣

李北海東林寺碑

北海此書本小東法度再經萋摹刻雖鼻目無異脂澤有加而天骨掃地矣所謂韓生貌趙郎不得情性者也余晚自廬山歸東林程孟孺馳視之以爲絶奇卯

此碑也

臧希晏碑

右金吾衛將軍臧希晏碑朝議郎守衛尉少卿淮陽縣開國男賜紫金魚袋韓秀弼八分書文多模糊不可讀所可辨者其卒以廣德二年八月五日及有懷恪懷亮語攷懷恪碑希晏其長子也書法亦清勁可喜其能不因開元帝之好而變者乎撰文為銀青光祿大夫行兵部侍郎清河郡開國公而缺其名當以史證之

孫過庭書譜

孫虔禮書譜刻石凡三其一秘閣續帖末有宣政印記者最為完文今不可復得矣余遊燕中有偽作古色以罔者其刻亦佳而中有兩訛字盖秘閣之帖遺於後而希散墨瀹刻者承之類以辨耳其一末有宣政印記而前缺一二十字盖自内府出而甚稍利彼然自真蹟上翻刻故猶佳中間結構波撇皆在其三為文氏停雲館刻則影響耳虔禮書名很很一時獨賞泉聚曰凡草閒閒之類此帖濃潤圓熟幾在山陰堂室後復縱放有渴猊遊龍之勢細翫之則所謂一字萬同者差殊之微瑕故不能辨也因書於後

二本後

徐浩心經

李海書名譟一時有渴猊奔驥之喻此帖意近而法慢米顛斥為吏楷誠爾然不能不為眉山小庇之耳

嵩陽觀記聖德感應頌

聖德感應頌尚書左僕射兼右相吏部尚書晉國公李林甫撰蓋玄宗命方士煉大還於嵩陽觀六轉而移煉緱氏山太子廟九轉而林甫紀其瑞者也當是時女蠱邊釁交作於中外而林甫以金石之毒發之天下之緣督幾絕而唐事去矣而君臣方日熙熙然交更其美而張大之良可歎也頌成之明載太真冊其又七載林甫敗又四載帝走蜀不知大内碑載自托元始孔昇真人時亦得此冊力否耶書為徐浩古隸與帝隸法絕相類雖以肉勝亦自有態可寶也

懷素千字文

此千文行草刻石關中雖時有謔筆而逍逸飛動徃徃妙境

懷素自敘帖

此帖如并州勁鐵北山飛鷹奇矯無前獨冠諸種然尖此亦不得與二王冊僅區強江淮耳真蹟歷數柎

臣家歸陸冢宰近聞一總帥以八百金購之復入平津邸矣於乎素師不習蓮花梵字作此有爲跡墮落纏素伴朱提入紫闥宛轉粉黛閒對肥肉大酒不亦重痛辱哉安得祖龍火了此累劫障爲快也

懷素聖母帖

素師諸帖皆遒瘦而露骨此書獨勻穩清熟妙不可言唯姿態少遜大令餘翩翩近之矣

懷素藏真帖

懷素藏真律公三帖乃遊絲筆縈回悅渺中有挽強飲石之勁至不易得跋尾周越書得其遺意稱之奇有蘇黃法嘗可重也

恒山祠記

唐河東公所書北嶽恒山祠記公爲相有武略其書要非其所長者特以故事存之耳

王清源碑

唐朔方河東河西隴右節度使清源公王忠嗣碑中書侍郎元載撰門下侍郎王縉書載其女夫也所記事與史不甚異其文詞瑣瓦無足多者縉於書稱名家與李邕相伯仲評者謂其過薛少保今其結法清婉老勁不在山麓雲麾下覽者自當得之

奇舒之力詩義者能之李臨淮之先見智者能之清源仁者也所見遠矣所見超矣

中興頌

摩崖碑中興頌元結撰顏真卿書字畫方正平穩不露筋骨當爲魯公法書第一唐文靡瑣極矣至結與蕭穎士輩方振之頌亦典雅傲嶧山諸碑第有可議者頌其君而斥其君之父曰噫嘻前朝孽臣姦驕且兒之籍首豈頌體爾耶吉甫於宣王詩稱如清風者未聞其以厲王斥也序辭所謂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爲亦誇矣晚人不當如是

東方畫像贊

東方畫像贊碑陰記顏魯公書石刻在陵縣陵即古平原郡也故城址猶存今僅三之一耳碑已再刻余所得乃舊本雖小糢糊然其峭骨遒氣彌欝奮張亦足辟易餘子余謂東方生蹟固奇詭然以逍遙流易之度處虛實有無間夏侯文亦時時有會公剗子意獨公書太嚴整未稱所以發之不若留右軍寫其情性可也語固涉狂公復生不能不頫首耳

家廟碑

右顏魯公家廟碑石刻四面環轉在關中後廟燬宋

椒有李延粲者語郡移置之結法與東方畫像相須
而石獨完善少殘缺者覺之風稜秀出精彩注射勁
節真氣隱隱筆畫間吁可重也天寶間安氏跳天柱
折而力扶之者郭尚父張睢陽平原與常山四耳顏
氏獨擅其二碑之所以重者是寧獨書哉

多寶佛塔碑

顏魯公多寶佛塔碑石刻在西安舊搨完善可讀公
書如東方畫像家廟碑咸天骨遒峻風稜射人此帖
結法尤整密但貴在藏鋒小遠大雅不無佐史之恨
耳多寶佛塔事在法華經中歷過去未來阿僧祇刼
世尊說法此佛即現寶塔空中贊美大抵皆寓言也
佛惟空是以常在常現常滿今以有為迹求之得無
去之愈遠乎一念發菩提心即證菩提即現多寶塔
稱善哉人自不見聞耳

茅山碑

魯公好仙術不特書麻姑壇已也按李含光者陶隱
居裔凡五世其事絕無可紀獨人謂其隸法勝乃父
遂斷不作隸差近厚耳魯公結體與家廟同遒勁鬱
浡故是誠懸鼻祖然視虞永興褚河南閻閭氣象不
無小乏

元次山墓碑帖

銘文忠為元次山書中興頌殁又為撰碑文而自書
之所以推許次山者至矣其忠義才術畧相當然亦
山於文非真能古者何至竭蹶其步而力追之耶

宋文貞碑

余始有碑側記又後一歲乃得碑文頗剥蝕其行筆
與記全異碑辭內稱公雅善戲謔不當矜莊凡所諷
諭人輒類取昔人見公賦梅花以鐵心石腸為怪故
不足怪也非所望於蕭傅亦是一證太史公讀張文
成事而疑其偉然丈夫乃如好女子世固有不可曉
者

宋文貞碑側記

宋文貞公神道碑側記顏魯公撰書石刻沙河二公
剛勁大節相埒書亦稱是真足三絕第其筆以取勢
為主微類徐吏部而力過之不免奔騰渴猊眉山寔
得此法作擘窠書愈增壯倚黃豫章獨印賞以為瘞
鶴銘之流恐臆惟其似之是以嗜之然耶

八關齋功德記

右顏魯公書字徑可二寸許方整遒勁中別具姿態
真蠶頭鼠尾得意時筆也此書不甚名世而其格不

在東方家廟下故非餘子所及也記文宋州將吏為節度使田神功疾愈請禱此猶禪婿驕帥之常亡足怪者第其時有可概也蓋載鄭鴻漸輩方以因果之說聳人主至引阿脩羅帝釋為證每虜至禮佛祈禱退則脩八關齋飯僧報謝將帥體解而世風靡矣嗚呼唐之所以終不復振也有由哉

干祿字碑

余讀顏魯公家廟碑知公世有書學及覽顏秘監干祿字書益信盡秘監於公為伯父其所辨證偏傍結構雅俗燦然而公於此書尤加意幾無一筆縱緩余故識而藏之以為臨池指南書曰干祿蓋唐以書判取士故耳跋尾句乇亦翩翩耶鄭可玩也

臧懷恪碑

臧懷恪碑顏魯公撰并書懷恪再為王晙蕭嵩兵馬使積官右武衛將軍封上蔡縣侯三贈而至工部尚書則以子希讓貴故也兄懷亮至左羽林大將軍懷恪有子七人咸顯而希讓至尚書節度使魯國公碑稱兄弟子姓勛賢間出自天寶距于開元乘朱輪而拖珪組者數百人而唐史不為立傳故聊載之書法偉勁不減家廟茅山而石完不泐尤可喜也金石錄又載韓擇木書第三子太子賓客希悅碑及希讓碑以韓秀弼書之希讓當出也而能為不朽計乃爾殊有過人者矣

與郭僕射爭坐位帖

余少則艷魯公坐位帖晚始得此佳本為之摩娑竟日噫稿草耳乃無一筆不作晉法所謂無意而文從容中道者也其辭余未敢論獨笑魚開府郭僕射與杞載祿山希烈之徒漸滅漸盡而公之斷楮殘墨千載恒若新嗚呼是寧獨書而已哉

又

公剛勁義烈之氣其文不能發而發之於筆墨間何也余嘗謂公學不如其人於麻姑壇記見之辭不如筆楮不如行有意不如無意於茲帖見之

顏魯公祭姪文

公行押之妙一至於此噫此稿草耳所謂無待而至者忠義之氣與懇切真至之痛鬱浡波磔間千古不泯陳深陳繹曾文徵明三跋博雅殊稱是真蹟在永豐聶氏尤可寶也

祭豪州刺史伯父文

此帖與祭季明姪稿法同而頓挫鬱勃小似遜之然

勒頓挫小似不多也末有紹節題名可恨可恨

楚金碑

按賈氏談錄言通微為學士工行草然體近吏中州士大夫效習之謂為院體此碑清圓有餘遒勁不足即所謂院本體非耶得顏尚書小許鈎磔便脫此病

夏熱偶題

峿臺銘

元結次山撰峿臺銘見歐陽永叔集古錄中次山凡文多從顏尚書真卿李學士陽冰索書此篆書不知陽冰作者或自作之次山於文爾雅然不能高而愛

身後名其銘亦賴是昔杜襄陽碑峴首一絕頂一沉淵曰吾懼千歲之後之陵谷也嗚呼古人之於名如此

尉遲祠祈雨碑

此碑辭小篇效之則唐張嘉佑祈雨於尉遲勸之祠應而屬吏紀者也勸為大師從于義師之役定從死焉書法絕似蔡有鄰而少放得非亦其筆耶

李陽冰篆書謙卦

李陽冰此刻維丙丞石居然有殘璽淋漓之狀是廷尉正脉至於謙卦當人置座右一命

成德節度紀功碑

右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德政碑寶臣降虜與田承嗣輩刱藩鎮之禍其人本不足道碑辭亦下為諛飾諛不文獨王士則者僅見陶九成書譜中不甚著而書法遒勁瀟灑有李北海張從申之筆良可寶也碑在真定柳史行臺不易搨昨夏溫□丞如璋致一本裝潢成帙而記於後

柳尚書僕射諸葛武侯祠記

右記裴晉公度柳尚書公綽書是時在武相元衡幕中三公勳業年位雖小異要之不愧忠武侯者柳於書不得稱名家獨宋元章謂其勝誠懸余今觀其行筆飄灑雄逸無拘迫寒儉之態真足頡虞弟結構小疎不能運鐵脫捺磔間耳碑在成都可七百年矣完好尚如新得非以辭故存耶

董宣傳

碑前有四字篆書漢董宣傳傳作中楷結法俱精雅有方圓意而不具人姓名當是唐能書者書之也余嘗怪郅都董宣其清彊不羣懍懍至今有生氣而班范列之酷吏使與義縱咸宣等後世將何所取衷哉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三十五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墨刻跋七十一首

唐柳書西平王碑

西平忠武王神道碑裴晉公文柳常侍書石刻在高陵縣墓所苔蘚剥蝕字畫僅存耳然要之含蓄於玄秘也是時西平諸子皆已逝獨太保聽存乞晉公文亦寥落不能發其忠義戡定之績至于料吐蕃背盟事絕不載豈有所諱耶所記官秩如初拜清道帥後以邊將入為神策都知兵馬使始加左金吾衛將軍未嘗為右金吾大將軍復以神策先鋒討田悅加御史中丞再加御史大夫左散騎常侍非檢校官所記諸子僅十二人史稱十五人皆當以碑為正耳聽於其時徒見晉公祿位勳業之盛幾埒西平意其文之足以光顯其先而不知晉公雖非忌者自以為位寀相續文宗間要體當如是耳而於西平之元功偉算十不著二三於乎是寧非聽責耶前此韓昌黎柳柳州固無恙也有碑誌來為人子者其不作李聽鮮矣吾竊有感故志之

玄秘塔碑

玄秘塔銘石刻在關中會昌元年建柳學士公權書裴觀察休撰又十二年休始以鹽鐵使入相所著揚厳義解諸所參會妙入玄宗豈彼法中居士長者之流耶此碑柳書中之最露筋骨者遒媚勁健固自不之要之晉法一大變耳

題復東林寺碑後

復東林寺碑柳河東書是年為大中丁丑河東自太子賓客復拜常侍又二載以太子少師元會占奏耄誖奪俸書碑時蓋已幾八十矣中多作率更体而小變遒勁為文弱亦可愛矣

集柳書普照寺碑

集書自聖教外最難遘真此碑遒勁方整有一夫當關時力視誠懸真蹟不啻如之金狄人奉金伏敎猶不忘臨池江左吳傳朋張即之輩為可愧也撰文者為仲汝文粗能其家言第云寺故右軍王羲之捨宅者妄右軍渡江時未十歲當是淮南公捨耳

李劍州碑

長史名廣業曾祖淮安王神通父雲麾將軍璲子為都統國貞貞子亦人錡也以錡顯故立碑碑立之未五年而錡用叛僇矣夫一傳而子死事再傳而孫死

叛不亦大徑庭哉碑辭多泐闕不可讀書撰人亦泐尚書刑部侍郎上柱國原武男有曰使持節華州諸軍事者而皆不可致矣書法極清婉可概集古金石諸書俱遺之因志其略

濟安侯廟記

濟安侯廟記在華州蓋昭宗自華歸長安褒賞節度使韓建而及於城隍之神者也記爲諫議大夫李巨川撰拾遺柳懷素書其所載七月甲午建迎上於富平丙申至華州命建與宰相參大政固辭其年爲大京兆光化元年加太傅興德尹與史皆合特巨川所諛建辭過當後梁祖下華州以建所爲表檄書奏皆出巨川手又爲建書禁殺十六宅諸王逐禁旅斂藩鎮貨數而僇之距碑成僅一年耳吾故記其事以戒夫文人之貳心而脂韋者

僧彥脩帖

彥脩蓋與亞棲䛒光齊名者作詩語如遊機頓歸書法如淮陰惡少年風狂跳踉俱非本色可歎可歎

宋蔡忠惠萬安橋記

萬安天下第一橋君謨此書雄偉遒勁當與橋爭勝結法全自顏平原來惟策法用虞永興耳晝錦堂志之荔枝余譜不足道也

蔡端明荔枝譜

蔡君謨荔枝譜一卷昔人評其書嚴正方重如土偶蒙金今無乃類之乎此本棗木刻在閩中故不能大佳耳白樂天序稱荔枝樹形團圓如帷蓋葉如桂冬青花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朶如葡萄核如枇杷殼如紅繒膜如紫綃瓤肉瑩白如冰雪漿液甘酸如醴酪大略如彼其實過之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蘇子瞻詩云海山仙人絳羅襦紅綃中單白玉膚此皆爲荔枝傳神君謨不及也然彼是巴蜀嶺南荔枝耳以不足辱二君子語

晝錦堂記

韓魏公以上相作晝錦堂於相州時歐陽文忠以參政爲之記而蔡忠惠以三司使書之時稱三絕又謂忠惠每一字必寫數十赫蹏擇合作而後用之以故書成特精絕世所謂百衲碑者是也今觀其用筆特遒勁偉麗出入清臣誠懸間而不無毁師琵琶之誚然自宋書家當以襄爲首云

韓魏公書北嶽廟碑

此嶽廟在曲陽中有一白石梁相傳云是舜時從嶽飛至者因祀於此其說迂誕不可信然古樹畫蹟有二藝尤奇甚皆千年外物碑刻亦稱是魏公此書全法顏平原而時時露柳骨鋒距四出令人不可正視公之受遺二世以身繫輕重此亦可窺一班矣

淮瀆廟記

太中祥符間脩淮瀆廟知制誥路振記之書則待詔楊遵度也二子於名俱不甚傳文踏襲因其習書法甚熟於聖教而用筆稍粗且欲以俳渴發勢竟成俗札昔人論書而貴人品高信哉

大相國寺碑銘

右寺碑在大梁為翰林承旨宋白撰待詔吳郢書完好若新立者白亦頗有文學名而辭無雅不工不敢與江揔抒作奴何論簡棲郢雖不能脫祇候習頗通勁自賞殆類誠懸集書聊為存之

宋真宗先天太后贊

真宗此書在亳州龍德宮遒逸有致蓋以其年正月謁龍德耳先天太后者老子母也唐系自老子尊徽號曰玄元皇帝故太后之號因之乃宋亦尔耶

嵩嶽廟碑銘

右嵩嶽中天王廟碑盧崖州撰有唐季衰薾之風孫崇望蓋以書待詔者運筆圓熟毋乃通微院體之遺耶

大觀御製五禮記

大觀五禮記石刻在大名舊城字畫不甚密而遒朗可取或云徽宗御筆也徽宗能作瘦金書於楷法不足或是蔡京耳

醉翁豐樂二亭記

坡公所書醉翁豐樂二亭記昔人以宋書法出顏尚書徐吏侍結體雖小散緩而遒得姿媚自是當家醉翁一記偶創新規翩翩動人無取大雅介甫沿之作誌更成捧心若能於歷字處用古意差可耳

荔枝丹帖

東坡公書柳子厚羅池銘辭其遒勁古雅是其書中第一碑內步有新船秋鶴與飛揚人瀝之已明無足論者子厚英秀獨得不吐沒為明神亦是常理獨惟嫚咨死當是伊伾文態未洗盡耳

金剛經

坡書金剛經刻石者二本其一後有井昇提舉跋為井刻其一前有篆書十餘字亦坡書帖法多拂彪是

右軍臨宣示筆意非本失之今此舊本也第右軍臨
漫鋒鐵多中斷耳能大師聽此經至應無所住而生
其心言下大悟不識一字為人說法四十年右軍五
十二後便是境界非千載不可復得為之憮然

蘇書三十六峰賦帖

坡公此書古雅大勝李海賦極不足言亦不見坡集
中

蘇書歸去來辭帖

此帖頗似李北海流便縱逸而小乏遒氣當是三錢
鷄毛筆所書耳卓契順大奇人然亦名使之在彼法

中固無取也癉海孤臣借暖牢落不爾無以送日為
之一歎

表忠觀碑

表忠觀碑蘇文忠公撰并書結法不能如羅池老筆
亦自娩潤可愛銘詞是蘇詩之佳者余嘗怪錢氏起
群盜非有大功德於民而能制一方傳數世窃爵崇
奉迨於大明增火自若納敉之後圭組映帶者又百
餘年久而人思之何也武肅王初有國將築宮望氣
者言因故府大之不過百年填西湖之半可得千年
武肅笑曰世有千年而中不出真王者乎奈何困吾

以為遂弗改此其智有足多者五代史故歐陽氏慁
筆未盡微也

東坡陶詩帖

此帖張粹秀才於天地亂石中搨得見貽者不拘拘
就繩墨而古雅之氣流動行押間可重也

蘇書連昌宮辭帖

元微之連昌宮辭人以為勝長恨曲非虛調也坡此
書作行草極有姿態而中不無釋筆長慶集中百官
隊仗避岐薛宋人多譏之謂岐薛二王物故已久為
微之誤用事今書作岐路蓋真本也

蘇書中山松醪賦帖

余嘗見宋人評書者初稱坡公草聖恨少見之此本
雖極豪爽牛鬼蛇神而不免涉蹺慢豈逸少所謂稱
時真大醉耶

東坡絕句松醪賦帖

東坡絕句三十首松醪賦一首用筆流利輕俊指腕
間嬬嬬有生色文待詔精八法者吾嘗得其臨本覺
之終不似也詩亦有致語能使與可鉗飯滿案故自
不俗

馬券帖

子瞻以天廐賜馬遺李方叔使鬻之而為書以質且又為跋索十萬錢大是佳話然以子瞻故硬差作伯樂抑勒牙人亦見爾時詞客之横耳

東坡告史全節語帖

坡老言詩至杜工部書至顔魯公畫至吳道子天下之能事畢矣能事畢而衰生焉故吾于詩而得曹劉也書而得鍾索也畫而得顧陸也為其能事未盡畢也噫此未易道也

東坡雜帖

右坡臨懷素王右軍桓大司馬各一首雜詩二首桓

字元子今跋尾稱温子又云征燕鮮時書皆誤也征燕鮮者劉裕此當是平李勢時書坡臨帖如健雕盃得各有摩天之勢比之自運尤覺不凡

東坡詞

坡書此黄州二詞行楷大小絶似表忠觀碑烝無一筆失度恐好事者若聖教之勒石也内百年強半來日苦無多語人或憂之而公敗履禁從節帥又十六年而後歿四百年後乃為唐伯虎作讖無情之能感有情也如此

寄吳與可絶句三十首

公此書不甚假腕力而遒婉秀媚有筆外意詩亦多清麗可喜豈公以此君故鮮香洋州使君耶

蘇長公行草醉翁亭記

新鄭公家藏蘇書醉翁亭記令刻之石結法遒美氣韻生動極有旭素屋漏痕意第不類蘇長公余見蘇行草不少唯獨筆一二待似耳正書遂無毫髮且公此書既不登石不應復畀前跋豈公歿後有王逸老者居恒欲出懷素上乃其筆耶或南渡諸公如陸務觀張温甫輩觀瑯琊石刻戲書之耶以念三君不辨此妙境令人悅悅跋尾趙吳興小楷漫而嫌不應稱

宋及趙子固并沈啓南吳原博跋恐亦未為真耳區區不能隨人悲喜因記於此以俟夫識者

山谷書狄梁公碑

昔人謂狄梁公事范文正公文之黄文節公書之為海内三絶然文篇法既俳書勢亦傾側未足絶也黄正書不足存有韻無體故也梁公復英王薦張相所稱潛授五龍爽日以飛千載而後猶凜凜生色然史稱王及善王方慶亦與諫復英王者柬之以梁公薦自益州拜洛州再遷秋官後以姚崇薦入相世知姚崇而不知其薦張至二王愈泯泯矣余故附于

之

山谷中興頌碑後詩

山谷中興頌碑後詩是論宗語俯仰感慨不忍再讀迫急語亟亦令人易厭書法翩翩有致惜摹搨久遂多失真者余謂坡筆以老取妍谷筆以妍取老雖側冊小異其品格固已相當跋尾云惜不得秦少游妙墨劃之崖石少游當亦善書爾時謫縢州故谷念之耶

山谷書東坡大江東去帖

銅將軍鐵着板唱大江東去固也然其詞跌宕感槩有王處仲擊鼓意氣傍若無人魯直書莽莽亦足相發磊塊時閱之以當阮公數斗酒

山谷七祖山詩

山谷登七祖山次周元翁韻詩其書本得古筆而為再刻故且石頑而工拙所用峭側取老取媚意殆盡其僅存者體裁緊勢之態耳詩亦頗自有得意語而類若為拙工[illegible]者何也人苦不自知何緣復寄王子駿

山谷書東坡卜算子詞帖

缺月挂踈桐一帖山谷書差老辣然大於奇筆坡此詞亦佳第為宋儒斛傳時事遂令面目可憎厭耳詞尾寂寞沙洲冷一本作楓落吳江冷楓落是崔信餘詩語不如此尾與篇指相應

食時五觀帖

涪翁食時五觀乃小乘經物語耳然不可不時使何太宰王侍中讀之筆法極輕弱而鮮餘味

涪翁雜帖

涪翁草書自作偈語一通又唐詩二首此公自謂得長沙三昧六時亦翕然歸之其風韻態度翩翩獨世佳公子也即無論結搆與素師手腕有剛柔之異識者自得之

廬山高歌

歐陽公廬山高自謂出李杜上不滿識者一咲然其雄勁豪放亦是公最合作詩也凡李杜長歌所以妙者有奇語為之骨有稚語為之姿若十萬衆長驅而中無奇正器甲不精麗何言師也山谷此書姿態猶存而鋒勢都乏豈石頑工拙之故耶

萊屯靈巖寺題

米南宮謂不得筆此書圓健遒美有燕人之力而時以己意參之益有書筆無書學者要之不可以人

也

蔡卞曹娥碑

蔡開府手腕極有力故行法多適逸惜一二俗筆未盡去爾此碑尤可玩也

米南宫天馬賦

庚午春馬生致米元章墨刻天馬賦筆勢雄強超逸真有千金蹀躞過都歷塊之氣賦語則不受銜𠶷勝生秃駒耳徐元玉後題一詩頗致代輿意未敢盡許也

米南宫雜帖

元章三絶句又二紙神氣奕奕射人令覽者爽然

米元暉夫子廟記

米元暉書夫子廟記石刻在吳城中書亦秀頴可愛但結法既不古又乏變態耳黄魯直贈之詩虎兒筆力能扛鼎教字元暉繼阿章取羲之獻之故事書家不愧箕裘者有大小鍾大小衛大小王大小歐陽大小米惟小米差弱耳

趙子昂帖

吾鄉人陶氏治地得藏石凡法帖十卷後二卷為姜尭章書[illegible]餘俱趙吳興孟頫書吳興書蘭亭一本清紛斐斐與王摩詰蕉雪同韻弟國香零落不無斐然之嘆耳書蘭亭記幾遂逼真所不足者雌黄之表固未易言樂志論盤谷序并數尺牘皆佳石既完好搨手亦精視真本當十不失一真可意也此帖為顧善夫所刻内千文歸去來辭西銘各闕數行陶謂文太史書補之文固謝曰莫易視吾不能為後人哄端人謂太史勝東先生補亡遠彼宋康王之於吳傅朋非無此論但恨晚耳

趙子昂雜帖

子昂續書譜文賦精工之極如花月松風娟娟濯濯

披襟留連不能自已

左太冲詩於曾氏兄弟猶子昂手大令父子可謂逼真第太冲詩末云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尚覺子昂手腕間乏此大氣象

服食帖家弟初見之驚以為指謂吳興遂能造此妙境既讀跋尾知為臨右軍筆也相與楸然歎佛菩薩地分不同若此

子昂大書不如小楷書不如行豊碑大榜燭首蟲蛱要多非其至者須于閒窓散筆有意無意間求之耳

赤壁賦刻之江右王郎中間亦有金錯刀法雖瀟灑

縱逸而不乏矩度與蘇賦俱變體之佳者

趙吳興佑聖觀記 推官廳記

佑聖觀記在杭州本觀推官廳在湖州郡齋俱趙吳興書俱規摹李北海而廳記稍遒勁余至湖州訪墨妙亭遺跡無一存者用此解嘲耳

番君廟碑

番君廟碑者祀故長沙文王吳芮也芮以故番令不能為秦死而從諸侯特以寬厚得物情能取國於顛頃保爵於猜劉歷數代而卒以善絕垂二千年而人祀之有加不亦幸哉為元學士明善文趙承旨孟頫書皆暮年筆故老勁而書尤可喜也

玄教宗傳碑

碑為集賢脩撰虞集撰學士承旨趙孟頫書盖叙真人張留孫玄教之所由始自張閒詩而下及其徒吳義高凡八人皆贈真人留孫位已至開府而其孫全節亦皆特進元之名器濫觴至此哉且虞公脩撰集賢而留孫實知院事其文與書雖美不足論也

虞文靖垂虹橋記

文靖此帖儼雅中有餘意不失中古衣冠可重也

重建廬山東林禪寺記

右記為奎章閣侍書學士虞公集撰及書所志寺顛末頗詳而書亦圓婉可愛特少遒耳余嘗過東林歎其日就荒落為之憮然蓋元時賦斂薄江淮間有餘力得以從事小果今自貴璫外無能繼之者矣非盡其教之衰然也

孫真人碑

孫真人德彧碑鄧集賢文原撰趙承旨孟頫書德彧即書重陽真人碑者也承旨此書不甚取骨而姿韻溢出於波拂間蓋能用大令指於北海腕者也

王重陽碑

右碑為金密國公璹撰至元而道流李道謙書之邪道偉有法按重陽名嚞初業儒不成去業武不就偶以遇異人得度遂為全真教祖張大其說而行之者皆其徒丘處機力也其說頗類禪而稍麤觕可以破服金石事鉛汞之誤人與符籙之怪誕而其徒不盡不也重陽所為說未嘗引鍾呂而元世以正陽純陽追稱之蓋亦處機意所謂張大其說而行之者歟

馬丹陽碑

丹陽真人初名從義後名鈺重陽上足也其所云心不馳則性定形不勞則精全神不擾則丹結然後滅

情於虛空神於極亦是莽所謂丹與極者何物也用
陽初有家為重陽所尊至再三乃棄之與其妻孫各
行化得道碑為元學士王利用撰而道流孫德彧書
文頗詳便而書尤勁有魯公遺意

王重陽仙跡記

重陽仙跡記金翰林修撰劉祖謙撰而姚牧庵題至
元世祖朝以安西文學為書書法全學宋文忠碑比
之孫季不作墨猪氣而文亦詭吟玄幻化語利濫籍
不為其徒張帘也重陽得無師智遊六祖而懸識若
誌公蹤跡又似萬回真異人哉

雪菴茶榜

元僧溥光書茶榜其辭紫方袍底語耳不得禪悅真
味書法風骨頗遒勁略具顏柳及肖山豫章結法惜
胸中無一字畔令天趣流動筆端結習未忘超洒不
足所書官學士後贈司徒唐不空三藏且爾胡俗無
足怪也

杜待制書清真觀碑

右趙承旨郡學碑杜待制清真觀碑各一通併為一
帙杜規摹趙遂無一筆失度政猶羊欣之於小王
與邊朱文待詔于名吳下紛紛奴書令人厭開眼矣

夫寧為雞口無為牛後惜哉

明宋璲書千文

仲珩此書頗得晉唐人筆意圓熟流便有弄丸遊斤
之勢唯結法小疏耳嘗見方遜志評其草云如天驥
行中原一日千里起澗度險不動氣力初以遜志為
太史公故未免曲筆覽而信其非妄也

俞紫芝四體千文

俞和元末人紫芝其別號也刻意吳興頗稱優孟此
四體尤精然不免露本色耳宋人俞如老號紫芝此君
亦號紫芝吾友俞允文延不稱號近刻一私印亦曰
紫芝三君子皆俞姓皆善書亦大奇事也

宋克前後出塞詩

宋克書此詩及後一帖皆合作者其精巧更勝古章
法乃所以為終不及耳

七姬帖

七姬誌銘為齊陽張羽撰而吳宋克書文既近古而
書復典雅有元常遺意足稱二絕第其事大奇而不
情楊用脩跋可謂得其隱者漢廷老吏也

枝山十九首帖

京兆此書清圓秀楷而風骨不乏在大令下李吳郡

孫過庭上十九首呂千載之標公書亦一時之英可謂合作真蹟在休承所近聞以桂王故濡之掇人便是明妃嫁呼韓可嘆可嘆

祝書唐初諸君子帖

祝此跋為刻諸登善書者祝跋已入石而登善摹本在許元復處未及校刻為恨筆法清婉貴穠如顏家婦而不乏林下風氣置之武德貞觀間誰能辨也

祝京兆味泉賦帖

此書二十行外隸分溢出古雅有餘雖大得蘭亭道因筆不作寒儉態若鉤劃之際少加含蓄便是大家

祝書王文恪公墓誌銘

此書方於晉而不踈圓於歐而不局開卷時古雅之氣照人眉睫間是祝金石中第一手

祝書毛中丞夫人墓誌銘

此書視王文恪志銘運筆小圓形差圖古雅亦相亞也

祝京兆六體帖

韓淮陰自謂用兵多多益善此帖近之唯學素師腕差弱耳

君子亭記

陽明先生謫龍場用王猷張巖例為亭竹間而手書記於壁後人為摹刻之先生是時未忘能所心以故其書與辭皆正而差可讀也

王新建紀功碑

新建既得宸濠獻之歸待命於南昌而勒者也結語嘉靖我邦國蓋踰年而世廟自楚藩入繼大統改元嘉靖　帝王固自有徵哉

華氏義田記

華從龍先生此舉是范氏家法應德此記宋文之有致者徵仲此書漢隸之有鋒者聊為存之

豐考功筆訣

豐考功筆訣一冊故鄞人豐道生所著道生初名坊以罪竄易今名皆采古八法精語而時時傳以己意其最所宗事者右軍耳兼享魏晉而旁及唐人至宋元及近代則齒牙餘剔耳其書自古鍾鼎稱篆家及小楷行草凡十餘種種各有法而以筆滯故不能無利鈍吾所謂豐氏有書學而無書才者此亦一徵也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畫跋 四十一首

史道碩八駿圖卷

謝赫畫品謂史道碩師曹衛與王微齊名而王得其意史得其似不無甲乙至李嗣真續畫品雖居第中上然在二曹顧陸前則與赫異矣貞觀公私畫史稱史有八駿圖爲隋官本宋宣和帝因之遂入畫譜此卷首雖殘破然有秘殿印記即趙吳興白錢塘本定其爲史本無疑也余嘗攷圖畫見聞志謂晉武帝臨御得穆王時八駿圖本令道碩摹寫之歷宋齊梁陳以爲國寶至隋破宇城爲賀若弼所有齊王暕以駿馬四十蹄美錦四十段購得之尋獻煬帝至唐貞觀中勅借魏王泰因而傳摹於世今此卷無貞觀小印當是人間摹本第其絹素精古筆力高妙與郭若虛所記駿氣騰頓蹄尾色狀無不吻合雖神彩小剥落而駿駿躞蹀推奇戒沒之態目可按而想見也少陵咏曹霸以後世所稱二韓陳閎龍眠吳興較之不知當何如耶前府初黃金臺買此以爲差勝駿骨遂識於後

題勘書圖後

右一卷相傳爲唐文皇訓子圖閻立本畫元趙恒陽文正王手定爲神品第一圖中隱几而坐者大顏肅穆目力注視突奕有生氣童子娟好靜秀展卷畏篤一武將拱立豐下而謹若不敢肆者然可想見其搴旗扶將之力餘一侍童二介士皆各得其意上有宣和殿印初疑若贋余令善工洗之則硃色隱透光彩射眉睫間而器物之妙絹素之精斷有非後人所能贋者第文皇面頳而鬚虬挺毅可畏以故世稱之曰日表曰龍鳳今像頗不甚合且爾時教承乾則不應命立本圖教高宗則已長亦似未通而余又嘗考宣和畫譜立本所遺無此圖僅有僞蜀黃筌勘書圖二卷此豈其一耶蓋宋初諸降王中獨孟昶有天人相見於花蕊夫人所供其童子爲玄喆武士爲趙廷隱而當時進御者以勝國故不敢具其實故目之爲勘書圖理猶近耳第其冠服頗六朝不甚似五代則有未可曉者姑闕以俟精鑒博識之士

石刻十八學士圖

右十八學士圖督府參軍李子雍得中令舊本摹勒

上石所謂周昉貌趙郎併得情性者也內翰收不[illegible]死何減房杜許敬宗得早死不與李勣同傳生亦有幸有不幸耳余舊嘗為朱司空題此圖末句云諸公詰朝且虜左馮州流人來上坐意謂王魏兩侍中也不知此圖今在司空所否然此十八文學之士以房僚為秦王參預謀議耳高武朝始有北門學士及崇玄集賢漸以官者聞蓋至於今而極矣當垄于兄少師公為學士時至十餘人併英宗朝李文達公輩亦十餘人為哉　明前後登事為知後世有不托之繪史也耶

摹閻立本十八學士

余為李嵩軍書十八學士石刻之明蔵而公取以畫本見遺云自青瑣摹得者其人物極為精雅服有緋紫青綠四色皆白袍而獨蘇世長黃冠无無髮腦傍有七黑黶若星者極肥而短領胡鬚鬑被口與虞世南面皆皺紋蓋二公仕隋代甚久年可六十房杜少而澤與史合也其間有牴牾者圖稱房玄齡字喬年薛莊字元敬陸元朗字德明姚柬字思廉顏相時字師古而唐書稱姚思廉字簡之房喬字玄齡以字行陸德明薛元敬字即名也泚存中欲以是畫而證史誤余又考之史蘇與戳名而今曰刑[illegible]杜時亦不當字師古師古相時兄也又唐武德中制三品服用紫五品以上朱八九品用青綠腰帶措垂頭於下用撻尾敷官隨品加佩刀礪紛帨貞觀初始以淺綠為六品淺綠七品深青淺青八九品服今所不可曉者房杜既勳邸元僚官品不等不宜杜青而房緋豈房封臨淄侯而如晦僅建平男耶按五等爵男亦不宜青也蘇世長以陝府長史為東諸祭酒故宜紫然不宜于志寧陸德明亦紫二君官甚卑傳可致又勅教盡文達綠而佩印玄齡虞世南緋而佩紛帨世長志寧熹佩印及紛帨德明亦佩紛帨而它無之也衣皆窄袖短下束帶適縈無遂迤寬博之象豈其時服制尚未定耶侍中奇極群書其易持論固宜然吾意尚不敢以史而廢圖今欲以圖而亂史亦未之敢也姑識以俟知者

王摩詰演教羅漢

摩詰演教羅漢圖一軸上有徽宗御題押按宣和畫譜摩詰羅漢凡四十六軸此其一也公繪事既妙絕而奉佛尤篤所畫羅漢於端嚴靜雅外別具一種慈悲意絮縈文織組秀麗千載奕奕有生色此君當、

風世自禪伯前身應画師乃稱耳

陸宣公畫像後

余偶得唐陸宣公像於楚中絹素極古行筆有昉幹爭趙郎風而幞頭作折上巾貞元末公卿大夫巳盛行軍容樣獨袍色慘淡似紫而巳蹟宣公忠州別駕時服也恐曾依崇陵之於公有大不可曉者其在翰林日雖不能盡用公之言而公於言少所不盡又為之一屈通微再屈參以伸公而自公之拜相也言之所不能盡者十之二事之所不能盡者十之八而又為之伸縱延無恥之延齡以屈公而公遂一謫而不復振宣延齡之才真有足勝參與通微者人主之移心日益開而賢者之言與事日益厭薄少味故也公歿而始見召召又踰歲而皆孫立然是時公僅五十三耳即不死而元和之烈昭昭於蜀蔡河朔者豈邠公晋公所得有耶然後世欲究唐之弊皆在公疏而驗公之言皆在史至謂公文於張文成而容於賈太傅三代而下以主佐歸公而無愧色公亦不可謂不盡也今天下名為治平無諱之朝不知公而在尚有可言者否與能盡公之言否所以稱公相業能大異唐否吾與公之五世孫廷尉與絕善因書其後以遺之與絕且夕且大用才氣足繼公當於其身驗之也

擘阮圖

擘阮圖相傳為周昉畫一人坐而擘阮即蔡京詩所謂左彈右擘美清音者也一坐而持扇若拍口若答所謂手撚輕蕉口自吟者也一坐而傾聽意甚專所謂側耳含情披月影者也京不足道其詩亦長語第奉宣和帝命題此詩而帝手署三字用瘦金體極遒美神法尤妙攷宣和畫譜不載昉擘阮圖僅周文矩有之文矩五代人亦一時名手此圖設色運筆風神態度真可與顧閎之陸探微爭衡似非文矩所辦若文矩畫帝亦不令京題詠也豈譜成而昉此画最後得之者耶記以俟夫鑒識者

宋徽宗紅欄鸂鶒圖

宣和帝遊後苑龍翔池見雙鸂鶒翔足紅欄之上因戲為此圖設色不甚深而目睛羽毛翩栖自得之狀描寫都盡後作數百言叙其事書真所謂瘦金體者看不得任結法亦時時露蹤釋而天冑逾美逸趣藹然於細觀得之信不在李重光下也按鄧公壽畫繼稱宣和五年賜宰臣以下燕瓊林侍從皆預酒半遣中使持大杯宣勸因以此圖示群臣靡不環立聳歎

稱服神妙然則當其時帝固自寶愛之若此而四百餘年後乃入吾手為㸃目助不大幸耶鄭生見帝畫画使以為議論中奇作吾不尔也衛懿公好鶴鶴乘軒以亡國而組溺毋命好之人固有宜有不宜耳因志以當扺掌

徽宗三馬圖

里人顧君出宣和帝三馬圖示余或以行筆稍露蹊逕疑為臨本顧其飲齕騰嘶之態溢出縑素間縱爾亦是隆準公的裔耳似非邪鄭子輿也當宣政時青充赤狄千里之貢日至天廐萬匹往往吾師而秘府所藏曹韓神品不下數百千軸宜其妙也歷至五國城盡觀東夷駒駼駃騠窮妍極變要必有進於是者而浮沉沙漠中不可得矣為之一慨

范寬山水卷

范仲立畫與李營丘甲乙俱在神品此卷層巒疊嶂掩映向背自相照與宋人評遠望不離坐外者誠相合哉燕中挍刺作勞歸獲一展閱塵襟如洗

高克明雪霽溪山圖

宋絳州高克明受眷仁廟累官至少府監主簿賜紫仍畫院供奉大梁劉道醇第其格厲行李營丘范寬原雖屈居妙品第一而謂其端愿謹退尤喜幽默多行郊野間慎山水之趣箕坐終日歸則求靜室以居沈屏思慮神游物外景造筆端所請豪舉之士即勢迫利購弗應也今世稱二馬劉夏要亦以易知之耳若克明殆猶顧陸之於張吳豈可同日語哉此卷雪霽溪山圖其烟巒宛映帶深淺曲盡灞橋剡溪象態而筆力蒼古風格遒勁妙出丹青蹊逕真神物也卷尾二跋為徐武功吳文定書亦是素師首坐蘇長公入室當武功時卷在劉完庵所文定爲沈石田周題已不無楚弓之歎今又再易主屬之家弟矣弓之得失何足計但一令此神物在在護持天地間豈不快哉作一歌仍題其後

題郭熙樹色平遠圖卷

右郭熙樹色平遠圖一卷按熙河陽溫人渠宗若虛稱其施為巧贍位置淵深雖復學慕營丘亦能自放胸臆巨障高壁多多益壯至宣和帝則盛推李成而謂熙與范寬工洗雖自成名僅得一體然熙之傳世者多號平遠若虛所記頗不同余嘗得戴文進倣熙卷絕愛之時置几案間以當臥遊之樂今覽熙此圖乃覺文進尚有蹊逕也孤亭木末平楚蒼然遙艇

小橋時自映帶若深若淺或晦或明幾欲置身此間
文進三舍矣卷尾趙松雪虞道園馮海粟柯丹丘輩
皆勝國名士恨語不甚稱耳

題文與可畫竹蘇子瞻詩後

東坡先生嘗贊石室先生畫竹曰詩不能盡溢而為
書變而為畫又為作篔簹谷詩曰漢川脩竹賤如蓬
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貧饞太守渭濱千畝在胸
中後石室復貽東坡書云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
近在彭城然則石室真能以書為畫者耶若東坡縱
橫八法中寧無篔簹谷筆也余所有此一幀乃石室
先生竹而東坡先生題語真足三絕清晝焚香燕坐
一展閱覺眉睫間有濤陽紫極宮色九咽皆作清泠
氣誓當與此君偕老殆是前緣

又

此卷有李衎題衎宋人善畫竹者也鄧文肅趙仲穆
柯丹丘皆元名士也舊在文待詔徵仲所文極愛之
時寘几案間舍弟得與寓目焉余不意購得一賈人
肆中殊自愛且以慶此卷之得所歸也

題煙江疊嶂圖歌後

余既已和蘇長公韻題此卷後續覽宣和畫譜目有
秘藏晉卿煙江疊嶂圖及考聖朝名畫譜則又稱煙
江疊嶂圖行於世然則晉卿作此畫有二本其行世
者為王定國畫而長公作歌者也當宣政間詔天下
斷公文及墨跡進御之本豈應復留公歌於後而畫
首乃有秘閣圖印盖定國之本僅餘公墨蹟而畫已
失矣御藏晉卿别本又有江山平遠及千里江山圖
安知不流落人間好事者取以配公書為一卷作藝
林奇歡耶若以為延津之合則吾未敢盡歌辭矣畫
境小紙梧耳至於分布構結紆徐掩映之狀妙極工
緻斷非南宋勝國人所能辦而蘇長公筆法精純古
雅為平生冠又不當衆置珷玞之足也書此以俟夫
真賞鑒者

趙千里画船子和尚卷

趙千里名伯駒宗室子也船子和尚得[illegible]泉游戲三
昧者此圖不甚精而稍具言外意後先題贊者毋慮
數十人皆名僧而語不了了余乃為作一轉〔〕千里
墨蹟奕奕若新和尚自茶毗後頓絶影響然究竟不
知誰在誰無也

李龍眠畫十六應真後

龍眠居士畫馬幾落馬趣故其於十六應真供養變

化窮極幻巧乃亦人物皆儼雅衣摺作蘭葉描古杏蟠屈遒勁吾不能多見吴道子王瓘今當亦無忝矣跋尾獨所謂道衍即榮國恭靖公乃真爾其他元人以別題渡水羅漢者語意不相屬宜去之勿使人有蛇足之歎也

題僧梵隆畫十六大阿羅漢卷

袁汝陽歌謂梵隆以畫名一時思陵稱其與李龍眠伯仲此卷畫十六大應真及山神羅刹猊貌龍虎之類行筆極精細古雅而精彩煥發一展卷間怳然覺此身如入五臺國清與阿羅漢對語君睫鼻孔皆動吾不知於尉遲乙僧吴道元如何信不在龍眠下也獨怪此僧筆妙絶乃爾而畫繼不詳不審其故題語多宋元名僧見石甯趙州棒喝派後三跋出武進薛應旂太原王道行與余雖頗掇拾禪門殘唾譬之窮措大把刃箭手勢不似也

飲中八僊圖後

唐開元中八僊爲少陵拈出覺竹林太寂寂也覽此圖翩然動把臂之興第畏長史顛墨供奉醉歌難爲酬往耳汝陽三斗固不足道也

馬遠十二水

馬河中遠畫水遠不以水名而所畫曲盡其情狀亡不知於吴道子李思訓孫知微若何然自崑崙西來至弱羽之沿中間變態非一無復遺致矣畫凡十二幀幀各有題字如雲生滄海層波疊浪之類雖極柔媚而有韻下書賜兩府三字其印章有楊娃語長章云楊娃者皇后妹也以藝文供奉内庭凡遠畫進御及頒賜貴戚皆命楊妹子題署云然不能舉其代及徧考畫記稗史俱無之獨往往於遠他畫見楊蹟如一按遠在光寧朝後先待詔藝院寧宗后楊氏承恩握内政所謂楊娃者豈即其妹耶又后兄石谷俱以節鉞領宮觀位至太師時稱大兩府二兩府則所謂賜大兩府者疑即石也此卷初藏陸太宰全卿家李文正吴文定王文恪俱有跋而不能詳其事聊記以備再考

題畫後考陶九成書史會要楊娃者果寧宗恭聖皇后妹也書法類寧宗凡御府馬遠畫多命之題所謂大兩府者果楊石也因記於後

李山風雪松杉圖

右金秘書監李山畫風雪松杉圖而黄華老人王庭筠題癸寮詩於後二君皆宋名家子爲完顔氏禁近

有贊余偶得二絶句題其後云云令二君而在不免訛類然李用筆瀟洒清絶有致出蹊逕外庭筠翩翩遂入海岳庵三昧皆可實也此君僅四十有七而沒然時時自稱黃華老人極可笑䟦後所謂萬慶者庭筠子仕至行省右司郎中金史誤作曼慶當以此為正

石刻高宗尼父七十二賢像贊

宋李龍眠所畫尼父及七十二弟子圖思陵手自書贊而刻石于臨安之太學後有僕射秦檜記宣德二年吳御史訥刓去之而志其事于後余搨得一本精采尚新可覽也思陵研摹入法入山陰門逕龍眠用青妙天下諸賢冠服古雅令人望而知仰獨伯玉視尼父為前輩而公伯寮季孫之客而毁仲尼者其人賢否雖殊不當廁之門弟子列均也內顏噲椎狀不類人而澹臺豪武若子路孔子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此殆刻有據識以俟考

石刻聖賢圖像後

石刻古今聖賢圖像凡百二人在紹興郡學三代以前雖內府所藏亦以意會耳唐文皇虬髯連咏天下稱為虬髯聖今本虬而不髯明皇目細而長今作巨目

梁武晚節一短瘦老公而今狀偉甚隋文以雅具榮世而今特細瘦文中子鬚下垂至腹見其書今微髭而短夫求古人之跡於史求古人之心於其所著書猶不能盡合而況區區貌肖之遺能數傳而無牴牾也噫

宋刻緙絲山樓閣卷

宋刻緙絲山樓閣頗精工而不甚得畫趣盖宣政間裝經像函物也若唐伯虎文徵仲歌陸子淵顧華玉跋及君謨民悍輩題稍可重耳卷初藏顧御醫世安子淵外弟亦雲間賞鑒家

高皇帝初禁人間不得畜伎巧一時妙蹟永絶諸君以為歎詫嘉靖中有巧工得舊刻絲思之一夕而悟遂能作此今人間盛行新刻或故令揉涴成舊以索高價然亦不難辨也

元高尚書夜山

高房山尚書作米家山如孟襄陽詩大自簡遠卷中跋盡勝國名士如趙虞二文敏鄧文肅鮮于困學皆精八法者虞公詩是為中皮囊遂後筆尤可念也

趙文敏長江疊嶂圖

趙文敏公此圖冲澹簡遠意在筆外不知於李營丘

如何駿駿欲度荊郭前矣吾歌所云直將清遠若雲趣寫出滉瀁金焦奇公故吳興人聊用為戲耳其於海門吞揚子浮天浴日怒雷驚濤之勢固少遜至杳靄瀰蕩出有入無潤氣在眉睫間不至作公家大年朝京觀也跋尾諸詩虞伯生柳道傳勝國名流陳敬宗吳原傅先朝學士精八法者而敵南宋畫史中甚狐言故足重也

又

吾鄉者見公畫以為公吳興人故類若雲間山水耳大江中行十日不遇風波平如席病小間推牕對江南北諸山閱此卷便似芙蓉鏡中美人黛眉湛睇使人心醉以此知前輩之不易嘲也

天閑五馬圖

趙承旨孟頫天閑五馬圖或謂臨李伯時筆奚官二紫衣杖而立者端嚴有威度朱衣而刷者與馬受刷者一馬齕草者二齒相齮齧者二各極意態垂柳朱闌怳然若飛龍天廄之在目竊謂閻右相韓晉公合為此圖不必伯時本也王處仲擊唾壺時以此佐之當更神王耳

黃大痴江山勝覽圖

近來吳子輩爭先覓勝國趙承旨黃子久王叔明倪元鎮畫數令宋人無處生活余甚為撫腕今觀子久江山圖僅尋丈耳而有萬里之勢且用筆極簡而意恒有餘真西施洗鉛粉立苧蘿時狀我見猶憐況老奴乎因題而實藏之戊辰夏五月極熱於離薋園書

又

王右丞詩云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是詩家極俊語卻入畫三昧黃子久江山勝覽圖是畫家極秀筆卻入詩三昧吾嘗挾短舠北固於經陰薄暮時置眼顛憎間遠樹若薺人家若豆市悅然此卷之在目歸從青箱中拈出列之几案亦似此身猶在北固取右丞二語高咏之都非人間世物也

黃大痴山水為楊二山題

一峰老人此畫不甚類居平筆而清潤多遠致自出南宋諸公表跋尾預為老僧作證不令人巧取豪敚然僧臘有盡又安能計手之夫將耶少宰公具道眼當作雲霞變幻觀可也

王叔明阜齋圖

黃鶴山樵畫阜齋圖有二幀幀是一向一背以極其趣耳松髯極得米海岳所稱李營丘剛針法峰巒竹

木室樹榱麗辭究大是本色佳境及讀洗昝南歌所
云此圖彷彿竹裏館茨茅脩然傍川水倚林張冊白
日長似題前傾後有孤桐置榻几則後傾也阜齋不
知何許人昝南比之輞川應亦不俗吾家小祇園寧
减此弟此中暫闕主人耳曹茂来先輩特以贊余文
覺之不覺憮然

黄鶴山樵雲林小隱圖

黄鶴山樵王叔明爲錢塘崔彦暉作雲林小隱圖叔
明所長在重巖複嶂楓丹栗黄宏麗之致耳而此圖
則清遠瀟散大有北苑襄陽致縣見之以爲大痴
老人又疑老人不辦是也圖後意以小米畫問之王
百穀云猶及見全本蓋少有浥濕爲裝師裁去耳題
者者僧泐季潭叔明既手書所撰雲林辭而同時爲
辭賦記叙詩歌者凡廿七八多佳士而余所知僅山
陰王裕金華蘇伯衡瑞曲吳稌一夔嘉興貌侗桐廬俞
和臨安錢宰會稽唐愚士而已沈道頳戲謂余惜不
及文待詔生當一一爲跋以報蓋待詔亦能詳勝國
先朝士大夫始末故也歸而書之以志余陋

倪雲林山陰丘壑圖

雲林生平不作青綠山水僅二幅留江南此其最

者也若近若遠若濃若澹若無意若有意殆是西施
輕粧臨緑水不勝其能蒼卒見之靡不心折據題初
爲寄趙士瞻後入鄒惟一家惟一所托以跋者書法
亦遒婉雅勝其生平時

雲林西園圖

雲林此圖乍看不似此圖而細求之乃無不合作其
用筆似弱而老似淺而深工力寂多是得意筆也

方方壺雲山卷後

方方壺在勝國於趙吳興輩亡所推讓蓋畫家者流登
之逸品此卷江山秋霽縱董巨大小米来而遒勁古

雅別有搆結非凡筆也留余山房時一展翫以當卧
游方壺名從義字無隅貴溪道士也與張伯雨齊名

石刻玄元十一子像

十一子像吳興趙承旨手摹蓋贊各石者今雖
落其意像之古雅與書法之精工尚可據而想
見也其人與事僅見于莊列所稱欲以配吾孔氏十
哲耳佛高弟子亦卜人事事模倣乃爾

錢舜舉洪崖移居圖

洪崖移居圖吳興錢選舜舉筆服飾不甚古而神彩
秀發暂御亦作天人姻覽之令人洒然雖然吾欲拍

此老肖却畏侍者侏儒叟異日作上下弄臣道梯倦
界長短也

又

按真誥所稱洪崖先生為青城仙伯者與赤松子俱為神農氏師此則唐張氳先生也先生生於隋一名蘊字藏真亦自號洪崖人以為即其後身云長七尺五寸眉目疎秀戴烏帽衣紅蕉葛衫帛帶短靴韡携邛竹杖所乘白騾曰雪精從者五曰橘栗木葛拙負六角扇垂雲笠方木鐙二玄書不知其意長生歌魏愚壺不柱杓常應開元帝召欲爵之不應辭去尋來縣入彭仙棟册井以化今放舜衆此圖貌飾乘從種種靡不合者盖即其人也當是時盛言張果先生而不言張蘊先生豈先生能杜德機更勝之耶唐傳奇又云李泌鄴侯任誕多大言嘗待酒甾客而曰今夜洪崖先生過宿當為具人皆笑之夫以為古青城仙伯則誕以為張氳先生不足誕也鄴侯以自靈武功成役失不匿跡耳不然夫安知鄴侯之不為真而先生之不為誕耶放筆作一笑

搜山圖卷後

右崇寧真君搜妖圖一卷盖元人筆或謂元本役人所招也為神鬼吏兵七十有六鷹犬三為陸妖者三十五水妖者二十二人而妖攝者六為人物者一百三十有二飛者走者隱者懾而跳者怒而逐者懸而額者爭先者桎者刃者失者殊者摟者跽稟命者立而屬耳者坐而指揮者其為態不可指數然往往巧盡其勢運筆工緻而遒勁設色之精供非後人所易及其事之幻妄狂獝所不暇論也白勝國諸公画以意勝而吳士大夫殫于日力目之以為俗工置弗視噫固然矣顧陸張吳之所以妙絕千古者此非其一班也耶余故留置之篋笥以備一家而志於後

趙吳興畫陶彭澤歸去來圖題和詩後

趙吳興畫陶彭澤歸去來綴極八法之妙不能不落監儒功盖以永初之不臣晉與至元之仕胡趣相左耳若其風華秀潤標舉超逸虎頭點拂雲麾烘染所謂趙郎併其情性而得之者與彭澤人品文章真足三絕又不當以此論也余詩為惡韻所窘不免墮豎儒口業今嗜古者見之其不罵為殺風景者幾希書畢一笑

古畫山水

余癸酉秋自建業揚帆歷釆石皖城眺九華匡廬之

勝徘徊於黃岡赤壁間所遇無非此圖者遥岑近渚空青潤翠或挂眼睫或撲衣袂苦竹黃蘆低橋斷岸輿舫孑相出沒真令人樂而忘返今來郢城中如斗大坐卧一齋悶怨怨無賴驟見此圖恍若故人相值若納節東歸之日更尋季鷹蓴鱸境一番作夢覺也其畫品之妙高可以攀馬遠父子令伯虎與周臣極意為之亦自不遠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畫跋

題王安道畫華山圖

游太華山者往往至青柯坪而止至韓退之登其巔不能下慟哭與家訣其語聞於人人而仙掌蓮花閒亦絕搢紳先生之蹤而僅為樵子牧豎所有洪武中吾州王履安道獨能以知命之歲挾策冒險夌絕頂探幽究異與羽人静姝問答歸而筆之記若詩又能托之畫而天外三峰高奇曠奧之勝盡矣畫冊凡四十紀得馬夏風格天骨遒爽書法亦純雜可愛安道殁歸之里人武氏而失其四後於長干酒肆見之宛然延津之合也傾橐金購歸為武家雅語垂二百年而吾友人李宮保攀龍復登其巔所至書吾姓名於石而吾又托友人王參政道行刻石蓮花峰今年夏復從武侯所借觀安道畫冊及詩記礱礪累日太華既兩有吾名姓而吾胸中又共一太華矣是何必減二君子耶為太息識其末

戴文進七景圖

戴文進作圖凡七幀曰浣溪春行盱聽松泉竹溪夜泊雷峰夕照凭欄待月西湖雨霽東籬秋晚予初閱之以為沈啓南作見題字不工及驗其印章而始知為文進也然無一筆錢唐意蒼老秀逸超出蹊逕之外乃知此君與啓南無所不師法妙處亦無所不合耳吾鄉陸太宰全卿各系以詩其跋後乃云歲乙亥七月寒疾盧院判宗尹愈之未有以報而盧君素輕阿堵物乃舉以遺之選事稍暇當為君每景賦一詩以寄興然則七詩蓋為盧補書也今年乙亥忽得此於友人而予與陸公後先丁未進士各一甲子其[illegible]頗奇陸公在政府尚能以其間成此雅話而余館飯山鎮中其客恙恙耶因感而次於後

戴南茅屋圖

此圖乃錢唐戴文進作有程南雲篆額楊文貞諸公題詠文進自謂倣陳仲梅而中間大有米襄陽筆意唯落色稍過濃潤耳茅屋中紅袍人豈秋江獨釣例耶文貞一絕作古隸頗峻整吳餘慶及南雲皆以書名而不能[illegible]有鮑相者書甚嫵媚有韻而不以書名皆所不可曉也

戴文進山水平遠

錢唐戴文進生前作畫不能買一飽是小厄後百年吳中聲價漸不敵相城翁是大厄然令具眼觀之尚是我明家高手此卷爽爽秀潤境意似近而遠尤可寶也

題王孟端竹

孟端竹為　國朝第一手有石室居士梅花道人遺意而清標高格又似過之余嘗記其二事其一沐黔公行金帛求孟端畫謝絕之後忽作一幅遺其僚袁厚黔公者使致之曰姑以是塞公意毋言我為公也其二月夜聞鄰笛乘興畫幅竹訪遺之其人乃大賈[illegible]具毾㲪文綺各二求孟端一配幅孟端却其[illegible]手裂畫壞之嗚呼即無論孟端竹求其人可更得否

弇州山人稿　卷之百三十八

王孟端湖山佳趣卷

得一卷初閱之以為黃鶴山樵也清思直樸人眉睫間應接不暇至題尾知為九龍山人王孟端孟端在永宣間聲價不下黃鶴山樵今來漸寂寂然使有眞鑒賞者望而窺其胸中富丘壑也吾東吳故盧人安武之外皆卷中境界晚途復作吏不覺自遠聊置此卷案頭於春明退朝之暇時一展看不令衿裾烟霞色盡也卷初屬陸太宰時乞李文正篆額吳文定題

字邵文莊作歌其為名士所推如此

夏太常墨竹

夏太常墨竹名價重寅裔雖近小損亦不减彭城茂材余嘗題一卷云云今年秋復從明輔所見此卷捲帙斐亹大有好致而木石復妙余因輟以贈之且戲明輔曰吾人不識竹嘗謂是有節為吾太常里人也盍以歸我明佐笑不答

沈石田春山欲雨圖

石田畫卷無過春山欲雨其源出巨然僧梅花道人而加以秀潤不作驚風怒霆勃怒戰掣之狀而元氣在含吐間峰巒出沒草樹淋漓𩕳然若玉環醉西京浦桃後將賜溫泉沐者卷距今垂百年每一展覽風格若生墨瀋猶濕真神品也夏日九宜堂與沈山人嘉則余弟敬美曹甥子念相約為此歌雖咄咄賞新語猶自後塵

石田山水

沈啓南先生畫於古諸名家無所不擬即所擬亡論董巨乃梅道人松雪房山大痴黃鶴筆意往往勝之獨於雲林不甚似病在大有力耳此卷二十六幀幀幀饒氣韻生趣秀溢楮墨照至雲林一筆亦絕無[illegible]

減尤可寶也其初出湯舍人凡十六幀汰其四為十二已又從黃羽淵得十二幀汰其八為四已又從黃淳父得十六幀汰其半為八已又從沈生得十幀汰其八為二此所以精也跋尾彭孔嘉稱文太待詔云石田先生神仙中人也此語吾亦聞之待詔滿百文某安敢望此老前輩風流推挹乃爾令人歎慨深

贈吳文定行卷山水

白石翁生平石交獨吳文定公而所圖以贈文定行者卷幾五丈許凡三年而始就草樹水石橋道無一筆不自古人而以胸中一派天機發之千向萬峙種種有真理至於氣暈神采觸眼若新落墨皴點點絕蹊逕予所閱此老畫多矣無如此者令黃鶴山樵梅道人見之却走三舍董北苑僧巨然當驚而啼曰此子出藍搶吾名矣鑒賞者亦以予為知言否

又

白石翁蓋聖也或云此卷尤是畫中王也毋論戴文進唐伯虎即勝國諸名家誰能及之或云翁有東莊圖可以狎主齊盟然是十三幅幅各作一體此卷如萬里長江千山夾之當為翁第一筆

沈啓南畫廬山 致道觀昭明手植三檜

今天下闕里檜已焚滌松非舊獨虞山致道觀有昭明太子手植七星檜其存者三耳幽奇怪崛種種横出意表且在理外飭僕宋人補者雖自遒偉方之蔑如矣余嘗飲令錢叔寶宅子求貌之袖手莫敢先晚得沈石田翁画稿其取舊者三株且為詩歌紀之與余意甚合余家亦祇園縹緲臺望山頂蒼翠一抹今復得此籬笥中又有虞山矣何必買百里舫艤也

石田画隆池阡

石田先生游支硎之隆池阡有記記中有詩至其為圖則後三百日而始成以此知先生之易於文而不易於画也一展卷際便覺蒼翠秀潤之氣入人眉睫間余游其中再矣不知視畫孰勝也

沈石田臨黄鶴山樵太白圖

白石翁筆底走董巨何况黄鶴山樵此畫太白山圖不知視老樵原本如何當自勝之唯翁亦云稍稍追三月極儗加精緻便欲撫此本後華豈可易其自負出藍亦不淺矣遠浦長嶠扁舟矮屋出沒於雲霧杳靄間連峰障天奇石排地楓丹楸碧應接不暇茂來出示之幾欲移家此間買兩秦角犢犂十雙也

石田畫錢塘山行圖

余嘗從桐廬陸行至錢塘諸山不甚遒聳而掩映早樹出沒廬井甚有姿態峰巒翠色欲滴白雲間之時時道望江上沿洄瀰瀰帆檣相望又別一境界也王子猷云山陰道上行使人應接不暇豈欺我哉比時有公事不能出一語博其勝忽忽往來胸中今得沈啓南先生所圖閱之頓還舊觀置山房中比於宗生之游不讓矣

石田畫

昔杜少陵持花卿歌二語為人已瘧至其自述則云三年猶瘧疾一鬼不銷亡傳之藝林為嘔噦柄白石翁此圖正病瘧時作爾仲蔚乃欲令馬君賓此作奇方豈瘧鬼亦新画師與大曆詞人代替耶覺者能無一絕倒也

石田載酒圖

石田詩落句云主人昨夜載春酒兩月還須喚老夫似未得與此會也其描寫風物情景乃爾佳知此老胸中丘壑矣烟波画舫垂楊曲岸事事彷彿小祇園獨真山磊塊奇勝耳然吾園兩高對聳湖石嶔空若羅刹窟窕曲折花竹臺榭又似過之恨不與此老同生作天然一段真色也

又寒山圖

石田此畫品政如其畫寒山崖巖丹楓翠竹別有天地也不經意處亦自可人

題石田寫生冊

此冊白石翁雜花果十六幅折枝鳥三幅雞一幅渡溪虎一幅秋蟬一幅其合者往往登神逸品按五代徐黃而下至宣和主寫花鳥妙在設色粉繪隱起如粟精工之極儼若生肖石田氏乃能以淺色淡墨作之而神采奕自翩翩吾家三歲兒一一指呼不誤所謂妙而真者也意足不求顏色似前身相馬九方皐語雖後似不必用為公解嘲

石翁綵卉卷

白石翁折枝自徐熙易元吉來不作成都派以故種種有生氣此十五花望而知其非凡筆也陸丈裕以領解之三年秋游太學跋此結法疎俊妍美隱然有陶貞白吳興小兒評是二絕足富小紙圖老圃矣

題唐伯虎詩畫卷

唐伯虎桃花庵歌當有圖不知落何人手予後得一幀意頗與歌似而秀潤婉麗妙入趙吳興三昧因裝演成卷按三科志載伯虎首篇作悵悵行又有何處逢春不惆悵何處逢春不可憐二語今皆削去伯虎此詩如父老談農桑事事實際中間作宛至情語當由才未盡耳然過此則胡釘鉸矣余十年來筆墨不敢置眼睫間今老矣愛此畫不妨併讀此詩一再過也

唐伯虎寫生冊

人以為徐熙之野逸勝黃荃之富豔品遂分矣吾吳中寫生無過白石翁而伯虎次之此十六幅種種臻妙盡得徐氏三昧而稍兼荃筆不分白石翁下山齋時一展讀覺乾坤一種生氣落翰墨間為之欣然獨賞也徵仲待詔有折枝小鳥二種各題句附於冊後足稱聯璧矣

周東村寶鶴圖後

周東村臣為寶鶴翁作圖文大史題字稱二絕偶有長康之化幾五十年而翁諸孫幼于復購得之諸公嘖嘖歎賞幼于兄伯起至以唐伯虎為其曾大父畫西園圖失之不能復以為痛恨為我謝伯起公家司空飛去古干將劍吳中老人家藏長史批說承相綦公鑽九公主雞林夜光簾可併實也幼于不忘其先故當自喻快人得人失伯起亦姑置之何如

周東村韓熙載夜宴圖

韓熙載夜宴圖乃李主遣國手顧宏中於熙載第偷竊得者曲盡其縱狎跌宕之態宏中別寫本行人間宣和帝收得凡四本俱宏中筆而又有顧大中二本亦佳帝自著譜云大中應是宏中昆季也弘治間杜堇古狂稍損益之尋落江南好事大姓家以百斛米遺祝希哲為作一歌八絶句手題其後稱吳中二絶此則東村周臣摹堇圖而白陽陳淳書祝詩周行筆精工不減杜而陳書亦在逸品蓋第四佳本也熙載事絶不足道頋其意欲自汚不肯作亡國相有出於長卿犢鼻之上者昔嚴續僕射為其父可求索熙載神道碑以千金雙鬟為贐熙載不肯作諛辭置相若欲則潤立卻其婢題一絶泥金帶曰風柳摇摇無定枝陽臺雲雨夢中歸他年蓬島音塵斷留取樽前舊舞衣宋人傳奇所載陶學士風光好事此老風流中耿介權譎種種不乏也

吳中諸名士畫

右周東村雜山水八幅妙有郭馬筆意唐六如一幀亦精絶陳白陽二幀其一少年筆最工不減六如一寫意亦自清遠似馬文壁不若晚歲之草草也文衡山四幅清遠秀潤得元人趣仇十洲四幅秀氣逼人眉睫間兩水雄逸與東村俱不下宋人陸包山游天池一幀峻巖陡削秋懷一幀蕭瑟而不寒儉皆可賞也

臨李伯時蓮社圖

宋李伯時作蓮社圖其宗人元中為記甚悉元趙吳興子昂重臨之而予所得則又子昂臨本也即孫枝所不論其人物儼雅位置精密蓋可以想見其二本之妙余乃乞俞仲蔚小楷書元中記而仲蔚又畧叙所見於後足補元中之闕余復考記內佛陀耶舍者華云覺佛陀跋陀羅者華云覺賢耶舍即鳩摩羅什師與跋陀羅俱從羅什長安中譯經後跋陀羅南遁止廬山與遠公社而耶舍辭姚秦還西域足跡蓋未嘗度江也且遠以晉元熙元年示寂而道士陸脩靜至梁天監初上武帝科儀相去可百歲其不相及無疑要之蓮社事固佳是禪林游戲三昧地不必計其傳會與否以慈氏蓮花藏例之則三大刼中人皆在會同無不相及也異日仲蔚見之能印證否

凌氏藏文待詔畫册後

吳人得文待詔一點染法輙贗作欵識覔生活此云十六幀真待詔得意筆閒適散懷與倪入趙極大

無意之妙而都不着款識僅餘一詩豈郷娌紙敝耗
來前令尹那自色奪耶玄旻必欲吾輩證明之毋乃
覺有待之為煩也指出題其後

文徵仲雜畫後

文太史畫間隱散筆在有意無意間是以饒意其書
在中年是以饒姿詩不作應酬語是以饒韻此十幀
可謂文氏碎金置山房中敵吾家琳琅矣

文太史雲山畫卷後

文太史徵仲諸生時為黃待士應龍作此卷畫倣老
米氣暈生色遂不減高彥敬書法圓熟翩翩出晉人
辛丑山人識 [illegible]
比之晚年筆少骨而多韻詩纔大曆以後語亦自是
楚應龍絕寶愛之戒其後人勿為餅金懸購者所得
去六十年而其諸孫強以留余得羣直而去余聊以
寓吾目而已乎泉莊草木不能畢文饒身人失亡人
得之吾又安能預為子孫作券耶

衡翁詩畫卷

癸丑余避地吳中一日以間謁文太史手此卷索題
太史坐隅畫蘭石畢覺秀色朗朗射人俄頃間已書
數古體詩詩亦清拔是平生合作者而書法從豫章
來尤蒼老可愛今日偶理散帙得此卷出之墨色尚
如新而太史游道山已七易寒暑矣為之泫然一慨

文徵仲勸農圖祝希哲記

文待詔作勸農圖蕭蕭沖玄往往有意外色是孟襄
陽葦蘇州詩境令旧父覽之亦醉志風雨作勞跡足
從蘭亭聖教來視其年結法小異悱耳祝京兆文吾
所不敢論其書絕類褚河南而老健過之是平生最
合作者噫二百年無此筆矣

陳道復書畫

白陽道人作書畫不好模楷而綽有逸趣故生平無
竹路筆在二法中俱可稱散僧入聖此卷尤其合作
[illegible]
若至書少陵贈王宰一歌自擬亦不淺矣吳中少年
不勝家雞之賤吾故存之以俟夫賞識者

陳道復水仙梅卷後

清池新月下看梅花水仙全似姜羅文為吳王嬌
時狀道復此卷併其神情得之當作百花中周昉也

題畫扇卷 甲之五

右扇卷甲之五凡名畫凡七人十八面內戴文進杪
崔閣筆簡而趣有餘故是作者與祝希哲題字是稱
二絕沈啟南五面多老筆精蘊殫現可畏獨一面稍
弱妙絕詞語似戲臺老人且為祝生子亦有希哲題

字唐伯虎二面其一秀色射人眼[illegible]閒其一布置精密而逸趣不乏可與文進鼎足張夢晉石湖秋渠風流名士陳道復山水花卉九面所謂意足不求顏色似者題字亦多佳致謝時臣小米派也比之本色差不俗耳

畫扇卷甲之六

右扇卷甲之六皆徵仲畫也凡二十面前一面乃癸丑秋送余北上者時年八十四矣尚能作蠅頭小楷題七言見贈彭孔嘉以排律繼之楷法遂不減公餘十九面皆雜山水夏木寒林清泉白石或題詩或止押名而蒼古秀潤妙有勝國諸公遺意內十面尤合作攬之令人神爽又一面於拳石中潑墨隱出一鯉奴若酹薄荈者而威勢自足信乎公胸中多伎倆也世人往往見贋筆不免有蜉蝣之撼因拈出之

畫扇卷甲之七

右扇卷甲之七凡六人為畫二十一東村周臣七面內榴房一面包山陸治六面內竹一面餘皆山水十洲仇英三面文水文嘉二面五峰文伯仁二面沱江陸括一面周之工力可稱斲輪仇之精詣遠踰紫玉伯虎而後當為第一手無疑叔平格力本自超絕伯仁才趣尤擅精麗而俱好以新意發之不無偶然之累然其瑜

者尤足連城休承發於子久穠於元鎮抑在季孟之間乎人謂括之視復甫頗足跨竈不若崇嗣之脫骨有愧於熙也吾所蓄畫扇凡六十餘皆名筆也考之古大令有駁特之跋又文通擬班姬畫作秦王女乘鸞向烟霧茲其所由昉乎然自宋以前皆團扇余所有唐宋人山水花鳥其製猶存而今之扇則自倭夷作貢始以其適用而雅舉世尚之即令士大夫袖一團扇揮暑有不掩口者哉故知觚哉之歎不作可也

畫扇卷乙之六

扇卷乙之六陶翁存仁圖天文地理各一文太史徵明六陳太學道復一李東昌孔陽一梁禮部孜一尤山人求三張生復一皆畫也又二面作梅杏花似吳延孝筆而許太僕初小楷二賦其上書畫法多可觀而不無作阿婆面又間有劉司空之恨聊為存之

文伯仁燕臺八景

永樂中　人主移蹕大都而一時館閣諸先生扈從者先後其事分賦標咏大抵損益勝國之舊如所傳金臺八景然往往多七言近體湯王孫所以見屈於劉尚賢者此也自李何後識格絕不作詞長語而冊青之托則杜堇古狂外亦不復再見文德承濤游燕

市久取王藍田畫中詩法別貯奚囊隱隱有虛龍龍虎氣覺若果公子牟耶江湖間亦足慰魏闕思矣

陸叔平游洞庭詩画十六幀後

余以壬申之秋九月游洞庭而陸丈叔平時亦從諸少年往蓋七十七矣而眷履在雲氣間若飛歸日始草一記及古體若干首以貽陸丈存故事耳居明年之五月而陸丈來訪則出古絹十六幅各為一景若採余詩之景不重犯者而貌之其秋骨秀削浮天渺瀰的然為太湖兩洞庭傳神無爽也妙處上逼李營丘郭河中馬夏而下所不論矣陸丈畫品高天下遠近望里間而趨者求一水一石而不可得令乃舉太湖全洞庭之勝而贈我且復巽辭以其畫得托余詩而不朽也余固有偏好陸丈毋亦有偏嗜耶問之陸丈自言年八十二畫當大成審爾吾於其時上章乞遺士服策一杖從探未竟之勝歸而吾二人者合作摩詰一身毋謂儈少年得隴望蜀也

陸叔平臨王安道華山圖後

余既為武侯跋王安道華山圖意欲乞錢叔寶手摹而未果踰月陸丈叔平來訪出圖難其老侍之至暮口不忍言摹画事也陸丈手其冊不置曰此老遂能接宋人不作勝國弱脫第少生耳頑欣然謂余為子留數日存其大都當更細究冊青理也陸丈畫品與安道同故特相契合畫成當彼此以筆意甲乙耳不必規規驪黃之跡也吾友人俞仲蔚周公瑕莫雲卿輩特妙小楷吾悉取安道敘記及古近體詩托仲蔚唐人雜記并詩托雲卿李子鱗一記六詩喬莊簡一記一賦托公瑕都少卿一記托程孟孺別書作一冊此冊成安道有靈不免作衛夫人泣矣

錢叔寶溪山深秀圖

余近獲高麗貢繭紙白如玉夏月錢叔寶見過令作短行長幀淺色溪山深秀圖結法一派流自黃鶴山樵而間以啟南老筆蒼古秀潤絕出蹊徑之外一時吳中名士俱作歌賞羨之真勝事也人或謂余有所寄則不然大丈夫好山水便當謝去朝市安用後後寄此為然人生有義命要不當以一端成出處也譬如見佳畫輒云是真山水見佳山水輒云一幅真畫竟何所歸書此志感且以解嘲

又第二卷

叔寶為余圖之兩月意不滿會得佳紙復作此圖純用水墨氣韻精神奕奕射眼睫間且要余作歌酬之

曰能事盡此二卷矣余既如其言復戲謂叔寶此浙東西山水也昔趙大年出新意作畫人輒嘲之曰得非朝陵回乎謂其所見不滿五百里也叔寶嵩山頻發亦然異日老我游夫隴巴蜀八桂七閩還吾更當得兩奇奉矣

夏山欲雨圖

梁禮部思伯見訪心遠堂出沈啟南春山欲雨圖示之後有吾兄弟沈嘉則三歌嘉則獨作夏山已雨語為不類思伯遂以錢叔寶夏山欲雨圖見示索跋叔寶此圖雖霧靄浮生氣淋漓遂足雁行啟南獨二荷令人亦似已雨狀欲書嘉則長歌應之燻其形縱相與一大咲而止不然少陵當驚花氣二言或足塞白也思伯其肯我否

尤子求畫華清上馬圖

楊太真華清上馬圖舊有粉本而設拏不甚稱尤子求善白描會余得所[illegible]乃子求作[illegible]以意增損之遂妙其太真上馬時態與三郎[illegible]之狀儼有生色太真及諸姬應供善騎觀麗人行所稱足下何所着紅蕖羅袜穿蹬銀又當軒下馬入錦茵故自可想也當其乘照夜白奄從入蜀尚自謂得策六師一小停而馬嵬之騎不復前矣吳中善書者俞仲蔚連昌宮詞彭孔嘉長恨歌周公瑕津陽門行黃淳父清平調八首及袁魯望張伯起王百穀王元馭華幼圖舍弟輩各以小楷書宮詞遂成佳本其它固所不暇論也

錢叔寶紀行圖

吾家太倉去　神都為水道三千七百里自吾過舞象而還往者十二而水居其八得失憂喜之事錯或接淅卜夜所經縣都會繁盛若雲烟之過眼而已去年春二月入領太僕友人錢叔寶以繪事妙天下為余圖自吾家小祇園而起至廣陵得三十二幀蓋余嘗咲叔寶如趙大年不能作五百里觀也叔寶上足曰張復附余舟而北所至屬圖之為五十幀以貽叔寶稍於晴晦旦暮之間加色澤或為理其映帶輕重而已昔宗少文圖五嶽名山於齋壁曰鼓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吾請老之日以此冊置書齋阿堵得之不自咲令淚出耶然終南山有捷徑又安知長安道中之無隱淪也且吾與二子俱苹而不死是不能為向子平亦終當為少文矣因題於後

鍾馗移家圖

鍾馗事僅見唐傳奇中楊用脩以為喬鍾葵字辟邪後人因而附會之恐亦非也李伯時嘗戲作嫁妹圖或云即移家圖余嘗見其副本叔寶雖彷彿其意而所增飾過半作魈魑虛耗得志跳浪之態深得小人情狀昔謂橋神貌醜畏張平子圖之不敢見其日叔寶可免勾攝之苦矣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三十九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說部

劄記內篇一百三十六條

臥痾齋堂無書史消日因取柿葉得輒書之凡百餘則分為內外篇其內多傳經外多傳史

○思無邪其詩之綱乎自強不息其易之綱乎毋不敬其禮之綱乎允執厥中其書之綱乎是咸有至力焉

○乾六龍皆聖人也聖人不能為時能因時耳文王遯五者也是以四也孔子豚切者也是以二也能為時代然而文王易孔子則難

○六龍皆聖人何以有憂有疑有悔非德之不足位不當也聖人能易之賢者勉焉愚者蹈矣

○在田之龍何以使天下文明執夫子蓋深知之曰時舍也明非時所能舍也乃仕確矣

○伏羲之畫八卦也豈以為卜筮設哉後聖見理之與數合也因借卜筮以發之然即卜筮以明理也非泥理而歸之卜筮也

○少三百八十四爻而定吉凶也六十四卦毋乃未

備乎哉非聖人之未備也僅易世而日趨於弊也

○堯命羲和天道也舜命禹地道也禹薦伯益也聖不可知舜禹丈乎六而化之其湯武乎

○亢龍有悔其聖人閔世之言乎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其聖人處世之言乎老氏得易之偏用而深者也

○時至剝而天地發泄矣然而聖人生焉聖人萌於剝產於坤成於復顯於泰聖人生剝不生姤賢者則不必然

○六陰之坤必生陽矣聖人名之曰復若失物而更歸也喜之也六陽之乾必生陰矣聖人名之曰姤若不期而遇也外之也是故日月之蝕雖常而必以為變

○木德其至矣乎土厚載物金火之毒甬至矣然而其體不仁也故於是歲為吉鎮次之長庚熒惑多凶

○生人之用皆七情由道何之乎舍七情奚托焉聖人循焉而立道釋氏逆焉而立性賢者勉焉而就則不肖者任焉而忘本夫父子生於欲者也君臣生於利者也秦之何其逆而銷之也

○物制物物制氣物制德制力者角而勝制氣者而勝制德者閒而勝

○火無體物為體星然石發樵宇宙鑠金石欲寂甚怒吹焉夫猶火也夫惟狂者以志成之其秦始漢武乎夫惟聖者以道成之其文王太王乎

○戊戚也晉進也然而聖人未嘗不重致抑焉寒遯之多吉豚也甚矣躁之為人害也

○聖人不窮否而窮明夷否之天聖人能為之也明夷之天聖人之所藏用也弗能為之矣剝亂成也姤亂萌也聖人不憂剝而憂姤

○自黃帝而前其聖而不可知者乎堯舜禹文王周公孔子此六聖人者其至者也

○臂之使也左用弱右用強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秦尚右漢因之元後從之其強徵乎今之北尚右也是兵之遺也

○或謂釋老虛聖道實然乎曰實則虛之虛則實之無所不虛以成一實釋老也實則實之虛則虛之以虛明實以實維虛聖道也故夫聖人者自然者也

○愚者狥跡智者厭跡釋氏絜兩端而畧之其術足以愚愚者而智智者愚愚愚也智智亦愚也故夫釋氏出而天下芬靡矣

○老子非小仁義而薄禮也小仁義而薄禮之時也夫嚌不欲遵三皇哉如不反何故文武而鴻濛則代矣義農而殺季則政矣

○老氏之本旨吾道之別途也其張杜之法小乘之剽擬也王馬之書禪宗之影響也故教有二而無三

○知進知退者易也以退為進者老氏也弗乃欲一併而空之彼能無畀我哉我所究六合之內而彼欲究六合之外彼則自誣矣

○外性而脩行者吾思進之外行而言性者吾被之性空乎不之於君臣則之於父子不之於父子則之於長幼夫婦朋友也孰謂空哉

○征誅衰耶黃帝先之矣揖遜盛耶莽操後之矣是故於道不於跡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去易也奴則難死又難死不倍仁易奴則難去又難

○老子習禮而薄禮者也莊生畏死而齊死者也佛氏畏滅而樂滅者也有者諱之不及者文之斯其所以異哉

○陰能其德而佐陽則吉伸其德而抗陽則凶地之於天也月之於日也臣之於君也婦之於夫也佐者也夷狄之於中國也小人之於君子也抗者也

○大哉艮乎終萬物始萬物君子得之成身術者得之延年

○聖人鑿天地之竅而天地弗讐也為其維天地也塞其竅返其樸然乎然而將以盜天地故弗與也是故有周孔無期矣

○天下有疑行而後有易有空情而後有詩有跡治而後有書故曰其於中古乎於乎是豈惟春秋哉

○天地之始渾乎國之始璞乎人之始嬰兒乎嬰之漸而童也勢也亦理也因時而節之存始可也反始

○三分天下有二以服事殷聖人之心也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聖人之幾也

○或曰六書心畫也有諸曰在觀而已以道觀六書羲文之精也以技視六十四卦頡籀之跡也

○郊亭之有配祖也是三才之道也顓頊嚳堯稷文幾無愧矣德不足而強尊之其褻天乎毋乃僭日月星辰哉

○韶作而百獸率舞非因聲也和德之至也不然寧無師曠之言哉

○某祭非古也雖然亦時可耳夫氣固無不之也
因其魄用其遺而誠格之不幾於易乎哉
○祭之有尸也其先王感假之微機乎然而尸必賢
匪賢匪誠匪誠非萃是故不可以行後世也尸生近
近生狎狎生褻至於褻而可無祭矣今也主而不尸
洞乎其冥精也吾從今
○屠牲古禮也不幾於犬豕食乎今也臠肉刑古政
也不幾於豺虎乎今也仁
○譏世卿謂其非德舉也獨不曰世諸侯哉諸侯非
甚暴不易也守若令者朝報廢而夕以更爲能久乎
深乎哉善矣柳生之言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
○二百四十年耳而弑君三十六王室四亂天王救
出臣射王子熊毋其始也逾千里而錯戎七雄之既
也歷數世而民餅嬌下死者則封建爲之也
○議周禮曰異哉方千里而官人若此之衆也盡地
力不足以供禾祿矣民誰與養
○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茲言誇矣塗山
最爾地耳諸侯之衆具官以從大者二十小者十之
幾十五萬乘矣疇能容之荒服之地驅馳萬里疇能
達之聖人之省方會其方之諸侯也

○迎當爲其食田豕也獨不曰傷人乎周公驅而遠
之乃迎而祀之非公典也人亦有焉曰何進曰劉瑾
○取民近貪刑民近殘行師近亂獨尊近亢厚族近
私然而天下不爲厲者知其不得已也君人者懼焉
而恒以不得已之心行之善矣
○有生有息生不能不息息不能生生生而不已似
息生焉聖人善因息通其生噫斯所以裁成天地乎
○物生我我生對對生軋軋生機機生禍聖人忘物
我者也機至而熸是故不爲機先亦不爲機後
○天下之達道五倫盡之矣與明於庶物察於人倫
物即倫之散殊者也倘害使明聖人寧一要而已哉
○聖人未嘗不格物也朱子之格物其流格於物也
王氏之格物其流無物也故曰不誠無物
○是內而非外不若內外之兩忘非忘也毋不敬也
○見解之得在膚而不在裏也偶然之得乍有而亦
乍無也
○雞犬之專智人弗若矣牛馬之專力人弗若矣騂
馬而爲人用而無弗悉也用天下者乃恒有所弗悉
何也
○天下之事未有不始于一成於兩此乾坤自然之

哉也是故古之聖王獨端其原大其輔
○荀卿之危態臣也甚於蹇孟獻之罪聚斂臣也甚
於盈噫其真有所警矣夫
○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至哉易也哲人先焉愚者後
焉時至而悟悟無及矣
○三苗之於舜也其五帝之欲乎鬼方之於高宗也
其三王之欲乎昆夷之於文王也其太甲成王之欲
乎刜戎之於平王也其後世中主之欲乎上焉者化
之欲即理理即治次焉克之又次制之至於後世不
勝矣桀紂幽厲欲滔天其爲胡元矣
○讀大雅之什而知文王之聖功深於武矣周公之
知聖深於武矣
○儀刑文王宣亦木哉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此其精
也一念之敬而萬邦孚矣
○不學之謂貧無成之謂賤心死之謂夭失身之謂
無後
○北極天之樞乎動處至神而聽於靜靜處至微而
能制動亦淵矣夫人日膠膠乎擾擾乎反而求之而
極安在哉
○災異之來也曰天心仁愛人君信乎夫庶政感而

主氣應之寧有心哉則何以不仁愛民焉
○由外以之內而內禍生焉其惟目乎由內以之外
而外禍生焉其惟舌乎
○易頤之象曰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夫機不易發
則寡忤矣氣不易泄則全神矣抑亦養身也夫寡嗜
可以淡志也鮮求可以完節也養德亦爾
○不能反躬天理滅矣美哉言也信眉而談性命舉
足而稱聖賢皆不能反躬者也
○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其毋也不在臨如臨則
已晚矣
○孟氏之告君也則旁引而達之程氏之告君也則
逕折而關之噫非孟吾誰與歸
○荆卿傳曰其爲人智深而勇沈有味乎言之也凡
智不深則非智勇不沈則非勇深所以藏智而出之
使不測沈所以養勇而發之使必遂
○有德易興無德易亡凡都會然也謂長安亡難乎
秦何以二世謂洛陽亡易乎周何以七百故四海而
朝宗京可無版築矣四海而土崩金湯晚矣
○智崇禮卑夫禮卑而不智崇者有之矣智崇而不
禮卑者非真智也

○聖人之言遠如天愚以為近於地也賢人之言近如地乃時時遠於天凡聖人之言未有不可越者也

○之燕而越其轍燕可至乎知之燕之轍農進十而夕退百也燕可至乎吾北首矣窮日夕矣之水而迂也之陸而徑也則無虞至也甚矣分門者之徒之謬也

○虛其中實其際虛其名實其行噫吾何得而見之

○人至於死而萬用盡矣聖人以之昭節揭軌垂萬世焉夫婦之間一情欲感耳聖人以之立綱陳紀[illegible]天地焉

○以好用人以惡行法以入奉出以吏制戎以意創禮以慾興役六官之欲脩得乎噫

○記繁而志寡遷固之失也雖然不可廢也三代何寥寥我噫罪我者斯言乎

○甚矣聖人之不欲盡也其治優乎有餘化也其遺變出而有餘地也其言引而有餘味也夫賢者則不必然詩尚孔荀楊之書判矣

○理數一發而合者其易乎探數以求合理者其太玄乎玄則人人則不神故夫書也政道一發而合者也詩也情性一發而合者也會論也言德一發而合者也如之何其擬也

○詩書之不復古也譸取刪焉禮樂作而後有述[illegible]誰能續之

○春秋聖人之樂不也文中子之續春秋也以樂時也則何以帝二魏或曰阮逸之謬也如其謬如其謬

○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其惟風乎頌則純純則成雅黍之矣

○詩之存滋奔也非小子所敢知意非其舊也示戒微而道欲重

○凡詩刺譏直而篤矣聖人之戒深故存之

○春王正月夏時冠之然歟曰否否正朔天下之首政也春秋以止亂也而身亂之其何以訓

○春秋成而獲麟也瑞應歟曰非必也獲麟而後作春秋以比於河圖洛書也曰不然也春秋之作久矣獲麟聖人之所託而悲者耶曰奚悲也當其時而春秋之事既也可以止矣

○詩刪而賦未易言也屈氏志而則枚李情而究庶幾我雅頌則微或曰典山郊祀非歟曰退遠矣

○釣而不綱庶無咎乎弋不射宿靜無咎乎豈惟得聖人之仁焉亦所以教物也

○鄉黨聖人之用也吾無隱乎爾
○夫子之文章夫孰非性與天道也賜也岐之夫子
之無言益深言也賜也疑之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能役物者也回也
其庶乎屢空能不役物者也聖人亦未嘗不理財也
若以爲多學而識之將貨諸學乎學諸貨乎
○夫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以非故曾
子也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猶之乎故曾子也子貢
疑而夫子之旨微彰曾子唯而夫子之旨有所未竟
矣噫

○天地間一氣而已初無有善惡也有氣必有理以
理求之則有善無惡以氣求之則有善有惡
○荀子之言性惡孟子之然亦自體驗得之如告子亦
體驗而得者也楊子之善惡混似猶知之論而然其
疑韓子之三品復因三子之論而酌其似非體驗得
者也
○舜之不誅四凶而封象也果何居曰得罪於天下雖
象無言況舜(?)雖疎無誅也況親其弟乎書曰
瞽叟亦允若象且從乂何謂聖人而不若匹夫之郁於
弟也

○謂禹入聖域而不優也何居其功殆聖而不可知
者乎舜皐陶之示戒也以爲居功者訓也非不足也
○堯崩舜避堯之子舜崩禹避舜之子禹崩益避禹
之子而天下有與有不與也是上下相徂以詐也何
異莽丕乎故夫孟氏者得聖人之心而外其跡者也
○問服章可以示君不可以示臣責善章可以示父
不可以示子
○誦毋自欺章而不忍然頹赤者非人哉牛山之木
章而不悚然汗浹者非人哉故聖賢之醒人也甚於
藥石

○愛親敬長有天性焉然而非天知天能也愛生於
恩敬生於習謂生而無不有可也謂生而無不知不
可也
○瞽叟殺人咎繇執之非臣道也竊父而逃遵海濱
而處非君道也語心則可
○血流漂杵非虛言也紂徒七十萬其輔而惡者百
無一乎倒戈而攻明其有樂者也內亂而自爲敵衆
缸而交相蹂能無漂鹵乎夫然後而知語兵之難也
○柳下惠遺言至行泯矣要之僑瑗之流也聖不幾
於過情乎吾爲之曰伯夷清之聖者也柳下惠和之

聖人者也
○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程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至哉言也夫子罕言此二賢而不輕發者蓋預慮之矣何慮曰慮有釋氏之即心即佛也大慈大悲也
○顏子之勝孟子氣質也孟子有無師之智有立統之功
○大學之證親民者何居非信經也巧為鑿也補格物者何居膚而陋甚哉人之自亮難也
○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是孟子亦言明德親民也而王氏不知引也然而康誥等所釋甚明不敢易也
○孟子之於學至矣程叔子朱子之學成矣氣質之融液微有未盡也王氏之學幾矣心體之洵洗微有未瑩也
○吾嚮者謂聖人之道無加焉者而今而後知有加焉者瞿曇氏書也唯其加是以卒莫加也故聖人之道有極者也瞿曇氏無極者也極者何中是也
○孟子之功在尊孔子之道而伸明之耳不在闢楊墨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為之不便身也楊氏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不便人也夫不便身之與不便人誰其聽之其人雖至今存可也其戰國之為說者百家而皆不能久非我之道有以勝之其用自不能久也
○夫人生有涯而欲無涯以有涯之生而供無涯之欲勢不得不求之延年以延年為有盡勢不得不求之離生死今二氏之所以漸衰非其說之衰亦以取驗少也
○治世也住世也出世也皆有聖力焉其至亦力也其中非亦力也
○有公天下之事者不必公心也有公天下之心者必公事也與子非私乎曰非與子也與賢也
○今之為二氏者何庸闢哉固二氏之所深闢者也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淺矣然而卒無以易也正其本以勝之勝不勝矣若歐陽氏者稱名持論者也
○念佛者不念佛者之砭也即心即佛者泥佛之砭也非心非佛者泥心之砭也以砭攻疾則可無疾而砭則不可惟於吾道也亦然
○福善禍淫人之常也非天之常也遇其順則無不合遇其舛則無不噫賢者駭之吾執焉

○天地仁乎夫未有生而不死者是生與殺相半也而又加之以豺常兵盜災疫斬刈之屬是殺常勝生也黃虞以来非一代矣禁何繁舜何怠也是亂常勝治也盡諸衡生以奉縱生是不仁物也縱夷狄暴兵而血乎中原是不仁人也揮淪一氣而已乎子焉而望之且責之噫不亦左乎

○人與天地乃相似耳聖人未嘗與天地相似也天地無心而任氣任氣故不能無過無心故未嘗累德天地之有薄蝕暈孛震遊水旱崩竭之屬也是陰陽之所爲也猶之人血氣之疢疾也若以聖人之賞罰此天地之生殺過矣故曰聖人無復

○霍子曰有司之校士也其爲陽也以國也吾何德焉噫公矣讀先王之郊祀社稷則慢然也造物者豈任德哉然而先王以教民厚也雖然師之則過

○春秋之書日食也重之也以有常乎無常乎曰不謂其常也于何知之曰禮知之禮有常祭而日食者朝而日食者送葬而日食者其預知也則胡不先期而易祭而朝且葬也先王之法廢久矣日食之有推自漢始也知之其不書乎曰胡弗書也常而變者莫大焉然則何以不書月食曰此義微矣寧使天下悠陸救而不偷无寧使其疑陽也聖人之[illegible]

○駔者曰吾晨發梁休糧於方城之外夕抵郢而弗遲也且七百里矣術者曰何哉吾離形而儵乎七千里之外若步武也又能使人見之駔者曰唉欺哉還以問畸子畸子曰吾恭異是吾儵而游九有之表際天地入無閒探太始究太終駔者益惑畸子曰無惑也子以形之者也彼以氣之者也吾以志之者也

○天下之事名執其虛而利執其實聖賢莫能踰也莫能踰而知其爲害之大也故舉而約之道

○侯服玉食窮水陸七箸中產意繼而兒者猶有王觀胡弗思哉

○佛之有因果也外之者以爲荒也內之者以爲淺也然至於吾人則日用之而不知耳渠亦有言曰不昧因果易不墮因果難

○靜而無思一物不容澹兮若秋空徐出其倪非槁而通調而暢之藹乎若春融自爲始終悠乎天下之眞樂何窮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靜亦靜動亦靜也

○王充氏賤儒也其學尨而偏其識淺而稚乃嘵嘵然敢於非聖唉是寧免於先王之誅

○太玄之準易也法言中說之準論語也有意而為之夫有意而為經可乎周子之太極圖通書邵子之皇極經世吾不敢以為無意也

○無極而太極吾不敢從其而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吾不敢從其生也誠神幾曰聖人神又胡幾也幾何贅也頤養錫類抑何作意也大舜申生何其不倫也

○向歆學父子而人梟獍者也孫卿李斯業師生而行人禽者也故曰有言者不必有德

○治安之於事也原道之於理也孟氏之後無伍矣

○讀綱目至蜀漢之際曰嚴哉明統矣至翟義沈彼之來梁徐致業曰有君臣矣至莽大夫楊雄死曰異哉此有說也雄卑臣也春秋之義不責雄以死也晏子之温而官之鄭國之卿而爵之而俱卒之微新主之俊事十姓之道而官之爵之何也是使天下失節者免於責也其罪雄也何居罪雄而不得與於道矣嗚呼

○周元公之為元也程純公之為純也正公之為正也朱文公之為文也易名者有深旨焉

○由濂洛而前其學博而猶其詣淺然其人材大其就實由濂洛而後其學精而純其詣深然其人材纖其就虛

○楊子雲先賢之優孟王仲淹聖門之宇文周程正叔吾道之宋襄胡康侯春秋之商鞅朱紫陽儒宗之衛秦王新建紫陽之逢蒙

○尊德性也主靜也致良知也隨處體認天理也體仁也其欲標名而自尊一也善用之皆可以成君子不善用之皆可以成小人

○高者入於空虛欲速也卑者入於功利見小也

○今之談道者吾惑焉有鮮於學而逃者有拙於辭

而逃者有敗於政而逃者有鶩於名而趣者有靡於爵而趣者欲有所為而趣者是隨儒之粉飾而貪夫之淵藪也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三十九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說部

劄記外篇一 百四十九條

○堯舜之禪也舜禹將無德之乎曰奚為而不德也為天下德之也如其身將湯德桀武德紂矣

○三王家天下始乎然而堯舜之前有之矣湯武征誅始乎然而堯舜之前有之矣

○堯舜禹之禪受也湯武之征誅也伊尹之放君也箕子微子之降敵也周公之攝作也孔子之欲赴佛肸公山弗擾也惟聖人能為之賢者則弗許也比干之剖也伯夷之餓也賢者能為之聖人則弗必也

○盤庚賢主也雖然讀其文而知商治之衰與商質之所由漓矣

○桀之惡不如紂湯之甚也亳人不桀惡是仇而能於穡曰勤民哉可思已孥僇之誓毋乃以刑迫乎吾未見湯之無慙德也

○文王之安於囚也臣道也太公散宜生之以術賂紂也亦臣道也

○謂周成王之不如漢文也何也曰周公在矣而成不聖

○太甲之於成王也讀金縢懍乎惕矣以周公之聖猶不免易曰月幾望馬匹亡无咎无咎者僅无咎也

○周宣王中興之令君也而弗克終何居曰微衰而後圖治故也其於中也未純其於政也非學

○齊桓之霸也不以戰勝其猶有湯武之遺乎霸至文而衰矣宋襄之亟辱也楚莊之以忘也秦穆之不主盟也焉得五也兄吾大之錢然哉

○晉襄之墨縗也可以已於親乎其徵秦也可以已於德乎秦穆之再拒晉也有容矣而不克終弗學也是故能誓而不 無殉也

○太公之翦商易管仲之推狄楚難太公之輔文武易管仲之輔桓難

○文也悍也晉之令君乎文創伯而優哉必也吾從悍

○季友之置乎後也以厚也其立孟氏何居周公後蔡不復管

○共世子之為共也或譏不逃曰其言盡之矣為吳太伯則可

○謂趙眘之不與謀吾弗知也謂許止之惟不嘗藥吾弗知也

○趙武賢卿也楚得假然而狎主齊盟者則武罪也

○春秋之罪吳楚也不以蠻敵以王也如秉禮而翼周吾將從之矣六雄之自王則梁惠始也故梁惠者魁叛而濟惡者也

○三公子之好士也以自張也信陵之好士也以存魏也惡乎同魏爲秦而疑信陵矣趙爲秦而摧李牧矣噫

○荆卿之笑丁夫雖然燕亡不由也范雎之笑工矣雖然秦王不由也

○秉迫爲合攻隷爲離其蘇張氏之揣摩乎聽蘇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張氏之解從六國自解

○秦逼取而順守可得延乎曰有大道焉惡得延如其事也不土木不神仙不殘刑不黷兵不巡遊不焚詩書雖百祀日也

○淮陰之初說高也高密之初說光武也武鄉之初說昭烈也若縣券而責之又若合契焉噫可謂才也已矣

○周法繁漢法簡繁則虚故易弱簡則實故久强

○官之繁設也則之繁取也用之繁出也上下之繁相待也蓋至宋極矣漢簡於唐唐簡於宋　明實酌之是以久而治也

○衣之日易月也昉文帝乎然而以詔天下也非爲君也故文無不君而景有弗子

○景有三寃臣焉大夫錯丞相亞夫臨江王榮嗚呼文德遠矣

○堅忍哉周亞夫也遇文而顯遇景而敗果任哉申屠嘉也遇文而伸遇景而死

○君充相禹稷契咎繇奉可唐虞也政斯而行周官者弃耳

○漢武之雄也其與憲宗茂乎漢武之弊民也而功役世蜀而西嶺而南吳會而南者則何啻億兆哉千百祀而衣冠被教化若吳自也

○漢高疑神者也漢文性仁者也光武倩賢者也唐太宗飾聖者也宋藝似光武而文不足令主哉漢景之儉也宣之精也明之文也唐憲之銳也武之斷也其失刻宋仁之寬也孝之至也抑亦其次矣

○君哉元孝文宇文武柴世宗顏雍之賢而不與也曰偏曰閏曰促雖然功德懋矣

○問魏孝文曰文勝金世宗曰質勝然則世宗愈乎
曰惡用夏變夷孝文偉矣

○趙宋之有周也其何以異於隋堅乎操之纂漢也
亦延之矣裕之纂晉也則復之矣操悖而不臣裕至
再弑喉此其停乎趙德乃長

○漢高之功勝湯武矣跡又勝之唐文之功功湯武
矣唐文之跡跡湯武矣孟子重則伯夷輕

○漢高帝之功勝湯武矣桀紂㪅痡其國人不能徧
四裔也

明高帝之功勝禹矣洪水災而居食僅耳人猶人
也故夫漢高之功一世功也
高帝之功萬世功也嗚呼休哉

○有以蜀取天下者漢高帝也以吳取天下者
明高帝也一則乘彼之未定而用之一則以我之定
而用之

○太祖之後而功者孰不知 成祖平德者孰不知
孝宗乎蓋猶有 景帝焉已戾之祢微 帝吾其被
髮左袵矣其德如何曰在知人在安民其不復辟者
理也易太子者勢也

○憲廟有聖政一尚從禮官言錢皇后得
太廟一也追復 景帝位號二也於乎不可復得矣

○讀史之六朝曁五代未嘗不掩卷欺也曰臣人市
倡哉至元則廢書曰已矣臣人行禽哉吾不忍復矣
先晉之內戎也其以強臣之乎然而致五胡矣後晉
之帝戎也其以弱見臣乎虐企而元矣故夫致塘者
亂王之盜而亂萬古之魁也

○諸葛亡而蜀亡非徒亡一國也人亡魏何也諸葛沒
而懿之智日練而望日重也基本成矣

○晉之南渡斥石斥符斥姚斥慕容宋之南渡臣金
臣元矣宋以道學諸賢而繼唐魯不以孔子而長晉

○魏孝文獻文子也獻文非馮后子也獻文遇弑於
后而孝文爲后行三年喪太后淫於上而帝弑殺其
從女淫於下而帝義弑貞不幸也宋孝宗孝數世之
高宗而不能使其子光宗孝亦不幸也

○宋藝祖之悖德暫也出於乘也太宗之悖德終也
成於積也太宗之枝也其宋或齊鸞之流乎宋法寬

○事有不幸而遘其變者其事已矣然而甚難言也
宋高宗是也臣讐而忘君父之雠非也急讐而迫二
帝以死者假手僇君父者也又非也

○宣仁之華神也其事變其功大雖然吾不頗有此

也女德雄矣大定之華亮也其事變其功大雖然吾
不顧有此也宋不復中原矣
○入主無再元無封禪無上尊號其聖人之共訓乎
后氏無臨朝外戚無與國政其聖人之義訓乎君不
匹嫠翁主不移醮其聖人之禮訓乎憲雖三代何以
加焉
○文其洽者疇易暨太宗弑誰刃同氣猶有誅曰剥
膚也剌王姬之媵是亦不可以已乎
○漢失之刻唐失之亂宋失之弱
○有君德而好文多藝者唐文皇魏孝文也有君才
而好文多藝者漢魏梁三武也無君德而好文多藝
者漢靈隋煬宋徽也無君才而好文多藝者李煜也
文藝為累不為益
○趙武靈胡服而強魏孝文夏胡服而弱雖然寧
為此不為彼也君子謂武靈之不善求強沙丘之禍
天實報之以悖倫矣
○豢之許也溫之忮也敬塘之鄙也雖得天下恥弗
洗也
○高貴鄉公之賢少康也君子悲其志焉雖然成濟
之禍成矣安樂公之不思蜀也無弗與者雖然其庸
下矣
○晉元之辱也而中興唐高之靈也而創業寧非天
乎
○項羽之不修太公也符堅之不殺慕容垂也寧非
天乎雖然有君德焉
○堅之敗也大舉而不分晉得併力矣身在行無後
援矣鮮卑主而氐客失要害矣惜乎其不為聰甯之
及身也
○桓玄篡而不弒裕得借以殘玄自後無不弒矣雖
然寧為玄也不為裕也符堅不修敵君而亡唐高修
敵君而興雖然吾與堅也不與高也
○元魏其猶在五胡之下也幾於金焉宋不統一亦
進矣孝文之再進矣而隋三進矣
○劉彧蕭鸞蕭繹其天之戾珍鍾乎裕之殘晉宗也
道成之殘宋宗也若循環然衍寬齊而子弟魚肉之
幾無報矣然猶昌於唐也
○晉之欲平中原也相會稽將褚裒殷浩宋之將義
恭也梁之將宏也抑何異縱羆而縱兕也尪哉尪哉
○隋文之混取周而順取陳也猶知有將相焉相高
熲而洎將楊素賀若弼韓擒虎而強惜乎不良於子也

始而政任之不勝恩而傷義終而辟殺之大戒法而
傷仁
○身霸有國而身失之者凡幾曰莽曰曜曰堅曰衍
曰存勗身治而身亂之者凡幾曰秦始曰漢武曰唐
玄此豈其才不足耶一念之敬而才為興資矣一念
之怠而才為敗資矣
○伍員俠客之雄也重在伸志范蠡謀客之雄也重
在全身員勇勝智蠡智勝勇
○蠡也仲連也張良也其所解之機同也蠡跡卑而
用神連跡遠而用奇良跡近而用巧
○魯仲連有儀秦之材而近道者也彼其智不欲以
富貴害生也又不欲以生掩名時見勝淵然取勝翕
彼黃綺者豈其徒歟
○桀紂身亡國者也郝獻而後吾悲之矣玄德所以
痛恨於桓靈也夫釀天下之亂者必不死天下之事
者也死天下之事者必不與於享天下之奉者也推
相亦然
○或問材曰漢問漢材曰酇侯何留侯良淮陰侯信
博陸侯光武鄉侯亮何也入而能出大奸而不操不
貪而能完非材其仇戎之良之伸志也善因幾也孫
吳有待信無待信也神乎兵者也夫承武而不土蒯
也居廢立而不人猜也噫吁光可以想矣忠信權患
信歟公信與武鄉其敢乎漢而後幾矣
○漢可以托孤寄命者周亞夫哉霍光恭亞夫倨光
密亞夫所以殊也若勃則亞夫下矣彼丙魏者小
才也德則丙勝
○項氏之坑秦也俘嬰也天其伸六國乎雖然不可
以訓
○信越叛乎曰惡呂氏之誅也承帝意也夫二臣者
非人臣之材而不能君也其弗獲令終也宜哉
○班氏之傳循吏也不及趙韓其猶得先王之意乎
○龍德而隱管寧氏近之鳳凰翔於千仞兮黃憲氏
近之
○漢魏之際吾得三人焉曰諸葛孔明管幼安范承
明孔明以身殉道者也幼安以道存身者也承明以
身存道者也為幼安易為孔明難為承明易而難
○叔度之淵淳幾於德矣丕立言焉馬融氏之言矣
禆德也
○寇河內之謙也少異藺矣賈膠東之乎也則大愧
廉馬非帝其誰能解

○敏濟務寬容衆智謀身三者備矣義不足而卒大
禁之其孔光乎胡廣乎華歆乎褚淵馮道乎嘻
○東方朔阮籍其善處難者乎既弗能避又弗欲彼
曷不龍躍鴻矯乎雖然皆於文舉叔夜矣故夷章莫
如巧藏巧藏莫如神藏
○堯之言共工也爲莽貌也孔子言少正卯也爲安
石貌也莽不相人以工於臣也安石不相人以工於
儒也噫
○西京之事功幾利矣然而爲君也東京之節義幾
道矣然而自爲也宋人之自爲也甚於爲君

○甚矣宦寺之不易勝也陳竇不勝而家族袁紹勝
之而國遂亡訓注不勝而家族崔胤勝之而國遂亡
故夫創業之主之貴始也
○蔡邕氏之才節而不令終也非一念之畏爲之乎
與其死於狗卓也毋寧死於拒卓也
○羊叔子有君子之德四焉曰慈曰信曰廉曰讓雖
然其爲晉謀呉華之際也有中惡矣
○嵇侍中温平南偏於忠者也王元公劉太保偏於
孝者也元公其猶庶幾矣
○嵇侍中之所以不如王保元也俱讐先而君後也

讐爲君者也非君爲讐者也
○司馬孚若優於馮道乎猶知有恥焉雖然能襲其亶
迯其跡陰其行陽其名是不如朱全昱之樸也
○晉渡江徽而立其文獻公之力乎危而安其文靖
公之力乎文靖易文獻難雖然運之有革也必不能
以身殉也
○始興養亂而庚亮決之會稽養亂而元顯決之不
養不滋不決不潰
○謂陶太尉之忠似孔明吾不知也潔於祖逖而武
不及治於蕭王而節不及敦革晉其方岳矣

○安之量而才不玄也玄之才而量不安也合矣而
功不大執何也志不足帥氣
○祿也裕也幾於混矣而功不就或曰運暮也或曰
避敵將也皆非也志在内不在外
○被逆名而大有可憫者其蕭綜乎吾爲之思其處
而不可得也彼梁武父也亦父仇也東昏父也而疑
奈何
○爾朱榮之雄武也幾於項氏乎歡材不及榮而術
過之是以成也泰材不及歡而法過之是以久也
○吳之有遜也秦之有猛也燕之有恪也梁之有叡

居之有材也蒙古之有材也其偏雄之良乎是
材仁人也微斯人中國其殆矣噫何以衛為
○鄧高睿其材不及識也有大臣之度焉彬彬之乎
材則愈下
○王魏之政事文皇也微有委焉有高祖在不純之
手臣也王之先許也不其難也宋儒乃以順逆劣之
而優管氏毋乃不可乎
○甚矣王琚之才之似王皭也皭猶弱知止而存琚
猶雄不知止而殆
○姚崇李泌才相似也崇體近實泌用近玄狄仁傑
宋璟器相似也仁傑近圓璟則方陸贄李絳識相似
也贄達絳遂杜黃裳裴度器相似也黃裳近踈度近
密
○楊國忠 明安氏亡幾矣王叔文李訓崔胤之攻
宦官累矣王安石之變法大矣韓侂胄之復讎言正矣
公其事私其心卒致敗焉
○東海王疆寧王憲俱謂以天下讓非耶夫如是奚
而安
○王忠嗣而無死其中興之元績乎光弼知將而不
知臣真卿知臣而不知將知將而知臣者郭汾陽乎

知臣而知將者張睢陽也
○謂子儀武不如光弼也賢之其以終乎度之器不
如德裕也賢之其以良乎合衆與終而定人
○燧之與晟也功陽埒也人薰蕕也然而同歸終焉
德于是乎不聽
○李西平之難不難於復京城難於介洮懷光之間
而孤軍不屈也蓋見才節焉
○中興之臣吾必推郭汾陽李西平然至戡定之年
俱且六十矣使其早亡一邊鎮度侯而已爾神策小
將而已爾甚哉才之未易識也
○宋氏之業之永也基自周世宗哉趙普儉人也文
不如德裕而才埒之雖然宋不五季者誰庸也誰謂
旦賢欽若謂也逢而旦長之吾無取焉耳
○讀唐史至五王之復唐也曰大哉績乎雖然有遺
憾矣夫武氏者社稷首誅人也唐臣不共天故立宗
室殊梟懸臧厥宗出中睿而王之帝治而弗宗於廟
也上也即帝中矣居嬰於上陽而旋武弗使偭也次
也名曰巽皇嗣吾故知其弗盡討也
○張睢陽之才也而處於必不支也文信公之忠也
而處於必不振也噫豈人為之

○天之報方進以義也報素以友感也報世勳以敬
業也巧矣其若合契也雖然義也敬業也不良於人
而良於事
○問宋臣曰李文靖之遠王沂公之公韓魏公之重
范文正公之廓司馬文正公之篤庶幾焉
○程正叔之貴流也韓魏公之貴會也貴流爲其識
遠也貴會爲其器大也然而爲流易爲會難
○宋臣之於遷也率數讓而後就脛兄弟恤也如其
不堪不就可也如其就一讓可也故夫以勢要君者
卓操也以名要君者宋臣也
○狄吳夫夷簡之冀也以西帥而收公於仲淹成則
掠之敗則加辟焉仲淹之懽然非心懽然也其子知
之矣歐陽氏何文奸哉
○問洛黨蜀黨曰朝言朝而夕闘父毋喪也將不哭
乎豈不曰餘樂未忘哉甚矣洛之拘也然而爲蜀也
蕩其失則俱曰好勝
○安石光才相等也行相高也意相慕也一以亂一
以治故術不可不愼也
○范文公之才之似李衛公也李稍密韓魏公之器
似裴晉公也裴稍巧

○趙韓王之達也而不勝險寇萊公之敏也而不勝
躁王文正之容也而不勝弱富韓公之果也而不勝
褊才難不其然乎
○安石非姦人也然而誤國之罪重程氏以售而貴
之朱氏從而與之蘇軾非純儒也然而無失節程氏
以異而讎之朱氏從而抑之
○啓外釁自王黼童貫始也耗中國蠱帝心則自蔡
京始也故自宣靖禍者京爲首黼貫次之
○秦白起死無李牧敵矣用趙郭開而趙舉金粘罕
死無岳飛敵矣用宋秦檜而宋降宋文之爲魏僇檀
道濟也齊緯之爲周僇律斛光也唐莊之爲明宗僇
郭崇韜也噫
○南渡而後宋岌岌乎危於晉矣然有人焉綱浚鼎
治內飛世忠錡玠治外然而一檜足以勝之是故賈
似道之誤國可罪也謂宋尚可以支元則非也君子
是以惡檜而恨高也
○問李綱張浚趙鼎忠乎曰忠矣然而綱之失愎浚
之失躁鼎之失闇也請原之初不失汴也綱也其再
失汴也鼎之狃綱也江左之得爲江左鼎與浚也江
左之不得爲中原亦鼎浚也浚氣強鼎氣弱浚過之

愚過少
○能見而能不見者吾得一人曰魯仲連其為人也
名不遺身能遂而能完者吾得一人曰龔壯其為人
也孝不違忠
○二陳之相器相材略相似也康伯宏俊卿亮
○虞允文之材逾於浚也其氣不如也
○君死社稷金哀有之臣死君忽斜常有之亡國而
不失禮者乃在夷狄哉
○漢之後非漢後而稱漢以殘晉曰劉淵氏唐之後
非唐後而稱唐以滅梁者曰李存勗氏宋之後非宋
後而稱宋以亂元者曰韓林兒氏亦巧矣
○張承業不完人也然而完人矣其不受晉爵也不
從晉帝也其在文若之上乎
○誅兄而不傷弟者周公也僇子而不傷慈者石碏
也廢父而不傷孝者脫脫也
○金哀亡國不亡其體元順失天下尚不失國故曰
夷狄之有君也
○察罕之忠也庶乎岳飛矣武則同而功過之擴廓
之中沮也失在太子其終為純臣也遺教在父
○夷狄之初勁有將四人焉粘罕术華黎才將也
哥伯顏制將也有相三人焉劉秉忠才相也耶律楚
材廉希憲仁相也
○徐有功耶律楚材之人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女
主夷狄冥冥焉
○明之初興也能為勁者唯陳友諒擴廓乎其下友
諒也得之速非我速也彼失之速也其破擴廓也得
之緩非我緩也彼失之緩也
○友諒之雄强也其在項籍李密下實建德上乎丞
敗丞整其猶能振乎張士誠明玉珍自守虜耳然士
誠之能得人也玉珍之能治國也亦足稱偏才矣
○察罕帖木兒而在　明之憂哉雖然天之所廢誰
能興之田豐所刺也李雖再犯闕而元之腹心腐
矣奇后太子再疑擴廓而元之四肢痺矣故夫田豐
李羅者元之賊而我　明之勳臣也奇后太子者元
之戚而我　明之間臣也
○謂中山王之賢三代而下鮮比也其用兵也整而
簡武而不殘其居功也安其事上也共其藏身也哲
蓋韓淮陰鄧高密曹濟陽合而為一者也於乎休哉
李韓公之功大矣而不終也其人非反者也不善避
功也劉誠意之功大矣而報輕也以術合者也非以

天下大筴合也
○諸葛武侯之後得大将二人焉曰唐太師汾陽郭忠武王子儀明太傅中山武寧王達中山之易也在秉創也汾陽之難也在振衰也然而亦各有難易焉汾陽之難在庸主也其易亦在庸主也中山之易在英主也其難亦在英主也
○問大将曰中山其全矣常開平李岐陽傅潁公之勇沐西平之靖張定興之重其庶幾乎問大臣曰不知也毋已于肅愍之任王端毅之直劉忠宣之篤乎
○壬午之難有功而無愧色者一人焉曰鐵司馬鉉已巳之難有功而無愧色者一人焉曰于司馬謙其人才同也忠同也酷禍同也
○漢庶人之叛也楊文敏之賛　上親征國事幾失矣其還師欲襲趙也非楊文貞之力止國患幾失矣雖然吾猶以文貞之功大於文敏焉
○已巳之役不急奉迎　太上為　景帝撫乎不知太上所以得速還者由不急迎也特不可為訓耳天位不再社稷為重君為輕千載而下能幾周公乎南城之奉養不以禮則非也易儲君心也相職也于肅愍一本兵耳夫不録其再造之功而以易儲罪肅愍何其忍也
○李文達之讓王忠肅朱撫寧之讓郭定襄其猶知有國乎薛文清之發退吳聘君之辭秩其猶知有幾乎文清賢者也聘君篤行君子也其俱不足以有為於世明也文清而不去且伴食矣聘君而不辭且秩累矣
○劉詩將非君子也其去乃以不封張氏周陽曲君子也其出乃以璿曹元力陳師君閎閎若也獨持不品閑直倪舜咨袁表者也逆閹人賜袞人固有不可必者也
○大臣者吾必以王端毅為巨擘焉次則劉忠宣致政為國知無不言者王端毅也致政為國知無不為者劉忠宣也雖然吾不難二公難時之容二公者也
○赫哉　太祖之聖也而臣不稱蓋有将無相矣李韓公一時之才也而學不足劉文成可以將相矣而量不足
○楊文貞之雅也與文定之敦也商文毅之定也劉文靖之質也所謂守文相也楊文敏李文達之練也楊文忠之果也幾能濟時矣
○二端毅之在銓也其猶麒麟鳳凰乎于肅愍之在樞也

麃幾蛟龍矣麟鳳天下望而知其瑞蛟龍天下望而
思其澤
○孔廟之黜揚雄也　帝王廟之黜元世祖也太廟
之黜姚廣孝也凜乎有春秋筆焉
○問新建伯之功曰不在難而在速稍遲則建業下
矣又稍遲六師接而江許可購下矣茲其所以[illegible]之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四十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四十一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說部

左逸三十條

嶧陽之梧樊燕者窮其根獲石篋焉以為伏藏
物也出之有竹簡漆書古文行左氏傳讀之中
有小牴牾者凡三十五則余衍而錄之或曰其
指正正非左氏指也或曰秦漢人所傳而托也
余不能辨聊以辭而已

桓十六年春正月會于曹謀伐鄭也夏伐鄭秋七月

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始公與諸侯圍鄭也郎
郭門門焉昭公怨使子人私於衛侯曰惟魯君之
首禍鄭以脩郎之怨也宋君之左右出子也則惟雍
氏宗之變不虞君之儼然辱臨之也敢請衛侯曰忽
何敢入對曰寡君之為太子也實先君之嫡以請於
天子有成命矣不腆撫軍而執役於齊以扞戎
大勛是建出子挾宋而奸之國人之望寡君如望歲
焉何以不入衛侯曰是非寡人之所專也二君志也
曰魯宋何恨之有魯志[illegible]也宋志督也已憎之不悔
而曰助而以求無君之國而黨之即天子不能[illegible]

夕誅君胡翼焉即寡君羼弱不能圍其叛殺之邑而以
歸君君且歸魯管之役我克宋郜防而魯以班取之
又弗德也魯安能德君衛侯乃辭於師以疾而歸公
亦歸

莊七年夏恒星不見夜明也巫季陽门曰汶西也汶
而光其两夕有聖人乎史逸曰不然是中國之微也
而在下大夜下象也夜明日之餘也其是殷之後乎
代於時爲映更二甲子乃晦乎一甲子中國有聖人
日不汶矣

閔公二年公子慶父縊諡之曰共仲而弗以傒告也
仲孫湫聞之曰異乎季子之爲政也刑莫侈於戮逆
淫莫醜於奸上慶父三年而再行之而又通君之室
以希得國魯有司殺將誅辟焉慶父而後誅無後者
且莊公之二子傳乎周之元公其制辟曰絶管蔡
蔡明有差也孟叔同立叔實耻之作法於凉其季子
乎是夫也得世無魯矣

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潰於侯逃於蔡使其大夫考
父請曰亡人不佞不能事盟主以辱君之玉趾又凝
然勞諸侯之師不佞寔悤辟不敢以介見又弗獲改
服從諸大夫朝歸死於先仲之墟不佞王郇受賦弗
敢稽也明府之好聘兵役弗敢後也一人齊沐頁髮
以侯大僇君用之先仲誓弗載祀唯命其華以先仲
故赦而虔之則庸君之惠也作所盟也齊侯欲弗許
管仲曰許之君爲盟主而脩沐茀之乏以勸諸侯必
終其快剪滅惟城毋乃不可乎請伐楚詩云出自幽
谷遷於喬木言從義也君以志與戎而以義救之又
何惜焉乃復蔡侯

齊侯伐宋閼縉討其不與盟於齊也內子曰不可棄
恩不仁乘弱不義昔五尊爭亂君實不勝控越於外
宋君無忘先君而幸諸侯以靖我阽危救寧撫有東
國君寔不能光昭先君之令德嗣主齊盟夾輔王室
而落戎夏之長心以力競响昔我先君之有討於荊
也我握其臂宋持其指君今伐宋楚爲之邸我爲之
掎不佞唯宋不以軌逆而遣一介之使來勞曰寡君
孱不善師中楚以爲大國羞君屈玉趾跋履赦郊燕
錢念辱之微而脩先桓公業用還集我乎將無庚辭
以困行人公不聽君子以是知齊德之不競也

僖公二十有二年冬十有一月丙子鄭文夫人芊氏
姜氏勞楚子於柯澤楚子使師縉示之俘馘丁丑楚
入享于鄭九獻庭實旅百加籩豆六品享畢夜出

文子送子軍取二雖以歸明年秋楚成得臣伐陳討
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爲之功使
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
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叔伯退而歎曰與
我夫子之爲楚也泓之役君王幸以役勝宋而率之
同盟又掩其二息而無別宗是必不得諸侯夫子不
諫而今又讓楚以快子玉君以汰失之而臣以愎復
之必敗夫子實啟楚而欲他讓也得身爲幸
王命尹氏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王
若曰叔父惟乃顯祖文侯翼相我先王輯枚在播用

遲厥錫奕世克輔將上帝弗厭我先王永綏繩繩亦
遠爾股肱叔父爾往裕少習於難礪乃智蔵乃勇若
群僕暨御罔不又俊於乎余小子弗悼弗習於內寔
隕越蔑每唯叔父是怙禺虘不揺臣受其罌繳熊氏
陸梁漢江𧁰啗諸姬余小子弗武弗克豫外以勤我
叔父毅厥胄甲荃厥鞈𤳙伻巽荼靡扞不殊於乎天
奪舅氏余小子日皝皝弗怙即於次叔父爾寔大奠
我甸荒昆從姻戚友邦冢君大夫咸若度汝克纘文
武哉益光于前烈王曰叔父其歸視師柔遠能邇用
賚爾大輅一戎輅一騂服具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

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往哉敬服王命以綏四國
糾逖王慝無怠成無攸食天嗣惠斯老余一人永孚
于休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
之休命
王受魯侯殺王爲衛請晉侯曰昔越我先王二叔不
成夾鍴亡𤋄維我伯考周公大帳文武之業修修蔡
蔡以靖王室施於九夷九夷率從余一人不德不能
蚩寧宗族厥有衛鄭弁盟附之好而有二心以服事
荊寔賴我伯父丕揚周公之烈翦劉荊人伏寘箸𨐨
蔡鄭之罪歸於京師告用於廟余小子罔敢恫怨法

亦罔敢赦魯之宗臣以故職請曰蔡叔怨又攻行周
公寔復封之傳國至今予弗敢專鄭在深室徂寒越
暑其於昏旦曰康叔之德只以三餕食其速誅之以
比於鮮唯伯父稍緩其從蔡而復之亦唯伯父晉侯
稽首曰君王幸赦衛鄭以辭余衛重耳之願也敢不
唯命
秦伯葬穆公當從死者百七十有七人予輿氏之三
良與焉而明諫曰不可我先君之御秦也其治命寔
多君不之好而唯亂是用猶新禮之叛也猶良國之
威也王官之役晉人蓋日夜兩首焉以司吾國君典

而示之疵毋招舉乎我得由余戎自削矣以良爲揃
去戎幾何先君之覇也定王室恤同盟據土受胙再
造國君史足書矣而終之以函轉無已其老臣哉曰
余再辱泰師先君再拔之死也曰而餘身也無以稱
報王官一矣訃殉爲再秦伯曰子與氏先君之志也
而先武公之故也子爲生者可也孟明退而不食七
日卒
齊侯朝於晉賓媚人相郤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爲婦
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賓媚人曰日大夫以晉
君之命徵敝邑寡君恐不敢愛奔軍以爲從者賓於
單劉惟是一二已臣不能動內人以于大夫寡君寔
無所與聞大夫旣已悔之奄而要晉狥之以天之降
罰齊而使青人之晉喜於筆亦豈無一二晉殤先末
公之有討於晉也脩吾疆之鄰而終寘之大夫其蓬
宥齊而光先文公之德以寬諸侯夫誰不服如其咲
也九達之莊人盡誅乎郤子不能對君子曰郤氏之
後殆哉夫驕德之賊也驕匹夫不可而況國君乎哉
兵以逞忿忿以成欲其尤未也則先成子之恭乎
范武子謂趙宣孟曰亡人也屏夫子之收之不敢以
間請也晉爲盟主吾子寔執大政以光輔社稷城濮

之戰我先君從一得志於楚然以三之門楚弱不直
舞食無邪商臣弒頹而子不以問辠諸侯僇楚楚猶
外也宋弒杵臼子不覲討而以委中行氏齊弒商
子又赦之子爲正卿曲庇臣慝嗜取戎馬夏仔狄矣
曰君不勝民吾焉能奪之且有關之司寇在士季退
曰嘻夫子能行之且忍之矣
宣公十五年晉敗赤狄於曲梁滅潞晉侯賞桓子狄
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桓子之老無說曰士
伯之賞信也柳夫子其辭之夫郊之役不能蓋援其
長者以歸今之有事於狄者皆其孤也其爲者則又
柚手夫子其盡以郊請命於君曰君幸毋僇敢蒙賞
手不然請以是爲吊死察傷者夫君行逆臣行節禮
也詩云鍾鼓旣設一朝饗之君之謚也書云百拜稽
首讓於夔龍臣之節也桓子不能用其明年卒
諸將攻屠岸賈於司寇之署且命之曰國有大典女
寶禮之以剪僇勳賢而滅其祀君以爲討岸賈再拜
稽首曰諸大夫脩成季之德而過督臣也則旣聞命
先公不能爭臣室而羅於難用棄群臣誰之爲也旣
殄其身又污之謚故臣旦夕疾首焉以君之命持司
寇爰書以討而謂之禮也其誰不禮諸大夫亦惟私

是競以亂甯亂將奚靖焉君行及矣伏劍而死
晉侯使呂相絕秦云云秦伯使大夫成差報曰君俯
怒於敝邑而儆然勞諸侯之御又辱先命之寡君無
所逃罪不腆敝賦詰朝相見也唯是二三臣受事於
先君之老不敢匿敬布腹心昔我穆公念獻公婚姻
之好以內惠公許遺我列城五朝濟夕設版焉穆公
如忘輸粟自雍及絳相屬秦饑晉閉之糴我穆公豈
敢以施責唯妖夢是踐于是乎有韓之師天棄惠公
以兵見也穆公釋縲而鑄之七牢俾復有晉國是我
再造於惠也惠公即世唯是文公亡人累累我穆公
擐甲胄以從晉之卿大夫呂郤之難文公潛濟共國
戡而後返寢門室皇寔唯我紀綱之僕是我又再造
於文也虞夏商周之亂謂穆公之無利晉而祉庸之
是以來朝則豈敢忘晉德我穆公師河上均納王文
公詐而郤師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寔拔之如無穆
公城濮之役秦之龍旂虎帳悉用輔行晉是以大破
楚鄭棄叔詹之命文公以私討豈其存秦之疆場而
誣我先君穆公之終怒鄭則文之為也超乘三百毋
毛髮之累候人褻公氣然背文公之好不以餼館逆
而以兵掩使我骨暴崤函之間我是以有王官之師

穆公之常三君皆不克終終豈在秦罪公卽世諸大
夫來言曰請立公子雍洽命也一二耆老謂我康
毋為晉德晉以怨報康公思累穆文之故披星戴炎
以赴晉諸大夫利幼君而陰敗盟我是以有令狐之
師使我康公寔愧於一二耆老晉又乘我康公之埸
而徼白狄殘我場苗齧剔我人民潴夷我城隍蠲焚
君景公有□肩之恙須醫於我寡君寡君為穆公三
日而遣緩也曰其疆場之吏不能布大好君則何怨
穆公之享於鈞天為晉君請甥舅哉君立而寡君嘉
可知也屏其故我乎君又秉甲於河東而誘盟我寡
君是以不能涉河猶命顆奉載歃血在口而勞諸侯
之成師以臨寡君君來言曰白狄而仇也以而之賜
命討而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既余仇將以間
止君師也君信之楚為封豕長蛇欲敝晉於鬬我肆
其淫詛君又信之抑君以為兵端既不獲受命矣敢
告文襄靈景唯晉四君抑主齊盟惠逮秦裔誰之功
也且君稱盟以藩王室無受誓維京南辱郊不報坐
齊以讓執事豈輕其心焉使之盡東其畝君唯力是
競而獨辭我寡君寡君敬受辭翦棘夷道以延君之
軛車唯命

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祝宗退曰異哉夫子所謂將社稷實賴焉國有六卿子州在二中軍之良厥猶將之且以先武子之德只細大咸憐將子是靖子辟其難而戕其身以族免也則不曰晉國之祿食者幾何君子之愛身也以存社稷也其捐身也亦惟社稷是存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又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夫子視一人之阽危而先辟之不可謂忠將身之不保不可謂智君子曰祝宗之言信也雖然繇之逆也郤之昧也抑亦可免夫

楚子伐宋宋使樂嬰齊告急於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樂嬰齊曰異哉大夫之見而以君削也君失諸侯在此言矣且嬰齊受命於寡君寡君齋三日而遣之曰楚為無道虔視宋寘以國之辱辱及盟主僇其下介以干楚師維是鋒矢及帷轉鐸挑維士均粟女職編旦夕所不即死堅待盟主之救晉師苟出而呂先微子之社稷共楚者有如日晉師苟不出而呂先微子之社稷餉楚者有如日寡君之辱臣元寔史言之抑鄭之役晉之戎車大倍屐楚𠬝子邦克用命淪於顛隮則當惟天之咎今復棄宋宋折而楚鄭先之衛伯曾有辱也從齊以披秦為陰構患率諸宗挾疆以北鼎是用詢將晉之大勳是隆唯君與二三卿圖之詩云子不戒好豈無他人請效死矣有以報寡君晉侯曰善乃治師

會於商任錮欒氏也子產私於范宣子曰僑聞之先王之待遷臣也留之弗可則導之俱有侵也先之所往無使窮也三年而後收田祿里居冀其反也盈也非有大故以先人之汰遺釁晉不能即誅以遺諸侯而又窮之僑竊惑焉亦不曰有先大夫書之勳未斬宣子曰寡君之有討於盈也寔書之為匠麗氏之役也至於今未雪也厲公又濟水焉伐秦獨東其馬首以狃師使寡君不獲志於秦以喻諸侯寡君之命曰凡獲罪於余者無共國獲罪於先君之社稷者無共天子產退曰盈必亂晉失盟主殆此故矣脩書之罪則既赦於先君且無辱群臣以虞中行氏脩厲之汰汰罪涉必深入不考古之訓也范氏其為繇乎文匿不

寡男然是徇任讓棄成肆念滔志其猶以武子文子
之澤也再世而已
秦后子奔晉以翠旄之復閔鑿鑑璧珥甲父之鼎私
於趙文子曰鍼也不能事其兄以即盟主其不以就
大僇而使之朝夕餕焉唯吾子是賴與先君棐靡之
好是庇鍼也敢徼福於先君以事夫子趙文子辭使
者出諸大門之外而拜曰我寡君以公子之辱臨而
不鄙也日夜飭郎傳焉武不敏穫有列大宰毋以內
臣而有異交精白一心夙夜匪懈唯君是與武之志
也吾子蘇念先君而賄痗武即不肖敢蔑志其先而

賄之愛后子悔曰鍼之待夫子淺矣宜其及也
宋之盟叔向歸而有德色祁奚曰異哉肸也吾聞之
先王之於夷也德兼之霸者之於夷也力外之未聞
其柔之也召陵之役齊桓大張其兵辭楚慴而後成
伯也是則仲父之教也城濮之役辭不足矣劉之兵
楚劌而後成伯也是則先成季之教也楚雖孫爲莊
若穆冥不得志於諸侯而以求晉晉爲盟主倏棄諸
侯倒阿授之毋乃逆損乎肸佐上卿不預其弃喝懾
東甲陽辭以誘南冠之臣假然欲先小國尸盟圖若
是乎物不兩大楚既先之則主之矣晉既不能大寬

諸侯之力聘朝饗助日歲其勞焉又令楚得役之是
重困也安在息民楚爲封豕今勢無屑輕重異供薄
厚生怨爭未艾也安在抑夕君之衡一旦失之猶
以爲多何所非績晉侯耄而卿武上卿是藉寧無先
文君之訃聆也及身而已後其殆哉叔向聞之愧三
日不出曰吾知罪矣夫子再生我者也
晉人執仲幾歸京師王使大夫弘詰之曰昔在商王
自絕於天昆棄兆民我先王以爲討拂遂殄伏鈇斬
其喬封之舊都佐以懿親又包藏其禍心以謀我先
王既正其罰又曲霈之爰擇明賢唯桓圭土田九命

是錫世世子孫稱上公於周室天降吏予一人以憂
堆堞盟主紂尨諸侯以共事而女赦然曰余客也且
有滕薛郳爲役女之宮郊甸遂寧不唯王之土其卿
士僕妾隸圉市井寧不唯王之臣余一人不德不能
撫有宋宋以枝辭而有滕薛郳國無小其相爲役乎
先王之令諸侯曰毋倍上毋陵小女一皋而賊之余
一人將奚賴焉女即司寇毋廷女主以干天討仲幾
不能對乃囚之
吳季子使還而過魯叔孫穆子曰美哉先太伯之讓
也而吾子幾之雖然豹也竊有惑焉太王之志也授

丕顯文爰發周邦其命維新盖州我以天下治也
子之諸兄日尋兵於楚以務其民今閒其嗣抑又甚
焉子守曲節而不唯先君之志是體以綏輯兩國而
好者太伯之讓也其承親而靖亂也承親孝也靖亂
仁也仁孝合之爲義吾子違親而亂是用釀仇乃不
可乎季子謝曰微吾子之藥石札也則不聞斯言札
也不才唯顛越是懼敢多讓乎
齊侯乘欒氏之亂遂伐晉取朝歌爲二隊入孟門登
太行張武軍於熒庭戍郫邵封少水趙勝以師來追
曰以寡君之不穀嘗從君於盟所口血寔未乾而君

儼然師臨之也何故欒氏爲逆則豈惟寡君惡之方
藉君之威靈以爲僇君而叛臣而背盟主不寧敝邑
之雖甲朽戈從君於劇不敢辟齊侯使崔杼答曰昔
我桓公大協諸侯以藩王室天子藉之錫主齊盟女
先君之不度而競於力盟是用秤代諸侯之子女玉
帛干楯緣朵醃粉女世饗食不以爲厭女亡臣克脩
婦人之孽而逞師於我又爲嫚辭而辱及余之先子
即一二孳稚不敢忘女勤我行人使從諸大夫曰必
以類又強諸大夫而歃之天子命我先君曰伯舅女
率太師之典祭乃祖考無忝乃舊先君用是以爲從

而有討於魯女又昵魯之奸言而肆殘戕以賊我邦
京兹有雍門之役焚廬舍難原穫寡君弱不能遏其
遺孤其遺孤日夜西嚮厲刃曰必肉晉死不敢舍令
大既奪女眜而誘其君臣之衆以睽閒也寡君敢下
順以天命討大夫以軍若城下者寡君之命車無所
愛亡臣假不若命軍還而殤發曰弗獲暱諸大夫所
習聞也趙勝曰齊侯必亡犯上侮強助逆誅命此四
者得一爲詩况兼之乎始欲師以驕其還還而後襲
之可肆志焉齊師還趙季袁之遂獲晏犛
劉氏范氏世婚萇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

爲討六月癸卯王使使賜萇弘死曰微大夫之力周
不及成也雖然大夫乃與背之叛臣晉不以爲討弗
敢懺大夫弘拜稽首曰君臣過聽臣策人誠諸侯之
力大城成周版築之下暴骨與焉以爲臣僇臣死且
不朽君王幸誅臣以悅盟主盟主服從諸侯嚮賓以
僇臣之故臣死且不朽成武二氏始之良也宣孟文
子嗣之英也奕世陪晉力亂而爭孰爲叛焉如其與
也以臣是悅王悅盟主盟主悅卿毋乃漸漸乎夏秋
闌逢成殷志也商契比干因周討也晉之從政聊睨
下雉無日忘之臣門命矣下見安子敢以天子之命

討曰首亂陪臣波及王度惟是不俟與于陵家賊亦
桑之五章而死周人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
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
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仲之子重
爲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公出公遂如
晉將如乾侯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
在外君亦不使一人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
使逆君使公復於竟而後逆之公至乾侯處於鄆齊
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公恚欲自殺曰余再辱不
如死也子家子曰君有臣不能即而棄其社稷以肩

越於外將辱之是取又何恚焉二國要而與勞師季
孫毅而虞復君其快君死也如一君又不戒成其志
矣退而曰二國之不爲君也識哉晉伯主也齊伯之
餘也政在強臣矣而又右之右國之道以抑君不敎
世矣魯猶宗也晉齊之鬼不其餒而
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
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云云君子曰史墨
小人哉六卿圍弁髦晉君而墨又從史之說焉以慕
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如其弱也庸非君乎冠屨定分
不可易也三氏爪剖墨其爲亂乎

楚靈王聞群公子之死也自投於車下曰人之愛子亦
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其
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侍者曰吾
故君之言及此也而況君[illegible]
鄭敎城陳城蔡不羹[illegible]
華而朝諸侯爲然而闕周之所也若王未之念也詩
云襲其流矣何及矣其君王之今日乎
晉荀寅求貨於蔡侯蔡侯曰寡人以國之貧小不能
事大國而失子才費楚不若是恤其從政者害而夷於
君以詰予之瑱珮復陶三載弗克事[illegible]於先

君之社稷用脉死請子大國幸哀憐之而告諸侯
之甲徵罪於楚[illegible]是不洩敝賦寡人之妾與貸賄恙
用從事敢辱大夫之請我先君叔[illegible]訓而羅
於傳書吳及刷蔚魏鶴而已大強[illegible]姑洗密須之
鼓隹書是晉蔡無分寶疆[illegible]弗得 成佐蔡雖辱
稱諸侯也其室猶[illegible]賴大夫之力[illegible]志於楚有
瑱珮復陶在敝用藉手吾子 [illegible]諸侯
方貢不乏私覲自萃又何求哉荀寅不[illegible]而退
定公三年蔡侯唐侯朝於吳請伐楚吳子許之蔡[illegible]
曰盍以辭先之夫槩王曰我[illegible]也惟力之是逆而

奚辭爲伍員曰不然我與楚鬬五易世矣若衆之角
於澤數挺數絀卬爲雌雄弗克有楚我且楚由何患
無辭辭以先之武以繼之制勝之經也乃使伯嚭以
師先曰天誘楚亂不有戕也而世濟其威以逆於我
寡君之命俾臣曰毋黷武毋愎報惟是過虐之史脩
父兄之怨能合而不能離也且辭於寡君曰我天子
之制親親貴賢弥牙盤錯以屏王室唯楚之先庸德
只而纂其缺舌以徼惠于我成王而稱附庸我昭王
之南狩不實苞蕆其禍心鴆其蟊蜮以震驚侍衛盟
主有討尔又游辭而誣之水神曰以是逃罰水庶幾
靡喙哉陳小國若若鄧若弦若蔓若江若黃若六若
蓼若庸若麇若濮若息自一二宗室外夫孰非神明
之胄而剪爲使弗祀尔有憾於陸渾而擢於雒以楚
折鈞之喙足以爲九牧乃又赦丨曰余尚得天下不
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取之
城濮之役不帥爲傷鄭之役尔不能具耳目以入宗
廟尔猶不省愿而睥睨其共碑以干天誅日唐蔡二
君之以好覲也尔既微其珮與裘而又使嬖臣窮
其副而縶之三年蔡君日夜慱類而請寡君也曰蔡
之社稷卬尔卬予若童子之食且不救之先人其不

血於楚市者幾希頓徉舉國而從之吳人請我長諸
九百以爲後勁寡君迺曰余一人不敢脩怨於楚侯
王室之不競以爲余恥余恭爲宗盟長敢忘干掫武
士十萬自郢及鄖黽隘乃止江漢諸姬以及庭堅之
裔悉復厥祀其諸大夫士非族於熊能自變奚寡君
無所愛其罰遂濟師
吳王賜伍子胥屬鏤以死子胥歎曰天乎余之無罪
也吾先君之霸王而入楚也吾君之逞嬖也而伯
諸侯則微奚之力也使者曰不敏以不足以知大夫
則竊聞君王之緒言曰余一人敢忘大夫之勛惟細
言是徇以肆於傷抑先王之不獲正始也狡蠱有隱
憾焉栢舉之役大夫恭與尸樊棘而鞭之楚人懁煙
之餘勵其生者以報死者萃怒於我我是以不獲肴
楚檇李之役大夫寔張皇六師不足以衛先王之指
遂棄群臣余一人以爲將恐有之人臣無外絶貳也
大夫以身事余而東其子於鮑氏亦庶幾異日栢舉
哉余不得復事大夫矣子胥頫而呼且詫曰樹吾墓
檟檟可材乎三年而吳亡且亡也
晉侯會吳子于黃池爭長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
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

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授敵乎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吳既反衛有惡司馬寅於簡子者曰吳有內難厥亦晉矣子為正卿以佐盟主而不張武師以懾夷狄而先之吳既先晉越又勝吳如其合也不更役乎宋之盟子之先武子也今子寔再辱晉焉君以辱為討子將焉辟必殺司馬以悅於國簡子乃遂殺司馬寅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四十一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四十二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說部

短長上 二十三條

耕於齊之野者地墳得大篆竹冊一帙曰短長其文無足取其事則時時與史抵牾云按劉向叙戰國策一名國事一名短長一名長書一名脩書所謂短長者豈戰國逸策歟然多載秦及漢初事意亦文景之世好奇之士假托以撰者余怪其往往稱嬴項薄炎德誕而不理至謂四皓為建成侯偽飾淮陰侯毋反狀乃庶幾矣因錄之以佐稗官一種凡四十則

邯鄲之難楚取魏睢濊之間以自益也江乙為魏說楚威王曰臣不佞少習楚事竊以為先靈王之賢甚於先莊王也楚王作色曰先莊王雄楚者也九戰而九勝以盟諸侯光列五霸聲施到今靈王少負不諱罪為章華臺而驅內叛之天下不衷客胡詩也曰主臣莊王之有討於宋也環城罰牧者以百里築室反耕宋人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王赦之盟而弗有也討鄭鄭亡其君肉袒牽羊以迎而王赦之盟而弗有也

討陳以夏徵舒司僇卿取一人而又弗有也㘣鄭尼誅
不庭汲汲乎亡燕息之間攻車屢觴地不加益以空
名為政於天下者莊王也靈王滅陳滅蔡城不羹䧟
朱方兵力所及亡不有也方城外之師與方城內應
而王暴繇也以貫利媒禍於天下者靈王也今魏闕
趙之請救而王弗與也潛師乘魏虛而取睢濊之間
是靈王之武也臣竊以王殆賢靈王楚王曰微夫子
之言殆哉請得因睢濊而媾於魏

陳軫謂楚王曰臣欲益王之地而王欲割也臣欲强
王之兵而王欲餌也欲收六國而宗楚而王欲失也
欲抗楚以抑秦而王欲卑也夫割與餌失與卑度非
王欲也然而以意得之得之王之禮張儀而內寵鄭
袖也

謂魏惠王曰酒有酖王今之乎曰否前郎中魏夷而
陽疆以備宮監乎曰然是何言也然則酒之惡酖也
為毒也宮監之惡前郎中也為其鈎謡也張儀之毒
也甚於酖而其鈎謡也甚於前郎中王乃委國而事
之何也

楚頃襄王獵於濛而樂也觴群臣而命之監曰醉遲
解客有來謁者曰請須臾曰毋問遂溷之敢問客何

曰臣不肖少賈而中棄之晚乃業儒見曾儒與吳
賈爭也曾儒曰親重身吳賈曰否身重親曾儒曰吾
聞之夫子矣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其以身也曰以直
報怨吳賈曰吾先君闔閭之有携李役也王夫差因
以夕枕薪嘗茹膽而令於庭曰夫差爾忘越王之殺
爾父乎曰不敢積甲而訓之以伐越棲越句踐於會
稽之臺而弗誅也為其稱臣也王句踐因以夕枕薪
嘗茹膽而令於庭曰句踐而忘會稽之恥乎曰不敢
積甲而訓之以伐吳棲吳夫差於姑蘇之臺而弗赦
也夫差報親而赦也句踐報身而弗赦也然則[illegible]
[illegible]者有以折也臣今者過王之國都而知其所謂
也夫函關之留鄢郢之東王殆以為疥癬也置之均
巴王而赤趙罷[illegible]

羋八子使其豆請張儀曰美之有臧於惲君所悉也
惟惲日夜不忘靈乾稷異日安能顛首而事之今惲
寧在遼可圖也夫欲行申生之阼而俱大臣之以遠
讒也惟君善謀之請以黃金千鎰為壽儀曰諾他日
說昭襄王王曰惲之陷蜀也庶幾理哉曰然曰惟先
生幸有於蜀也吾欲開其西南之地以勁楚後可乎
曰不易也其西南為羅施鬼方壯人若徐猓若寧又

若倀而又最善毒栗秦之液淬於刃血濡縷立死其
食人有咽而死者有周月而死者有周歲而死者有
三歲而死者施之食有即沸敗者有十日敗者有踰
月而不敗者為蠱百狀與銑鏤揣差不可感而致也
王曰先生何所將之曰得之蜀賈之往來能以其物
貿者也居歲餘而蜀侯惲以山川之胙來致餕王將
嘗之八子曰是遠餽也試而後嘗之以唉小臣小臣
即斃昭襄王怒而欲誅之狼侯曰申生可鑒也蜀之
程五於曲沃矣居再旬而毒不敗肉者鮮王益怒曰
蜀毒不敗肉也夫申生冤惲獨不冤使司馬錯賜之
劍蜀侯惲與其夫人皆自殺而誅其郎中令嬰等二
十七人

蔚文君謂趙王曰夫從人者意不欲天下之精為從
也衡人者意不欲天下之精為衡也夫天下之精為
從也無間而起其說於從者精為衡也無間而起其
說於衡者從衡錯而傾邪之士得執而操其權故夫
利與客逝而害留王也且夫一辯客之任足以食百
戰士而有餘王請一切謝客可也

毛公為信陵君說魏王曰家任長然乎王曰然然則
臣之鄉有火於鄰者必焚其廬勢必逮及其長方醉臥不起其弟不得請而拔家眾斛水柯浴而
救之可乎曰可然則秦虎狼也旦夕且舉趙趙舉而
包魏於膏肓之間必不已也秦甲西下軹道南陽封
冀因夏水決滎宿胥之口而崩大梁東燕邯鄲之甲
度白馬而與師會大王雖欲偃然托吏民之上一日
得乎信陵君以王醉之未醒乘見卒力戰破秦師而
存趙以存魏也大王乃厭社稷而怨之乎王曰寡人
非敢怨信陵君也不忍於死者耶耳毛公曰晉鄙宿
將也將大王十萬之衆於境日費千金而不恤也
親社稷之殆倫而次且不進也毋乃以魏為質乎信
陵君知誅賓繆者耳不知為大王將也王謝曰請稱
思之次日薛公見王曰客何來曰鄴鄴見信陵君乎
曰信陵君日夜悲啼思大王內責咎外畏誅未敢東
嚮也信陵之客三千人人裂眥髮立以大王薄介弟
而輕社稷功思以劲血污屬車之輪臣其一也且以
太主之兵符在卧內而客取之若承蜩王謝曰敬属
客迎信陵君

趙有樓煩之地瘠賁縣入秦秦欲得之趙弗應也秦使
使使以好請而以兵繼之趙王謀於公子勝曰若何
公子勝曰浦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屍富人請贖之

其人需金甚多富人患問鄧析曰安之此必無他賣
矣得死者患之以告鄧析曰安之必無他買今秦無
他買而王無他賣也秦不善策而以急求王毋拒也
緩之而後要之而不失利也
孟嘗君之為燕謀齊也燕師劫騎劫破七十二城復
上谷燕而為齊於是襄王相安平君而誓師焉孟嘗君
方食客夫箸不知所擇馮諼進而問曰先君殆有憂
色乎孟嘗君曰微夫子言之問行請也日者吾不能
事宗國顛越于位又不能備御圉之役以為鄙邑憂
其能免於嗣人之罰乎事秦秦吾械也不可以再辱
楚趙吾與也事之吾不忍於先君之邑而棄之又棄
客也馮諼曰君何患焉吾請為君三東其客而薛廬
於臨菑之社而毋恐吾客一往而齊不敢西南其車
騎客再往而齊亡命之使馳薛三往而齊請國盟乃
僞其客勝督陽為得罪於孟嘗君者而奔齊事安平
君之舍人以間語安平君曰薛公不可啟也夫奔亳
我前王之托而以齊市燕今又中之邪臣也一世縱
敵數世之害也請以埽燕之勁而剪之安平君曰謹
受教因相與規兵食勝督曰夫子之所恃即墨若干
內曰四倍而不及者八之一其下豈知之上不及者

三之一曰薛稍郭君之所築也加尋焉守士幾何
嬴餘也不及萬人曰薛公之所禍者六萬家壯男
子二而皆荊楚關士也客三千人其半劍俠客也兵
法十圍而五攻今二之為兵三十六萬而可曰楚魏
之來救若何曰請以白璧千雙金千鎰分而講於二
廷使請以十萬寡其私濟安平君不擇田子策之善
今令吾舉國而從事焉而猶不足也請緩之故曰客
一往而齊不敢西南其車騎也久之馮諼乃使以二
乘為秦紫也者而間行至薛曰秦王敢使其大夫某
布之執事不穀欲留君以固秦之社稷而君弗察也
雖然不敢不致以忍也君以有意乎穰侯出舍以待
君之臨薛公謝而去之而泄之安平君居有頃則使
以十乘為趙紫者而至薛曰趙王敢使其大夫某布
之執事曰者君去趙相寡人心怦怦焉惧厥其社稷
以為先王憂君幸不得志於齊敢虛介弟之位與邑以
待薛公謝而去之而泄之安平君居有頃則又以一
乘為楚紫者夜請鑰而內之與薛公室而語弗泄也
乃使客董之繁菁者以姦得罪者奔而事安平君以
間語曰君知楚使之一乘夜入薛乎曰知之知楚語
乎曰不知也董之繁菁曰吾得之其內侍者楚王使

為薛公曰淖齒之與其兵不反也吾不敢以恨其嗣王雖然請因君而利焉吾欲納甲十萬於薛因子之吏士與齊故臣禱而吾以四十萬繼之如其克也盡淄維之東奄姑攝以為君封域也不然吾得薛為外疆以界齊江漢之瀦惟其腴都五倍薛而酬君何如薛公謝曰未敢以市我先王如其不獲成也而圖之安平君瞿然起見齊王曰薛不易下也而其地楚魏之井也孟嘗君又諸王之所急也王請得而柎之薛王乃使大夫貂勃以七命侯之車服聘於孟嘗君曰伯父先王之所師事也孤不敢以臣惟是五世之昭伯父共之孤不敢外也不腆車服太公之所拜賜於成周者也敢請為伯仲之邦以世世夾輔齊故曰客再往而齊七命之使馳薛也孟嘗君率薛之吏民而拜賜報聘者行矣乃屬故狗盜之客往而亡何安平君寘相印與符於卧內而旦失之懸賞百[illegible]以購孟嘗君使使敬奉安平君曰有賈於市而得者以獻為其類於君也不敢私謹以償下執事安平君大恐而厚禮孟嘗君使曰為我謝孟嘗君單之首領實在君所單死而已不死而不左右齊之宗社以奉事君者有如日君無恙而所不得志於單者有如日故曰客三往而齊請固盟也

武安君坑趙降卒四十萬人於長平趙大震還師秦王為王車而御之既罷燕舍八錯曰趙不復下矣而武安君且死武安君所謂巧戰而拙勝夫以趙之存者其耄老哭子弟其孤少哭父兄厲白刃馮堅城而以故告諸侯曰秦為無道將食六王趙舉勢必及韓魏南收楚北歸燕而東割齊諸侯之吏士鬬亦死降亦死等死鬬什伍乎而秦之疆兵傷過半天下之為趙者五以五倍之衆協入自救之謀而佐必死之趙嘗半殘之秦此猶之乎劍石也劍雖利不缺則折武安君計不勝必不行行秦王不怒而師辱不行師不辱而秦王怒臣故曰長平之役武安君為趙坑四十萬人又為四十萬人自坑以謝也

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為孝成王壽酒三日反報曰趙民其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乃君昌國君樂閒而問曰何如對曰趙四達之國也其民皆習於兵不可與戰王曰吾以[illegible]之可乎曰不可以三河[illegible]王大怒左右皆以為可伐謝武曰淺矣昌國君之言夫謂趙不可伐者觀在趙者也謂燕不勝趙者觀在燕者也胡以不觀秦夫燕之所以綫

中弃禍者趙為之屏也夫燕攻趙而不勝燕燕且爲趙舉是趙失之秦而取償燕也燕攻趙即勝之是瘠趙而速秦舉也禍且鄭我即勝趙而舉之得瘠國而徹其屏亦鄭禍也且天下之能禍燕者秦也趙弗與也其稍足以支秦者齊楚之外即趙也燕弗與也楚失郢郢而東徙弗能軍矣齊中我濟西之役而甫復國其氣弗振矣趙又喪四十五萬於長平是三國者等靡焉燕旦夕之為秦是憂而何有趙也燕王喜怒不聽遂以有鄗代之敗

穰侯免相國就封陶出關闕吏閱其車輜重千有餘乘聞之昭王王按劍而怒曰吾王四十年不為王而為穰侯穰侯相三十年不為秦而為穰也籍太后朽骨何避乎必僇而宣之武安君恐使其客說曰大王亦知五霸之所以遂否乎曰不知也齊桓晋文霸而遂宋襄霸而否者非桓文之獨工而宋襄之獨拙也其行事謀算等耳齊晋強而宋弱也齊晋之所以強者何也齊之所以強非始桓而勁也釐襄之世東盡嵎夷而邑之西略濟上之十二諸侯而舉其半晋亦非始文而勁也獻公為之滅虞滅虢滅魏滅耿滅東山之狄以大啓曲沃而後文公因之宋襄之地不加闢於微封而兵不至於敖遺也然則為晋獻齊釐襄之所遺者難而為桓文因者易也今大王信客卿以越韓魏而攻齊為穰侯罪夫穰侯之所罪者一耳大王一憂魏則穰侯為大王拔河内城大小六十走芒卯殺暴鳶入北宅圍大梁立責其河東地方四百里連拔三縣再憂韓魏則穰侯為舉武安君將而斬首二十四萬擒公孫喜三憂韓魏趙則穰侯為殲其衆華陽下斬首十萬取卷蔡陽長社觀津以東臨齊而齊服其最憂楚則穰侯之所舉武安君輕兵而拔鄢郢明年拔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舉宛葉楚不能軍而寵陳以不振穰侯相而大楚韓魏各割其半以肥秦秦之所為秦者三而後客卿得入策也夫客卿之所為秘者曰遠交而近攻而其在魏何不令魏近攻秦而其為齊謀何不令近攻楚趙而遠交秦也故夫穰侯之所為遺者難也且夫秦入楚楚之珍寶薩華悉以富咸陽而穰侯拾其溢也秦王色沮久之曰吾非為穰侯失策也為秦之有穰侯而無寡人也客曰惟然有之元二之際嚴君疾用事惠后內主而庶長杜方棘時有王而無穰侯王得稱有王乎何以至今日哉王曰客休矣吾方思之穰侯乃得良死

信陵君既促駕歸魏魏王與之相持而泣以上將軍
印授之信陵君發使使五國趙王曰邯鄲之圍實魏
解也且其將者又信陵君雖靡軀之餘不敢不悉發
請尉文君以八萬人往復之楚王曰魏將信陵君矣敝
魏不虞亡楚亦不虞亡也謂春申君俾都尉英以十
萬往其韓王燕王曰魏吾敵也不救魏魏必亡魏亡
而吾亦踵之且又信陵君將各以五萬人往至魏郊
戰有日矣公子選魏之武士查擊四而一之得十萬
人衆喜曰吾聞王齕之恃秦衆也蓋三十萬今吾加
其四之一而居守者弗與也勝有日矣朱亥曰不然
公子不觀夫群鹿之於虎乎使鹿各逞其技以與虎
觸未有不飽虎者也群鹿併力而負嵎以其角觸外
而尻内撅虎未有不靡者也夫秦猶虎也五國五鹿
也將者鹿猶各逞技焉敢望勝乎信陵君曰謹受教
乃身請於四國師曰唯上國之卹我社稷而以師來
也雖然莫適為長進退之節孰為之金鼓也利孰行
賚不利孰行鉞也請得一人而事之諸師曰魏師主
也而公子上將也敢不惟命之聽公子乃徧拜以謝
為柭而令之斬一將之後期者與趙一都尉之亂行
者曰與秦犴而燕以羸師嘗之佯退以亂其埜魏以

全而盡其良以壁當之楚輕兵為十壘以待之
因嗾之韓以貉子臣鄴長戟斷其後咸如公子教遂
大破王齕抑之於西河之内是時天下稱明兵法者
無如公子雖秦人亦曰自吾下山東未有如魏公子
勁者也公子在吾何以得志乃班師
魏哀王謂公子無忌曰甚哉寡人之不欲與秦也然
而無可以與秦勁者公子無忌曰昔者未有魏而晉
師之西而格河之外也十九勝焉秦人恐而退自損
為戎不敢比數於諸侯晉桓以為權於天下有魏而
秦師之東而格河之内也彼十九勝焉君王恐而退
自貶為藩不敢比數於諸侯秦恒以為權於天下晉
一而霸三而弱君王能復求晉後約韓魏而臣之于
可以西却秦南為政於齊楚魏王曰然是何言也君
晉而身事之也則不若君秦而名事之無忌曰臣固
知其不可也為從之不固也君毋衛河内毋使函崤
將士之軾入境而靖韓趙是一完晉也車馳金馬馳
壁而南托於楚是益一晉也車馳金馬馳壁而東托
於齊燕是又益一晉也三分晉而抗秦猶庶支三益
晉而秦不立然哉從衡之利害剖也請嫺熙然先王
之君臣不察剖蘇氏六夕張儀至於此極也臣竊修

君王問晩矣魏王曰善
文信侯且仰藥客周田曰徐之請恩而竊秦王死未
晩也乃僕行見秦王曰臣東海之鄙人也海有龍魚
服游渚豫且得之東以網罟旌柳鈎乎喉吻之間霜
刃垂飛於鐵鱗骨灼波湧王曰危哉胥師見而愍之
脫衣以質放乎清冷鼓鬐揚鬣倏忽變化雨澤四裔
垂頷之珠報漁者乎報胥人乎王曰胥人哉客毋為
隱也胥人因是以衷刃鋸龍之首而擬鱠龍則無異
於讐漁者彼謀彼之謀吾為吾之為而已文信侯聞
之立仰藥死也

秦王既以誅二周韓魏趙燕代其含人之坐文信
隱者跳之楚楚王辟客寢見曰國旦夕亡先生乃辛
肯臨之先生不以亡棄楚敢問秦王何如人也曰秦
王為人蜂準長目鷙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好以
禮下士金石賞罰其大夫何如曰其大夫則刻深悍
精而法於吏將帥䩠猛好謀而殺士卒則習之矣無
疲數曰固也數愈勁袒裼赴敵左椹人首而肉之右
抉俘鹵百厲百決楚王瞿然曰秦其帝哉曰帝也等
亡耳曰子之言秦帝也而亡何居曰王不見夫田者
為狐狸鼯鼬之暴也思豹牙而貙爪者逐之貙豹因

是以齧齕人思又為役若豺駭逐之役虎兕駭因是以
齧齕人甚毒發矢巧中穽三尺之童得而脯餟之諸
國貙豹也秦則役虎兕駭也且夫王之好以禮下士金
石賞罰也此欲得所為得之具蜂目長準鷙鳥膺豺
聲少恩而虎狼心為安於君者而已哉其大夫佐其
君得所欲為得之能無從吏君哉其士卒袒裼赴敵
左椹人首而肉之右抉俘鹵百厲百決此自欲得所
為得之為安於民者而已哉楚王悅曰然則前楚亡
乎曰非臣所作也臣猶之乎寄肌以旦寄息者非以
春秋寄息者也

荊卿為燕太子使將入關寒泉子見白虹之貫日也
說起曰此必有諸侯謀秦王者知撥噏眉之衢而候
之燕車四乘寒泉子視其使貌洸深目瀾也其副悍
目哆口怒而面白此胥勇者曰足為謀秦王者哉秦
何投肉虎狼之口而怨社稷也令白定問何往謂荊卿
曰客何所繇來曰敝邑燕王之孽臣丹聞秦王有意
暫過之不勝恐懼以王之欲地與其自獻願世世輔北
藩築宮北於臣妾不識秦王亦肯幸赦燕否寒泉子
曰此非虞奇人所仕也鏘然試為子籌筴之十一大
燕猶國也其君臣日夜東嚮而思食諸侯王十世矣

今業已吞二周并三晉郡縣之兵且莫度易水太子
爲欲地之足以飽秦王而讐晉之足悅乎得燕欲地
爲徃得太子讐晉爲徃爲太子計者不過曰吾遣卿
西事秦秦王幸而見之以其間爲曹沫所爲反諸侯
侵地大善則不可因而刺殺之秦内急主而外覓諸
侯以延呼吸之命此大非也幸而許遂爲曹沫要盟
而許之釋盟而不食言此五伯之事也非所以語於
反覆秦也兵以速加燕計遂已殺王秦之易王也如
反掌而因兵如脫兎兵必速加燕計不遂而主語泄
秦王之疑然怒也兵又速加燕加燕而社稷墟燕之
子孫之無噍類也授秦以名而快其忿鉤其毒其
吻荊卿曰不敢先生幸終教軻曰毋也子行而獻
欲地讐晉秦王必暫悅悅而子說之以寬燕而伐楚
楚必從秦兵發子馳而歸報太子以重金寶賂齊使
悉國兵尾其後約楚而夾擊之以重金寶賂匈奴悉
胡騎絲五原躪其西北以重金寶猶三晉之亡臣大
夫而悉燕兵數十萬壓之必群起而讐應夫秦重兵
擊於外而內空虛四捍不速驟發於不虞之燕其亡
秦必矣子爲盜俠而貸燕之社稷何所非死乎荊卿
拜而請曰先生之言金石也請毋泄也既別謂秦舞

陽曰吾非不知彼之誚以脅我持久則不能也吾以
刼許太子而倍之是吾愛身也怯也吾且行矣
周鼎入於泗秦皇帝制詔善游者萬人泅求之不獲
盡斬死獲之以千金若萬户邑賞客有見者曰臣國
能獲之臣少嘗見之鐵彩如縷而色飛九州之山川
民物都會怪瑋具焉皇帝曰善如布式曰獲之請鎖
而器之皇帝曰惡爲其鼎周也如秦則析銅之喙足
夫客再拜曰主臣陛下之欲得鼎也而不忍毀也昔
者將周之故王胡不以秦而廢之夫陛下易大德而
木易王而稱皇帝全人傀俄萬世師秦唯恐是周今
之所有以寬見其餘夫三川之陽豈少爲文武昭穆
者哉秦皇帝曰敬罷客吾不復問獲鼎
秦始皇既啗二周并六國郡縣其天下而衛之嗣君
猶稱國也朝而當晉而秦王不省也居數載承相弗
悅之棋而發兵重以齎金百鎰白璧五雙賂中府令高
而祈存焉高謝曰始皇亂虐也弗敢攖且吾何得之
承相始待之居無何爲俗以彦之駃騠百足櫜馳上
雙獻而始皇封之戎王之甌脫使北列侯以朝趙高
乃通於承相去疾斯之舍人曰上夕者按圖而不懌
也曰衛蕞爾邑而尚稱君以亂我制承相其謂衛承

相恐乃上言衛故姬姓侯也今天下邑而循衛邦令
若長而獨衛君弗當宜罷君為庶人邑其地始皇讀
而疑怨怫然息上柱曰承相久不言衛而今言衛者
以我封倮也謂倮賈而我崇賂也下書切責承相承
相久不言衛今胡言衛耶承相豈以身有功當封耶
衛君世世為秦臣共職貢不乏寧若六王之族王而
衛我其食封勿奪承相以谷高高曰非誑也上諱非
其指且不私衛而私倮承相乃悟覓始皇世不敢言
奪衛

虜生等將就坑轉膺而歎曰天乎余之無罪也余死
將詛諸孔子監者口吃嗟生惡無罪主上既以焚孔
子言而召諸儒生乃倍孔子來見乎抑匿孔子乎倍
而來不義匿而事不忠夫仙藥之難就而仙材之不
易遇也而徐市等乃面相謾欺槩青血而奉之又其
以子弟殉大海諸儒生從吏如決流退有後言死者
而無知也奚所詛死者而有知也奚以見孔子盧生
實然雪涕曰死晚矣死晚矣乃就坑

客謂丞相斯曰相秦而有大功於天下者二人而應
侯不與也曰何人也客曰商君文信侯也孝公之初
紲秦於西戎弗敢稱諸侯也商君相之明法審勢開
阡陌平賦稅上首功別男女秦以富彊天子致胙三
晉賓服啓秦者商君也商於之邑十五城商而稱寡
人矣然而車裂於邑池之市而民不思先王之因於
趙也若篡家然文信侯捐家而出之碓盭之上又抉
秘而趨諸公子王楙之將剖而長有社稷今皇帝得
托體馬服秦有天下者文信侯也河南之邑十萬户
號仲父矣然而服毒於巴蜀之市而民不思何者功
大而多食報也功大者厭於主多食報者厭於民應
侯則不然躡蹻而見王綴頰取相功不過行間逭纔
不得志於天下鄭鄉而社門綦入而辟印沒齒之年
猶飽德也今主君之功商君文信侯之功也主君之
報商君文信侯之報也竊懼秦之以主君三也

齊君建餓於共松柏之間雍門司馬聞之曰君非君
也乃走見秦皇帝曰皇帝幸哀憐齊賓之使後五國
又使得比於小國諸侯其亡臣敢以故主請也皇帝
弗悅曰而主塞兩界不通故令兵將誅之內於共若
奚問也曰帝秦十世而誅三晉及楚數百戰大者伊
闕丹陽藍田鄢郢長平華陽邯鄲大梁積屍胃百千
萬秦民十二焉齊無是也齊世世受秦好不敢以尺
寸之刃加秦之鳥獸陛下獨不幸赦故王使歸骨東

[illegible]下敢以秦民之故繳志於陛下秦王按劍而叱曰
御史出之毋多言雍門司馬跳謂齊豪曰三晉與楚
十世而讐秦數百戰大若伊闕丹陽藍田鄢郢長平
華陽邯鄲大梁積屍以百千萬諸侯十九焉今其存
者皆其孤也齊無是也大王以齊民故世世受秦好
臨淄之塗得以無草莽諸大夫厭粱肉獨不念松柏
之間餓者齊豪曰嘻吾齊民也今秦黔首也有秦法
在不呆也雍門司馬仰天而歎曰悲夫大夫時平則
君臣變則行路哉乃間行謁王建相抱而哭俱以餓
死

子嬰當立為秦王家臣趙談見焉仰而賀因俯而弔
也怪問何謂也曰始皇帝過聽趙高詐封建諸公
子亡湯沐之奉死於餘首二世加之過聽中車府令
言十二公子僇咸陽十公主矺死杜公子高雖經於
墓盡先皇帝之遺毋得比黔首者今大王既以趙賊
雖死按主萬乘雖然大王為公子而不蹈非命十一
也令不為公子而不蹈非命百一也夫以二世之厭
周廣若礪環衛若壇而咸陽令兵未末而刺之若縛
鷄况其下者乎子嬰大憂泣曰柰何子吾身也曰無
傷也彼以重勝二世者以輕敗我者也於是遂冗公

稱病求承相高而與子刺之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四十二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四十三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說部短長下 一十七條

項王晨朝諸大夫韓生見曰大王有意乎王關中關中四塞地肥饒可都勿失也項王默未荅亞父曰善哉韓生言也秦以虎踞東面而箠撻天下固萬世業也沛公聞之驚曰殆矣夫項王虎狼也而據關中是負嵎而伺肉人也吾且肉矣子房曰無恐也請得見項伯乃夜見項伯曰舍人言大王乃背王關中灞滻之旁美田宅園圃百一之賈君拔甲焉不佞亡臣之餘敢請其美伯曰唯唯賴君之庇庶幾有之曰敢問大王之所與將者師幾何曰四十萬人固也渡江而北為楚者師幾何曰十萬有奇人之好去鄉者情乎曰非情也新城之役秦師之就坑者幾何曰二十萬人二十萬之為父兄若子弟親戚者幾何曰不可幾也亡慮百萬敢問大王之坑秦師也何故曰為武信君乃起歎曰嗟夫君之不善計良也今幸乃過良為武信君報也者則為秦師報也者其懷刃而欲剸大王與君之腹專矣大王之卒四十萬人其從諸侯王而國者三十萬人則王卒十萬人不好去鄉者十之八則毋跳而留衛王者十之二矣夫以二萬之卒而欲壓百萬之怨民使之日耽耽焉而計其隙即灞滻之旁美田宅園圃以億計君安得長拄之乎夫使烏獲酣寢十其仇褰短衣而環侍即毋烏獲明矣項伯曰善入言之項王曰客有稱新城之役者宮其室伻其人窺食其共惴惴焉項王曰亞父亟請之吾非忘之也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者明日韓生復流訕乃烹韓生

亞父謂項王曰善勝敵者策敵者也不善勝敵者策于敵者也甚矣大王之為漢也臣為韓信而大王不用已今漢用之矣臣為陳平而大王不用已今漢用之矣漢欲大王殺義帝以為大王罪大王殺之矣今者又欲大王棄臣大王固先棄臣矣

亞父謂項王曰才壽僭者淺壽也壽衰者全壽也臣不肖少嘗習於秦知秦之善因六國之間也始用應侯爽走信士日夜輦而之函谷之外以害脅諸侯王而相之毋事治事綠卒務以東折符向晉敵而北肆兵而歸重於秦偃然而坐制天下之權十七秦猶以為未也夫吳冠而越吟人得其自也有信信有疑信則日夜輦黃金而走函谷之外以隙乘諸辛卮而誘

之而後天下之權十全制也諸雄王各發其臣仍
疑自魏無忌天下之賢公子也救趙却秦觴於崤
澠之外秦因晉鄙客而間之曰是信陵君乎公子卒謝
病免角尉文君上賞之既而未快意也又使蘭卿之
舍人間於平原君曰此夫易與且降矣獨畏馬服君
子耳馬服君子代尉文君而喪四十五萬人武遂之
役秦雖李牧也則以郭開間曰牧為叛將已有行弑
也趙王信之而游亡燕王不欲誅太子丹以講代嘉
為秦間曰秦欲得太子丹頭而甘心焉無所事燕也丹頭
獻而兵朝度遼水之上矣五國兵而齊權亡欲從后

勝為之間曰齊謹事秦秦不忍以兵加齊也齊不備
而王建餓于松栢而後知后勝之是何秦之巧而兵
國之拙也故用間難也因間易也雖然從未盡易也
自夫英主鮮卒而間則破也若乃處骨肉之地當肺
腑之任休戚均焉而旦暮為敵間如伯昔此全寡也
雖英主不得破矣

亞父既謝項王而歸彭城也邑邑刺刺長慄吻洞澹
火四上焚於大宅肉食鮮進數引漿勺中夜起坐撈
狸顛錯乃召卜師取龜躬以清水滌之以卵祓之祝
之曰玉靈夫子增雖耄老敢忘家國其敢以請則兆
楚卜曰兵庶幾戰哉其兆首仰足開身作外彊情則
又卜曰增病矣其得無殆乎其兆首上開內外交駭
身節折亞父慘然不樂曰曰卜師前卜師乃前跽曰
下走愚不敢以天請敢以人請也君侯之初從武信
君也為策誰立亞父曰立懷王曰武信君之敗於雍
王也君侯奈何弗先言之曰因言之而武信君復弗
聽也然吾時在襄城曰君王之擅殺卿子冠軍也而
胡弗止也亞父曰何哉夫卿子冠軍以口將者也而
又多外心且師老矣秦克趙而強我聞克而驕必敗
夫一呼吸而存亡係焉非君王其誰能安楚卜師曰

[illegible]君王之坑秦降卒二十萬新安也而胡弗止也曰
吾固止之而君王方有怒也其秦卒怨且有謀夫六
國之吏民刳頸剖腹斷肢層脛於秦人之手者十世
矣而今幸得復且以秦人之一謝趙人之一而猶未
足也盖君王一言之而秦刃蝟發誰能已也以諸侯
僇秦二十萬而不可以秦僇諸侯十世而百倍之可
吾未之敢信也曰君王之誅子嬰而燒秦宮室也而
胡弗止也曰有之夫子嬰若秦公子也我楚之先懷
王而以詐死王君弱而以縱死君王之大父燕與武
信君而皆以鬬死夫諸侯王之先降而全者誰也其

咎倚怨焉夫誰之能止都城之内外若朝宫者大而不可訓其離宫則孰非諸侯王之故而忍存之夫是以弗止也曰君王之倍帝約而弗予漢秦也而胡弗止也曰君王非倍約也以程功也當是時[illegible]北難入關易支秦之勁難乘秦之隙易稱今漢王與卿子偕而北也我君王之入關也我入關秦且折而楚漢王與卿子敗敗而彭城繼之楚亦折而秦且漢王不待報而遽有秦關闢以扞我是漢先倍約也非君王也曰然則君王胡以不遂都關中曰以存約也示與漢兩置之且君王綱紀之僕雖一西人焉而皆楚卒也誰能無楚思卜者前賀曰卜之天而君侯左也卜之人天且為右焉鉏然義帝江之役其烹盜乎抑有所受乎君侯其與聞乎帝弗聞也[illegible]天下之心亞父不能容久疽發於背七日而亞父卒

漢王欲媾楚以請太公不得客有侯生者處竊勝舉淚目泥耳前仰後俯木褐因謁者見曰臣請為王媾楚漢王叱曰而胡言之易也謀若良平辯若隨陸弗敢任行而胡言之易也侯生曰王請太公耶弗請太公耶請太公也而以輕絕天下士何也今臣必貌見王王必貌取人則胡不以[illegible]而將輸信王曰善子先之富貴且共之侯生遂東見項王曰漢王之使陪臣來謁辭未畢項王按劍疾視聲若嘷虎曰季不欲得父耶欲得父而不以丞相何來令豎儒來謁廼公也趣烹提烹之侯生曰臣始以為大王英雄也乃今知大王非英雄也大王乃不如漢王項王曰何謂也曰漢王誠欲得太公則遣丞相何來遣臣來是不欲得太公也大王之王漢王也漢王如不聞也既王漢因以王漢為大王罪曰負約而奪天下江之役漢王如不聞也義帝死乃以死義帝為大王罪曰弑君而愚天下焉今之問太公且就烹漢王如不聞也必太公死乃以是為大王罪曰殺吾父者義請與天下共報之大王毋寧歸太公漢王語塞請和也漢之君臣相與謀曰吾遣丞相何往齎金三觔臣割地以求太公楚王必喜而予太公予太公吾毋以為兵端也乃定使臣烹臣與太公而後漢君臣之計中矣夫謀之謂英立斷之謂雄大王身拚謀而不斷已食其禍而食敵以實利也臣故曰大王非英雄也大王以匄于漢則毋若以曲于漢正告天下曰漢之土地甲兵寡人無所利焉漢王嘗與寡人約為兄弟吾不忍其父而歸之以庶幾息肩元元漢王內逼親外逼名必不[illegible]

畔楚而搆禍於天下項王室劍欵胏曰快乎先生之
言如發曚也禮太公使侯生御而歸漢漢王大悅曰
此辯士所居傾國因封侯生平國君

西楚霸王使司馬奉書告之諸王列侯大將護軍中
尉卒正人吏洎漢王劉季奸回不道信讒棄父酗酒嫚
賢以干天誅惟我兩軍追于九戍不以好先敢布腹
心昔我武信君有討于薛季實師羣盜而請啓行爰
錫虎賁五千騎將十人以為季紀綱之僕寡人迅掃
河北追劉全師季得從間以入嶢函之險蹈空解理
兵刃不血伊誰之故季遂背寡人以好而距嶢關義
帝一介之使逐閉不內寡人以為訂寔搖其尾寡人
寬之弗誅念厥功剪茅啓紱王有巴漢惟是故齊勞
臣瓜分天下寡人亡所私焉季忿戕殺諸侯王息君季
復潛兵布謀以盜三秦援劫五國求刃嚮德飭據浮
惛汙蔑寡人簫聲其下竊秦為毒屠割寰宇十世之
殤瞽其武怒其心於報新安之役雖寡人先之寔諸
侯王吏民意也秦繫元元之膏以建阿房示萬世侈
寡人有憂焉六王之宮厥亦有孫子臣士痛首疾首
辭為烈炎秦獲六王良者餓己汝逐于嬰之僇性義
帝之暴終以侍衛不虔為寡人累而汝則熱水泣抆
關之季也出蜀而東窺關帝豈已失故耶季又從諸
田畔王命以率我於齊而入我彭城寡人不獲已廼
有泗睢之役季不得於戰大棄其師寡人言之弗追
季又跳劫光武張仁戍何知我寡人不獲已迺有滎
陽之役季又不習于守大棄其仍寡人從之弗追季
又揜奪我洲盟挑脇我與國離間我腹心為鬼為蜮
為蝶為蝗寡人欲有辭焉為先武信君之故與諸侯
王大夫吏之不忍季卒旦赦寡人夕改罰也盟季父
而歸之約曰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季跳躍稱報
世世臣妾季殺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寔聞斯言
餘腥在盧復謬聽一二恔士稱兵固陵矢鏃未交見
潰默散今者從誘齊王武王趙王梁相國以土地金
帛而謀楚曰得楚與天下共之諸侯王自視與季父
孰親佐漢而伐人國與活季父孰德季已滅寡人德
寨父弗顧其何有于諸侯王也寡人甲雖敝足以一
奮諸侯王所習鉅鹿彭城事者斬季降請以關中事
之世世鄰好與天無極季能革心自悔竄還故封寡
人亦無所恨

彭王既封梁大置酒會客邑鞅偃而前弔曰嗟夫大
王之以身托王也是殉王也何故曰大王之起鉅

一役夫耳非六國素貴衆附而皆戾服者也大王亦
師於梁楚其附離漢若流而若浮非有蕭曹金石之
素也大王之功獨有徇魏下邑絕楚糧道間給軍
食耳非有齊王信畧定之勛也夫蕭曹之貴不益侯
而齊王之立非主上之意也大王安得偶儷然南面
而稱孤哉且固陵之役漢以誅楚告而大王恐疑惘
焉而不應也漢以勝楚捐睢陽以北至穀城王大王
告而大王翻然來也是以梁而來也抑為漢而來也
者漢焉得以純臣視大王也且夫天下不一而人君
王也天下一而王不易王也無留思知之臣故曰[illegible]
玉也大王盡謝梁而就侯之故封乎夫以一世王而
身裂孰與百世侯而子孫不絕也彭王嚄唶不忍辭
也後竟有雒陽事
鍾離將軍辟漢亡之楚楚王信欲弗納鍾離將軍恚
且自剄也騎無詭謂門請為將軍嘗之乃入拜賀曰
大王行千金報漂母又倜眾惡少年而不誅且官之
天下之士靡不南向馮軾而入楚以得奉大王布衣
之間為幸大王之英風薄海外今者門有一鍾離將
軍自言與大王有連也楚王曰鍾離將軍故有連也
雖然陛下之央田王亦既辭梁王而之島矣顧鍾離

將軍之事田王也曰德德者常也德聲者變也然而
厚也聲真者薄也大王既以幸寬惡少年而不誅且
官之而獨棄鍾離將軍是大王再用變而後居薄也
臣竊為大王不取也且夫虞卿賢臣也急魏齊之禍
捐相印而與之間行亡命鍾離將軍恐不勝魏齊漢
暴不勝秦而大王之賢遜虞卿卒毋以他郤也楚
王曰固也鍾離將軍得罪漢而寡人漢臣也寡人恥
恥之身不足以殉鍾離將軍不願見也曰大王虞臣
漢也則請毋虞臣漢夫什方侯之重漢皇帝腐心而
棲之為其功大也漢皇帝必不忍以大王之匿鍾離
將軍掩大王功明矣且楚國雲夢之渚折盧之美亦
足以藏鍾離將軍而無害楚王曰諾請見之
漢之五年封英布為淮南王出而有驕色隨大夫請
見不拜曰毋甚無恙今天下稱雄勇於大上者獨項
王耳項王滅獨大王在漢之諸王楚王信最貴大王
次之其諸南面而王者罔皆雁行弗敢先也雖然大
王之所稱功烈於天下者五耳初渡江振武信君之
弱而起之以破秦嘉景駒軍一也以二萬人北擊邯
鄲之說而為軍鋒冠二也坑秦卒二十萬以快諸侯
三也取間道破函谷關以與大兵會四也又與衡山

臨江王為郴之績五也夫是五功而皆在楚漢弗與
也其一功為楚寤漢者也其二功又豪傑之所股誹
也大王以九江歸漢龍且來見討弗能距固陵之役
在軍軍弗能勝令徒以一歸誠故而偃然而當列城
邑之封又以驕色御之臣恐漢慕之亡自執圭而上
皆得持功籍而與大王差計也淮南王謝不敏曰孤
之獲有此日也大夫之賜也請以黃金百鎰白璧一
雙為大夫壽隨大夫辭而去之曰吾以為淮南王功
也是吾且代淮南王禍也吾弗敢愛也
高皇后謂鄭侯曰相國未帝討叛稀托君以老婦弱
子胡嬌自遂也鄭侯免冠謝曰唯社稷之策與主上
之寵命不有等也后曰吾三使使問軍中事而三不
答也意者憂不在外歟夫淮陰侯發項之勁也而中
廢意怏怏吾甚憂之其反也老婦請廣硎益而為君
先鄭侯曰臣聞之狀雖若虞其叛淮陰侯功臣也主
上未有命誅之臣恐挑禍也且臣老不足以任大事
鄭侯趨出辟陽侯見曰臣與日得侍后未見不色懌
者也今者乃不色懌也毋以臣委弱歟后曰否吾欲
耳心淮陰侯相國不與也辟陽侯曰相國文吏易揺
臣請徵之出見鄭侯曰下走不敢從百執事以見竊

怪相國鮮食惡寢中若有隱戀胡憊也相國謝曰無
有曰不佞得從良家侍環衛之列唯是一二語與聞
之日者皇后朝罷而嘆曰老嫗詩過言漢中之帥誰
壇而拜者得無生語泄乎吾毋子不食新矣鄭侯大
恐色變入請死遂謀誅淮陰侯
冒頓為單于強而數若北邊高祖患之以問劉敬敬
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以力
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
然恐陛下不能為上曰誠可何為不能顧為奈何劉
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彼知漢適女必
厚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冒頓在固為子
壻死則外孫為單于豈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
兵可無戰以漸臣也上曰善叔孫生進曰大漢方一
宇宙超三五乃無故而飭愛女以為匈奴御得無貽
咲後世哉夫匈奴豺狼也其父之不鄉而手鏑之以
死何有于婦父冒頓之有子也而見其大父之死於
冒頓也則曰吾父且不武何以獨忍吾大父而弗忍
外大父也不然而以十萬騎入塞牧曰均而孫也吾
何以無噗分地請得九州之偏若幽冀者寓牧焉奚
辭扞之上曰虜貪而好色故餌之叔孫生曰冒頓餌

人者也非為人餌者也不觀其初得志而以其所愛
閼氏予東胡而兵隨其後彼豈其慮耄昏哉而我乃
用彼之餌人而餌之上不聽入宮以語呂后后大啼
泣曰妾唯一子一女柰何棄之匈奴上乃歎曰唉而
之不欲棄女匈奴也晚矣則胡以殊淮陰侯也
高皇帝謂群臣曰吾少也賤嘗習於戰國而未竟也
夫三武安君孰賢陸大夫曰武安君秦似賢夫武安
君秦不假尺箠寸兵一介之衛緩頰而鼓燕厲趙懌
楚靡齊勝韓魏而西脅秦天下之權舒縮三寸之舌
佩金者六此豪達之極操也十五年函谷不出兵而
易女獲老此蘇秦之支發也臣故曰武安君秦賢舞
陽侯曰不然武安君起賢白起將而摧韓魏伊闕安
邑華陽陘城野王趙上黨楚鄢郢首虜百萬城大小
二百自蚩尤以還未有續烈若是偉著者也身死而
秦用其教以吞天下臣故曰武安君起賢季將軍曰
因易也反難也二武安無無因者起因勇也秦因怯
也以關中吏士之勇即非起將之勢不得不勝也以
六國之怯即非秦誘之勢不得不合也武安君牧賢
也夫武安君當衰季之趙厲殘傷之卒北摧虜西遏
強秦若拉朽然反弱而見強反負以要勝牧存趙存

牧亡趙亡臣故曰武安君牧賢帝曰善大季將軍之
言得矣
建成侯為太子留侯曰君故為主上所時秘謀今數
欲易太子太子不敢以望君君為言太子而主上不
聽也萬歲後太子不敢以望君留侯曰地疎而計親
者拙也位賤而圖貴者誇也且上數在困急中幸用
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夫以疎賤幾棄之
人而處於骨肉之間百臣等何益建成侯劫曰雖然
為我強計之曰此未易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
天下四人東黃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四人者
老矣皆以為上嫚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
上高此四人公能為太子致之乎為太子致之而見
之上必異而問之問之而事可大助也建成侯曰善
言之高皇后使使者齎黃金百鎰白璧四雙安車四
來以太子書辭商山而道披箐棘貽四皓以寡人之
竊聞綠高誼久矣屬卒卒無燕間之間不敢以身過
請敬使家令布其區區夫四先生紛紛聚所於空
外粉粃萬乘草芥窮顯使海內傾響而寡孫且以秦
皇帝之強棰六王國而不能以寸組被四先生以項
氏之暴血五諸侯而不能尺刃脅四先生寡人則何

敢言雖然寡人可以執鞭箠而共掃除之役無不為
也寡人竊有請也堯舜欲以天下屬巢許故巢許弗
聽也出不能加治於唐虞而避之附華於堯舜是故
其入箕潁益深也若師尚父之於文王則不然八十
而非熊九十而鷹揚百有二十而盤石於齊施於孫
子大表東海夫天下不以畀許故而屬之尚父四先
生有書貴華陸寡人寡人旦夕事之如父師四先生
即不啻師尚父一訓其餘素飭若雲又似游龍九有
被殖萬代若新豈不於哉四皓委髮就卧詳應不貸
曰老臣不足以辱太子使者無所之長安千里而
建之臣固道路之通也且馬教以子先父也使者
乎請不可乃返建成侯愛曰若之何更見留侯曰子
為之疑鶩於市而曰鶴也其曰非鶴而訕之者十九
疑山鶴於市曰鶴也其不附以為鶩而訕之者十不
一也夫鶴恒見而鶴不恒見山四皓之避世人久矣
曾為蓄固高之特耳之耳建成侯曰請受教關使者
閱狀戰所近而推得之舍人中老有為隱衣冠紙掌
而級商山甚悉及太子燕上置酒受留侯辭以從上
怪問曰彼何為者四人前對言姓名上乃大驚曰吾
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
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
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者
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為壽已
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曰我欲易之彼四
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真而主矣長安人以
謂太子能致四皓也

漢高帝誅淮南王還張飲沛權言已而酒見群臣据
謂曰吾孰與古帝王稱鄒侯曰堯舜帝不懌曰相國
過史吾吾焉敢望堯舜哉鄒君曰唯陛下過損以不
如堯舜即堯舜不如也夫堯舜侯也舜天子之介
遇陛下起布衣無尺寸之籍其不如一也嬴項之強
雖為力故百倍於焉堯使禹治之九年而再畢陛下
五裁而大定其不如二也唐虞之甸不千里而近今
清海內外罔不臣妾其不如三也堯舉共工鯀驩兜
而僨事陛下拔三傑而將相之勤若蕭曹應其不如四
也臣故曰陛下過損也非相國過史也帝大悅曰雖
然請舍是而儗我鄒君曰秦始皇哉帝怒甚按劍而
叱曰豎子吾提三尺誅無道秦童子知之始皇何人
而辱我鄒君再拜曰始皇聖之威也以不足辱陛下
乎則可然愚者任目賴耳從耳程響陛下幸赦之請

得幸其似夫始皇稱皇帝陛下因之不改始皇斥丞
縣湯沐之奉大於王畿陛下因之不改始皇立丞相
太尉御史九卿陛下因之不改始皇築冀宮象天闕
陛下之未央崔嵬不改始皇乘黃屋左纛千乘萬騎
陛下之旌旃轉然不改始皇惡儒陛下亦惡儒始皇
斥太子陛下亦斥太子然而始皇不好酒陛下
好酒始皇之誅韓趙魏楚因燕斬燕滅燕因齊兵不
留行陛下血飛水而誅荼湯始皇使蒙恬北逐胡築
長城萬里之內無馬跡陛下之困白登七日不食平
路以脫始皇下五嶺拓南粵陛下不能使尉佗解椎
而臣樣始皇之世六王之裔為息黥首陛下不能使
臧今諒布不反始皇之世剪信越臨下而陛下不
能使韓彭之毋族誅此言之陛下殆不知也帝默然
良久乃舉爵自罰曰敬以謝鄒君之說
高帝崩曲逆侯長亡頓之饒也昔軍而趨至宮哭甚
哀因奏事喪前太后哀之曰君勞出休矣曲逆侯固
請得宿衛太后乃以為郎中令曰傅教帝君久之曲
逆侯為人長白皙美貌時時與辟陽侯畫食其並宿衛
其美喻辟陽侯即辟陽侯亦自以弗如也而太后亦
數目屬之勞賜饗饋上尊相繼曲逆侯心恐乃使中

舍人謂辟陽侯曰陳侯敢使使謂君侯敢布腹心陳
侯雖幸尊貴然外臣也豈敢以借君侯惟是長信之
目屬焉惧一旦之失身以為君侯憂帝長矣無所事
傅侯請得辭宿衛為外臣辟陽侯心然之且又多之
也曰是能讓乃請聞於太后曰曲逆侯何如臣也太
后曰是忠臣也先帝信之而托肺附今其傅人主也
十日而不洗沐蚤起晏罷忘其有家者辟陽侯起
避席曰曲逆侯之為忠臣天下莫不聞然其美麗也
少而有佚行於嫂天下亦莫不聞今臣幸而得侍宿
衛以貌寢故無譏者以曲逆侯之萬一而波及臣也
臣何所逃死太后不懌曰若貌曲逆侯耳吾何有也
為出之雖然不可以不重乃拜安國侯右丞相而曲
逆侯為左丞相

潁陰侯為大將軍東擊齊齊哀王貽之書曰高帝提
三尺劍誅暴秦有天下寔賴君侯及二三大臣之力
剖符定封以殷湯沐世世勿絕使是庶邦兆民之供
與君侯二三大臣共之惠帝崩高后用事私其家人
誅僇懿親剪滅宗社弗神其鬼曰馬之盟蔑焉以王
諸呂君侯及二三大臣寔與聞之曰委曲旁迕以濟
大幾今少主非弁惠帝遺體鮑〻翼禄產寔鑿其牙

旦夕改社寡人眇小之區非敢以與宗廟大筴唯君
侯與二三大臣是希以徼惠於高皇帝今者嵴函之
間有兵師馬云君侯將之以誅寡人寡人未敢信也
寡人少不能知君侯嘗聞之先王言雍丘之起君侯
寔爲腹心高皇帝削蘇埽項百十鄰死以有今日爵
列通侯位至三事君侯所鄰死百十以當貴者爲高
皇帝耶爲呂氏也今幸社稷之靈呂氏側持太阿以
授君侯君侯不蚤定計即不論與二三大臣何面目
見高皇帝於地下韻陰侯大瀕記曰此嬰之日夜切
齒而腐心者也敬與齊王連矣

淮南王之椎辟陽侯也免冠謝北闕謝文帝以親親
故不忍誅而怒不已也入見太后而請罪曰臣有弟
不能訓而擅僇高皇帝之大臣臣不能偁引寇而寛
之敢謝不澤太后曰帝毋忘高皇帝耶曰何敢忘曰
帝亦知呂后之人戚夫人乎曰知之曰高皇帝而
在也其能無人彘辟陽侯哉淮南王代帝而行高皇
帝誅者也何罪其速賜王冠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四十三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四十四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說部

藝苑巵言一

余讀徐昌穀談藝錄嘗高其持論矣獨怪不及近體
伏習者之無門也楊用脩搜遺響鈎匿跡以備覽核
如二酉之藏耳其於雌黃曩哲橐鑰後進均之乎未
暇也手宋人之陳編輒自引寐獨嚴氏一書差不悖
旨然往往近似而未覈余固少所可既承乏東晤于
鱗濟上思有所揚扢成一家言屬有堂事未畢會偕
使者按東牟牘殊簡以暑謝吏杜門無齋書足讀乃
取掌大薄蹏有得輒筆之投篋箱中浹月篋箱幾滿
巳淮海飛羽至棄之晝夜奔命卒卒忘所記又明年
復之東牟篋箱者宛然塵土間出之稍爲之次而錄
之合六卷凡論詩者十之七文十之三余所以欲爲
一家言者以補三氏之未備者而已既成乃不能當
也其辭旨固不甚謬盩於本特其漶漫散雜亡足采
者非以解頤足鼓掌耳管公明曰善易者不論易吾
甚愧其言戊午六月敘

余始有所抨隲於文章家曰藝苑巵言者成自戊午

耳然自戊午而歲稍益之以至乙丑而始脫稿里中子不善秘梓而行之後得于鱗所與殿卿書云姑蘇梁生出危言以示大較俊語辨博未敢大盡英雄欺人所評當代諸家語如鼓吹堪以捧腹矣彼豈遂以董狐之筆過責余而謂有所阿隱耶余所名者危言耳不必白簡也而友人之賢者書來見規曰以足下資在孔門當備顏閔科柰何不作盛德事而方人若端木哉余愧不能荅已而將往中二三君子以余稱許之不至也恚而私訾之未已則請絕貺訊削名籍余又愧不能荅嗟夫即其人幸而及余之不明而以掊抆不幸而亦及余之不明而以羨遺余不明將銜有之然烏可以恚訾乃迫而奪也夫以余之不長於僅爾而尚無當於于鱗令余而遂當于鱗其見恚訾止二三君子哉屈到嗜芰點嗜羊棗叔夜嗜鍛玄德嗜結毦性之所好習固不能強也毋若余之益甚嗜欬蓋又八年而前後所增益又二卷黜其論詞曲者附它錄爲別卷聊以備諸集中壬申夏日記

況瀾藝海含咀詞腴口爲雌黃筆代衮鉞雖世不乏人人不乏語隋珠崑玉故未易多聊摘數家以供濯

後

謂關係則有魏文帝曰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於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

鍾嶸曰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照燭三才暉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　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沈約曰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太王之化淳邠風樂而不淫幽厲昏而板蕩怒平王微而黍離哀故知歌謠文理與世推移風動於上波震於下

李攀龍曰詩可以怨一有嗟歎即有永歌言危則性情峻深語深則意氣激烈能使人有孤臣孽子擯棄而不容之感遁世絕俗之悲泥而不滓蟬蛻汙濁之外者詩也

語賦則司馬相如曰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人物故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

揚子雲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

語詩則摯虞曰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逸辭過壯則與事相違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靡麗過美則與情相悖

范曄曰情志所托故當以意為主以文傳意以意為主則其旨必見以情傳意則其辭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

鍾嶸曰陳思為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為輔陸機為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為輔謝客為元嘉之雄顏延年為輔又曰詩有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躓專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詞散又云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臺多悲風亦唯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

劉勰曰詩有恒裁體無定位隨性適分鮮能通圓若妙識所難其易也將至忽之為易其難也方來又曰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又曰文之英蕤有秀有隱隱也者文外之重旨秀也者篇中之獨拔又曰意授於思言授於意密則無際疎則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義在咫尺而思隔山河又曰詩人篇什為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為文而造情為情者要約而寫真為文者淫麗而煩濫又曰四序紛迴而入興貴閑物色雖繁而析辭尚簡使味飄飄而輕舉情曄曄而更新

子顯曰楚謠漢風既非一骨魏製晉造固亦二體譬猶藍朱成彩錯雜之變無窮宮商為音靡曼之態不極

沈約曰天機啓則六情自調六情滯則音韻頓舛又曰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又云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又曰自漢至魏詞人才子文體三變一則啓心閑繹托辭華曠雖存工綺終致迂迴宜登公宴然典正可採酷不入情此體之源出靈運而成也次則緝事比類非對不發博物可嘉職成拘制或全借古語用申今情崎嶇牽引直為偶說惟覩事例頓失精采此則傳咸五經應璩指事雖不全似可以類從次則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豔傾炫心魂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斯鮑照之遺烈也

庾信曰屈平宋玉始於哀怨之深蘇武李陵生於別離之代自魏建安之末晉太康以來彫蟲篆刻其體三變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抱荊山之玉矣

李仲蒙曰敘物以言情謂之賦情物盡也索物以托情謂之比情附物也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也又曰麗辭之體凡有四對言對爲易事對爲難反對爲優正對爲劣

獨孤及曰漢魏之間雖已朴散爲器作者猶質有餘而文不足以今揆昔則有朱絃疏越大羹遺味之嘆沈詹事宋考功始裁成六律彰施五彩使言之而中倫歌之而成聲緣情綺靡之功至是始備雖去雅寖遠其利有過於古亦猶路鼗出於土鼓篆籀生於鳥跡

劉禹錫曰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役萬景工於詩者能之風雅體變而興同古今調殊而理一達於詩者能之

李德裕曰古人辭高者蓋以言妙而工適情不取於音韻意盡而止成篇不拘於隻耦故篇無足曲詞寡累句又曰譬如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

皮日休曰百煉成字千煉成句

釋皎然曰詩有四深二廢四離四深謂氣象氛氲深於體勢意度盤礴深於作用用律不滯深於聲對用事不直深於義類二廢謂雖欲廢巧尚直而神思不得直雖欲廢言尚意而典麗不得遺四離謂欲道情而離深僻欲經史而離書生欲高逸而離闊遠欲飛動而離輕浮

梅聖俞曰思之工者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

嚴儀曰詩有別才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又曰盛唐諸公惟在興趣羚羊挂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

唐庚云律傷嚴近寡恩大凡立意之初必有難易二途學者不能强所劣往往舍難而取易文章罕工每坐此也

葉夢得云古今談詩者多矣吾獨愛湯惠休初日芙蓉沈約彈丸脫手兩語最當人意初日芙蓉非人力所能爲精彩華妙之意自然見於造化之外彈丸脫手雖是輸寫便利然其精圓之妙發之於手作詩審到此地豈復更有餘事又有引禪宗論三種曰其一隨波逐浪謂隨物應機不主故常其二截斷衆流謂超出言外非情識所到其三函蓋乾坤謂泯然皆契

無間可俟

陳繹曾曰情眞景眞意眞事眞澄至淸發至情

李夢陽曰古人之作其法雖多端大抵前疎者後必密半闊者半必細一實者一必虛疊景者意必二不云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其阿如人身以魂載魄生有此體即有此法也

何景明曰意象應曰合意象乖曰離

徐禎卿曰因情以發氣因氣以成聲因聲而繪詞因詞而定韻此詩之源也然情實眑渺必因思以窮其奧氣有麤弱必因力以奪其偏詞難妥貼必因才以致其極才易飄揚必因質以定其侈此詩之流也若夫妙騁心機隨方合節或鈞旨以植義或宏文以盡心或緩發如朱絃或急張如躍栝或始迅以中留或既優而後促或慷慨以任壯或悲悽而引泣或因拙以得工或發奇而似易此輪扁之超悟不可得而詳也又曰朦朧萌折情之來也汪洋曼衍情之沛也連翩絡屬情之一也馳軼步驟氣之達也簡練揣摩思之約也頡頏累貫韻之齊也混純貞粹質之檢也明雋淸圓詞之藻也又云古詩三百可以博其源遺篇十九可以約其趣樂府雄高可以厲其氣離騷深永可以裨其思

李東陽曰詩必有具眼亦必有具耳眼主格耳主聲又曰法度既定溢而爲波變而爲奇乃有自然之妙

○王維禎曰蜩螗不與蟋蟀齊鳴絺綌不與貂裘竝服戚悰殊悰泣笑別音詩之理也乃若局方切理范事配景以是求眞又失之隘

黃省曾曰詩歌之道天動神解本於情流弗由人造古人構唱眞寫厥衷如春蕙秋華生色堪把意態各暢無事雕模末世風頹矜蟲鬭鶴遞相述師如圖繪剪錦飾畫雖嚴割強先露

謝榛曰近體誦之行雲流水聽之金聲玉振觀之明霞散綺講之獨繭抽絲詩有造物一句不工則一篇不純是造物不完也又曰七言絕句盛唐諸公用韻最嚴盛唐突然而起以韻爲主意到辭工不暇雕飾或命意得句以韻發端混成無跡宋人專重轉合刻意精鍊或難於起句借用傍韻牽強成章又曰作詩繁簡各有其宜譬諸衆星麗天孤霞捧日無不可觀

○皇甫汸曰或謂詩不應苦思苦思則喪其天眞殆不然方其收視反聽研精殫思寸心幾嘔脩髯盡枯

深湛守默鬼神將通之又曰語欲妥貼故字必推敲
一字之瑕足以爲玷片語之纇幷棄其餘
何良俊云六義者旣無意象可尋復非言筌可得索
之於近則寄在冥漠求之於遠則不下帶袵
語文則頴之推曰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
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頌生於詩者
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
○韓愈曰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
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又曰和平之聲淡薄
愁思之聲要妙懽愉之辭難工窮苦之言易好

柳宗元曰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情本之
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
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老
莊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
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
蘇軾曰吾文如萬斛之珠取之不竭惟行於所當行
止於所不得不止耳
陳師道曰善爲文者因事以出奇江河之行順下而
已至其觸山赴谷風搏物激然後盡天下之變子雲
惟好奇故不能奇也

李塗云莊子善用虛以其虛虛天下之實太史公善
用實以其實實天下之虛又曰莊子者易之變離騷
者詩之變史記者春秋之變
李攀龍曰不朽者文不晦者心
總論則魏文帝曰文以氣爲主氣之淸濁有體不可
力强而致
張茂先曰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
陸士衡曰其始也收視反聽耽思旁迅精騖八極心
游萬仞其致也精曈曨而彌宣物照晣而互進傾羣
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浮天淵以安流濯下泉而

潛進又曰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又曰石韞玉而
山暉水懷珠而川媚
殷璠曰文有神來氣來情來有雅體有野體鄙體俗
體能審鑒諸體委詳所來方可定其優劣
柳冕曰善爲文者發而爲聲鼓而爲氣直與氣雄精
則氣生使五采竝用而氣行於其中
姜夔云雕刻傷氣敷演傷骨若鄙而不精不雕刻之
過也拙而無委曲不敷演之過也又云人所易言我
寡言之人所難言我易言之
何景明曰文靡於隋韓力振之然古文之法亡於韓

詩溺於陶謝力振之然古詩之法亦亡於謝
已上諸家語雖深淺不同或志在揚抳或寄切誨誘
擲而觀之共於執文思過半矣
四言詩須本風雅間及韋曹然勿相雜也世有白首
鉛槧以訓故求之不解作詩壇赤幟亦有專習潘陸
忘其鼻祖要之皆日用不知者
擬古樂府如郊祀房中須極古雅發以峭峻鐃歌諸
曲勿便可解勿遂不可解須斟酌淺深質文之間漢
魏之辭務尋古色相和瑟曲諸小調係北朝者勿使
勝質齊梁以後勿使勝文近事毋俗近情毋纖拙不
露態巧不露痕寧近無遠寧朴無虛有分格有來委
有實境一涉議論便是鬼道
古樂府王僧虔云古曰章今曰解解有多少當是先
詩而後聲詩叙事聲成文必使志盡於詩音盡於曲
是以作詩有豐約制解有多少又諸曲調解有辭有
聲而大曲又有豔有趣有亂辭者其歌詩也聲者若
羊吾韋伊那何之類也豔在曲之趨與亂在曲之後
亦猶吳聲前有和後有送也其語樂府體甚詳聊志
之
世人選體往往談西京建安便薄陶謝此似曉不曉
者毋論彼時諸公即齊梁纖調李杜變風亦自可采
貞元而後方足覆瓿大抵詩以專詣爲境以饒美爲
材師匠宜高捃拾宜博
西京建安似非琢磨可到要在專習凝領之久神與
境會忽然而來渾然而就無岐級可尋無色聲可指
三謝固自琢磨而得然琢磨之極妙亦自然
七言歌行靡非樂府然至唐始暢其發也如千鈞之
弩一舉透革縱之則文漪落霞舒卷絢爛一入促節
則淒風急雨窈冥變幻轉折頓挫如天驥下坂明珠
走盤收之則如橐聲一擊萬騎忽歛寂然無聲
歌行有三難起調一也轉節二也收結三也惟收爲
尤難如作平調舒徐綿麗者結須爲雅詞勿使不足
令有一唱三歎意奔騰洶湧驅突而來者須一截便
住勿留有餘中作奇語峻奪人魄者須令上下脉相
顧一起一伏一頓一挫有力無跡方成篇法此是秘
密大藏印可之妙
五言律差易得雄渾加以二字便覺費力雖曼聲可
聽而古色漸稀七字爲句字皆調美八句爲篇句皆
穩暢雖復盛唐代不數人人不數首古惟子美今或
于鱗驟似駭耳久當論定

七言律不難中二聯難在發端及結句耳發端盛唐人無不佳者結頗有之然亦無轉入他調及收頓不住之病篇法有起有束有放有斂有喚有應大抵一開則一闔一揚則一抑一象則一意無偏用者句法有直下者有倒插者倒插最難非老杜不能也字法有虛有實有沈有響虛響易工沈實難至五十六字如魏明帝凌雲臺材木銖兩悉配乃可耳篇法之妙有不見句法者句法之妙有不見字法者此是法極無跡人能之至境與天會未易求也有俱屬象而妙者有俱屬意而妙者有俱作高調而妙者有直下不偶對而妙者皆興與境詣神合氣完使之然五言可耳七言恐未易能也勿和韻勿拈險韻勿傍用韻起句亦然勿偏枯勿求理勿搜僻勿用六朝强造語勿用大曆以後事此詩家魔障愼之愼之

絕句固自難五言尤甚離首即尾離尾即首而要腹亦自不可少妙在愈小而大愈促而緩吾嘗讀維摩經得此法一丈室中置恒河沙諸天寶座丈室不增諸天不減又一剎那定作六十小劫須如是乃得

和韻聯句皆易爲詩害而無大益偶一爲之可也然和韻在於押字渾成聯句在於才力均敵聲華情實中不露本等面目乃爲貴耳

騷賦雖有韻之言其於詩文自是竹之與草木魚之與鳥獸別爲一類不可偏屬騷辭所以總雜重複興寄不一者大抵忠臣怨夫惻怛深至不暇致詮亦故亂其敘使同聲者自尋脩郄者難摘耳今若明白條易便乖厥體

作賦之法已盡長卿數語大抵須包蓄千古之材牢籠宇宙之態其變幻之極如滄溟開晦絢爛之至如霞錦照灼然後徐而約之使指有所在若汗漫縱橫無首無尾了不知結束之妙又或瑰偉宏富而神氣不流動如大海乍涸萬寶雜厠皆是瑕璧有損連城然此易耳惟寒儉率易十室之邑借理自文乃爲害也賦家不患無意患在無蓄不患無蓄患在無以運之

擬騷賦勿令不讀書人便竟覽之須令人裴回循咀且感且疑再反之沈吟歔欷又三復之涕淚俱下情事欲絕賦覽之初如張樂洞庭褰帷錦官耳目搖眩已徐閱之如文錦千尺絲理秩然歌亂甫畢肅然斂容掩卷之餘徬徨追賞

物相雜故曰文文須五色錯綜乃成華采須經緯就

緖乃成條理

天地間無非史而已三皇之世若泯若沒五帝之世若存若亡噫史其可以已耶六經史之言理者也曰編年曰本紀曰志曰表曰書曰世家曰列傳史之正文也曰敘曰記曰碑曰碣曰銘曰述史之變文也曰訓曰誥曰命曰冊曰詔曰令曰教曰劄曰上書曰封事曰疏曰表曰啓曰箴曰彈事曰奏記曰檄曰露布曰移曰駁曰喩曰尺牘史之用也曰論曰辨曰說曰解曰難曰議史之實也曰贊曰頌曰箴曰哀曰誄曰悲史之華也雖然頌即四詩之一贊箴銘哀誄皆其餘音也附之於文吾有所未安惟其洽也姑從衆

吾嘗論孟荀以前作者理苞塞不喩假而達之辭後之爲文者辭不勝跳而匿諸理六經也四子也理而辭者也兩漢也事而辭者也錯以理而已六朝也辭而辭者也錯以事而已

首尾開闔繁簡奇正各極其度篇法也抑揚頓挫長短節奏各極其致句法也點綴關鍵金石綺綵各極其造字法也篇有百尺之錦句有千鈞之弩字有百鍊之金文之與詩固異象同則孔門一唯曹溪汗下後信手拈來無非妙境

古樂府選體歌行有可入律者有不可入律者句法字法皆然惟近體必不可入古耳

才生思思生調調生格思即才之用調即思之境格即調之界

李獻吉勸人勿讀唐以後文吾始甚狹之今乃信其然耳記問既雜下筆之際自然於筆端攪擾驅斥爲難若模擬一篇則易於驅斥又覺局促痕跡宛露非斷輪手自今而後擬以純灰三斛細滌其腸日取六經周禮孟子老莊列荀國語左傳戰國策韓非子離騷呂氏春秋淮南子史記班氏漢書西京以還至六朝及韓柳便須銓擇佳者熟讀涵泳之令其漸漬汪洋遇有操觚一師心匠氣從意暢神與境合分途策馭默受指揮臺閣山林絶迹大漠豈不快哉世亦有知是古非今者然使招之而後來麾之而後却已落第二義矣

詩有常體工自體中文無定規巧運規外樂選律絶句字殊聲韻各協下迨塡詞小枝尤爲謹嚴過秦論也敘事若傳夷平傳也指辨若論至於序記志述章令書移眉目小別大致固同然四詩擬之則佳書易放之則醜故法合者必窮力而自運法離者必凝

神而竝歸合而離離而合有悟存焉
風雅三百古詩十九人謂無句法非也極自有法無
皆級可尋耳
三百篇删自聖手然旨別淺深詞有至未今人正如
目滄海便謂無底不知湛珊瑚者何處
詩不能無疵雖三百篇亦有之人自不敢摘耳其句
法有太拙者載獫歇驕四三尤皆大也有太直者昔也每食
四簋今也每食不飽有太促者抑磬控忌既亟且只
有太累者不稼不嗇胡取禾三百廛有太庸者乃如
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其用意有太
鄙者如前每食四簋之類也有太迫者宛其死矣他
人入室有太粗者人而無儀不死何爲之類也
三百篇經聖删然而吾斷不敢以爲法而擬之者所
摘前句是也尚書稱聖經然而吾斷不敢以爲法而
擬之者盤庚諸篇是也
孔子曰辭達而已矣又曰脩辭立其誠蓋辭無所不
脩而意則主於達今易繫禮經家語魯論春秋之篇
存者抑何嘗不工也楊雄氏避其達而故晦之作法
言太史避其晦故譯而達之作帝王本紀俱非聖人
意也

聖人之文亦寧無差等乎哉禹貢千古敘事之祖如
盤庚吾未之敢言也周公之爲詩也其術在周書上
乎吾夫子文而不詩凡傳者或非其真者也
易奇而法詩正而葩韓子之言固然然詩中有書書
中有詩也明良賡歌五子之歌不待言矣易亦自有
詩也姑舉數條以例之詩語如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威儀棣棣不可選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天實爲之
謂之何哉中冓之言不可道也送我乎淇之上矣大
夫夙退毋使君勞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匪報也永以
爲好也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心之
憂矣其誰知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皇父卿士家伯
冢宰仲允膳夫棸子內史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
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心之憂矣云如之何或出
入諷議或靡事不爲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文王曰咨
咨女殷商而秉義類自書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
不可爲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學有緝熙于光
明至于文武纘太王之緒以入書誰能辨也書語如
日中星鳥以殷仲春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明試
以功車服以庸無怠無荒四夷來王任賢勿貳去邪
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朕志

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偉師師百工惟時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簫韶九成鳳凰來儀萊夷作牧厥篚檿絲厥草惟夭厥木惟喬火炎崐岡玉石俱焚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嘉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百善降之不祥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於有仁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厥德靡常九有以亡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如虎如貔如羆如熊月之從星則以風內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又無偏無陂以至歸其有極總為一章易語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其亡其亡繫于苞桑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君子得輿小人剝廬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見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震來虩虩笑言啞啞旅人先笑後號咷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以入詩誰能辨也仰不材此凡易卦

爻辭彖小象叶韻者十之八故易亦詩也

秦以前為子家人一體也語有方言而字多假借是故雜而易晦也左馬而至西京洗之矣相如騷家流也子雲子家流也故不盡然也六朝而前材不能高而厭其常故易字易字是以督也材不能高故其格下也五季而後學不能博而苦其變故去字去字是以率也學不能博故其直賤也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說部

藝苑巵言二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我姑酌彼金罍○未見君子惄如調饑○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日居月諸○靜言思之不能奮飛○燕燕于飛差池其羽○先君之思以勗寡人○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城漕○雝雝鳴鴈旭日始旦○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誰謂荼苦其甘如薺○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碩人俁俁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愛而不見搔首踟躕○玉之瑱也象之揥也揚且之晳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良馬五之○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自我徂爾三歲食貧○誰謂河廣一葦杭之○伯也執殳為王前驅○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將叔無狃戒其傷女○兩服上襄兩驂鴈行○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左旋右抽○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子不我思豈無他人○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思其居○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悠悠蒼天曷其有極○予美亡此誰與獨旦○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文茵暢轂○言念君子溫其如玉○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憂心如醉○豈曰無衣與子同袍○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蜉蝣之羽衣裳楚楚○我來自東零雨其濛○皇駁其馬○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鴻飛遵渚公

歸無所於女信處○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豈不懷歸
王事靡盬我心傷悲○伐木丁丁鳥鳴嚶嚶○昔我
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豈不懷歸畏
此簡書○和鸞雝雝萬福攸同○我有嘉賓中心貺
之○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文
武吉甫萬邦爲憲○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茀魚服
鉤膺鞗革○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
止約軝錯衡八鸞瑲瑲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
珩○蠢爾蠻荊大邦爲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蕭

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吉日惟戊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爰居爰處爰
笑爰語○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節彼南
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正月繁霜○父
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彼月而微
此日而微○高岸爲谷深谷爲陵○發言盈庭誰敢
執其咎○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踧踧周道鞫爲茂
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維憂用老○君子無易由
言耳屬于垣○我躬不閱遑恤我後○他人有心予

忖度之○職爲亂階○缾之罄矣維罍之恥○周道
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小東大東杼
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跂彼織女終日七襄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
明西有長庚○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
可以挹酒漿○明明上天照臨下土○自貽伊戚○
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
霢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祀事孔明先
祖是皇○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六轡沃若○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有頍者弁○

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鸞聲嘒
嘒○雨雪瀌瀌見晛曰消○卷髮如蠆○終朝采綠
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中心藏之何日忘
之○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何不日鼓瑟○民亦勞
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式遏寇虐憯不
畏明○王欲玉女○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
無然泄泄○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
攜○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
維寧宗子維城○女炰烋于中國○天不湎爾以酒
○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訏謨定命遠猶辰告○

無言不酬無德不報○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
思○匪面命之言提其耳○誰生厲階至今爲梗○
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進退維
谷○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倬彼雲漢昭回于天○
靡神不擧靡愛斯牲○旱魃爲虐如惔如焚○瞻卬
昊天有嘒其星○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
周之翰○士民其瘵○哲夫成城哲婦傾城○婦有
長舌維厲之階○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于千維耦
○萬億及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
柷圉既備乃奏簫管備擧○喤喤厥聲肅雝和鳴○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龍旂陽
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
日監在茲○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
畛○厭厭其苗緜緜其麃○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
開百室○旨酒思柔○於鑠王師遵養時晦○駉駉
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黃以車
彭彭○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無小無大
從公于邁○永錫難老○食我桑黮懷我好音○白
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
孫有慶○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胄朱
綅烝徒增增○黃髮兒齒○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
和且平依我磬聲○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
芒○相土烈烈海外有截○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
政優優百祿是遒○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一截
韋顧旣伐昆吾夏桀○撻彼殷武奮伐荊楚罙入其
阻○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詩旨有極含蓄者隱僻者緊切者法有極婉曲者淸
暢者峻潔者奇放者玄妙者雖賦古選樂府歌行千
變萬化不能出其境界吾故摘其奇語以見法之所

自其鹿鳴甫田七月文王大明緜棫樸旱麓思齊皇
矣靈臺下武文王生民旣醉鳧鷖假樂公劉卷阿烝
民韓奕江漢常武淸廟維天烈文昊天我將時邁執
競思文無一字不可法當全讀之不復載
古逸詩箴銘謠諺之類其語可入三百篇者翹翹車
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君子有酒小人
鼓缶○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
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
俟河之淸人壽幾何○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
剛轡亦不柔志氣麃麃取與不疑○常棣之華翩其

及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魚在在藻厥志在餌(
九變復貫知言之選○皎皎練絲在所染之

右逸詩

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黃之池
其馬歕沙皇人威儀黃之澤其馬歕玉皇人受穀
白雲在天山陵自出

右謠

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 南山有
烏北山張羅烏自高飛羅當奈何 日月昭昭兮侵
已馳與子期兮蘆之漪

右歌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于野 隴頭流
水流離四下念我行役飄然曠野

右操

皇皇惟敬口口生垢口戕口口 與其溺於人也寧溺
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 毋曰胡
傷其禍將長 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
而走亦莫敢余侮饘於是粥於是以糊余口

右銘

荷此長耜耕彼南畝四海俱有 皇皇上天照臨
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庶物羣生各得其所

右辭

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於姜

右繇

涓涓不塞將為江河 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
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為諸侯度○畏首畏尾身
其餘幾

右諺

漢魏人詩語有近得三百篇遺意者謾記於後○非
惟兩之又燗擇之非惟偏之我氾布護之○般般之
獸樂我君囿○爰有嘉卉以翼大商迭彼大彭勳續
惟光○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
金支秀華庶旄翠旌○三侯秉德其都翼翼顯明耶
式○惟德之臧定侯之常○如山如岳嵩如不虧如
江如河澹如不盈○大海蕩蕩水所歸高賢愉愉民
所懷○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此二雅周頌和
平之流韻也○榮榮紫芝可以療饑○月出皎兮君
子之光君有禮樂我有衣裳○胡馬依北風越鳥巢
南枝○衣帶日以緩○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
秋蟬鳴樹間玄鳥逝安適○棄我如遺迹○盈盈一

水間脉脉不得語○絃急知柱促○去者日以疎來
者日以親○愁多知夜長○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
解○出戶獨彷徨憂思當告誰○明明如月何時可
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不惜年往憂世不治○山
不厭高海不厭深○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媚○
豈伊不虔思于天衢豈伊不懷歸于枌榆天命不慆
疇敢以渝○自惜袖短內手知寒○憂來無方人莫
之知○彷徨忍已久白露沾我裳○民之多僻政不
由己○沫彼長川言息其滸陟彼高岡言刈其楚○
此國風清婉之微旨也○靈之來神哉沛先以雨般
裔裔○志俶儻精權奇籋浮雲晻上馳○今安匹龍
為友○臨高臺以軒○江有香草目以蘭○黃鵠高
飛○釆虹垂天○木何濟濟山高崍峙○日月之行
若出其中○孤獸走索羣銜草不遑食○世無萱草
令我哀歎○此秦齊變風奇峭之遺烈也
秦始皇時李斯所撰嶧山碑三句始下一韻是宋邕
第二章法瑯琊臺銘一句一韻三句一換是老子明
道若昧章法
太公陰謀有筆銘云毫毛茂茂（叫旁月切）陷水可脫陷文
不活于縛取之余謂其言精而辭甚美然是鄧析以

後語也毫毛茂茂是蒙恬以後事也必非太公作
屈氏之騷騷之聖也長卿之賦賦之聖也一以風一
以頌造體極玄故自作者毋輕優劣
天問雖屬離騷自是四詩之韻但詞旨散漫事跡惝
怳不可存也
延壽易林伯陽參同雖以數術為書要之皆四言之
懿三百遺法耳
揚用脩言招魂遠勝大招足破宋人眼耳宋玉深至
不如屈宏麗不如司馬而兼撮二家之勝
大風三言氣籠宇宙張千古帝王赤幟高帝哉漢武
故是詞人秋風一章幾於九歌矣思李夫人賦長卿
下子雲上是耶非耶三言精絕落葉哀蟬疑是贗作
幽蘭秀菊的為傳語
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秋風樂極悲來其悔
心之萌乎文中子贊二帝語去孔子不遠
垓下歌正不必以虞兮為嫌悲壯嗚咽與大風各自
描寫帝王興衰氣象千載而下惟曹公山不厭高老
驥伏櫪司馬仲達天地開闢日月重光語差可嗣響
○柏梁為七言歌行創體要以拙勝日月星辰一句
和者不及宗室廣大日益滋為宗正劉安國外家公

主不可治爲京兆尹按當作内史三輔盜賊天下危爲左馮翊咸宣盜起南山爲民災爲右扶風李成信其語可謂强諫矣而不聞逆耳郭舍人齧妃女脣甘如飴涬棃無人臣禮而亦不聞罰治何也若枇杷橘栗桃李梅雖極可哂而法亦有所自蓋宋玉招魂篇内句也

漢時衛霍驃平糾糾虎臣然栢梁詩郡國士馬羽林材和撫四夷不易哉語無愧七言風雅封建三王表及屯田諸疏兩漢文章皆莫能及然三王表或幕客所爲栢梁歌詠咸依倣序獨驃騎任丞相前大將軍在丞相後昔人云去病日貴此亦一徵按古文苑註稱臺成於元鼎二年登臺賦詩乃元封三年而霍去病以元狩六年卒是時青蓋兼二職也然則郡國士馬之詠亦出青口耶

韋孟玄成雅頌之後不失前規繁而能整故未易及昌穀少之私所不解

鍾嶸言行行重行行十四首文温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幾乎一字千金後併去者日以疎五首爲十九首爲枚乘作或以洛中何鬱鬱游戲宛與洛爲詠東京盈盈樓上女爲犯惠帝諱按臨文不諱如總齊羣邦故犯高諱無妨宛洛爲故周都會但王侯多第宅周世王侯不言第宅兩宮雙闕亦似東京語意者中間雜有枚生或張衡蔡邕作未可知談理不如三百篇而微詞婉旨遂足並駕是千古五言之祖

相去日以遠衣帶日以緩緩字妙極又古歌云離家日趨遠衣帶日趨緩豈古人亦相蹈襲耶抑偶合也

以字雅趣字峭俱大有味

東風摇百草摇字稍露崢嶸便是句法爲人所窺朱華冒綠池冒字更捩眼耳青袍似春草復是後世巧端

李少卿三章清和調適怨而不怒子卿稍似錯雜第其旨法亦魯衛也

上山採蘼蕪四坐且莫諠悲與親友别穆穆清風至橘柚垂華實十五從軍征青青園中葵雞鳴高樹顛日出東南隅相逢狹路間昭昭素明月昔有霍家奴洛陽城東路飛來雙白鵠翩翩堂前燕青青河邊草悲歌緩聲八變豔歌紈扇篇白頭吟是兩漢五言神境可與十九首蘇李並驅

詩譜稱漢郊廟十九章鍛意刻酷煉字神奇信哉然失之太峻有秦風小戎之遺非頌詩比也唐山夫人

亦歌之流調短弱未舒耳饒歌十八中有難解及迫
語屈曲者如絲如魚乎悲矣晃羊畫從王孫行之類
或謂有缺文斷簡妃呼豨收中吾之類或謂曲調之
遺聲或謂兼正辭填調大小混錄至有直以為不足
觀者巫山高芝為車非三言之始乎臨高臺以軒桂
樹雙珠青絲玳瑁非五言之神足乎駕六飛龍四時
和江有香草目以蘭黃鵠高飛離哉翻非七言之妙
境乎其誤處既不能曉佳處又不能識以為不足觀
宜也
鐸舞巾舞歌俳歌致如今之琴譜及樂聲車公車之
類絕無意誼不足存也
錄蘇李雜詩十二首雖總雜寡緒而渾朴可詠固不
必二君手筆要亦非晉人所能辨也如人生一世間
貴與願同俱紅塵蔽天地白日何冥冥招搖西北指
天漢東南傾短褐中無緒帶斷續以繩瀉水置瓶中
焉辨淄與澠仰視雲間星忽若割長帷彷彿河梁間
語
楊用修錄古詩逸句及書語可入詩者不能精亦有
遺漏余擇而錄之紅塵蔽天地白日何冥冥○安知
鳳皇德貴其來見稀（皓事）○泛泛江漢萍飄蕩永無
根○青青陵中草傾葉晞朝日作者乃妙○天霜木
葉下鴻鴈當南飛○人遠精神近寤寐見容光○初
秋北風至吹我章華臺浮雲多暮色似從崦嵫來○
石上生菖蒲一寸八九節仙人勸我飧令我好顏色
○去婦不顧門萎韭不入園（諸葛孔明）○採懷授所歡願
醉不顧身（王仲宣）○皎月垂素光玄雲為髮紫（劉公幹）○
金荆持作枕紫荆持作牀○黃鳥鳴相追咬咬弄好
音○翁如翔雲會忽若驚風散（秦嘉）○迅飈翼華蓋飄
颻若鴻飛（石崇）○爭先非吾事靜照在忘求（石崇）○遥看
野樹短（□□）○洛景出東岑（□□）已上皆古詩○生無一
日歡死有萬世名（列子）○片玉可以琦美必待盈尺○
駿馬養外廐美人充下陳（戰國策）○熏以香自燒膏以
明自煎（龔勝）○孔子辭廩丘終不盜帶鉤許由讓天
下終不利封侯○日冏而月周終不與時游○南游
閬寰野北息沈季鄉（淮南子）○踐踦被商鳥重譯吟詩
書（王充）○新齊清腸升天光入隙中（佛經）○龍坂縈九曲
不知高幾里（三秦記）○喬木知舊都（呂覽）○新林無長木
同○蒼湍如委練（畢含記）○揮袖起風塵（劉邵）○蘭葩豈
虛敷（嵇叔夜）○文禽蔽綠木（應璩）○兩雄不竝栖（三國志）已上
雜言語

孔雀東南飛質而不俚亂而能整敘事如畫敘情若
訴長篇之聖也人不易曉至以木蘭並稱木蘭不必
用可汗為疑朔氣寒光致貽譏其本色自是梁陳及
唐人手段胡笳十八拍軟語似出閨襜而中雜唐調
非文姬筆也與木蘭頗類
今讀琴操所稱記舜禹孔子詩咸淺易不足道拘幽
文王在縶也而曰殷道溷溷浸濁煩朱紫相合不別
分迷亂聲色信讒言即無論其詞已內文明外柔順
蒙難者固如是乎瞻天案圖殷將亡豈三分服事至
德人語耶來羊因因眼如羊羊傳也他如獻玉退怨

歌謂楚懷王子平王夫平王靈王弟也歷數百年而
始至懷王至乃謂王人為樂正子何其俚也窮劫曲
言楚王乘勞任用無忌誅夷白氏三戰破郢王出奔
用無忌者平王也奔者昭王也太子建已死有子勝
後封白公非白氏也其辭曰留兵縱騎虜京闕特未
有騎戰也河梁歌舉兵所伐攻秦王以戕時秦未稱
王也句踐又無攻秦夫偽為古而傳者未有不通於
古者也不通古而傳是豈偽者之罪哉
詞賦非一時可就西京雜記言相如為子虛上林游
神蕩思百餘日乃就故也梁王兎園諸公無一佳者
可知矣坐有相如寧當罰酒不免腐毫
入不言兮出不辭來回風兮載雲旗雖尓恍忽何言
之壯也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是千古
情語之祖
卜居漁父便是赤壁諸公作俑作法於涼今人求慨
○長卿子虛諸賦本從高唐物色諸體而辭勝之長
門從騷來毋論勝屈故高於宋也長卿以賦為文故
難蜀封禪綺麗而少骨賈傅以文為賦故弔屈鵩鳥
率直而少致
太史公千秋軼才而不曉作賦其載子虛上林亦以

文辭宏麗為世所珍而已非真能賞咏之也觀其推
重賈生諸賦可知賈誼輩之才耳所為賦自是
一家太史公亦自有士不遇賦絕不成文理荀卿成
相諸篇便是千古惡道
雜而不亂複而不厭其所以為屈乎麗而不俳放而
有制其所以為長卿乎以整次求二子則寡矣子雲
雖有剽摸尚少谿逕班張而後愈博愈晦愈下
子雲服膺長卿嘗曰長卿賦不是從人間來其神化
所至耶研摩白首竟不能逮乃謗言欺人云雕蟲之
技壯夫不為遂開千古藏拙端為宋人門戶

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長門一章幾於
並美阿嬌復幸不見紀傳此君深於愛才優於風調
容或有之史失載耳凡出長卿手靡不穠麗工至獨
琴心二歌淺稚或是一時匆卒或後人傳益子瞻乃
謂李陵三章亦僞作此兒童之見夫工出意表意寓
法外令曹氏父子猶尚難之況他人乎
子虛上林材極富辭極麗而運筆極古雅精神極流
動意極高所以不可及也長沙有其意而無其材班
張潘有其材而無其筆子雲有其筆而不得其精神
流動處

長門邪氣壯而攻中語亦似太拙至揄長袂以自翳
數昔日之諐殃以後如有神助漢家雄主例爲色殢
或再幸再弃不可知也
孟堅兩都似不如張平子平子雖有衍辭而多佳境
壯語
頳薄怒以自持曾不可乎犯干目略微眄精彩相授
志態橫出不可勝記此玉之賦神女也意密體疏俯
仰異觀含喜微笑竊視流眄此玉之賦登徒也神光
離合乍陰乍陽進止難期若往若還轉眄流精光潤
玉顏含辭未吐氣若幽蘭此子建之賦神女也其妙

處在意而不在象然本之屈氏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
兮目成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余兮善窈窕法而
爲之者也
宋玉諷賦與登徒子好色一章詞旨不甚相遠故昭
明遺之大言小言枚皐所稽之流耳小言無內之中
本騁辭耳而若漸有所怙
班姬擣素如閑紋綵之初成擇玄黃之自出准華裁
於昔時疑形異於今日又旨既封而章題句已滅而
更結皆六朝組織之所自出也昭明知選役而還載
未審其故

子雲逐貧賦固爲逐文之意寥寥文辭陋拙七
代內貧答主人等皆主客至窮之比乃以徙
者非貧答主人也逐之便出意變而辭亦雄暢矣
境車與船逐之上之亦自勝凡子雲之爲賦爲玄爲
法言其旁搜酷擬沉想而接亦自性近之耳非必材
高也
傅武仲有舞賦皆托宋玉爲襄王問對及開古文苑
宋玉舞賦所少十分之七而中間精語如華袿飛髾
而雜纖羅大是麗語至於形容舞態如羅衣從風長
袖交橫駱驛飛散颯沓合并𩗗約閑靡機迅體輕

迴身還入迫于急節紆形赴遠漼以摧折纖縠蛾飛
縯猋若絕此外亦不多得也豈武仲衍王賦以爲已
作耶抑後人節約武仲之賦因序語而誤以爲王作
也

枚乘菟園賦記者以爲王褒後子皐所爲據枯辭
入先歌而後無和者亦似不完之篇

慘咳辛酸嚶嚶關關若離鴻之鳴子也含啁嘽諧雍
雍喈喈若羣雛之從母也其至賦之巧詣乎似作器
和故響逸張急故聲清閒遼故音庳絃長故徽鳴其
琴賦之實用乎楊和頎棲皓腕以至變態無窮數百
詩稍極形容蓋叔夜善於琴故也子淵洞簫季長長
笛才不勝學善鋪叙而少發揮洞簫孝子慈母之喻
不若安仁之切而雅也

楊用脩所載乜又如宋玉吐舌萬里唾四海韓音之
變入曰未出甲佛偈一切水月一切攝七平如文選
離桂飛綃垂纖羅俱不如老杜梨花柳花參差開有
客有客字子美和美易讀而楊不之及按傅武仲舞
賦家有古文苑文選皆云華袿飛綃雜纖羅不言垂
纖羅也

東方曼倩管公明郭景純俱以奇才挾神術而宦俱
不逮景純以舌爲筆者也公明以筆爲舌者也曼倩
筆舌互用者也若其超物之哲曼倩爲最公明次之
景純下矣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四十五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四十六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說部

藝苑卮言三

檀弓考工記孟子左氏戰國策司馬遷聖於文者乎其敘事則化工之肖物班氏賢於文者乎人巧極天工錯莊生列子楞嚴維摩詰鬼神於文者乎其達見峽決而河潰也窈冥變幻而莫知其端倪也

諸文外山海經穆天子傳亦自古健有法

太史公之文有數端焉帝王紀以己釋尚書者也又

多引圖緯子家言其文衍而虛春秋諸世家以己損益諸史者也其文暢而雜儀秦鞅雎諸傳以己損益戰國策者也其文雄而肆劉項紀信越諸傳志所聞也其文宏而壯河渠平準諸書志所見也其文核而詳婉而多風刺客游俠貨殖諸傳發所寄也其文精嚴而工篤磊落而多感慨

西京之文實東京之文弱猶未離實也六朝之文浮離實矣唐之文庸猶未離浮也宋之文陋離浮矣愈下矣元無文

韓柳氏振唐者也其文實歐蘇氏振宋者也其文虛臨川氏法而狹南豐氏飫而衍

老氏談理則傳其文則經佛氏談理則經其文則傳

○圓覺之深妙楞嚴之宏博維摩之奇肆駸駸乎鬼谷淮南上矣

枚生七發其原玉之變乎措意垂竭忽發觀潮遂成滑稽且辭氣跌蕩怪麗不恒子建而後模擬牽率往往可厭然其法存也至後人為之而加陋其法廢矣

○檀弓簡考工記煩檀弓明考工記奧各極其妙雖非聖筆未是漢武以後人語

孟軻氏理之辨而經者莊周氏理之辨而不經者公孫僑事之辨而經者蘇秦事之辨而不經者然材皆不可及

吾嘗怪庚子嵩不好讀莊子開卷至數行即掩曰了不異人以為此本無所曉而漫為大言者使曉人得之便當沉湎濡首

呂氏春秋文有絕佳者有絕不佳者以非出一手故耳淮南鴻烈雖似錯雜而氣法如一當由劉安手裁

楊子雲稱其一出一入字直百金韓非子文甚奇如亢倉鶡冠之流皆偽書

賈太傅有經國之才言言蓍龜也其辭[illegible]而閎健而

飫
西京之流而東也其王褒爲之導乎由學者靡而短
於思由才者徘而殘於法劉中壘宏而肆其根雜楊
中散法而奥其根晦法言所云故腓之是何語
東京之衰也其始自班通乎蔡中郎之文弱力不副
見差去浮耳王充野人也其識瑣而鄙其辭散而冗
其旨卑而釋中郎愛而忘掩之亦可推矣
嗚呼子長不絕也其書絕矣千古而有子長也亦不
能成史記何也西京以還封建宮殿官師郡邑其名
不雅馴不稱書矣一也其詔令辭命奏書賦頌鮮古
弇州山人[illegible]　三十一
者不稱書矣二也其人有籍信荊聶原嘗無忌之流
足模寫者乎三也其詳可得尚書毛詩左氏戰國策韓
非呂不韋之書足以著見者乎四也嗚呼豈惟子長即
尼父亦然六經無可着手矣
孟堅敍事如霍氏上官之郤廢昌邑王奏事趙韓史
跡京房衛玆難不得如化工肖物猶是顧凱之陸探
微寫生東京以還重可得乎陳壽簡質差勝范曄然
冗緩詳至大不及也
曹公莽莽古直悲涼子桓小藻自是樂府本色子建
天才流麗雖譽冠千古而實遜父兄何以故材太高

辭太華
魏武帝樂府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澹澹山島竦
峙秋風蕭瑟洪濤湧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
爛若出其裏其辭亦有本相如上林云視之無端察
之無涯日出東沼月生西陂馬融廣城云天地虹洞
因無端涯大明出東月生西陂揚雄校獵云出入日
月天與地沓然覺揚語奇武帝語壯又月生西陂語
有何致而馬融復襲之
子建諷帝承明廬明月照高樓子桓西北有浮雲秋
風蕭瑟非鄴中諸子可及仲宣公幹遠在下風吾每
弇州山人[illegible]
至謁帝一章便數十過不可了悲婉宏壯情事理境
無所不有
洛神賦王右軍大令各書數十本當是晉人極推之
耳清徹圓麗神女之流陳王諸賦皆小言無及者然
此賦始名感甄又以蒲生當其塘上際此忌而不
自匿諱何也蒲生實不如塘上令洛神見之未免笑
子建傖父耳
塘上之作朴茂真至可與紈扇白頭姨姒甄既摧折
而芳與未稱良爲雅歎
莫以豪賢故棄捐素所愛莫以魚肉賤棄捐蔥與薤

莫以蔴枲賤棄捐菅與蒯其語意妙絕千古稱之然左傳逸詩已先道矣云雖有絲蔴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

陳思王贈白馬王彪詩全法大雅文王之什體以故首二章不相承耳後人不知有欲合而為一者良可笑也

楊德祖荅臨淄侯書中有猥受顧錫敎使刊定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弟子拑口市人拱手及覽臨淄侯書稱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不足刊定昨所云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為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此植相托意耶當時孔文舉為先達其於文特高雄德祖次之孔璋書檄饒爽元瑜次之而詩皆不稱也劉楨王粲詩勝於文兼至者獨臨淄耳正平子建直可稱建安才子其次文舉又其次為公幹仲宣

讀子桓答子常畏人及答吳朝歌鍾大理書似少年美資負才性而好貨好色且當不得恒享者桓靈寶技藝差相埒而氣尚過之子桓乃得十年天子都所不解

孔文舉好酒及客恒曰坐上客長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桓靈寶為義興太守不得志歎曰父為九州伯兒為五湖長遂棄官歸孔語便是唐律桓句亦是唐選而桓尤爽儁其人不作逆一才子也

子桓之雜詩二首子建之雜詩六首可入十九首不能辨也若仲宣公幹便覺自遠

古樂府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二語妙絕老杜玉珮仍當歌當字出此然不甚合作可與知者道也用脩引孟德對酒當歌云子美一闡明之不然讀者以為該當之當矣大嬾憒可咲孟德正謂遇酒欲當歌也下云人生幾何可見矣若以對酒當歌作去聲有何趣味

阮公咏懷遠近之間遇境即際興窮即止坐不着論宗佳耳人乃謂陳子昂勝之何必子昂寧無感興乎哉

嵇叔夜土木形骸不事雕飾想於文亦耳如養生論絕交書類信筆成者或遂重犯或不相續然獨造之語自是奇麗超逸覽之躍然而醒詩少涉矜持更不知嗣宗吾每想其人兩腋習習風舉

平子四愁千古絕唱傅玄擬之致不足言大是笑資

耳玄又有日出東南隅一篇汰去精英竊其常言尤
有可厭者木詞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於意已足
綽有餘味今復益以天地正位之語正如低措大記
舊文不全特以己意續貂罰飲墨水一斗可也
陸士衡翩翩藻秀頗見才致無奈俳弱何安仁氣力
勝之趣旨不足太冲莽蒼詠史招隱綽有衆人之語
但太不雕琢
子卿第二章絃歌商曲錯疊數語十九首齊心同所
願含意俱未申亦大重但然不害爲古奚必然與竹
山水有清音何事待嘯歌灌木自悲吟乃害古也然
使各用之山水清音極是妙詠灌木悲吟不失佳語
故曰離則雙美合則兩傷
李令伯陳情一表天下稱孝後起拜漢中自以失分
懷怨應制賦詩云人亦有言有因有緣任無中人不
如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然謝公東山捉鼻恒恐富
貴逼人既處台鼎嫌隙小構見桓子野彈琴撫然詩
一曲至捋鬚流涕殷深源卧不起及後敗廢時云會
稽王將人上樓著去梯匹如始作養劉不出山時覩
有何不可乃知嚮者都非眞境
王武子讀孫子荊詩而云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

此語極有致文生於情世所恒曉情生於文則未易
論蓋有出之者偶然而覺之者實際也吾平生時遇
此境亦見同調中有此又庾子嵩作意賦成爲文康
所難而云正在有意無意之間此是遯辭料子嵩
必不能佳然有意無意之間却是文章妙用
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是涉世語貴者雖自貴視
之若埃塵是輕世語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是出
世語每諷太沖詩便飄飄欲僊
石衛尉縱橫一代領袖諸豪豈獨以財雄之政才氣
勝耳思歸引明君辭情質未離不在潘陸下劉司空
亦其儔也答盧中郎五言磊塊一時涕淚千古
沈休文云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子荊零雨
之章正長朔風之句並直舉胸情非傍詩史正以音
律取高前式然則少陵以前人固有詩史之稱矣
實境詩於實境讀之哀樂便自百倍東陽既廢夷然
而已送甥至江口誦曹顏遠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
離泣數行下余每覽劉司空豈意百鍊剛化爲繞指
柔未嘗不掩卷酸鼻也嗚呼越石已矣千載而下猶
有生氣彼石勒段磾今竟何在
酒間歌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

心不已其人不足言其志乃大可憫矣余自庚申以後每讀劉司空二語未嘗不欷歔罷酒至少陵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輒黯然低回久之

王處仲賞咏老驥伏櫪之語至以如意擊唾壺爲節唾壺盡缺印亥德悲髀肉生意通桓元子恒言不能流芳百世亦當貽臭萬年至今爲書生罵端然直是大英雄語庾道季云廉頗藺相如雖千載上死人懍懍恒如有生氣曹蜍李志雖見在厭厭如泉下人人雖不相蒙音實有命

偶閱士龍與兄書所發所評隲者云二祖頌甚爲高偉逐思賦深情至言實爲精妙恐故未得爲兄賦之最文賦甚有辭綺語頗多文適多體便欲不清[illegible]云陸機二十作文賦當凡閱二十許也詠德頌甚復蕭美溜賦可謂精工又云張公父子亦語雲兄文過子安雲謂兄作二京必傳無疑又云張公賦誄自過五言詩耳玄泰誄自不及士祚誄兄丞相箴小多不如女史箴耳又云登樓名高恐未可越祖德頌無乃諫語耳然[illegible]用辭緯澤亦未易恐兄未熟視之耳又云蔡氏所長唯銘頌耳銘之善者亦復數篇其餘平平兄詩賦自與絕域不當稍與比較按張爲司空蔡則中郎也又云嘗聞湯仲歎九歌昔讀楚辭意不大愛之頃日視之實自清絕滔滔故自是識者古今來爲如此文此爲宗矣眞元盛稱九辨意甚不愛其兄弟間議論如此大自可笑

孫興公云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又云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陸文若排沙揀金往往見寶又茂先嘗謂士衡曰人患才少子患才多然則陸之文病在多而蕪也余不以爲然陸病不在多而在模擬寡自然之致

晉史不載夏侯孝若東方朔贊而載其訓弟文眞[illegible]識者也

晉佛舞歌白鳩獨漉得孟德父子遺韻白紵舞歌已開齊梁妙境有子桓燕歌之風

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爲寶不得已而託之名也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名亦無歸矣又不得已而歸之酒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且飲一杯酒服食求神僊多爲藥所誤亦不得已而歸之酒曰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至於被服紈素其趣愈卑而其情益可憫矣

倚馬事乃桓溫征慕容時喚袁虎倚馬前作露布文

不輟筆今人罕知其事至有自謂為俯牛者可笑也
○陸士衡之來日苦短去日苦長傅休奕之志士惜日
短愁人知夜長張季鷹之榮與壯俱去賤與老相尋
曹顏遠之富貴它人合貧賤親戚離語若卑淺而亦
實境所就故不忍多讀
渡江以還作者無幾非惟戎馬為阻當由清談間之
耳景純游僊韡韡佳麗第少玄旨江賦亦工似在木
玄虛下玄虛海賦人謂未有首尾尾誠不可了首則
如是矣或作九河乃可用此首今卻不免孤負大海
○喻波則洪漣踧蹜大濤則百川倒流此玄虛之雄
也舉翰則宇宙生風抗鱗則四瀆起濤此郭公之雄
也湍轉則日月似驚浪動則星河如覆此思光之雄
也三海賦措語無大懸絕讀之令人轉憶揚馬耳
賦之此賦本傳載之甚明又有增鹽二韻出於應手
以為佳話而用脩云恨不見全文何也用脩無史學
如張後張俊三尺小兒能曉以為秘聞何況其它
淵明托旨沖澹其造語有極工者乃大入思來琢之
使無痕跡耳後人苦一切深沈取其形似謂為自然
謬以千里
問君何為爾心遠地自偏此還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渾然淡未有自然之味然至此不得入漢魏果中是
未粧嚴佛階級語
謝靈運天質奇麗運思精鑿雖格體創變是潘陸之
餘法也其雅縟乃過之清暉能娛人游子澹忘歸
在池塘春草下耶挂席拾海月事俚而語雅天雞弄
和風景近而趣遙
延之創撰整嚴而斧鑿時露其才大不勝學豈惟惠
休之評視靈運殆更霄壤如應詔曲水讌而起語云
道隱未形治彰既亂帝跡懸衡皇流共貫惟王創物
永錫洪筭與題有何干涉耶至於東宮釋奠之篇
起句國尚師位家崇儒門老生板對唐律賦之不若
矣
古詩四言之有冒頭蓋不始延年也二陸諸君為之
偏也如皇太子宴宣猷堂應令而士衡起句曰三正
迭紹洪聖啓運自昔哲王先天而順凡十六韻而始
及太子大將軍宴會而士衡起句曰皇皇帝祐誕隆
駿命四祖正家天祿安定凡八韻而始入吳亂齊王
回始乎之又士衡贈斥丘令而曰於皇聖世時文惟
晉受命自天奄有黎獻答賈謐詩而曰伊昔有皇肇
濟黎蒸先天創物景命是膺潘安仁為賈答而曰肇

自初創二儀烟熅受有生民伏羲始君晉武帝於
宴集而應吉甫起句云悠悠太上民之厥初皇極肇
建彝倫攸敷若尔則不必多贊此等語但成一冒頭
百凡宴會酬贈可舉以貫之矣若辛孟之諷諫思王
之責躬應詔靖節之贈族叔夜之幽憤仲宣之贈蔡
睦文穎越石之贈盧諶寧有是耶其他仲宣之思親
云穆穆顯妣德音徽止閭丘沖之三月宴云暮春之
月春服既成裴季彥之大蜡曰日躔星紀大呂司辰
開口見咽豈不快哉而選都未之及何也
延年五君忽自秀於它作如沈辭似埋照寓辭類托
諷鸞翮有時鎩龍性誰能馴以比己之骯髒也韜精
日沈飲誰知非荒宴以解己之任誕也屢薦不入官
一麾乃出守以感己之淹滯也語意既雋末亦易吟
諷
明月照積雪是佳境非佳語池塘生春草是佳語非
佳境此語不必過求亦不必深賞若權文公所論池
塘園柳二語托諷深重為廣州之禍張本王介甫取
以為美談吾不敢信也按權云池塘者泉水瀦溉之池今日生春草是王澤竭也豳詩所記一蟲鳴則一候今日變鳴禽者候將變也
玄暉不唯工發端撰造精麗風華映人一時之傑青

道目無往古獨三四稱服形之詞詠登九華山云恨
不攜謝朓驚人詩來特不如靈運者匪直材力小弱
靈運語俳而氣古玄暉調俳而氣今
謝山人謂玄暉澄江淨如練澄淨二字意重欲改為
秋江淨如練余不敢以為然蓋江澄乃淨耳
宋高宗每欲除異己必令壯士丁旿拉殺旿即樂府
所謂丁都護者也時人為之語曰莫跋扈付丁旿蕭
齊主道成亦然其所任者桓康也時人亦語曰莫轅
張付桓康二字既同而字亦對又皆協韻甚奇晉史
載謝安石語亦有韻曰天子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
須屋後着人正可破此二主
自昔倚馬占檄撗槊賦詩曹孟德李少卿桓靈寶楊
處道之外能復有幾自非本色故足貽娟教曹行路
難猶堪放浪崇文醉兒有愧祖武至於權龍褒輩秖
供盧胡而已獨南史所載梁曹景宗自不知書好以
意作字及當上讌朝賢以曹兜鍪不煩俾和曹固請
不已許之僅餘競病二韻即賦云去時兒女悲歸來
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一座賞服宋沈慶
之目不知書每將署事輒恨眼不識字上嘗歡飲羣
臣逼令作詩慶之請顏師古執筆口授之曰微生遇

多幸併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岡榮榮此
聖世何異張子房上說衆坐稱美比齊斛律金不解
書有人教押名曰但五星四面平正即得矣作勑勒
歌曰勑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蓋四野天蒼蒼野茫
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爲一時樂府之冠宋野史載韓
蘄王世忠目不知書晚年忽若有悟能作字及小詞
皆有宗趣一日蘇仲虎向書方宴客香林園韓乘小
騾遲造劇歡而散次日餉向書一羊羔仍手書臨江
仙南鄉子二詞遺之瀟灑超脫詞多不載此四事頗
相類又蜀將王平識不過十字使周將梁臺識不過
百字而口授書令辭旨俱可觀意豈釋氏所謂宿習
餘因歟

梁氏帝王武帝簡文爲勝湘東次之武帝之莫愁篇
文之烏棲大有可諷餘篇未免割裂凡佻浮淺下建
業江陵之難故不虛也昭明璧裁有餘自運不足

王籍鳥鳴山更幽雖逼古質亦是偶語第合上句蟬
噪林逾靜讀之遂不成章耳又有可笑者鳥鳴山更
幽本是反不鳴山幽之意王介甫何緣復取其本意
而反之且一鳥不鳴山更幽有何趣味宋人可笑大
槩如此

何水部柳吳興篇法不足時時造佳致何氣清而傷
促柳調短而傷凡吳均起語頗多五言律法餘章綿
麗不堪大雅

吳興庭皋木葉下隴首秋雲飛又太液滄波起長楊
高樹秋置之齊梁月露間矯矯有氣上可以當康樂
而不足下可以凌子安而有餘

范詹事獄中一篇雖太自標榜其持論亦有可觀

范沈篇章雖有多寡要其裁造亦昆季耳沈以四聲
定韻多可議者唐人用之遂足千古然以沈韻作唐
律可耳以已韻押古選沈故自失之

揚用脩謂七始即今切韻宮商角徵羽之外又有半
商半徵蓋牙齒舌喉唇之外有深淺二音故也沈約
以平上去入爲四聲自以爲得天地秘傳之妙然辨
只當辨字多訛蓋偏方之音終難取裁耳即無論
沈乃今四詩騷賦之韻有不出於五方田畯婦女之
所就乎而可據以爲準乎古韻時自天淵沈韻亦多
乎脣至於叶音頁同缺舌要之爲此格不能捨此韻
于天地中和之氣似不在此

休文所載八病如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
旁紐正紐以上尾鶴膝爲最忌休文之拘滯正與古

體相反唯近律差有關耳然亦不免尚君之誚今按平頭謂第一字不得與第六字同平聲律詩如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風之與將何損其美上尾謂第五字不得與第十字同聲如古詩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雖隔韻何害律固無是矣使同韻如前詩鳴之與城又何妨也蜂腰謂第二字與第四字同上去入韻如老杜望盡似猶見江淹遠與君別者之類近體宜少避之亦無妨鶴膝謂第五字不得與第十五字同如老杜水色含羣動朝光接太虛年侵頻悵望之類八句俱如是則不宜[illegible]一字犯亦無妨五大韻[illegible]

[illegible]相犯如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壚又端坐苦愁思攬衣起西游胡與鑪愁與遊犯六小韻除十上字中自有韻如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襟明與清犯七傍紐十字中已有田字不得着寅延字八正紐十字中已有壬字不得着衽任後四病尤無謂不足道也

白狼槃木夷詩也夷語有長短何以五言盍益部本守代爲之也諸佛經偈梵語也梵語有長短何以五言鳩摩羅什玄奘輩增損而就漢也諸偈詩在漢則漢在晉則晉在唐則唐不應天上變格乃爾皆其時人僞爲之也道經又有命張良註度人經勅表其文

絕類宋人之下俚者至官鉄亦然可發一笑

庾開府事實嚴重而寡深致所賦枯樹哀江南僅如郗方回奴小有意耳不知何以貴重若是江總徐陵淫麗之辭取給杯酒責花鳥課其後主君臣唱和自是景陽宮井中物

張正見詩律法已嚴於四傑特作一二拗語爲六朝耳士衡康樂已於古調中出俳偶總持孝穆不能於俳偶中出古思所謂今之諸侯又五霸之罪人也

陶淵明止酒用二十止字梁元帝春日用二十三春字鮑泉和至用二十九新字偕 用十七化字一時游戲之語不足多尚

梁元帝詩有落星依遠戍斜月半平林陳後主有故鄉一水隔風煙兩岸通又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在沈宋集中當爲絕唱隋煬帝寒鴉千萬點流水遶孤村是中唐佳境

古樂府如護惜加窮袴防閑托守宮朔氣傳金柝寒光透鐵衣殺氣朝朝衝塞門胡風夜夜吹邊月全是唐律

北朝戎馬縱橫未暇篇什孝文始一倡之也而未暢溫子昇寒山一片石足語及爲當塗藏拙難江左輕

薄之談亦不大過辟道衡足號才子未是名家唯揚
處道奕奕有風骨
王簡棲頭陀寺碑以北統之筆發南宗之心印雖
極俳偶而絕無牽率之病溫子昇之寒陵尚自沒舍
江總持之攝山能不隔塵昭明取舍良不誣也
吾於文雖不好六朝人語雖然六朝人亦那可言皇
甫子循謂藻豔之中有抑揚頓挫語雖合璧意若貫
珠非書窮五車筆含萬化未足云也此固為六朝人
張價然知潘左諸賦及王文考之靈光王簡棲之頭
陀令韓柳授觚必至奪色然柳州晉問昌黎南海神
碑毛穎傳歐蘇亦不能作非直時代為累抑亦天受
有限
晉書南北史舊唐書稗官小說也新唐書贋古書也
五代史學究史論也宋元史爛朝報也與其為新唐
書之簡不若為南北史之繁與其為宋史之繁不若
為遼史之簡
正史之外有以偏方為紀者如劉知幾所稱地理當
以常璩華陽國志盛弘之荊州記第一有以一言一
事為記者如劉知幾所稱瑣言當以劉義慶世說新
語第一散文小傳如伶玄飛燕雖近褻虬髯客雖近

誣毛穎雖近戲亦是其行中第一它如王粲漢末英
雄崔鴻十六國春秋葛洪西京雜記周稱陳留耆舊
周斐之汝南先賢陳壽益部耆舊虞預會稽典錄辛
氏三秦羅含湘中朱贛九州闞駰四國三輔黃圖西
陽雜組之類皆流亞也水經註非註自是大地史
自古博學之士兼長文筆者如子產之別臺駘卜氏
之辨三豕子政之記貳負終軍之識鼮鼠方朔之名
藻廉文通之識科斗茂先景純種種該洽固無待言
自此以外雖鑿壁恆勤而操觚多繆以至陸澄書廚
李邕書簏傅昭學府房暉經庫往往來執筆之譏乃
至使儒林別傳其故何也毋乃天授有限考索偏工
徒務誇多不能割愛以目移辭為事使耶孫峯讀
邢邵我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則又非也韓信
用兵多多益辦此是化工造物之妙與文同用
吾覽鍾記室詩品折衷情文裁量事代可謂允矣詞
亦奕奕發之第所推源出於何者恐未盡然邁凱昉
約濫居中品至魏文不列乎上曹公屈第乎下尤為
不公少損連城之價吾獨愛其評子建骨氣奇高詞
彩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嗣宗言在耳目之內情
寄八荒之表靈運名章迥句處處間起麗典新聲絡

渾厚有會越石善為悽戾之詞自有淸拔之氣明遠得
景陽之詭諔含茂先之靡嫚骨節强於謝混驅邁疾
於顏延總四家而擅美跨兩代而孤出玄暉奇章秀
句往往警遒足使叔源失步明遠變色文通詩體總
雜善於摹擬筋力於王微成就於謝朓此數詩者實
許既實措撰尤工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說部

藝苑卮言四

唐文皇手定中原籠蓋一世而詩語殊無丈夫氣習使之也雪恥酬百王除兇報千古昔乘匹馬去今驅萬乘來差强人意然是有意之作帝京篇可耳餘者不免花草點綴可謂遠遜漢武近輸曹公

中宗宴羣臣栢梁體帝首云潤色鴻業寄賢才又大明御寓臨萬方和者皆莫及然是上官昭容筆耳內

辥稷云宗伯秩禮天地開長寧公主云鸞鳴鳳舞向平陽太平公主云無心為子輒求郎閻朝隱云著作不休出中腸差無愧古

明皇藻艷不過文皇而骨氣勝之語象則春來津樹合月落戍樓空語境則馬色分朝景雞聲逐曉風語氣則翠房千仞合丹嶂五丁開語致則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心雖使燕許草創沈宋潤色亦不過此

盧駱王楊號稱四傑詞旨華靡固沿陳隋之遺骨氣翩翩意象老境超然勝之五言遂為律家正始內子安稍近樂府楊盧尚宗漢魏賓王長歌雖極浮靡亦

有微瑕而綴錦貫珠汭汭洪遠故是千秋絶藝子
從軍獻吉改爲歌行遂成雅什子安諸賦皆歌行也
爲歌行則佳爲賦則醜
五言至沈宋始可稱律律爲音律法律天下無嚴於
是者知虛實平仄不得任情而度明矣二君正是敵
手排律用韻穩妥事不傍引情無牽合當爲最勝摩
詰似之而才小不逮少陵強力宏蓄開闔排蕩然不
無利鈍餘子紛紛未易悉數也
兩謝戲馬之什驊冠達夫允宋昆明之章問收睿賞
雖才俱匹敵而境有神至未足遂槩平生也時小許

公有一聯云二石分河寫雙珠代月移一聯亦自工
麗惜全篇不稱耳沈宋中間警聯無一字不敵特佳
期結語是累句中累句之問結語是佳句中佳句耳
亦不難辨也
沈詹事七言律高華勝於宋員外宋雖微少亦見一
班歌行覺自陡健
裴行儉弗取四傑懸斷終始然亦臆中耳彼所重王
劇王勔蘇味道者一以鉤黨取族一以模稜貶竄區
區相位何益人毛髮事千古肉食不識丁人輒爲談
柄良可笑也

杜審言華藻整栗小讓沈宋而氣度高逸神情閒暢
自是中興之祖宜其矜率乃爾
梅花落處疑殘雪一句便是初唐柳葉開時任好風
非再玩之未有不以爲中晚者若萬楚五日觀伎詩
眉黛奪將萱草色紅裙妬殺石榴花眞婉麗有梁陳
韻至結語聞道五絲能續命却令今日死君家宋人
所不能作然亦不肯作于鱗極嚴刻却收此吾所不
解又起句西施漫道浣春紗既與五日無干碧玉今
時鬭麗華又不相比
陳正字陶洗六朝鉛華都盡托寄大阮微加斷裁而

天韻不及律體時時入古亦是矯枉之過開元彩筆
無過燕許制冊碑頌春容大章然比之六朝明易差
勝而淵藻遠却敷文則衍徵事則狹許之應制七言
宏麗有色而他篇不及李嶠燕之岳陽以後感槩多
工而實際不如始興
李于鱗評詩少見筆札獨選唐詩序云唐無五言古
詩陳子昂以其古詩爲古詩弗取也七言古詩唯杜
子美不失初唐氣格而縱橫有之太白縱橫往往彊
弩之末間雜長語英雄欺人耳此段褒貶有至意又
云太白五七言絶句實唐三百年一人蓋以不用意

得之即太白亦不自知其所至而工者顧失焉五言律排律諸家槩多佳句七言律體諸家所難王維李頎頗臻其妙即子美篇什雖衆憒焉自放矣余謂七言絶句王江陵與太白爭勝毫釐俱是神品而于鱗不及之王維李頎雖極風雅之致而調不甚響子美固不無利鈍終是上國武庫此公地位乃爾歟吉當於何處生活其微意所鍾余蓋知之不欲盡言也

李杜光燄千古人人知之滄浪並極推尊而不能致辨元微之獨重子美宋人以爲談柄近時楊用修爲李左袒輕俊之士往往傅耳要其所得俱影響之間

五言古選體及七言歌行太白以氣爲主以自然爲宗以俊逸高暢爲貴子美以意爲主以獨造爲宗以奇拔沈雄爲貴其歌行之妙詠之使人飄揚欲僊者太白也使人慷慨激烈歔欷欲絶者子美也選體太白多露語率語子美多穉語累語置之陶謝間便覺傖父面目乃欲使之奪曹氏父子位耶五言律七言歌行子美神矣七言律聖矣五七言絶太白神矣七言歌行聖矣五言次之太白之七言律子美之七言絶皆變體間爲之可耳不足多法也

太白古樂府窈冥惝恍縱横變幻極才人之致然自是太白樂府

十首以前少陵較難入百首以後青蓮較易厭揚之則高華抑之則沈實有色有聲有氣有骨有味有態濃淡深淺奇正開闔各極其則吾不能不伏膺少陵

○高岑一時不易上下岑氣骨不如達夫遒上而婉縟過之選體時時入古岑尤陟健歌行磊落奇俊王

一起一服取是而已尤爲正宗

五言近體高岑俱不能佳七言岑稍濃厚

摩詰才勝孟襄陽由工入微不犯痕跡所以爲佳間有失點檢者如五言律中青門白社青菰白鳥一首且用七言律中暮雲空磧時驅馬玉靶角弓珠勒馬兩馬字覆壓獨坐悲雙鬢又云白髮終難變他詩往往有之雖不妨白璧能無少損連城觀者須略玄黃取其神檢孟造思極苦既成乃得超然之致皮生擷其佳句眞足配古人第其句不能出五字外篇不能出四十字外此其所短也

居庸城外獵天驕一首佳甚非兩馬字犯當足壓卷然兩字俱貴難易或稍可改者暮雲句馬字耳

李頎花宮僊梵物在人亡二章高適黃鳥翩翩嗟君此別二詠張謂星軺計日之句孟浩縣城南面之篇

不作奇事麗語以平調行之却足一倡三歎
于鱗選老杜七言律似未識杜者恨𦍒不為極言之
似非忠告

靑蓮擬古樂府以己意己才發之尚沿六朝舊習不
如少陵以時事創新題也少陵自是卓識惜不盡得
本來面目耳

詩氏俳之始也陳及初唐俳之盛也盛唐俳之極也
六朝不盡俳乃不自然盛唐俳殊自然未可以時代
優劣也

七言絕句盛唐主氣氣完而意不盡工中晚唐主意
意工而氣不甚完然各有至者未可以時代優劣也

○遼公遺跡廬山岑刻本下皆云開山幽居不惟聲
調不諧抑意義無取吾弟懋定以為開士甚妙蓋言
昔日遼公遺跡之岑今為開士幽居之地開士見佛
書

盛唐七言律老杜外王維李頎岑參耳李有風調而
不甚麗岑才甚麗而情不足王差備美

六朝之末衰颯甚矣然其偶儷頗切音響稍諧一變
而雄遂為唐始再加整栗便成沈宋人知沈宋律家
正宗不知其權輿于三謝橐鑰于陳隋也詩至大曆

高岑王李之徒號為已盛然才情所發偶與境會了
不自知其墮者如到來函谷愁中月歸去蟠溪夢裏
山鴻鴈不堪愁裏聽雲山況是客中過草色全經細
雨濕花枝欲動春風寒非不佳致隱隱逗漏錢劉出
來至百年強半仕三已五畝就荒天一涯便是長慶
以後手段吾故曰衰中有盛盛中有衰各含機藏隙
盛者得衰而變之功在創始衰者自盛而沿之弊繇
趨下又曰勝國之敗材乃興邦之隆幹熙朝之佚事
卽衰世之危端此雖人力自是天地間陰陽剝復之
妙

何仲默取沈雲卿獨不見嚴滄浪取崔司勳黃鶴樓
為七言律壓卷二詩固甚勝百尺無枝亭亭獨上在
厥體中要不得為第一也沈末句是齊梁樂府語崔
起法是盛唐歌行語如織官錦間一尺繡錦則錦矣
如全幅何老杜集中吾甚愛風急天高一章結亦微
弱玉露凋傷老去悲秋首尾匀稱而斤兩不足昆明
池水穠麗沈切惜多平調金石之聲微乖耳然竟當
於四章求之

李于鱗言唐人絕句當以秦時明月漢時關壓卷余
始不信以少伯集中有極工妙者旣而思之若落意

摩詰當別有所取若以有意無意可解不可解間求之未免此詩第一耳

有一貴人時名者嘗謂予少陵僞語只得勝摩詰所喜摩詰也予答言恐足下不喜摩詰耳喜摩詰又爲能失少陵也少陵集中不啻有數摩詰能洗眼靜坐三年讀之乎其人意不懌去

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發清溪向三峽思君不見下渝州此是太白佳境然二十八字中有峨眉山平羌江清溪三峽渝州使後人爲之不勝痕跡矣益見此老鑪錘之妙

摩詰七言律自應制早朝諸篇外往往不拘常調至酌酒與君一篇四聯皆用仄法此是初盛唐所無尤不可學凡爲摩詰體者必以意興發端神情傳合渾融疎秀不見穿鑿之跡頓挫抑揚自出宮商之表可耳雖老杜以歌行入律亦是變風不宜多作作則傷境

孟襄陽欲尋芳草去惜與故人違林花掃更落徑草踏還生韋左司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雖格調非正而語意亦佳于鱗乃深惡之未敢從也

○太白鸚鵡洲一篇效顰黃鶴可厭吳宮晉代二句亦非作手律無全盛者唯得兩結耳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借問欲棲珠樹鶴何年卻向帝城飛

太白不成語者少老杜不成語者多如無食無兒舉家聞若歎之類凡看二公詩不必病其累句不必曲爲之護正使瑕瑜不掩亦是大家

七言排律創自老杜然亦不得佳蓋七字爲句束以聲偶氣力已盡矣又欲衍之使長調高則難續而傷篇調卑則易冗而傷句合璧猶可貫珠益艱

揚用脩駁宋人詩史之說而譏少陵云詩刺淫亂則曰雝雝鳴鴈旭日始旦不必曰愼莫近前丞相嗔也憫流民則曰鴻鴈于飛哀鳴嗷嗷不必曰千家今有百家存也傷暴斂則曰維南有箕載翕其舌不必曰哀哀寡婦誅求盡也敘饑荒則曰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不必曰但有牙齒存所悲骨髓乾也其言甚辯而覈然不知嚮所稱皆興比耳詩固有賦以述情切事爲快不盡含蓄也語荒而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勸樂而曰宛其死矣它人之室譏失儀而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怨讒而曰豺虎不受投之有界若使出少陵口不知用脩何如貶剝也且愼莫近前丞相嗔

府雅語用脩烏足知之

劉隨州五言長城如幽州白日寒語不可多得惜十章以還便自雷同不耐檢

錢劉竝稱故耳錢似不及劉錢意揚劉意沈錢調輕劉調重如輕寒不入宮中樹佳氣常浮仗外峯是錢最得意句然上句秀而過巧下句寬而不稱劉結語匹馬翩翩春草綠邵陵西去獵平原何等風調家散萬金酬士死身留一劍荅君恩自是壯語而于鱗不錄又所未解

李長吉師心故爾作怪亦有出人意表者然奇過則凡老過則穉此君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韋左司平淡和雅爲元和之冠至於擬古如無事此離別不如今生死語使枚李諸公見之不作嘔耶此不敢與文通同日宋人乃欲令之配陶陵謝豈知詩者柳州刻削雖工去之稍遠近體卑凡尤不足道

韋左司令朝郡齋冷是唐選佳境

韓退之於詩本無所解宋人呼爲大家直是勢利他語子厚於風雅騷賦似得一班

退之海神廟碑猶有相如之意毛穎傳尚規子長之法子厚晉問頗得枚叔之情段太尉逸事差存孟堅之造下此益遠矣

子厚諸記尚未是西京是東京之潔峻有味者柳人傳柳之懿乎然大有可言相識居簡極要孜功用實在於形容梓人處已妙只一語結束有萬鈞之力可也乃更喋喋不已夫使引者發而無味發者冗而易厭矣其文奚其文

張爲稱白樂天廣大教化主用語流便使事平妥固其所長極有冗易可厭者少年與元稹角靡逞博意在警策痛快晚更作知足語千篇一律詩道未成慎勿輕看最能易人心手

連昌宮辭似勝長恨非謂議論也連昌有風骨耳玉川月蝕是病熱人囈語前則任華後者盧仝馬異皆乞兒唱長短急口歌博酒食者

唐人有佳句而不成篇者如孟浩然微雲澹河漢疎雨滴梧桐楊汝士昔日蘭亭無豔質此時金谷有高人射繹斥夜夜月爲青塚鏡年年雪作黑山花每恨不見入集中楊用脩嘗爲青塚黑山補一首終不能稱近顧氏編國雅乃稱爲用脩得意語可咲

白香山初與元相齊名時稱元白元卒與劉賓客俱分司洛中遂稱劉白白極重劉雪裏高山頭早白海

舟僊果子生遲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
以為有神助此不過學究之小有致者白又時時頌
李頎渭水自清涇至濁周公大聖接輿狂欲摸擬之
而不可得徐凝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
極是惡境界白亦喜之何也風雅不復論矣張打油
胡打鮫此老便是作俑
劉禹錫作詩欲入餳字而以六經無之乃已不知宋
之問已用押韻矣云馬上逢寒食春來不見餳劉用
字謹嚴乃尒然其荅樂天而有筆底心猶毒杯前膽
不豨豨呼關叉此何謂也
漱頭詩日連變破船衛子如廁尖猶白日見鬼固是
諢語然亦詩之病
元輕白俗郊寒島瘦此是定論島詩獨行潭底影數
息樹邊身有何佳境而三年始得一吟淚流如并州
及三月三十日二絕乃可耳又秋風吹渭水明月滿
長安置之盛唐不復可別
昔人有語元和以後文士學奇於韓愈學澀於樊宗
師歌行則學放於張籍詩句則學矯激於孟郊學淺
易於白居易學淫靡於元稹俱謂之元和體
絕句李益為勝韓翃次之權德輿武元衡馬戴劉滄

[illegible]中錚錚者猶帝洞庭[illegible]入荅木蘭舟眞
妓柳吳興迴樂峯一章何必王龍標李供奉
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裡人用意工妙至此
可謂絕唱矣惜為前二句所累筋骨畢露令人厭憎
葡萄美酒一絕便是無瑕之璧盛唐地位不凡乃爾
○劉駕馬上續殘夢境頗佳下云馬嘶而復驚遂不
成語矣蘇子瞻用其語下云不知朝日昇亦未是至
復改為瘦馬兀殘夢食[illegible]道
杜詩善本勝者如把君詩過日作把君詩過日愁對
寒雲滿山作愁對寒雲白滿山關山同一照作關
山同一點娟娟戲蝶過閒幔作娟娟戲蝶過開幔曾
閃朱旗北斗閑作曾閃朱旗北斗殷猶緣貪病人須
棄作不知貪病關何事輕帝漢臣迴作禿節漢臣回
新炊間黃粱作新炊聞黃粱又麗人行珠壓腰衱穩
稱身下有足下何所着紅蕖羅襪穿鐙銀皆泯淳有
妙趣
天闕象緯逼當如舊字作天閱閱咸失之穿鑿
王勃河橋不相送江樹遠含情杜荀鶴承恩不在貌
教妾若為容皆五言律也然去後四句作絕乃妙天
寶教女唱高達夫開篋淚沾臆本長篇也刪作絕唱

白居易贈與情人橋上別一首乃六句詩也亦删作
絕俱妙獨蘇氏欲去柳宗元遥看天際朱氏欲去謝
玄暉廣平聽方籍二語吾所未解耳
王摩詰酌酒與君君自寬人情翻覆似波瀾白首相
知猶按劍朱門先達笑彈冠草色全經細雨濕花枝
欲動春風寒世事浮雲何足問不如高臥且加餐岑
嘉州嬌歌急管雜青絲銀燭金尊映翠眉使君地主
能相送河尹天明坐莫辭春城月出人皆醉野戍花
深馬去遲寄聲報爾山翁道今日河南異昔時蘇子
瞻我行日夜見江海楓葉蘆花秋興長平淮忽迷天
遠近青山久與船低昂壽州已見白石塔短棹又轉
黃茅岡波平風軟望不到故人久立天蒼茫八句皆
拗體也然自有唐宋之辯讀者當自得之
岑參李益詩語不多而結法挨意當同有幾字始信
少陵如韓淮陰多多益辦耳
謝茂秦謂許渾荊樹有花兄弟樂勝陸士衡三荊歡
同株此語大贖大贖陸是選體中常人語許是近體
中小兒語豈可同日
宋延清集中靈隱寺一律見駱賓王集落花一歌見
劉希夷集所載老僧及害劉事余已有辨矣若究其
詞氣格調則靈隱自當屬宋落花故應歸劉
盧照隣語如寒髮異似秋天駱賓王語如候月恒持滿
昇游屢鑿空絕似老杜
僧皎然著詩式跌宕格二品一曰越俗一曰駭俗內
駭俗引王梵志詩天公強生我生我復何為還你天
公我還我未生時此俗語所不肯道者何以駭為
杜紫微掊擊元白不藏霜臺之筆至賦杜秋詩乃全
法其遺響何也其詠物如倦客月明孤影過長門燈
暗數聲來亦可觀
唐自貞元以後藩鎮富強兼所辟召能致通顯一時
遊客詞人往往挾其所能或行卷贄通或上章陳頌
大者以希拔用小者以冀濡沫而干謁之吏多不能
分別黑白隨意支應故剽竊雲擾諂諛泉涌取辦俄
頃以為捷使事飯何以為工至於貢舉本號詞場而
牽歷俗格阿趨時好上第幾人多是將相私人座主
衛舊甚乃津私禁臠自比優伶關節倖璫身為軍吏
下第之後尚爾乞憐主司冀其復進是以性情之真
境為名利之釣途詩道日卑寧非其故
人謂唐以詩士故詩獨工非也凡省試詩類鮮佳
者如錢起湘靈之詩億不得一李肱霓裳之制不可

將一律賦尤爲可厭白樂天所載玄珠斬蛇幷韓柳集中存者不啻村學究語杜牧阿房雖乖大雅就厥體中要自崢嶸擺場屋哉其亂數語議論益工面目益遠

樂府之所貴者事與情而已張籍善言情王建善徵事而境皆不佳

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可謂能怨矣宋人乃以繫雙羅襦少之若爾則所謂舒而脫脫兮毋使尨也吠可稱難犯之節乎哉

義山浪子薄有才藻遂工儷對宋人慕之號爲西崑楊劉輩竭力馳騁僅爾窺藩許渾鄭谷厭厭有就木下意渾差有思句故勝之

今人以賦作有韻之文爲阿房亦磚眾固耳然長卿子虛已極曼衍卜居漁父實開其端又以俳偶之罪歸之三謝識者謂起自陸平原然毛詩已有之曰受侮孔多遘閔不少

七言歌行長篇須讓盧駱惟俗極於月蝕卑冗極於津陽俱不足法也

薛徐州詩差勝蔡晉州其佻矜相類蔡之譏四皓曰如何鬢髮霜相似更出深山定是非薛之譏孔明曰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臥龍二子功名不欲亦略相等當是口業報

晚唐詩押二樓字如山雨欲來風滿樓長笛一聲人倚樓皆佳又湘潭雲盡暮烟出時本作山巴蜀雪消春水來大是妙境然讀之便知非長慶以前語

李義山錦瑟中二聯是麗語作適怨清和解甚通然不解則涉無謂既解則意味都盡以此知詩之難也

○謝茂秦論詩五言絶以少陵日出籬東水作詩法又宋人以遲日江山麗爲法此皆學究教小兒號嗄者若打起黄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與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一法不惟語意之高妙而已其篇法圓緊中間增一字不得着一意不得起結極斬絶然中自紆緩無餘法而有餘味

王少伯吳姬緩舞留君醉隨意青楓白露寒緩字與隨意照應是句眼甚佳

王子安九月九日望鄉臺他席他鄉送客杯與于鱗黄鳥一聲酒一杯皆一法而各自有風致崔敏童一年又過一年春百歲曾無百歲人亦此法也調稍卑情稍濃敏童能向花前幾回醉十千沽酒莫辭貧與

土翰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迴同一可憐意也翰語爽敏重語緩其喚法亦兩叉

賈島三月正當三十日與頎兒野人自愛山中宿同一法以拙起喚出巧意結語俱堪諷詠

靈武回天功推李郭椒香杞蹕禍始田崔是則然矣不知僖昭困蜀鳳時溫李許鄭輩得少陵太白一語否有治世音有亂世音有亡國音故曰聲音之道與政通也大力者爲之故足挽迴頹運沈幾者知之亦堪高蹈遠引

宋詩如林和靖梅花詩一時傳誦暗香疎影景態雖佳已落異境是許渾至語非開元大曆人語至霜禽粉蝶直五尺童耳老杜云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爲看去亂鄉愁風骨蒼然其次則李羣玉云玉鱗寂寂飛斜月素手亭亭對夕陽大有神采足爲梅花吐氣

詩格變自蘇黃固也黃意不滿蘇直欲凌其上然故不如蘇也何者愈巧愈拙愈新愈陳愈近愈遠

歐陽公自言廬山高明妃曲李杜所不能作余謂此非公言也果爾公是一夜郎王耳廬山高僅玉川之儳近者無論其他只半壁見海日空中聞天鷄太白率爾語公能道否然警句如紅顏勝人多薄命莫怨春風強自嗟亦常閨閣不足形容明妃也耳目所及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論學繩尺公從何處削去之乎拾來

宋叔不識佛理強闢佛不識詩強評詩不識詩自標譽能詩子瞻雖復墮落就彼趣中亦自一時雄快魯直不足小乘直是外道耳已墮傍生趣中南渡以後陸務觀頗近蘇氏而麤楊萬里劉改之俱弗如也謝皐羽微見超是鴻門行諸篇大有唐人之致

讀子瞻文見才矣然似不讀書者讀子瞻詩見學矣然似絕無才者

懶倦欲睡時誦子瞻小文及小詞亦覺神王

剿竊模擬詩之大病亦有神與境觸師心獨造偶合古語者如客從遠方來白楊多悲風春水船如天上坐不妨俱美定非竊也其次裒覽既富機鋒亦圓古語口吻間若不自覺如鮑明遠客行有苦樂但問客何行之於王仲宣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陶淵明鷄鳴桑樹顛狗吠深巷中之於古樂府鷄鳴高樹顛狗吠深宮中王摩詰白鷺黃鸝近世獻吉用脩亦時失之然尚可言又有全取古文小加裁剪如黃魯直宜州用白樂天諸絕句王半山山中十日雨雨晴門

始閑坐看蒼苔色欲上人衣來後二語全用輞川已是下乘然猶彼我趣合未致足厭乃至割綴古語用文已漏痕跡究然如河分岡勢春入燒痕之類斯醜方極模擬之妙者分歧逞力窮勢盡態不唯敵手兼之無跡方為得耳若陸機辨亡傅玄秋胡近日獻吉打鼓鳴鑼何處船語令人一見匿笑再見嘔噦皆不免為盜跖優孟所訾

唐人詩云海色晴看雨鍾聲夜聽潮至周以言則云海色晴看近鍾聲夜聽長君僧詩云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至皇甫子循則云地是赤烏分教後僧同白馬賜經時雖以剽語得名然銖兩未見大決撒獨李太白有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句而黃魯直更之曰人家園橘柚秋色老梧桐晁無咎極稱之何也余謂中只改兩字而醜態畢具眞點金作鐵手耳

又有點金成鐵者少陵有句云昨夜月同行陳無已則云勤勤有月與同歸少陵云暗飛螢自照陳則曰飛螢元失照少陵云文章千古事陳則云文章平日事少陵云乾坤一腐儒陳則云乾坤著腐儒少陵云寒花只暫香陳則云寒花只自香一覽可見

宋詩亦有單句不成詩者如王介甫青山捫蝨坐黃鳥挾書眠又黃魯直人得交游是風月天開圖畫即江山潘邠老滿城風雨近重陽雖境涉小佳大有可議覽者當自得之

昔人謂崔塗漸與骨肉遠轉於僮僕親遠不及王維孤客親僮僕固然然王語雖極簡切入選尚未佳語雖覺支離近體差可要在自得之

談理而文質而不厭匡衡談事而文俳而不厭者陸贄子瞻蓋慕贄而識未逮者

文至於隋唐而靡極矣韓柳振之曰斂華而實也至於五代而冗極矣歐蘇振之曰化腐而新也然歐蘇則有間焉其流也使人畏難而好易

楊劉之文靡而俗元之之文古而弱永叔之文雅而則明允之文渾而勁子瞻之文爽而俊子固之文腴而滿介甫之文峭而潔子由之文暢而平于鱗云悍于修辭理勝相掩誠然哉談理亦有優劣焉茂叔之簡俊子厚之洗深二程之明當紫陽其稍冗矣訓詁則無加焉

或謂紫陽齋居大勝拾遺感遇善乎用修言之也曰青裙白髮之節婦乃與靚妝袪服之冶女角色澤哉

○詩自正宗之外如昔人所稱廣大教化主者於長

慶得一人曰白樂天於元豐得一人焉曰蘇子瞻於
南渡後得一人曰陸務觀爲其情事景物之悉備也
然蘇之與白塵矣陸之與蘇亦劫也
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易安此語雖涉議論是佳
境出宋人素用脩故峻其指擧不無矯枉之過
子瞻多用事實從老杜五言古排律中來魯直用生
拗句法或拙或巧從老杜歌行中來介甫用生重字
力於七言絕句及頷聯內亦從老杜律中來但所謂
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耳骨格旣定宋詩亦不妨看
嚴滄浪論詩至欲如那吒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

及其自運僅足望子聲全玉之才情何也七言律得一聯
云晴江木落時疑雨暗浦風多欲上潮然是許渾境
界又晴暗二字太巧釋不知別本作空江別浦差穩
因嚴又云詩不必太切予初疑此言及讀子瞻詩如
詩人老去孟嘉醉酒各二聯方知嚴語之當又近一
老儒嘗詠道士號一鶴者云赤壁橫江過青城被箭
歸使事非不極親切而味之殆如嚼蠟耳
元裕之好問有中州集皆金人詩也如宇文太學虛
中蔡丞相松年蔡太常珪党承旨懷英周常山昂趙
尚書秉文王內翰庭筠其大旨不出蘇黃之外要之

直截宋而傷淺質於元而少情
元詩人元右丞好問趙承旨孟頫姚學士燧劉學士
因馬中丞祖常范應奉德機楊員外仲弘虞學士集
揭應奉傒斯張句曲雨楊提舉廉夫而已趙稍清麗
而傷於淺虞頗健利劉多偉語而涉議論爲時所歸
廉夫本師長吉而才不稱以斷案雜之遂成千里
元文人自數子外則有姚承旨樞許祭酒衡吳學士
澄黃侍講溍柳國史貫吳山長萊危學士素然要而
言之曰無文可也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說部

藝苑卮言五

高皇帝神武天授生目不知書既下集慶始厭馬上長歌短篇操筆輒韻有魏武樂府風制詞質古一洗駢偶之習

仁宗皇帝在東宮時獨好歐陽氏之文以故楊文貞寵契非淺又喜王贇善效王詩　聖學最爲淵博

宣宗天縱神敏長歌短章下筆即就每遇南宮試輒

自草程式文曰我不當會元及第耶而一時館閣諸公無兩司馬之才衡向之學不能將順潤飾良可歎也

勝國之季業詩者道園以典麗爲貴廉夫以奇崛見推迨於　明興虞氏多助大約立赤幟者二家而已才情之美無過季迪聲氣之雄次及伯溫當是時孟載景文子高輩實爲之羽翼而談者尚以元習短之謂辭纖於宋所乏老蒼格不及唐僅窺季晚然是二三君子工力深重風調諧美不待中行猶狷殆庶幾乎一時之選也樂代熙朝風不在下斥沈思於字外摭流景於目前志逞則滔滔大篇尚裁則寂寂數語武陵人之不知有晉夜郎王之漢孰與大非虛語也其後成弘之際頗有俊民稍見一班號爲巨擘然趣不及古中道便止搜不入深遇境隨就即事分題一唯拙速和章累押無患才多北地矯之信陽嗣起昌穀上翼庭實下毗敦古昉自建安拔華止於三謝長歌取裁李杜近體定軌開元一掃叔季之風遂窺正始之途天地再闢日月爲朗詎不爗哉然而正變雲擾剽擬雷同信陽之舍筏不免良箴北地之效顰寧無私議以故嘉靖之季尚辭者醞風雲而成月露

存理者扶感遇而敎味懷喜華者敷藻於景龍尚深者信情於元和亦自斐然不妨名世第感遇無文月露無質景龍之境既狹元和之蹊太廣漫淫諸派淵爲下流中興之功則濟南爲大矣令天下人握夜光途遵上乘然不免邯鄲之步無復合浦之還則以深造之力微自得之趣寡詩云有物有則又曰無聲無臭昔人有步趨華相國者以爲形跡之外學之去之彌遠又人學書日臨蘭亭一帖有規之者云此從門而入必不成書道然則情景妙合風格自上不爲古役不墮蹊逕者最也隨質成分隨分成詣門戶既立

聲實可觀者次也或名為閩纖實則盗魁外堪皮相
中乃膚立以此言家久必敗矣
文章之最達者則無過宋文憲濂楊文貞士奇李文
正東陽王文成守仁宋苑材甚博持議頗當第以敷
腴朗暢為主而之裁剪之功體流沿而不返詞枝蔓
而不脩此其短也若乃撚軸則自出耳楊尚法源出
歐陽氏以簡澹和易為主而之充拓之功至今貴之
曰臺閣體李源出虞道園撲於楊而法不如簡於宋
而學不足豈非天才固優俾於結撰故耶王資本超
逸雖不能湛思而緣筆起趣殊自斐然晚立門戶辭
達為宗遂無可取其源實出蘇氏耳烏傷王禕金華
胡翰雖用歐曾蘇黃家法空於文憲而力勝之劉誠
意用諸子蘇伯衡方希古皆出眉山父子方才似高
然少波瀾耳解大紳文實勝詩頗自足發不知所裁
胡光大楊勉仁金幼孜黃宗豫曾子啓王行儉諸公
皆廬陵之羽翼也劉文安定而近正文莊裁而俗楊
文懿該而凡彭文思達而易復有程克勤吳原博王
濟之謝鳴治諸君亦李流輩也王稍知慕昌黎有體
要惜才短耳南城羅景鳴欲振之其源亦出昌黎務
抉奇奥窮變態意不能似也吳中祝允明始倣諸子

習六朝材更儁然不稱皆似是而非者然古文有機
矣何李之外始有康德涵康源出秦漢然麤率而弗
工有質木者可取耳王子衡出諸子然拘碎而弗暢
崔子鍾出左氏檀弓柳氏才力綿淺而能以法勝之
精簡有次陸浚明出班史韓柳氏閒雅有法小窘變
態黃勉之出潘陸任庾整麗而不圓王允寧出史漢
善敘事工句而不曉篇法神氣不流動高子業陳約
之出東京雜史筆雅潔可喜氣乃不長江以達屠文
升袁永之亦是流亞江豪而雜屠法而冗袁雅而弱
鄭繼之出西京頗蒼老而短晉江出曾氏而太繁毗
陵出蘇氏而微濃皆一時射雕手也晉江開闔既古
步驟多贅能大而不能小所以遜曾氏也毗陵從偏
處起論從小處起法是以有彼雲霧中
余嘗序文評曰　國初之業潛溪為冠烏傷稱輔臺
閣之體東里闢源長沙道流先秦之則北地反正歷
下極深新安見裁汪伯玉也理學之逃陽明造基晉江毗
陵藻稅六朝之華昌穀示委勉之汎瀾大要盡之矣
○七言律至何李始暢然纔時亦有一二佳者如高
季迪送沈左司函關月落聽雞度華嶽雲開立馬看
京師秋興伎同比部郎知進溢俸比東方愧已多孫寺

歸來殘月落漢宮砧斷早鴻過送鄭都司賜復巴分
無棣遠弭戈還見有苗來送行邊兵馳空壁三千幟
客宴高堂十萬錢兩塢松風吹壁鶴㴚嶂梅雨過溪
魚子生謝送酒欲沽百錢不易得忽送一壺殊可憐
梳頭好鳥語窗下洗硯流水到門前梅花雪滿山中
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簾外鐘來初月上燈前角
斷忽霜飛不共人言惟獨笑忽疑君到正相思清明
白下有山皆繞郭清明無客不思家郭子章家在淮
南青桂老門臨湖水白蘋深王忠文憶蕭山夕陽玄
度飛輪塔曉雨文通夢筆樓劉誠意侍宴萬里玉關
詩林山人[illegible]
傳露布九霄金闕絢雲旗又夜半星河低半樹天清
猿鶴靜空山宋濂送張翰林歸娶紅錦裁雲朝真
鴈聲蕭蕭月夜乘鸞裊海東白燕月明漢水初無影
雪滿梁園尚未歸楊按察春草六朝舊恨斜陽外南
浦新愁細雨中孫左司遊僊天與數書皆鳥跡家傳
一劍是龍精董良史海屋過橋雲磬天台寺泊岸風
帆日本船楊訓文釆石千山落日送旌節萬里長風
吹客衣又江上小孤殘照收江左大别寒烟鎖漢陽
郭舟屋登太華寺湖勢欲浮雙塔去山形如湧五華
來徐發郢中白雪無人和湖上青山有夢歸唐愚士

衙衙引蓋青緣屋苜蓿垂花紫滿畦顧觀送人重經
白下橋邊路頗憶玄都觀裏花又吳江鴻鴈一聲天
接木蒹葭、、月露爲霜張士行湖中觀月地與樓臺
相上下　隨星斗共沉浮又送人之安慶年豐米穀
上街貝日落魚鰕入市鮮浦長源送人雲邊路遶巴
山色樹裏河流漢水聲又朩上暮寒兵死兩馬頭秋
色晉陵山謝元功韓信城天日可明歸漢志風雲猶
似下齊兵方行登泰住山採窮江海無塞藥歸到驛
山有劫灰瞿佑書事射虎何年隨李廣聞雞中夜舞
劉琨吳子愚遺興摩挲龍三年文渡落人寒五
陳汝言秋夜任人擣練秋如水壯士吹笳月滿城
願文昱白鴈錦瑟夜調冰作柱玉關晨度雪沾衣解
大紳挽鈎淵先生山河百二歸真主泉石東南隱少
微黃菊花時尚士醉青門瓜熟故侯歸胡虛白送人
之甘州馬援橐中無薏苡張騫槎上有葡萄高棅旌
旗半捲天河落閶闔平分曙色來王文安贈李將軍
夜斬單于氷上渡曉驅番馬雪中騎謝復古鶯聲盡
入新豐樹柳色遙分太液波貝瓊白雪作花人面落
青山如鳳馬頭看劉崧林花落處頻中酒海燕飛時
獨倚樓陶瑾山居江燕定巢來自熟岩花落子結

稀甘瑾東風門巷桃花落流水池塘燕子飛又錢唐
懷古秦關碎夜星馳夕漢苑銅僊露泣秋王悅關山
月漢北征人齊倚劍城南思婦獨登樓曾棨維揚懷
古玉樹聽殘猶有曲錦帆歸去已無家吳志淳燕來
已覺社日近寒退始知春意深朴子羽樓當太乙星
辰近樹拂勾陳雨露香又堤柳欲眠鶯喚起宮花乍
落鳥啣來劉欽謨一春空自閑啼鳥半夜誰來問守
宮陳思賢山雲映水搖秋色浦樹含風送晚涼王希
範輓客歸去天涯雙白髮夢回江上一青山朱琉舟
曉幾椽茅屋生春色無數桃花繞野村年倫別友天
上故人青眼在蜀中諸弟素書稀任原送舒從事宦
海南珠崖日落天低海銅柱雲寒雨過城陳景禎憶
蕭山夌石岩喜暖花偏好江樹春晴酒自香許彬廷
入陝西黃河九曲天邊落華嶽三峯馬上來郭登送
岳正青海四年覊旅客白頭雙淚倚門親谷宏經華
陰遠道驕嘶寒雨外離宮草色暮烟中又登岳陽中
流雨散君山出故國風多夢澤寒錢續寄人歌鍾稽
度新豐柳游騎晴驕上苑花僧來復寄洞庭人丹巖
泉春雲碓藥摘林風掃石牀花張光啓送人入蜀雲
深蜀魄呼名語月冷猿聲傍客啼姚廣孝寄楢林封

蘿屋長疑雨泉響松巖半是風晏振之登樓青山遠
戍寒烟積芳草平洲夕照多史明古贈別華髮鏡中
看漸短故人天際信全稀黃梅雨少河流淺綠樹陰
多日影微特用章吳中野店喚呼雙散酒源舟爭賣
四腮鱸劉文安英宗挽詩天傾玉蓋旋從北日晏金
輪却復中沈啓南從軍寄叔父自忘甥舅僕射今誰
托弟兄雲外旌旗迎勸渡月中刁斗受降城馬東田
有感來信已憑雙鬢寄世緣聊作一枰看童軒九日
黃菊酒香人病後白蘋風冷鴈來時劉忠宣游西山
叢處白雲霸代畫敷村流水野人家吳文定游東園
桑花落盡留紅葉新笋叢生帶綠苔文太僕相思人
在青山外畫月舟行細雨中趙寬偶成槁木容然聊
隱几飛蓬極盡不勝簪秦廷韶和人羅雀已空廷尉
宅沐猴誰制楚人冠石能峯早朝衛霜著衣如過雨
御溝楊月[illegible]句如張南安六朝遺恨曉山青
部工部半文莊英宗挽詩其等語入弘正間不復可
辨矣之貞元長慶亦無愧也
五言律清雅如浮雲看富貴流水濟鬚眉已歸仍似
客校老漸如僧老來諸事廢歸去此身全往事愁人
問虛名畏客稱雨花知佛境流水識禪心凉風動碑

竹明月在高樓聖代身仍老秋天涼易悲霜林收橘
柚風磴坐莓苔分符來五馬如練照雙旌一燈今夜
雨千里故人心樹從京口斷山到海門稀野蚕成繭
盡江燕引雛回亂山黃葉寺孤棹白蘋洲啼鳥醉人
夢流泉淨客心身世雙蓬鬢功名一釣竿古路無行
客閑門有白雲聽雨愁如海懷人夜似年已知如意
事不遂苦吟人臥雲歌酒德對雨著茶經野岸隨流
曲山門隱樹深雲烟謝家墅松栢禹陵祠避難殊栖
客長貧少定居酒盡尋僧舍書來問客船泉聲溪碓
急山色野橋低鳥青呼作使鶴白養成羣看人兒女

天爲客歲年長月從今夜滿人在異鄉看功成百戰
後老去一身輕鄉淚看花落愁腸縱酒寬落日在高
樹涼風生客衣夜月柯亭市涼風鏡水波雲氣千峯
暝秋聲一院涼秣況頻看月鄉心獨聽潮獨醒愁對
雨多病怕逢春風塵仍作客寒暑易成翁雁宿蘆中
月人歸草際烟種黍都爲酒誅茅小作菴海闊疑天
近山空得月多斷雲京口樹殘月廣陵鐘白日羲皇
世青山綺皓心風塵重作客寒暑易成翁夕鳥銜船
過寒波背郭流一燈今夜雨千里故人心草芳經雨
秋聲入秋多壯麗如水春三楚白山接九疑青於

國秋雲合大江春水深風旗春偃野雪帳夜收兵王
者應無敵胡塵不敢飛舊射雙雕落新乘五馬行中
郎長戟衛丞相小車來千山愁落日一騎出孤城新
成賜將第直築候神臺河山千古在登眺幾人同馬
嘶秋草闊雕沒暮雲平地登南極盡波撼北溟迴山
色元來蜀江聲自到吳千林喧客杵一嶂起茶烟入
雲蒼隼健生浪山蚺閑山雨蟲蛇出江天蝃蝀懸天
地兵聲合關河殺色來地吞南極盡波撼北溟迴建
鳳黃金榜珠龍白玉除
起句五言如春暮巴陵關干落洞庭江凍風日晴

把酒送君行全空離故鄉萬里謫窮荒別路繞珠林
秋來落葉深落日斂朱樓江雲暝不流煙霞散春晴
亂鴉深處鳴斜日在松杉千峰暝色酣長嘯拂吳鉤
南國惜壯將聖恩寬遂客不遣過輪臺不寐月當戶
起行風滿天今夕爲何夕他鄉說故鄉長樂鍾聲動
平津樹色開別離知不遠情至亦潸然涼風起江海
萬樹盡秋聲青山行不盡深樹見僧房東源山色好
聞說似終南我住湖西寺君歸湖上山別淚不可忍
杯行到手空七言如故人已乘赤龍去君獨羊裘釣
月明八月十五夜何其鵝湖漾舟人未歸今年南國

天氣暖十月赤城桃有花日暮山風吹文蘿故人舟楫定如何督亢陂荒蔓草生廣陽宮廢故城平牛渚磯頭烟水生蛾眉亭下大江橫

七言結句如沅湘一帶皆秋草欲采芙蓉奈晚何見說蘭亭依舊在祇今王謝少風流天邊楊柳雖無數短葉長條非故園趙家姊妹多相忌莫向昭陽殿裏飛前朝冠蓋皆黃土翁仲淒涼石馬嘶知爾西行定回首如今江左是長安近來聞說有奇事實樂脩琴曾到城笭罷鱸魚歸去晚刺桐花外月如鈎瑣窗獨對東風樹歲歲花開它自春俱有意味

吾所以錄此者謂溪毫瀾芷亦可飽飣客席耳非若三李輩之爲三艱八苴也又其全章亦未盡稱故聊摘之耳

楊孟載有一起一聯甚足情致而不及之者判醉望愁醒愁因醉轉增是詞中菩薩蠻調語尚短柳如新折後已殘花似未開時是浣溪沙調語故也

湯惠休謝現沈約鍾嶸張說劉次莊張芸叟鄭厚敖陶孫松雪齋於詩人俱有評擬大約因袁昂評書之論而摸倣之耳其宋人自相標榜不足準則吾獨愛湯惠休所云初日芙蕖沈約云彈丸脫手鍾嶸云究轉清便如流風白雪點綴映媚如落花住草其次則張芸叟云春服乍成醍酤初熟登山臨水竟日忘歸鄭厚云秋蛩草根春鶯柳陰不必盡當而語頗造微松雪齋不知爲何人大似不知詩者

敖陶孫評魏武帝如幽燕老將氣韻沈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鮑明遠如饑鷹獨出奇矯無前謝康樂如東海揚帆風日流麗陶彭澤如絳雲在霄舒卷自如王右丞如秋水芙蓉倚風自笑韋蘇州如園客獨繭暗合音徽孟浩然如洞庭始波木葉微落杜牧之如銅丸走坂駿馬注波白樂天如山東父老

課農桑事事言言皆着實元微之如龜年說天寶遺事貌悴而神不傷劉夢得如鏤冰琱瓊流光自照李太白如劉安雞犬遺響白雲覈其歸存恍無定處韓退之如囊沙背水惟韓信獨能李長吉如武帝食露盤無補多欲孟東野如埋泉斷劍臥壑寒松張籍如優工行鄉飲醻獻秩如時有詼氣柳子厚如高秋獨眺霽晚孤吹李義山如百寶流蘇千絲鐵網綺密瓌妍要非適用宋朝蘇東坡如屈注天潢倒連滄海變眩百怪終歸雄渾歐公如四瑚八璉正可施之宗廟荊公如鄧艾縋兵入蜀要以險絕爲功山谷如陶弘

景入官析理談玄而松風之叟故在梅聖俞如關河
放溜瞬息無聲秦少游如時女步春終傷婉弱陳后
山如九臯獨唳深林孤芳岝寂自妍不求識賞韓子
蒼如梨園按樂排比得倫呂居仁如散聖安禪自能
奇逸其他作者未易殫陳獨唐杜工部如周公制作
後世莫能擬議語見樊偶而評似穩妥唯少為宋人
曲筆耳故全錄之
余於　國朝前輩名家亦僭竊一斑聊附於此以當
鼓腹

詩

高季迪如射鵰胡兒伉健急利往往命中又如燕姬
靚粧巧笑便辟劉仙溫如劉宋好武諸王事力既稱
服飾華整見王謝衣冠子弟不免低眉袁可潛如師
手鳴琴流利有情高山尚遠劉子高如雨中素馨雖
復嫣然不作寒梅老樹風骨楊孟載如西湖柳枝綽
約近人情至之語風雅掃地汪朝宗如湖琴差管雖
非太常樂琅琅有致徐幼文張來儀如鄉士女有質
有情而乏體度孫伯融如新就銜馬步驟未熟時見
輕快孫仲衍如豪富兒入少年場輕脫自好浦長源
林子羽如小乘法中作論師生天則可成佛甚遠解

大紳如河朔大俠鬚髯戟張與之周旋酒肉傖父楊
東里如流水平橋粗成小致曾子啟如封節度募兵
東征鮮華雜沓精騎殊少湯公讓劉原濟如淮陰少
年斗健作噉人狀劉欽謨如村女簪花穠豔蓋溢正
得各半夏正夫如鄉富夫衣繡見達官雖復整飭時
露本態李西涯如陂塘秋潦汪洋淡沲而易見底裏
謝方石如鄉里社塾師日作小兒號嗄吳匏庵如學
究出身人雖復閑雅不脫酸習沈啓南如老農老圃
無非實際但多俚辭陳公甫如學禪家偶得一自然
語謂為游戲三昧在孔陽往處不必言惡處如村巫

降神里老罵坐陸鼎儀如吃人作雅語多在咽喉間
張亨父如作勞人唱歌滔滔中俗子耳張靜之如小
棹急流一瞬而過無復雅觀楊文襄如老弋陽伎發
喉甚便而多鼻音不復見調桑民懌如洛陽博徒家
無檐石一擲百萬林待用如太湖中頑石非不具微
致無乃癡重何喬希大如漢官出臨遠郡亦自粗具
威儀祝希哲如盲賈人張肆頗有珍玩位置總雜不
堪蔡九逵如灌莽中薔薇汀際小鳥時復娟然一覽
而已王敬夫如漢武求僊欲根正染時復遇之終非
實境石少保如披沙揀金時時見寶文徵仲如仕女

淡粧維摩坐語又如小閣疎窗位置都雅而眼境易窮康德涵如靖康中宰相非不處貴惟擾攘無大處分蔣子雲如白蠟糖看似甘美不堪咀嚼王欽佩如小女兒帶花學作軟態唐虞佐如苦行頭陀終少玄解王子衡如外國人投降武將坐禪威儀解悟中不免露抗浪本色熊士選如寒蟬乍鳴疎林早秋非不清楚恨乏他致張琦如夜蛙鳴露自極聲致然不脫淤泥中唐伯虎如乞兒唱蓮花樂其少時亦復玉樓金埒邊庭實如洛陽名園處處綺卉不必盡稱姚魏又如五陵裘馬千金少年顧華玉如春原畫花苞

癖不少劉元瑞如閩人强作齊語多不辨朱升之如桓宣武似劉司空無所不恨殷近夫如越兵縱橫江淮間終不成霸王新建如長爪梵志彼法中錚錚動人陸子淵如入貲官作文語雅步雖自有餘未脫本來面目鄭繼之如冰凌石骨質勁不華又如天寶父老談喪亂事皆實際時時感慨孟望之如貧措大置酒寒酸滲泊然不至腥羶黃勉之如假山池雖爾華整大費人力高子業如高山鼓琴沈思忽往木葉盡脫石氣自青又如衛洗馬言愁憔悴婉篤令人心折薛君采如宋人葉玉幾奪天巧又如倩女臨池疎花

獨笑胡孝思如驕兒郎愛吳音興到即謳不必合板馬仲房如程衛尉屯西宮斥堠精嚴刁斗雖整而士之樂用之氣豐道生如沙苑馬駑駿相半恣情馳騁中多敗蹶王舜夫如敗鐵網取珊瑚用力堅深得寶自少孫太初如雪夜偷師間道入蔡又如鳴蜩伏蛻聲振月露體滯泥壞施子羽如寒鴉數點流水孤村情共景物蕭條迫晚意盡王復言如鄉少年久游都會風流詳雅而不盡脫本來面目又似揚州大宴雖雜珍水陸而時有宿味常明卿如沙苑兒駒驕嘶自賞未諳步驟張文隱如樂鑄鼎彝禁臠驚人終乏古雅

王稚欽如良馬走坂美女舞竿五言尤自長城陳約之如青樓小女月下登後初取閒適終成淒楚又如過雨殘荷雖爾衰落嫣然有態楊用脩如暴富兒郎銅山金埒不曉喫飯着衣李子中如才家奴輝赫卓馬施散金帛原非己物廖鳴吾如新決渠浮楚濁泥一瞬皆下皇甫子安如玉盤露屑清雅絕人惜輕纖短幅不堪裁剪袁永之如王謝門中貴子弟動止可觀黃才伯如紫瑛石大似靺鞨晚年不無可恨周以言如中智茂勉雖乏根具不至出小乘語施平叔如小邑民築室器物俱完張以言如甘棠石斗色澤似

王肩理粗漫胡承之如病措大習白猿公術採彝如
度犂剎未堪華子潛如盤石踈林清溪短棹雖在秋
冬之際不廢楓橋張孟獨如罵陣兵嗔目喧袖果勢
壯性張愬先如拙匠琢山骨斧鑿死然又如東銅錮
腹滿中外道湯子重如鄉三老入城威儀舉舉終少
華台態傳汝舟如古法華作風話凡多聖少喬景叔
如清泉放溜新月掛樹然此景殊少不耐縱觀蔡子
木如驕女織流黃不知絲理強自斐然王道思如驚
弋宿鳥撲剌迅殊愧幽閒之狀許伯誠如賈胡子
作押游蹟事極散無論中節陳羽伯如東市倡慕青

樓價微傅粉澤強工媚笑王允寧如馬服子陳師自
作奇正不得兵法又如項王喑啞亦了忽發喑嗚徐
昌穀如白雲自流山泉冷然殘雪在地掩映新月又
如飛天僊人偶游下界不染塵俗何仲默如朝霞點
水芙蕖試風又如西施毛嬙毋論才藝却有一飯粉
黛無色李獻吉如金鳷擘天神龍戲海又如韓信用
兵衆寡如意排蕩莫測李于鱗如峨嵋積雪閬風蒸
霞高華氣色罕見其比又如大商舶明珠異寶貴堪
敵國下者亦是木難火齊宗子相如渥洼神駒日可
千里未免齧決之累又如華山道士語語烟霞非人

間事梁公實如綠野山池繁雅句適又如漢司隸衣
冠令人驚羨仰非全盛儀物吳峻伯如子陽在蜀亦
具威儀又如初地人見聲聞則入大乘則遠馮汝行
如幽州馬行客騎見伉俍殊乏都雅馮汝言如晉人
評會稽王有遠體而無遠神張茂參如荒傖度江揖
讓簡略故是中原門第盧少楩如翩翩濁世佳公子
輕俊自肆朱子价如高坐道人衲衣躡屐忽發胡語
陳鳴埜如子玉兵過三百乘則敗彭孔嘉如光祿安
使臣飯飣詳整而中多宿物徐汝思如初調鷹見擊
贄故難獲鮮黃淳父如北里名姬作酒亂才色既自

可觀時出俊語為客所賞謝茂秦如太官舊庖爲小
邑設宴雖事饌非奇而餖飣不苟魏順甫如黃梅坐
人談上乘縱未透汗不失門宗

文

宋景濂如酒池肉林直是豐饒而寡芍藥之和王子
充胡仲申二公如官廚內醞差有風法而不堪清絕
劉伯溫如叢臺少年入說社便辟流利小兒口才高
季迪如拍張檐幢急迅眩眼蘇伯衡如十室之邑粗
有街市而乏委曲方希直如奔流滔滔一瀉千里而
潦洄澴瀠之狀頗少解大紳如遞夾快馬急速而少

步驟楊士奇如措大作官人雅步徐言詳和中時容
寒儉又如新廷尉斷有法而簡丘仲深如太倉粟陳
陳相因不甚可食李賓之如開講法師上堂數腴可
聽而實寡精義陸鼎儀如何敬容好整潔夏月熨衣
焦背程克勤如借面弔喪綏步嚴服動止舉舉而乏
至情吳原博如茅舍竹籬粗堪坐起別無偉麗之觀
王濟之如長武城五千兵閑整堪戰而傷於寡羅景
鳴如藥鑄鼎雖古色驚人原非三代之器桑民懌如
社劇夷歌亦自滿眼充耳楊君謙如夜郎王小具君
臣不知漢大羅彝正如羌斌道士升講壇語不離法
而玄趣自少陳公甫如坐禪僧習定一語東塗西抹
亦自動人祝希哲如吃人氣逆期期艾艾又如拙工
製錦絲理多恨王伯安如食哀家梨吻咽快爽不可
言又如飛瀑布岩一瀉千尺無淵渟沈冥之致崔子
鍾如古法錦文理黯然雅色可愛惜窘邊幅湛源明
如乞食道人記經唄數語沿門唱誦李獻吉如摶犁
錦綺天下瓌琺而不無追餘絲理之病何仲默如雉
翬五彩飛不百步而能鑠人目徐昌穀如風流少
年顧景自愛鄭繼之如冢比海言事志大才短王子
衡如絲窠花卉詩能負而不曉步驟康德涵如
聲人唱覺棠散序格高音卑王敬夫如狐禪鹿僊亦
自縱橫高子業如玉盤露屑故是清貴如寒淡何夏
文愍如登小丘展足見平野然是疏議耳王稚欽書
牘如麗人訴情他文則改鼎為漢呼驢作衛江景昭
如入鴻臚館鳥語侏離一字不曉廖鳴吾如屠沽小
肆強作富人紛紜殊增厭惡郭价夫如鄉少年事祖
見齊豐道生如骨董肆真贋雜陳時亦見寶而不
堪像詐李舜臣如盆池中金魚政使足翫江湖空闊
便自渺然陳約之如小徑落花衰悴之中微有委豔
黃德兆如山徑強作漢語不免鴃舌黃勉之如新安
大商錢帛米穀金銀俱足終乏書名畫不真陸浚明
如捉麈尾人從容對談名理不乏江于順如試風雛
鷹矯健自肆哀末之如王武子擇有才兵家兒命相
不厚呂仲木如夢中囈語不休偶然而止馬伯循如
河朔餐羊酪漢獷肥逆鼻顏惟喬如暴騏措大不堪
造作楊用脩如繪綵作花無種種生氣屠文升如小
家子充烏衣諸郎終不甚似王允寧如下邑工琢玉
器非不奇貴痕跡宛然又如王子師學華相國在形
迹間所以愈遠愈違夫如講師參禪雨處著脚俱不
堪高坐王道思如金市中甲第堂構華煥巷空究轉

第匠師手不讀水經中多可憾許伯誠如通津郵資用本少供億不虛薛君采如嚼白蠟㭬青蘆不勝淡弱朱子价如小兒吹蘆笙得一二聲似欲隸太常爵景叔如江東秀才文弱都雅而氣不壯吳峻伯如佛門中講師雖多而不識本面目歸熙甫如秋潦在地有時汪洋不則一瀉而已盧少楩如春水橫流消蕩縱逸而少歸宿楚公實如貧士好古器非不得一二醒眼者政苦難繼耳宗子相如駿馬多蹶又如妙音聲人止解唱渭城一曲日日在耳李于鱗如商彝周鼎海外瓌寶身非三代人與波斯胡可重不可識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說部

藝苑卮言六

高帝嘗謂宋濂浙東人才惟卿與王禕耳才思之雄卿不如禕學問之博禕不如卿又嘗與劉誠意論文誠意謂宋濂第一其次臣不敢多讓又其次張孟兼孟兼性剛愎好出入上爲按察副使上冢帝邑令謁之不爲禮 帝聞之弗善也又與布政使吳印爭帝大怒撾捶之幾絕乃賜死

嘗是時詩名家者無過劉誠意伯溫高太史季迪袁侍御可師劉雖以籌策佐命然爲讒邪所間 主恩幾不終又中胡惟庸之毒以死高太史辭遷命歸教授諸生以草魏守觀上梁文腰斬袁可師爲御史以解語文太子忤旨僞爲風癩備極艱苦數年而後得老死文名家者無過宋學士景濂王待制子充景濂致仕後以孫慎詿誤一子一孫大辟流竄蜀道而死子充出使雲南爲元孽所殺歸骨無地嗚呼士生于斯亦不幸哉

劉誠意伯溫與夏煜孫炎輩皆以豪詩酒得名一日

游西湖望建業五色雲起諸君謂為慶雲擬賦詩劉獨引大白慷慨曰此王氣也後十年有英主出吾當輔之衆皆掩耳尋

高皇帝下金陵劉建帷幄之勛為上佐開茅土其言若契

吾邑山碩珽無錫倪元鎮俱以積阜之資更挾才藻風流豪賞為東南之冠而楊廉夫實主斯盟倪繪事尤稱絕倫　高皇帝徵廉夫脩元史欲官之廉夫作老客婦謠示不屈乃放之歸時危素太僕為弘文館學士方貴重　上一日聞履聲問為誰太僕率然曰老臣危素上不悅曰吾以為文天祥耶謫佃臨濠死人以定楊危之優劣倪碩各散家貲碩仍書其像題曰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埋若說少年豪俠處五陵鞍馬洛陽街至今人傳之夫以碩倪之富與廉夫之豪縱而若此其於陶靖節可謂異執同操

○當勝國時法網寬人不必仕宦浙中每歲有詩社聘一二名宿如廉夫輩主之刻其尤者為式饒介之仕僞吳求諸彥作醉樵歌以張仲簡第一季迪次之贈仲簡黃金十兩季迪白金三斤後承平久張洪脩撰每為人作一文僅得五百錢

解大紳十八舉鄉試第一以進士為中書庶吉士上試詩稱旨賜鞍馬筆札而縉率易無所諱嘗入兵部索皁人不得即之尚書所嫚罵尚書以聞上弗責也曰縉逸當爾耶若以御史即除御史久之事　文皇帝入內閣詞筆敏捷為一時冠而意氣闊疎又性剛多忤上聞之亦弗善也出參議廣西日與王檢討偁探奇山水自適上書請鑿章江不便來往上大怒徵下獄三載命獄吏沃以燒酒埋雪中死

曾學士子棨　上嘗召試天馬歌援筆立就佳之賜寶帶又因醉遺火延燒民居　上弗罪也後病卒且氣絕呼酒飲至醉題曰宮詹非小六十非夭我以為多人以為少易簀蓋棺此外何求白雲青山樂哉斯丘

景泰中稱詩豪者十才子而劉溥湯胤績為之首劉太醫吏目湯參將也湯尤縱誕每稱杜陵無好句然與劉論詩伏不出一語劉欽謨載其事及溥白鷗詩其詩成化中郎署有詩名者無過於劉昌欽謨夏寅正夫欽謨無題與正夫虔州懷古詩俱麓堂詩話亦載之然俱平平耳他作愈不稱

宋民懌家貧亡所蓄書從肆中鬻得讀過輒焚弃之

敢為大言不自量時銓次古人以孟軻自況原遷而下弗論也而更非薄韓愈氏曰此小兒號嗄何傳至翰林文今為誰曰虛無人舉天下亦唯悅其次況允明又次羅圯悅髫稚而補博士弟子部使者按水利下邑悅前謁之書刺江南才人來悅博士弟子業不當刺又厚自譽使者大駭已問知悅素迺延之校書而預刋落以試悅校至不讎即索筆請書亡誤使者大悅服折節交悅矣十九舉鄉試再試禮部奇其文至閱道統論則曰夫子傳之我縮舌曰得非江南來生耶大狂士斥不取時丘濬為尚書慕悅名召令具藁往見濬出文令觀編曰某先生譔悅心知之曰公謂悅為逐饑也耶奈何得若文而令悅觀濬曰生誠異為之歸譔以奏濬稱善已令進他文濬未嘗不稱善也悅名在乙榜請謝不為官俟後試而時竟以悅狂抑弗許調邑博士悅為博士踰歲而按察視學者列丘濬濬曰吾故人黨悅幸無以屬吏視也按察既將部祗邑不見悅顧問長吏悅今安在豈有恙乎長吏懼悅皆曰無恙自負不肯迎耳乃使吏往召之悅曰邇宵旦雨淫傳舍圯守妻子亡暇何候若按察來不待吏洒皮從之悅益怒曰若眞無耳者即按察力能屈博士可屈來先生乎為若期三日先生來不三日不來矣按察欲遂收悅緣濬不果三日悅詣按察長揖立不跪按察厲聲曰博士分不當得跪耶悅前曰漢汲長孺長揖大將軍明公貴豈踰大將軍而長孺固亡賢於悅奈何以面皮相恐寥廓天下士哉悅今去天下自謂明公不容悅易解耳因脫帽徑出按察度亡已乃下留之他日當選兩博士自隨悅在選故事博士侍左右立竟日悅請曰犬馬齒長不能以筋力為禮亦不能久任立願假借且使得坐即移所便坐御史聞悅名數召問謂曰匡說詩解人頤子有是乎曰悅所談玄妙何匡鼎敢望即鼎在亦解頤公幸賜清燕畢頃刻之長御史壯之令坐講少休悅除稍跣而爬足垢御史不能禁令出尋復為之遷長沙倅再調柳州悅賓恥州荒落不欲往人問之輒曰宗元小生擅此州名久吾一旦往掩奪其上不安耳為柳州歲餘父喪歸服除遂不起居家益任誕褐衣楚製往來郡邑間

楊君謙為儀部主事與郎中不相得因謝病歸父之病良已起復除原官循吉多病而好讀書最不喜人間酬應嘗閉巷至得意因起踔掉不休人遂相目呼

顯主事云復官彌月再乞病告吏部以格不可曰郎
病已復病耶安得告而可為者致仕耳循吉恚曰吾
難致仕何即自劾能時僅三十餘既以歸益亡復問
外事而踪跡益詭怪寡合出敝冠服羸與馬故以起
人易而更侮之又好緣文章語中傷人正德末循吉
老且貧嘗識伶臧賢為　上所幸愛上一日問誰為
善詞者與偕來賢頓首曰故主事楊循吉吳人也善
詞上輒為詔起循吉郡邑守令心知故强前為循吉
治裝見循吉冠武人冠韎韐戎飾已惟之又乘勢語
多侵守令已見　上畢上每有所幸輒令循吉應制
為新聲咸稱旨受賞賚亡異伶伍又不授循吉官
與狭間謂曰若媢嫉能為伶長乎循吉愧悔汗洽背
謀於賢乃以他語懇　上放歸歸益不自憀諸後進
少年并海之亡禮問者而其文亦漸落不復進卒窮
老以死所著奚囊雜纂未成書
祝希哲生而右手指枝因自號枝指生為人好酒色
六博不脩行檢賞得粉黛從優伶酒間度新聲俠少
年好慕之多齎金游允明甚洽舉鄉薦從春官試下
第是時海內漸熟允明名索其文及書者接踵或輦
金幣至門允明輒以疾辭不見然允明多醉伎館中

稷之雖累縑可得蒞家故給以不問僮奴作業又摘
業蓄古法書名籍售者或故昂直欺之弗算至或留
客計無所出酒窘甚以所蓄易置得初直什一二耳
當其窘時貽者持少錢米乞文及手書輒與已小饒
更自貴也作遺黑貂衣甚美欲市之或曰青女至矣
何故市之允明曰聊着頭言始識不市而忘敝之筐
何益後拜廣中邑令歸所請受橐中裝可千金歸日
張酒呼故狎游宴歌呼為壽不兩年都盡矣允明好
負逋責出則群萃而訶誶者至接踵竟弗顧去
唐伯虎與里中生張靈善張才大不及唐而放誕
過之恒曰日休小豎子耳尚能稱醉士我獨不耶一
日游虎丘會數賈飲山上[illegible]且詠靈曰此養物技不
過弄杯酒間耳何當論詩茂且戲之靈更衣為丐者
上亟賈食已前請曰諸勞諸君食無以報雖不能句
而以狗尾續貂何賈大笑淡與之作中事試之如響賈
不測始令賡張復丐酒連舉大白十數揮毫頃而成
百首不謝竟去易維蘿陸下賈陸使人司之無見也
大駭以為神僊云張度賈遠則上亭朱衣金目作胡
人舞形狀殊絕伯虎舉鄉試第一坐事免家以好酒
益落有妬婦斥去之以故愈自棄不得嘗作答文徵

明書及桃花庵歌見者靡不酸鼻也

文徵仲太史有戒不爲人作詩文書畫者三一諸王國一中貴人一外夷生平不近女色不干謁公府不通宰執書誠吾吳傑出者也吾少年時不經事意輕其詩文雖與酬酢而甚鹵莽年來從其次孫請爲作傳亦足稱懺悔文耳

長沙公少爲詩有聲既得大位愈自喜攜拔少年輕俊者一時爭慕歸之雖模楷不足而鼓舞攸賴長沙之於何李也其陳涉之啓漢高乎

獻吉才氣高雄風骨遒利天授既奇師法復古手闢草昧爲一代詞人之冠要其所詣亦可略陳騷賦上擬屈宋下及六朝根委有餘精思未極擬樂府自魏而後有逼眞者然不如自運滔滔莽莽選體建安以至李杜無所不有第於謝監未是初日芙蓉僅作顏光祿耳七言歌行縱横如意開闔有法最爲合作五言律及五七言絶時詣妙境七言雄渾豪麗深於少陵抵掌捧心不能厭服衆志文酷放左氏司馬敘事則奇持論則短間出應酬頗傷率易

仲默才秀於李氏而不能如其大又義取師心功期舍筏以故有弱調而無累句詩體翩翩俱在鵰行顧華王稱其咳唾珠璣人倫之雋騷賦啓發擬六朝者獻佳他文促薄似未稱是

昌穀少即摛詞文匠齊梁詩沿晚季迨舉進士見獻吉始大悔改其樂府選體歌行絶句咀六朝之精旨採唐初之妙則天才高朗英英獨照律體微乖整栗亦是浩然太白之遺也騷誄頌剳究爾潘陸惜微短耳今中原豪傑師尊獻吉後俊開敏服膺何生三吳輕雋復爲昌穀左袒摘瑕攻纇以模剽病李不知李才大固苞何李徐不掩瑜也李所不足者剽之則精二子所不足者加我數年亦未至矣

徐昌穀有六朝之才而無其學楊用脩有六朝之學而非其才薛君采才不如徐學不如楊而小撮其短又事事不如何李樂府五言古可得伯仲耳

昌穀之於詩也黃鵠之于鳥琪瑾之于石松桂之于木也高叔嗣空谷之幽蘭崇庭之鼎彝也高季迪之流暢邊庭實之開麗鄭繼之之雄健王子衡之宏大孫太初之奇拔顧華玉之和適李賓之之通爽馬仲房之華整皆其次也可謂兼能而不足薛君采俞仲蔚之於五言古王稚欽吳明卿之於五言律又明卿子與之於七言律高子業之於五言古近體各極妙

境可謂事至而有餘
李文正為古樂府一史斷耳十不能得一黄才伯辭不稱法碩華玉邊庭實劉伯溫法不勝辭此四人者十不能得三王子衡差自質勝十不能得四徐昌穀雖不得叫源推委而風調高秀十不能得五何李乃饒本色然時時已調雜之十不能得七于鱗字字合矣然可謂十不失一亦不能得八
何仲默與李獻吉交誼良厚李為逆瑾所惡仲默上書李長沙相救之又畫策令康脩撰居間乃免以後論文相掊擊遂致小間蓋何晚出名遽抗李李漸不[illegible]不能平耳何病華屬後事謂墓文必出李手時張以言孟望之在側私曰何君沒恐不能得李文李文恐不得何意吾曹與戴仲鶡樊少南共成之可也今望之銘亦寥落不甚稱
李獻吉為戶部郎以上書極論壽寧侯事下獄賴上恩得免一夕醉遇侯於大市街罵其生事害人以鞭梢擊墮其齒侯恚極欲陳其事為前疏未久隱忍而止獻吉後有詩云半醉唾罵文成侯蓋指此事也
李獻吉既以直節忤時起憲江西名重天下俞中丞諫督兵平寇用二廣例抑諸司長跽李獨植立俞推居足下何官耶李徐答公奉 天子詔督諸軍吾奉 天子詔督諸生竟出後與御史有隙卽率諸生手鋃鐺欲鎖御史御史杜門不敢應坐構免名益重方岳部使過汴必謁李年位既不甚高見則據正坐使客侍坐往往不堪乃起寧藩之獄陷李幾死林尚書待用力救得免自是不復振
何仲默謂獻吉振大雅超百世書薄子雲賦追屈原王子衡云執符於雅謨游精於漢魏以雄渾為堂奧以蘊藉為神樞思入玄而調寡和知鳳矯龍變人罔不知其為祥亦罔不駭其與黄輈之云興起學士遠[illegible]周古文五色錯以彪章八音和而協奏[illegible]包子品物海渤匯夫波流又云江西以後愈妙而化如何造詣物鴻[illegible]氣種種殊點新新無已其[illegible]之河謂至矣然王敬夫薛君采各有漫興詩王詠何云若使老夫須下拜使敬獻吉也低頭薛云俊逸終憐何大復粗豪不解李空同則似有不盡然者及觀何之駁李詩有云詩意象應曰合意象乖曰離空同丙寅間詩為合江西以後詩為離試取丙寅作叩其音尚中金石而江西以後之作辭艱者意反近意苦者辭反常色黯淡而中理披慢讀之若槌鞞鐸耳李之[illegible]

何則曰如摶沙弄泥散而不瑩闊大者鮮把持文又
無針線又云知仲默神女賦帝京篇南游日北上年
四句接用古有此法乎蓋彼知神情會處下筆成章
爲高而不知高而不法其勢如搏巨蛇駕風螭步驟
雖奇不足訓也君詩結語太咄易七言律與絕句等
更不成篇亦寡音節百年萬里何其層見疊出也七
言若剪得上二字言何必七也二子之言雖中若文
矛而功等藥石特何謂李江西以後爲離與勉之言
背馳此未識李耳李自有二病曰模倣多則牽合而
傷跡結搆易則麄縱而弗工

獻吉之於文復古功大矣所以不能厭服衆志者何
居一曰操撰易一曰下語雜易則沈思者病之雜則
顯古者卑之

獻吉文如譜傳于肅愍康長公碑封事數首佳耳其
他多涉套而送行序尤率意可厭殷少保正甫爲子
鱗誌銘云能不爲獻吉也者乃能爲獻吉者乎唯而
鱗自云亦然

歌行之有獻吉也其猶龍乎仲默于鱗其麟鳳乎大
鳳質而能變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賦至何李差足吐氣然亦未是當家近見盧次楩賦
邃深至是伊門第一手也惜應酬爲累未盡陶洗之
力耳余與李于鱗言盧是一富賈胡羣寶悉聚所乏
陶朱公通融出入之妙李大笑以爲知言然李材高
不肯作賦不知何也俞仲蔚小乃時得佳者其爲誄
贊辭殊古

余嘗於同年袁生處見獻吉與其父永之僉憲書極
言其內弟左國璣猜忌之狀未有云此人尚爾何況
鴻李邪鴻蓋尚書庭實與獻吉素稱國士交者又獻
吉晚爲其甥曹嘉所厄良苦豈文士結習例不免中
人忌耶

仲默別集亦不能佳惟空同集是獻吉自選然亦多
駁雜可刪者余見李嵩憲長稱其黃河水遶漢宮牆
河上秋風鴈幾行客子過壕追野馬將軍弢箭射天
狼黃塵古渡迷飛輓白月橫空冷戰場聞道朔方多
勇略只今誰是郭汾陽一首李開先少卿誦其遊詩
凡十餘首極有雄渾流麗勝其集中存者爾時不見
選何也余往被酒跌宕不能誦錄也深以爲恨

昌穀自選迪功集咸自精美無復可憾近皇甫氏爲
刻外集袁氏爲刻五集五集即少年時所稱文章江
左家家玉烟月揚州樹樹花者是巳餘多稚俗之語

不堪覆瓿世人猥以重名遂槧收梓不知舞陽絳灌既貴後爲人稱其屠狗吹簫以爲佳事寧不泚顙

五七言律至仲默而暢至獻吉而大至于鱗而高絶句俱有大力要之有化境在

獻吉有限韻贈黄子一律云禁烟春日紫烟重子昔爲雲我作龍有酒每邀東省月退朝曾對掖門松十年放逐同梁苑中夜悲歌泣孝宗老體幸强黄猶健柳吟花醉莫辭從昌穀有寄獻吉一律云汝放金鷄別帝鄉何如李白在潯陽日暮經過燕市曲解裘同醉酒鑪傍徘徊桂樹凉風發仰視明河秋夜長此去梁園逢雨雪知予遥度赤城霞李雖自少陵徐自青蓮而李得青蓮長篇法徐得崔沈琢句法當爲本朝七言律魁楚而諸家選俱未及于鱗亦遺之皆所未解也

國朝習杜者凡數家華容孫宜得杜肉東郡謝榛得杜貌華州王維楨得杜一支閩州鄭善夫得杜骨然就其所得亦近似耳唯夢陽具體而微

李少卿報蘇屬國書不必論其文及中有逗脫者其傳合史傳纖毫畢備屨作無疑第其辭感慨悲壯宛篤有致故是六朝高手　明唐伯虎報文徵明王稚欽答余懋昭二書差堪叔季伯虎他作俱不稱稚欽於文割裂比擬亡當者獨尺牘差工耳

講學者動以詞藻爲雕掇之技工文者則舉拙語爲談笑之資若枘鑿不相入無論也七言最不易工吾姑舉諸公數聯如冀軫衆星朝北極岷嶓諸嶺導南條天連巫峽常多雨江過潯陽始上潮此薛文清句也溪聲夢醒偏隨枕山色樓高不礙牆○社搔短髮孤鴻外病卧高樓細雨中○千家小聚村村暝萬里河流處處同○殘書漢楚燈前壘小閣江山霧裏詩化石未成猶有迹舞雩雖在不禁塵此莊孔暘句也竹林背水題將徧石筍穿沙坐欲平○出牆老竹青千箇泛浦春鷗白一雙○時時竹几眠看客處處桃符寫似人○竹徑傍通沽酒寺桃花亂點釣魚船此陳公甫句也萬里滄江生白髮幾人燈火坐黄昏○半空虚閣有雲住六月深松無暑來○春山日暮成孤坐游子天涯正憶歸○沙邊宿鷺寒無影洞口流雲夜有聲○春巖過雨林芳潑暗水穿花石溜分○且留南國春山興共聽西堂夜雨聲○天迥樓臺含氣象月明星斗避光輝○幽人月出每孤往棲鳥山空時一鳴○山色古今餘王氣江流天地變秋聲○

似聲竹裏消閒晝藥裏窗前對病僧○八月送推孫
嘷暗風傳鈴柝九溪寒此王文成句也何嘗不極其
致
公甫少不甚攻詩伯安少攻詩而未就故公甫出之
若無意者伯安出之不免有意也公甫微近自然伯
安時有警策
碩華王才華在朱鄭之上特以其調少下耳如君王
自信圖中貌靜女爭迎夢裏身又古寺頻來僧盡老
重陽欲近蟹爭肥數篇體裁俱高婉有味至御前却
輦言無忌果云衣嘗熊亢不辭尤覺嬌矯壯麗末句如
寒蛩抱花眠舊摘慧鵝將子試新飛亦自楚楚華王
填楚　詔脩承天誌以王庭陳頡木應後不稱旨一
時人亦以爲非宜自今思之自不可及華王能識今
江陵公於未冠時足稱具眼
王敬夫七言律有出門二月已三月騎馬陳州來歸
州一首風調佳甚而選者俱不之知何也
邊庭實聞已卯南征事云不信土人傳接駕似聞天
語　詔班師此欲爲古人惻怛忠厚之語而未免綴
造也至結語東海細臣瞻巨斗北樞終夜幾曾移愈
有理趣而愈不[illegible]東海北樞猶爲彼善細臣巨斗十二

字何出吾最愛其庭際何所有有嘗復不芋自聞秋
雨聲不種芭蕉樹于鱗詩刪亦收之然芭蕉豈可言
樹芋豈庭中佳物且獨無雨聲乎似屬未安若作自
憐秋雨滴不復種芭蕉或云自聞秋雨聲不愛芭蕉
色則上韻亦自可押而意尤深婉如題文山祠花外
子規燕市月柳邊精衛浙江潮却甚精麗
邊庭實以按察移疾還每醉則使兩伎肩臂扶路唱
樂觀者如堵了不爲怪關中許宗魯何棟西蜀楊名
無夕不縱倡樂以成俗有規楊用脩者答書云文有
狀難生情黃致托物起興如崔延伯每臨陣則召田
僧超爲壯士歌宋子京脩史使麗豎燃椽燭吳元中
起草令遠山磨隃麋是或一道也走豈能執鞭古人
耶以耗壯心遣餘年所謂老顛欲裂風景者良亦有
以不知我者不可聞此言知我者不可不聞此言
康德涵六十要名伎百人爲百歲會既會畢了無一
錢第持殺命詩送王鄠處置時鄠杜王敬夫名位差
亞而才情勝之倡和章詞流布人間遂爲關西風流
領袖浸淫汴洛間遂以成俗
崔子鍾好劇飲嘗至五鼓踏月長安街席地坐李文
正時以元相朝　天偶過早遇望之曰非子鍾耶崔

便趨至輿傍拱曰老師得少住乎李曰仁世脫衣行
觴火城漸紛姤分手別往每一舉百餘觥船不醉醉
輒呼劉伶小子恨不見我
楊用脩自滇中戍暫歸瀘已七十餘而滇士有讒之
撫臣昺者昺俗吏人也使四指揮以銀鐺鎖來用脩
不得已至滇則昺已墨敗然用脩遂不能歸病寓禪
寺以沒
明興稱博學饒著述者蓋無如用脩其所撰有升菴
詩集升菴文集升菴玉堂集南中集南中續集七十
行戍稿升菴長短句陶情樂府續陶情樂府洞天玄
記滇載記轉注古音略古音叢目古音獵要古音複
字古音駢字古音附錄異魚圖贊丹鉛餘錄丹鉛續
錄丹鉛摘錄丹鉛閏錄丹鉛別錄丹鉛總錄墨池瑣
錄書品詞品升菴詩話詩話補遺箋篠新談月節詞
檀弓叢訓墐戶錄瀑布泉行須候記夏小正錄升菴
經說楊子卮言卮言閏集敝帚病榻手欥騈鋒碩六
書索隱六書練證經書指要其所編纂有詞林萬選
禪藻集風雅逸編埶林伐山五言律祖蜀埶文志唐
絕精選唐音百絕皇明詩抄亦牘清裁赤牘拾遺經
義模範古文韻語敘管子錄引書晶銘選詩外編交
州詩錄絕句辨體蘇黃詩體宛陵六一詩選五言晷
韻詩選五言別選李詩選杜詩選宋詩選元詩選羣
書麗句名奏菁英羣公四六節文古今風謠古韻詩
略說文先訓文海釣鰲禪林鉤玄塡詞選格百琲明
珠古今詞英滇詞王屑韻藻古誨古儁寰中秀句天
書索隱六書練證逸古編經書指要詩林振秀
楊子於證經而疎於解經博於稗史而忽於正史詳
於詩事而不得詩旨精於字學而拙於字法求之宇
宙之外而失之耳目之前凡有援據不妨墨守稍涉
評擊未盡輸攻
居脩謫滇中有東山之癖諸夷酋欲得其詩翰不可
乃以精白綾作襪遺諸伎服之使酒間乞書楊欣然
命筆醉墨淋漓裙袖首重賞伎女購歸裝潢成卷楊
後亦知之便以為快
用脩在瀘州嘗醉胡粉傅面作雙丫髻插花門生舁
之諸伎捧觴游行城市了不為怍人謂此君故自汙
非也一措大裹稽末何所可忌特是壯心不堪牢落
故耗磨之耳
予少時嘗見侍楊用脩春興末聯云虛擬短衣隨李
廣漢家無事勒燕然甚羨其意為之擊節又讀陸子

滸閒警一聯云大將能揮白羽翁君丞不愛紫綬裘
紫貂事雖稍涉宋然不甚露其使事之工駢整含蓄
殊不易匹後得全什讀之俱不稱也因記於此
常明卿多力善射雖爲文法吏時時鞾跗注兩鞬騎
而馳於郊諸徽侯子弟從俠少年飲常前突據上坐
起角射咸不及問稍知爲常評事敬之奉大白爲壽
常引滿沾醉竟馳去弗顧又時過倡家宿至日高舂
徐起或參會不及長吏訶之㪍然曰故與時過從胡
姬飲不欲居薄耳竟用考調判陳州庭詈御史以法
罷歸益縱酒自放居恒從歌伎酒間度新聲悲壯鏇
麗稱其爲人又好彭老御內術自謂得之神仙可立
致一日省墓從外舅滕沆焉飲大醉衣紅腰雙刀馳
馬塵絕從者不及前渡水馬𨅬見水中影驚跳墮水
刀出於腹潰腸死年僅三十四平陽守王溱其故人
爲收葬之常有詩弔韓信曰漢代稱靈武將軍第一
人禍奇緣躡足功大不謀身帶礪山河在丹青祠廟
新長陵一杯土寂寞亦三秦至今爲中原豪俠之冠
豐坊者初字存禮舉進士高第爲禮部主事以無行
黜歸家坐法竄吳中改名道生字人翁年老篤病死
坊高材博學精書法其於十三經自爲訓古多所發

明稍証而僻者則托名古註疏或剏稱夕曽本於攜
詩文下筆數千言立就則多刻它名士大夫印章僞
撰字稍怪拙則假曰此某碑某碑體也又爲人撰定
法書以眞易贋不可窮詰又用蓄毒蛇藥殺人強淫
子女奪據財產事露人畏而恥之吾友沈嘉則云蓄
毒蛇以下事無之第狂僻縱口若含沙之蠱且類得
心疾者因舉其一端云嘗要嘉則具盛饌結忘年交
居一歲而人或惡之曰是嘗哭公文者即大怒設醮
詛之上帝凡三等云在世者宜速禍之死者下無間
獄勿令得人身一等皆公卿大夫與有睚眦者也二
等士或田野布衣在則爲首三等鼠蟣蚤虱蚊虻
其怪大可笑

說部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藝苑卮言七

高子業少負淵敏生支干與僞漢友諒同既遷楚臬恒邑邑不自得發病卒寔友諒彭湖之歲也其詩如積鐵詐有基履祭誠無階既妨來者途誰明去矣懷茫然大楚國白日失兼城又卧不知春茫然總行役爲客難稱意逢人未敢言失路還爲客他鄉獨送君未交兢中國獨退又成悲寒星出戶少秋露墜衣微以我不如意逢君同此心當軒留駟馬出戶倚雙童里中夷門監糟外酒家胡爲展信者歎世自薄耕稼問年有短髮逐世無長策林深得日薄地靜覺蟬多又文章知汝在功名何物是騎馬問春星殘雨夕陽移清娛深至五言上乘

王稚欽少爲文頃刻便就多奇氣然好狎游黏竿風鳩諸童子樂又蹴不可馴父每挾扑之輒呼曰大人柰何輒雲海內名士耶爲翰林庶吉士詩已有名其意不可一世僅推何景明而好薛蕙鄭善夫故事學士二人爲庶吉士師甚嚴重稚欽獨心易之時登院署中樹而窺學士過故作聲鶴使見大恚怒度無如何稚爲不知也乃已當授官給事中用言事故詔特予外補裕州守既中不屑州而以諫出知當仕益驕甚嘗爲省監司過州不出迎亦無所托疾人或勸之怒曰齷齪諸盲官受廷陳迎耶當不愧死一日出候其師蔡潮以他藩道者潮好謂曰生來候我固厚而分守從後來亦一見否且生厚我以師故即分守君命也稚欽曰善乃前迎分守而分守既下車數州吏微過當稚欽笞之十稚欽大罵曰蔡師悞王先生見辱徒身出悉呼其吏卒從守勿更持一府中慴伏士致留者分守窘不能具朝餔謀於蔡潮潮爲謝過稚欽之僅得夜引去於是監司相戒莫敢過裕州而恨稚欽益甚爲文致逮下獄削秩歸家居愈益自放達官貴人來購文好見者稚欽多逃匿坳足因脫應之間衣紅紵窄衫跨馬或騎牛嘯歌田野間人多望而避者晚節詩律尤精好綏侶樂何聞第一首花月可憐春房櫳映玉人思縈纖指亂愁劇雙蛾蹙倦色欲頻變留賓態轉新曲終仍自斂家世本西秦又一書答人云綺席乍收以伎倆雜陳絲肉競奏宮徵暗和義和既逝蘭膏嗣輝逸興猵悰干霄薄雲禮廢罰弛履遺

綫絕俱妙極形容可謂才子
顛惟喬爲亳守有幹聲與武帥構訐讒飭故人爲分
守全隨訪之舁跡不可復見陜行郵他邑有田父荷
穢以雙鷄餽淵內中道入者詗之乃惟喬也因留劇
飲至醉委餽穢而去追問郵舍人莫能蹤跡惟喬草
隨志稱良吏余讀之殊不稱又徐子與致其全集若
干卷亦平平耳遠不逮王裕州
鄭郎中善夫初不識王儀封廷相作漫興十首中有
云海內談詩王子衡春風坐適魯諸生後鄭卒王始
知之爲位而哭走使千里致賻爲經紀其喪仍刻其
遺文人之愛名也如此
孫太初王立雲夭髯風神俊邁嘗寓居武林費文憲罷
相東歸訪之値其晝寢孫故卧不起久之費坐語益
恭孫乃出又了不謝送之及門第矯首東望曰海上
碧雲起遂接赤城大奇大奇文憲出謂馭者曰吾一
生未嘗見此人
吳中邠徐博士昌穀詩祝京兆希哲沈山人啓南
畫足稱　國朝三絕
楊循撰之南中稿穠麗婉至華學士之巖居稿淸淡
簡遠俱遠勝玉堂之作然楊稿自南充王公刻外絕

不能佳青稍不貴多寧獨用兵而已哉
胡孝思嘗爲吾吳郡守才敏風流前後守儷公暇多
游行湖山園亭間從諸名士一觴一詠題墨林壑遍
於巖石後遷御史中丞撫河南
肅帝幸楚爲一律紀事云聞道　鑾輿曉渡河嶽雲
縹緲護晴珂千官玉帛嵩呼盛萬國衣冠禹貢多鎖
鑰北門留統制璿璣南極遣羲和穆天八駿空飛電
湘竹英皇淚不磨刻之石後以他事坐罷家居者數
載矣會朴一貪令王聯其人爲户部主事以不職免
殺人下獄當死乃指摘其湘竹[illegible]望呪詛而訴之
成獄及生平睚眦[illegible]孝思[illegible]之　上怒捕
孝思下獄欲論死分宜相陶眞人力救解久之乃[illegible]
免循擲杖孝思三十當是時孝思將八十矣了不[illegible]
備取錦衣獄中杻械之類八曰制獄八景爲詩紀之
東寧答孝思製其草曰君正坐詩至此耳尚何吾伊
爲孝思潸然味不[illegible]曰生詩當死今不作詩得免死
耶出獄時謝茂秦貽之詩有云白首全生逢　聖主
青山何意見騷人孝思方病杖創甚呻吟間猶口占
韻以謝人謂孝思意氣甚勝蘇長公才不及耳
孝思守吳日於諸生最好黃勉之王履吉袁永之石

不能知陸浚明黃王俱不振以死而求之後解甲第臚傳浚明再魁省會試館選第一爲給事中主試浙江時孝思以左參政與鹿鳴宴頗譏訕人所不與也勉之爲人本任誕而矜局自位置時引勝流爲重最稱博洽於文多擬古而不出自然好持論而不甚當負經濟而寡切用然視吳人膚立皮相者天壤矣復吉王立秀雅饒酒德使人愛而思之詩筆翩翩華麗足稱名家浚明高爽奇逸尚氣慷慨急人之難甚於己頗負用世才而不究求之高狷自好時有怯聲然二子文寔清雅典則非它瑣瑣比也浚明不長於詩亦不以詩自顯

黃才伯詩亦有佳語如青山知我吏情澹明月照人歸夢長又長空贈我以明月海內知心惟酒杯門前馬躍簫鼓動棚上鷄蹄天地開倦游却憶少年事笑撚知花欲落梅雖格不甚古而逸宕可取然至末句乃自註云欲盡理還之喻蓋此公作吏官講學恐人得而持之也可發詞林一笑

少陵句云淮王門有客終不愧孫登頗無關涉爲韻所強耳後世不解事人翻以爲法至於北地所謂鄭綮騎驢無功行縣行縣騎驢既非實事末賓鄭綮又否通人生俗無謂大可戒也近代謝茂秦大有此病蓋不學之故

江暉字景暘文昭公瀾子也以翰林脩撰爲按察僉事年三十六死有文集曰亶爰子集按山海經曰亶爰之山多水無草木不可以上有獸焉其狀如狸而有髮名曰類自爲牝牡食者不妬取以名集別無深義暉好以奇僻字作文初若不易解者解之得平平耳王稚欽有詩嘲之云江生突兀揚文風千奇萬怪難與窮博物豈惟稱爾雅識字何止過揚雄古心已出丘索上窪旨或與神明通求深索隱苦下置一言變使流俗同今弟大篆通鐘鼎絕藝恥作斯邕等生也爲文建弟書出皆稱二難近縱有楚史不可讀滿堂觀者徒張目少年往往致譏評生也不言但捫腹緖不見好醜從來安可期豪傑有時翻自疑伯牙竟爲知音惜卞氏能無抱璞悲請君寶此無易轍聖人復起當相知讀此大略可見

黃五嶽省曾言南城羅公玘好爲奇古而率多怪險沮飣之辭居金陵時每有撰造必棲踞於喬樹之巔覆思天想或時閉坐一室客有於隙間窺者見其容色枯槁有死人氣皆竦額以出都少卿穆公伊考墓

銘銘成語少卿曰吾為比銘頫去四五度矣今共所
傳圭峯稿者大抵皆樹巔先去之所得也
宮采初傳長命縷中官競挿辟兵符衡陽刺史新除
道濟北藩王已上書雪後錦袲行塞外月明清𤅢滿
樓中賜第近連平樂觀入朝新給羽林兵儒生東閣
承顏色酋長西羌識姓名葵花向日宜供奘幽鳥逢
春各異啼老去自吹秦觱栗西征曾比霍嫖姚水落
晝如雷電過山迴俱作鳳皇飛山學翠屏開作畫未
從金谷瀉成春門迳近連馳道樹池塘迤接漢宮流
雲裁玉葉和烟翦瀑濺珠花映雨氣此其精時為初
唐者也細雨辟䨇侵石徑添秋稅稻滿山田豈淨六
根成慧眼身無一物到茅庵空庭虛籟晴雲色燕坐
潯陽江水聲充患已從鄉境去徒愁偏近郡齋前萬
里辭家身是夢三年作郡口為碑遠院松林嵐翠重
滿庭蕉葉雨聲多清樽自對叢花發高枕無如啼鳥
何此其稍變而中唐者也
吾友宗予相天才奇秀其詩以氣為主務於勝人間
有小瑕及遠本色者弗恤也吳明卿才不勝宗而能
求詣實境務使首尾勻稱宮商諧律情實相配于相
自謂勝吳默已不戰屈矣徐子與鬪的二子頗得其
中已是境地精思使達渠公實工力故久才亦稱之
嘗為別余輩詩一百韻膾炙人口惜悟汗未幾中道
摧殞每一念之不勝感明絕鍔之痛
予相自閩中手一編遺余乃五七言近體予摘其佳
句書之昇間雖沈佺宋王鈞之華皮生推浩然之秀
不是過也世言古今不相及殊瞶瞶有識者當辨之
尊中聯寄贈予者如萬里蘼蕪色秋風一夜深又一
身詩作癖萬事酒相捐枕簟疎秋雨江山隔暮烟又
金山一柱立滄海萬波隨又愁來失俯仰青去畏江
河又晝書心盡折一字眼堪枯又袖中芳草寒相負

馬首梅花春自憐孤角千家滄海戍故人雙鬢薊門
烟他作如開尊對夜燭聽雨長春疏又爾輩甘雲卧
吾生豈陸沈又宦情疎病後世事得愁先又青山移
病遠白鴈寄書輕又忽雨新楓橘如雲長蕨薇又江
樹低從密溪流曲更分又雨氣千江入秋聲萬木多
又日落中原紫天高北斗垂又夜立殘砧杵園行久
薜蘿又江平低鴈翼湖落進漁竿又星河雙杵夕風
雨七陵秋又戰伐乾坤色安危將相功又白雪孤調
世黃金巧識人又種橘開新溜尋芝數落霞又生難
看白髮死豈負青山又誰家慈笛吹明月無數梅花

落草春又愁邊鴻鴈中原去眼底龍蛇甚路多又衝
泥匹馬特特立入座寒雲片片孤又絕壁畫開風雨
色斷虹秋掛薜蘿長結句如登樓知有賦莫向衆人
傳又浮生同遠近斟酌向鷓鴣又泰陵千古淚一灑
翠華東又吾將付風雨片片作龍鱗賦又自知寒色
甚不敢怨明珠又薊門舊侶能相憶八月雙鴻起太
湖又衣裳歲暮吾將換好與青山長薜蘿又浮生轉
覺江湖窄難把衣裳任芰荷又醉來偃蹇三湘裏更
是何人白雪篇又江門十里垂陽色莫把時名負釣
綸精工秀語高處可捲王孟下亦不失錢劉

謝茂秦曳裾趙藩嘗謁崔文敏銑崔有詩贈之後以
救盧次楩北游燕刻意吟詠遂成一家句如風生萬
馬間又馬渡黃河春草生皆佳境也其排比聲偶爲
一時之最第興寄小薄變化差少僕嘗謂其七言不
如五言絕句不如律古體不如絕句又謂如程不識
兵部伍肅然刁斗時擊而寡樂用之氣

吾嘗合刻盧次楩俞仲蔚及茂秦集蓋取次楩騷賦
俞五言古謝近體爲一耳然歌行既乏絕句亦少俞
嘗有寶劍篇中云海內當今萬事平匣中不惜千年
外如此語亦不可多得

徐子與之於各體無所不工明卿乃有獨至

李于鱗文無一語作漢以後亦無一字不出漢以前
其自敘樂府云擬議以成其變化又云日新之謂盛
德亦此意也若尋端擬議以求日新則不能無微憾
世之君子乃欲淺摘而痛訾之是訾古人矣

文繁而法且有委吾得其人曰李于鱗簡而法且有
致吾得其人曰汪伯玉

余嘗有漫興十絕其一云野夫興到不復刪大海迴
風生紫瀾欲問濟南奇絕處峨眉天半雪中看于鱗
此義邈矣寥寥誰解者

于鱗與子與書云新刻齊海右集某中尉爲序不
佞嘗欲畀諸炎火乃周公瑕亦曰是既已不能禁其
傳然不可以欺智者亦唯任之耳陳横伯訪海上云
某謂于鱗近過一國尉園亭賦詩落句云司馬相如
字長卿鄙不成語乃爾定虛得名耳此正是游戲三
昧似稚非稚似拙非拙似巧非巧不損大家持此法
無勞模擬耳于鱗之欲焚某序的然不錯也

于鱗才可謂前無古人至於裁鑒亦不能無意向余
爲其古今詩刪序云令于鱗而輕退古之作者間有
之于鱗舍格而輕進古之作者則無是也此語雖爲

于鱗解紛然亦大是實錄
始見于鱗選明詩余謂如此何以鼓吹唐音及見唐
詩謂何以衿裾古選及見古選謂何以箕裘風雅乃
至陳思贈白馬杜陵李白歌行亦多弃擲豈所謂英
雄欺人不可盡信耶
于鱗爲按察副使視陝西學而鄉人殷者來巡撫殷
以刻覈名亦以而無禮嘗下檄于鱗代撰奠章及選
行序于鱗不樂移病乞歸殷固留之入謝乃請曰臺
下但以一介來命不則尺疏見屬無不應者似不必
檄也殷憮然起謝過有所屬撰以名刺往而又之復
移檄于鱗恚曰彼豈以我重去官耶即上疏乞休不
待報竟歸吏部持之用同景明例許養疾疾愈起用
豈異數也于鱗歸杜門自兩臺監司以下請見不得
去亦無所報謝以是得簡倨聲又嘗爲詩有云意氣
還從我輩生功名且付兒曹立諸公聞之有欲甘心
者矣
于鱗一日酒間顧余而笑曰世固無無偶者有仲尼
則必有左丘明余不答第目攝之遽曰吾誤矣有仲
尼則必有老聃耳其自任誕如此
于鱗嘗爲朱司空賦新河詩中一聯曰春流無恙桃
花水秋色依然瓠子宮不知者以爲上單下重按二
月水謂之桃花水爲害極大此聯不惟對偶精切而
使事用意之妙有不可言者闞駰九州記正月解凍
水二月白蘋水三月桃花水四月瓜蔓水五月麥黃
水六月山礬水七月豆花水八月荻苗水九月霜降
水十月後槽水十一月走凌水十二月蹙凌水
于鱗自弃官以前七言律極高華然其大意恐以字
累句以句累篇守其俊語不輕變化故三首而外不
耐雷同晚節始極旁搜使事該切措法操縱郢思探
溟海而不墮魔境世之耳觀者乃謂其比前少退可
笑也歌行方入化而遂沒惜其不多寥寥絕響
余爲比部郎嘗與蔡子木臬副徐子與主事吳明卿
舍人謝茂秦布不飲謝時再游京師詩漸落子木數
侵之已被酒高歌其夔州諸詠亦平平耳甫發歌明
卿輒鼾寢鼾聲與歌相低昂歌竟鼾亦止爲若初醒
者子木面色如土雖于鱗亦私過之子與復與子木
論文不合而罷後五歲所而子木以中丞撫河南子
與守汝寧明卿謫歸德司理張肖甫謫裕州同知皆
爲吏也子木張宴備賓主身行酒矣曰吾烏得有其
一以慢三君子早具疏薦之余謂子木雅士不俗君

然前輩風近更寥寥也
王允寧爲脩撰時余嘗一再識之長大白晳談說時事慷慨激烈男子也於文遠則祖述司馬少陵近則師稱北地而已意不可一世士又好嫚罵人人多外慕而中畏之其所最善者孫尚書陞時爲中允其同年教祭酒以書規切之允寧答云僕猶夫故吾耳頗於南中不宜且南中亦不宜於吾以故人取其近似者以爲名曰某屬守高也且僕其直朴略受性已定猶僕之貌脩其廣顙昂首掀肩抵膺闊步皆造化陶冶不可移易古之挾偃術者能易人骨不能易人貌今公責僕勿高勿卑擇中而居之亦嘗有以里婦之效顰聞於公者乎僕即死勿願也允寧後念其母老病乞南得國子祭酒歸省道經華山爲文祭之大約以母衰敬神而不蒙庇即愈吾母病吾太史也能爲文以不朽神其辭頗支離怪誕居無何以地震死西安李戶部愈素恨允寧假華山神爲文詈而僇之令益傳關中

謝茂秦年來益老誖嘗寄示擬李杜長歌醜俗稚鈍一字不通而自爲序高自稱許其略云客居禪宇假佛書以開悟暨觀太白少陵長篇氣充格勝然飄逸沈鬱不同遂合之爲一入乎渾淪各塑其像神存兩妙此亦偏精奪髓之法也此等語何不以溺自照又俞仲蔚古調本是名家五言律亦不惡沾沾爲七言律不已何也乃知宇宙大矣無所不有
王允寧生平所推伏者獨杜少陵其所好談說以爲獨解者七言律耳大要貴有照應有開闔有關鍵有頓挫其意主興主比其法有正插有倒插要之杜詩亦一二有之耳不必盡然予謂允寧釋杜詩法如朱子注中庸一經支離聖賢之言束縛小乘律都無禪解

于鱗擬古樂府無一字一句不精美然不堪與古樂府並看看則似臨摹帖耳五言古出西京建安者酷得風神大抵其體不宜多作多不足以盡變而嫌於襲出三謝以後者峭峻過之不甚合也七言歌行初甚工於辭而微傷其氣晚節雄麗精美縱橫自如煒然春工之妙五七言律自是神境無容擬議絕句亦是太白少伯雁行排律比擬沈宋而不能盡少陵之變誌傳之文出入左氏司馬法甚高少不滿者損益今事以附古語耳序論雜用戰國策韓非諸子意深而詞博微苦纏擾銘辭奇雅而寡變記辭古峻而太

琢書牘無一筆凡語若以獻吉並論于鱗高獻吉大于鱗英獻吉雄于鱗潔獻吉冗于鱗粗獻吉卑今具眼者左右袒必有歸也

馮汝言篡取古詩自邃古以至陳隋無所不採且人傳其略可謂詞家之苦心藝苑之功人矣然遠則延壽易林山海經圖讚近而周興嗣千文皆在所遺殊當補錄

喬景叔世寧己酉歲以楚藩參入賀廿萬壽余時見之短而髯溫然長者也所有行卷僅百餘篇耳頗膾炙人口又十餘年景叔卒近有以其丘隅集來者云景叔所自選余猶記其行卷內一七言律寄王太史元思誦戍王壘者云學士兩朝供奉年上林詞賦萬人傳一從王壘長爲客幾放金雞未擬還閶道貫田臨灌口能忘歸馬向秦川五陵它日多家侯空望城南尺五天詞頗佳而集不之選何也集詩小弱不稱豈梓行者有長吉友人之恨耶聞康德涵卒後佳文章俱爲張孟獨摘取今其集殊不滿人意以此于於于鱗不爲刪削耳

太原兄弟俱擅菁華(寅大行 司直澤)汝南父子嗣振(司勳汸 虞部濬)騷雅(蟠增 大 徵仲)三絕彭嘉有二道復二妙括得其一吳中一時之秀海內寡儔

皇甫子安之東覽古選頗勝子循之禪棲近體爲佳子安卒蔡子木以詩哭之云五字沈吟詩品絕一官憔悴世途難可謂實錄蔡每對余讀輒哽咽淚交華先生哭施子羽云生前獨行殊寡諧死後遺文更誰輯此之一領青衫消不得者更神傷矣

余十五時受易山陰駱行簡先生一日有鬻刀者先生戲分韻教余詩余得漠字輒成句云少年醉舞洛陽街將軍血戰黃沙漠先生大奇之曰子異日必以文鳴世是時畏家嚴未敢染指然時時取司馬班史李杜詩竊諷誦之毋論盡解意欣然自喻快也十八舉鄉試乃間於篇什中得一二語合者又四年成進士隸事大理山東李伯承燁燁有俊聲雅善余持論頗相下上明年爲刑部郎同舍郎吳峻伯王新甫袁履善進余於社吳時稱前輩名文章家然每余一篇出未嘗不擊節稱善也亡何各用使事及遷去而伯承者前已通余於于鱗又時時爲余言于鱗也久之始定交自是詩知大曆以前文知西京而上矣已于鱗所善者布衣謝茂秦來已同舍郎徐子與梁公實來吏部郎宗子相來休沐則相與揚扢冀於探作者之

破盡枵形稱同調云而茂秦公實復又解去于鱗乃倡爲五子詩用以紀一時交游之誼耳又明年而余使事竣還比于鱗守順德出茂秦登吳明卿又明年同舍郎余德甫來又明年戶部郎張肖甫來吟詠特流布人間或稱七子或八子吾曹實未嘗相標榜也而分宜氏當國自謂得旁採風雅權譏者間之眈眈虎視俱不免矣

余自遘家難時橐饘之暇杜門塊處獨新蔡張助甫爲驗封郎旬一再至余固郤之張笑曰足下乃以一吏部榮我乎余歸張亦竟左遷以去自是吾黨有二稽背甫之雄爽流暢助甫之奇秀超詣德甫之精嚴穩稱皆吾所不及也

吾弟世懋自家難服除後一操觚遂爾靈異神造之句憑陵作者唯未爲古樂府耳其它皆具體而微吾儕違信問于鱗漫及之曰家弟軼塵而奔咄咄來逼人賴其好飲稍自寬耳于鱗亦云敬美視助甫輩自先驅視元美鴈行也嘗取謝句花萼嚶鳴標君家兄弟不然耶又一書云敬美乃負包宗舍吳之志稱天下事未可量耽耽欲作江南一小英雄尋將火攻伯符奈何不善備之也其見賞如此

吳人顧季狂頗豪於詩不得志吳出游人間每謂余求世兄子輩至有筆之書者間一有之而未盡然也記中年挂冠時命游稜與諸子周旋章道華用短不入甲調劉子威用長不作凡語周公瑕挫名割愛稍心吾黨黃淳父麗句精言時時驚坐王百穀苟能去巧去多便足名世鄒季朗滔滔洪藻張幼于朗朗警悉伯起正自斐然魯望必爲娓娓對陸叔平俞仲蔚便似見古人又雲間莫雲卿練川殷無美詞翰清麗時時命駕爲吾盧步武之外有曹錫子念者近體歌行吾叔其甥王君載者能爲騷賦古文饒酒德亦何害落莫也吾在晉陽有感云借問吳閶詩酒席十年誰已有誰爭治是實錄

吾於詩文不作專家亦不雜調大意在筆先筆隨意到法不累氣才不累法有境必窮有證必切敢於數子云有微長庶幾未之逮也而竊有志耳

有娀氏二女居九成之臺得天燕覆以玉筐既而發視之燕遺二卵飛去不返二女作歌始爲北音禹省南土塗山之女令其妾候禹於塗山之陽女乃作歌始爲南音夏后孔甲田於東陽萯山天大風晦入民室其主方乳或曰后來良日也必吉或曰不勝之必

有娀孔甲曰以為余子誰敢殃之後析撩斧斷其足孔甲曰嗚呼命矣乃作破斧之歌始為東音周昭王之右辛餘靡有功封於西翟徙西河而思故處始為西音所謂四方之歌風之始也若在朝而奏者被之鍾鼓管籥為雅頌秦青響遏行雲虞公梁上塵起韓娥之音繞梁三夜臨衆老姥傳谷數日緜駒王豹之流皆古歌之聖者然亦單歌不合樂以後江南子夜前溪團扇懊儂之屬是其遺響唐妓女所歌王涣之高適及伶工歌元白之詩皆是絕句宋之詞今之南北曲凡幾變而失其本質矣雖吳中人棹歌雖俚字鄙語不能離俗而得古風人遺意其詞亦有可採者如陸文量所記月子彎彎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幾人夫婦同羅帳幾人飄散在它州又所聞約郎約到月上時只見月上東方不見郎其言不知奴處山低月上早又不知郎處山高月上遲郎使子建太白降為俚調恐亦不能過也然此曰唆紅文作勞之歌長年樵青山澤相和入城市間愧汗寒吻矣然則聽古樂而恐臥者寧獨一魏文侯也

正德間有伎文失其名於客所分詠以骰子為題伎應聲曰一片寒微骨翻成面面心自從遺點汙拋擲到如今極清切感慨可喜又一妓得一燕云故國五更蝴蝶夢異鄉千里子規心亦自成語

潮陽蘇福八歲賦初月詩氣朔盈虛又一初嫦娥底事半分無卻於無處分明有恰似先天太極圖惜乎十四而夭令陳白沙莊定山白首爲詠亦未必能勝

說部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藝苑巵言八

自三代而後人主文章之美無過於漢武帝魏文帝者其次則漢文宣光武明肅魏高貴鄉公晉簡文劉宋文帝孝武明帝元魏孝文孝靜梁武簡文元帝陳後主隋煬帝唐文皇明皇德宗文宗南唐元宗後主蜀王主衍孟主昶宋徽高孝凡二十九主而著作之盛則無如蕭梁父子高祖著孝經周易樂社毛詩春秋中庸尚書孔老義疏正言老問二百卷涅槃大品淨名三慧等經義復數百卷通史六百卷文集百二十卷金海三十卷三禮斷疑一千卷昭明太子文集二十卷撰古今典誥文言為正序十卷五言詩之善者為文章英華二十卷文選三十卷簡文帝昭明太子傳五卷諸王傳三十卷禮大義二十卷老莊義各二卷長春義記一百卷法寶連璧三百卷易簡五十卷詩文集一百卷雜著光明符等書五十九卷元帝孝德忠臣傳各三十卷丹陽尹傳十卷註漢書一百十五卷易講疏十卷內典博要一百卷連山三十卷洞林三卷玉韜金樓子補闕子各十卷老子講疏四卷全德懷舊志各一卷荊南志江州記職貢圖古今同姓錄各一卷筮經十二卷式贊三卷文集五十卷昭明才不足而識有餘簡文才有餘而識不足武元二主才識小不逮而學勝之人則昭明美矣

千古文章於人主未必遇遇者政不必佳耳獨司馬相如於漢武帝奏子虛賦不謂其今人至歎曰朕獨不得此人同時哉奏大人賦則大悅飄飄有凌雲之氣似游天地間旣死索其遺篇得封禪書覽而異之此是千古君臣相遇令傳粉大家讀之且不能句矣下此則隋煬恨空梁於道衡梁武絀徵事於孝標李朱崖至屏白香山詩不見曰見便當愛之僧虔拙筆明遠累辭於乎忌則忌矣後世覓一解忌人了不可得

孝成帝翫弄衆書善揚子雲出入游獵子雲乘從又以桓君山藏書多待詔門下時人語曰玩揚子雲之篇樂於居千石之官挾桓君山之書富於積猗頓之財

王充有云韓非之書傳在秦廷始皇歎不得與此人同時陸賈新語奏一篇高祖稱善左右呼萬歲夫共

侍郎吏上奏劉子駿章尤美因至大用永平中神雀羣集孝明詔上爵頌百官文皆比瓦石惟班固賈逵傅毅楊終侯諷五頌若金玉孝明覽而異焉當時人主自曉文藝作主試令人躍然

孝成讀尚書百篇博士莫曉徵天下能爲尚書者東海張霸通左氏春秋以左氏訓義解尚書百二篇上覆案祕書無一應者吏當霸辠大不謹帝奇其才赦其辠亦不廢其經楊子山爲郡上計吏見三府爲哀牢傳不能成篇歸郡重作上孝明奇之徵在蘭臺然則宋樂中之罪朱季支嘉靖中之罪林希元弘治中之罪爲董文玉者似亦未盡右文之意也

梁武帝令謝吏部覽與王侍中暕即席爲詩答贈善之仍使復作復合旨乃賜詩曰雙文即後進二少實名家豈伊止棟隆信乃俱聲華又於九日朝宴稠命蕭景陽曰今雲物甚美卿得不斐然乃賦詩詩成又降旨曰可謂才子

陳後主在東宮集官僚宴咏學士張譏在坐時新造玉柄麈尾成後主親執之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堪執此者獨譏耳即手授之仍令於溫文殿講莊老高宗臨聽賜御所服衣一襲

魏孝靜人日登雲龍門崔㥄侍宴又勑其子瞻令近御坐亦有應詔詩帝問邢邵曰此詩何如其父邢曰㥄博雅弘麗瞻氣調清新並詩人之冠燕罷共嗟賞之咸曰今日之讌并爲崔瞻父子

煬帝爲諸王時每有文什輒令柳䛒潁川學士百餘咨爲之冠既即位彌見幸重與諸葛穎等離宮曲殿狎宴倚將靡不在坐倘念昏夜劉龍易爭爰命偃師之流爲木偶效䛒面目施以機械使能坐起續對酬飲往往丙夜事無不經可謂寵異矣

燕公大推稱三兄第一萬迴聖僧呼詹書才子外議似不專宋徧應制尹標往往擅場如昆明夜珠入上官之選龍池錦袍奪東方之氣詹華豔美遂無其偶延清詩遠如此直待一擲死耳又有武平一者以正月八日立春綵花應制詩成中宗手勑批云平一年雖最少文甚警新悅紅蘂之先開訝黃鸎之未囀循環吟咀賞歎兼懷今更賜花一枝以彰其美所賜學士花並挿後復以譴詞賜酒一杯當時歎羨謂中宗紀令人漴漴氣寒惟於詩道似有小助至離宮列席領略佳候使才士操觚次第稱賞亦是人主快事忿詞林佳話

開元帝性既豪麗復工詞墨故於宰相拜上岳牧出鎮往往親御宸章普令和贈爲一時盛事四明狂客以庶僚投老得之尤足佳絕青蓮起自布素入爲供奉龍舟移餞獸錦奪袍見於杜詩及他傳奇所載天子調羹宮妃捧硯雖淪落亦自可見

柳誠懸淚痕之詠與宣宗興調憨詩絕相類不唯見人主親押詞臣邇時秘密亦所不避

唐時伶官伎女所歌多採名人五七言絕句亦有自長篇摘者如開篋淚沾臆見君前日書夜臺猶寂寞疑是子雲居之類是也王昌齡王渙之高適微服酒樓諸名伎歌者咸是其詩因而歡飲竟日大曆中賈一女子姿首如常而索價至數十萬云此女子誦得白學士長恨歌安可當他比李嶠汾水之作歌之明皇至爲泫然曰李嶠眞才子又宣宗因見伶官歌白楊柳枝詞永豐坊裏千條柳趣令取永豐柳兩株栽之禁中元稹連昌宮等辭凡百餘章宮人咸歌之且呼爲元才子李賀樂府數十首流傳管絃又李益與賀齊名每一篇出輒以重賂購之入樂府稱爲二李嗚呼披伶工女子者今安在乎哉

宋王岐公珪爲學士嘗月夜上召入禁中對設一榻賜坐王謝不敢上曰所以夜相命者正欲各[illegible]領略風月耳既宴水陸奇珍儼韶覺羽酒行無算左右姬嬪悉以領巾紈扇索詩王一一爲之成以珠花一枝潤筆衣袖皆滿五夜乃令以金蓮燭院翌日都下盛傳天子請客宣政以還京秘王李諧謔唱和寵錫一時德壽重華史衛公吳郡王曾覿張掄亦復接踵然皆亡國之徵或是偏安逸豫不足多載

明興 高帝創白馬上亦復修禮儒碩至親調甘露漿及御擬醉學士歌賜金華宋承旨濂

宣宗與蹇夏三楊游萬歲山少保黃淮以致仕趨朝謁恩特令從遊仍賜有興賡歌賞詠爲一時盛事有光前古

梁時使臣至吐谷渾見林頭數卷乃劉孝標集天后朝日本西番重用金寶購張鷟文大曆中新羅國上書請以蕭夫子穎士爲師元和中雞林賈人鬻元白詩云東國宰相以百金易一篇僞者輒能辨元豐中契丹使人俱能誦蘇子瞻文洪武中日本安南俱上章以金幣乞宋景濂碑文嘉靖初朝鮮國七言頌示關西呂某爲某文以爲式所謂一解不如一解

王介甫高曾二十八祖俱擅臨池劉孝綽群從七十

餘人咸工揆藻盛哉孝綽有三妹適王叔英張嵊徐
悱有文學悱妻尤清拔王元禮與諸兄論家集云史
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竝累世有文才所以范蔚
宗稱世擅雕龍然不過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
德重光爵位相繼如吾世者也彼梁鄧金張貂綿蟬
聯者何足道哉
何憲等諸學士於王仲寶第隸事賭巾箱几案雜服
飾人人各一兩物陸彥深後成隸出人表一時奪去
憲又於仲寶隸事獨勝仲寶賞以五花簟白團扇憲
殊自得王摛後至操筆便成事既奧博辭亦華美
坐擊賞摛乃命左右抽簟手自掣扇登車而去儉之
把對便是後來東方虬然亦一時佳事
袁彥伯伏玄度在桓公府俱有文名孝武嘗大會伏
預坐還下車先呼子系之口百人高會天子先問伏
滔在否爲人作父定何如府中呼爲袁伏然袁恒恥
之每歎曰公之厚恩未優國士而與伏滔比肩何辱
如之魏收從叔季景有才學名位在收前頓丘李庶
謂曰霸朝便有二魏收對曰以從叔見比便是耶輸
之比卿耶輸者庶癡叔也
淮南鴻寶詞挾風霜之氣興公天台云有金石之聲

吳邁遠嘗語人吾詩可爲汝詩父每於得意語擲地
呼曹子建何足道哉杜必簡死謂沈武吾在久壓公
等又云吾文章可使屈宋作衙官王融謂劉孝綽天
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丘慶翔見人談沈約文進
曰何如我未進時近代宋民懌見丘相公問天下文
人誰高者曰惟宋悅最高其次祝允明其次羅玘耳
文人矜誇自古而然便是氣習
崔信明諷落吳江冷以定句不稱投地崔顥十五嫁
王昌得小兒無禮之呵世固有好而折人者楊君謙
每以文示人其人曰佳即捲卷曰何處佳其人卒不
能答便去不復別蔡九逵每對人寫杜家小兒王允
寧一日謂余曰趙刑部某治狀何如余曰循吏也甚
慕公詩且若吟王大笑曰循吏可作詩何可使作又
謂余曰見王某詩否曰見之又曰曾示我一冊吾欲
與評之渠意不受評渠欲吾延譽今吾無可譽
李于鱗守順德時有胡提學者過之其人蜀人也于
鱗往訪方授茶次漫問之曰楊升菴健飯否胡忽云
升菴錦心繡腸不若陳白沙鳶飛魚躍也于鱗拂衣
去口咄咄不絕後按察關中過許中丞宗魯許問今
天下名能詩何人于鱗云唯王某謂余也其次爲宗

會子相時子相爲考功郎許詢子相詩觀之于鱗忽拗然曰夜來火燒却許面赤而已

李昌符婢僕詩五十韻路敬延稚子詩一百韻皆可鄙笑者然曲盡形容頗見才致昌符至以取上第而敬延觸怒沈河而死幸不幸乃如此要之死者可用爲戒

賓月盜東陽崇廓之什其子炎成構訟延淸愛劉希夷之詠遂至殺人魏收邢劭交詈爲任昉沈約之賊揚衡行卷爲人竊以進取至生刺少陵得捧義山令世何李亦遂體無完膚可供一笑

巧遲拙速摛辭與用兵故迥不同語曰枚皋拙速相如工遲又曰工而速者唯士簡一人士簡張率也第一時賞譽之稱耳皇甫氏乃以入談何也時又有蘭陵蕭文琰吳興丘令楷一擊銅鉢響滅而詩成唐溫飛卿八叉手而成八韻小賦俱不足言蓋有工而速者如淮南王禰正平陳思王王子安李太白之流差足倫耳然鷄毬一揮子虛百日煮豆七步三都十年不妨兼美

文通裂錦還筆入夢以來便無佳句人謂才盡鮑照亦謂才盡殆非也昔人夜聞歌渭城甚佳質明跡之乃一小民傭酒館者損百緡予使嘗酒久之下役洩歌渭城矣近一江右貴人强仕之始詩亦淸淡涉貴顯雖篇什日繁而惡道坌出人怪其故予曰此不能歌渭城也或云鮑光避忌令拙耳

謝安石見阮光祿白馬論不即解重相咨盡阮歎曰非唯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可得杜公有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亦謂此耳大歲鉢心肺指摘造化如探大海出珊瑚奈何令逐臭吹聲之士輕讀之也至於有美必賞知響之應連城隱璞千生動容流水離絃鍾子拊心古人所以重知己而薄感恩夫豈欺我

謝靈運移籍會稽脩營別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每一詩至都貴賤莫不競寫宿昔之間士庶皆徧擧世南則劉孝綽北則邢子才雕虫之美獨步一時每一文出京師爲之紙貴讀誦俄遍遠近靈運尤吾所賞惜其不終所謂東山志立當與天下推之豈唯鼻祖

每歎嵇生琴夏侯色今千古他人覽之猶爲不堪況其身乎與陶徵士自祭預輓皆超脫人累默契禪宗得蘊空解證無生忍者陶云但恨在生時飲酒不得

足此非肇𠎝語第乘誰去耳孔文舉生存何所慮長
寢萬事畢歐陽堅石窮達有定分慷慨復何歎石季
倫天下殺英雄卿亦何為爾潘安仁俊士填溝壑餘
波來及人謝靈運邂逅竟幾何脩短非所愍將明其
心乘和暢未覺有終始元貞與何以明是節將解七
尺身皆能驅使大雅以豁至怖便未足得猶足過人
若乃息夫絕命於玄雲嵇宗推醜於一丘可謂利口
則吾誰欺
左太冲謝靈運邢子才篇賦一出能令紙貴王元長
徐孝穆薛道衡朝所吟諷夕傳遐方雞林購白學士
[illegible]
價直百金蜀妓獲得都官詩篇之法錦而下雲致
賓亭元亮徘徊衆鎮[illegible]浣花昌齡零落窮
[illegible]寄食人下共未酒泰工部云名豈文章著非哉乎
其自解也今數百歲後有人無所復序弟作者不
實者不作以此恨恨耳
雲溪友議稱章仇劍南為陳拾遺雪獄高適侍御為
王江寧申冤此事殊快人心三藝[illegible]一恨但不見正
史及他書耳
古人云詩能窮人究其質情誠有合者今夫貧老愁
病流竄滯留人所不謂佳者也然而入詩則佳富貴

榮顯人所謂佳者也然而入詩則不佳是一合也泚
造化之秘則真宰默讎擅人羣之譽則衆心未厭故
呻佔椎琢幾於伐性之斧豪吟縱揮自傳爰書之竹
矛刃起於兔鋒羅網布於鴈池是二合也循覽往匠
良少完終為之愴然以慨肅然以恐曩與同人戲為
文章九命一曰貧困二曰嫌忌三曰玷缺四曰偃蹇
五曰流竄六曰刑辱七曰夭折八曰無終九曰無後
○一貧困顏淵簞食瓢飲原思藜藿不糝子夏衣若
懸鶉列子不足嫁衛莊周貸粟監河枯魚自擬黔婁
被不覆形東方朔苦饑欲死王比侏儒司馬相如家
[illegible]
徒壁立典鷫鸘陽昌家傭酒太史公無賂贖罪乃至
就腐匡衡為人傭書東郭先生履行雪中足指盡露
王章病無被臥牛衣中王充游市肆閱所賣書范史
雲釜中生塵第五頡無田宅寄止靈臺中或十日不
炊郭林宗以衣一幅障出入入則護前出則掩後孫
晨有藁一束暮臥旦卷吳瑾傭作讀書趙壹言文籍
雖滿腹不如一囊錢東晳債家相敦乞貸無處王尼
食車牛竟餓死董京殘絮覆體乞匃於市夏統採梠
求食郤詵養雞種蒜以給治喪陶潛驅饑乞食思效
冥報應璩屠蘇發徵機榆見謀杳道元與天公牋言

布衣龐短申脚足出攣拳捲脊露頭小融寄居一小船放
岸上虞龢遇雨舒被覆書身乃大濕王智深嘗五日
不得食掘莞根食之劉峻家有悍室輒軻憔悴裴子
野借官地二畝蓋茅屋數間盧叟每作一布囊至貴
家飲噉後餘肉餅付螟蛉杜甫浣花饑月乞人一絲
兩絲鄭虔穫穿四明雪饑拾山陰橡蘇源明爇薪照
字坫衣生蘚陽城屑榆作粥不干隣里賈島數髮絲
如雪不堪織衣孟郊苦寒恨敲石無火盧仝長鬚赤
脚灌園自資周朴寄食僧居不能娶婦　國朝如聶
大年唐寅董咸林食廛居不堪其憂適來謝客糊口
四方俞子抱影寒廬生無立錐之地以死余嘗有
詩貽謝云隱士代失職達者慚其故
二嫌忌屈原見忌上官孫臏見忌龐涓韓非見忌李
斯莊周見忌惠子荀卿見忌春申賈誼見忌絳灌董
仲舒見忌公孫蔡邕見忌王允邊讓孔融楊脩見忌
魏武曹植見忌文帝虞翻見忌孫權張華見忌荀勗
陸機見忌盧志謝混見忌宋祖劉峻見忌梁高薛道
衡王胄見忌隋煬柳䛒見忌諸葛穎張九齡李邕蕭
穎士見忌李林甫顏眞卿見忌元載武元衡見忌王
叔文韓愈見忌李逢吉李德裕見忌李宗閔白居易

見忌李德裕溫庭筠李商隱見忌令狐綯韓偓見忌
崔胤楊億見忌丁謂蘇軾見忌舒亶李定石介見忌
夏竦或以材高畏逼或以詞藻衡工大則斧質小猶
貶逐近代如李獻吉薛君采輩亦遭讒沮不可悉徵
○三[illegible]軼顏光祿家訓云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屈原
顯暴君過宋玉見遇俳優東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馬
長卿竊貲無操王褒過章僮約揚雄德敗美新李陵
降辱夷虜劉歆反覆莽世傅毅黨附權門班固盜竊
父史趙元叔抗竦過度馮敬通浮華擯壓馬季長佞
媚獲誚蔡伯喈同惡受誅吳質詆訶鄉里曹植悖慢
犯法杜篤乞假無厭路粹隘狹已甚陳琳實號麤疏
繁欽性無檢格劉楨屈強輸作王粲率躁見嫌孔融
禰衡傲誕致殞楊脩丁廙扇動取斃阮籍無禮敗俗
嵇康陵物凶終傅玄忿鬬免官孫楚矜誇凌上陸機
犯順履險潘岳乾沒取危顏延年負氣摧黜謝靈運
空疏亂紀王元長凶賊自貽謝玄暉侮慢見及雖天
子有才華者漢武魏太祖文帝明帝宋孝武皆負世
議予謂顏公談尚未悉如儀秦代厲權謀翻覆韓非
刻薄招忌李斯吏虐覆宗劉安好亂亡國陸賈納賂
受荒枚皋輕冶媒戮楊惲怨望被刑匡衡阿比中貴

劉向誣罔黃白谷杜宗傳咸里王充狂誕非聖陳壽
售米史筆劉珉少役權游孫綽人稱穢行王儉市國
取相沈約乘時徼封張纘杯酒殺人謝超宗鯁鮓納
間伏挺納賄削髮魏收淫婢徼賄江總獻詔麗詞世
基從史荒君世南遨遊二帝四傑皆競輕浮沈宋趨
馳險儈李嶠浮沈致責蘇味道模稜充位張說大肆
苞苴賀知章縱心沈湎王維鄭虔陷身逆虜柳宗元
劉禹錫躁進權臣劉長卿怨懟多忤嚴武驕矜無上
李白見辟狂王崔顥數棄伉儷元稹改節奧援李德
裕樹黨搢紳王建連姻貂璫李益感恩藩鎮楊億誼

[illegible]同舍曾鞏陵轢難柔歐陽脩爭名濮議蘇軾取攻
蜀黨王安石元豐啟怨陸游平原失身人主如梁武
齊煬湘東長城違命昏德不足言矣以唐文玄之賢
而闔門之行不可三緘況其他乎即如吳蘭袁杜必
簡之流不能盡微遡時李獻吉氣誼高世亦不免狂
簡之譏他若解大紳劉原溥桑民懌唐伯虎王稚欽
常明卿孫太初王敬夫康德涵皆紛紛負此聲者何
也內侍則出入弗矜外忌則攻摘加苦故爾然寧為
有瑕璧勿作無瑕石

四偃蹇孫卿垂老蘭陵避讒引卻孟氏再說不合諸
侯出畫長卿為郎數免婆娑茂陵仲舒既罷江都復
門教授賈生長沙卑濕作鵩賦東方朔久困執戟作
客難揚雄白首校書作解嘲馮衍老廢於家作顯志
賦陳壽以謗議再致黜辱孫楚以輕石苞湮廢積年
夏侯湛中郎不調作抵疑郤正三十年不過六百石
作釋譏潘安仁三十年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
作閒居賦卞彬擯棄形骸仕既不遂作蚤蝨蝸蟲賦
劉峻為梁武所抑不見用作辨命論何僩宦游不進
作拍張賦盧思道宦途遲滯作孤鴻賦盧詢祖斥滯
邊垜作長城賦王沈為[illegible]鬱作釋時論蔡凝為長
史不得志作小室賦劉顯六十餘歲棲王府丘陵[illegible]
不樂武位欲掛頤祭塚劉孝綽前後五免蕭愨尚仕
不得志齊前後種白楊庾仲容王籍謝幾卿俱久不
調沈謝以終伏挺十八出仕老而不遂其子以恚恨
從賊侯白欲用輒止得五品食旬日而終四傑惟孟
川至令長李杜淪落吳蜀孟浩然以禁中忤旨放還
終老薛令之以苜蓿致嫌棄官蕭穎士及第三十年
纔為記室王昌齡詩名滿世栖遲一尉賈島溫飛卿
皆以龍鍾無服顛躓不振孟郊公乘億溫憲劉言史
潘貧之徒老困名場僅得一第或方鎮一辟憔悴以

死至其詩所謂髮毛如雪心如死猶作長安下第人
十上十年皆下第一家一半已成塵一領青衫消不
得着朱騎馬是何人又有揶揄路鬼憔悴波臣捕猴
騎土牛黏魚上竹竿之喻噫其窮甚矣胡仲申鼎大
年劉欽謨卞華伯李獻吉康德涵王敬夫薛君采常
明卿王稚欽皇甫子安子循王道思皆遇時之偃蹇
者
五流貶流徙則屈原呂不韋馬融蔡邕虞翻顧譚薛
瑩下錄諸葛恪張溫王誕謝靈運謝超宗劉祥李義
府鄭世翼沈佺期宋之問元萬頃閻朝隱郭元振崔
湜李善李白吳武陵　明則宋濂瞿佑唐肅豐熙王
元正楊慎貶竄則賈誼杜審言杜易簡韋元旦杜甫
劉允濟李邕張說張九齡李嶠王勃蘇味道崔日用
武平一王翰鄭虔蕭穎士李華王昌齡劉長卿錢起
韓愈柳宗元李紳白居易劉禹錫呂溫陸贄李德裕
牛僧孺楊虞卿李商隱溫庭筠賈島韓偓[illegible]徐
鉉王禹偁尹洙歐陽脩蘇軾蘇轍黃庭堅秦觀王安
中陸游　明則解縉王九思王廷相顧璘常倫王慎
中輩俱所不免窮則窮矣然山川之勝與精神有相
發者

六刑辱孫臏刖足范雎折脅張儀捶至數百司馬遷
腐刑中公冶長縲紲禰衡鼓吏劉楨尚方磨石張溫幽繫
馬融蔡邕班固之流至謝莊崔慰祖袁彖陸厥輩咸
見鉗短後城旦鬼薪諸葛勗有東野徒賦鄭炎有遺
今四帖高爽有鑊魚賦杜篤有吳漢誄鄒陽江淹俱
有上書皆是囚繫中成者　明初文士往往輸作耕
佃逮繫三木赭衣亦所不免
七夭折楊烏七歲預玄文九歲卒夏侯榮七歲屬文
十三歲戰歿范攄子七歲能詩十歲卒王子晉十五
對師曠十七上賓於帝周不疑蕭子回十七被殺林傑
六歲能文十七歲卒夏侯稱劉義真蕭銓陳叔達
陳伯茂俱十八義真及銓俱賜死袁著十九陸瓚邢
居實二十王寂蕭瓛二十一徐份九歲爲夢賦與何
炯俱二十二劉宏二十三王弼王脩王延壽王絢何
子朗俱二十四袁耽字彥道劉景素二十五禰衡王訓
李賀俱二十六衛玠王融俱二十七鄭炎陸厥崔長謙俱二
十八楊經沈友王勃俱二十九陶丘洪阮瞻到鏡到
沆劉苞歐陽建俱三十梁昭明劉訏俱三十一顏淵
陸績劉歊盧詢祖俱三十二賈誼王僧綽俱三十三
陸玦三十四蕭子良謝朓崔慰祖俱三十五駱統王

洛劉琰王錫王僧達謝朓俱三十六謝晦王曇首謝
惠連蕭偏陸玠俱三十七王珉王儉王肅俱三十八
王濛三十九嵇康歐陽詹俱四十近代高啓鄭善夫
何景明高叔嗣俱三十九王韶殷雲霄林大欽及友
人宗臣俱三十六梁有譽三十五常倫三十四徐禎
卿陳束俱三十三李兆先二十七梁懷仁馬孫僅二
十餘又有蘇福年十四蔣燾十七蘭雅王折信哉
八無終韓非蒙毅鼂錯楊惲京房賈捐之班固袁著
崔琦蔡邕孔融楊脩禰衡邊讓張裕周不疑鄭玄夏
侯玄高岱沈友韋曜賀邵華覈嵇康呂安張華裴頠
石崇潘岳孫拯歐陽建陸機陸雲拜胡謝混顏峻劉
義眞劉景素沈攸之謝朓劉之遴王僧達王融檀超
丘巨源謝超宗荀丕蕭鈞蕭鏗蕭鏘蕭賁崔浩荀濟
王晰宇文孜楊汪陸瑜王圻楊愔溫子昇庾信傅縡
章華王冑薛道衡劉逖歐陽耗張蘊古劉禕之李福
業王無競王劇王勔范稷來苗神客陳子昂王昌齡
李邕王涯舒元輿盧仝姚濆衡劉燕路德延汪台符
郭昭慶鍾謨潘佑高啓張羽張孟兼孫蕡解縉以寃
李斯劉安主父偃息夫躬何晏鄧颺傅嘏桓玄殷仲
文傅亮謝晦謝靈運范曄孔熙先謝綜王偉伏知命

張衡鄭愔宋之問崔湜蕭至忠薛稷蘇渙江爲宋齊
丘鄭贇俱以法屈原杜篤周處劉琨郭璞任孝恭袁
淑袁粲王僧綽陳叔愼許善心駱賓王張巡顏眞卿
溫庭皓周朴孫晟陳喬文天祥俞榭王禕方孝孺以
義陳遵鍾會將毅夏侯尚桓曹爽王衍庾敳袁魏
袁山松殷仲堪羊侃之沈警沈穆之鮑照袁嘏張纘
江淹鮑泉尹式孔德紹王由其謙蕭璿王頍祖君彥
虞世基皮日休以亂他如王筠以井王延壽何長瑜
盧照鄰以水張始均以火伊璠以猛獸近代常倫以
狂刃韓邦奇馬理王維楨以地震至若高貴鄉公梁
簡文湘東王魏孝靜隋煬所不敢論
九無後叔向之是既䩄中郎之女僅存劉璬劉璉姑
廢爲嘗劉敲劉訏何偃何點先虛人湛李太白蕭穎
士有子而獨孫女流落俱爲市人杜牧崔峒一女名星
白公一姪曰龜王維四弟無子陽城三昆弟不娶孔融
子女髻年被刑機雲會䩨有功新修近世閻門盜手
神理荼酷於斯極矣選家宗臣王維楨高岱亦然
吾於丙寅歲以瘵殤往卅裕者治逆年前幾殆殷都秀
才過而戲曰當加卄命矣蓋謂亞疾也因援筆志其
人伯牛病癩長卿消渴趙岐臥蓐七年朱超道臥疾

沈痾玄晏善病至老昭鄰惡疾不愈至投水死李益
以風痺終楚杜喜瘖鄭聾廢祖珽胡旦瞽廢少陵三年
瘧疾一鬼不消

蔡景明問余古亦有貴而壽者乎余對有之公孫弘
韋賢匡衡拜相封侯胡廣周歷三公至太傅弘賢廣
皆八十謝安以太保王儉以開府沈約以尚書令范
雲徐勉以僕射朱异以領軍江總以尚書令徐陵以
宮傅各秉政高允為中書令年九十八范長生為丞
相年百餘歲楊素將相二十載唐世宰輔魏徵李嶠
蘇味道張說蘇頲韓休張九齡陸贄武元衡權德輿
令狐楚元稹左僕射王起年八十八尚書白居易年
七十六宋世宋庠司馬光周必大俱拜相范仲淹歐
陽脩俱執政必大年七十九元世趙孟頫許衡竇默
姚樞王磐姚燧歐陽玄俱登一品王磐年九十明興
劉誠意王新建至開茅土楊文貞丘文莊李文正王
文恪俱歷師臣楊壽八十丘李王皆七十之上毋論
許敬宗蔡京及近分宜相權寵冠絕並有遐齡蔡匪
咲不答余乃謂曰伊尹太公周公畢公召公不拜相
乎衛武公不為侯伯乎不皆至百歲乎蔡乃曰善
類之惟云文章之體標舉興會發引性靈使人矜伐
故忽於持操果於進取今世文人此患彌切一事愜
當一句清巧神厲九霄志凌千載自吟自賞不覺更
有傍人加以砂礫所傷慘於矛戟諷刺之禍速於風
塵深宜防慮以保元吉吾生平無進取念少年時神
厲志凌之病亦或有之今老矣追思往事可為捫舌
○大抵世之於文章有挾貴而名者有挾科第而名
者有挾他技如書畫之類而名者有中於一時之好
而名者有依附先達假吹噓之力而名者有務為大
言樹門戶而名者有廣引朋輩互相標榜而名者要
之非可久可大之道也邇來俱繪賈胡以金帛而買
名淺夫狂豎至用詈罵詬訕欲以脅士大夫而取名
咲可恨哉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說部

藝苑卮言附錄一

詞者樂府之變也昔人謂李太白菩薩蠻憶秦娥楊用脩又傳其清平樂二首以爲詞祖不知隋煬帝已有望江南詞蓋六朝諸君臣頌酒賡色務裁豔語默啓詞端宴爲濫觴之始故詞須宛轉綿麗淺至儇俏挾春月煙花於閨幨內奏之一語之豔令人魂絕一字之工令人色飛乃爲貴耳至於慷慨磊落縱橫豪爽抑亦其次不作可耳作則寧爲大雅罪人勿儒冠而胡服也

花間以小語致巧世說靡也草堂以麗字取妍六朝隃也即詞號稱詩餘然而詩人不爲也何者其婉孌而近情也足以移情而奪嗜其柔靡而近俗也詩嘽緩而就之而不知其下也之詩而詞非詞也之詞而詩非詩也言其業李氏晏氏父子耆卿子野美成少游易安至矣詞之正宗也溫韋艷而促黃九精而刻長公麗而壯幼安辨而奇又其次也詞之變體也詞興而樂府亡矣曲興而詞亡矣非樂府與詞之亡亡也

何元朗云樂府以皦逕揚厲爲工詩餘以婉麗流暢爲美

昔昔鹽阿鵲鹽阿濫堆突厥鹽疏勒鹽阿那朋之類詞名之所由起也其名不類中國者微內變態起自羌胡故耳然自昔昔鹽排律外餘多七言絕有其名而無其調隋煬李白調始生矣然望江南憶秦娥則以辭起調者也菩薩蠻則以辭按調者也

溫飛卿所作詞曰金荃集唐人詞有集曰蘭畹蓋皆取其香而弱也然則雄壯者固次之矣

楊用脩所載太白有清平樂二闋識者以爲非太白作謂其卑淺也按太白清平樂本三絕句而已不應復有詞第所謂女伴莫話高眠六宮羅綺三千一笑皆生百媚宸游教在誰邊亦有情語余每誦之及樂天絕句云雨露由來一點恩爭能遍却及千門二千宮女如花面幾箇春來無淚痕輒低徊歎息古之怨女棄才何限也

花間猶傷促碎至南唐李王父子而妙矣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關卿何事與未若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此語不可聞鄰國然是詞林本色佳話雲破月來

弄影郎中紅杏枝頭春意鬧尚書意似祖述之
句小不逮然亦佳
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外曉風殘月與秦少游酒醒處
殘陽亂鴉同一景事而柳尤勝
寒雅千萬點流水遶孤村隋煬詩也寒雅數點流水
遶孤村少游詞也語雖蹈襲然入詞尤是當家
昔人謂銅將軍鐵綽板唱蘇學士大江東去十八九
歲好女子唱柳屯田楊柳外曉風殘月爲詞家三昧
然學士此詞亦自雄壯感慨千古果令銅將軍於大
江奏之必能使江波鼎沸至咏楊花水龍吟慢又進
柳妙處一塵矣
子瞻與誰同坐明月清風我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
天快語也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壯語也
杏花疎影裏吹笛到天明又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
梨花同夢爽語也其詞濃與淡之間也
歸來休放燭花紅待踏馬蹄清夜月致語也問君能
有幾多愁卻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情語也後主直是
詞手
油壁車輕金犢肥流蘇帳暖春雞報非欲行麗對乎
細雨夢迴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何嘗不佳要以

偕丁香空結雨中愁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
歸來非律詩俊語乎然是天成一段詞也著詩不得
○斜陽只送平波遠又春來依舊生芳草淡語之有
致者也角聲吹落梅花月又滿院落花春寂寂又一
鉤淡月天如水又鞦韆外綠水橋平又地卑山潤人
靜鞦韆烟淡語之有景者也綠蕪平蕪盡處是青山
行人又在青山外又郴江幸自遶郴山爲誰流下瀟
湘去此淡語之有情者也拚則而今已拚了忘則怎
生便忘得又斷送一生憔悴能消幾箇黃昏此恒語
之有情者也味雨點點不離楊柳外聲聲只在芭蕉
裏此淺語之有情者也淡語恒語淺語極不易工曰
爲拈出
美成能作景語不能作情語能入麗字不能入雅字
以故價微劣於柳然至枕痕一線紅生玉又喚起兩
眸清炯炯淚花落枕紅綿冷其形容睡起之妙真能
動人
孫夫人閒把繡絲撏認得金針又倒拈可謂看承成
碧矣李易安此情無計可消除方下眉頭又上心頭
可謂憔悴支離矣秦少游安排腸斷到黃昏甫能炙
得燈兒了雨打梨花深閉門則十二時無間亦此非

深於閨恨者不能也易安又有寵柳驕花寒食夜極
種惱人天氣寵柳驕花新麗之甚
范希文都來此事眉間心上無計相迴避類易安而
小遜之其天淡銀河垂地語却自佳
溫庭筠鴈柱十三絃一一春鶯語陳無已彈到斷腸
時春山眉黛低皆彈箏俊語也
張子野青門引乃俊雅言江城梅花引青玉案句字
皆佳詞內人瘦也比梅花瘦幾分又天還知道和天
也瘦又莫道不消魂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三瘦字
俱妙

隙月窺人小又天涯一點青山小又一夜青山老俱
妙在押字下雨下晴花易老却不在押字而在下字
○史邦卿題燕曰差池欲住試入舊巢相並還相雕
梁藻井又軟語商量不定可謂極形容之妙相字是
相之相從俗字
宋叔樞不能作麗語乃亦有之曰隔花蹄鳥喚行人
又海棠經雨臙脂透
王元澤根被揄錢買斷兩眉長鬪可謂巧而費力矣
史邦卿做雨欺花將烟困柳殆尤甚焉然與李漢老
叫雲吹斷橫玉謝勉仲染雲為幌裁成暈酥砌玉曾

直為嘴啄花紅溜燕尾點波綠皺俱為險麗
吾愛司馬才仲燕子啣將春色去紗窗幾陣黃梅雨有
天然之美令闔字者退舍
休文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宋人反其指而用之
重門不鎖相思夢隨意遶天涯各自佳
宋叔介甫俱文勝詞詞勝詩詩勝書子瞻書勝詞詞
勝畫畫勝文文勝詩然文等耳餘俱小子聽敵也魯
直書勝詞詞勝詩詩勝文少游詞勝書書勝文文勝
詩
詞至辛稼軒而變其源實自蘇長公至劉改之諸公

極矣南宋如曾覿張掄輩應制之作志在鋪張故多
雄麗稼軒輩撫時之作意存感慨故饒明爽然而穠
情致語幾於盡矣
陶穀尚書使江南通秦弱蘭作風光好詞見宋人小
說或有以為曹翰者翰能作老將詩其才固有之終
非武人本色洗寂遶雲巢編謂陶使吳越惑倡女任
社娘因作此詞任大得陶貲後用以翊仁王院落髮
為尼李唐吳越未審孰是要之近陶所為耳
宋仁宗時老人星見柳耆卿托內侍以醉蓬萊詞進
仁宗閱首句漸亭皐葉下漸字意不懌至宸游鳳輦

何處與真宗挽歌暗同悵然久之讀至太液波澄忽然曰何不言太液波澄耶御之地罷不用此詞之不遇者也高宗在德壽宮幸聚景園偶步入一酒肆見素屏有俞國寶書風入松一詞嗟賞之誦至明日重攜殘酒來尋陌上花鈿曰未免酸氣改明日重扶殘醉仍即日予釋褐此詞之遇者也昔卿詞毋論觸諱中間不能一語形容老人是自是不佳重扶殘醉勝初語數倍乃見二主具眼

宣政間戚里子邢俊臣性滑稽喜嘲咏常出入禁中善作臨江僊詞末章必用唐律兩句爲謔以寓調笑徽皇置花石綱石之大者曰神運石大舟排聯數十尾僅能勝載既至上大喜置艮嶽萬歲山命俊臣爲臨江僊詞以高字爲韻末句云巍峩萬丈與天高物輕人意重千里送鵝毛又令賦陳朝檜以陳字爲韻檜亦高五六丈圍九尺餘枝覆地幾百步詞末云遠來猶自憶梁陳江南無好物聊贈一枝春上容之不怒也內侍梁師成位兩府甚酷顯用事以文學自命尤自矜爲詩因進詩上稱善顧謂俊臣曰汝可爲好詞以詠師成詩句之美且命押詩字韻俊臣口占末云欲知勤苦爲新詩吟安一箇字撚斷數莖鬚亦笑師成恨之譖其漏泄禁中語責爲越州鈐轄大守王嶷聞其名置酒待之醉歸燈火蕭疎明日攜詞見帥敘其寥落之狀末云把窗換戶入房來坐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席間有妓秀美而肌白如玉雪頗有腋氣豐甫令乞詞末云酥胸露出白皚皚遂知不是雪爲有暗香來又有善歌舞而體肥者末云只愁歌舞罷化作彩雲飛俊臣小才亦是滑稽之雄子瞻若在當爲絕倒

元有曲而無詞如虞趙諸公輩不免以才情屬曲而以氣槩屬詞詞所以亡也

我明以詞名家者劉誠意伯溫穠纖有致去宋尚隔一塵楊狀元用修好入六朝麗事似近而遠夏文愍公謹最號雄爽比之辛稼軒覺少精思

三百篇亡而後有騷賦騷賦難入樂而後有古樂府古樂府不入俗而後以唐絕句爲樂府絕句少宛轉而後有詞詞不快北耳而後有北曲北曲不諧南耳而後有南曲

何元朗云北人之曲以九宮統之九宮之外別有道宮高平般涉三調南人之歌亦有南九宮然南歌或多熟絲竹不協豈所謂土氣偏詖鍾律不得周平者

聊

曲者詞之變自金元入中國所用胡樂嘈雜凄緊緩急之間詞不能按乃更爲新聲以媚之而諸君如貫酸齋馬東籬王實甫關漢卿張可久喬夢符鄭德輝宮大用白仁甫輩咸富有才情兼喜聲律以故遂擅一代之長所謂宋詞元曲殆不虛也但大江以北漸染胡語時時采入而沈約四聲遂闕其一東南之士未盡顧曲之周郎逢掖之間又稀辨撾之王應稍稍復變新體號爲南曲高拭則成遂掩前後大抵北主勁切雄麗南主清峭柔遠雖本才情務諧俚俗譬之同一師承而頓漸分教俱爲國臣而文武異科今談曲者往往合而舉之良可笑也

凡曲北字多而調促促處見筋南字少而調緩緩處見眼北則辭情多而聲情少南則辭情少而聲情多北力在絃南力在板北宜和歌南宜獨奏北氣易粗南氣易弱此吾論曲三昧語

僊呂調宜清新綿邈南呂宮宜感歎傷悲中呂宮宜高下閃賺黃鍾宮宜富貴纏綿正宮宜惆悵雄壯道宮宜飄逸清幽大石宜風流醞藉小石宜旖旎嫵媚高平宜條暢滉漾般涉宜拾掇坑塹歇拍宜急併虛歇商角宜悲傷宛轉雙調宜健捷激裊商調宜悽愴慕怨角調宜典雅沈重越調宜陶寫冷笑見雍熙樂府楚愍王序然出周德清元人也

周德清云關鄭白馬一新製作韻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語字暢語俊韻促音調又云諸公已矣後學莫及蓋不悟聲分平仄字別陰陽此二言者乃作詞之膏肓用字之骨髓皆不傳之妙獨予知之屢嘗揣其聲病於桃花扇影而得之也

虞伯生云吳楚傷於輕浮燕冀失於重濁秦隴去聲爲入梁益平聲似去河北河東取韻尤遠

作詞十法亦出德清稍刪其不切者一造語謂可作樂府語經史語天下通語予謂經史語亦有可用不可用不可作者俗語蠻語謔語嗑語市語方語書生語譏誚語愚謂謔市譏誚亦不盡然顧用之何如耳又語病語澀語粗語嫩皆所當避二用事明事隱使隱事明使三用字生硬字太文字太俗字及襯墊字太長者皆所當避四陰陽如同一東韻也輕如東鍾松沖之類爲陰重如同戎龍窮之類爲陽與押轉點各有宜用五務頭要知某調某句某字是務頭可施俊語於上楊用脩乃謂務頭是部頭可發一笑六

對耦有翁面對重疊對救尾對七末句八大上九定格如僊呂南呂中呂正有子母謂字少聲多者聲多字少者

馬致遠百歲光陰放逸宏麗而不離本色押韻尤妙長句如紅塵不向門前惹綠樹偏宜屋角遮青山正補牆東缺又如和露摘黃花帶霜烹紫蟹煑酒燒紅葉俱入妙境小語如上林與鞋履相別大是名言結尤妙俊可味元人稱為第一真不虛也

比曲故當以西廂壓卷如曲中語雪浪拍長空天際秋雲捲竹索纜浮橋水上蒼龍偃○滋洛陽千種花潤梁園萬頃田○東風擺弄垂楊線游絲牽惹桃花片珠簾掩映芙蓉面○法鼓金鐃二月春雷響殿角鐘聲佛號半天風雨灑松梢○不近喧譁嫩綠池塘藏睡鴨自然幽雅淡黃楊柳帶栖鴉是駢儷中景語○手掌兒裡奇擎心坎兒裏溫存眼皮兒上供養○哭聲兒似鶯囀喬林淚珠兒似露滴花梢○繫春心情短柳絲長隔花陰人遠天涯近○香消了六朝金粉瘦殘了三楚精神○玉容寂寞梨花朵胭脂淺淡櫻桃顆是駢麗中情語○他做了影兒裏情郎我做了畫兒裏愛寵○柱着拐幫閑鑽懶縫合脣送暖偷寒○昨夜箇熱臉兒對面搶白今日箇冷句兒將廝侵○半推半就又驚又愛是駢儷中諢語○落紅滿地胭脂冷夢裏成雙覺後單是單語中佳語只此數條他傳奇不能及

元人曲如紅塵不向門前惹綠樹偏宜屋角遮青山正補牆東缺○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景中雅語也述中星玉盤亂灑水晶丸松梢月蒼龍捧出軒轅鏡○紅葉落火龍褪甲青松枯怪蟒張牙○水面雲山山上樓臺山水相映樓臺上下天地安排景中壯語也僊翁何處煉丹砂一縷白雲下客去齋餘人來茶罷歎浮生數落花[illegible]漢家做了漁樵話○黃蘆岸白蘋渡口綠楊堤紅蓼灘頭雖無刎頸交頗有忘機友點秋江白鷺沙鷗傲殺人間萬戶侯不識字煙波釣叟意中快語也十二玉闌天外倚望中原思故國感慨傷悲一片鄉心碎情中快語也○嘆燕花枝比較春輸與海棠三四分再偷勻一半兒胭脂一半兒粉情中冶語也参旗動斗柄挪為多情攬下風流禍眉攢翠蛾裙拖絳羅襪冷凌波耽驚怕萬千般得受用些兒箇○側耳聽門前去馬和淚看簾外飛花○怕的

昏不覺又黃昏不銷魂怎地不銷魂新啼痕間舊啼
痕斷腸人送斷腸人○春將去人未還這其間殃及
殺愁眉淚眼○把團圓夢兒生喚起誰不做美呸却
是你情中補詁也怨青春捧白首怕黃昏○一聲梧
葉一聲秋一點芭蕉一點愁三更歸夢三更後情中
緊語也五眼鷄丹山鳴鳳兩頭蛇南陽臥龍三脚貓
渭水非熊○襯醜兩簡功名字酷淹千古興亡事麯
埋萬丈虹霓志不達時皆笑屈原非但知音便說陶
潛是諢中奇語也搊殺銀箏韻不眞揉癢天生鈍㬃
有相思淚痕索把拳頭揾諢中巧語也

覓人歸隱詞沈醉東風云問天公許我閒身結草為
標編竹為門庭冢成羣魚蝦作伴鷗鷺比鄰不遠將
堂上有親莫居官朝裏無人黜陟休云進退休論買
斷青山隔斷紅塵頗有味而佳
得勝令元人有味指甲者宜將鬭草尋宜把花枝浸
宜將綉線勻宜把金針紉宜操七絃琴宜結兩同心
宜托腮邊玉宜圈鞋上金難禁得一個通身沁知音
治相思十個針黹爽之極又出王關上矣非舜耕哝
睡鞋可比
西廂久傳為關漢卿撰邇來乃有以為王實夫者謂

至郵亭夢而止又云至碧雲天黃花地而止此後乃
漢卿所補也初以為好事者傳之妄及閱太和正音
譜王實夫十三本以西廂為首漢卿六十一首不載
西廂則亦可據第漢卿所補商調集賢賓及掛索
裙染榴花睡損胭脂皺紐結丁香掩過芙蓉扣綫脫
珍珠淚濕香羅袖楊柳眉顰人比黃花瘦俊語亦不
減前
今世所演習者北西廂記出王實甫馬丹陽度任風
子出馬致遠范張雞黍出宮大用拜月亭單刀會出
關漢卿兩世姻緣出喬德符誶范睢出高文秀㑳梅

香王粲登樓倩女離魂出鄭德輝風雪酷寒亭出楊
顯之伍員吹簫莊子歎骷髏出李壽卿東坡夢辰鈎
月出吳昌齡陳琳抱粧盒王允連環記敬德不伏老
黃鶴樓千里獨行不著姓氏皆元人詞也
涵虛子記元詞一百八十七人馬東籬如朝陽鳴鳳
張小山如瑤天笙鶴白仁甫如鵬摶九霄李壽卿如
洞天春曉喬夢符如神鰲鼓浪費唐臣如三峽波濤
宮大用如西風鵰鶚王實甫如花間美人張鳴善如
彩鳳刷羽關漢卿如瓊筵醉客鄭德輝如九天珠玉
白無咎如太華孤峯已上十二人為首等貫酸齋如

天閑脫羈鄧玉賓如幽谷芳蘭滕玉霄如碧漢閒雲
鮮于去矜如奎壁騰輝商政叔如朝霞散彩范子安
如竹裏鳴泉徐甜齋如桂林秋月楊淡齋如碧海珊
瑚李致遠如玉匣昆吾鄭廷玉如珮玉鳴鑾劉廷信
如摩雲老鶻吳西逸如空谷流泉秦竹村如孤雲野
鶴馬九皋如松陰鳴鶴石子章如蓬萊瑤草盍西村
如清風爽籟朱廷玉如百舟爭芳庾吉甫如奇峯散
綺楊立齋如風烟花柳楊西庵如花柳芳妍胡紫山
如秋潭孤月張雲莊如玉樹臨風元遺山如窮崖孤
松高文秀如金盤牡丹阿魯威如鶴唳青霄呂止庵

如晴霞結綺[illegible]如珠簾鸚鵡薩天錫如天風環
珮薛昂夫如雪窗翠竹顧均澤如雪中喬木周德清
如玉笛橫秋不忽木如閒雲出岫杜善夫如風迅春
花鍾繼先如騰空寶氣王仲文如劍氣騰空李文蔚
如雪壓蒼松楊顯之如瑤臺夜月顧仲清如鵬鶚冲
霄趙文寶如藍田美玉趙明遠如太華晴雲李子中
如清廟朱弦李叔進如壯士舞劍吳昌齡如庭草交
翠武漢臣如遠山疊翠李直夫如梅邊月影馬昂夫
如秋蘭獨茂梁進之如花裏啼鶯紀君祥如雪裏梅
花于伯淵如翠柳黃鸝王廷秀如月印寒潭姚守中

如秋月揚輝金志甫如西山爽氣沈和甫如翠屏孔
雀睢景臣如鳳管秋聲周仲彬如平原孤隼吳仁卿
如山間明月秦簡夫如峭壁孤松石君寶如羅浮梅
雪趙公輔如空山清嘯孫仲章如秋風鐵笛岳伯川
如雲林樵響趙子祥如馬嘶芳草李好古如孤松掛
月陳存甫如湘江雪竹鮑吉甫如老蛟泣珠蕭善甫
如荷花映水張時起如鴈陣驚寒趙天錫如秋水芙
蕖尚仲賢如山花獻笑王伯成如紅鴛戲波已上七
十人次之又有董解元盧疎齋鮮于伯機馮海粟趙
子昂班彥功王元鼎董君瑞查德卿姚牧庵高拭（郎[illegible]）

[illegible]史敬先施君美汪澤民輩凡百五人不著題評
[illegible]又其次也虞道園張伯雨楊鐵崖輩俱不得與可
評嚴矣
國初十有六人王子一如長鯨飲海又如漢庭老吏
劉東生如海嶠雲霞王文昌如滄海明珠谷子敬如
崑山片玉可入首等藍楚芳如秋芳桂子陳克明如
孤鶴鳴皐穆仲義如洛神凌波湯舜民如錦屏春風
賈仲名如錦帷瓊筵楊景言如雨中之花蘇復之如
雲林之豹楊彥華如春風飛花楊文奎如匡廬疊巘
夏均政如南山秋色唐以初如僊女散花可次賈駿

衡譚

元微之鶯鶯傳謂微之通於姑之子而托名張生耳有為微之攷據中表親戚甚明且會真詩止載和章而關張本辭大約可推高則成琵琶記其意欲以譏當時一士大夫而托名蔡伯喈不知其說倘閱說郛所載唐人小說牛相國僧孺之子繁與同人蔡生邂逅文字交尋同舉進士才蔡生欲以女弟適之蔡已有妻趙矣力辭不得後牛氏與趙處能卑順自將蔡仕至節度副使其姓事相同一至於此則誠何不直舉其人而顧誣蟣賢者至此耶謂則誠元本止書館相逢又謂賞月掃松二闋為朱教諭所補亦好奇之談非實錄也

則誠所以冠絕諸劇者不唯其琢句之工使事之富而已其體貼人情委曲必盡描寫物態彷彿如生問答之際了不見扭造所以佳耳至於腔調微有未諧譬如見鍾王跡不得其合處當精思以求詣不當執末以議本也

偶見歌伯喈者云浪暖桃香欲化魚期逼春闈詔赴春闈郡中空有辟賢書心戀親闈難捨親闈頻娛兩下句意各重而不知其故又曰詔曰書都無輕重後得一善本其下句乃浪暖桃香欲化魚期逼春闈難捨親闈郡中空有辟賢書心戀親闈難赴春闈意既不重而期逼與上欲化魚字應難赴與空有字應益見作者之工

南曲之美者無過於題柳窺青眼而中亦有牽強寡次序處題月長空萬里可謂完麗而苦多蹈襲人別後是元人作不免雜以凡語祝希哲王鑒金餅是初學人得一二佳句耳大抵宋詞無累篇而南北曲少完璧則以繁簡之故也

琵琶記之下拜月亭是元人施君美撰亦佳元朗謂勝琵琶則大謬也中間雖有一二佳曲然無詞家大學問一短也既無風情又無裨風教二短也歌演終場不能使人墮淚三短也拜月亭之下荊釵近俗而時動人香囊近雅而不動人五倫全備是文莊元老大儒之作不免腐爛

何元朗極稱鄭德輝傷梅香倩女離魂王粲登樓以為出西廂之上傷梅香雖有佳處而中多陳腐措大語且套數出沒賓白全剽西廂王粲登樓事實可笑毋亦厭常喜新之病歟

猶想當年羅帕上把新詩寫南北大散套是元人作

尊同才情足冠諸本

周憲王者定王子也好臨摹古書帖曉音律所作雜劇凡三十餘種散曲百餘雖才情未至而音調頗諧至今中原絃索多用之李獻吉汴中元宵絶句云齊唱憲王新樂府金梁橋上月如霜盖實録也

劉瑾以擴充政務爲名諸翰林悉出補部屬鄠杜王敬夫其鄉人也獨爲吏部郎不數月長文選會瑾敗論同知壽州敬夫有雋才尤長於詞曲而傲睨多脫疎人或譏之李文正謂敬夫嘗譏其詩御史追論敬夫藝其實敬夫編杜少陵遊春傳奇劇罵李閣之益大恚然館閣諸公亦謂敬夫輕薄遂不復用敬夫與康德涵俱以詞曲名一時其秀麗雄爽康大不如也評者以敬夫聲價不在關漢卿馬東籬下

王渼陂所爲曲異今云望東華人亂擁紫羅襴老盡英雄以淵否語然上句番身跳出麒麟洞麒麟洞杜拶無出渼陂又有一詞云暗想東華五夜清霜寒駐馬待漏思別駕一天霜雪曉排衙句特軒爽四押亦佳而暗想尋思四字亦不稱乃知完璧之難也

康德涵既罷官居鄠杜葛巾野服自隱聲酒時有楊侍郎廷儀者少師介夫弟以使事北上過康康故契分不薄大喜置酒至醉自彈琵琶唱新詞爲壽楊徐湔家兄居恒相念君但得一書吾爲道地史局語未畢康大怒罵若伶人我耶手琵琶擊之格胡林迸碎楊踉蹌走免康遂入口咄咄罵子更不相見

王敬夫將填詞以厚貲募國工杜門學按琵琶三絃習諸曲盡其技而後出之德涵於歌彈尤妙每敬夫曲成德涵爲奏之卽老樂師毋不擊節歎賞也然敬夫作南曲且盡杯中物不飲青山暮猶以物爲護也

南音必南北音必北尤宜辨之

遊王之紅殘驛使梅楊遂庵之寂寞過花朝李空同之指冷風皇生硯右丁玉壽索序韻未審之早題梅皆出自王公府吳入口然殺之旦門將有間也王威寧越黃鶯兒只是評無鬆策之韓死洛邪奇作乃參部臨行秋末云恨無才如司馬子長關漢卿者以傳其行比人粗野乃爾然亦自有致

楊狀元愼才情蓋世所著有洞天玄記洞情樂府續陶情樂府流膾人口而頗不爲當家所許蓋楊本蜀人故多川調不甚諳南北本腔也摘句如費長房縮不就相思地女媧氏補不完離恨天別淚銅壺共滴

愁腸蘭燼同煎和愁和悶經歲經年又傲霜雪鏡中
容鬢算任充陰眼前赤電伎平安頭上青天皆佳語也
第它曲多剿元人樂府如嫩寒生花底風風兒踈刺
刺諸闋一字不改掩為已有蓋楊多抄録秘本不知
久已流傳人間矣
楊用脩婦亦有才情楊久戍滇中婦寄一律云鴈飛
曾不到衡陽錦字何由寄永昌三春花柳妾薄命六
詔風烟若斷腸曰歸曰歸愁歲暮其雨其雨怨朝陽
相聞空有刀環約何日金鷄下夜郎又黃鶯兒一詞
積雨釀春寒見繁花樹樹殘泥塗滿眼登臨倦江流
幾灣雲山幾盤天涯極目空腸斷寄書難無情征鴈
飛不到滇南楊又別和三詞俱不能勝
北人自王康後推山東李伯華伯華以百闋傍粧臺
為德涵所賞今其辭尚存不足道也所為南劇寶劍
登壇記亦是改其鄉先輩之作二記余見之尚在拜
月荊釵之下耳而自負不淺一日問余何如琵琶記
乎余謂公辭之美不必言第令吳中教師十人唱過
隨腔字改妥乃可傳耳李怫然不樂罷
陳大聲金陵將家子所為散套既多蹈襲亦淺才情
然字句流麗可入絃索三弄梅花一闋頗稱作家

王舜耕高郵人有西樓樂府詞頗警健工題贈善調
謔而淺於風人之致
谷繼宗濟南人所為樂府微有才情尚出諸公之下
謝茂秦舊填樂府頗以柳三變自居與予輩談詩後
慚恧不出可謂不遠之復
常明卿有樓居樂府雖詞氣豪逸亦未當家
徐髯僊霖金陵人所為樂府不能如陳大聲穩協而
才氣過之青樓俠少推為渠帥正德末　上南征登
伶臧賢薦於上俾填新曲絕愛幸之令提調六院事
霖皇恐甚然不敢辭也後迴鑾事始解冒獲薦為吳中
楊南峯循吉以高尚不出一旦易阜笠韎韐兎鶻
從臺司索餞見上後應制成打虎諸曲頗云稱旨詔
授官如霖楊大愧駭懇辭獲免曲今存不大佳
北調如李空同王浚川何粹夫韓苑洛何太華許少
華俱有樂府而未之盡見予所知者李尚寶先芳張
職方重劉侍御時達皆可觀近時馮通判惟敏獨為
傑出其板眼務頭攛搶緊緩無不曲盡而才氣亦足
發之止用本色過多北音太繁為白璧微纇耳金陵
金白嶼鑾頗是當家為北里所貴張有二句云石橋
下水粼粼蘆花上月紛紛予頗賞之

吾吳中以南曲名者祝京兆希哲唐解元伯虎鄭山人若庸希哲能爲大套富才情而多駁雜伯虎小詞翩翩有致鄭所作玉玦記最佳它未稱是明珠記卽無雙傳陸天池采所成者乃兄浚明給事助之亦未盡善張伯起紅拂記潔而俊失在輕弱梁伯龍吳越春秋滿而妥間流冗長陸教諭之裘散詞有一二可觀吾嘗記其結語遮不住愁人綠草一夜滿關山又本是箇英雄漢差排做窮秀才語亦儁爽其它未稱是

張伯起紅拂記一佳句云愛它風雪耐它寒不知爲朱希眞詞也其起句云檢盡曆頭冬又殘愛他風雪耐他寒拖條竹杖家家酒上箇籃輿處處山亦自瀟灑賀方回浣溪沙有云淡黃楊柳帶栖鴉劉漢卿演作四句云不近謝家池館藏睡鴨自然幽雅淡黃楊柳帶栖鴉青出於藍無妨並美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五十三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說部

藝苑巵言附錄二

自張懷瓘以十體斷書一曰古文二曰大篆三曰籀文四曰小篆五曰八分六曰隸書七曰章草八曰行書九曰飛白十曰草鄭昂論文字之大變八一曰古文二曰大篆三曰小篆四曰隸書五曰八分六曰行書七曰飛白八曰草書其意蓋取程邈以後之隸爲鍾王之今楷合而一之不然則是取漢碑之隸皆屬之於八分而單以隸爲楷也歐陽永叔以八分爲隸洪适因之而豐道生直斥其妄據道生之意以隸爲八分以眞爲隸也是卽吾所疑張鄭之後說也夫以分爲隸歐陽氏之誤小以隸爲分以眞爲隸豐氏之誤大也爲豐氏之說大約與張鄭同其一曰隸書者程邈爲御史以奏事繁多篆字難成乃用隸人佐書以赴急速官司刑獄用之其二云次仲作八分書謂入篆八分存隸二分是先有隸而有分固矣其三據淳化閣帖有邈天得一以清數語爲據此皆吾所不敢信之故也閣帖所存邈數十字略無二鍾古意止

是稍增一點一畫以行楷如亢倉所包似書填典
字類耳此李懷琳輩之所不爲而可據爲銘書乎又
明言漢曰行之獨符印幡信題署用篆耳此外皆用
真隸書矣而何自漢末以前無一筆也歐趙所書之
碑又何無一真隸而皆分書也各碑陰則之分書則
其法正存今何得入篆八分也以吾所見唯皇象天
發神讖有五分之篆蔡邕夏承有四分之篆疑此即
所謂八分而八分以其不易皆故少傳耳衛恆所贊
隸勢如砥平繩直規旋矩折脩短相副異筆輕舉離
而不絕等語亦自與正書不甚應其爲古隸無疑者
後閱陸子淵書輯云秦興同天下之書而李斯遂爲
世宗時則趙高胡母敬改省籀篆同謂之小篆程邈
所上務趨便捷謂之隸書至次仲分取篆隸之間謂
之八分自從以降謂之秦隸賈魴三倉蔡邕石經諸
作謂之漢隸鍾王變體謂之今隸合秦漢謂之古隸
慶元處士[illegible]羲獻復變新奇別以今隸謂之楷
法黃庭樂毅謂之小楷史游解散隸體謂之章草張
伯英之法謂之草書衛瓘復采之法兼乎行書謂之
藁草羲獻之書謂之今草構結微眇者謂之小草復
有所謂游絲之草宋蔡襄爲飛草謂之散草劉伯昇
小變楷法謂之行書兼真謂之真行帶草謂之草行
蔡邕所作輕微大字謂之飛白自餘諸體以類生矣
蓋自是而隸與八分之說始明然謂羲獻復變新奇
別以今隸謂之楷法此語覺有蓋受禪勸進即鍾氏
之古隸也尚書宣示墓田丙舍戎路表即鍾氏之今
隸也羲獻不過增華耳古隸亦非鍾造東漢以後碑
刻皆如之特鍾氏入妙耳飛白即古隸今隸蕭子雲
始作篆書大書用帚筆輕拂過或有帶行者其體若
白而勢若飛今亦不傳矣後世有以草書作雙絲下
垂露白者爲飛白極可笑吾三十時爲余定州作飛
白歌蓋從俗之語也今人稱真草隸篆雖尖作者亦
昆然古隸今隸方圓勁挺體自難合析爲真隸似亦
未爲不通
吾衍曰秦隸者程邈以文牘繁多難以用篆因減小
篆爲程用之法故不爲體勢若漢款識篆字相近非
有挑法之隸也即是秦權秦量上刻字人多不知亦
謂之篆八分則漢隸之未有挑別者凡蔡隸則易識
比漢隸則微似篆若用篆筆作漢隸則得之矣由此
而言則次仲所成八分恐存隸八分就篆二分也衍
之此論一洗懷瓘千古之疑盡闢幽昧氏之談之[illegible]

衍又曰隸書人謂宜扁殊不知妙不在扁挑拔平硉如折刀頭方是漢隸衍此語尤合作正受禪勸進之所以妙也近代文徵仲得之瘦而拙者韓擇木也豐而扁者唐玄宗也拙而醜者朱協極也

沈存中云古人以散筆作隸書謂之散隸近歲蔡君謨又以散筆作草書謂之散草或曰飛草其法皆生於飛白

章草古隸之變也行草今隸之變也芝旭草又行草之變也

行書有二有真帶行者如右軍蘭亭霜寒宋儋[illegible]之類是也正行配者右軍旦極寒雪晴晚復是也毒熱草體何如奉橘夫人平康蔡家貸至變[illegible]晚復毒熱何以為唐文皇臨者夫人平康蔡家有補以為後人書者理俱有之

逍生云雙鉤懸腕讓左側右虛掌實指意前筆後此古人所傳用筆之訣也如屋漏雨如壁坼如印印泥如錐畫沙如折釵股古人所論作書之勢也然妙在第叫指得力俯仰進退收往垂縮剛柔曲直縱橫轉運無不如意則筆在書中而左右皆無病矣此法鍾王之後唯藏真得之為多庶幾於是者唐則伯施信本登善虔禮紹京泰和伯高清臣誠懸五季則景度重光宋則君謨元章元則子山子昂本朝則仲珩貞伯希哲徵仲數人而已

按伯施者虞也信本者歐陽也登善者褚也虔禮者孫也紹京者鍾也伯高者張也泰和者李也清臣者顏也誠懸者柳也景度者楊也重光者後主也君謨者蔡也元章者米也子山者巙也子昂者趙也仲珩者宋也貞伯者李也希哲者祝也徵仲者文也豈於唐不取知章李海父子宋不取子瞻魯直元不取伯機明不取南宮復吉嘗別有意

鍾太傅解散古隸而為今隸然張芝草書是今隸之變觀其行筆可知則太傅之前如曹師諸公亦已作今隸但非程邈體耳

先民有言用筆不欲太肥肥則形濁不欲太瘦瘦則形枯肥不剩肉瘦不露骨乃為合作又不欲多露鋒芒露鋒芒則意不持重又不欲深藏圭角藏圭角則體不精神斯言當矣愚以謂如不得已則肉勝不如骨勝多露不如深藏猶為彼善也

語云真以點畫為形質使轉為性情草以點畫為性情使轉為形質縱橫牽掣之謂使鉤環盤紆之謂轉

向背得宜之謂點畫又云神彩爲上形質次之靜以
規爲方草則圓其矩
鍾太傅云多力豐筋者勝無力無筋者病衛夫人云
意在筆前者勝意在筆後者敗二語皆佳絶若死蛇
掛樹踏水蝦蟇語絶不似右軍手中出也
姜堯章云真多用折草多用轉折欲少駐駐則有力
轉欲不滯滯則不遒然而真以轉而後遒草以折而
後勁懸針者筆欲極正自上而下端若引繩若垂而
復縮之謂垂露又引米老云無垂不縮無往不收此
必至精至熟然後能之堯章可謂妙得筆理而書實
不稱何也
書家者云有功無性神彩不生有性無功神彩不實
又云小心布置大膽落筆
大字促令小小字舒令大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
字難於寬綽而有餘此偏至之語大須意會不可典
要
梁武帝云點撃短則法擁腫點撃長則法離澌畫促
則字橫畫疎則形慢拘則乏勢放又少則純骨無媚
純肉無力少墨浮澁多墨笨鈍張長史傳此於顔平
原而語少變

董内直曰左欲去吻右欲去肩指欲實掌欲虚李華
曰虚掌實指緩紉急送意在筆前字居筆後黄山谷
云心能轉腕手能轉筆米元章云肉須裹筋筋須藏
肉帖臨池者所宜知也
李陽氷云點不變謂之布棊畫不變謂之布筭方不
變謂之斗圓不變謂之環此言篆法也篆亦須變況
其它乎
聞之張敬玄云楷書把筆妙在虚掌運腕不宜把筆
苦緊然大令小時作書右軍從後掣其筆不得非耶
曰此有力也非苦緊也顔柳自有力二王化於力者
也習顔柳者未免苦緊習二王者不妨虚和
以筋骨立形以神情潤色出沒須有倚伏開闔藉乎
陰陽一畫之間變起伏於鋒杪一點之内殊衄挫於
豪芒一畫失所如壯士之折一肱一點失所如美女
之眇一目
取蘭亭之半以參宣示則筆實配矣取化度之半以
參廟堂則方圓協矣
書家者流稱鍾張羲獻古雅之士往往左袒鍾張華
俊之儔則必服膺羲獻今合諸家之論可以類推王
羲之云頃尋諸名書鍾張信爲絶倫其餘不足存又

云吾書比之鍾張鍾當抗行或謂過之張草猶當鴈
行然張精熟池水盡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謝
之羊欣云羲之便是小推張未知獻之自謂云何又
云張字形不如右軍自然不如小王謝安嘗問子敬
君書何如右軍答云故當勝安云物論殊不爾子敬
答云世人那得知梁武帝云世之學者宗二王元常
逸跡曾不睍睨羲之有過之之論後生遂爾雷同元
常謂之古肥子敬謂之今瘦張芝鍾繇巧趣精細殆
同機神肥瘦古今豈易致意逸少至學鍾書勢巧形
密及其獨運意疎字緩又子敬之不迨逸少猶逸少

之不迨元常學子敬者如畫虎也學元常者如畫龍
也陶貞白答梁武帝云伏覽書論使元常老骨更蒙
榮造子敬懦肌不沈泉夜逸少得進退其間則王科
顯然可觀又云比世皆高尚子敬海內非惟不復知
有元常於逸少亦然今奉此論自舞自蹈未足逞泄
日月穎以所摹竊示洪遠思曠此二人皆是抑惡者
必當仰贊踴躍有盈半之益蕭子雲上武帝啓云臣
昔不能拔賞隨世所貴規摸子敬多歷年所始見敕
旨論書一卷商略筆勢洞達字體又以逸少不及元
常猶子敬不迨逸少因此研思方悟隸式始變子敬

全法元常庾肩吾云張工夫第一天然次之鍾天然
第一功夫次之王功夫不及張天然過之天然不及
鍾功夫過之唐太宗云鍾雖擅美一時亦爲逈絶論
其盡善或有所疑至於布纖濃分疎密霞舒雲卷無
所間然但其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語其大
量以此爲瑕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疎
瘦如隆冬之枯樹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隸其枯樹
也雖槎枿而無屈伸其餓隸也則羈羸而不放縱評
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
畫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

蟠勢如斜而反直翫之不覺其倦覽之莫識其端心
慕手追此人而已孫過庭云元常專工於隸書伯英
尤精於草體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擬草則餘真比
真則餘草又云以子敬之豪翰擅右軍之筆札雖復
粗傳楷則實恐未克箕裘是知逸少之比鍾張則專
博斯別子敬之不及逸少無或疑焉
張懷瓘云若真書古雅道合神明則元常第一若真
行妍美粉黛無施則逸少第一若章草古逸極致高
深則伯度第一若章則勁骨天縱草則變化無方則
伯英第一其間備精諸體唯獨右軍次至大令然

敬可謂武書無奚矣未盡善也逸少可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

山谷云右軍似左氏大令似莊周

宋齊之際右軍幾為大令所掩梁武一評右軍復伸唐文再評大令大損若唐文之論是偏好語不足以服大令之心也人謂右軍內擫故森嚴而有法大令外拓故散朗而多姿法自兼姿姿不能無累法也後人學右軍終不能似大令已自退漏李北海蘇看山着吳興筆然則大令之於右軍直父子耳不可稱伯仲也

新子曰吳之善書者則有皇象劉纂岑伯然朱季平中州則有鍾元常胡孔明張芝索靖並用古體俱足周事飄乎若起鴻之乘勁風騰鱗之躍重雲

按南史謂劉休者與王僧虔同省而是時海內俱習羊欣書以右軍跡涉輕微多所不好休獨重之自是右軍之書復盛後至梁武時陶貞白尚云比世皆高尚子敬不復知有元常逸少亦然然則右軍之書得劉休而振得梁武而著得唐文而後大定猶之顧凱之畫亦至唐始定也羊欣學子敬者也故武帝評子敬為河朔子弟舉體充悅然沓拖不可耐而評羊欣如婢學夫人舉止羞澀是以文皇詆子敬為餓隸而學敬元者時人識以為重傳子敬餓隸敬元已成重儓矣然同一人書也餓隸之與沓拖予奪一瘦一肥毋乃太相牴牾歟

武帝評蕭思話書僊人嘯樹而張伯英如漢武好道憑虛欲僊欲僊尚未僊也漢武欲僊則又去僊遠也伯英乃不如思話乎

梁武始重元常而下子敬特許逸少躑躅其間視陶隱居所云元常朽骨更蒙榮造子敬懦肌不逾長夜又武云逸少學鍾勢巧形密及其獨運意疎字緩然則太平寸主臨池之趣全在鍾也及攷竇臮述書賦云高祖叔達恢弘汲將泯規矩合童蒙張懷瓘書品云狀貌亦古之於筋力流無奇姿異態有減於齊高然則梁武之書償不振實以學元常之故也學鍾張殊極不易不得柔中之骨不究拙中之趣則鍾降而笨矣不得放中之矩不得變中之雅則張降而俗矣

○吾儕者閱隋僧智果書梁武帝評鍾司徒字有十二種意外巧妙絕倫多奇後又有鍾繇書如雲鶴遊天羣鴻戲海行間茂密實亦難過語以為不應重下評意所謂司徒之孫子合也及覽前輩題評以十二

種意外歸之太傅吾竊非之載閱繇父子本傳繇不爲司徒會加司徒雖尋伏誅而所稱司徒者必會矣然又以梁武與陶隱居論書至數十往復皆不及會不應稱之若此及閱袁昂本文所謂十二種云云乃在啓內勑旨具云如卿所評臣謂鍾繇書氣密麗若飛鴻戲海舞鶴遊天等語蓋重贊之也此外又有武帝觀鍾繇書法十有二意云平直均密鋒力輕決補損巧稱字外之奇文所不書然則袁昂之稱司徒十二種法正謂繇也吾家黃太傅爲李直表書初二年司徒東武亭侯蓋是時華歆辭疾繇實得司徒四年遷太尉而歆復代之史有脫漏故耳二者實可相證因記於此

鍾太傅七十六其子司徒僅四十五右軍五十九子太令四十三天假以年不果勝尊公乎曰不爾格已定矣假之年有小變而不能有所加也

右軍之書後世摹倣者僅能得其圓密已爲至矣其骨在肉中趣在法外緊勢游力淳質古意不可到故智永伯施尚能繩其祖武也歐顏不得不變其真旭素不得不變其草米芾之書學差勝筆札素之書筆多學少學非謂積習也乃淵源耳

顛書貴端貴露筋藏棱書貴遒筋骨盡露旭素之後不得不生雪菴閑閑顛米之餘不得不生即之溥光

○智永伯施有書學而無書才顛旭狂素有書才而無書學河南北海有書姿而無書禮平原誠懸有書力而無書韻

楊用脩云張旭妙於肥藏真妙於瘦以予論之瘦易而肥難用脩此語未必能真知書者筆肥則結構易疏筆瘦則結構易緊此瘦難而肥易也准是既成之後瘦更勁勁近古肥易靡靡近俗耳伯高之所以妙在肥而不肉也

俗亞栖云書貴能變方自成家王右軍變白雲歐揚詢變右軍柳公權變歐陽此殆是欺語白雲先生何人亦未有書蹟存世蓋右軍偶一言之大抵託辭耳歐陽書法實只一變然非變右軍若柳之於歐法少變而意故不變也

山谷云王右軍初學衛夫人小楷不能造微入妙其後見李斯曹喜篆蔡邕隸八分於是楷法妙天下張長史觀古鐘鼎銘科斗篆而草聖不愧右軍父子易有云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五代時楊少師凝式黃魯直稱重之謂爲散僧入聖

又謂可繼顔魯公釋懷素楊於令蘇極推魯直所推
行草耳而余見其一二行皆不甚合作聞米象玄祖
悲花帖甚佳未及見之
宋初王待詔著宋宣獻李西臺蘇參政皆稱名書家
者然不甚得法山谷評待詔如小僧縛律西臺如講
僧參禪然待詔猶有晉人意宣獻文正伯夷須見排亦
以其人耳杜祁公蘇長史皆學懷素杜瘦而生蘇瘦
而弱第覺玉潤微勝米清蔡忠惠略取古法加以精
工稍滯而不大暢蘇文忠正行出入徐浩李邕肇襄
大書源自魯公而微放肆碑側記行草稍自結構
有墨豬之誚最爲淳古黄山谷大書酷做瘞鶴狂草
極擬懷素姿態有餘儀度少乏米元章源自王大令
褚河南神采奕奕射人終規大雅是四君子者號爲
宋室之冠然小楷絶響矣山谷推王文公書似楊少
師章惇有鍾王法蹤者以爲曲筆蔡京卞兄弟皆擅
書名御府法墨妙書皆其評跋彼人縱極八法無取
一長況未必耶
唐文皇以天下之力募法書以取天下之才習書學
而不能脫人主面目玄徽亦然智永不能脫僧氣歐
陽率更不能脫酸餡氣懷素顛柳趙吳興不能脫俗
氣南晉宋齊之間可以脫矣
宋齊之際人語曰買王得羊不失所望蓋時重大令
而敬元爲大令門人妙有大令法者也中齊之季時
人語曰買褚得薛不落節蓋時重河南而少保爲河
南甥妙有河南法者也二事可謂切對
李北海在唐人書品中不甚粮粮而趙文敏法之便
自名世北海傷佻然自雅文敏稍穩然微俗眉山亦
宗學北海不如其學平原也孫虔禮書書述謂其萬
字一類風行草偃輕之也至矣今所書書譜令後人
極力摹倣尚自隔塵以此知古人不可及也
子瞻似顔平原故極口平原魯直效瘞鶴故推尊瘞
鶴元章出褚河南故左袒河南河南楷似行然自有
楷平原草似楷然自有草李北海楊凝式及元章亦
直無楷矣
米元章有書才而少書學黄長睿有書學而少書才
以故評隲古人墨刻真贋亦有相牴牾者然長睿引
證各有據依不若元章之孟浪也如謂鍾太傅尚書
宣示爲右軍臨白騎遂帖爲大令臨蓋不唯太傅宣
示已殉王脩壟而開元中滑臺人家用右軍扇書臨
宣示大令臨白騎二帖應募入內府其事甚明謂長

風帖爲逸少少年未變體書蓋以右軍別帖有長風蒐毋子語可證也此外辨右軍自適得書至慰馳竦耳酸感至比加下痢等相安和啜豆鼠伏想嫂等闔別稍久不得臨川初月二日至前從洛白耳鯉魚夫人孫家大小悉佳闕轉元公故前月半還欲遣書大令玄度時來極熱敬唯服油復面悉積嫂等帖皆非真或以辭氣太凡或以書法非妙或即其人其事駁之俱當他如辨江叔及藝韞多材帖爲唐高宗衛夫人帖爲李懷琳搨遂良楊無辭八侍中山河帖爲枯樹賦中語李斯書爲陽冰裴公碣内字右軍備官而行爲唐人集右軍書賈官送張說文皆妙有事理真書家董狐也

米元章以閣帖張伯英知汝殊愁及大令吾當托桓江州爲張伯高書黄伯思亦斷以爲然而云數往虎丘祖希時面祖希張玄之字大令時人以爲伯高書二王帖辭耳按此帖既有祖希時面語與疾不退至分張同結法安知非大令縱筆耶而必於伯高也及考張懷瓘書斷稱張融正兼諸體於草尤工齊梁之際殆無以過或有鑒不至者深見其有古風多誤賞之以爲張伯英書也而術本大行於世又按融本傳嘗對孝武帝曰不恨臣無二王法恨二王無臣法然則此書又安知非張融筆耶王米懸斷爲伯高不若吾之懸斷乎愈允也

伯英殊愁體太令而乏古大令疾不退至分張筆過流而少節或以此疑非二公書可也元章論書見右軍稍大而逸者便以爲子敬見伯英近今者與子敬近俗者便以爲伯高藏真愚又推黄米之旨謂伯高僅有章法而無變法子敬僅有破體而無狂草則不敢信也按張懷瓘明言章草之書字字區別張芝變爲今草拔茅連茹上下牽連或借上字之下而爲下字之上奇形離合數意兼包唯王子敬明其心指故構一筆書者起自伯英也又云伯英創爲今草天縱尤異率意超曠無惜是非至於蛟龍駭獸奔騰拏攫之勢心手隨變窈冥而不知所如又云子敬如瀛海移山隱濤破嶽懸崖墜石驚電遺光此豈非草聖之極耶攷前後書亦未必似伯高蓋伯高時有肥筆濁筆不若是之匀和也若托桓江州一書又多逸少語子敬亦不合書之覓思光爲近至於右軍雖結構緊密而變化靈異又不可以一節爲拘也

楊用修云古人例多能書如管寧人但知其清節而

不知其銀鉤之敏又引管寧別傳云寧字書若銀鉤及茅山碑云管寧銀鉤之敏是也余固知其誤按索靖字幼安其章草法有銀鉤蠆尾及考陶隱居解真碑云幼安銀鉤之敏允南風角之妙正謂索靖也蓋管寧亦字幼安用脩誤以為寧遂併其姓名改之耳考寧三國志註有高士傳傳子諸書俱無銀鉤語又云劉備人知其將畧而不知其字畫之工註見草書韻會當是將劉聰劉曜皆能書而聰之將畧大出曜上俱見本載記用脩又誤以劉德升為劉景升而云即表也表初在黨人中俊厨顧及之列其人品之高可知此老可笑

度伯生謂坡谷出而魏晉之法盡米元章薛紹彭黃長睿諸公方知古法而長睿所書不逮所言紹彭最佳而世遂不傳米氏父子最盛行舉世學其奇怪獘流金朝而南方獨盛遂有張于湖之險澁張即之之惡謬極矣此語大自有理又獨稱吳說傳朋書法深穩端潤非近時怒張筋脉屈折生柴之態且謂至吳越見傳朋書最多皆隨分贊歎圖來者稍知正法今傳朋書世遂少見紹彭號翠微居士余有其詩數帖緊密纖鋒得晉人意惜少風韻耳

鐵圍山叢談謂其父京善榜書妙出四家之上此雖曲筆然亦必有可觀者米芾元章自負以為前無古人然是行筆非真筆也

用脩又云南唐王文秉工小篆不在二徐下又有王逸老者善篆與八分其命名乃欲抗右軍不知何代人疑即文秉也按陶九成書史王升字逸老號羔羊居士草書殊有旭顛精謹態宣和間進所作草書內庭稱之用脩似未之見新鄭高少師拱藏東坡草聖醉翁亭記幷石本跋細閱無一坡法而渴筆逆鋒亦勁中有正書却近俗晉所以為逸老書蓋南度以後晉公不能辨此元人却不作此結法也

自歐虞顏柳旭素以至蘇黃米蔡各用古法損益自成一家若趙承旨則各體俱有師承不必己撰評者有奴書之誚則太過然謂直接右軍吾未之敢信也小楷法黃庭洛神於精工之內時有俗筆碑刻出李北海北海雖佻而勁承旨稍厚而軟惟於行書極得二王筆意然中間逗漏處不少不堪並觀承旨可出宋人上比之唐人尚隔一舍

楊又引東坡跋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故長沙法帖比淳化為勝世俗不察爭訪閣本誤矣乃知瀘帖

勝淳化多矣希白錢易也按希白乃潭州僧希白耳
書家謂其有筆意而多率直無縈廻縹緲之勢楊以
幼安爲晉寧以希白爲錢易其孟浪殊可對也
元人自趙吳興外鮮于伯機聲價幾與之齊人或謂
勝之極圓健而不甚去俗鄧文原有晉人意而微近
粗夒夒子山有韻氣而結法少疎然是三人者吳興
流亞也虞伯生差古雅鮮于必仁朗朗有父風揭曼
碩父子美而近弱張伯雨健而近傀柯敬仲老而近
粗班彦功少頗遒爽晚成惡札龔璛陳深輩皆長於
題跋倪元鎮雖微有韻而未成長人或許以得大令
法何也元鎮以稚筆作書尚能於筆外取意以稚[illegible]
作書不能於筆中求骨詎直以汎愛推之也
正鋒偏鋒之說古本無之近來專欲攻祝京兆故借
此爲談耳蘇黃全是偏鋒旭素時有一二筆即右軍
行草中亦不能盡廢蓋正以立骨偏以取態自不容
已也文待詔小楷時時出偏鋒固不特京兆何損法
書解大紳豐人翁馬應圖繳畫出正鋒寧救惡札不
識丁字人妄談乃爾可恨可笑
張郎之非不遒勁而粗醜俗惡種種可恨是顏柳之
疎裔厚家風者解大紳張汝弼非不圓熟而疎大村

野種種可鄙是旭素之重儓[illegible]家法者
臨書易得意難得體摹書易得體難得意臨進易摹
進難離之而近者臨也合之而遠者摹也
蒼頡九篇相傳是李斯其第九章乃云豨信是陳豨
韓信劉京是大漢西土是長安右軍少從承相渡江
北踪未絶其題筆陣圖云北游名山比見李斯曹喜
等書又之許下見鍾繇梁鵠書之洛下見蔡邕石經
三體書始知學衛夫人徒費年月王著集淳化帖有
漢章帝書千字文此繆如此徒資嘔噦
法帖中有王右軍千字文昔[illegible]
興嗣撰不應右軍預有之然梁武帝命殷鐵石摹取
右軍千字令興嗣次韻故當有右軍千文非謬也又
有衛夫人筆陣圖右軍題筆陣圖後及右軍筆勢圖
一章筆勢論十二章昔賢皆辨其妄然是六朝善書
者擬作尚能執贗覺思亦過半矣
孫過庭云樂毅論則情多怫鬱東方贊則意絶瑰奇
黃庭經則怡懌虛無太師箴又縱橫爭折蘭亭之興
集思逸神超私門戒誓情拘志慘愚謂此在覽者以
意逆之耳未必右軍作書時預有此狡獪也又一云
黃庭如飛天仙人洛神如凌波神女曹娥碑如幼女

漂流於風浪間

宋長文作續書斷而進石曼卿蘇子美於妙退裴行儉孫虔禮王紹宗李邕鍾紹京韋陟賀知章裴休於能吾未敢信也

閣帖真書自鍾太傅宣示外獨有王世將伯虔四疏答耳行草自二王外獨有皇象索靖及宋儋一紙耳何也以其體最古雅不落塵也

魏魯公家廟碑今隸中之有小篆筆者歐陽蘭臺道因碑今隸中之有古隸筆者皇象天發碑分篆中之有章法者瘞鶴銘行書中之有古隸者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五十四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說部

藝苑卮言附錄三

蘭亭禊敘唐文皇初得之命趙模馮承素諸葛貞之流搨本以賜諸王後禊敘入玉匣從葬昭陵而搨本存人間者尚直數萬錢至定武石刻謂為歐陽率更所搨石本留禁中因未經模搨獨為完善契丹德光携以北至殺胡林而棄之宋慶曆中韓忠獻公得李學究得石其子負官緡宋景文以帑金代輸取石實官庫愛重之非貴游不易得熙寧間薛師正出牧厭其請乞乃另摸一石以應人而其子紹彭竊易古刻歸於淪流落左右劉損一二筆以為識大觀中紹彭子嗣昌進御府置宣和殿余狄之亂不知所在然則定武本有三未損本初搨出一損本紹彭所留也不損本定武再刻也緣不損本有以開而損本尚然故以為損正如閣帖之有銀錠紋耳

山谷謂蘭亭刻敘二本一在是新下人家用定武舊石刻摹入木板者頗得筆意可亂一本門下蘇侍郎所藏唐人臨寫墨跡刻之於成都者中有數字極瘦勁

不凡東坡謂此本乃絶倫也然瘦字時有筆弱骨肉不相宜處竟是定武刻優耳又云褚庭誨所臨極肥而洛陽張景元劚地得缺石極瘦定武本則肥不剩肉瘦不露骨猶可想其風流蓮迥則謂定武本出於湯普徹不知其何據也

胡若思謂蘭亭諸帖外復州裂本第一豫章裂本次之劉無言重刻本次之餘不及也劉無言本即張澂家刻石褚摹本也

褚摹蘭亭按米元章書史謂蘇耆家蘭亭三本第一本是叅政蘇易簡題云云第三本唐粉蠟紙在舜欽房筆法在第一本上第二本在舜元房上有易簡子耆天聖歲范文正王堯臣跋舜元子蘇沿與余善以王維雪景六幅李王翎毛一幅徐熙梨花大折枝易得之毫髮備盡少長字衆本皆不及長字其中二筆相近末後捺筆鉤廻筆鋒直至起筆處懐字内折筆抹筆皆轉側褊而見鋒蹔字内斤字足字轉筆賊毫隨之於斫筆處賊毫直出其中世之摹本未嘗有也此定是馮承素湯普徹韓道政諸葛貞趙模之流偒賜王公者碾花貞玉軸紫錦裝背舜元題爲褚遂良摹今按元章跋尾云右米姓秘玩天下蘭亭本第一

唐太宗獲此書命起居郎褚遂良檢校馮承素韓道政趙模諸葛貞湯普徹之流橅賜王公貴人著於法書要録此軸在蘇氏題爲褚遂良橅觀其意易改誤數字眞是褚法皆率意落筆餘字句塡成清潤有秀氣轉摺毫芒備盡與眞無異非深知書者所不能世俗所收或肥或瘦乃是工人所作正以此本爲定熠熠客星豈晉所得養器泉石流腴翰墨戲著淡標書存馬式鬱鬱昭陵玉盌已出戎溫無類誰寶物水且何殊志專用一繡縹金鐍瑤檢鎖綺駐元章守之勿失又壬午閏九月六日大江濟川亭艤寶晉齋艎對紫金浮玉群山迎快風銷暑重裝後入光堯内府米友仁鑒定爲唐人雙鈎臨本後入張循王家張澂摹勒上石此本余購得之而眞蹟不知所在矣陳緝熙翰林得褚禊帖記一則館閣諸名公題跋皆以爲即此本然無文正才翁題與諸公印識第米跋尾云右秘姓秘玩天下法書第一唐太宗既獲此書使馮承素韓道政趙葛貞之流模賜王公褚遂良時爲起居郎蓋檢校而已此後同贊内志專用一作乃一又題元祐戊辰獲此書崇寧壬午六月大江濟川亭舟對紫金避暑手裝不應壬午六月於濟川亭復裝一

本而中間跋尾又眞米書余久乃悟米得其本因別
作一贋本以閔歎易他書畫又恐其亂眞故不作文
正才翁跋及米易跋語耳繼熙將發又手鈎二本分
寄諸公之跋總作二本其米本在宜興吳氏次本在
池州沈氏尚佚第三本流入吾手則太半草草矣
今世人重定武本以爲歐陽信本摹最爲逼眞美則
美矣眞則吾未敢信也蘭亭眞行筆觀聖教序內所
取者字稍大而帶行非楷也信本登善各以己意臨
放定武多嚴重而褚跡時見逸要之皆非雙鈎廓填
也吾晚得一宋搨本皆行筆道俊之甚致之舊刻聖
教序無不脗合以爲元章所稱三米帖而未信莫是
龍極愛賞之品定武上而周天球不取也蓋二子各
以其賛之所近而獨尚耳最後得一本乃眞定武雖
小剝蝕而風神氣韻自絕余嘗有一歌題其後云一
字能開八法先分身立作諸家式上言永字下則全
文也
陶宗儀記蘭亭一百十七刻凡十冊乃宋理宗內府
藏後入賈平章家至元末於錢唐謝氏處見之以脩
禊本歷秦定武有古刻闕行肥瘦板石缺石斷石及
兩京斷石新舊梅花復州鼎州金陵三米張彥王家
刻唐貞觀太清開皇秘省內殿內司京師王堂皆在
焉他如王杭小字彭城小字秦少游小字柳誠懸太
書孫過庭吳説草字蔡君謨薛紹彭輩臨筆皆任眞
希世之寶也
陶九成載諸帖始末云太清樓者徽宗建中靖國間
出內府續所收書令刻石即今續法帖也大觀中又
奉旨摹搨歷代眞跡刻石於太清樓字行稍高而先
後之次與淳化則少異其間數帖多寡不同卷末題
云云乃蔡京書也而以建中靖國續帖十卷易去歲
月名銜以爲後帖又刻孫過庭書譜及貞觀十七帖
總二十二卷爲大觀太清樓帖絳帖者尚書郎潘師
旦以官帖摹刻於家爲石本而傳寫字多譌舛世稱
爲潘駙馬帖其次序卷帙雖與淳化不同而實則祖
之特有增益耳後潘氏析居分而爲二絳州公庫乃
得其一補刻餘帖名東庫本逐卷逐段各分字號以
日月光天德等二十字爲次序後避完顏亮諱於庚
亮帖內亮字皆去亮字右邊轉筆謂之亮字不全本
又有新絳本北方別本武岡新舊本福清烏鎮彭州
資州木本前十卷等類皆絳帖之別也潭帖者慶曆
中劉丞相帥潭日以淳化官帖令慧照大師希白摹

刻不寘郡齋增入傷寒十七日王濛顏眞卿法帖而字行頗高與閣本差不同歲月亦異中間誤處甚多

潭帖之别則有劉丞相私第本長沙碑匠新刻本三山木本蜀本廬陵蕭氏本等類甚多戲魚即臨江帖也元祐間劉次莊以閣帖十卷摹刻戲魚堂除去篆題而增釋文慶元中四川總領權安節又重摹於利州黔江者黔人秦世章模希白帖載入黔中號之黔江紹聖院後有湯世昱重摹字畫帖校本校諸帖增最多此外有淳熙脩内司本北方印成本烏鎮張氏福清李氏本

劉後村云閣帖爲祖絳帖次之臨江又次之潭又次之武岡又次之大觀尤妙武岡佳者可亂絳臨江佳者可亂閣潭乃僧希白所摹有江左風味希白工於摹字拙於尋行數墨其字比之淳化爲勝東坡推潭勝閣韓侂冑家閱群玉字帖好薛紹彭家亦有字帖好

然則收閣帖者澄心堂紙李廷珪墨無銀錠紋初搨者上也必不可得矣有銀紋而墨濃者次也淡者又次也大觀雖價在濃淡之間絳次之脩内司又次之臨江潭泉又次之餘不必蓄也

楊用脩云宋世集帖傳於今日絶少大觀帖蔡京所摹予及見之雪溪堂王庭筠所刻寶晉齋曾日新所刻澂堂帖賀知章所臨皆絶妙秘閣續帖於王宜學處見之又聞其家有鍾山草堂刻梁人書奇勁未之見也皇象天璽石刻雄偉冠世尚有之

千古楷行之妙無過鍾王鍾王之跡妙者宣示樂毅蘭亭而已宣示王導渡江卒入敬仁之棺蘭亭爲金巧賺終殉昭陵之葬樂毅摹本耳安樂變亂竟貽老嫗竈火之辱惜哉右軍臨宣示在宋有之今入淳化閣帖蘭亭定武石刻尚值數百金樂毅論搨本佳者猶可什倍它刻也

天下法書自諸集帖外其古碑宋搨猶有存者古篆岣嶁禹碑石鼓文秦相嶧山碑古隸則魏受禪勸進表或以爲梁鵠或以爲鍾繇鴻都石經仲弓殷阮司空王純逢童碑陰耿氏鐙巴官鐵盆武氏石室像贊何君閣道太山孔宙耿球蔡湛魯峻陳球州輔楊馥楊震劉寬劉熊張遷景君武班西嶽華山梁鵠孔廟諸碑隸兼分者蔡邕夏承碑分兼篆者皇象天發碑小楷褚河南陰符柳誠懸度人眞書蕭誠開善法師丁道護啓法師興國寺史陵禹廟虞永興夫子廟堂歐陽率更九

成醴泉銘虞恭公化度寺皇甫府君[illegible]褚河南孟法師碑張長史郎官石記顏魯公多寶塔元次山墓碑宋文貞公碑及碑側記東方畫贊家廟茅山八關齋功德記干祿字小楷麻姑壇南城真君張從申茅山柳誠懸[illegible]復東林寺[illegible]西平王諸碑行書懷仁聖教褚河南枯樹聖教李北海岳麓寺雲麾將軍[illegible]寺法華寺顏魯公爭坐位祭濠州伯父季明姪文王縉清源公碑章草書唐文皇屏風懷素自敘藏真聖母張旭春草孫虔禮書譜章草法師千文皆刻均有名者也

昔人謂右軍樂毅論乃親書於石以刻者大令保母志乃親書於磚以刻者以故無真蹟而搨本特妙絕然則梁武所藏與安樂所失樂毅論豈臨摹本耶按右軍謂大令書注能紹箕裘手書以賜則書石之說亦未確也保母誌出於宋人辨以爲非眞

世恒稱名筆存者鍾太傅賀捷表力命表係入宣和内府通時議論已屬紛紛爲季直表初不經見賀捷表近佻季直表近娟力命雖似甚古亦弱然總之比之書卻有意恐後人未必能僞作今天下人學鍾者俱季直表遂爾成風

宋靖出師頌亦有宣和記識攷書譜良合然宋時諸公極讚稱蕭子雲出師頌而秘殿不收蓋是唐人臨得蕭子雲頌因見閣帖內靖數行相類遂鑒定以爲靖出師頌耳自米嘉南渡靖真蹟已鮮梁武湘東鵠集之笑貞觀開元購求之篤何於茲時寥寥也

江右人藏右軍破羌帖據宋搨本是乾筆絲鋒勢鬱浡可愛今筆圓而稍弱用墨亦過濃非真蹟也顏魯公祭姪藁本卻真結法遒逸可愛

右軍畢鮮一謝表生是宋內府藏臨本卻佳

懷素自敘按米元章記云在蘇泌家前一幅破碎不存其文集賢校理舜欽自寫補之今所傳真蹟有李文正東陽吳文定寬二跋先爲之徐文靖溥其家以貽陸太宰完後轉入嚴氏沒內帑復出歸朱忠僖家其書筆力遒勁而形模不甚麗以故覽者有搖落吳江之歎而吳人至今刺刺以爲非眞後得一舊搨本閱之與此大小等耳其用筆全不同首六行亦有舜欽補末題一詩及印記跋識之類甚夥然猶拖少骨力悅然竟不知其誰真也

孫過庭書譜至妙品唯寶泉評辭少損耳其結構極得山陰遺意石刻亦有二種皆佳其一宋時搨本然

再經石矣以故無缺文而有誤筆其一國初從真蹟摹石者以故無誤筆而有缺文若停雲館刻不足道也

陝西刻謝靈運書非也乃中載靈運詩耳内尚有唐人兩絕句亦非全文真蹟在錫山華氏凡四十年購古跡而始全以為延津之合豐道生鑒定以為賀知章無的據然遒俊之甚上可以擬知章下亦不失周越也

吾所收名筆褚河南哀冊文最後得鍾太傅季直表雖時代不同而古雅則一真純綿裹鐵初看便好久看之筆盡而意無盡顏魯公裴將軍北伐詩體兼正行草筆出分篆初看使人驚愈看愈自肅然心服懷素千字文用筆似輕而極勁若纖流而結構不疎亦須再看乃益自有致柳誠懸褉帖詩後序初看覺有俗氣至三四看乃見其妙處愈看愈可愛蘇文忠題煙江疊嶂歌遒媚刺眼初看極好至四五看後微覺有出入然亦是公最合作書也

又收作懷素者凡數家蘇子美其得其勢曾直得其意態俱不得骨徐元玉祝希哲得其骨却不得意態然亦皆狂顛雲仍之裔

吾家有趙吳興臨褚河南枯樹賦豐勻精密極是古蹤手後得唐人雙鈎蠟紙是第三本耳而並刻之覺不堪伯仲以此知古人未易及也

書家父子最著者魏太傅鍾繇司徒會繇子右軍將軍王羲之尚書令獻之唐率更令歐陽詢蘭臺侍郎通宋禮部員外郎米芾敷文閣學士友仁及吾吳郡文待詔徵明博士彭學正嘉而已然不知人主有魏武陳思曹元晉明簡文孝武宋文宋武齊高齊武梁武簡文唐文唐高睿宗玄宗宋高宋孝人臣則漢崔寔子瑗魏韋誕子熊晉桓溫子玄宋張茂度子永王僧綽子儉齊王僧虔子慈梁蕭子雲子特陳蔡景歷子徵元魏王世弼子由唐宋令文子之愻王知敬子友真徐嶠之子浩史白子惟則宋錢俶子惟治蘇軾子過徐林子敝元趙孟頫子雍鮮于樞子必仁揭曼碩子汯明宋濂子璲也三代以書名者杜僕射幾子幽州恕恕子征南預衛太保瓘子黃門恒恒子侍郎璪洗馬玠王丞相導子中書令洽洽子中書令珉郗太尉鑒子司空愔愔子北海超崔黃門潛子白馬公宏宏子司徒浩盧長史諶諶子偃偃子宏房不害子令名令名子郎中仲容兄弟善書者漢韋康韋誕張芝

張昶晉衛瓘衛玠謝安謝尚王悅王洽陸機陸雲庾
亮庾翼王僧之蘇之慄之獻之六朝王慈王志王彬
唐鄭遷鄭道鄭過泰景通泰[illegible]王維王縉張從申徙
儀寶泉寶蒙張旭孫虔禮元舜欽徐浩徐琮然總而言之
未有如我王氏之盛者也自晉司徒太尉以至唐石
泉公凡十餘代代不下數人
我明書法國初尚亦有人以勝國之習頗工臨池故
耳嗣後雷同影響未見軼塵於中一振[illegible]指神助者
亂奮舞爲世所美而它方遂絕響矣不揣據所聞見
評識於後
宣宗書出沈華亭兄弟而能於圓熟之外以遒勁發
之周憲王爲世子又又多書晉唐名蹟臨摹不倦以
故書法眞行醇[illegible]無一筆失度特少腕力之風格耳
○宋克仲溫華亭人爲鳳翔同守正體頗秀健出宣
示戎路而失之佻章草是當家徒筆縱橫差少含蓄
宋廣昌裔吳郡人書述云昌裔熟媚猶臣於克宋
璲仲珩學士父子仕爲中書舍人眞行草家俱入能
品方孝孺比之威鳳瑞雲祥雲捧日按書述云宋氏
父子不失邯鄲余嘗見其行草流動秀穎翩翩可愛
比之乃公誠青出於藍此所謂國初三宋也覺仲珩
沈勝
杜環字叔循金陵人正書入能品見宋承旨集
陳文東華亭人何元朗叢談評其書在二沈之上余
見之亦淳美恨未脫俗耳
詹希原中書舍人善方丈署書諸宮殿額皆其手也
法書述云希原幹力本超更以時趨律縛余嘗見其
正書極端勁圓潤而時露俗態解大紳已前狂草名
一時然縱蕩無法又多惡筆楊用修目爲鎮宅符正
書頗精妍時又有周砥者不知里閈盧熊者崐山人
晩以州守歸書述云詹解鳴於朝周盧著於野朝者
乃當讓野
沈度民則弟粲民望華亭人俱以書顯度至翰林學
士文皇雅重之令太子諸王咸習焉粲遷左庶子至
大理少卿書述稱二子藝擅墨林昌辰尚步自任人
推皆謂絕景大君宸翰遂極發華抑在一時誠亦然
耳學士工力深篤其所發藏十九在朝亦有繩削之
拘非其全也或有閒放散草輒入妙格人罕睹耳棘
卿止書娟媚行書傷輕因成傳浮自遠大雅危帽輕
杉少年毬鞠又如豔質明粧倩咲相對余俱有其眞
蹟度稍純質粲似疎俊大抵皆未免俗去元人遠矣

○楊少師士奇李布政昌祺皆廬陵人余見其眞蹟頗不甚工書述云李牧楊䢖不以書名亦有可觀

胡文穆並眞行草名不及解大紳而遇過之北征諸鎮皆其勒石曾少詹棨奕奕有風度李忠文時勉狂草頗清勁而以態陳祭酒敬宗差有矩矱詹華蓋著王文端直文安英次之大抵皆二流源亞也

夏衆臬峴山人太常卿將廷暉皆唐人吏部郎中朱孔暘太僕卿俱直內閣以書名書述稱数字榜署紛紜易於馳譽烟煤塞眼豈易工也其間太常獨近清潤吏部頗主流雄孔暘稼史手耳

吳餘慶宜黃人直內閣為通政司左參議衛靖峴山人仕為州吏目二君不相及然書述許二子少自出塵趣向甚正恨不廓旦老耳余以書名及見之

魏文靖驥蕭山人南京吏部尚書年九十八乃卒高文義穀興化人少保大學士余俱有其書魏頁書名雖圓徤而不免俗滴乃文弱秀潤可愛而不甚著何也

徐天全有貞初名珵吳人眞書法歐陽率更而加以飄動微失之弱行筆似米南宮狂草出入素旭奇逸遒勁間有失之怪醜者祝希哲其外孫人謂書法從公來希哲頗不以為然書述亦不甚許之同時有劉珏僉事長洲人習吳興體甚精絕書述稱其無一筆失度

張南安汝弼華亭人書述稱其始者尚近前規既而幡然飄肆雖聲光海宇而知音歎駭余見其蹟頗多誠然雖豐逸妍美而結法實疏腕力極弱去素旭不啻天壤前是華亭有黃翰者為江西按察使有墨虀書述云翰與汝弼人絕業精藝猶魯衛余亦見之似少不及最後有張天駿者亦華亭人以書直內閣至江部尚書用南安筆更多姿勁書述稱其娟學夫人咄嗟稚變斷姜醜穢恣漫齒牙余列紫薇部署分科木天大可怪也嘗南安時有蕭顯文明為按察僉事以狂草稱品最下又邵文敬邵宇以半江帆影落尊前句人呼為邵半江書法稍準繩於南安亦其流輩也

詹和字仲禾錢唐人倣趙吳興體酷似之嘗作廣書以點為又別作李懷琳楊補之得盲兒價其黟錢文通溥弟布政博華亭人真行出自宋仲溫而少姿韻

陳白沙獻章好縛禿帚作擘窠大書中亦有一二筆佳者其稱張南安好到極處俗到極處似許其眼特

有李士實者爲右都御史坐寧藩事伏法其書尤拙
險醜惟而一時聲甚著二君俱不免惡札
李文正東陽真行筆頗秀潤晚節加以蒼老而不免
俗惟篆書頗佳　明興能篆法者有滕吏部用亨程
太常南雲李太常凝至文正而自負以爲得書家妙
訣喬少保宇景中允暘繼之然不如金陵徐霖霖可
配元周伯琦
文王大拜後每書歌詩一紙立致數金今不能博徽
録矣
姜立綱東嘉人以書直内閣至太常卿小變二沈爲
方整就其體中可謂工至而不免俗累今盛行於世
所謂一解不如一解任道遜少以神童薦亦至太常
卿出立綱下
吳文定公寬真行體全法眉山書述稱不以書名貴
在起雅去俗遇合作處真可嘉尚唯不能作醉翁表
忠觀體耳
李應禎字貞伯初名甡長州人累官太僕少卿善懸
腕疾書人有求者多怒不應以故傳世少祝希哲其
子壻也書述稱其質力故高乃特違衆既遠群從拜
去根源或從孫枝翻出已性離去筋骨別安耳目蓋
其所執奴書之論至此也余所見往往有掾史筆而
吳人極推許之自余持論後價稍稍減矣惟大石山
聯句鍾太傅薦季直表頗佳
王文成守仁行筆亦爽勁而結構寬甚疎湛文莊若
水傲陳白沙天然不及也惟署書差有骨
徐霖字子仁正行俱精雅好擘窠書神采爛然覺嘗
不勝肉耳同時有金琮元玉者行草法趙吳興老健
可愛琮後有王逢元子新者聖教歐虞蘇黃諸體去
精徑寸而上稚弱異備已上三人皆金陵人也
陸文裕深少時作小楷精謹自謂有黃庭遺教意然
不能離趙吳興也行草法李北海而亦出入吳興晚
節尤妙余嘗見其於碍光吳綾上書南遷諸詩風骨
遒美神采奕奕射人
夏文愍言以才雋居首揆天下重其書貞珉法錦視
若拱璧殘後頗不爾正行亦遒美但肥過而滯老過
而稚耳後著書尤可憐
周尚書倫崑山人行書法豫章吳興至徑寸外頗遒
勁而蒼幽不甚工
張電上海人以書直内閣至禮部左侍郎得幸
世宗書極圓熟妍美所取顯重者僅姜氏體耳

吾吳郡皆名聞海內而華亭獨貴沈度至學士粲初
起翰林至大理少卿張天駿至尚書電至侍郎時人
語曰前有二沈後有二張又吳興有凌晏如者以書
授中舍遷吏科都給事中右僉都御史余見其臨洛
神賦金剛經俱有法
許侍郎成名作眞行筆頗簡勁然結構疏而醜是俗
中小有意者耳而最得名許中丞宗魯稍精間有聖
教遺意
朱九江曰藩貢應人頗臨晉法書絕喜視希哲而以
己意出之娟秀瀟洒饒有姿態而結法失之疎
[illegible]
王參政慎中晉江人行草頗亦遒逸而不諳入法未
脫塵氣
楊修撰慎伏膺吳興而運筆蹇滯指若木强者亦頗
自任
羅文恭洪先頗秀潤出聖母帖而豐肉少骨類媚有
之蒼老不足
豐吏部道生初名坊家蓄古碑刻既富一一臨摹自
大小篆古今隸章草草行無不明了而筆頗滯不能
稱意若過其中年得意處殘篇小碣驟見之必以為
古人也

陳鳴野鶴初習眞書略取鍾法僅成蒸餅後作狂草
縱橫如亂絲而張尚寶遜業絕喜之楊秘圖珂者勦
亦習二王而後益放逸柔筆疏行了無風骨此皆所
謂南路體也
馬司業一龍用筆本流逸而乏字源濃淡大小錯綜
不可識拆看亦不成章有羅庚齡者少師之稍稍為
圓美而多作俗筆二人皆貴以為正鋒者也
方貢士元煥在山東作行草自矜以為雄偉有力而
疎野粗放滿諸惡道著書稍勝亦無佛處稱尊耳時
有張書紳蘇洲者俱不知何許人書紳行草似元[illegible]
[illegible]
而少加圓利洲作方丈以外大書濃瀋數尺信手[illegible]
步倏忽而成矯健有勢聞為李王裱褙亦得唯眞行
多俗探形模醉謎而高自負許良可咲也
已上三則皆道時書中惡道也
吳中丞維嶽正行取豐媚而少遒勁孝豐人
無錫王問有高名作行草及著書本無所師承而風
骨遒勁渴筆縱逸往往與高相藏醉翁亭記法同
無錫有俞憲者亦能著書而行筆不工
天下法書歸吾吳而祝京兆允明為最文待詔徵明
王貢士寵次之京兆少年楷法自元常二王來師秘

監率更河南吳興行草則大令求師河南狂素顛旭比海岳山豫章襄陽靡不臨寫工絶晚節變化出入不可端倪風骨爛熳天真縱逸直足上配吳興它所不論也唯少傅世間有拘局未化者又一種行草有俗筆爲人議寫亂眞頗可厭耳待詔小楷師二王精工之甚惟少尖耳亦有作率更者少年草師懐素行筆倣蘇黄米及聖教晚歲取聖教損益之加以蒼老遂自成家唯絶不作草耳王正書初法虞永興智永行書法大令最後益以遒逸巧拙互用合而成雅奕奕動人文以法勝王以韻勝不可優劣等也

三君子下有陳淳道復以字行正書初從文氏欲取風韻遂成媚側行書出楊凝式林藻老筆縱横可貴而結構多疎亦南路之濫觴也

吳中諸君子余所知者王司業同祖文太史朔也正行具臨而微衰祝學穀行草亦自疎逸王吏部穀祥正行法趙吳興雖老健而乏雅致文博士彭教諭嘉小楷皆足箕裘彭肉而圓嘉俊而佻行草則彭有懐素孫過庭法而傷率弱臨摹雙鈎俱我朝第一手也陳方伯鎏正書出入鍾顔而骨不勝肉行草至徑尺始遒晉壽俞先天愈勝陸少卿師道中年小楷化度麻姑清麗可愛彭年孔嘉小楷師率更精工之甚大則魯公誠懸方整遒勁行筆眉山差遠耳許太僕初眞行草似以沈所乏風稜周天球公瑕楷法二種一種小變宜示而肉微勝一種出入吳興而加媚嫵黄姬水淳父正書初宗虞永興行筆本王履吉而晚節加率張貢士鳳翼小楷擬曹娥精雅有致微傷矜局王稚登百穀出入淳父公瑕而加尖峭崐山俞允文仲蔚小楷絶得褚河南法而以顔柳筋骨幹之遇所合作深可嘉尚而行筆頗倣河南稍大則兼黄米而傷佻縱王逢年吉華本有筆而雜用之遂不成家雲閒莫布政如忠行草風骨朗朗亦善畫書男子是龍山楷精工過於姚踏行草豪逸有態

古隷在明世殊寡家聞雲閒陳文東頗合作然未之見也獨文太史徵仲能究遺法於鍾梁一掃唐筆乃子彭繼之亦自遒雅少傷率易耳吾州陸旅攜爲文氏甥妙得其意惜三十而夭未見其止少時日從事翰墨間不解多乞之深以爲恨徵仲恒自負隷法則不讓古人而歉於篆然余得其千文一本亦在吳興堂廡也陳道復作篆不甚經心而自有天趣王祿之差有準繩亦善配合周公瑕亦自熟不免率易吾向

將青州有高唐齊東二王者深於王筋及大小篆皆
名筆也

國朝書法當以祝希哲爲上文徵仲王履吉宋仲溫
宋仲珩次之陸子淵豐道生沈華亭徐元玉李貞伯
伯吳原博又次之餘似未入品

吾吳中自希哲徵仲後不啻家臨池而入梁紙法書
之蹟衣被徧天下而無敢抗衡雲間錢陸子淵能根
其法於參經書之後緣門戶頗峻師承者少四明豐人
翁自負書數第形模既不美觀加之狠戾難親蹤跡
未純馬負圖任輪以暴得名故昇歙之地亦有習者
既貽譏大雅終非可久維楊間亦傳宋子价楷法再
傳之後疎慢肥弱種種因之番禺士入近頗斐然知
黎郎中惟敬於四體各有意梁禮部思伯楷法亦精
皆遠得徵仲結法後進踵起未可量也

吾王氏墨池一派爲烏衣馬糞今盡今遂奄然然我
可學者吾季耳吾眼中有筆故不敢不任識書廄中
有鬼故不任書記此以解嘲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五十五

說部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藝苑巵言附錄四

畫力可五百年至八百年而神去千年絕矣書力可
八百年至千年而神去千二百年絕矣唯於文章更
萬古而長新書畫可臨可摹文至臨摹則醜矣書畫
有體文無體書畫無用文有用體故易見用故無窮

○書道成後揮灑時入心不過秒忽畫學成後盤礴
時入心不能移毫詩文總至成就臨期結撰必透入
心方寸以此知書畫之士多長年蓋有故也年在桑
榆政須賴以支寂寞不取貲生聊用適意既就之頃
亦自斐然乃知歐九非欺我者少學無成老而才盡
以此自歡耳

書法故有時代魏晉尚矣六朝之不及魏晉猶宋元
之不及六朝與唐也畫則不然若魏晉若六朝若唐
若宋若元人物山水花鳥各以成佛作祖不以時代
爲限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可謂詳備矣諸葛武侯父子右
軍大令世所不知將毋以功業書名掩之乎彥遠云

上古之畫跡簡意澹而雅正顧陸之流是也中古之
畫細密精緻而臻麗展鄭之流是也近代之畫煥爛
而求備今人之畫錯亂而無旨衆工之迹是也又云
顧陸以降畫跡鮮存難悉詳之唯觀吳道玄之迹可
謂六法俱全萬象必盡神人假手窮極造化也據今
可謂至矣然宣和畫譜載道玄畫極多皆神佛像士
女不過十之一二山水遂絶響矣
人物以形模爲先氣韻超乎其表山水以氣韻爲主
形模寓乎其中乃爲合作若形似無生氣神彩至脫
格皆病也

畫家稱顧陸張吳猶書之有鍾張羲獻也後又稱曹
衛顧陸則書之鍾皇張索耳按其初議亦不盡爾謝
赫畫品以一品五人而陸探微居第一其語曰窮理
盡性事絶言象包前孕後古今獨立非復激揚所能
稱贊但價重之極乎上上品之外無它寄言故屈標
第一等曹不興第二曰不興之跡殆無復傳唯秘閣
之內一龍而已觀其風骨名豈虛成衛協第三曰古
畫之略至協始精六法之中殆爲兼善雖不該備形
跡頗得壯氣凌跨群雄曠代絶筆至顧愷之則列之
三品之二曰骨節精微筆無妄下但跡不逮意聲過

於實李嗣眞續畫品則以陸探微居上品中第一張
僧繇上品下第二衛協中品上第一曹不興中品上
第四顧凱之中品上第五而所進又多不可曉姚最
列齊陳以下畫人而張僧繇居第七然執又云顧公
之美獨擅往策荀衛曹張方之蔑然如負日月似得
神明慨抱玉之徒勤悲曲高而絶唱分庭抗禮未見
其人謝云聲過其實可爲於邑張懷瓘云顧公運思
精微襟靈莫測雖寄迹翰墨其神氣飄然在烟霄之
上不可以圖畫間求象人之美張得其肉陸得其骨
顧得其神神妙亡方以顧爲最喻之書則顧陸比之

鍾張僧繇比之逸少俱爲古今之獨絶豈可以品第
拘謝氏黜顧未爲定鑒張彥遠則云顧愷之之迹緊
勁聯綿循環超忽調格逸易風移電疾意存筆先畫
盡意在所以全神氣也陸探微精利潤媚新奇妙絶
名高宋代時無等倫張僧繇點曳斫拂依衛夫人筆
陣圖一點一畫別是一功鉤戟利劍森森然吳道玄
古今獨步前不見顧陸後無來者人假天造英靈不
窮衆皆密於盼際我則離披其點畫衆皆謹於象似
我則脫落其凡俗彎弧挺刃直柱構梁不假界筆直
尺虯鬚雲鬢數尺飛動毛根出肉力健有餘數仞之

畫或自臂起或從足先巨壯詭怪膚脉連結過於僧繇矣由此言之典刑當首虎頭精神故推道子衛協調古探微功新可謂四聖弗興跡循隱顯僧繇等方殆庶比之於書殆猶皇索之倫耳

謝赫第愷之而列三品之二李嗣真第愷之而列中品上之第五姚最列齊陳以下人而張僧繇第七朱景玄録唐朝名畫而遺曹霸不得從二王之後劉道醇著畫繼而巨然僅居能品著五代名畫補遺而韓求李祝張圖朱瑶之人物並居神品宋之王瓘王靄孫夢卿趙光輔高益武宗元亦如之人固有幸不幸幸也賴其父而後定耳王瓘一時賞與騰踔似可超吳生而遺跡永絶良可浩歎

氣像蕭疎烟林清曠毫鋒穎脫墨法精微者營丘之製也石體堅凝雜木豐茂臺閣古雅人物幽閑者關氏之風也峰巒渾厚勢狀雄强搶筆俱匀人屋俱質者范氏之作也此語似亦得大略矣

南齊謝赫曰畫有六法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曰應物寫形四曰隨類傅彩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模移寫骨法以下五端可學而能氣韻必在生知宋劉道醇曰畫有六要六長氣韻兼力一要也格制俱老二要也變異合理三要也彩繪有澤四要也去來自然五要也師學舍短六要也麤鹵求筆一長也僻澁求才二長也細巧求力三長也狂怪求理四長也無墨求染五長也平畫求長六長也既明此六要又審彼六長自然知畫宋郭若虛曰畫有三病皆繋用筆一曰板謂腕弱筆癡全虧取與狀物平褊不能圓渾二曰刻謂運筆中疑心手相戾向畫之際妄生圭角三曰結謂欲行不行當散不散似物凝礙不能流暢未窮三病徒舉一隅鮮克用心必煩雖既元饒自然曰畫有十二忌一曰布置迫塞二曰遠近不分三曰山無氣脉四曰水無源流五曰境無夷險六曰路無出入七曰石止一面八曰樹少四枝九曰人物傴僂十曰樓閣錯雜十一曰濃淡失宜十二曰點染無法若此十二病悉除庶於六法可冀

語曰畫石如飛白木如籀又云畫竹幹如篆枝如草葉如眞節如隷郭熙唐棣之樹文與可之竹溫日觀之蒲萄皆自草法中得來此畫與書通者也至於書體篆隷如鵠頭虎爪倒薤偃波龍鳳麟龜魚蟲雲鳥鵲鵠牛鼠猴雞犬兎科斗之屬法如錐畫沙印印泥折釵股屋漏痕高峰墜石百歲枯藤驚蛇入草比擬

如龍跳虎卧戲海游天美女仙人霞收月上及觀韓退之送高閑上人序李陽冰上李大夫書則書尤與畫通者也

張彥遠顧愷之張僧繇之功臣也劉道醇郭若虛則李成范寛關仝之功臣也米元章沈括則董源巨然之功臣也道子小損於元章二李微疵於若虛雖各尊所知不無意味

人物自顧陸展鄭以至僧繇道玄一變也山水大小李一變也荆關董巨又一變也李成范寛又一變也劉李馬夏又一變也大癡黄鶴又一變也趙子昂近宋人人物為勝沈啓南近元人山水為尤二子之於古可謂具體而微大小米高彥敬以簡略取韻倪瓚以雅弱取姿宜登逸品未是當家

花鳥以徐熙為神黄筌為妙居寀次之宣和帝又次之沈啓南淺色水墨實出自徐熙而更加簡淡神彩若新至於道復淵無色矣

彥遠云古之嬪擘纖而胸束則自周昉而後小變矣古之馬喙尖而腹細則自韓幹而後小變矣又云古畫山水或水不容泛或人大於山專在顧其所長而不守於俗變又況存中云書畫之妙當以神會難可以形器求也家有摩詰雪中芭蕉此乃得心應手意到便成故造理入神迥得天意謝赫云衛協之畫雖不該備形跡而有氣韻凌跨群雄曠代絶筆合而觀之則吾郡之訾詆陸謝者亦未足服其心矣

王摩詰閱霓裳按樂圖知其為第三疊第一拍沈存中閱相國寺畫壁奏樂圖琵琶撥下絃非誤吳正肅因畫猫睛如綫丹花披哆色燥而辨其正午宣和帝攷畫孔雀而攄其右脚先上為誤雖是畫理而無關畫趣

彥遠又云吳道子畫仲由便戴木劒閻令公畫昭君已著幃帽殊不知木劒創於晉代幃帽興於國朝舉此凡例亦畫之一病也且如幅巾傳於漢魏羃䍦起自齊隋幞頭始於周朝（折上巾軍旅所服即今幞頭也用全幅皂向後幞髮俗謂之幞頭自武帝建德中裁為四脚也）巾子創於武德胡服靴衫豈可施於古像衣冠組綬不宜長用於今人芒屩非塞北所宜牛車非嶺南所有詳辨古今之物商較土風之宜指事繪形可驗時代其或長生南朝不見北朝人物習熟塞北不識江南山川遊處江東不知京洛之盛此則非繪畫之病也按此段語大有意畫者不可不知

郭若虛因之云漢魏以前始戴幞巾晉宋之世方用羃䍦後周以三尺皁絹向後幞髮名折上巾通謂之幞頭武帝時裁成四角後魏隋朝貴臣黃紗袍烏紗帽九環帶六合靴次用桐木黑漆為巾子裹於幞頭內前繫二脚後垂二脚貴賤服之唐太宗嘗服翼善冠貴臣服進賢冠至則天朝以絲葛為幞頭巾子以賜百官開元間始易以羅又別賜供服官內臣圓頭宮樣巾子唐末用漆紗裹之乃今幞頭也三代皆衣襴衫秦始皇時以紫緋綠袍為三等服庶人以白袍為定唐高宗以後百官紫服金玉帶深淺緋服金帶綠服銀帶青服鍮石帶庶人黃銅鐵帶五品以上佩魚後為龜尋復為魚又文官一品以下帶手巾算袋刀子礪石武宗朝武官五品以上帶七事點蹀開示初罷之晉處士馮翼衣布大袖周緣以皁下加襴前繫二長帶隋唐朝野服之三代以前皆跣足後人始服木屐伊尹為草履秦世參用絲革鞾唐代宗朝凡在宮人左右者紅錦靿鞾此郭若虛論畫衣冠異制也彼謂三代以前皆跣足非也冠履之制詳自軒轅何言跣也古冠而不幘漢元壯髮以幘象之王莽頂禿始加其屋表紹始製縑巾魏武裁為帛帢林宗折角文若成岐南渡永明改纚為帽白帢練布盛自王承相以後小冠幘衣彌於晉末晉氏放曠楚履賓筵然有露卯陰卯之異婦人髻紒不一元康以後盛以五兵為飾束髮既緩墮被於頸余於色言別錄二卷詳著之如若虛所論極多挂漏畫家不可不審也今世畫人主即翼善冠黃袍玉束帶無棱尾消人則今衫帽貴官戴漢冠餘士大夫戴唐巾不復論時代也豈直漢光東封觀者有僧梁武郊祀從官乘馬而已哉

凡三代兩漢皆用馬車魏晉至梁陳皆用牛車元魏君臣有乘馬及牛車者唐雖人主妃后非乘馬即步輦自郊祀之外不乘車也

按張彥遠之論畫曰失於自然而後神失於神而後妙失於妙而後精精之為病也而成謹細自然者為上品之上神者為上品之中妙者為上品之下精者為中品之上謹細者為中品之中宋鄧椿云自昔鑒賞家分品有三曰神曰妙曰能獨唐朱景眞誤唐賢畫錄三品之外更增逸品其後王休復作益州名畫記乃以逸為先而神妙能次之景眞雖云逸格不拘常法用表賢愚然逸之高豈得附於三品之末未若

復休首推之爲當也其意亦似祖述所遠騁鶩謂於
逸之論大約好奇太甚使理夫畫至於神而能事盡
矣豈有不自然者乎若有毫髮不自然則非神矣至
於逸品自應置三品之外豈可居神品之表但不當
與妙能議優劣耳宋大小米元高倪雲山眉山竹石
足以當逸品
郭若虛有云佛道人物士女牛馬近不及古山水林
石花竹禽魚古不及近何以明之顧陸之蹤探微張
僧繇吳道元及閻立德立本皆純重雅正性出天然
吳生之作爲萬世法號曰畫聖張萱周昉韓幹戴嵩
氣韻骨法皆出意表後之學者終不能到故曰近不
及古如李成關仝范寬董源之跡徐熙黃筌居寀之
蹤前不藉師資後無復繼踵者借使二李三王之輩
復起邊鸞陳庶之倫再生亦將何以措手其間哉故
曰古不及近此語亦定論也然人物以吳生爲聖山
水以營丘爲神由此推之則仲宋當推伯時元初必
讓子昂 蓋二君雖不敢凌吳蹈李而能兼攝二家之
長故也
吳李以前畫家實而近俗荊關以後畫家雅而太虛
今雅道尚存實德則病

夏文彥之論畫三品曰氣韻生動出於天成人莫窺
其巧者謂之神品筆墨超絕傳染得宜意趣有餘者
謂之妙品得其形似而不失規矩者謂之能品然則
神品即自然矣
文彥又云唐及五代絹素粗厚宋絹輕細御題畫真
僞相雜余驗之無不合者
沈存中云董北苑多寫江南真山不爲奇峭僧巨然
祖述源法皆臻妙理大抵源及巨然畫筆皆宜遠觀
其用筆甚草草近視之幾不類物象遠觀則景物粲
然幽情遠思如覩異境余於二君眞跡不能多覩每
閱此皆南筆而竊思其妙也此老不唯隆準亦時勝
出藍
畫家稱大小李將軍謂昭道思訓也畫格本重大李
而舉世只知有小李將軍不得其說吾嘗於徐封所
見小李海天落照圖眞是妙品後一歸權門再入內
府聞已就燬矣大抵五代以前畫山水者少二李輩
雖極精工微傷板細右丞始能發景外之趣而猶未
盡至關仝董源巨然筆方以眞趣出之氣槩雄遠墨
暈神奇至李營丘成而絕矣營丘有雅癖畫存世者
絕少范寬繼之奕奕齊勝此外如高克明郭熙筆亦

自卓然南渡以前獨重李公麟伯時伯時白描人物遠師顧吳牛馬斟酌韓戴山水出入王李似於董巨所未及也

徧綜古人之論則畫家以顧陸爲聖而以道子爲神吳生既起則前有張閻後有彤幹皆當俯首然以昭代格之數子而在顧陸不失連城吳生少劣其價何者巨璧高障宜於利宇非素室之畜也胡神祆像徑丈累尋非推士之所喜也怒目掀脣狱犬奔雷非方內之所貴也即瓘靈求祝圖異之徒畫史流襲以爲得受業吳門富稱殆庶今不唯無遺跡可尋詢之收藏之家若秋風過耳了不相入抑不特此使摩詰思訓去題而存跡恐不能勝叔明子久使中正克明滅款而論值必當在伯時吳興下矣此雖習耳成好習好成風探其所歸未可盡非第未有孔聖之集大成金聲玉振者也自元人之穠纖啓南之振聲文氏之多助去俗者別爲鑒賞喜易者爭務點綴六法漸湮可爲浩歎

唐之人馬韓幹固灼灼矣人不如周昉馬不如曹霸陳閎也宋花鳥最著者黃筌父子然遠不如徐熙也虎最著者包鼎然遠不如趙邈卓也在當時已有定論後人偶不知耳若幹晚年馬定不在閎霸下

有二名而一人者范中正范寬也中正性落拓迂緩人或以范寬目之後遂用以題識宣和秘殿所收亦有之然畫者不知而以無款古畫題曰范寬進不知其不敢以范寬進御也有一款而二人者鍾隱也隱天台人師郭乾暉其於鷙鳥荆棘尤妙李後主煜所畫極多然煜所作畫亦題曰鍾隱蓋托之鍾山隱者以自寓也米元章不知有鍾隱凡畫鷙鳥荆棘皆屬之後主尤可咲也

唐王洽之潑墨每醉先以墨潑潑圖障之上乃因其形像山石林泉雲霞蒼奇自然天成儼若造化張璪之畫松石山水以手握雙管一爲生枝一爲枯枿四時之行驅筆得之所畫山水則高低秀絕咫尺深重幾若斷聯二子一則群品推逸一則衆論稱神然以予心之觀一時縱橫之狀能不目駭鼻欠要皆奇之原未當心醉後世彥遠記云所收洽跡頗不少亦未見絕人名畫離已千畧也郎亦又載李靈省亦類是

南渡以後李唐劉松年馬遠夏珪四家俱登祇奉各著執摩畫家雖以殘山剩水目之然可謂精工之極也或云四家是梅道人吳仲圭

畫家中目無前輩高曰標樹毋如米元章此君雖有
氣韻不過一端之學半日之功耳然不免推尊頗從
恐是好名未必真合友仁不失虎頭吳仲圭差有工
力仲圭是彼此宛仁然來
文與可畫竹昔稱之左氏也子瞻却類莊子又有息
齋李衎者亦以竹名所謂東坡之筆妙而不眞息齋
之竹眞而不妙者是也梅道人始究極其變流傳既
久眞贋錯雜我　朝王孟端夏仲昭可入能品而不
得其風神逈來專為畫家避俗免俗之一途矣
趙松雪孟頫梅道人吳鎮仲圭大癡老人黃公望子
久黃鶴山樵王蒙叔明元四大家也高彥敬倪元鎮
方方壺品之逸者也盛懋錢選其次也松雪尚工人
物樓臺花樹描寫精絕至彥敬等直寫意取氣韻而
已今時人極重之宋體為之一變彥敬似老米父子
而別有韻子久師董源晚稍變之最為清遠叔明師
王維穠郁深至元鎮極簡雅似嫩而蒼或謂宋人易
摹元人難摹元人猶可學獨元鎮不可學也余心頗
不以為然而未有以奪之
職貢圖六梁元帝鎮荊州作首崇庱而後蛋凡三十
餘國即蕭繹異撰以示僣辨才者也王會圖則貞觀三
年東蠻謝元深朝顏師古請訪周書王會篇命閻立
本圖之為王會圖唐武宗會昌中黠戛斯來朝李德
裕請為續王會圖閻令又有西域圖無彼土山川而
絕色伽梨凡九國中有狗頭大耳鬼國用僑謂梁元
有職貢而閻令無之則非也宣和內府有立本職貢
圖二又異國圖宝一即所謂狗頭大耳也西國圖頗
愷之畫魏太子清夜游有梁諸王跋尾楮河南裴自
張承相孙晴家入內府崔監軍淳竣將出轉入王承
相涯家流落歸郭侍郎令狐承相復入內府今所傳
西園圖乃王晉卿求李檢法公麟畫蘇黃米秦諸公
雅集本也
明興善丹青者何啻數百家然其最馳名者不過十
之一耳其山水人物花卉翎魚不過數種而吾吳大
約獨踞其太半即盡諸方之燁然者不敢也聊志於
後畫院祗候至　宣宗朝始盛宣宗亦雅善繪事而
是時戴文進被徵獨見譴放歸以窮死文進名璡錢
唐人死後人始重之至以為　國朝第一文進源出
郭熙李唐馬遠夏珪而妙處多自發之俗所謂行家
兼利者也
沈周字啓南別號石田吳之相城人其父亦善畫能

起雅去俗矣至啓南而造妙凡北宋胡元名手一一能變化出入而獨於董北苑僧巨然李營丘尤得心印稍以己意發之遇得意處恐諸公未必便過也啓南有一種本色不甚稱而以名高歷年久贋作紛紛傳中原李伯華至品之爲第三且目之爲僊爲枯朱問訪伯華悉取沈畫觀之然無一真本也爲大咲而出過來吳中名折益推重啓南爭購之佳者溢至而其價遂與宋元諸名家等識者不以爲過或謂啓南做諸筆意俱奪真獨於倪元鎮不似蓋老筆過之也

○杜董初姓陸别號古狂其界畫樓閣人物最雅深有古意而山水樹石不甚稱亦是白描第一手也花卉頗精雅

吳偉江夏人别號小仙入供奉仁智殿其畫人物出自吳道子縱筆不甚經意而奇逸[illegible]動人山水樹石俱作斧劈皴亦大遒緊宜畫祠[illegible]障間至於行卷單條恐無取也

傳僊法者平山張路最知名然不能得其秀逸處僊有遒勁耳北人重之以爲至寶真贋錯雜醜徒之繁僊亦不免惡道之累矣

唐寅字伯虎吳人領鄉薦第一坐事謫吏伯虎材高自宋李營丘范寬李唐馬夏以至勝國吳興王黄數大家靡不研解行筆極秀潤縝密而有韻度唯小弱耳

文待詔徵明見前待詔出趙吳興及叔明子久間有董北苑筆意大槩自啓南不少也遇合作處單行矮幅沖米氣韻藹有生氣真足嗣賞公既名重吏裔而市井小夫贋作規利者多流傳遠邇百不得一世人亦不解分别大約以公視伯虎可稱伯季

周臣别號東村亦吳人所得宋郭李馬夏法尤深其用筆視唐生亦熟特所謂行家意勝耳唐每有酬應多從臣𠷣礴始落筆若臣者可謂外接文進者也

仇英者號十洲其所出微常執事丹青周臣異而教之於唐宋名人畫無所不摹寫皆有臨本其臨筆能奪真米襄陽所不足道也嘗爲周六觀作上林圖人物鳥獸山林臺觀旗輦軍容皆臆寫古賢名筆斟酌而成可謂繪事之絶境藝林之勝事也使仇少能以己意發之凡所揮灑何必古人

陸淳字道復長洲人後以字行道復善詞翰少年作畫亦學元人爲精工中歲忽斟酌二米高尚書間寫意而已其於花鳥尤有深趣而淺色淡墨久之漸無

吳子括於花卉似勝
吳中又有張靈夢晉善小竹石花鳥周官山水於白描尤精絕吳延孝善花卉而以早逝故少傳世
謝時臣別號樗僊頗能畫屏障大幅有氣槩而不無絲理之病此亦外無戴吳二家派者也
王史部穀祥長洲人以失意棄官數薦不起天下高之吏部少寫生染渲有法度為士林所重中年絕不肯落筆凡人間所傳者皆贗本也
陸治字叔平吳諸生有風調而極耿介將八十矣與余善叔平工寫生能得徐黃遺意不若道復之妙而不眞也其於山水喜倣宋人而時時出己意風骨峻削霞思湧疊而不免露蹊徑謂余更二年當大成余甚壯之
文待詔猶子伯仁少傳家學而時時發以巧思横披大幅頗負出藍之聲晚節自足間入紕路筆亦小減
待詔次子嘉作山水清遠有雲林之趣士林貴之
錢穀字叔寶亦與余善備有沈氏之法力稍不如耳嘗與余畫池上篇西園圖溪山深秀至二卷爽朗幽深各自有致
呂紀寧波人以薦入供事仁智殿至錦衣指揮絕爲翎鳥如鳳鶴孔翠鴛鴦之類俱有法度生氣奕奕當時極貴重之今以時趣漸減矣其鄉人僞莘錄防以鬻愈可厭
林良者亦以薦爲錦衣百戶供奉良取水墨爲煙波出沒鳧雁唼喋容與之態頗見清遠而無神采同時有孫龍者尤甚
叔平負節避跡益甚有一貴官子因所知某以畫請叔平爲作數幅答之乃賫幣直數十金以謝叔平曰吾爲所知某非爲公也立却之余遊元墓廬居則致幣更數月見遺梅花園大癡絹曰區區三歲之力以博一笑耳非敢有請也後更托余所知來意欲求爲傳余素高其人許之叔平乃大喜贄幣拜請余文成會裴先事叔平幣幣行王墓所余梁謝邀留竟日夕其所居蕭然也呼牟酒劇飲自是從洞庭游得余詩無分爲十六景畫以見貽又爲余臨王安道華山圖四十皆有妙致余固未之敢請也凡叔平畫強之必不得不強乃或可得
劉完庵珏畫亦自精絕有勝國人風張靜之寧自以才情著耳恐未是當家
白石翁沈啓南汎愛闊達人或作贗書求題輒亦

所然為書不較也以故翁贋跡滿天下至其晚來自收真蹟亦有收得臨本者弘治中給事御史俱被逮太宰屠公滽請以諸曹散郎署其事學士楊公守阯書弟之以為宜上疏出諸逮者不宜還就以長君過會事翁翁聞而心韙楊作五言長篇五百字譏切屠公甚後有惡翁者聞於屠屠遂和韻寄翁雖微自解了不介意翁媿之復和韻以謝自是遂成知己後屠氏得翁書畫甚多前後餉遺翁不絕人兩賢之

嘉靖初周東村以畫方有聲而分宜為南吏部索其畫多不能應至蜀撫臣行遺幾有銀鐺之厄懇要人乃閒稍解猶追至南京為作兩月畫微酬其直愛媿而歸孫滁陽為河南憲然張平山路不時見至誘之入獄其左手指以右手畫鍾馗適東轄柱侯懇之始解張感右轄恩竭平生力作四畫以酬之頗聞於世同一伎也人之遇不遇一至於此

文待詔稱啓南為先生每謂人吾先生非人間人也神仙人也百文某安敢望觀啓南得意處理應如是語家弟一日問待詔道復嘗從翁學書畫耶待詔微咲謂吾道復舉業師耳渠書畫自有門逕非吾徒也意不滿之如此

待詔書畫平生三不肯應詔親藩中貴人外國人也然自其子弟門僞宗殿購得者亦不少

正德末待詔困諸生而伯虎為山人以老寧庶人慕其書畫名以金幣聘之待詔謝弗往伯虎往而覩庶人有久狀佯為清狂宸濠使至或縱酒箕踞謾罵至露其穢庶人曰果風那放之歸歸二年而庶人反伯虎已卒矣待詔自是名益重以薦起預脩國史北人同館爲者從待詔乞畫不以禮多弗應輒流言曰文某當從西殿供事奈何辱我翰林爲待詔聞之益不樂決歸矣歸三十年名益高海內走候請乞無虛日所居重於卿相

楊君謙吳中佳哲記風雅類云沈氏二先生兄曰貞吉號南齋弟曰恒吉號同齋相城故家皆工唐律書繪事每賦一詩營一障必累月閱歲乃出不可以錢帛購取故尤以少得重家庭之間自相倡酬下至僕隸悉諳文墨石田八十餘啓南即恒吉子也王百穀以二老與啓南並登神品則稍涉曲筆

山東李伯華開先家藏啓南畫幾百幅皆出以示余無一異者而肆為等品妄加評駁梓行之世眞所謂盲人覩場可資嘔嘔

終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說部

宛委餘編一

余故有藝苑卮言六卷其第六卷於作者之旨亡所揚抑表著第彌取書吏中游語瑣屑考證其或雜而亡裨於文字者念棄之爲其敝帚不忍而會坐上書浮槃招提中無他書足攜閒於二藏遺編小有所汎濫或時繹腹笥之遺合之別成四卷昔游以後復日有所筆因更益之爲十卷最後里居復得六卷名之

曰宛委餘編宛委黃帝所藏書處也昉乎孔子之教門人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而又繫之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夫學詩而旁取夫鳥獸草木之名爲貴則夫以鳥獸草木之名而傳詩者十寧無一二益哉卽爲紳先生抗手而談性命曰吾一以貫之亦何有乎不佞嗟夫嗟夫余過矣余方於其末矣世貞欽

朱鷺魚以鳥魚也鳥也俱鷺之儀貌也鳥將爲鴇鶴詩爲雅食茄下茄荷也當作[illegible]黃姑卽河鼓也犢牽爲黃姑古人以牽牛爲河鼓今星曆家牽牛河鼓各一星

晨風海月名甚古雅晨風鸇也海月似水母而非大如鏡白色正圓其柱如搔頭味佳王勃落霞與孤鶩齊飛宋人謂落霞卽飛蛾也意者飛蛾有此名若勃賦作飛蛾對孤鶩是何境界

今世總稱履曰鞋或稱履鞋按古方言云謂之不借朝鮮洌水之上謂之卬角南方江淮之間總謂之麤沃徐土邳沂之間謂之卬角或以屐或爲屩下凡反或爲䋞或爲緉其不同如此

不借爲草屨不落爲酒杯不托爲餺飥不律爲筆又名聿又名弗聿持爲浮瓶繞梁爲樂器杖名扶老鳥亦名扶老蟲名寄生草木亦名寄生鳥名晨風馬亦

名晨風木名長卿蟋蟀亦字長卿草曰屠蘇屋曰屠蘇帽幘曰屠蘇酒亦曰屠蘇藁砧爲夫石闕爲碑鄉語也琵琶有大小忽雷馬有忽雷駁鱷魚亦名忽雷

○趙后名飛燕張平有狗亦名飛燕又紅陽飛燕馬也仙人名王母函山鳥亦名王母句踐名越王海味似蟛蜞者亦名越王梁王名彭越海中小蟹亦名彭越相馬人名博勞鳥亦名博勞音也見樂府及謠仲由字子路熊亦名子路見續博物志

將離贈芍藥芍藥亦名可離相招贈文無文無一名

學飲欲忘人之憂贈丹棘丹棘一名忘憂欲蠲人之
忿贈青裳青裳一名合歡後人折柳贈行折梅寄遠
見古今註及董子又屈軼指佞見論衡帝休不愁見山海經芍藥養
性見博物志皋蘇釋忿見王叡書甘棠不惑見東晉發蒙記樹有長生
見鄴中記木有無患實可去垢見纂異文
果有隱夫木有女貞又有平仲君遷樂有長卿簡子
樹有長生萬年靈壽君子女貞端正皆美名也賓連
闊達平露紫脫華平恒春皆祥名也
有麪樹則南中桄榔也酒樹則椰也肉樹則端溪豬
肉子也大如杯炙而食之味如豬肉而美椰似酒耳
甘而薄亦不堪飲若頓遜國樹葉汁取傳之數日即
為佳酒拘樓國倦棸取之樹腹中又青田核以水實
之少頃成酒乃真酒樹也有酒山南昌國倦山泉也
有酒泉涼州地水也〇枳椇子美如飴能令酒味薄
若以其木為屋柱一屋之酒皆薄
相思子有蔓生者與龍腦相宜能令香不耗搜神記
云韓朋冢木也霍小玉傳有之
蘋婆當作頻婆與末利初不曉其何解後覧翻譯名
義云頻婆此云相思也末利此云柰花也蓋皆梵音
爾旃檀本香名而釋曰離垢今之檀香更因之

人頻婆今見上所攷而古不經見唯楞嚴諸經有之
或云元時通中國始盛耳按洽聞記稱唐永徽中魏
郡人王方言嘗於河中灘上拾得一小樹栽之及長
乃林檎也實大如小黃瓠色白如玉間以珠點味非
常美進高宗種於苑中以為朱柰又名五色林檎或
謂之聯珠果上賜王方言階文林郎人謂之文林果
俗云蘋婆果按此乃真頻婆果耳廣志云林檎似赤
柰子一名黑檎亦名來禽今頻果止產北地淮以南
絕無之廣州有林檎豈得有頻婆果耶
夜合花開香滿庭令人以百合為夜合似非也按夜
合本似梧桐枝弱葉繁互相交結一曰合昏一曰青
裳即合歡也嵇康種之舍前今百合花亦朝開夜合
但草本其香殊甚
盧橘夏熟註既誤楊用脩據吳錄地理志云朱光祿
為建安郡中庭有橘冬月覆上樹翠之至明年春夏
色變青黑味尤絕美謂此即盧橘然非上林所種也
按魏王花木志曰盧橘蜀土有給客橙似橘而非若
柚而香冬夏華實相繼或如彈丸或如拳通歲食之
亦名盧橘蜀土移栽上林固易耳
右軍帖有日給子不知何物惟杜恕篤論曰日給之

萼與柰相似也杏結實而月給零落又以不生實者
盧循餉宋武益智粽又餉遠公按顧微廣州記曰
益智葉如蘘荷莖如竹箭子從心中出一枝有十子
子內白骨四破去之取外皮蜜煮爲粽子味辛
白太史氏謂司馬長卿所載花木鳥獸多過其實後
人相沿疑之以盧橘夏熟答選雜文等語皆爲增飾
按西京雜記載梨有大谷細葉縹葉金葉瀚海東王
紫條紫梨青梨芳梨各十種棗有弱枝玉門青華赤
心西王棠棗梬棗七種栗有侯榛瑰嶧陽四種桃有
緗核金城綺葉紫文秦桃榹桃霜桃胡桃櫻桃含桃
十種李有青綺青房同心車下含枝金枝顏淵紫李
綠李朱李黃李羌李燕李蠻李侯李十五種柰有白
紫綠三種楂有蠻羌猴三種椑有青烏赤葉三種棠
有赤白青沙四種梅有紫葉紫華同心麗枝朱梅燕
梅猴梅七種杏有蓬萊文杏二種桐有椅桐梧桐荆
桐三種林檎十枇杷十橙十安石榴十楟十白銀樹
十黃銀樹十槐六百四十千年長生樹十萬年長生
樹十扶老木十守宮槐十金明樹二十搖風樹十鳴
風樹十琉璃樹七池離樹十離婁樹十白俞𣘦桂蜀
漆樹各十楠四樅七栝十楔四楓四後云從上林令

虞淵得羣臣所上草木名二千餘種後失其本此其
記憶者又茂陵富人袁廣漢園有白鸚鵡紫鴛鴦犛
牛青兕奇獸怪禽江鷗海鶴悉沒入上林太液池中
有鳴鶴舟容與舟清曠舟採菱舟越女舟池有洲鴣
樹一株大六十圍五柞宮五柞樹蔭覆數十畝三輔
黃圖高帝時南粵王獻龍眼樹武帝於交阯移荔枝
百株植上林建扶荔宮中有菖蒲百本山薑十本甘
蕉十二本留求子十本桂百本蜜香指甲花百本龍
眼檳榔橄欖千歲子甘橘皆百餘本內荔枝一株獨
茂忽夕萎死守吏死者百餘夫草木多至二千餘種
則長卿所言固未虛也窮措大不復知前代帝王豪
盛便不復信可發一笑
亢倉子曰得時之禾長稠而大穗圓粟而薄糠米飴
而香舂而易白食之強失時之禾深芒而小莖穗銳
多秕而青蘦得時之黍穗不芒以長摶米而寡糠失
時之黍大本華莖葉膏短穗得時之稻莖葆長稠穗
如馬尾失時之稻纖莖而不滋厚糠而菑死得時之
麻疎節而色陽堅枲而小本失時之麻蕃柯短莖岸
節而葉虫得時之菽長莖而短足其莢二七以爲族
多枝數節競葉繁實而之重食之息失時之菽心長

方糞莩葉虛本跗節而小莢得時之麥長稠而野頭
二七以為行薄翼而蕣色食之使人肥且有力失時
之麥胕腫多病弱苗而翜穗此是農經第一語也得
時失時之說物亦有然者矣
羣土之長是為五粟其次為五沃又次為五位又次
為五蘟又次為五壤又次為五浮凡上土三十物種十
二物中土曰五忞其次曰五纑又次曰五壏又次曰
五剽又次曰五沙又次曰五塥凡中土三十物種十
二物下土曰五猶其次曰五弘又次曰五殖又次曰
五殼又次曰五鳧又次曰五桀凡下土三十物種十
二物蓋因地以為種所以無遺利也
儒者言王者之世有蓮脯蓂莢屈軼觟觽蓮脯者廚
中自生肉脯薄如蓮形搖鼓生風寒涼食物使之不
臭事極叫蓂莢夾階而生月朔日一莢生至十五
日而足十六日一莢落至晦而盡王者不必按曆而
知朔宋之問所謂節晦蓂全落是也屈軼即所謂指
佞草也觟觽者一角之羊也皐陶治獄其罪疑者令
觸之有罪則觸無罪則不觸即今所畫獬廌也又有
倉兕水獸也一身九頭善覆舟師尚父渡孟津以令
其衆令速涉王充皆有辨

三芝有石芝有木芝有草芝有肉芝有菌芝石芝赤
者如珊瑚白者如截肪黑者如漆青如翠羽黃如紫金
皆光明洞徹晦夜能照又有玉脂芝七明芝九光芝
石芝有石蜜芝石桂芝石硫黃芝木芝有威喜芝飛
節芝樊桃芝參成芝木渠芝建木芝木華芝黃櫱檀
桓芝草芝有獨搖芝無風自動牛角芝龍仙芝麻母芝白
符芝隱辰芝朱草芝五德芝龍銜芝肉芝則萬歲蟾
蜍千歲蝙蝠千歲靈龜風生獸千歲燕之類菌芝狀
如宮室或車馬或龍虎或人形或飛鳥五色無常已
上五芝服之皆令人長生茅君句曲山有五種龍仙
參成燕胎夜光玉芝霍山有五香芝良常山有參
芝神山有黃龍芝此外有人芝月芝山芝大芝鳳腦
芝金蘭芝隱辰芝紫芝朱草芝赤雲芝月精芝黑
芝禾芝萬年芝夜光芝白雲芝雲母芝華芝鬼芝然
則大觀政和間王欽若丁謂蔡京輩所進皆鬼目之
類耳
禽經云風翔則風雨舞則雨霜飛則霜露翥則露風
禽鳶類鵰鶹也露禽鶴也雨則商羊皆禽名門名其奇
又以肫識風以罷識雨肫江豬也鸛知風螘知雨
五采之鳥有冠似鳳名曰狂鳥見山海經鴝鵒俗曰

獍鳥見爾雅
破鏡惡逆獸也一說云即梟梭梟食母破鏡食父攙
劍一發偏大之蜌也貍一名不來射貍首謂其不來
故射狐疑狼狽獸名甚著猶豫猶之為獸也尸子曰
五尺犬為豫說文曰隴西俗謂犬子為猶子爾雅曰
猶如麂善登木無恙恙之為蟲也無它它之為蛇也
流離之為鳥也焉之為鳥也能之為獸也又入才韻
之為三足鼈也乙之為燕也又乙之為鴻也琉璃本
亦名流離見漢書果然之為蛇也果然之為獸也
兎無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
鳴龍聽以角牛聽以鼻石脾入水則乾出水則濕獨
活有風不動無風自搖鵂鶹晝暗夜明鼠晝伏夜動
南倭海灘蚌淚着色晝隱夜顯沃山石滴水着色晝
顯夜隱淹菜葉潤夜縮木底甚草晝縮入地夜即復出
蝙牛制即且即且食巨蛇巨蛇食象鵲食猬猬食鵕
鵕食豹豹食駮駮食虎虎他如玄龜食蟒飛鼠斷
猿狖惡嚙鶴青晉食虎吼伏獅鵝欒鷙鳥皆以小制
大所謂物各有制在氣也
獬廌獬邪一名神羊窮奇逐妖一名神狗便是的對

荀子曰鰷鉢者浮陽之魚也疑即所謂陽鱎也
金得伯勞之血則昏鐵得鵜鶘之膏則瑩石得鵲髓
則化銀得雉糞則枯翡翠粉金麝香敗漆人氣破犀
蠶食而不飲二十二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
蛻蜉蝣不食不飲三日而死人食礜石而死蠶食之
而不饑魚食巴椒而死鼠食之而肥
諸鳥食之有益人者黃鳥不妬鴢宜子鵁鶄已渴鵸
鵌無臥肥遺已癘當扈已痔數斯已瘻囂鳥已腹痛文
已痛鶌鶋不饑駅已蟄橐𩇯不畏鵸鵨不魘當扈不
眴目也白鶴已嗌痛又已癇鵸渠已腜皮皺也佩之瘕
○蛇○獸餘俱辟犬窮辟兵青耕辟疫
獸食之有益者狌狌善走類不妬九尾狐不蠱天狗
已癉耳鼠不睬音眯讙貊不眯偉不風佩之得說不
畏讙○天狗俱禦凶䑏疏辟火猿羊脂傅之已腊
○魚食之有益者鯥無腫鯩無蠱又不癡赤鱬已疥
文鰩已狂冉遺不眯鯩○滑○鱳俱已疣何羅已癰
脩辟已白癬儵已憂鰝已狂嚳不驕鮒已嘔箴不疫
蝬不瘺茈不積佩之鰼鰼禦火
東有魚比目曰鰈南有鳥比翼曰鶼西有獸比肩曰
邛邛距虛

鮋爲細魚䚡註蜚鴻爲蟭螟細虫䚡註
雀小玉傳有叩頭蟲按異苑曰有小虫形色如大豆
呪令叩頭又使吐血皆如所教然後請放稽顙㽕七
十而有聲傳咸有叩頭蟲賦
又有虫名螠好於絲髮上自經而死故縊傍循益螠
一名縊文物性固有如此者
冊鉛餘錄云宋官燭香烟成五彩樓閣龍鳳文者不
知何藥物竊謂是蜃脂所成詳見同昌公主傳
蘇子瞻詩云金齏玉鱠飯炊雪海螯江柱初脫泉人
或問蘇以荔枝風格云江瑶柱可敵之郭璞江賦云
玉珧海冊吐納石華晉安海物異名記曰肉柱膚寸
美如珧玉臨海異物志曰玉珧柱厥甲美如珧玉余
甚嗌美其味而不復見問之人或云即瓦壠子稍大
者乾巳巳臘故奉化令徐君獻忠始悉之云奉化四
月間南風下起江瑶或一再上可得三四百枚或遲
歲不上如蚌而稍大中肉腥而脆不中口僅四肉牙
佳耳長可寸許圓半之白如珂雪以嫩雞汁熟過之
一沸即起稍久則味盡矣甘鮮脆美不可名狀此所
謂柱也今海味不甚重江瑶柱實少故耳閩中西施
舌蠣黃寧波酒蛆次之鰒白爲最龜腳蟶吐鐵次蠑

之類次之然皆中沿海有沙裏狗一云沙裏勾狀類
彭越而黃以純甘酒漬之其味遠出諸海品之上臨
海異物志稱沙狗
宋書明帝嗜蜜漬鱁鮧以銀鉢盛之一食至數鉢不
知鱁鮧爲何物見一小說云烏鰂魚腸也有何好而
明帝嗜之若此後得齊民要術作鱁鮧法取石首魦
魚鯔魚三種腸肚胞齊淨洗空著白鹽令小倚鹹內
器中密封置日中夏二十日春秋五十日冬百日乃
好熟時下薑酢等其說則漢武帝逐夷至海濱聞有
香氣而不見物令人推求乃是漁父造魚腸於坑中
取而食之以爲滋味按武帝雖渡江至海未嘗逐夷
也其名恐亦附會至於造鱁鮧法則詳矣烏鰂之說
實未嘗曉
續漢書禮儀志云仲秋之月賜八九十老人杖杖端
有玉鳩鳩不咽之鳥善取其不咽也風俗通乃謂漢
高京索之敗遁叢薄中時有鳩鳴其上追者不疑遂
得脫即位後作鳩杖賜老人恐未可據
象膽按四時在四足熊膽亦在四足魚膽春夏近上
秋冬近下蚺蛇膽隨擊而護
獸而鳥名者張平子曰飛鸞鳥王鐸早腳犬曰花鳥宋

犬曰鵲又周處風土記云犬則青翁白雀赤丸玉騏曰
銅雀晨鳳渼文馬曰紫燕騮猗赤玉龍揵鴞曰飛燕鶴尸
子馬亦名紫燕黃子馬名黃鵠斷洪馬曰白鵠
鳥而獸名者鶘曰魚虎杜宇曰謝豹鴟怪鴟也曰訓
狐又曰訓猴鵙曰天狗又曰魚狗疑即魚虎也西域
大鳥曰駝齊庭一足鳥曰商羊
官以鳥名者少昊時以鳥紀官歷正曰鳳鳥氏司分
曰玄鳥氏司至曰伯趙氏司啓曰青鳥氏司閉曰丹
鳥氏司徒曰祝鳩氏司馬曰雎鳩氏司空曰鳲鳩氏
司寇曰爽鳩氏司事曰鶻鳩氏鳩民曰五鳩五工正
曰五雉漢有執金吾金吾鳥名以諸曹走使曰鳧
候官曰白鷺騎將曰飛鴻
鳥獸而官名者唐玄宗封白綠鸚鵡為白衣使者綠
衣使者齊高後主封鷹凌霄郎君隋煬帝封芙蓉鷁
碧海舍人司馬休之封驢為楊武將軍齊肅太祖封
赤馬龍驤將軍北漢劉主封黃騮馬自在將軍唐玄
宗封騾曰驟將軍
魚鷹鶚魚虎翠碧鳥虎蠅虎斑豹以虎名之也鷹鷂鳩也
鷹奴虎僕以其為役也由鹿媒以取鹿雉也
吳歸命侯時以吳平家鬼目菜為芝草拜平為侍芝郎

然郭璞所註爾雅云江東有鬼目草莖似葛葉圓而
毛如耳璫也赤色叢生廣志曰鬼目似梅南人以飲
酒南方草木狀曰鬼目樹大者如木子小者如鴨子
七月八月熟色黃味酸以蜜煮之滋味柔嘉交阯諸
郡有之然則鬼目之狀或為草或為木或為果與芝
大不類而吳特所生乃菌蕈之類耳不必鬼目也宋
天禧宣政間芝至數萬本人以為疑余於 世宗朝
親見之有五色絕佳者甚多至其末年奸人王金於
崇文門外積巨木置陰濕所以蕈傳之即生芝菌
或五色上進得官此則前人所不解也
以物而人名者草本則石韋昔邊王國白昌蒲華封
蔘黃蘗美菱遠志黃環劉寄奴陳思岌杜朱術天麻
盤傳延年除老生皆菊花土大唐米皆是綠子馬董即紫蘇
萬方量皆參隨脂即麥門冬牛遺馬蹄皆車前子諸署即薯蕷
蘭杜蘭皆石斛石馬辛即薪實子孟推即青葙王連即黃連石鼓石
蹉俱石滑歷人即蓯蓉戴糝即黃耆黃牛勒即營實黃德祖即延年壽
黃文即黃芩石能會果能俱石龍芮長孫即王孫黃良即大黃丁
歷即葶藶房圖即桔梗威推即茵陳陳知白即何首烏東方宿即澤
鄧即早鍾弋即早離婁即蘭石長生陸英蒲公英俱蒲公草檀
桓即木槿趙李即鼠李海藻則有石決明金石則有曾青

阿婆趙榮孔公蘖般蘖蟲藥則有罟㧘菓則有平仲
君遷簡子藥有胡名者婆羅門羊即仙那者悉訶梨勒
○藥有官名者護羌使者胡王使者葛上亭長鬼督郵
○馬通曰馬勃藥草亦曰馬勃出國中久爲霰鳥有白頭翁
見者爲物傳藥亦曰白頭翁昔人以對蕃耳子者獸曰射干即狐也木
亦曰射干藥草亦曰射干
人食鉤吻即死而羊食之肥神仙吞巴豆即死而鼠
食之長魚食莽草即死而人食之美犬食木鼈子即
死而人食之無毒
藥有鼠婦蛇婆蛇公

本草海南產益智花實作長穗而分爲三節其實熟
否以候歲之豐歉其爲藥治氣止水而無益於智盧
諶奇劉裕益智粽即此物也嵇含南方草志云如筆
毫長七八分味辛雜五味中亦可鹽曝
陳所敏云鸕鷀能勑水故水宿之物莫能害鴆能巫
步禁蛇故食蛇啄木遇蠹穴能以喙畫字成符蠹魚
自出鴉有隱巢故鷙鳥莫能見燕銜泥常避戊己日
故巢不傾鶴有長水石能於巢中養魚而水不涸燕
惡艾雀欲奪其巢即銜艾置巢中燕遂避去此皆鳥
之有智者也禹步又曰禹步蓋以禹爲百神所畏故
行步寔跳巫故效之以令百神也
葉寘筆衡楊廷秀舉河魨所原起古書未見有載欽
若尤延之曰左太冲吳賦𣪠王鮪鯸鮐劉淵林注鯸
鮐魚狀如科斗大者長尺餘腹下白脰微黄背上青
黑有斑文性有毒雖小獺大魚不敢啖之蒸煑食之
肥美以是致之河魨異明白于此廷秀檢視之無殊
因歎曰延之異書厨也按本草八種食療餘鯸鮧魚
有毒不可食之其肝毒殺人緣腹中無膽口中無腮
故知害人若中此毒及鱸魚毒皆便剉蘆根煑汁飲
解之又此魚行水之次或自觸着物即怒脹浮水上
爲鴟鳶所食然則鯸鮧即䱗鮐鯸鮐即河魨矣而二
十一卷陳藏器又云河豚味甘溫無毒主補虛去濕
氣理腰脚去痔疾殺蟲江河淮皆有今河豚不聞有
治疾功効而肝極美未必殺人其即鯸鮧鯸鮐與否
不可知也然河豚之外不聞更有二種古人所傳亦
影響耳偶與客食此魚而美因筆其事
陶宗儀載回回地產藥有名火失剌把都者類木鱉
子而小可治一百二十種證每證有湯引又西域老
人絕食止服蜜月餘便溺皆蜜死後以石棺滿浸蜜
窆之滿百年啓成蜜劑以刀匕食醫損神効彼中名

木乃伊華言蜜人也
唐詩紅荳生南國又荳蔻梢頭二月初按桂海虞衡
志紅荳蔻花叢生葉瘦如碧蘆春末發初開花先抽
一幹有大籜包之籜拆花見一穗數十蕊淡紅妍如
桃杏花色蕊重則垂如蒲萄又如火齊瓔珞及剪綵
鸞枝之狀此花無實不與草荳蔻同種每蕊心有兩
瓣相並詞人托興如比目連理云亦可以證用脩駁
荳蔻花之誤
貝至徑尺則寶也狀如赤電黑雲謂之紫貝素質紅
黑謂之朱貝青地緑文謂之綬貝黑文黃畫謂之霞
貝紫愈疾朱明目綬消氣障霞伏蛆蟲黑白各半曰
伏貝使人寡欲無以近婦人黃脣點齒有赤駁曰濯
貝使人善驚無以親童子赤帶通脊曰雞貝使胎消
毋以近孕婦赤熾肉懸赤絡曰慧貝使人健忘赤鼻
青脣曰醬貝使童子愚女人淫脊上有縷句脣曰碧
貝使童子盜赤中圓曰委貝使人志強右見相貝經
愛月齋叢抄以不見此經為恨故記其數端
錦雞二品服色即中多此鳥余將詭之因為作賦及
攷禽經朱黃白鷩雉注背毛黃腹毛赤頭毛緑而鮮
明今頭毛若金黃則稍異又曰腹有采文曰錦鷄注
狀如鳩鴿膺前五色如孔雀羽今大小約如雉不甚
鳩鴿也大抵傳註亦多誤
鸜鵒喙有紅黑二色余初以為種類之異耳按蔡絛
鐵圍山叢談云西頣之地鸜鵒雛初丹喙中變而黑
歲餘復丹始不變此雄者也名鸜鵒喙常黑而不變
此雌者也名木灰木灰不見經傳疑即方言也欲以
紅黑喙辨雌雄良是
鰝魚與衆魚合如婦也[illegible]魚之生母也凡諸魚欲
產輒以頭衝其腹
東坡詩有通印子魚莊季裕辨其誤用以為莆田縣
通應侯廟前魚四方甚得以為子魚大可容印者甚
佳然郭延生述征記城南莵母廣都廟前一池
魚頭間有印文謂之印頭魚非告祠者捕不得則坡
所引亦非誤
抱朴子云不灰之木不熱之火則所謂有溫泉而無
寒火非也又曰無身之頭無首之體若無首之體莫
堅志等書凡三載之無身之頭不知為何物
麝香野豬還日鳥蝮蟲蜈蚣俱啖蛇鵂鳥啖蝮蛇一
名蟲
猰林林之為杖也桃笙笙之為簟也阿錫錫之為亦

也藻井井之為言㧗也王危無當當之為言底也天鷄之為莎鷄也蜚蠊之為蛾蟒也蒲盧之為蜾蠃也蛤之為蝦蟇也白魚之為衣蟲也王孫之為猴也白烏之為蚊也赤烏之為螢也皆以大名小者也犂鼠之為牛也以小名大者也

貝多樹大葉拾遺記云外國有此樹葉書長五六寸闊五寸許葉形似琵琶而厚大嵩高寺中有思惟樹即貝多也

賓連闊達者祥樹也其狀連累相承孫氏瑞應圖曰王者嫡庶有序男女有別則賓連闊達生於房又京房易傳曰君有德生聖子則木生屋上及朝廷愚謂朝廷屋宇豈可生樹其為不祥莫大焉太戊之桑穀有明證又宋孝武大明元年嘉禾生清暑殿鴟尾中不十年而帝殂國亂後嗣殄滅幾盡宋書載之瑞徵寧非謬也

餘甘子臨海異物志云如梭形與橄欖同一果耳陳祚暢異物志云大小如彈丸大覩之理如定陶瓜片初入口如苦忽咽中乃更甜鹽藏尤美然則色狀必與橄欖味正同耳今天下饒橄欖而絶無餘甘

周易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註以為今馬齒莧感陰氣之多者月令云仲冬大雪後五日荔挺出鄭玄註云荔挺馬薤也廣雅云馬薤荔也俗文曰馬藺易統驗玄圖云荔挺不出國多火災蔡邕章句云荔以挺出髙誘云河北平澤生之江東頗有此物種於階庭但呼為旱蒲故不識馬薤講禮者乃以為馬莧堪食俗曰馬齒江陵一僧面形上廣下狹而似馬莧其伯父劉縚因呼為荔挺法師然則曰荔曰荔挺其為馬薤馬齒馬莧似未有定論也

滋蘭九畹種蕙百畝十二畝為畹九畹百畝正相等也古人所書蘭皆今之宜興產者漫被山谷而獨謂[illegible]香色絶人價亦貴今人以[illegible]為[illegible]而謂[illegible]為蕙則又非也楚中絶無蘭蕙如[illegible]是者何得言百畝按本草薰草亦曰蕙草葉曰蕙根曰薰一說即今零陵香零陵香芸香也恐亦未的然

古有木蘭而無玉蘭今則有玉蘭而無木蘭吾吳中木蘭堂其花樹最稚陸龜蒙詩所謂洞庭波浪渺無津日日征帆送遠人幾度木蘭舟上望不知原是此花身者是也其樹至宋末始萎楊備詩則云木蘭枝露樹仍高堂下花光照節旄列鼎重茵歌舞地金章周色使君袍則其花又似絳紫非純白者今玉蘭在

其中多以辛夷接辛夷紫而玉蘭白其在南中道山谷皆滿又皆原本而唐宋人詩絶不及之不得比於薝蔔素馨之末何也豈木蘭玉蘭本一物昔紫而今白耶物氣變移或有然者姑志以備考

前者有桄榔麪樹云大者一樹出麪百斛又按吳録云交阯望縣檳榔樹皮中有如白米屑者乾之水淋之似麪可作餅蜀志莎木峰巔生葉出麪一樹出一石而味似桄榔又廣志云樹餅乃如麪不則如磨屑爲飯滑軟

爾雅曰萍蓱其大者蘋又曰苹蘋蕭鄭樵辨曰萍者水中浮蓱也江東謂之薸是也蘋水菜也葉似車前詩所謂于以采蘋是也苹蔞蒿也即蘋蕭詩所謂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是也

鄭又云蒟醬曰浮留劉淵林蜀都賦注緑木而生其子如桑椹熟時如桑椹熟特正青以蜜藏而食之辛香生巴蜀嶺南司馬相如使蜀而求之也其狀似蓽撥故有土蓽撥之號今嶺南人但取其葉及藤合檳榔食之謂之蔞而不用其實按今人蒟蔞葉西南夷傳南越食唐蒙枸醬晉灼注枸音矩徐廣注枸一作蒟音窶木似穀樹其葉如桑用葉作醬酢美劉德云實長二三寸味酢取以爲醬美小顔云枸者緑木而生實不長二三寸味辛似蓽不酢其說之不同如此

○昔邪草曰烏韭曰垣嬴曰天韭曰鼠韭生於屋上曰屋遊生於屋陰曰垣衣在石上謂之烏韭在地上謂之地衣在井中謂之井苔在牆上抽起茸茸然者謂之土馬騣生於水中謂之陟釐生於石上謂之石花生於海中石上謂之紫英松上之衣謂之艾納以和香燒則煙直上元人錢某號艾納本此

鬱金香草也十葉爲貫將以煑之用爲鬯爲百草之英合而釀酒以降神也於後世爲姜黄作婷瀦臭一云出大秦國如紅藍花不知三代特大秦國何嘗通中國耶物以時變或鬱金滿不香或其種中絶而薑黄特其貌之近似者耳

宜男草人亦謂婦人佩之宜丈夫及子非也廣州記曰小男女佩之臂上辟惡止驚花生葉莖處頭如筆紫色朝生暮謝小兒呼爲狗溺臺又名鬼筆殊非佳草此間園林雨後生一物極類之名鬼腳指疑即此也

諸葛出師令軍中所至種蔓菁云有六利一曰蕪菁一曰須一曰蕘蕪一曰葑蓯見爾雅春食苗夏食心

秋食莖冬食根在宋時三蜀江陵人猶呼爲諸葛菜大槩似菘而有頭南人種之至三歲則變爲菘矣云河朔至多余數遊其地未嘗見也

靈壽杖頗注木似竹有節長不過八九尺圍可三四寸自然合杖不煩削治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五十六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五十七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說部

宛委餘編二

冬至初陽雲出箕如樹立春少陽雲出房如積水春分正陽雲出軫如白鵠穀雨太陽雲出張如車蓋立夏初陰雲出觜如赤珠夏至少陰雲出參如水波寒露正陰雲出井如冠纓霜降太陰雲出鬼上如羊下如蟠石見易通卦驗

立春條風春分明庶風夏至景風立秋凉風秋分閶闔風立冬不周風冬至廣莫風見易緯初春至夏五日曰花信風梅花風先楝花風後凡二十四番見歲時記六月黃雀風見風土記九月鯉魚風見提要錄三月鳥信風五月麥信風見國史補又雄雌風見宋玉賦離合風見陸機要覽上行曰扶搖風曲上曰羊角風見莊子梅雨後涼風一月曰舶棹風海大風曰颶母風發時先緩後急曰鍊風見嶺南錄清明六月支八月風口蘭蓄風見金櫻子杏花雨見提要錄又桃花雨河朔謂之潑火雨三月榆莢雨見汜勝之書三月三日留客雨見陸機要覽五月分龍雨見續博物志七月灑渋雨七月六

日洗車雨見歲時雜記九月苗雀雨見提要錄
風神曰孟婆對颶母可也又颶母如稼打殺遇風即
活雷公如猪冬月蟄地中掘得之二物皆可食作對
甚切其形亦相似也
楊用脩記安寧州潮泉一日三溢三醮連州水下流
有斛溪一日十溢十竭貴州城外有漏泃一日百盈
百竭應偏刻焉可謂奇聞矣因筆之
莊子云得水土之際則為蠹蠙之衣生於陵屯則為
陵舄一名車前名澤舄陵舄得鬱栖糞壤名則為烏足草名烏足之
根為蠐螬其葉為蝴蝶蝴蝶化而為蟲鴝掇蟲名鴝掇千
日為乾餘骨鳥名乾餘骨之沫為斯彌蟲名斯彌為食醯
酒上蠛蠓頤輅蟲名生乎食醯黃軦蟲名生乎九猷蟲名瞀芮蟲名
生乎腐蠸亦蟲名爾雅云一名守瓜一名天鼠羊奚草名比乎不筍久竹
生青寧竹名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未詳列子又有
羊肝化為地皋馬血為轉鄰鬼火也人血為野火鷂為
鸇鸇為布穀布穀久復為鷂燕為蛤田鼠為鶉朽瓜
為魚老韭為莧老羭為猨魚卵為蟲蟲變之獸自孕
而生曰類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鶂純雌其名大腰純
雄其名穉蜂餘見莊子
黃魚化為鸚鵡泡魚大者如斗身有刺化為豪豬沙

魚之斑者化為虎見弇州雜記
有情化無情婦人化石山蚓化百合無情化有情腐
草化螢陳麥化蝶
鯀化黃熊望帝化杜鵑褒君化龍牛哀化虎黃母化
黿徐伯化魚其他不可勝記
雨水暴下蟲蛇變化化為魚鱉歲月推移氣變物類
蝦蟆為鶉雀為蜃蛤贅食棄老積而為雷蟲又化而
為蛾螬蠐化為復育復育轉而為蟬
稱姜縣石首魚化為鳧羅州魚化為鹿石首小者
一名蹄水一名春來音妻人今不聞此二名亦不聞
奚仲造輅車見李尤銘
黃帝作指南車又作華蓋太公作曲蓋殷高宗作雉
尾扇俱見崔豹古今注指南車沈約宋書云周公所
作
記里鼓車沈約宋書不著作者劉宋高祖平姚泓所
得行每一里木人擊鼓一槌按柳子厚有記里鼓詩
秦文公作旄頭飾騎見列異傳玄中記云秦始皇作
黃帝作旗幟見列子
黃帝作掩又作冕晉昭公作弁俱見世本
黃帝作几見李尤銘

舜作五明扇見古今註
與作甲與少康子也見世本
蚩尤作戈戟及矛見李氏春秋又作劍及鎧見管子
堅齒作楯見山海經
揮於作弓夷牟作矢俱黃帝臣也見世本荀卿子云
倕作弓浮游作矢山海經云少皡生般是始弓矢黃
帝作弩見古史考
鯀作城郭禹作宮室俱見世本
神農作市見古文
伶倫作權度量胡曹作衣裳俱見呂氏春秋
太公作九府錢見漢書
神農作耒耜見古史世本云倕作
皇甫隆作樓及犁見魏略
夙沙氏作鹽見世本
儀狄作酒見呂氏春秋又戰國策云帝女儀狄造酒
鯀服牛相士乘馬胲作駕三人皆帝堯臣也見世本
又宋衷云韓哀侯作御
蒼頡造字黃帝史也見世本
舜造筆見博物志又云蒙恬造
蔡倫造紙見東觀雜記

堯作圍棋烏曹作博見世本
齊武陵王曄作側楸碁局見馮鑑續事始
老子入胡作樗蒲黃帝作蹴踘見博物志
劉向作彈棊見西京雜記
曹植作長行局即雙陸也胡王作握槊亦雙陸也俱
見後魏李郃序
漢武帝作藏鉤見辛氏三秦記
晉摯衛尉作四維戲姚肩木棋見李秀賦
周武帝作象戲見後周書
紂作粉見博物志
尹壽作鏡見玄中記
帝俊八子作歌舞見山海經又孟頫帝王統錄云陰
康氏作舞呂氏春秋云是陶唐氏作
岐伯作鼓吹見蔡邕初志
神農氏作琴見世本禮記云舜作琴廣雅作伏羲
庖犧作瑟見世本史記云帝使素女作瑟山海經帝
俊子晏龍為之
蒙恬作箏見風俗通按秦樂書已有之恐不始恬
武帝始用箜篌見史記續漢記云靈帝作按釋名云
師延作也

帝嚳令扑卜作鼓鼙見呂氏春秋又云倕作鼙及鼓
炎帝伯陵作鐘見山海經
黄帝作清角見閑儀賦
女媧氏作簫見禮記風俗通作舜
女媧氏作笙簧隨作竽女媧臣也商辛作員蘇成公
作篪周平王時諸侯也俱見世本
丘仲作笛漢武時人也見風俗通或云塤羌笛久矣
黄帝作釜甑見古史又神農作釜見周書
孟莊子作銘盤見古史
夏少康作箕帚見古本

夏昆吾氏作瓦烏曹氏作磚俱見古史
伯益作井見博物志
公輸般作石磑倕作銚俱世本
蚩尤作冶見尸子
神農作陶見易尸子云昆吾作
雍父作舂黄帝臣也見世本呂氏春秋云亦赤冀作杵
伏羲氏作網見古史世本云勾芒作網及羅伏羲臣也
詹何作綸釣及餌見劉子
黄帝作[illegible]見易

舜作瓦棺土塈見古史
夏禹作笱簴即相竿也見古今註
黄帝作斧鉞見輿服志
黄帝作刀見洞冥記又見二儀實錄
蚩尤作陌刀舜作觸鹿箭同輾親亦見二儀實錄
五兩候風羽也淮南子曰綄兵書曰以雞羽重八兩
建五重旗羽繫旗巔為五兩
筌篾船中林以為物者也梓利者繫船筏也郡出此
材以得名見華陽國志
漢武帝令宮人為八字眉梁冀妻孫壽欣翠眉為愁

眉卓文君眉色如遠山人效之為遠山眉魏武帝令
宮人掃青黛眉連心細長謂之蛾眉粧五代宮中畫
開元御愛眉小山眉五岳眉垂珠眉月稜眉分梢眉
涵烟眉風池院尼童有淺文殊眉唐明皇令畫工畫
十眉圖一曰鴛鴦眉又名八字眉二曰小山眉又名
遠山眉三曰五岳眉四曰三峯眉五曰垂珠眉六曰
月稜眉又名却月眉七曰分梢眉八曰涵烟眉九曰
拂雲眉又名橫烟眉十曰倒暈眉東坡詩成都畫手
開十眉橫月却月爭新奇
唐末點唇有胭脂暈品石榴嬌大紅春小紅春嫩吳

香羊邊齊萬金紅聖檀心露珠兒內家圓天宮巧洛兒敵淡紅心猩猩暈小朱龍格雙唐眉花奴

髻始自燧人氏以髮相纏而無繫縛女媧氏以竹爲笄赫胥氏以木爲梳皃以銅爲笄舜以牙玳瑁爲梳周文王加珠翠翹花名曰鳳髻又名步搖髻秦始皇有望仙髻參鸞髻凌雲髻漢有迎春髻垂雲髻王母降武帝宮從者有飛仙髻九環髻漢元帝宮中有百合分髾髻同心髻魏武帝宮有反綰髻又梳百花髻晉惠帝宮有芙蓉髻陳宮有隨雲髻隋文宮有九貞髻煬帝宮有迎唐八鬟髻又梳翻荷髻坐愁髻唐高祖宮有半翻髻反綰樂遊髻明皇帝宮中雙鬟望仙髻迴鶻髻貴妃作愁來髻貞元中有歸順髻又有鬧掃妝髻漢梁冀妻作墮馬髻長安城中有盤桓髻驚鵠髻又作拋家髻及倭墮髻一意亦作解散髻斜插鬢周弘文少時着錦紋髻二公皆男子尤可笑也

春申君客躡珠履秦始皇有望仙鞋漢有伏虎頭鞋繡鴛鴦履東晉有鳳頭履聚雲履五朵履宋有重臺履梁有笏頭履分梢履立鳳履五色雲霞履漢履婦人員頭男子方頭晉太康後婦人皆方頭

複爲履者齒皆達褊上名曰露卯太元中忽不徹名曰陰卯

幘古賤人不冠者之服也漢元帝額有壯髮始引幘服之王莽頂禿又加其屋漢末王公名士多委王服以幅巾爲雅是以袁紹崔鈞雖爲將帥皆著縑巾魏武惜財擬古皮弁裁縑帛以爲帢以色別其貴賤帢即帢也未有岐荀文若巾之行觸樹枝成岐因而弗改巾以葛爲之形如帢而橫著之古尊卑共服之尚書八座三省侍郎白帢低幘出入掖門又二宮直官著烏紗帢士人宴居皆著帢矣王承相白帢綵布單衣江左以後白紗帽遂爲人主之服臣下不敢輒用按五行志服妖傳玄謂白帢白乃軍容非國容也于寶以爲縞素凶喪之象南齊書亦云白帢單衣謂之素服以舉哀臨喪者又初作白帢橫縫其前以別後名之曰顏帢永嘉間稍去其縫名無顏帢

幘本纚也古者有冠無幘冠下有纚以繒爲之後世施幘於冠因裁纚爲帽宋明中蕭諶開博風帽後暴之製爲破後帽末年民間製倚勸帽建武中帽裏[illegible]頂東昏侯斷之東昏時屋小又造四種帽因勢爲名一曰山鵲歸林二曰兔子度坑三曰反縛黃離嘍四曰鳳凰度三橋皆服妖也吳孫休衣服之制上長下

短積領五六而裳居二上有餘下不足也魏晉武太
始初衣上儉下豐著衣者皆厭褄下裳上也元康末
婦人衣出兩襠加乎交領之上內出外也
晉末太和間婦人束髮其緩彌甚紒之堅不能自立髮
被於額目出而已吳婦盛粧者急束其髮而劘角過
於耳惠帝元康中婦人之飾有五兵佩又以金銀玳
瑁之屬為斧鉞戈戟以當笄
晉末皆冠小冠而衣裳博大風流相倣輿臺成俗
太元中公王婦女必緩鬢傾髻以為盛飾用髮既多
不可恒戴乃先於木及籠上裝之名曰假髻或名假
頭
宋文帝元嘉六年民間婦人結髮者三分髮抽其鬟
直向上謂之飛天紒始自東府流被民庶
漢梁冀作平上軿車埤幘狹冠折上巾擁身狐尾
單衣妻孫壽作愁眉粧墮馬髻折腰步齲齒咲周弘
正着紅褌錦絞髻齊開善寺門聽經後又着綵絲布
袴繡假種栰劉顥皆所謂服妖也
天寶初貴族及士民好為胡服胡帽婦人則簪步搖
釵衿袖窄小楊貴妃常以假鬢為首飾而好服黃裙
近服妖也時人為之語曰義髻拋河裏黃裙逐水流

學齋佔畢有云古者有冠而無巾非無巾也蓋巾
止以羃尊蓋瓜果之用不加於首也故六經止言冠
下至於庶人亦以皮冠野老亦以黃冠是仍簪導方
為冠也至於罪人方去其冠而加黑幪漢世之冠貴
者則有通天遠遊方山之類武夫則有鶡鸃閒居則
有竹皮鹿皮之類皆冠也以簪附之而所謂巾幘稍
稍施於執事賤人之首如庖人綠幘是也至晉人輕
浮方有接䍦白葛漉酒之巾然起於後漢郭林宗折
角巾矣至於近代反以巾為禮而戴冠不巾者為非
禮又朝服幞頭乃後魏狄制及後唐而施長脚同伶
優之賤至於今士夫安之曾莫議其非者以至於靴
舄則古有舄有屨有屐而無靴故靴字不見於經至
趙武靈王作胡服方變履為靴而至今服之本朝徽
宗政宣間昔變靴為履矣至高宗時務反政宣之失
仍變履為靴冠履兩事反使今之道流得竊其似至
如上衣下裳各為長短之制衣纔至膝裳乃裙也今
之公服是也後魏胡服便於鞍馬遂施裙於衣為橫
幅而綴於下謂之襴今之公裳是也戎狄之服也數
者學士大夫皆安之而莫覺
吾所以備著其首及六朝服飾之異者不惟見其時轉

之異亦欲使善画者不取譏於有識與鑒画者之不
爲人所紿也
今公侯所戴貂蟬冠制按武冠一名大冠一名繁
冠一名建冠一名籠冠即古惠文冠以其趙惠文所
造也亦云惠者蟪也其冠文輕細如蟬翼故名即今
之籠巾也漢侍中常侍則加金璫附蟬爲飾插以貂
毛黄金爲竿侍中插左常侍插右金取剛強百煉不
耗蟬居高飲清口在腋下貂內競悍而外柔縟蓋貴
貂也故曰貂不足狗尾續今則取絲繩屈曲而上有
緌耳今蟬有三等國公王侯金伯玳瑁

今文臣冠即古進賢冠也然古前高七寸後高三寸
與今稍不同今則後高而前低梁制人主始加元服
五梁三公及公侯三梁卿大夫關內侯千石以上兩
梁餘一梁今一品七梁二品六梁三品五梁以次而
殺至九品雜流一梁於前綴一小桄金獬豸曰豸冠
內外臺臣得戴之按古獬豸冠高五寸以纚爲展筩
鐵爲柱卷亦似不同也
漢天子不能鈞駟而諸侯貧者或乘牛車鈞駟淳駟
也然則天子亦四馬矣曹公以騎征伐故重牛車追
至此而盛行[illegible]角稱八百里駮又日行七百

里如王君夫苟道將者江左而後又有當世快牛陳
世子青王三郎烏吕文顯折角江瞿曇白鼻
沈約宋書天鹿純靈之獸五色光耀洞明角端日行
萬八千里又曉四夷之語白澤黄帝時獸跌蹄后土
之獸俱神靈能言語餘者俱隱獸能辟災害飛兔騕
褭俱日行三萬里神馬也天鹿疑即天禄辟邪而形
不稱角端在元太祖時見西域元太祖時耶律楚材
引以阻師者
馬賦有云其名則汗血山子桃驊綠耳金喙騰黄騶
吾吉光蒲稍啓服野麋蛾麃白蟻雞斯鴻毋兒遺

風騣騕褭兹白纖離按黄帝有馬曰飛黄一曰騰黄乘
黄吉黄翠黄紫黄狀如狐又飛兔日行三萬里騕褭
日行萬八千里散宜生將紂者曰雞斯又犬戎吉彊
義渠兹白䮤駼周穆王傳八駿一曰赤驥二曰盜驪
三曰白義四曰踰輪五曰山子六曰渠黄七曰華騮
八曰綠耳余有史道碩畫本名同又有名翠龍者見
揚雄河東賦王子年拾遺記則一曰絕地二曰翻羽
三曰奔霄四曰超影五曰踰輝六曰超光七曰騰霧
八曰挾翼疑未見穆王本傳故也唐侯有驌驦又圖
有含陽紅驃黄騎連凰綠蛇紫燕秦始皇有七馬一

曰追風二曰白兔三曰躡景四曰追電五曰飛翮六曰銅爵七曰晨鳧一曰神鳧唐侯有驌驦項羽有烏騅漢文帝自代還有九馬一浮雲二赤電三絶羣四逸驃五紫燕六綠螭七龍子八驎駒九絶塵後得千里馬却之漢武有天馬西極馬天馬汗血又東方朔獻馬曰步景宣帝有象龍昭烈有的盧魏武有絶影呂布有赤兔張飛有玉追曹真有驚帆曹洪有白鵠魏文有鮮卑黃耳又遺孫權纖離陳王獻魏文大宛紫騂齊高祖有能驟赤冉閔有朱龍劉琨有駃雄元琛有追風赤驥吐谷渾有青海驄隋文帝有獅子唐太宗得之民間太宗有六馬拳毛騧平劉黑闥乘什伐赤平王世充白蹄烏平薛仁杲特勒驃平宋金剛颯露紫平東都青騅平竇建德又得骨利幹十馬一曰騰霜白二曰皎雪驄三曰凝露驄四曰懸光驄五曰決波騟六曰飛霞驃七曰發電赤八曰流金騧九曰翔麟紫十曰奔虹赤唐明皇有照夜白又玉花驄又大宛紅紫青黃丁香桃花六叱撥代宗有九花虬德宗有神智驄如意騮望雲騅秦叔寶有忽雷駮郭子儀有御子花即九花虬也宋王明圖叱撥有八曰紅耳叱撥鶯紫赤撥桃花叱撥丁香叱撥青叱撥騮叱撥褕叱撥紫騮叱撥魏王繼岌選蜀馬二十曰麝香騮錦耳驄駱十二趁日驄獨界玉陷水騟長命騧孫兒驄龍枝白八百哥掠地雲錦地龍雪面娘月影三王年駒撒沙騮天花騎旋風白窣地嬌六尺金蜥蜴奴杜兎威馬曰吉祥坐景延曆馬曰肉胡林宋太宗有乘御驄仁宗有玉逍遥

烏秅國出小步馬越睒出越睒駿

馬左足白曰馵驪白雜毛曰鴇所謂烏驄也赤馬黃鬣曰騝騮黃馬黑喙曰騧驪驎馬白跨曰驈黃白曰皇純黑曰驪黃騂曰黃蒼白雜毛曰騅黃白雜毛曰駓赤黃曰騂青黑曰騏青驪驎曰驒連錢驄也白馬黑鬣曰駱赤身黑鬣曰騮黑身白鬣曰雒陰白雜毛曰駰陰淺黑色今泥驄也彤白雜毛曰騢豪骭曰驔毫在骭而白也二目白曰魚似魚目也青驪曰駽今鐵驄也

周書王會所載國名物產亦多奇詭不經青馬黑鬣謂之母兒稷慎貢大麈似鹿穢人前兒前兒若獼猴立行良夷在子人首之身其腹鳴揚州禺禺魚名解冠發人鹿鹿迅走俞人雖馬青丘九尾狐周頭煇羝羊也黑齒白鹿白民乘黃似騏有東越海蛤歐人蟬蛇姑於越納口姑

漭珍且甌文蜃若人玄貝海陽大蟹自深桂會稽鼉
義渠玆白白若白馬鋸牙食虎豹史林尊耳身若虎豹尾長三尺食虎豹比
戎以閭閭以隃冠渠叟以鼩犬飛食虎豹樓煩星施其珥十
盧以牛牛之小者區陽以鼈封若彘前後有首規矩以麟西申以
鳳鳥丘羌鸞鳥巴人比翼鳥方揚皇鳥蜀人文翰若皋
雞方人孔鳥奮揚翟鳥倉吾翡翠文伊尹為湯定物
貢正東符婁仇州伊慮漚深九夷十蠻越漚鬋文身
貢魚支之鞞烏鰂之醬鮫瞂利劍正南甌鄧桂國損
子產里百濮九菌貢珠璣瑇瑁象齒文犀翠羽菌鶴
短狗正西崑崙狗國鬼親枳巳闟耳貫胸雕題離丘

漆齒貢丹青白旄紕罽江歷龍角神龜正北空同大
夏莎車姑他旦略貌胡戎翟匈奴樓煩月氏孅犁其
龍東胡貢黃驍白玉野駒騊駼駃騠良耳
穆天子傳狗名重工徹止䧥猳來白鷬狗獸名白狐
玄貉赤豹白虎䝙狻野馬邛邛距虛犳牛犛牛
豪羊鳥名鶴鶤白鳥青鵰草名萑葦莞蒲茅萯蒹葽
苔董禾禾木名楔黃姑繇
史記世俘解謂武王狩禽虎二百有二貓麋五千二
百三十五犀十有二氂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有
一羆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麈十

犀十有六麝五十麋三十鹿三千五百有八武王征四方
凡憝國九十有九國馘魔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九十
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凡服國六百五十有
二此雖夸大不經之辭然武王克殷之後封同姓及
異姓功臣數十餘國此必有所廢滅而一無所考豈
儒不學却以為後世無史吾不信也

今人俗書鰣魚作鯖魚非也爾雅曰鮤鱴刀注今之
鮆魚亦呼為魛魚按山海經浮玉山北望具區苕水
出于其陰其中多鮆魚郭璞注云鮆魚狹薄而長頭
一名刀魚太湖中饒之蘇子瞻詩知有江南風物否

桃花流水鮆魚肥

江鮆湖鮆皆有子海鮆無子河魨大斑魚小形同皆
美肝有客載誦海鮆為江湖二鮆婦斑魚為河魨孫
謔而有理

物之變者蜈蚣輕者蝴蝶嶺南異物志見有物如蒲
帆過海將到舟競以物擊之破碎墜地視之乃蝴蝶
也海人去其翅足稱肉得八十斤噉之極肥美舊洪
邁觀賦蜈蚣大者長百步頭如車箱屠裂取肉白如
瓠南越志云大者其皮可以鞔鼓其肉暴為脯美於
牛肉

月令仲夏日鹿角解仲冬日麋角解鹿以夏至隕角而應陰麋以冬至隕角而應陽鹿肉暖以陽爲體麋肉寒以陰爲體以陽爲體者以陰爲末以陰爲體者以陽爲末末者角也故麋茸補陽利於男子鹿茸補陰利於婦人見王楙所著甚明今人不惟一槩作男子補精益血之劑於麋鹿亦不能辨矣

洪武乙卯夏五月丁丑　上御奉天門召翰林臣出示元內庫所藏巨桃半核長五寸廣四寸七分前刻西王母賜漢武桃及宣和殿十字塗以金中繪龜鶴雲氣之象後鐫庚子年甲申月丁酉日記其字如前之數命學士宋濂爲賦濂既承命謂庚子實宣和二年字疑祐陵所書又以王母獻桃事詳見張華博物志第八卷史補類桃七枚大如彈丸遺帝五自食其一漢武內傳所謂桃如鳥卵形圓而色青者以爲疑又引蔡京所記尚方有王母蟠桃核頗鉅以爲實跋尾後云徽宗本紀宣和元年己亥二月庚辰改元遂易宣和爲保和殿至四年壬辰夏四月丙午詔録三館書置三和殿及太清樓祕閣始重稱宣和今核上之字刻於二年庚子之甲申月乃不書保和而猶襲宣和之名此固不可不疑況丁酉日乃庚子歲癸未月月絶尤不可致詰意此核非漢武時物字亦非祐陵所書雜書載海外多大桃或者得其遺核特依傲而托之者歟宋記如此按玄中記云木子之大者有積石山之桃實爲大如十斛籠又拾遺記漢明帝時獻巨核桃此桃霜下結花隆暑方熟鄴中記石虎苑中有句鼻桃重二斤神異經東北荒有桃高五十丈葉長八尺廣四尺子徑三尺二寸然則巨桃核誠非王母所遺漢武者矣

秦中果實之佳者曰偏淡仁熱中果實之佳者曰旦杏仁巴旦蓋胡元時語也今杏仁多而偏淡少核嶺表録異曰核桃出羊占國內不堪食胡人多收其核遺漢官以稱珍異其形薄而尖頭偏如雀嘴破之食其桃仁味酸似新羅松子性熱入藥分與北地桃無異今巴旦杏亦不堪食其仁味甘於榛而長於榧眞佳品也

抱朴子曰河上姹女非婦人也陵陽子明非男子也禹餘糧非米也堯漿非水也俗人見方用龍膽虎掌雞頭鴨蹠馬肺犬血鼠尾牛膝皆謂之血氣之物見用缺盆覆盆釜鬲大戟鬼箭天鈎則鐵瓦之器也見用胡王使者倚姑新婦野丈人守田公戴文浴徐長

鄉則詞人之姓名也

元太祖西征至印度遇大獸其高數十丈角如犀牛作人語曰此非帝世界宜速還耶律楚材進曰此名角端乃旄星之精也聖人在位斯獸奉書而至日馳萬八千里靈異如鬼神不可犯也按漢書司馬相如上林賦曰其獸則麒麟角端張揖曰角端似牛其角可以為弓郭璞曰角端似猪角在鼻上可作弓李陵嘗以此弓十張遺蘇武師古曰郭說是也史記作觻音端漢書文選皆作端然則角端乃北中一獸也楚材權詞以對耳不踰年而元祖崩豈非神異之物乎按

又注麒麟云麒似麟而無角毛詩疏云麟黃色角端有肉陶九成併以以釋角端云似麒麟而無角抑何鹵莽之甚耶璞解則今之畫一角者麟也非麒也

○郡國志曰大賓縣漢布山縣地有堂牛與蛇同穴牛嘗聽俚人以皮蒙手窒壁入穴探之牛紙之出外則不得取其角為器二 曰糖牛又山海經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爾雅云鳥為鵌鼠為鼵郭璞注鼵如人家鼠而短尾鵌似鷄而小黃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胡承之云甘肅永昌衛山中亦有此異鳥則灰白色夷名本周兒鼠則如郭注夷

名苦术兀兒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說部

宛委餘編三

史記載宰我爲齊相作亂夷其宗使人以爲闞止之誤韓非子難言篇宰予不免於田常則在其時已訛之矣又云虙子賤西門豹不鬭而死人手則二君亦不良死淮南子齊簡公專任大臣宰相故使田常鴟夷子夷得成其難使呂氏絕祀而陳氏有國太史公謂范蠡至齊變姓名爲鴟夷子皮齊人聞其賢以爲相范蠡謂久受尊名不祥乃歸其相印散千金而去之陶然則范蠡相齊之後又爲田常謀事成乃去耳按說苑云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令於卒中曰不見旌節無起鴟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成子因而旌節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滅之也

吳起爲西河守欲攻徙秦亭乃倚一車轅於北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門之外賜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還賜之如令俄又置一石赤菽門之外而令之如初人爭徙之乃令攻亭商鞅徙木之賞蓋本此人知鞅之賞徙而不知起之賞徙也

季桓子穿井而獲土缶中有羊焉使人問仲尼曰穿井而獲狗何也孔子對曰以丘之所聞羊也土之怪曰墳羊然則夫子以爲土無狗也按尸子曰地中有犬名地狼夏鼎志曰掘地得犬曰賈晉太與元四等年及隆安初皆於地中得犬使夫子而當其時不幾對哉夫子又云木石之怪曰夔蝄蜽水之怪曰龍罔象而吳先主伐樹中斫之有物面似人而狗身陸敬叔曰按白澤圖云木之精曰彭侯狀如黑狗無尾可烹食之當是時夫子又當幾對也

楚悼王薨吳起大臣作亂攻吳起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起并中王尸既葬肅王即位使令尹盡誅爲亂者坐起夷宗者七十家齊大夫與蘇秦爭寵使人刺之不死殊而走齊王求賊不得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卽死車裂臣以徇於市曰蘇秦爲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於是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若起與秦身死而能報讎者也

哭秦庭而救楚者左傳以爲申包胥戰國策以爲棼冒勃蘇此非二人戰國策之誤也

吳公子慶忌欲復王僚之讎而爲要離所殺夫差將

亡公子慶忌驟諫欲殺不忠者為夫差所殺一見史
記一見左傳然則吳有兩公子慶忌耶
說苑云桀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左師觸龍者諂諛
不止荀子云曹觸龍之於紂可謂國賊矣趙又有左
師觸龍說太后長安君為質事是有三觸龍二諂而
一忠又二觸龍俱為左師亦奇事也晉文公之舅狐
偃字子犯為上卿稱咎犯其孫平公以咎犯參治國
晉亦有兩咎犯也
宋子罕與田恒九人上逼君下亂治援外以撓內親
下以誅上又云宋君失其爪牙於子罕簡公失其爪
牙於田常而不蚤奪之故身死國亡然則子罕者左
氏以為賢相而韓非氏以為弒君之賊也
荀子韓之張去疾趙之奉陽齊之孟嘗可謂篡臣也
註去疾張良之祖然則去疾亂韓而良能為韓忠蓋
前人之愆者也
漢儒云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故夏姓曰姒禹母吞燕
卵而生契故殷姓曰子后稷母履大人跡而生稷故
周姓曰姬禹胸逆生闓母背而出后稷者順生不坼
不副逆生者子孫逆亡故桀紂誅順生者子孫順亡
故赧王伏乩甚可笑桀亦非誅亡也王充辨之更益

方辨
夏禹伯益作山海經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郡縣神
農作本草而有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眞定臨淄
馮翊等郡縣周公作爾雅而云張仲孝友孔子作春
秋而云孔丘卒左丘明作世本而有漢高祖燕王喜
汲冢瑣語乃載秦望碑李斯作蒼頡而有漢兼天
下海內并廁豨黥韓覆畔討滅殘司馬遷作史記而
有班固敍贊劉向作列僊傳而贊云七十四人出佛
經又作列女傳其子歆足成之而有更始韓夫人明
德馬后梁婦人嫕傳顏氏以為後人所羼非本文也
然山海經本草爾雅恐亦非禹神農周公作
孔子三世出其妻曾子之出妻也以蒸藜不熟孟子
之出妻也以惡敗按禮記檀弓曾子父子俱出妻然
顏氏家訓有云曾參婦死謂其子曰吾不及吉甫汝
不及伯奇遂終身不娶恐別有據
太公金匱曰武王代殷丁侯不朝尚父乃畫丁侯射
之丁侯病遣使請臣尚父乃以甲乙日拔其頭箭丙
丁日拔目箭戊己日拔腹箭庚辛日拔股箭壬癸日
拔足箭丁侯病乃愈四夷聞乃懼越裳氏獻白雉據
此則太公一乞米肯濟茅山道人也誣罔那可信

王充云堯以天下讓舜鯀為諸侯欲得三公而堯不
聽怒其猛獸欲以為亂絃何得有此事而充妄引之
○宓子賤治單父而腥有若謂之曰昔者舜鼓五絃
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云然則子賤之鳴琴固有若
教之也

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起取齊女為妻而魯疑之起
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為將將而攻齊大
破之見史記又起衛人也使其妻織組而幅狹於度
吳子使更之其妻曰諾及成復度之果不中度吳子
大怒出其妻妻之弟重於衛君乃因以衛君之重請
吳子不聽遂去衛而入荆也見韓非子公叔為相尚
魏公主而害起從其僕謀謂武侯曰起賢人也而國
小與彊秦壤界竊恐無留心也武侯曰奈何曰試延
以公主無留心則必辭公仲召吳起令公主怒而輕
公仲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也辭武侯遂疑之起出
奔楚見戰國策合三者觀之為起妻者不亦難哉

淮南子云桀囚於焦門悔不殺湯於夏臺紂拘於宣
室悔不誅文王於羑里紂不聞拘宣室果桀所也漢
不宜以名齋殿

淮南子武王尅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註謂上黨壺關

楊用脩引列子稱太行為太形從形字許此亦一説
○古樂録載卞和獻楚王王使樂正子視之以為
石也而刖和足此樂正子卽所謂下堂而傷其足三
月不出猶有憂色者也又傳稱堯時十日並出焦禾
殺稼使羿射九日盡墮及羿妻竊長生藥入月為嫦
娥事雖不經而極可笑予嘗戲作荆王篇末六膝行
向前中自傷野人安敢望陵陽惟憑寄與樂正子三
月胡為不下堂又古意末句云不信雕弧摧九日却
留明月隱嫦娥可供羿林一咲

阮嗣宗詩西游咸陽中趙李相經過註謂李夫人趙
飛燕大誤或云趙飛燕李平皆成帝所幸婕妤然不
應與婕妤游從觀史谷永傳又有為趙李報德復怨
註小司趙李從微賤專寵楊用脩又言卽趙季李左
然二人皆陽翟大俠為何說所殺未審孰是

諺有城門失火殃及池魚詩有舊時王謝堂前燕飛
入尋常百姓家其事甚明而附會其說者至以池魚
為姓名以王謝為商誤游烏衣國又孔子謂公冶長
在縲紲之中而小說謂公冶長識鳥語為鳥所誤至
沈佺期引之入詩曰不知黃雀語能免冶長災皆可
笑也

李密為祖母陳情辭官而後以遷遲怨望獲罪方望諫隗囂稱王而後立劉林以死李迴秀為母出忤婦而晚為張阿臧私夫劉殷孝子而以二女奉劉聰至太保房玄齡妻為夫病剔目而後以妒聞太宗賚之以毒而不懼臧質土守盱眙奚減狀恭礼覲之清節何愧羊續袁顗之才氣亦不下其勇幷宗而卒以從亂誅人固不可以本末論也

平陵方望以書別隗囂范蠡收責句踐未偏責於五湖呰犯謝罪文公亦逡巡於河上夫以二子之賢勤銘兩國猶削跡歸慝請命乞身望之無勞固其宜也望聞烏氏有龍池之山微徑南通與漢相屬其傍時有奇人聊及閒暇廣求其人願將軍勉之雖昭夫子度何以加焉然至王莽劉秀作天子自為李相辛皆大僇死者有知能無為西州涅槐所笑

梁冀使馬融為飛章奏李固云胡粉飾面搔頭弄姿此雖誣語要是當時風俗亦有之耳何晏粉白不去手又五行志稱其好着婦人之服以為服妖顏氏家訓有云梁朝全盛之時貴游子弟無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跟高齒屐坐棊子方褥憑斑絲隱囊蓋自唐以後始不復傅朱粉耳昔人不知隱囊之制觀此可以意會矣古字通皆作隱疑此隱字誤也

陰符經是秦漢人贋作李筌為之釋仍託辭於驪山老姥以神其說楊用脩遂謂為筌作非也筌開元時人宋徽中褚河南遂良嘗奉旨寫一百卷今養生家尚尊之以比於素問參同

驚帆魏曹洪所名駿馬也馳馬吳孫權所名快舫也三事正相反而又相對出一時甚奇舟又有鳴鶴飛烏青鵲茵鸞蒼隼鶂鷁鵠鴨頭鴛毛者皆鳥名見西京雜記晉令宮閣記吳志蜀王本紀異服雜事諸書白鴿青雀見梁元帝詩

楊用脩記魏辭則與吉茂同傳太白山則為侍中侍中觀尚起居故謂之執虎子茂見則曰仕進不止執虎子則咲曰誠不能效汝寒蹇鹿車驛按漢世有諺語云仕宦不止車生耳謂車較也吉茂反語以戲辭則謂不得坐車竟由而反執虎子也則亦為韻語以荅茂陳晦伯正楊辨之又不明彼虎子褻器也漢侍中親省起居不免奉褻器漢孔安國以儒者特聽掌御唾壺朝廷榮之鹿車亦車也中僅容一鹿故名漢元散郎乘鹿車見趙壹傳茂以刑雖貴而褻故咲之則謂茂雖貴不若汝之遲滯也以虎子對鹿車又借仕

宜不止卑生耳意非謂重較反語也

王充有辨諱諸篇其辭雖繁猥亦足以見當時風俗也大諱四其一諱西益宅與田則不諱其二諱被刑爲徒者不得上祖父墳墓其三諱婦人乳子以爲不吉將舉吉事入山林遠行度川澤者不與交通乳子之家亦忌惡之踰月乃入室江北乳子不出房室至大乳置之宅外江北諱犬不諱人江南諱人不諱犬其四諱舉正月五月子至曲俗微小之諱如厲刀井上承屋檐而坐反懸冠幘寢以箸相受相代掃之類不一而足又穿鑿起宅蓋屋擇日墾田治園圃不擇日沐頭擇日浴不擇日裁衣擇日治冠不擇日今亦因之學書諱丙日云蒼頡以丙日死也不以子卯舉樂云殷夏以子卯日亡也今小兒除髮避火日丁日

荆楚歲時記五月忌曝牀薦席又忌上屋

傳謂夔一足而莊子又有夔憐蚿蚿憐風世人眞以夔一足矣獨韓非子明之哀公問孔子曰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無它異而獨通於聲堯曰夔一而足矣使爲樂正非一足也又謂黃帝四面而尸子明之引孔子云於合知己者四人于四方謂四面耳非眞四面也

古稱金雞放赦至今詔書於五鳳樓以金雞口銜下之三國典略司馬膺之曰案海中有占天雞星動當有赦故帝王以金雞建赦

商雒雅十有四萃君設以問劉原父不能對呂氏考古圖古器銘有十三月十九月校鼓銘惟王十年十有三月十三月或是閏月若十四十九月則不可知矣或以爲人君即位居喪踰年未改元要之古無此禮殆不可曉也

典謨之世君臣俱稱朕至屈原猶稱朕皇考秦制定而後人臣始不敢稱朕矣然於稱謂之際猶未大相懸避也馬援醵酒享士皆伏稱萬歲姚期叩門者曰晉武帝詔山濤曰山太常雖尚諒闇諸錄言端拱廟堂辭宜自言垂拱蒙成蔡邕楊賜碑統大麓之重潘尼贈顧景宣九五思飛龍孫楚王驃騎誄奄忽登遐陸機父誄億兆宅心敦叙百揆姊誄云俔天之和晉曹攄縣皆稱曰聖君司馬相如傳臨邛令日往朝相如魏相傳帶劍奏事霍光傳鴞鳴殿前樹上黃爵郡國上計吏長史一輩先上殿自六代而後則無之矣宋孝武裁損諸王制度其禁始嚴見江夏王義恭傳

○桓譚新論曰太原民爲介子推故隆冬不火食令
陸翽鄴中記云幷州俗冬至一百五日爲子推斷火冷
食三日作乾粥是也後漢書周舉遷幷州刺史移文介
子推廟云春中寒食一月老小不堪今則三日而已琴
操云介子綏焚死文公哀之令民五月五日不得發火
所謂隆冬及五日者恐訛聞之誤今以百五日爲正
左傳云一介行李杜預云使人也唐李濟翁云當作
行使宋方勺云皋陶爲大理一本作大李天官書熒
惑爲李徐廣注外則理兵內則理政又黃帝李法顏
師古注李者法官之號李與理通蓋入將行而理焉
也左傳又云行理之命
班孟堅西京賦天子乃登屬玉之館李善引服虔注
以玉飾因名焉抑何陋也屬玉水鳥名天子以栢梁
灾爲厭勝故上林諸觀多以水鳥名觀館即館也見
西京雜記此不甚僻而服注乃爾
婆娑西京賦註以爲高大貌上林賦則曰屈曲婆娑王
褒四子論註以爲舞貌然老子婆娑又病態也翠翠子
虛賦張揖註衣聲也嵇生琴賦曰則曰鮮色也膠葛即
膠葛一註上清之氣一註雜亂貌也一註廣大貌崢嶸一
註漸平一註險高歲䝉于庾賦註羽飾貌封禪書註委頓
南都賦註羽飾貌蓋隨文詁釋非眞有所考據也
○註謝靈運詩天鷄弄和風鳥名郭璞江賦天鷄則
云黑身一名莎鷄按詩莎鷄振羽羽蟲也然江賦所
云天雞晨鵠鷦鷯鶂䴈則非小蟲明矣
龍飾鷁鷁鶂以爲不昌不翔舉之貌終不能釋字義
一云竹名又以爲蓊龍亦不明其爲衰態也
鍮石傳者謂爲一物非也禮斗威儀記曰君乘金
而王則黃銀見唐太宗賜房玄齡等黃銀帶時杜如
晦新亡帝欲賜之以鬼神畏黃銀別賜黃金帶於靈
座廣志曰鍮石似金亦有與金雜者淘之則分鍾會芻
[illegible]
堯論云莠生似禾鍮石像金唐高宗上元中詔九品服
鍮石八胯帶然則黃銀貴而鍮石賤也今二物不
聞以爲貨亦鮮有裝飾者豈後世不復產耶按王莽作
威斗以五色石銅爲之李奇曰以五色藥石及銅爲之
師古曰若今作鍮石之爲然則鍮石乃鑄成者也
抱朴子曰丹砂伏火化爲黃銀能重能輕能神能靈
方勺泊宅編曰黃銀出蜀中南人罕識朝散郎顏生
在京抵店有以十鍰質錢者其色重與上金無異
試之石則正白然則黃銀者其亦丹砂所煉者耶
石蜜非蜜也本草云石飴也生武都此品今不見人

所謂石蜜若糖精也按唐書稱胡國出石蜜中國貴之上得其法令揚州煎諸蔗之汁造焉色味逾於西域異物志云交趾之單滋大者數寸煎之凝如冰破如博棊涼州異物志曰石蜜之滋甜於浮萍非蜂之類假石之名實出甘柘變而逾輕註云煮而暴之則凝如石而甚輕可攷見矣

孟光舉案齊眉按說文几屬也楊用脩引張平子何以報之青玉案謂以為古下然且云光一婦人安能舉案則用脩以案為今之案卓耳以案作盌尤無據按楚漢春秋淮陰侯謝武涉漢王賜臣玉[illegible]今度之想是玉盤而下有足者曰玉案故說文以為几屬耳或於案中別寘器或徑寘食若孟光則力能舉石臼而況一案乎

堯千鍾孔百觚蓋自古言之而高允酒訓稱子思云夫子之飲不能一升以此推之千鍾百觚皆為妄也按百觚故為過辭一升亦非實錄鄭氏所云惟酒無量不及亂則夫子固善飲者也

宋五行志謝靈運每出入自扶接者常數人民間謠曰四人挈衣裾三人捉坐席蓋其時人出入皆用門生扶曳靈運但多耳家有宋搨石本右軍大令像贊冠博衣若半臂狀前後門生二人扶曳之與此正合

○古人吉禮尚左生喪禮軍禮尚右左陽右陰故喪禮右也人左臂力少右臂力多故軍禮右也秦漢及胡元之世丞相將軍以下官俱先右而後左秦漢極强尤極尊大秦於金石文及本紀稱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可證唐玄宗時改侍中為左相中書令為右相右相以李林甫楊國忠為之而左相陳希烈韋見素取充位而已當始皇及天寶之季亦最強大也

蘇秦稱臨淄之中車轂擊以為盛又樂府註云齊人本好轂擊相犯以為樂也

涓石梁好畏見己之影以為鬼而驚死

淮南子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之而不聽宰折睢不爭而聽孔子馬為野人所繫子貢巧說而不得馬圉拙說而得疑亦寓言也

漢書高祖五年令田橫乘傳詣洛陽如淳曰漢律四馬高足為置傳四馬中足為馳傳四馬下足為乘傳一馬二馬為軺傳然漢書凡傳皆稱乘不如是分別也不然文帝之從代即位周亞夫之以太尉南討至六傳豈小綫事耶而四馬下足也

古象刑墨黥涅其面也慅嬰凶冠之飾令罪人服之也共艾畢以蒼白色作韠

今邪人服之也菲對屨菲或作扉殺赭衣而不純
而不緣也亦可謂經矣
孫棹子曰海人與山客辨其山物海人曰海中有魚額若華山之項一吸萬頃之波山客曰鄧林有木圍三萬尋直上千里旁蔭數國有人曰東極有大人斬木為策杖不可枝釣魚為餔不足充饑揚用脩全傚此而稍增益之

管仲初相齊以隰朋為東國賓胥無為西土賓公子開方游於衛季友游於魯蒙孫遊於楚其後復使公子舉游魯開方仍游衛曹孫宿游楚以隰朋為大行賓戚為大司田王子成父為大司馬賓胥無為大司理東郭牙為大諫其最後也以開方游衛十五年不省親而勸桓公勿用可謂能用舍人矣

司馬田穰苴傳人或疑之以左氏不載也按晏子云景公飲酒夜移於晏子前驅款門曰君至晏子玄端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穰苴介冑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欸者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將軍樂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此事可入傳

老聃至西戎而效夷言夏禹入裸國而解下裳墨子見荊王而文錦吹笙非尚違性隨時所好也見劉子名昭

東方曼倩陸沈金馬為大隱朝市之說其流弊至於無所底止有所謂通隱者何點也見本傳充隱者皇甫希之也見桓玄傳黃泉隱士者許叡也仕蜀好脩錄見蜀檮杌隨駕隱士者盧藏用也舉進士不調始隱終南有意當世見本傳游俠隱士者前何點與弟胤也遨遊人間見本傳

少陵詩所謂投壺郭舍人者即與東方朔滑稽而不勝者也西京雜記稱郭舍人能投壺一箭七十餘驍顏光祿載汝南周璝會稽賀徽並能四十餘驍驍者自壺躍出復以手接之屢投屢躍不墜地也其名有倚竿帶劍狼壺豹尾龍首尤妙者有蓮花驍

古樂府有鄭櫻桃篇極言石虎以妓女為后按晉書載紀云櫻桃是優童也虎溺嬖之信其譖至殺妻及攻十六國春秋則云櫻桃是冗從僕射鄭世達妓也太妃給虎虎嬖之立為后又二石偽事云虎攻中山

衍鄭略妹爲妾信其讒射殺晏崔氏與歌辭合未知
孰是

荀子云人而不學謂之視肉學而不行命之撅囊四
字頗奇

孟嘗君客雞鳴狗盜而出秦難楚子發善偷者而
卻齊師

史稱齊文宣在東山飲酒投杯赫怒召魏收於前爲
書將西討周人震恐常爲度隴之計三國典略載其
全文曰朕歷數在躬志清四方嘗稱秦隴久阻風化
混一之事期在今日必當訓旅誓衆天動雲臨朕已
下甲汾流洗船晉地使當躬率將士平陵王壁逕掩
長安梟彼兇酋朕與梁國舊款好睦近聞其奸乃欲
規謀宜令上黨王渙總勒熊羆星流風卷王者之言
明如日月宜宣內外咸使聞知齊主覽投草於兇酋
下足九言曰頭藏山沒水終不縱赦即此詔也

人以王右軍蘭亭詩敘比石崇金谷園詩序云右
軍甚喜揚用脩嘗得其全文傳之及覽脩文御覽所
載云吾有廬在河南金谷中去城十里有田十頃羊
二百口雞豬鵝鴨之屬莫不畢備用脩所載缺此恐
亦未爲全文

蔡琰入胡爲胡婦生子歸復嫁董祀而范曄傳之列
女賀知章八十六有疾宣然始乞鑑湖爲道士而宋
祁傳之隱逸蓋脩史者惇節之臣難退之士故也

杜牧詩學嵱巧分丁字水校水經丁溪水在邛東然
福建汀州之名汀亦以溪水如丁字也巴江流亦如
巴字

沛國劉歊偏精班漢時人目之爲漢聖杜預研精左
傳時人目之爲左氏癖同一精也一以稱聖一以稱
癖

歲之爲遂也尺之爲赤也卷之爲弓也雖古書通經
有之然而不可恒用也

荀子云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宋子蔽於用而不知
得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勢而不知知惠
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楊子云
莊楊蕩而不法墨晏儉而廢禮申韓險而無化鄒衍
迂而不信

晉志稱漢世祖挺英雄之略總文景之資揚霓拂翳
皮軒記鼓枞汾河而祠后土登甘泉而祭昊天大駕
車千乘騎萬匹以幸姬趙飛燕置屬車間豹尾中然
則武帝世又有一趙飛燕即非李夫人之誤也

名山藏書者嵩高山記一石室有自然書及飲食九土文括畧禹禪會稽山一石穴委曲黃帝藏書於此禹得之又水經注石山有金簡玉字書禹發之得治水之理吳地記包山中有洞庭深遠吳王夫差使靈威丈人入洞穴十七日得玉葉上列靈寶經二卷使示孔子曰禹書也吳越春秋九山東南曰天柱山號宛委承以文玉覆以盤石其書金簡青玉為字編以金銀為登衡山有赤繡衣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謂禹曰欲得我簡書知道术方齋於黃帝之嶽禹乃齋登石實山果得其文周行天下使伯益記之為山海經荆州記小酉山上石穴中書千卷相傳秦人於此而學因留之梁湘東王云訪小酉之逸典是也武陵記天門山巖中有書數千卷見而不可取伏滔北征皇天塢古陶穴藏書二千餘卷有寶通經者抱朴子云道書之重者莫過於三皇內文五嶽真形圖名山五嶽皆有三藏於石室太上真人靈寶秘文內符錄山真人授禹禹更撰定為二通一藏苗山一付雲水洞室五帝七聖玄紀云舊文十五萬藏眞崙北洞大洞篇目云紫微徐紹降藏王屋中清虛洞飛龍隱訣云飛玄羽經藏峨眉山金太微黃書經云天眞三皇藏八會之文於委羽山太微天帝藏一通於龜山

相物者陳君夫相馬留長孺相彘滎陽褚氏相牛又有浮丘伯相鶴經甯戚高堂隆相牛經嚴助相貝經師曠禽經伯樂周穆王諸葛穎徐成相馬經而相馬者又有寒風吳柏口齒麻胡相頰文廣相目衛忌相髭許鄙相尻代賜相胸脇管青相臆吻陳非相股脚秦牙相前君賁相後

解獸語者介葛盧（見左傳）解鳥語者公冶長（見論語又見[illegible]）（詩云不知黃雀語能免冶長[illegible]）侯瑾字子瑜（見[illegible]錄）又廣漢陽翁仲解馬語（見說論）李南亦解馬語（見抱朴子）詹何得牛鳴知牛黑而白在角（見列子）廷尉沈僧照聽南山虎嘯云國有邊事當選入丁（見[illegible]）苟易食飯而知炊者之爲勞薪乃故車轄脚也符朗食鷄而知其栖之恒半露又能知鵝爲白黑毛處可謂玄解若玄晏食麥而云桃杏李三汁所漬則不難矣

○史稱海西公無失德以牀席之言易誣故謂其陰痿廢後生子不育時人憐之按五行志百姓歌曰青青御路楊白馬紫游韁汝非皇太子那得甘露漿識者曰白者金行馬者國族紫爲奪正之色明以紫間朱也海西公廢其三子以非公之子縊以馬韁死之日南方獻甘露又海西公初生皇子百姓歌云鳳皇

生一雛天下莫不喜本言是馬駒今日成龍子其歌甚美其旨甚微海西不出旁使左右向龍與內侍接生子以爲已子豈海西真痿耶抑溫之所誣者正令人爲謡言也

女子化爲丈夫者漢末女子徐登化爲丈夫有幻術晉安豐女周世寧八歲漸化爲男至十七八遂能御女寧康初江陵女唐氏劉聰時內史女人唐光啓二年鄜縣女子宋乾道三年永州支氏女慶元三年袁州黄念四女括異志廣州蕭氏女大娘子並化爲男丈夫化爲女子者華陽國志武都丈夫化爲女子蜀

王寵之至亡國漢哀帝建平中豫章男子化爲女嫁人生一子建安七年越巂男子劉曜時武功男子蘇撫陝男子伍長平並化爲女京房易傳曰女子化爲丈夫玆謂陰昌賤人爲王丈夫化爲女子玆陰勝陽厥咎亡洪景盧謂爲稗說南渡後有之不爲災矣偶因戊辰年事記此

京房易妖曰陰在首天下大亂在腹天下有事在背天下無後而宋初稱晉有兩女子一陰在臍上一在下皆淫而不產晉五行志云有陰在首者居揚州有一男子二陽累生俱能行人道而淫

一百五十八卷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五十九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說部

宛委餘編四

史記厲王奔於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晉遂子云衛州共城縣本周共伯之國也共伯名和好行仁義厲王奔於彘諸侯奉和行天子事十四年而厲王死太子立共和復歸於衛正義引而闢之曰衛釐侯卒於周宣王四十二年太子共伯餘立爲君弟和襲共伯於墓自殺和立是爲武公年歲不相當以史記所引爲是也莊子共伯得乎共首司馬彪云共伯名和脩其行宣王立共伯復歸于宗逍遥得意共山之首餘俱與晉遂同又竹書紀年云共伯和干王位又似可據然所謂衛州共城縣者兩漢方有之則晉遂亦似贋書也

襄沔記稱襄陽城内刺史宅有高齋梁昭陽太子於此齋造文選今襄陽有文選樓按梁武帝破襄城後昭明始生未幾即立爲太子何嘗出督襄陽文選乃東宮所編次於襄陽亦無關也嘗熟虞山福地僧名李王宫七星檜甚奇中有臺志以爲昭明太子讀書臺檜

乃昭明手植蓋亦此類
太白詩有云堯幽囚舜野死按續述征記云小城陽城在陽城西南半里許㳟云因堯城括地志云故堯城在濮州鄄城縣東北十五里竹書云昔堯末德衰爲舜所囚也又有偃朱故城在縣西北十五里竹書云舜囚堯復偃丹朱使不得與父相見也爲章所謂堯率諸侯北面而朝之〻瞽叟亦北面而朝又史通云蒼梧人風採劉地氣歊瘴雖使百金之子猶憚經歷其途況以萬乘垂殁之年而堪巡幸其國兼復二妃不從狐魂溘盡若夏桀放於南巢趙嘉遷於房陵周王流彘楚帝徙郴語其艱殊未有如斯之甚也斯則陟方之死其殆文命之志乎又述異記湘歌有獄臺相傳爲禹囚舜之宮韓非子云舜逼堯禹逼舜蓋自昔有此種議論矣
曾大家云皋陶之子伯益也仲長統昌言秦益後益即皋陶子也按皋陶之後封於六蓼舒皆伯益後竹書紀年禹薦皋陶於天三年先卒始薦伯益而左氏所稱皋陶庭堅不祀之說恐益非皋陶子也
女國無男子照井而感孕生必女子說已近怪矣玄中記所載殷太戊使王英採藥於西王母至此絕糧不能進乃食木實衣以木皮終身無妻產二子從背脅出是爲丈夫民去玉門二萬里
宋謝鳳子超宗宋孝武嗟賞其才曰超宗殊有鳳毛洪景盧載世說王劭風姿似其父導桓溫曰大奴固自有鳳毛以爲始於此然不若超宗之切也王嘉拾遺記稱青鳳吉光裘事亦在桓溫語後恐鳳毛別自有出處不可曉
舊唐書云李宓率兵擊蠻於西洱河糧盡軍旋馬足陷橋爲閣羅鳳所擒新唐書因之云宓敗死於西洱河通鑑所紀則云十三載劍南留後李宓擊南詔深入被擒全軍皆沒高常侍集詩序則云天寶十一載有詔伐西南夷丞相楊公董節制之寄乃奏前雲南太守李宓涉海自交趾擊賊往復數萬里十二載四月至於長安君子以是知廟堂使能而李公效節因賦是詩宓盡歸至長安未嘗敗死其年又非十三載也
賢臣刻名於琬琰故名琬琰錄然竹書紀年云后桀命扁伐岷山氏岷山氏女於桀二人焉曰琬曰琰桀愛之斲其名于苕華之玉苕是琬華是琰則琬琰之刻非佳事也又云桀棄其元妃於洛曰妹喜氏以與伊

尹交遂以夏亡則妹喜以棄而亡國非以愛而亡國也又國語曰妹喜比伊尹妲己比膠鬲

賈長沙過秦論末所云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爲宋儒所笑不知其原出於丹書也曰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

錢鏐歷事唐及梁唐雖奉正朔而遲三改元一曰天寶見明慶寺陀羅尼幢崇化寺尊勝幢吳氏十五始發願文二曰寶大見九里松尊勝幢衢州思馬墓誌三曰寶正對落星石磊穿石山詞書洪氏記之甚詳然則安重誨之所以削其爵者爲此也

賈誼過秦論兒良王廖杜赫甯越呂氏春秋云王廖貴先兒良貴後注云王廖謀兵事貴先建策也兒良作兵謀貴後呂氏又稱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又云孔墨甯越皆布衣之士也越中牟人也世說云穆提甯越以立威名當是一隱而賢者

日食在朔月食在望而亦有不盡然者宋慶元中一歲五次月食有十七夜十八夜二十夜二十一夜者其後至一歲八次月食而仍不拘望此尤異也

漢廷尉主刑獄宗正屬官有左右都司空鴻臚有別火令丞郡邸獄少府有若盧獄令考工共工獄執金吾有寺互都船獄又有上詔獄水司空掖受秘獄暴室請室居室徒官之名而京兆及長安萬年二令各有獄漢儀註獄二十六所光武悉省之其最大者廷尉司隸洛陽獄也今我　朝刑部都察院各有獄即廷尉大理止爲平亭之署錦衣衛有獄如司隸其餘五城兵馬司順天宛平大興俱各有獄非　人主親官之獄也

條脫臂飾也見眞誥萼綠華贈羊權金玉條脫各一枚周處風土記作條達仲夏造百索繫臂又有條達等織組雜物相贈遺繁欽定情篇又作跳脫云何以致契闊繞腕雙跳脫蓋一物而三名傳寫之誤也

僧寺言精舍王觀國謂晉孝武帝奉佛立精舍於殿內引沙門居之以爲始此非也本見佛經蓋佛所居竹林曰精舍晉武因之耳觀國又引後漢包咸劉淑檀敷傳儒者立精舍講授吳曹引江表傳于吉立精舍燒香讀道書製符水按謝承後漢書趙昱請處士綦毋君公楊奇於瓶氏界則郡自置合令還張奐在扶風俱立精舍教授蓋精舍不惟釋門儒家通之俱可用但不宜用之俗地耳

女墻見左傳襄公六年注廣雅睥睨女墻也釋名曰
言其卑小比之於城如女子之於丈夫也壺牝堅中
之竅穴也大戴禮以丘陵爲牡谿谷爲牝博風垂翼
也見儀禮士冠禮注疏
小說有齊諧記見莊子齊諧志怪者也虞初志虞初
漢武帝時小史衣黃乘輜采訪天下異聞夷堅志出
列子云夷堅聞而志之唐華原尉張慎素已有夷堅
錄張瑞義貴耳集云夷姓堅名也酉陽雜俎小酉山
石穴有書千卷諾皐記有引梗陽巫皐事者遁甲中
經云住山林中呪曰諾皐太陰將軍蓋諾皐乃本
之名太陰乃隱神之神也
諺云雁門紫塞地皆在北今人稱北爲雁塞則非也
荆州記雁塞北接梁州汝陽郡其間東西嶺屬天無
際雁飛徑至此即回貿唯一處稍下每雁飛達則矯
翮裁度下處而過故名雁塞地在蜀漢間
三秦記云秦名天子冢曰長山漢曰陵故通名山陵
齊地記云不夜城在陽廷東南古有日夜出此城以
不夜名異之也按班史云有如日夜出當是時城方
成耳
廣州記云厲梁上盡五羊云高固爲楚王相五羊銜

穀萃於楚廷故圖其像爲瑞番禺雜記則云廣州昔
有五仙騎五羊而至遂名五羊按五羊銜穀楚廷却
不當以此名廣州也番禺雜記似有理
蜀人見驚異者必曰噫吁嚱晉音專者曰咄左右應
曰喏故太白蜀道難耒聖休休亭記用之宋玉之些
子雲之歎乃皆方音也歎乃音襖靄湘中人泝舜之
餘聲也
陸機草木疏若可按酒梅死陵詩多用禁酒字今俗
云添禁壼出此也
古詩多用流黃機環濟要略云閒色有紺紅縹紫流
黃流黃蓋機中所織絲色耳
詩既醉之章釐以士女注云女有士行也今世俗語
凡畫美婦人皆曰士女
丈夫按禮曰十尺曰丈男子成人之極也夫者膚也
言其智膚敏弘毅也愚恐夫字訓在先膚字訓在後
未必爾也
趙岐注禹之聲尚文王之聲以追蠡追鐘紐也蠡絕
也趙希鵠辨以爲非曰追琢也詩曰追琢其章今壼
家滴粉令凸起猶謂之追粉蠡剝蝕也今人以器物
用久而剝蝕曰蠡追蠡者禹之鐘款文追起處剝蝕

也此語大似有理
余見前輩詩語稱罘罳及余時有所作詩俱似殿閣
簷角網按段成式云士林間多呼殿榱桷護雀網
為罘罳其淺淺如此漢書文帝紀未央宮東闕罘罳
災雀豹罘罳屏也復也臣朝君至屏所奏之事於下
顔師古則云連闕曲閣重刻垣墉之處其形罘然一
曰屏劉熙釋名曰罘罳在外門罘復也臣將入請事
於此復重思也按作簷角網不應獨災而不及殿宇
第所釋之義終未明耳而罘罳二字形類罝網又杜
詩罘罳朝共落則唐時士大夫真以為護雀網矣又
古今注云罘罳復思也合板為之亦築土為之每門
闕殿舍皆有焉郡國前亦樹之然則今之照墻也
今人稱泰山五大夫俱云五松樹至不能得其數以
為疑獨黃美引史記載秦始皇上泰山立封祀祀下
風雨暴至休於樹下遂封其樹為五大夫五大夫秦
官名第九爵也此語可證千古之誤
王建通正二年十一月十一日改明年為天漢元年
國號改明年十一月祀昊天上帝圓丘大風拔木改
元光天仍稱大蜀見檮杌正史不載聊記於此
蜀檮杌記王衍十四年俳優有唱康老子者問李昊
等其曲所出莫不能對徐光溥曰康老而無子落拓
不事生業好與秦聞樂工遊一旦家貲蕩盡容悴而
卒樂工歎之因為此曲又名得至寶按樂府雜錄亦
云康老子者肯與國樂狎蕩家備一老嫗持舊錦褥
貨鬻乃以半千獲之尋有波斯見大驚謂康曰何處
得此至寶是冰蠶絲所織暑月陳於座一室清涼即
酬千金康得之還與國樂追歡不經年復盡康卒樂
人歎之製此曲亦曰得至寶又曰得寶子然則得寶
子之名樂府方備唐英亦未能詳也
市曰市井風俗通言人至市有鬻賣者當於井上
濯令香潔然後到市恐未必然或曰古者九百畝為
井田因井為市故云然又有鄉井閭井之說則以其
居近共井而飲也豈在邑稱市在野稱井歟
今日御前以天諸王尙衙皆有誕馬誕字義不可考
和大昌以為袒馬義取有馬無鞍如人裸袒之袒也
引宣和鹵簿圖誕馬用色帛周果一方韉蓋覆馬脊
不旋鞍為證理或近之然有韉帛為飾亦非袒矣今
卻有鞍轡如常而韉覆之
洗馬洗先也騎而為太子先導也音銑
今人不知措大之說李濟翁載措大四說其一以士

人負危新鄭之野以學覆隱而濁為邑人指其獨獸而
號之又曰鄭有醋淺士流多名浩其州濟之京以甲乙
名族故曰醋大然則措大當作醋大曰馱曰醋皆自
鄭地起也濟翁以為不然曰謂其能舉措大事而已

〇一九二九相喚不出手三九二十七籬頭吹觱篥
四九三十六夜眠如露宿五九四十五太陽當門户
六九五十四貧兒爭意氣七九六十三布衲兩頭搭
八九七十二猫兒尋陰地九九八十一犁耙一齊出
見吳下田家志用俗語能引證之又有三夏以後諺
一九二九扇子不離手三九二十七飲水甜如蜜四
九三十六拭汗如出浴五九四十五頭帶黃葉舞六
九五十四乘涼入佛寺七九六十三牀頭尋被單八
九七十二思量蓋夾被九九八十一家家打炭墼此
諺人罕知之聊記於此

上元張燈三夜其十七十八夜據宋野史俱以錢王
入貢買兩夜按貽謀錄載乾德五年正月甲辰詔
書上元張燈舊止三夜朝廷無事區宇又安方當年
穀之豐登宜縱士民之行樂其令開封府更放十七
十八兩夜燈
太宗淳化元年六月丙午詔罷中元下元張燈然則
淳化以前張燈蓋不止上元也

宋高祖劉裕丁巳生庚申即位後至陳隋兵以丙午
渡江江南亡宋太祖趙匡胤丁亥生庚申即位至高
宗徙都錢塘元兵以丙午渡江江南亡楊維楨云宋
太祖生於丁亥而建國於庚申元太祖之降年與建
國之年亦同宋以甲戌渡江平江南於乙亥丙子元
平宋亦同

周興嗣千文有謂語助者焉哉乎也柳子厚文有矣
焉也者決辭也

蔡邕獨斷云漢承秦法群臣上書俱昧死言王莽盜
位慕古法以昧死爲稽首光武因而不改朝臣曰稽
首頓首非朝臣曰稽首再拜

右軍崇山峻領與張耳傳南有五領之戍同蓋古字
也眞誥中亦云領注山領凡山有長脊有路可越如
馬之項領故古俱作領字

任昉述異記謂堯殛鯀於羽山化爲黃能入於羽泉
今會稽祭禹廟不用熊曰黃能即黃熊也陸居曰熊
水居曰能按鼈三足曰能與熊殊不類鯀之化熊乎
抑能乎淮南子云禹娶塗山氏治洪水通轘轅山化
爲熊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

塗山氏往見禹作熊慙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為石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啓然則禹亦嘗化熊矣會稽之祭廢熊白殆為此也似不以歸化故禹父化為黃熊已亦化玄熊妻死而化為石妻娶於天曰聖姑大抵不經之論然獨禹為多故名神禹

樂彥括地譜夏桀無道湯放之鳴條其子獯鬻妻桀之衆妾避之北野逐畜遷移中國謂之匈奴太史公亦云夏后氏之苗裔其先曰淳維而以獯鬻為唐虞北房小不同耳

管仲之與鮑叔知深矣及將死而不欲委鮑叔以政曰其為人也善善而惡惡謂其量之隘也按劉子謂仲尼見人一善而忘其百非鮑叔聞人一過而終身不忘其量誠可謂隘矣然能出管仲於死同為卿譏之四十一年而無怵色不亦賢乎

鼻之下口之上曰人中趙孟頫云自此而上眼耳鼻皆雙竅自此而下口登二便皆單竅三畫陰三畫陽成泰卦也余戲謂此語亦有理但以婦人言之下有雙乳亦豈單竅乎

淮南子云墨子非樂不飲朝歌鄒陽獄中書亦云邑號朝歌墨子迴車而顏氏家訓獨云邑號朝歌顏淵不舍蓋引論語撰考讖曰邑名朝歌顏淵不舍七十弟子掩目宰予獨顧由蹶之墮車按顏子未嘗同諸弟子與夫子異行墨翟惡奢喜儉於理為近

夫子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意謂其貌陋也及觀李龍眠所畫七十二弟子像其猛毅比季路更甚則所為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室及夫子所謂失之子羽者以其貌武而行儒耳博物志水經注俱稱子羽渡河齎千金之璧河伯欲之陽侯波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刼左操璧右操劍擊蛟皆死乃投璧於河三投而輒躍出竟棄璧而去然則子羽之勇誠不減季路矣聊錄於此

學羊欣書者為重臺臺梁武評欣書為婢學夫人舉止羞澀左傳晡時為僕日昳為臺又曰士臣皁皁臣輿輿臣臺蓋執役之至賤者重臺者婢之婢也

大戴記公符篇成王冠祝不惟所謂陛下離顯先帝之光耀蔚勸高祖清廟陛下永永與天無極識者以為非門制而已其文辭靡不剽做始皇詔令碑刻可發一笑

許氷子進說文稱長安槐里公乘又蒲江石闕刻有豢陵里公乘校官掾王幽曰公乘者百官表於爵級

第八言衍來公家之車也

韓退之上詩云衙時龍尸集上日馬人來吳坰云是安有龍尸見水即知有龍或引出但如鱟魚按此是潮州時上廣帥作非長安也馬人稱大昌演繁露引傳燈錄毗舍利王將其國有一類人如馬裸露王運神力分身為蠶乃得衣王復生中印度馬人感戀悲號以為入中國而上日有馬人恐亦非也按俞益期牋云馬文淵立銅柱岸北出有遺兵十餘家若壽泠岸南對銅柱悉姓馬婚姻至今二百餘家言語飲食尚與中華同號曰馬留甚此亦是馬留之類耳又記得一小說龍尸在儋耳珠崖其人目睛皆青碧入水能伏一二日蓋即所謂昆侖奴也

章淵云吳興一村人皆姓丘有大碑列其族黨為左史丘明後云明為魯國左史弱為邾國大夫以為左乃魯史官丘則姓也此正六朝無識人作可供一捧腹耳何足引以為據

左傳都城過百雉釋者謂一雉之墻長三丈高一丈陸氏埤雅謂雉飛崇不過丈長不過三丈又雉性好壟設弱飛不越分域一界之內以一雉為長

漢之廣陵敬本李頒傾竭府庫而不救叛逆之誅孫主貴待華覈封以王爵而不能延命盡之期廣陵謂王胥也孫主謂權也李頒華覈不見正史

中興頌復復指期出臣衙傳及何武奏注復復依其舊也上音如字下音福

楚檮杌莊王築層臺延袤百里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用諸御己言而罷乃其辭有與不用子胥而越來之何也灼然偽書無疑

述異記言曲阜古城有顏回墓墓上石楠樹二株大可三四十圍土人云顏回手植之木按顏淵死僅年三十二貧不能掬門人厚葬之豈有預營塚墓手植墓樹之理

史記豫讓漆身為癘吞炭為啞其妻不識其友識之不言友為何人呂氏春秋則云趙襄子游于囿中至於梁馬卻不肯進青荓為參乘襄子進視梁下有人青荓視梁下豫讓卻寢佯為死人叱青荓曰去長者吾且有事青荓曰少而與子友子且為大事而吾言之是失相與之道子將賊吾君而我不言之是失人臣之道如我者惟死為可適乃退而自殺然則豫讓又自有友蓋不賊鉏麑也

宋景文云賈生思周鬼神不能救鄧通之諧蓋本為

劭風俗通云賈誼與鄧通俱中同位數廷譏之因是
文帝遷爲長沙太傅按誼文帝前四年出長沙又十
餘年而通始用事了不相及也
昭烈之繼漢非特名義而已蓋炎祚之正緒也按異
苑蜀臨邛縣有火井漢室之盛則赫熾桓靈之際火
勢漸微孔明一窺而更盛至景耀元年入以燭投而
滅其年併於魏此亦一徵也
金陵覽古晉孝武太元三年僕射謝安作新宮太極
殿欠一梁有梅木流至石頭城下取用之畫梅花於
梁上表瑞因名梅梁會稽志所載大禹廟梅梁生枝
其木尚在
樂天詩各有文姬才稚子自注蔡邕無子有一女文
姬昔人謂邕無子悉以書授王粲按羊祜傳祜蔡邕
外孫景獻皇后同母弟祜討吳有功將進爵土乞以
賜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蔡充別傳祖睦蔡邕孫
也按邕傳不言有子無子此可補傳缺又其女當不
止文姬一人也蔡文姬傳所載悲憤詩敍事與邕傳
不相合豈邕自從董卓辟而女之嫁衛仲道者爲單
掠入胡耶
前史皆以先始興不救周伯仁爲罪玫之語林司馬

景王欲誅夏侯玄意未決問安平王孚云巳才足以
制之不爭曰昔趙儼葬兒汝來半坐迎之太初後死
一坐悉起以此方之恐不如也遂殺之然則安平雖
長者其心事又在始興下矣
宋書稱元凶劭帝即位後生劭自前代以來未有人
君即位後生太子惟殷帝既踐阼正妃生紂至是又
有劭焉按周成王生康王在即位後若漢室則無之
矣帝乙未即位時元妃尚爲次妃生微子後元妃卒
次妃始爲元妃生紂微子後稱庶紂稱嫡也語見呂
氏春秋及鄭玄注若太史公本紀直云母賤不得
立少子辛母正后立爲嗣
蘇味道摸稜宰相二字不知所本按盧氏雜記宋道初
拜相門人問曰天下事方殷公何以燮和味道無言
但以手摸牀稜而已故名摸稜宰相
廣名云空棺謂之櫬有尸謂之柩然則寄死他鄉而
呼旅櫬者非歟今人偷於書啓詩句間呼旅柩未有
不訝以爲俗者
跬一舉足也上音奎倍跬謂之步四尺謂之仞倍仞謂
之尋尋舒兩肱也倍尋謂之常然則八尺曰尋丈六
尺曰常也五尺謂之墨倍墨謂之丈又云一手之盛

謂之溢兩手謂之掬掬一升也然則飲酒不過三升
啜飯止數升乃謂少耳若今之升非小也
王僧虔用擪笮以避名似若以爲擪字之誤非也字
素短而無鋒者曰擪幽明録王明兒鬼云鄧艾今在
尚方磨十指垂擪豈有神又捜神記載苟序十歳於
青草湖船落水已行數十里洪波森漫少頃一擪頭
船漁父送還之張志和漁父詞作擪頭船蓋擪與擪
通也今俗語短盆物亦曰擪頭
西京雜記以太上皇思故豐邑里因作新豐并移舊
社衢巷棟宇物色惟舊士女老幼相攜路首各知其
室放牛羊雞鴨於通塗亦競識其家匠人胡寛所營
也又水經注漢中洋川戚夫人所生處夫人思慕京
鄉追求洋川帝爲驛致長安然則高祖愼作此伎倆
矣
王濬沖少特父爲涼州刺史卒官故吏賻贈數百萬
皆辭而不受及至台司好興利園田水碓周遍天下
積實聚錢不知紀極每自執牙籌晝夜算計恒若不
足懷祖初試宛陵令受贈遺脩家具爲州司所檢至
千三百條後屢居州郡清潔絶倫祿賜皆散之親故
宅宇舊物不改於昔

漢以洛陽爲雒陽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隹
魏土行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軟故除隹加水見
魏略詔文
胡廣本姓黄五月五日生父母惡之置之甕投於江
後父行而養之廣仕不治本親服胡寅少亦不爲父
所舉伯父安國舉之寅後亦不持父服何姓事之同
乃爾
釋迦佛以四月八日生今人多以其日誦經作緣事
按攝生月令其日不遠行宜安心靜念沐浴齋戒必
得福慶又齊人月令其日亦不宜殺草木伐樹生木
遂逕酒服逕樂豈偶合耶抑互相述也
續齊諧記晉武帝問尚書摯虞三月曲水義對以漢
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一
村以爲怪乃相攜之水濱盥洗束晳引周城洛邑引
流水以汎酒秦昭王三月置酒河曲二漢相沿以爲
盛集帝賜晳金五十斤而左遷虞爲陽城令虞所謂
曉人不當如是也及風土記所載大略與虞同而云
後漢末郭虞三女一女以三月上辰一以上巳二日
而三女並亡時俗大忌故到是日婦人不復止家
皆適東流水上祈祓自潔濯然漢書禮儀志三月上

已官民潔於東流水上自洗祓濯除去垢爲大潔潔
者言陽氣布暢萬物既出始潔之也然則上巳水濱
之會蓋不始於後漢其事亦不起於徐肇郭虞二人
祓濯之原束皙亦一時附會不能知也
五月五日生者齊相國田文漢大將軍王鳳太傅胡
廣晉將軍王鎮惡皆極顯貴其次文學則崔信明孝
子則紀邁故不足信也
張幼子嘗示余一石中有嵌空魚形以爲奇玩余謂
此不足奇也按水經注石魚山本名立石山高八十
餘丈廣十里石色黑而理若雲母發一重輙有魚形
長數寸鱗鬐首尾有若刻畫燒之作魚膏腥然則彼
地魚山皆此石矣
十道記蜀中彭亡山後漢時將軍岑彭攻公孫述於
此山戰死故號曰彭亡山按彭本傳彭破公孫述嘗
彭亡惡之是夕爲公孫述所刺然則此山已預有之
實彭亡之讖非以戰殁而後名當矣
殷芸小說晉成帝時庾后臨朝諸庾誅南頓王宗帝
問南頓何在答曰黨峻作賊已誅帝知非黨曰言舅
作賊當復云何庾后以牙尺打帝頭曰兒何以作爾
語帝無言惟張目熟視諸庾甚懼故晉后妃傳賛抑
人成帝庾亮傳論于天垂訓帝深念於有辜及攻亮
傳內却不載此事可謂略矣通鑑云宗之死也帝不
之知久之問亮曰常日白頭公安在對以謀反伏誅
帝泣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言舅作賊當如何亮
變色似亦不及殷說詳覈
易歸藏夏后啓筮享神於大陵而上鈞臺枚占皐
陶曰卜吉史記夏后啓筮乘龍以登于天占於皐陶
陶曰吉而必同與神交通以身爲帝以王四鄉按
初讓位於皐陶不得乃薦之於天而
益然則皐陶固未及事帝啓也
桀之亡也以妹喜帝王世紀曰桀日夜與妹喜及宮
女飲酒置妹喜於膝上好聞裂繒之聲發萬繒裂之
以適其意肉山脯林酒池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竹
書紀年乃云桀命扁伐山戎得女子二人曰琬曰琰
愛之而無子斲其名於苕華之玉苕是琬華是琰而
棄其元妃于洛曰妹喜其不同乃爾
淮南子曰桀之力能伸鐵鉤索其臣推移大犧水殺
黿鼉陸捕熊羆帝王世紀曰紂能倒曳九牛撫梁易
柱墨子曰紂生捕兕虎指畫殺人賞仲懸衆足走千
里手制兕虎尚書大傳云湯放桀居中野士民皆奔

湯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千里止以不齊不齊民往奔湯乃與其屬五百人徙魯魯士民復奔湯桀曰海外有人與五百人俱去帝王世紀武王伐紂紂起師自容閭至浦水與同惡諸侯五十國凡七十萬人距周於牧野六𨰻曰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八人崇侯虎等舉六百石重沙二十四人由此觀之紂卒之倒戈後攻血流漂杵蓋與其黨自相格鬬故也周之得大封建異於商亦以有同惡五十國可賊耳然則桀之失人心固甚於紂湯之取桀亦易於武王而紂種禍之烈所以遠過於桀也

風俗通云漢武帝登太山探策即作之年得十八因倒讀之爲八十後壽至八十非也帝壽自七十耳武帝以元封元年封太山五年增封自增封以至後二年恰十八年神蓋默驗之矣

唐史昭宗既遷都謂左右曰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按冀州圖經及郡國志乃紇真山也昭宗此語可憐之甚

墓碑生金郭璞預占庾氏之禍至庾元子時果然而庾氏滅以爲至不祥之兆然賈梁道廟碑生金則晉元帝江左復興之瑞也又考溷一渼湯碑乃曹丕受禪虜後六字生金云司馬金行 亡若明魏六世而遷代也然則生金者皆司馬之瑞而其家之禍也賈梁道亦易世而絕又有南風之亂後事出段柯古所記尤僻故載之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五十九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說部

宛委餘編五

爾雅謂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都元敬謂舜典歲二月東巡守則唐虞亦稱歲禹貢作十有三載乃同則夏亦嘗稱載太甲三年復歸於亳則商亦嘗稱年洪範惟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則周亦嘗稱祀按唐開元天寶間改稱載復稱年

王履吉別號雅宜山人按雅宜山舊名娥如元處士生始改名何仲默號大復山人大復山一名胎簪山故仲默作文賦七之類多稱胎簪子

孔子生於周靈王二十一年己酉冬十月庚子日卒於敬王四十一年辛酉夏四月乙丑日年七十三孟子生於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卒於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年八十四正月十五日後之十一月十五日也其日日長至鄉人是日慶賀按江以北人俱不賀至似未因孟卒日也

王順伯高德基謂姑蘇乃姑胥也凡山與臺皆以伍胥得名吳人鄉語以胥爲蘇故誤曰姑蘇後遂爲蘇州按續圖經紀云姑蘇臺一名姑餘史記正義云在吳縣西南三十里姑蘇山上山水記闔閭御春夏游焉又云夫差作越絶書云闔閭造九曲路以遊姑胥之臺然則姑蘇之或謂姑胥或謂姑餘不可知而始於闔閭成於夫差皆得云因伍胥而誤也姑蘇自是故名第姑以名臺今名驛而正德中纂志者冠以姑蘇却大可笑

樂毅書故鼎返乎磿室徐廣注磿歷也戰國策新序作歷室周官遂師抱磿亦音歷

虎丘山千人石有顏魯公書虎丘劍池四大字宋元王書史以爲大字第一今志亦載之又刻蔡襄道士詩有金氣騰爲虎語按唐避太祖諱改虎丘爲武丘虎林爲武林神虎門爲神武門某樂倚隋書凡虎皆曰猛獸白樂天有東武丘西武丘及武丘寺路等詩而諸公集中亦有不盡然者豈臨文不諱耶刻爲宋人按正拌刻也至於大書刻石魯公必不爾其爲宋初善顏卿者假託無疑

常熟錢長公、學士出鎮金山作機語不能勝了元輸所繫玉帶於山門以爲非三品所服及攷葉夢得云親王宰相皆服金帶元豐官制行上欲寵嘉岐二

王乃詔賜方團玉帶著為朝儀先是乘輿玉帶皆排方故以方團為別二王力辭不許乃請加金魚詔以玉魚賜之親王玉帶佩玉魚始此然前此熙寧中復熙河百官班賀神宗解所繫排方玉帶賜王安石使服以入賀固辭不得已受詔次日即釋去大觀中復青唐徽宗援例賜蔡京玉帶仍排方以京位太師故也京亦請琢為方團又請佩金魚自是何執中王黼鄭居中童貫蔡攸皆請效此賜夢得又云故事玉帶皆不許施於公服及攷輿服志亦然又云三品以上得用金玉犀帶若常服也若表　朝則正從一品其朝服公服常服三者皆用玉或素或花隨意而尚書二品過特賜皆得繫之其種寬更便也常服帶通用方團　天子黃鞓親王紅鞓人臣黑鞓以為別

石林燕語京城士人俱用青涼傘祥符五年詔親王得用之六年兩府亦許用以其有席帽故謂之重戴若餘官出京城門許用涼傘必去帽則所謂重戴之名以兼用席帽涼傘而得也青箱雜記謂　國初猶襲唐風士子皆曳袍重戴出則以席帽自隨李巽累舉不第鄉人侮之曰李秀才空去空回席帽甚時得離身攷輿服志則云重戴唐士人多尚之蓋古大裁帽之製本野夫巖叟之服以皁羅為之方而垂簷紫裏兩紫絲組為纓垂而結之頷下蓋折上巾又加以帽故謂之重戴宋初御史臺皆重戴餘官或戴或否後新進士亦戴釋褐即止淳化二年詔兩省及尚書省五品以上皆重戴三司使副則否中興後御史兩制知貢舉官新進士上三人許服之按重戴即席帽可以避日石林加傘之說固誤而青箱雜記既云曳袍重戴又云席帽自隨亦非也古有席帽山其來已久又兩制臣有疾須一服清涼傘亦謂兩府方得用之故耳

用脩云古者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後世宮人騎馬多著羃羅全身障之又首有圓帽謂之席帽垂絲網之施以珠翠煬帝淫侈欲見女子之容詔去席帽戴皁羅巾幗而以席帽油之御兩唐永徽中用帷帽施裙到頸漸為淺露開元初宮人馬上著胡帽靚粧露面古制蕩盡矣然則男女皆有席帽而羃羅之制又自小異唐人男子不去席帽而婦人去席帽尤可笑也

政和三年以燕趙二王屬尊出入百官不避特賜三接青羅繖一紫羅大掌扇二塗金花鞍韉茶鍑等物

以爲儀衛又以蔡京爵兩國公封特賜青羅繖並金
儀仗等物悉如二王馬前圍子手二百人惟無紫羅
掌扇耳

阿濫堆蘇幕遮俱曲名阿濫堆驪山鳥也明皇采其
聲爲曲又作鵑濫堆段成式云此鳥色黃一變之鵝
色如鶯鸎鸜鶒之後乃至累變聽聞漸漸白蘇幕遮
胡服也一云高昌女子所戴油帽

陳武帝九錫文妖酋㬎權遊請灰釘李商隱露布飛
走之期既絶灰釘之望斯爲宋人引杜篤論都賦燔
蠡君灰珍奇椎鳴鏑釘鹿蠡用脩引何子元餘冬論
[illegible]
議其非謂曹爽在獄中乞棺與灰於司馬懿其事本
不餅云云按王陵既降未測懿意故乞棺釘與之意
乃仰藥死曹爽幽處第中糧盡告急於懿懿給米肉
稷餉且以書慰之爽大喜遂望未敢獄具爽三族今
以灰釘事歸曹爽抑何舛也

長安廚門其内有廚官故城門曰廚門如淳曰今名
廣門也秦王與燕太子丹誓所謂廚門木象生肉足
謂此蓋門置木象以爲觀美耳

彭城故彭祖國也城東北角有層樓下曰彭祖冢列
仙傳諸書俱言彭祖爲殷王所忌西入流沙不知所
終而此云冢者豈亦橋陵葬衣冠之類耶

陳留風俗傳酈食其有封高陽侯其後酈峻字文山
官至公府掾按食其自稱高陽酒徒耳高帝號之曰
廣野君初未嘗封侯而其子疥始封高梁侯改封武
陽風俗傳誤也

魏興郡胥水南歷胥山溪又東逕七女冢冢夾水羅
布如七星高十餘丈周迴數畝元嘉六年大水破墳
崩出銅不可稱計得一磚刻云項伯無子七女造墎
酈道元云世人疑是項伯冢按史記項伯名纏封射
陽侯子睢封後以罪除平皋侯名佗碭郡長至曾孫
勝罪除桃侯襄最後封子舍爲丞相而四侯中玄武
侯者史記漢書年表俱遺之然則所謂項伯無子七
女造冢皆妄也班表以桃侯爲桃安侯不言項伯名
纏應劭風俗通謂六年封楚令尹項纏射陽侯碭郡
長項佗爲郉丘侯郉丘桃安恐不如史記之的然也

漢高既有天下未及封功臣而諸將聚沙中偶語以
留侯言先封雍齒乃人人自安今按功臣年表曹參
至陳平九人皆以十二月甲申封張良至陳豨十三
人以正月丙午封周竈以丁未封丁復以戊申封蟲
青以壬子封雍齒始與郭蒙以戊午封而諸將陳武

等以三月丙申庚子等日繼封然則曹參諸公遠者
先三十四日而沙中偶語之事僅陳武輩二十餘人
耳此曹非有大功何敢偶語意者歸美留侯之溢談
未必實也
水經沔水又東逕左桑昭王沉水處也百姓於此佐
襄言左襄訛也又東得合驛口朝廷驛使合王襄於
此也注又有大斂口言昭王於此殮也又東謂之横
桑得昭王喪處也又東得死沔亦言王尸於此也
今南陽有諸葛祠又有諸葛草廬在郡城西南七里
臥龍岡上疑在漢末爲曹劉兵衝非諸葛避兵之所
復聞宋人一小說曰南陽乃襄中之鄉名也水經沔
水又東過山都縣東北注新野山都縣治沔水又東
徑樂山北注諸葛好爲梁父吟多所登遊俗以樂山爲
名沔水又東逕隆中注孔明舊宅所謂三顧臣於草
廬之中卽此地也劉和之鎮襄命李安作宅銘此似
可據
推命者有子平五星宋景濂謂詩云我辰安在鄭氏
謂六物之吉凶王充論衡所謂覩命祿而知骨體皆
是也況小運之法本許慎說文巳字之訓空亡之說
原司馬史記孤虛之術蓋以五行甲子推人休咎其
術之行已久矣沿及後臨孝恭有祿命書陶弘景有
三命抄略唐人習者頗衆而張一行桑道茂李虛中
成精其術虛中之後徐子平尤造閫奧五星之說景
濂則謂其說多本於鄭利聿思經都利蓋都賴也西
域康居城當都賴水則今所傳聿思經者蓋婆羅門
術也李弼乾實婆羅門伎士而羅睺計都亦胡梵之
語其術蓋出於西域無疑十一曜之說景濂以爲無
之而吳伯善甄鸞劉孝孫張胄玄之造但七曜而已
按子平名居易五季人與麻衣道者陳圖南游今所
謂徐子平則宋末徐彦昇耳其實非子平也
今天下稱孔氏必曰先聖之後然衛有孔達宋有孔
父鄭有孔叔陳有孔寧齊有孔虺而鄭子孔之孫又
爲孔張先聖既七世單傳而漢所謂孔將軍居右者
何人耶
洪景盧謂宋時升朝官有出身人爲太子中允無出
身人爲太子中舍無出身人蓋任子之類也近士大
夫或不能曉乃稱中書舍人曰中書殊可笑云然則
今之中書舍人固當稱爲中舍矣
元日飲屠蘇酒從小者起按時鏡新書晉有問董勛
者曰俗以小者得歲故賀之老者失歲故罰之唐詩

稱妾尾則以老者後得酒當有餘以優老見莊季裕
雞肋若崔寔月令過臘一日謂之小歲拜賀君親椒
酒從小者起則又不在元日矣妾尾又曰啉尾一云
出侯白酒令遞匝末坐者連飲三杯末坐遠酒行到
遲出故連飲以慰取貪婪之義一云啉為燷如鐵出
火貴其出色此尤無謂

唐太宗作魏徵碑高宗作李勣碑明皇作張説碑德
宗作段秀實碑宋太宗作趙普碑仁宗作李用和碑
神宗作韓琦碑我明太祖作徐達碑孝宗作[illegible]
御碑

余嘗見孫光憲言永順永靖二宣慰酉陽宣撫之民
至今尚冠白巾云為諸葛武侯服孝後閱避暑錄載
所親唐明皇幸蜀園山谷間民皆冠白巾以為蜀人
為諸葛武侯服所居深遠者後遂不除然則諸葛之
遺行於蠻貊一至此哉永順永靖皆楚地不知初定
荊州時抑平孟獲後也今土官正堂皆供諸葛像不
敢中坐官民守其三約惟謹

趙弼作文山傳既赴義其曰大風揚沙天地晝晦咫
尺不辨城門晝閉自此連日陰晦宮中皆秉燭而行
群臣入朝亦爇炬前導世祖問張真人而悔之贈公
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太保中書平章政事廬陵郡公
謚忠武命王積翁書神主灑掃柴市設壇以祀之丞
相孛羅行初奠禮忽狂飈旋地而起吹沙袞石不能
啓目俄捲其神主於雲霄中空空隱隱雷鳴如怨之
聲天色愈暗乃改前宋少保右丞相信國公天果開
霽按正史文集皆不載此事傳疑可也信公至我朝
景泰中賜謚忠烈人不能知故附記之

盧多遜既卒許歸葬其子察護喪權厝襄陽佛寺將
易以巨櫬乃啓其尸不壞儼然如生遂遷時易衣至
將中亦然豈亦五月五日生耶抑釋氏得之當又
其大者今之所謂無量壽佛者矣

余嘗怪蘇子瞻嘗為尚書學士承旨定州馬步都總
管官至端明侍讀二學士而階勳僅左朝奉郎騎都
尉又無爵邑以為怪後閱本傳知階勳不至大夫者
以生平不請磨勘故也至致子由所草行狀則實封
武功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子瞻生平亦不以入銜
故本傳遺之耳

余弟嘗得一古剛卯有細篆文不能辨余後復得一
剛卯製如之蓋純白玉而血侵入赤若雞冠按王莽
傳乎前在大麓至於攝格深惟漢氏三七之阨赤德

氣盡思切盧求所以輔劉延期之術靡所不用以故
作金刀之利幾以濟之今百姓咸言皇天革漢而立
新廢劉而興王夫劉之爲字卯金刀正月剛卯金刀
之利皆不得行其去剛卯莫以爲佩除刀錢勿以爲
利按剛卯殺玫也大剛界以逐鬼也殺玫大開堅也
服虔注曰剛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長三寸廣一寸
四分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著佩之當中央從穿作
孔以綵絲葺其底刻其上文曰正月剛卯既央靈殳
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
剛癉莫我敢當又曰疾日嚴卯帝令夔化順爾固孔

伏茲靈殳既正既直觚既方庶使剛癉莫我敢當晉
灼曰剛卯長一寸廣五分當中央從中作孔而文[illegible]
有異稱師古云今往往於土中得玉剛卯按大小及
文服說是也後漢輿服志佩雙印長寸二分方六分
乘輿諸侯王公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
皆以黑犀三百石以至私學弟子皆以象牙上合絲
乘輿以縢貫白珠赤罽諸侯王以下以絛赤絲蕤縢
絲各如其印質刻書曰正月剛卯云云同前慎爾周伏化
茲靈殳云云同前凡十六字然則雙印者兩剛卯也分寸
文字又當以此爲據陶九成則謂當以服注爲據者

剛卯乃漢之制而莽禁之金刀則莽之所自鑄悔而
復禁之者也余所有正合長一寸二分方六分之制
宋趙丞相鼎庚申生繼之者韓平原壬申生繼平原
者史衛王甲申生繼衛王者鄭太傅清之丙申生每
宋相長一紀
又有廣廷事實一條廣中自宰執公卿下至判司
簿尉有罪犯者亦不能免杖責如在廷之臣有忤其
主意者則去衣臥地令侍衛之人以杖筆數是則止
名曰御斷玫金吏自手韋而下俱然今之廷杖其殆
是乎第古刑不上大夫則士以下亦所不免耳

棠稗上梁文有兒郎偉偉者關中方言們也其語極
俗
至道元老慶于中允張好問年八十五太常少卿李
運年八十故相吏部尚書宋琪盧州節度副使武允
成皆七十九賜紫吳僧贊寧年七十八郢州刺史趙
丕年七十六左諫議大夫楊徽之年七十五故相司
空李昉水部郎中朱昂皆七十一三然以蜀箋作不老
宴其明年昉卒遂罷若洛耆英則前懷州司馬胡
果年八十九衛尉卿致仕吉皎年八十六前右龍武
軍長史鄭據年八十四前盈州刺史劉真年八十二

前侍御史内供奉官盧眞年七十八前朱州刺史馮
渾刑部尚書白居易俱年七十而秘書監狄兼謨河
南尹盧貞以未七十雖與會而不及列洪景盧謂此
會有兩盧眞蓋誤以眞爲貞也後洛社者英則開府
儀同三司守司徒武寧軍節度使致仕韓國公富弼
年七十九河東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判河
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事潞國公文彥博司封郎中席
汝言俱年七十七太常少卿致仕王尚恭七十六太
常少卿致仕趙丙秘書監致仕劉几衛州防禦使致
仕馮行己年七十五太中大夫天章閣待制提舉崇
福宮楚建中年七十三司農少卿致仕王慎言年七
十二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張問龍圖閣直學士通
議大夫提舉崇福宮張燾俱年七十端明殿學士兼
翰林學士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司馬光六十四按
盧狄例在會而不預圖繪故太尉宣徽南院使判大
名府王拱辰年七十一時出鎮預列而不在會前社
多高壽而後社名位重樂天又有宴致仕裴賓客九
十餘王尚書八十餘白爲太子少傅劉夢得爲太子
賓客俱七十三潞公又與中散大夫程珦朝議大夫
司馬旦司封郎中席汝言作同甲會在洛社之次年

杭州在正就閒大理正郎子貞八十一封吏部員外
郎孔希德八十禮部郎中蔣廷暉七十八處士項擲
藏九十三孫適鄭文敏皆七十三又有稽勳郎中[illegible]
林布政使姚肇以寓公與會而年不及

契丹之先一主曰乃呵特一髑髏在穹廬中覆之以
氊人不得見國有大事則殺白灰牛以祭始變人形
出視事已即入穹廬復爲髑髏因國人竊視之遂失
所在後有號曰喎呵其野猪頭披猪皮居穹廬有事
則出退復隱入穹廬如故後因其妻竊其皮莫知所
在後一主曰晝裏昏呵惟養羊二十口日食十九留其
一次日復滿二十口皆極怪異見葉隆禮志而本史
不載

先睢陵元公晉書列傳入臣之首其時位太保在太
傅鄭沖下然以其耆耉之年嘗從晉官職也内云帝
新受禪祥等耆艾篤老希復朝見帝遣侍中任愷諮
問得失及政化所先祥以年老疲耄累乞遜位帝不
許是終無咎也御史中丞侯史光以祥久疾闕朝會
請免官詔曰太保元老高行朕所毗倚以隆治道者
也前後遜讓不從所執此非有司所得議也遂寢其
奏祥固乞骸骨詔聽以睢陵公就第是終無入朝也

咸寧初詔太宰安平王孚太傅沖等十二人存銘太常配食于廟而獨無公是終不以爲晉臣也夫豈惟高貴鄉公之慟哭文王之不弃而已

晉史司馬宣王張皇后傳言帝避魏武辟命托以風痺嘗一日曝書遇暴雨不覺自起收之家惟有一婢在側后手殺之以滅口而親執爨後欲誅曹爽復詐稱風痺篤甚李勝別之使兩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帝不持杯飲粥皆流出霑胸臆何仲達之善托疾乃爾又太平御覽所引晉書高祖以漢祚將終不欲失節曹氏辭以風痺魏武遣親信令史微服於高祖門下蔭息七月七日高祖方曝書令史還報魏武遣辟仍敕曰若復不動可便收之高祖懼而應命與后紀事牴牾殊甚

王伯順困學紀聞云孔廟崇寧二年改用冕十二旒服九章孜孔氏東家雜記無之至弘治初以尚書王恕言始用天子禮樂嘉靖九年復如舊

在郢陽迎春日鄉民以三尺木作植聚土實其中使堅而擊之爲村歌且舞曰此古擊壤遺法也按周處風土記云以木爲之前廣後銳長尺三寸形如履先側一壤於地遙於三十四步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爲上按壤之爲字從土且一中則已何所取賞而歌乎周所記恐亦非是

刻水經者直云桑欽撰新唐志以爲欽撰又云一作郭璞撰按前漢儒林傳古文尚書塗惲授河南桑欽君長晁氏讀書志欽成帝時人杜佑辨之云濟水過壽張本壽良光武所更名又北過臨濟本狄縣安帝所更名荷水過湖陸本湖陵章帝所更名汾水過永安本彘縣順帝所更名必後漢人撰王順伯則謂武侯壘乃諸葛武侯所營處魏與曹魏分漢中立魏興亦非後漢人所撰也其以爲郭璞撰者豈用是乎抑本桑欽撰而後人以意改益之也

王順伯記姚宏云戰國策遺逸如司馬貞引馬犯謂周君徐廣引韓兵入西周李善引呂不韋言周三十七王歐陽詢引蘇秦謂元戎以鐵爲矢史記正義引九門本有宮室又鄭康註禹貢云碣石在九門而今本皆無之

史稱張歐未嘗按人置錯之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棄市是尉歐與丞相青翟中尉嘉奏也于定國民自不以爲冤而趙蓋韓楊之死皆其成獄也

襄陽城枕大江即漢江也按陸羅地里記云襄陽無

襄水十道志荆楚之地水觸山而上者皆呼爲襄故
陳水之上流亦名襄水無定名也今楚中不聞有此
說
漢宣帝圖畫功臣霍光等十二人於麒麟閣按漢宮
殿疏天祿麒麟二閣蕭何造以藏秘書賢臣者三
輔故事則云天祿石渠二閣不言麒麟閣也光武畫
功臣鄧禹等於雲臺不言閣也按洛陽地志云雲臺
高閣十四間唐文皇畫功臣長孫無忌等於凌烟閣
初名戢武閣後昭宗徙洛陽宰相柳璨奏四鎮元帥
梁王勳業冠古可創一閣圖畫以旌之詔曰魏賞彭
陽之功別創紀勲之觀秦旌泗水之績乃嘉崇德之
權式視新規爰從舊典宜令所司於皇城內擇善地
別造凌烟閣圖寫賜名天祐旌功之閣蓋閣成而基
栽遂矣眞功臣之辱也凌烟名亦不雅秦二世爲之
欲與南山齊者
大業記載煬帝命虞世基等撰造郡邑圖志一千二
百卷卷頭有圖別造新樣紙卷長二尺敘山川則卷
首有山水圖郡國則卷首有郭邑圖城隍則卷首有
公館圖圖上題書字及細並用歐陽肅書肅即率更
令詢長子草隸爲時所重書家載詢子通而不言肅

蓋肅重於隋通重於唐也
語云汗青又曰殺青風俗通殺治也治竹作簡書之
耳新青竹有汗易蠹故於火上炙乾之陳楚間謂之
汗汗者去其汁也
索虜拓拔氏爲李陵後見宋史云其國俗極諱之至
本史則以爲黄帝昌意之後
廣記載世說李元禮列列如長松下風周君颼颼如
小松下風按世說元禮肅肅如松下風無此語
通語諸葛亮見殷禮而歎曰東吳菰蘆中乃有此人
作書與兄瑾曰殷往詞秀才今之僑肹也用脩尺[illegible]
云殷往詞今之僑肹也東吳菰蘆中乃有奇偉如此
人晉書王敦與導書云溫太眞別來幾日作如此事
下云表諸奸臣以嶠爲首下云募生得嶠者當自拔
其舌司馬通鑑云溫太眞別來幾日作如此事當募
人生致之拔其舌用脩尺牘亦因之故記於此
偶閱張伯雨贈紐憐大監詩跋云曾疏請以蜀文翁
之石室楊雄之墨池杜甫之草堂皆列祀典又爲甫
請得賜謚曰文貞虞奎章集紀其事按元史有紐憐
傳而不載此事又杜甫之謚文貞亦出奇聞
唐蘇鶚杜陽編韻大中初女蠻國貢雙龍犀明霞

錫其國人危髻金冠瓔珞被體故謂之菩薩蠻當時倡優遂製菩薩蠻曲文士亦往往聲其詞優者作女玉曲音詞宛暢傳於樂部豈此詞太白集已有之何得言大中初貢也

董仲舒讀書不窺園者三年法眞稚里皆歷年恒營十五年何休十七年

新唐書盧鴻當為鴻一見舊史與中嶽劉眞人碑內所書同南齊張融云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明越人以為鳧楚人以為乙一自楚越鴻常一耳鴻一之名蓋此見困學紀聞亦可謂好奇矣

韓選之子昶改金根車為金銀車貽笑於世二子綰袞皆擢第袞為狀元退之名高山斗而不聞世有知狀元袞者史亦闕之以此知科名之不足恃也

今吳郡之長洲一名茂苑獨王順伯以為古之長洲此地云吳王濞都廣陵漢郡國志廣陵郡東陽縣有長洲澤吳王濞太倉在此東陽今盱眙縣故枚乘說吳王曰長洲之苑韋昭以為在吳東蓋廣陵之吳也長洲名縣始於唐武后時萬歲通天中此說似可據

○杜周傳三尺法注謂以三尺竹簡書法律鹽鐵論云二尺四寸之律曹褒新禮亦寫二尺四寸簡三尺

未娶成數也

左傳鄭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風俗通云俗說兒墮地未能開目視者謂之寤生杜氏註則云寐寤而莊公已生故驚而惡之

論語逸民於朱張不論其行王弼註朱張字子弓即荀卿以比孔子者也

宣和中以戶部幹當公事李寬奏凡聖字為名者通行禁止尋又用給事中趙野奏禁君皇天三字再禁龍王主玉凡八字尋之承天寺改為能仁寺見中吳紀聞

唐書載武宗寵王才人欲立為后弗果帝大漸即自經於幄中張祜集載孟才人以歌笙獲寵帝疾亟才人為帝歌河滿子曲甫發聲腸斷而絕或以為一人或以為一事李衛公兩朝獻替記則謂自上臨御王妃有專房之寵以驕妬忤旨日夕而殞群情無不驚懼然則才人者固於晏駕之前不良死與傳所記大不同

楚昭王避吳師自郢涉雎濟江入於雲中遂奔鄖鄖即鄖子國在宋為安州今為德安府非今之鄖縣也雲中即雲夢地江南為夢江北為雲郢本楚都在江

陵北十二里紀南城所謂南郢也陽春白雪之倡在是矣今之承天初為安陸歷漢唐宋為郢州所謂北郢也其在楚非都會地然則郢曲仍當歸之江陵乃為當也

王楙云唐時揚州為盛通州為惡而引元白之詩所謂通州海內恓惶地司馬人間冗長官又云折君災難是通州又云黃泉便是通州郡兼指今維揚之通州也不知元微之之通州司馬在蜀中其全集可攷

○唐遺史載賈島於逆旅中不識宣宗忤旨謫遂州長江簿北夢瑣言載溫庭筠亦於逆旅中不識宣宗忤旨謫方城尉據言謂島所忤武宗非宣宗也島死於武宗世遺史所載似誤第以未登第舉人而得貴謫尉皆有謫詞其時制度有不可曉者

李翰作鳳閣王侍郎傳論序曰太子晉之後有錯為魏將剪為秦將自秦至漢有吉有駿自漢至晉有祥有覽其正緒也則悅洽珣珉其傍支也則渾戎衍經野客叢書云渾濬坦之瀹脩之屬皆太原晉後漢陽士覿之後祥覽敦導羲獻之流皆瑯琊裔漢御史大夫吉之後也渾戎衍澄亦瑯琊裔祥之別派也裔駒度愷蘭陵人後漢良之後也儀陽城人魏脩之後淡弇矩暢弘彖人晉世王氏無慮十餘派而瑯琊為盛

○天開為灾見漢惠二年齊東昏陳後主時可謂驗矣而見者往往為貴徵余謂見天開而傍人無覩者此自其目光坼也余每被酒目熱見月為二其圓暈光彩無異凡二十餘度了不為灾祥以此推之可知矣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王肅初入國不食羊肉及酪等常食鯽魚羹本傳則云肅在南嗜鯽魚羹及茗飲汁至北則嗜羊肉及酪漿高帝曰羊肉何如魚羹茗汁何如酪漿肅曰羊陸產之最魚水族之長羊比齊魯大邦魚比邾莒小國唯茗飲不中與酪作奴因呼茗飲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六十一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說部

宛委餘編六

每見史傳稱百六陽九而不得其說按洪景盧續筆云以曆志攷之其名有八初入元百六曰陽九次曰陰七又有陰七陽七陰五陽五陰三陽三皆謂之災歲大率經歲四千五百六十而災歲五十七以數計之每及八十歲則值其一然則陽九卽當承百六而言所謂災歲蓋不止陽九也及攷張世南游宦紀聞所載王湜太乙肘後備撿則云四百五十六年爲一陽九二百八十八年爲一百六陽九奇數也爲陽數之窮百六偶數也爲陰數之窮與景盧所記不同而甚有理又曰后羿寒浞之亂得陽九之數七赧王衰微得陽九之數八桓靈昏弱得陽九之數九煬帝滅亡得陽九之數十周宣王父厲而子幽得百六之數十二敬王時吳越相殘海內多害得百六之數十三秦滅六國得百六之數十四東晉播遷十六國分裂得百六之數極而反於一五代亂離得百六之數三此所謂應者也舜禹至治得百六之數七周成康得百六之數十一小甲雍己得陽九之數五而百六之數九庚乙武丁得陽九之數六不降得百六之數八盤庚小辛得百六之數十漢明章得百六之十五唐貞觀得百六之數二此所謂不應者也余嘗以此試楚士無一知者又有元二之厄不可曉或云卽元元也訛而爲二耳又云楊孟文石門頌中遭元二西夷虐殘孔躭碑元二坎軻人民相食趙明誠云若作元元不成文理然徧攷曆數書無之愚竊謂恐卽入元百六而爲陽九次爲陰九詞人深晦陽九陰九之語爲元二耳姑記以俟知者

雲笈經陽九百六劫之大者也陽極於九故云陽九陰極於六故云百六卽陰六也小則三千三百年大則九千九百年大則九九八十一萬年爲劫終也又洞玄運會經天厄謂之陽九地虧謂之百六道跡經言陽九者天旱海涌而陸焦百六者大水海陸而陵澗按道經所載陽九百六又稍不同附記於此

宋姚宏校戰國策四百八十餘條太史公所採九十餘條其事異者止五六條其正文遺逸如司馬貞引馬犯謂周君徐廣引韓兵入西周李善引呂不韋言周三十七王歐陽詢引蘇秦謂元戎以鐵爲矢史記

正義稱石九門本有宮室以居春秋後語武陵王遊
大陵夢處女古瑟之頌略可見者今本所無也至於
張儀說惠王乃韓非初見秦篇儀王引詩乃韓嬰外
傳後人不可得而質矣

梁書蕭琛為宣城太守時有北僧南渡唯齎一葫蘆
中有漢書序傳僧曰三輔舊老相傳以為班固舊本
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而紙墨亦古文字多
如龍舉之例作隸作篆琛甚祕之後以餉鄱陽王範
乃獻於東宮又劉之遴傳太子令之遴張纘到溉陸
襄等參校異同之遴上十事云案範本永平十六年
五月二十一日郎班固上而今本無序傳偁中篇令
本上偁敘傳今本敘傳載班彪事行範本云稚生彪
自有傳今本紀及表志列傳不相合為次而範本相
合為次總成三十八卷今本外戚在西域後範本外
戚次帝紀下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武五子
宣元六王雜在諸傳秩中範本諸王悉次外戚下在
陳項前今本韓彭等述云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
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為侯王範本云淮陰毅
毅仗劍周章邦之傑子實惟彭英化為侯王雲起龍
驤範第三十七卷解音釋義以助雅詁而今本無此

卷攷今刻行之書唯今本而範本固不行也然大約
亦可取正吾嘗欲去史記之諸先生與司馬貞而訂
為書及以鄱陽所上漢書卷數校刻之唯解音釋義
不存似亦可攷而補也書此以俟

孟子所稱齊景公涕出而女於吳陵所嫁乃闔閭長
子名終纍俱早亡葬常熟北二里海隅山東南嶺葬
畢化為白龍而逝又齊女日夜思其家哭因名其門
曰齊門今吾郡猶存化龍事雖恠誕第夫差不聞齊
女為夫人則終纍為得之意是闔閭破楚後景公是
而女其子也

[illegible]稽山為太宰伯嚭葬地後勾踐滅吳以嚭不忠於
所事僇之史記吳越春秋越絕書皆同然按左傳哀
之二十二年越滅吳至二十四年公如越得太子適
郢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季孫懼使因太宰嚭而納賂
焉乃止杜預註曰嚭故吳臣也豈越初滅伯嚭內應
之恩而用之後始僇之耶

壬寅暮秋余游西洞庭登毛公壇見所謂丹井石臺
遺跡求所謂毛公者而不知其名尋入林屋洞訪[illegible]
威夫人之跡而不知其姓今見錢氏所寄陸廣微吳
地記毛公即靈威丈人名萇始為之一快既而思之

恐未眞也又有云般若臺晉穆侯何曾置按何曾封
安成公謚曰孝當其卒於晉時吳尚未平也曾何得
來此又未定年梁大監三年蘇州刺史劉彥[illegible]置禪
房寺宋建武二年蘇州刺史張代[illegible]有劉彥
先天監初不聞也是時吳郡屬揚州不稱蘇州又不
設刺史宴聖寺梁天監三年司徒長史吳郡張融捨
按融卒於齊不及梁天監也公孫按田彊古冶子死
於齊何得葬海鹽東十五里又古樂府載其墓在蕩
陰里甚明靈巖寺爲晉太尉陸玩捨按玩官司空贈
止本官非太尉也又稱葬雞籠山在吳縣西北按玩
稱陪陵葬當在建業又硎山支道林隱此後得道乘
白馬升天而去按道林性愛馬故山有洗馬㵎未嘗
升天也又諸樊立至夫差沒一百七年按壽夢卒以
襄十年二十二年而夫差沒凡八十九年記俱誤也
秦相范雎初但知有張祿而已至須賈入而眞姓名
出陸遜初名議至後爲荊州牧始名遜袁粲初名愍孫
爲侍中始名粲　明張孚敬初名璁爲少傅以上
嫌名改爲孚敬姚崇初名元之又名元崇最後名崇
三名俱拜相　明馮勝初名國勝次名宗異最後名
勝封宋國公

又稱博陸至宋學無術廢立大事伊訓明徵乃問古
有如此不至答變生兄弟書曰昔殷王祖甲一產二
子曰囂曰良以卯日生囂以巳日生良以囂爲兄良
爲弟許釐莊公一產二女曰妹曰代楚大夫唐勒一
產二子一男一女男曰貞夫女曰瓊華近代鄭昌時
文長蒨一生二男滕公一生二女李黎生一男一女
竝以前生爲長此又近似該博老儒何也
王莽時勃海尹方年二十一無所師友性智開敏明
達六藝魏郡叔淳于倉奏方不學而文能讀誦論義
引五經文文說議眾厭合衆人之心帝徵方使射蜚
蟲芙射無不知者天下謂之聖人然則方之才技當
在晏倩公明問而遺言行跡不甚著定是蚤夭耳
禰正平氣高一世如荀文若之類無所不該識僅與
孔楊善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無足
言者其至荊州獨見趙戩而歎曰所謂劍則干將莫
邪木則椅桐梓漆人則顏冉仲弓也戩在三輔避亂
之荊依劉表而名不甚著故訓之俏嗜重王仲宣時
亦在荊土而正平不稱許不可知也
陸士龍詩故不如士衡耳至本傳所載范陽盧志於
衆中問曰陸遜陸抗於君遠近機曰如君於盧毓盧

斑志默然既起雲謂機曰姝邪遐遠答不相悉何至
此哉機曰我父祖名播海內寧不知耶議者以此定
二陸優劣竊恐未爾武帝嘗問吾彥陸喜陸抗二人
誰多也彥曰道德名望抗不及喜立功立事喜不及
抗後彥爲交州餉士衡兄弟士衡將受之士龍曰彥
本微賤爲先公所拔而答詔不善安可受之乃止此
段事絕同乃大祖及何也要之致嚴取與覺士龍爲
勝
誥告之典封列侯爲過盛韓信彭越皆呂后使人
殺之而彭越舍人持不載姓名其人亦不封[illegible]
者[illegible]說封愼陽侯享國五十一年至孫留之而始[illegible]
市國絕矣布者賁赫封期思侯享國二十九年[illegible]
後復告彭越舍人當是呂後知是呂后使故不封而
悵惕過享乃尔天道似未有知也
石敬倫每與王處仲入學戲見顏淵像而嘆曰若與
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王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
去卿差近石正色云士當令身名俱泰何至以甕牖
語人蕭敬範爲湘州好賓友酣讌終辰座客滿筵言
謔不倦嘗謂湘東王曰下官歷觀世人多有不好歡
樂乃仰眠床上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

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泛水肆意酣歌也二語各
有致未可盡非
沈休文父處端揆有志台司與徐勉最善乃以書陳
情於勉其略謂今歲開元禮年云至懸車之請事由
恩奪又外觀傍覽尚似全人而形骸力用不相綜攝
常須過自束持方可僶俛解衣一臥支體不復相關
上熱下冷月增日篤取煖則煩加寒必利後差不及
前差後劇必甚前劇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以手
握臂率計月小半分以此推算豈能支久若此不休
日復一日將貽聖主不追之恨冒昧奏聞乞歸老之
秩若天假其年還得平健才力所堪惟恩是策勉爲
言於高祖請三司之儀不許但加鼓吹而已是休文
一衰病老公不知止足者也大是殺風景事而後世
因瘦腰一語誤入詞調呼之爲沈郎又以爲風流之
症極大可笑況語曲盡老態故略存之
王莽初改匈奴單于爲恭奴善于改囊知牙斯名爲
知後以其叛改爲降奴服于點高句驪爲下句驪武
曌改突厥默啜爲斬啜契丹酋孫萬榮爲孫萬斬
曌之人舉動相同乃尔
生曰名死曰諱然漢將不必尔按樊毅西嶽廟碑云

弘農太守河南樊君諱毅毅時在也趙明誠錄云漢
碑生而稱諱者甚衆不特此又父母亡曰考妣而漢
冀州從事郭君碑云哀哀考妣追惟賓靈商號咷
槃子失明爾雅云父爲考母爲妣郭璞旣引禮記生
曰父母妻終曰考妣嬪復援詣書以爲非生死之異
稱猶今謂兄爲晜姊爲媦耳筆此以俟考
楊大年談苑云千文字題勅員外散騎侍郎周興嗣
次韻勅字乃梁字誤爾當時帝王命令尚未稱
勅至唐顯慶中有云不經鳳閣鸞臺不得稱勅勅之
名始定據此可發一咲而趙明誠乃舉後周趙文淵
華嶽河瀆碑書奉勅撰以辨之此又不必爾也按南
北二史入主命令俱謂之勅北齊蘭陵王百年因習
書書數勅字聞之武成發怒召入殺之又齊廢帝俘
臣徐龍駒住含章殿著黃綸帽被貂裘南面而向按代
帝書勅此豈辯事而楊不知之所謂不經鳳閣云云
者正以阻抑內降之勅云尔
東昏侯三妃梁武初以潘妃不從賜縊欲留余妃納
諫以賜王茂而不能已納吳淑媛七月而生蕭綜以
自疑叛北良可咲綜事極難處人至此豈非不幸耶
○王粲乃畢萬之後至惠王之子以王爲氏王翦則周
太子晉之後五侯則齊田和之後田即陳氏陳之先
爲舜故新莽以姚嬀陳田王氏爲宗室而已自取王
所女東萊王基爲子納太原王沉女亦此意也
吾鄉陸象孫謂投名刺旣稱頓首不當復言拜故爾
然周禮辨九拜之儀一稽首二頓首注稽首拜頭至
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又奇拜一拜也褒拜再拜也
肅拜但俯下手即今之揖也好奇者有稱肅拜不知
其自處於倨而稱頓首者亦無所不可若稱奇拜褒
拜亦通
野客叢書影字古用景自葛洪撰字苑始加彡爲影
戰陣之字古用陳王右軍小學章旁作車爲陣隋國
隋州古用隨楊堅以其辶遁走去辵作隋疊字古作
疊王莽以三日太盛改從三田作疊古之對字半下
從口漢文帝以口多非實改從土罪字自下從辛始
皇以字形似皇字遂改從网從非古劭字從刀劉宋
太子名劭而惡字文爲召刀遂改刀爲力其說頗新
而可據然亦有不盡然者㕘紙二說尤穿鑿故不復
記
山海經曰西九十里曰夸父之山其北多有林焉名
桃林其中多馬多馬而放牛於其野亦可笑也又秦

文公十三年晉侯使詹嘉守桃林之塞以備秦於
曲沃之官守之故曰曲沃城非曲沃也然則此爲故
牛地矣
沈佺期詩有洛浦風光何所似崇山瘴癘不堪聞今
本作青山非也佺期集有從崇山向越裳詩序云按
九眞圖崇山距越裳四十里杉谷古崇山竹谿從道
明國來於崇山北二十五里合水欸缺藤竹明昧有
三十峰夾水直上千餘仞所謂放驩兜於崇山者[illegible]
此地也一統志云崇山在慈利縣西三十里[illegible]
文之所
一統志黃山有劉宋謝晦廟晦剌荆州嘗過黃山顧
瞻久之後卒柩過不肯去因葬焉民爲立廟宋封爾
應公本朝定祭以八月二十九日晦逆臣也本末甚
明宋人旣不之攷而洪武天順諸禮官儒臣皆似目
無古人者可笑可笑
淮南子馬聾蟲也用脩以爲奇語按龍無耳牛耳皆
實其聽皆以角可稱聾若馬則彼此能相語何言聾
也
如淳漢儀註及胡母敬俱云武帝始置太史公位在
丞相上以司馬談爲之凡天下計出先上太史副上

丞相此言誤也太史令六百石一云千石遷之自傳
云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
從事發憤且卒此豈位在丞相上者至所報任少卿
書中所謂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
近乎卜祝之閒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
輕也又云僕亦嘗厠下大夫之列又可徵矣所謂計
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蓋上之天子而太史其守藏
者也
陸子淵謂宋太宗平列國所謂裸將之士頗多無地
[illegible]之於是設六館俾大部書命宋白等總之三大[illegible]
者冊府元龜太平御覽文苑英華也御覽外又別[illegible]
廣記五百卷按三大部卽御覽廣記英華也冊府元
龜脩於眞宗朝
姑蘇志載朱勔事其一葉氏筆衡云黃策爲兩浙漕
使被旨籍勔家策故避其往且聲言曰朱節使非他
人比罪不過進花木耳所以遣我者亦以鄉人故也
朱氏遂稍得爲徙匿計吳中舊事則云勔敗檢其家
貲有黃發勾者素與勔不協既被旨黎明造其室家
人婦女悉驅之出小民之家無敢容納其紀事之不
同如此

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昔人頗有以絳侯爲失計者王應麟則曰考之儀禮鄉射疏凡事無問吉凶皆左袒是以士喪禮及大射皆袒左惟受刑則袒右故覲禮云右肉袒註云刑宜施於右是也以是攷之勃誅諸呂之計已定若爲呂氏則有刑故以右袒令之耳吳興陳霆則云淖齒弒齊王王孫賈入市中呼曰淖齒亂齊國殺湣王欲與我誅淖齒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是勃之先已有以袒右令衆者今以袒右當受刑則市人從討者當刑否耶應麟之考據自以爲得情而不能不屈於陳氏矣然皆未得其情者也勃老將也兒預知衆心之歸劉氏而不能無疑於呂氏之有黨盡令一下而或間有右袒者或遲疑未左者立誅之以令衆如楊素朱滔之舉耳豈至此而始覘人心之向背哉

唐書皮日休後仕黃巢爲學士以造讖文致忤見殺按日休後實適於吳越以善終其子曰光業爲其國丞相見陸游集

吳越春秋楚平王謂伍奢之譽二子遣使者駕駟馬封函印綬往詐召子尚子胥令曰賀二子父奢以忠信慈仁去難就免平王內慙囚繫忠臣外愧諸侯之恥反遇奢爲國相封二子尚爲鴻都侯胥爲蓋侯按楚雖僭稱王其令尹公子雖至貴親未有封侯者也

○今人不識字者稱不識一丁唐書有挽兩石弓不如丁王楙攷謂个字之誤引續世說謂此个字及張翠微考異亦謂个字又引蜀志南史皆有所識不過十字語劉知幾謂王平所識僅通十字復以爲十字之誤恐俱未然莊子謂丁字有尾丁尾左引非右引也然則莊子亦可謂不識一丁矣又秦符堅載記太元七年饗群臣於前殿樂奏賦詩秦州別駕天水姜平子詩有丁字直而不曲堅問其故平子曰臣丁剛不可以屈且曲下者不正之物未足獻也堅笑曰名不虛得因擢爲上第豈其時謂平子擢上第而不識丁字耶

余以癸酉之楚江行過黃州觀有浮而編竹木筏者連十餘家雞犬相望亦有豆棚瓜架之屬取陸務觀江行記考之當時筏猶大舖以土可種菜今不爾也閱洞庭湖中大者尚可種茶楊用脩引周禮澤草所生種之芒種王氏農書云即江南之架田也架田一名葑田以木縛架爲曲田繫浮水面葑泥附木架上葑即菰根也根最繁而善糾結以土泥着上刈去其

葑使可耕種江東淮南二處皆有之其田隨水上下
東西故南方有葑田復引郭璞江賦云播匪藝之芒
種挺自然之嘉蔬賦江而云芒種嘉蔬又曰匪藝又
曰自然非葑田而何余按嵇含草木志蕹葉如落葵
而小性冷而味甘南人編葦爲筏作小孔浮水中則
如萍根浮水面及長莖葉皆出於葦筏孔中隨水上
下此南方之奇蔬也含亦引江賦自然嘉蔬語然僅
一種菜耳今謂爲葑田恐王氏旣誤而用修復承之
且璞辭明云標之以翠蘙汎之以游菰鱗被菱荷攢
布水蓏翹莖瀵蕊擢穎散裹[illegible]石華之屬耳豈
豈葑田也吳中有門曰葑音讀注去聲菰根也吳中
有葑田蓋木田耳若謂浮水之田可以連畛接畝未
必有之

市巷人俚歌稱楊業之子曰楊六郎延昭延昭之子
宗保宗保子文廣征南陷南中其事多誕罔及覽宋
景濂所撰楊氏家傳楊端者其先太原人仕會稽爲
望族徙寓京兆唐末南詔陷播州端應募往復之遂
有其地傳子牧南牧南傳三公三公傳次子實實生
昭無子將宋益州刺史楊延昭之子充廣使廣西與
昭通譜以其子貴遷後之自是有播州者皆貴遷之
後也貴遷子光震光震子始名文廣後主粲而大近
今爲播州宣慰使按宋史延昭初名延朗仕至保州
防禦使高陽關副都部署有子曰文廣從狄青南征
爲廣西鈐轄知宜邕二州累遷定州路副都總管以
沒今家傳所記以子貴遷後楊昭者當廣州鈐轄時
耶家傳不言文廣而云延廣蓋以第三世復有文廣
故諱之耳宋史又不著文廣有後與否本朝楊武襄
洪子後從子信能俱有威名故人以附會業延昭輩
稱楊家將却不足論

今徐州[illegible]里爲呂梁洪水勢[illegible]泗河之喉
咽也莊子所稱呂梁在呂梁縣南泗水之上有石梁
焉故曰呂梁也懸水三十仞流沫九十里後漸平細
又水經注滴水出善無縣故城西南八十里其水西
流歷于呂梁之山而爲呂梁洪其巖層岫迥澗曲涯
淥巨石崇疎壁立千仞河流激盪飈湧雲馳雷奔電
洩震天動地司馬彪曰呂梁在離石縣西今人知徐
之呂梁洪而不知呂縣離石之兩呂梁洪也

沈佺期詩玄菟城南秋夜長或以爲菟作平聲非也
按袁紹與略雖固字白菟也射犬或飛固曰將軍守
菟而此邑名犬菟見犬其勢必驚宜急去菟不從爲

魏太祖所破誅然則菟當爲兎從兎呼應韻於去聲注草名又虜複姓而不言與兎通故記之

太公望爲汲人縣民杜宣白崔瑗令曰太公生於汲舊居猶存君與高國同宗太公令臨此國宜正其位以明尊祖於是立壇祀之何其迂也不虞人以崔杼致譏乎宋仁宗無子有一臣僚上言程嬰公孫杵臼共存趙宗而血食永絶所以後宮鮮儀乃詔封侯廟祭仍遷此僚一官前後事俱可笑

十二屬取牛鼠之類或以爲形體有缺不全如鼠無膽牛無下齒虎短項兎無脣龍無耳蛇無足馬無膽羊無瞳猴無脾雞無外腎狗無腸豬無筋之類而亦有未然者暘谷漫錄云子寅辰午申戌俱陽故取相屬之奇數以爲名鼠五指龍五爪馬單蹄猴五指狗五指丑卯巳未酉亥俱陰故取相屬之偶數以爲名牛兩爪[illegible]羊四爪雞四爪豬四爪又王充論衡則云五行之氣有賊害含血之蟲相勝服其驗何也曰寅木也其禽虎戌土也其禽犬丑亦土也丑禽牛未禽羊木勝土故犬與牛羊爲虎所服亥水也其禽豕巳火也其禽蛇子亦水也其禽鼠午亦火也其禽馬水勝火故豕食蛇火爲水所害故馬食鼠屎而腹脹此說尤似不經都元敬辨之甚悉

羯鼓錄雖存無有能傳其法者開元帝最爲妙絶宋璟裴晃李華亦精其理宋元祐中邠州一父老能之有大合蟬滴滴泉曲其人死遂絶又有尺八者小詩所載酒令遥望漁舟不闊尺八又明皇在仙宮以好吹尺八謫人間沈括云馬融笛賦空洞無底剡其上五孔一孔出其背正似今之尺八楊用脩云六孔旁一孔加竹木足黃鍾一均或謂之尺八管然則尺八亦笛類也

髮屬於心稟火氣故上生鬚屬腎稟水氣故下生眉屬肝故側生男子腎氣外行上爲鬚下爲勢故女子黃門無勢亦無鬚

晉人喜服寒食散云服之使人神志開朗至病發則云散發反以爲貴談又喜服五石散孫思邈云五石散大猛毒寧食野葛無食五石宜急焚其方以絶萬世之禍

沈括言唐人詩多有言吳鉤吳鉤者刀名也刀彎今南唐用之謂之葛黨刀按吳越春秋闔閭既寶莫耶復令國中作鉤曰能爲善鉤者賞之百金吳作鉤者甚衆而有人貪王之重賞也殺其二子以血釁金遂

成二鉤詣宮門求賞王問其故曰吾之作鉤也貪而殺二子釁成二鉤王以衆鉤以示之何者是也鉤師向鉤而呼二子之名吳鴻扈稽我在於此王不知汝之神也聲絕於口兩鉤皆飛着父之胷王大驚乃賞百金遂服之此吳鉤之所由名以爲彎力似也

陸士衡文集所爲周孝侯墓碑其自西討以前皆可據獨所謂絃盡矢絕番係不救左右勸退處按劍而怒曰此是吾效節授命之日何以退爲大臣以身殉國不亦可乎其下却云韓信背水之軍未遑得喻工輸縈帶之勢早擬運蹊莫不擁山架壑接看來歸之士扞其封疆襄人展其耕織又云元康九年回疾增加奄延館舍春秋六十有二天子以大臣之葬師傅之禮親臨殯壤建武元年冬十一月甲子追贈平西將軍封清流亭侯諡曰孝禮也賜錢百萬葬地一頃京城地五十畝爲第詔曰處母年老加以遠旅遠人朕每憫念給其醫藥酒米賜以終年以太興二年歲在己卯正月十日葬於義興舊原娶盛氏有四子靖玘札碩此大可怪按本紀永熙七年處及齊萬年戰敗績死之詔贈官爵賜賻卹母俱與碑同但所謂回疾增加奄延館舍何說也且惠懷元俱無元康九年號而元帝爲晉王之歲追諡處爲孝侯今所謂建武元年者其明年也士衡以太安二年爲成都王穎所殺又十五年而爲建武元年何舛謬如此豈士衡先爲文成其家至建武後始立碑諱戰歿而改其辭又增太安以後詔令乎傳言三子玘靖札碑言四子最少者碩

尚書之尚本當作上音讀或云秦時人臣避上字故作常音至今因之不改若二十八宿音秀則洪景盧以爲當如本音且引說苑辨物篇曰天之五星運氣於五行所謂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按宿之音此音誤之蓋元人詞曲皆入秀字去上韻至宿州之宿則入徐字而以近徐州故別呼爲南徐州此音之謬若此

晉人如溫太真桓元子宋武帝之類皆好六博樗蒲唐名相如房玄齡姚元之之類微時亦皆爲之韓昌黎以道學文章自任尤所篤好其所著畫記云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與余彈碁李勝之是也張籍與昌黎書云執事多尚駁雜無實之說使人陳之前以爲歡此有累於盛德又商論之際或不容人之短如在私尚勝者亦有所累也況爲博塞之

戲與人競財乎廢業時日不識其然顧絕博塞之好棄無實之談昌黎報書止言駁雜而不及博塞蓋亦有所諱也

用脩謂直字有十四音吳虛謂委蛇有十二變俱可稱引證之博矣

左傳幣錦二兩注云二丈為一端二端為一兩一兩一疋也然則一端不可以言一疋公羊傳乘馬束帛束帛謂玄三纁二玄三法天纁二象地然則今人以一疋帛為束帛亦非也

墨子云楚靈王好細腰故其臣皆三飯為節脇息然後帶扶墻然後起韓非子云楚靈王好細腰國中皆饑死以理言之當是靈王也然謂宮中多餓死則近楚王之好細腰謂女子也其臣何故三飯

隋書許智藏傳秦王俊有疾上馳召智藏治之王夢其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許智藏將至當必相苦為之奈何明夜俊又夢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以避之及智藏至為俊診脉曰疾已入心當即發癇不可救也俊果數日而薨及考秦王俊傳俊頗好內妃崔氏性妬甚不平之遂於瓜中進毒由是遇疾徵還京師明年薨妃以毒王之故下詔廢絕賜死於家然則夢中故妃崔氏何人也其自相矛盾如此

魏志洛陽雖經破亂而舊三字石經宛然猶存至馮熙與常伯存相繼為州廢毀分用大至頹落按漢熹平四年蔡邕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等正定六經文字邕自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後魏武定四年移鄴都河陽岸崩遂沒於水其得至鄴者殆不得半然則馮熙常伯存所損十之二三而墮水者又三四也周大象中詔徙鄴城石經於洛時為軍人破毀至有騎載還鄴者船壞皆沒存者破作橋基隋開皇六年自鄴洛載入長安置於秘書內省議欲補緝立於國學不果大業之亂多為柱礎貞觀初魏徵始鳩集之十不一存然傳拓之本猶在趙綽云唐造防秋館穿地多得石經故洛中人士逮今有之又宋初於唐御史府掘得十二餘石黃伯思見尚書二百三十六字董逌見論語第一及第十四一石二百七十字十八至二十一石三百五十七字趙明誠有千餘字謂邕所書乃八分而三體乃魏時所建不可知然前輩所記關中落司尚有數石而余嚴訪之俱無蹤跡豈其存者亦為柱礎之類耶為一慨而書之

今世稱三蘇曰老泉東坡潁濱石林燕語則云蘇子

既謫黃州號東坡居士東坡其所居地也晚又號老泉山人以眉山先塋有老翁泉故云子由自嶺外歸許下號潁濱遺老亦自爲傳家有遺老齋某夢得之言恐自有據

唐有四元崔延翰又爲制科首也宋三元則王丞相曾楊學士寘馮樞使京金孟學士宗獻元王寵僉宗哲 明商少保輅若歐陽少師脩則本州及太學禮部試稱三元而廷試在第五非眞三元也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六十一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六十二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說部

宛委餘編七

偶一時人賦詩有陸通姓名人不曉所謂余謂此楚狂接輿也見莊子疏然詩入接輿則雅入陸通則俗此不可不知也按何氏餘冬序錄考姓名頗詳然亦有未備者因增記於此倉頡姓侯剛氏見古篆文註許由字武仲見莊子釋文堯姓伊祁少昊名摯字青陽帝嚳名夋成湯字高密見帝王世紀皐陶字庭堅孤竹君姓墨名台見孔叢子註伯夷名允一名元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見論語疏中子名伯遼見周書録史詩當作仲遼見帝王世紀彭祖姓錢音箋名鏗見論語疏其子名脊餘見莊子司馬彪註老子父名乾字元杲見前涼録老子初生時名玄祿見玄妙內篇曾叔名度見史記註易牙名亞見孔穎達疏逢蒙之弟名鴻超楊朱之弟名布見列子伯樂姓孫名陽師曠字子野見莊子疏公孫弘字次卿見鄒長倩書子産一名美見左傳註杜康字仲寧見魏武短歌行註孟軻字子輿見漢書幷孔叢子又字子居見聖證

論莊周字休見列子註孫叔敖名饒見孫叔碑計然
一名研一名倪又姓辛字子文見史記索隱文種字
子禽見吳越春秋陳仲子字子終見皇甫謐高士傳
漢高祖父太公名煓見後漢書註又名煴字執嘉見
皇甫謐帝皇世紀昭靈后名含高祖兄仲名喜曹參
字敬伯申公名培見史記註項伯名纏字伯見漢書
註叔孫通名何見楚漢春秋東園公姓庾名秉字宣
明夏黃公姓崔名廓字少通綺里季姓朱名暉字文
季甪里先生姓周名述字元道並高士傳壺關三老
茂姓令狐見荀悅漢紀楊王孫名貴見西京雜記狄
非亦名荆軻見續博物志伏生名勝字子賤見[illegible]
碑文翁名黨字仲翁見張崇文歷代小誌張宗字諸
君杜茂字諸公見陳忠傳記註楊子雲所稱李仲元
者名弘見蜀秦宓傳鄭子眞名樸嚴君平名遵見王
貢兩龔傳註張宗字諸公見陳忠傳註施延字君子
見後漢書註田生字子春見楚漢春秋侯芭字鋪子
見論衡丁公名固見楚漢春秋衛夫人名鑠字茂漪
見翰墨志綠珠姓梁白州人見小傳呂安字仲悌居
苗姓應瑒從弟俱見文選註花卿名驚定見舊唐書
僧一行姓張名遂見續博物志竇滔字連波見武后

記失馬塞翁姓李見高谷詩序
男子有雙名者有夏全赫連勃勃吐蕃將乞藏遮遮國
相尚婢婢唐琵琶客羅黑黑樂工紀孩孩劍客精精
兒空空兒李懷光外孫燕八八元學士承旨巎巎平
章政事向回右丞相脫脫太傅王保保（即擴廓帖木兒）學士
馬馬
婦人雙名者隋煬帝宮娥羅羅元微之傳崔鶯鶯又
范十郎女鶯鶯張建封妾盼盼開元中宮伎薛瓊瓊
宋宣仁太后小名滔滔朱端朝取妓馬瓊瓊杜牧之
所押妓張好好元微之所歡錢唐妓謝好好畫中美
人眞眞又洮將軍妾眞眞又元名趙眞眞同時馮璧
子妻趙眞眞錢唐妓蘇小小私藏千千女達奚盈盈
又王山所接仙女吳盈盈錦官城妓灼灼翟素死節
婢青青常青姬紅紅宋虞部姬寵寵比里妓王蘇蘇
鄭衆妾王連連張住住錢唐倡楊愛愛宜春和坊妓端
端武氏妓賽賽張麗卿妓英英又楚州官妓王英英
秦州妓香香范十郎女燕燕宋善書婦人任才仲妾
艷艷徽宗幸妓李師師義妓毛惜惜又張幼謙妻羅
惜惜成都角妓丁憐憐又湖州妓丁憐憐魏鵬妻賈
娉娉惜花女石醋醋劉渢遇鬼仙女魍魍又理宗宮

人翹翹元名妓荆堅李心心仭山山馮六六李弁
疾安田田錢錢　有別號雙字者余趙學士元吳
眞人俱閒閒馮山人存存近有裘讓讓
鳥雙名者青丘灌灌又鷯鷯同上出崇吾蠻蠻兼山羅羅
又鶹鶹周周見禽經行䖊氏㗌㗌背䖊氏嘖嘖見爾雅獨
獸雙名者招搖狌狌姑逢獙獙空桑軫軫泰山狪狪
泰戲辣辣霍山朏朏枚皐文文又南中猩猩北荒蛩
蛩交廣以牛羊爲即彿彿也羊羊蝗螂也
魚雙名者剛山蠻蠻洛水庸庸見山海經　又楊州禺
禺見王會
婦人以五色名者前青青紅紅又紅紅綃紅綠紅拂紅
鑾紅娘紅兒輕紅飛紅絳仙絳樹絳桃絳眞丹霞紫
光紫綾碧玉綠珠素女素娥又仙女青童相如賦美
人有青琴
四同名者眞眞三同名碧玉宋府家女　小又太元中哥舒妻安
又晉知之妾仰蛮娘也　玉兒潘妃　又元帝惟妃　又陳敬瑄營妓
二同名者飛燕漢趙后宮中美人　唐竇習　朝雲蘇子瞻妾　可間王琚妻　夜
來魏文帝姬天寶名妓　及前鶯鶯好好英英瓊瓊惜惜翹翹憐
憐
漢名士稱凉州三明太尉段熲紀明度遼將軍皇甫
規威明大司農張奐然明也出一時以爲奇矣晉南
渡而後瑯琊諸葛恢頴川荀闓陳留蔡謨俱字道明
而皆有名號中興三明人爲之語曰京都三明各有
名蔡氏儒雅諸葛清然則前後有兩三明而後則字
俱同　前荆同邵各奇也
湘東王有同姓名録其書今不存聊舉其灼灼者在
同時知兩曾參一曾參殺人而致曾子之母投杼兩
毛遂一毛遂墮井而致平原君之痛哭異世則魯秋
胡因婦採桑調其妻投水死漢亦有魯秋胡求聘
秋女羅敷傳洞妻事以爲薄行而不許
也其次如國師公劉秀以名應圖讖爲王莽所殺而
取王莽者爲光武亦劉秀莽遣太師安新公王匡攻
更始定國上公王匡不勝爲所執殺宋李尚書孟與
宗人尚書益者俱赴飲據上坐因笑曰今日兩副坐
頭俱李益代宗用韓翃知制誥宰相以平盧幕府員
外及江淮刺史請上書春城無處不飛花絕句云用
此韓翃而員外得之事皆奇
其它同時者漢時兩韓信俱高帝時一封楚王一封
韓王三召平一故秦東陵侯一爲陳王上柱國一齊
相　兩王恢俱

武帝時一浩侯一大行誅匈奴者也兩王臧武帝
時其二年以郎中令自殺一六年為太常兩王商俱
成帝外戚一為丞相樂昌侯一為大司馬成都侯兩
王章俱哀帝時一河平三年以太僕為右將軍六年
復為太常一四年以京兆尹直言死兩王崇俱平帝
時一新甫侯故丞相嘉子一大司空扶平侯魏兩王
烈一字彥方有隱德一字長體有道術晉兩王渾一
為涼州刺史係戎之父一為司徒係濟之父兩王澄
一即濟弟封侯一即戎從弟荊州都督兩孫秀一吳
降將一趙王倫嬖臣俱拜驃騎將軍封公兩周撫一
為王敦將一為彭城內史誅梁兩王琳一散騎常侍
一德州刺史唐兩李光進俱代宗朝一為光弼弟一
為光顏兄俱蕃將賜姓為節度使封公兩李繼昭俱
昭宗時一為孫德昭一為符道昭俱賜姓名降朱梁
為使相宋兩王著俱太祖時一以文學典制一以書
學待詔金兩跪可俱太將
稍先後者吳兩公子慶忌一王僚子一夫差末年將
楚兩莊蹻一莊王時大盜一莊王裔孫將軍平滇自
王者漢兩王莽一右將軍一大司馬篡位者兩王鳳
一大司馬大將軍一更始成國上公兩王譚一宜春
侯一平阿侯兩徐幹一都護班超司馬一丞相曹操
掾晉兩劉毅一光祿大夫一衛將軍兩張禹一丞相
一太傅俱封侯兩解系一見陶璜傳一自有傳兩王
愷一武帝舅一安帝時丹陽尹元兩伯類一太傅淮
陽王一大丞相秦王兩蕭鈞一蕭鸞子梁武時中書
郎一蕭瑀從子唐太宗時率更令
異代而相類者兩王肅曹魏中領軍為魏制禮元魏
尚書令亦為魏制禮兩王殷朱梁以節度使叛誅後
周太祖亦以節度使誅兩王彥章梁大將為晉擒吳
越軍為楚擒兩王珪唐侍中宋左僕射門下侍郎皆
門下相也兩王溥一唐懿宗一周世宗俱宰相
仙人有兩王喬其一即子晉也其一為栢人令天寶
王棺以蓋者僧有兩智永一梁書僧一宋畫僧
光武時固始侯李通魏武時都亭侯李通衛大夫王
孫賈齊大夫王孫賈魏徐邈字景山見重武帝為侍
中晉徐邈字仙民見重武帝為中書舍人魏將軍張
遼漢兗州刺史張遼字叔高漢中郎將江華梁御史
中丞江華梁李膺為蜀使至郡武帝悅之問曰今李
膺何如昔李膺對云云晉文公有咎犯平公有咎犯
舊隱任政李密以祖母老辭官後魏李密以母老習

暨又隋末蒲山公李密則天時王方慶為相又王方
慶領尚藥奉御高宗初張昌宗為脩文館學士則天
末張昌宗為春官侍郎

漢宗室多同名者其自列侯以下或應有之乃至諸
王亦自相犯何也豈非以宗正之失職耶余不能盡
志姑志其顯者四劉慶六安王河間孝王更始燕王
清河孝王四劉章城陽景王高密頃王齊哀王常山
靖王三劉嘉梁荒王瑯琊康王漢中王三劉雲城陽
哀王廣德夷王東平煬王三劉定沛釐王彭城頃王
甘陵貞王兩劉長淮南厲王濟陰悼王兩劉榮臨江
閔王沛幽王兩劉遂趙叛王梁戴王兩劉交楚元王
濟北懷王兩劉壽濟北惠王瑯琊恭王兩劉勃濟北
貞王常山王兩劉勝中山靖山平原懷王兩劉武梁
孝王城陽惠王兩劉玄淮陽文王淮陽王(即更始)兩劉
旦燕剌王長沙煬王兩劉賀泗水戴王昌邑王兩劉
授河間頃王膠東共王兩劉寵陳愍王樂安夷王夫
以王賀廢主然泗水先封名之同猶可也淮南寵死
趙遂燕旦以反絕國何所取而同之此大不可解者
也

有以人而名器物者阮咸製阮遂名為阮咸今名阮
王右軍好鵝遂名鵝為右軍(見釋常談)康伯傳外國鼓遂
名康伯(見博物志)僧鑒虛製湯羊遂名湯羊為鑒虛(今無之)
番人畢羅好食湯餅遂名湯餅為畢羅(今俗加食)今人於
豕肉豆腐及它巾服之類皆加以東坡名謂為眉山
所製也有以器物而名人者令狐僕射楚小婢善歌
李商隱錦瑟詩名錦瑟韋中令皐伎善吹簫名玉簫
(韋皐見傳奇)

兄弟稱二龍者漢許虔許劭齊柳忱柳惔五龍即晉
儀兄弟六龍者晉卞粹及溫羨八龍者漢荀儉緄靖
燾汪爽肅專唐崔琯珙瑨瑑璵玙球珦

兄弟三虎者賈彪
兄弟三鳳者河東薛氏

昔人有父字其子者曹丞相操每下教稱子桓右軍
與人書謂子敬飛白大有勢子字其父者胡母謙之
見父輔之暑月搖扇視事呼之曰彥國胡為自貽伊
戚從子字其叔父者袁種謂盎曰南方卑濕絲能日
飲亡何說王毋反而已有臣字其君者光武幸章陵
宗室諸母酣悅相謂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款曲
惟直柔耳今乃能如此

唐文皇為天策上將開天策府置十八學士房杜等

多至宰相後薛收卒以劉孝孫補之
為天策上將開府㓕僚拓跋恒孝孫
雅等十八人亦授學士
舜重瞳項羽重瞳隋魚俱羅朱梁康王友敬永樂中
楚王子亦俱重瞳文王四乳宋范鎮百常父子明倪
文僖謙俱四乳
泗州僧伽頂有一孔以絮窒之發絮則異香出氤氳
滿室佛圖澄左乳下一孔圍七寸亦以絮窒之夜欲
讀書發絮則光照一室時時水邊引腸胃滌之復納
於內物理有不可致詰者重瞳四乳不足道矣

倉頡四目唐有三耳張秀才
柳子厚記李赤死廁鬼事以為其人慕李白故名赤
已可笑矣霏雪錄所載慕太白者張碧字太碧慕樂
天者黃居難字樂地又富家子杜四郎自號荀鶴以
比杜荀鶴者尤可笑也
有舉孝廉而為人主者魏武吳大帝也狀元及第而
為人主者夏主李遵頊也
事有極可笑異者楚懷王死於楚為人所憐項梁立
其孫心亦號楚懷王以謚為爵也元世祖年號曰至
元其後順帝慕之亦改年曰至元林邑王范揚邁死

太子咄立慕父之德亦名揚邁皆夷俗也
父子同名者二人隋處士羅靖父亦名靖及范陽盧
魏大將安同父名屈子亦名屈然則韓退之所云期
其杜度不足道也史記鄭武公掘突譙周以為突滑
而孫厲公突索隱以為皆非也
王彪之賂之訥之准之輿之進之凡六世王胡之茂
之裕之瓚之秀之凡五世王羲之獻之靖之悅之凡
四世王晏之晛之湎之徐逵之湛之聿之凡三世胡
母輔之謙之吳隱之瞻之顏悅之愷之兩世俱仍之
字

漢有劉箕子朱孫卿許顏回晉有王彭祖梁有庾異
娶庾黔婁祖孫登又孫權女孫魯班宋翟馬周皆襲
古人姓名
其命名有可笑者秦將軍孔子胡熟侯劉聖人更始
劉聖公子閼國王李聖天辛太公若乳母王聖則女
子也
取字有異者史記註仲雍字熟哉又北齊將軍劉乾
字天
雙名而一字者任不稱字選顏之儀字叔之類也名
與字同者張巡字巡之類也

師曠識駁識諫珂（狐身鳥首）識首陽之神（狸身狐尾）其二諫其
一謏東方朔識騶牙識巫雀識藻廉（水木之精長八九寸）識怪
識其一謏其二諫
管子知俞兒（畢耳洪沖）東方朔又知畢方（獨足鶴）張寬知女
人星劉向知貳負（上郡山中贓一足尾）賈逵知鸑鷟胡綜知秦
始皇厭王氣物諸葛恪知傒囊（山精如小兒）陸敬叔知彭
侯（狀如黑狗無尾）竇攸知鼮鼠張華知龍鮓（以苦酒沃之五色）知海
鳧毛知干將知聰平石鼓（以蜀中桐材刻為魚形叩之則鳴）知銅澡
盤（晨夕鳴與洛中宮鍾相應）知九餡龍洞知然石（以水灌之便熱）知玉樂
龍穴石髓束晳知顯節陵科斗策實蹲知苟晞兒冢
王粲知眼著人冢裴子野知白題國何承天知亡新
威斗陸杳知棠荷橐又知千里酒又知古鐵椅許敬
宗知帝江李珽知內黃傅弘業知蛙（形如豕仰鼻長尾有岐）蘇
綽知西漢故倉地杜鎬知秦袁公墓李章武知鐵斧
為禁物沈約知東夷鏨盞（瓦具高九又錢下于盞中有幼一蓋方器也）陸
澄識服匿（單于賜蘇武酒器）傅奕知金剛石孟詵知藥金段
成式知帳時鐵董養知周會狄地（下有蒼白鵞飛去）盧若虛
識鼮鼠（狗首虎爪大如拳）杜鎬知雀餳僧贊寧知畫牛隱見
（見首春中）劉敞知龍雀刀（赫連勃勃鑄）又知劉夫人印為亞夫
印劉跂知古銅盎非齊桓公物解斯徵知鐔于（以芒同振）

（□之清）祖瑩知于闐國王故王印徐鉉知海馬骨高祖
知陵鯉
陸澄與王儉等徵事候商略畢談所遺漏百千條皆
儉所未覩又與何憲等徵事悉弃其舊物李之何憲
在王儉宅徵事以最優得五色簟白羽扇王揚後至
悉李之沈約與梁武徵栗事少其二沈約策劉顯十
事顯對其九劉顯策約五事約對其二梁武策錦被
事已盡劉孝標最後出十餘條南唐鉉錯策猫楚金
多五十事元陳呂敦璉剛中少三十條
古今事有絶相類者今記之以供博學之資如瘦沈
語前有約後有昭略寄怨詩妻之實前有玄後有滔
望車塵之潘前有黨後有岳善畫婦人為帝救之毛
前有延壽後有惠遠致冰鮮之王前有祥後有延甹
客驢鳴之王前有粲後有濟又銅錢作埒之王前有
濟後有元寶立銅柱之馬前有援後有總射石之李
前有廣後有遠種王得宴之陽前有洛陽窮伯後有
盧龍翁伯怖小兒之麻胡前有秋後有祐又有劉胡
又鬼俱曰麻胡凡四見
聖主時投水人知有卞隨務光而不知有北宮無擇
騎青牛人知有老子而不知有封達（決疑）乘人知有

伊尹而不知有孔子（見春秋孔演圖）白魚入舟人知有周武王而不知有宋明帝河澌氷合人知有漢光武之滹沱而不知有慕容德之黎陽鳳雛號人知有龐統而不知有顧邵獻胙加毒以讒賜死人知有晉獻公子申生而不知有秦孝文王子西蜀侯惲思妾令方士致魂人知漢武之於李夫人而不知宋武之於殷淑儀治阿譽聞而阿不治人知有齊宣王之大夫而不知景公之晏子夢蘇求相人知高宗之傅說而不知文王之臧丈人顯壁作龍蛇歌人知有晉文之介子推而不知晉文之舟之僑春許楚地而背之人知張儀之於楚懷王而不知馮章之於楚王先食不死之藥而巧言以免死人知方朔之於漢武帝而不知中射之士之於楚王一字直百金人知淮南子而不知公孫子（秦相以著）妻棄夫人知朱買臣而不知太公望沈江負父屍人知有孝女曹娥而不知趙祉女絡握地得石擲人知有滕公而不知有衛靈飛廉看竹不問主人知有王徽之而不知有袁粲倚杖讀書雷震不輟人知有夏侯玄而不知有諸葛誕獲倫侍兒人試文不殺因以賜之人知有楊素之於李伯藥而不知有蔡興宗之於孫敬玉侍婢環執飲饌人知有王武

子而不知有楊阿忠孫晟國忠晟又俱號肉臺盤裴不徧致敗人知華元之於御斟而不知中山王之於司馬子期乳生潼人知有元德秀而不知有李善綵衣娛戲人知何某而不知有伯瑜知囊人知有晁錯而不知有樗里子剩匡讀易至損益而歎人知有向平而不知有孔子佩六印人知有蘇秦而不知有欒大以石爲虎射之没羽人知有李廣李逵而不知有熊渠子又王充論衡云是養由基充以由基射晉侯中目而不能殺之爲辨極可笑射楚王中目者呂錡由基以一矢射錡伏弢而死也遂見墮馬折胸而狙人知有主高演而不知燕主慕容鯢倒用印人知有段秀實之阻朱泚而不知有李崧之安蜀一日殺二義士人知有袁紹之於臧洪陳容而不知有張敬兒之於邊榮程邕之能使人乞前席人知有賈誼而不知有商鞅蘇綽飲千日酒至期發塚而醒人知有劉玄石而不知有趙英御屏隔塵人知有漢鄭弘第五倫而不知有吳紀羌紀懺杯中蛇影人知有樂廣而不知有南皮令應柳（樂乃應琴）殺孝婦大旱三年人知有前漢之東海而不知有後漢之上虞萬石君人知有白奮而不知有秦襲張文瓘留犢事人知有時

啚而不知有羊扁食脫粟人知有公孫弘而不知有
晏嬰錢神論人知有曹褒而不知有胡毋民成公綏
記半面人知有楊愔而不知有應鳳陳蕃下榻人知
有徐穉而不知有周球雪中高卧人知有袁安而不
知有胡定夢贈筆人知有江淹而不知有王彪之王
珣紀少瑜陸倕李白和凝馬裔孫其事稍異噀酒救火人
知有欒巴而不知有樊英郤信臣郭憲佛圖澄成武
丁入水戮蛟人知有周處而不知有澹臺子羽荆佽
飛菑丘訢羊車灑後宮鹽水灑地人知有晉武而不
知有宋文御膳中有髮自數三罪以免死人知晉平

公之庖人而不知光武之陳正因病嘗羹人知越王
句踐之於吳王夫差而不知郭弘霸之於魏元忠以
酒賜妬婦飲之無恙人知太宗之於房玄齡而不知
莊宗之於任圜即席盡器飲酒歸而尚醒稱所得器
人知裴弘泰之於裴鈞而不知潘岏之於朱梁太祖
下第獻燕詩座主以明年登第人知有章孝標而不
知有于化成刻石高山深谷人知有杜預而不知有
顏眞卿賜行酒炙人知有顧榮而不知有何遜陰鏗
一箭落雙鵰人知有斛律光而不知有拓拔幹高駢
錦鏡事人知有隋煬而不知有甘寧然脂膏為燭人

知有董卓而不知有滿奮還帶陰德至相位人知有
裴中令而不知有白中令以孤門生廢葬義人知有
王裒而不知有顧歡發塚類遠祖貌人知有蕭穎士
之於鄱陽王而不知有吳綱之於長沙王入山妻二
仙女久而歸人知有天台之劉晨阮肇而不知剡縣
之袁栢狼頭因食辨勞薪人知有荀勗而不知有師
曠孫索妾人知有孫秀武承嗣而不知有阮佃夫閭
鼓角散加敬人知有范雲之於梁武而不知有到仲
舉之於陳武告靈不仕人知有王羲之而不知有何
胤通宅心觀人知有忠國師之於大耳三藏而不知

有普寂之於柳中庸祭賽忘書刀在廟鯉魚為送人
知有馬當山之王昌齡而不知有宮亭湖之估客奕
棋覆局人知有王粲而不知有到溉製千字文人知
有周興嗣而不知有蕭子範賭柳妾人知有韓翃而
不知有李還古即位御床陷地人知有桓玄而不知
有侯景誤食澡豆人知有王敦而不知有陸暢殯逆
旅書生人知有王忳而不知有鮑子都廖有方檣神
貌醜以足潛畫之人知有定州之張平子而不知有
忖留神之魯般駱駝負水禁魚軍中人知有宋孫仁
佑而不知有隋虞孝仁殺身心僕人知有張詠而不

知有柳開金蓮歸院人知有蘇軾而不知有王珪
雋不疑劉德大將軍光先後欲以女妻之俱辭不敢
當俱病免後不疑以青州刺史爲京兆尹德以青州
刺史行京兆尹事皆多所平反
張崇還鎮卒埒驢錢趙在禮還鎮亦卒拔釘錢
庾杲之貧人云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李
崇富而吝人云李令公食常十八種蓋庾惟三韭崇
二韭也南北一時事相類若此
漢蔡琰有胡笳十八拍王昭君有胡笳三十六拍冥
二十一拍
晉秦中竇滔妻蘇氏作迴文詩八百一十二字唐范
陽盧毋王氏作天寶迴文詩文亦八百十二字
晉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舉琴而撞之跌衽宮壁魏
文侯出言而不當師經舉琴而撞之中旒潰之一見
淮南子一見劉向說苑燕太后不肯以少子質齊因
陳翠愛少子之說而許趙太后不肯以少子質秦因
左師觸龍愛少子之說而許一見趙世家一見戰國
策高齊神武不貴慕容紹宗以留文襄唐文皇晉出
李勣以留高宗俱見本紀中鳴援桴而進戰爲賊殺
其父功成而自殺趙苞援桴而進戰爲賊殺其母功

成而歐血死一見說苑一見後漢書醫緩胝晉平公
而曰君之病在膏之下肓之上秦武王示扁鵲病而
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上謂皆以色致也一見左
傳一見戰國策東方朔知赤物爲怪哉飲酒十石李
章武知鐵斧爲妖物飲血三斗一見搜神記一見酉
陽雜俎懷素習書盡數畝芭蕉鄭虔習書盡數屋柿
葉俱見法書錄孫臏臏於魏而爲齊師司馬喜臏於
宋而爲中山相一見本傳一見呂氏春秋王濟以錢
千萬與王愷賭射八百里牛一勝而探牛心尒朱文
略以好婢與高歐婁賭射千里馬一勝而截馬頭
見晉書一見北齊書鄂千秋明蕭何功高立封侯公
孫戎明樊噲不及立封二千戶一見蕭何傳一見王
莽傳兗州刺史李恂郡國小麥胡蒜悉付從事揚州
刺史費遂郡國小麥胡麻悉付從事一見東觀漢記
一見謝承後漢書孫權得諸葛恪而以老桑熟龜精
張華得雷煥而以老桑辨狐精一見搜神記一見集
異志漢郭林宗遇雨巾角折人遂爲折角巾周獨孤
信馳馬帽微側人遂爲側帽一見後漢書一見北史
嚴畯爲吳大帝誦孝經仲尼居張輔吳昭以爲鄙生
請誦君子之事上章陸澄爲齊武帝誦孝經仲尼居

其作與儉以為悔而寡夢一時謂君子之事上章一見吳志一見南齊書吳大帝夢人以筆點額熊循賀以為當作王齊文宣夢人以筆點額王景哲賀以為當作主俱逐即位一見吳祚國統志一見蔣書魏文帝為王時夢日墮地分為三分已得一分納懷中陳文帝微時夢亦然後俱為三分之主一見談藪一見陳本紀張茂先白鸚鵡夢為鷙鳥搏楊太真白鸚鵡亦夢為鷙鳥搏一見異苑一見明皇雜録歐陽率更見索靖碑初看云浪虛得名次日看曰名下定無虛士坐卧其下十日不能去閻立本見張僧繇畫亦然見宣和書畫譜楊司空素出見客挾侍姬紅拂因奔李靖郭太尉子儀出見客亦挾侍姬紅綃因奔崔氏一見虬髯客傳一見崑崙奴傳二人又皆劒俠也

郭汾陽與馮道亦有相類者郭以尚父太尉中書令汾陽王馮以太師中書令瀛王終俱八十餘又有女俱配龍王皆許之而死塑骨於廟亦大奇人有題馮女廟者身既事十主女亦配九龍可供一咲

劉賓客禹錫以集賢學士至京李司空紳罷鎮歸禹錫過之出名姬佐酒禹錫賦詩所謂司空見慣渾閑事惱斷蘇州刺史腸者李即以姬贈之劉後分司還洛有姬甚美李司空逢吉以計邀而奪之劉作四詩以擬四愁投李李但含咲而已竟不答末句有料得夜來天上鏡只應偏照兩人心語不知所奪之姬即所贈者否但以一禹錫而兩李司空者一贈姬一奪之可作咲柄及杜牧之以御史分司過留守宴閱美姬紫雲而欲得之朗吟而起亦李司空也名愿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六十三

說部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宛委餘編八

愚嘗惟南燕慕容德登高讌羣臣語如齊魯固多君子當昔全盛之時接慎巴生淳于鄒田之徒攜俯檻臨清沼馳朱輪佩長劍恣非馬之雄辭奮談天之逸辯指麾則紅紫成章俛仰則丘陵生韻至於今日荒草穢墳氣消烟滅永言千載能不依然又如曹景宗既貴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少年輩數十騎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鴟叫平澤中逐麞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饑食其胃甜如甘露漿覺耳後生風鼻端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開置車中如三日新婦此邑邑使人氣盡此等語雖小愧大雅殊自奇麗德索虜景宗武人其能言尤可惟耳昔人訓史臣借飾之語恐亦未然

晉文創位探策得一羣臣失色裴成公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梁高祖問王侍中暕為有為無對曰陛下應萬物為有體至理為無宋文帝釣天泉池垂綸不獲王景文曰臣以為垂綸者清故不獲貪餌元魏高祖名子恂愉悅懌崔光名子劭勗勉高祖曰我兒名傍皆有心卿兒名傍皆有力對曰所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周武自彈琵琶蜀梁王蕭巋舞因起謝曰陛下既親撫五絃臣敢不同百獸此雖取捷供奉亦不孰雅致若桓玄即位御林筵而殿仲文曰將由聖德淵厚地不能載梁武宮門災謂羣臣我意方欲更新之而何敬容曰此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又武帝即位有猛虎入建康郭象入江陵上意不悅以問羣臣羣臣無敢對者王瑩在御筵歛板對曰昔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陛下膺籙御圖虎象來格緻極諦辭不能令人不噓嚱

以今世所稱返璧盡左傳所謂受飧而返璧也若以周敬王事擬之則借秦始皇事擬之則不雅子朗與微王戒投璧於河後二日津人得之於岸將賣之石由以獻王事定獻之復為玉秦使者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我遺鎬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奉璧具以聞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

西京雜記茂陵富人袁廣漢於北邙山下築園東西

四里南北五里又何武奠北邙山溝龍坂東王嵩冢
東北一里然則長安故白有北邙不止洛中也今考
志記俱無之
書稱歸馬華山之陽放牛桃林之野蓋官不復錄為
兵車用豈之民間聽其耕牧而已程大昌因其地在
河山旣東取孔穎達引杜預為證云華山之旁尤乏
水草非長養牛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爲儒者鑿一
今然此不知華車二百兩爲馬千二百足所須地幾
何可發一咲
漢文帝臨厠帝昭所謂夾二水而臨其岸也愼夫人
如厠與武帝踞厠見衛青溷厠之厠也
主仗馬據顏魯公疏以爲起自太宗其門司式曰無
門籍有急奏令仗家引對不得關礙防壅蔽其主仗
馬二須乘者聽程大昌以爲太宗招言勸政重害至
開元天寶禮儀主仗馬李林甫所云一鳴輒斥卽今
仗馬制也而招言勸政之意失矣按此馬及仗當在
外朝人主行幸它所或深宮而所謂急奏者必上變
告警之類耳若方御朝豈有乘馬徑入理且必不以
是待上言時事者也白虎樽尚有發者而竟太宗朝
不聞乘仗馬奏事人大昌之說恐亦無據

晉史袁彥伯宏在桓公府作東征賦而不及宣城一
曰桓命同載問卿何以東征賦不及家君袁云尊公
稱謂旣非下官敢專旣未遑啓不敢顯之耳公疑不
實乃曰君欲爲何辭袁應聲曰風鑒散朗或搜或引
身雖可忘道不可隕宣城之節信義爲允桓泫然而
止又世說新語彥伯東征賦都不道陶公胡奴誘之
狹室中臨以白刃云先公勳業如是何以相忽略袁
窘蹙便答我大道公何以云無因誦曰精金百鍊在
割能斷功則在人職思靖亂長沙之勳爲史所讚按
此必有一誤彥伯豈有爲桓客而遺宣城者使出無
意則伏玄度巳言之若使出有意不足見才而適來
譽處或胡奴之說差爲近之
今人知司馬長卿爲賦客而不知爲經術士又不知
爲文翁弟子也按秦宓傳宓云蜀本無學士文翁遣
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由是蜀學比於齊魯故地
里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爲之師又云雖有王孫之
累猶孔子大齊桓公羊賢叔術宜立祠堂速定其銘
○每讀楞嚴經云貪明爲罪遇精爲形名魍魎鬼和
銷報盡生於世間多爲應類酬足爲人參合文類貪
成爲罪遇明爲形名役使鬼明滅報盡生於世間多

為休徵酬見爲人祭合明類不免一自哂吾儕近亦
貪明貪成之報耶然據佛氏言則帝釋天福盡尚墮
五通傀見身有盡一應神道俱屬脩羅閻羅王者亦
是業報固無恠也
劉向識貳負桎梏之尸蓋僵尸數千年不朽者也郭
璞注側有重人穴穴中有僵尸不知年載按記云人
以五月五日生者尸不腐
今人正五九月不上任唯京朝官則不拘也在唐宋
亦然按戴埴鼠璞云釋氏智論天帝釋以寶鏡照四
大神州每月一移察人善惡正五九月照南瞻部洲

唐人以此三月不行死刑曰三長月節鎮因戒屠宰
不上官宋人多以是三月食素誦經已可咲矣今於
正五九月不斷屠宰但不上任尤無謂也
今人稱法令曰令甲以漢宣帝詔令甲死者不可生
然是法令首卷曰江充傳註令乙騎乘行馳道中章
帝詔曰令丙箠長有數見鼠璞甚明然則令乙者第
二卷也令丙者第三卷也漢律當有十卷
曲逆縣按博水濡水自源東逕其縣故城南枉渚迴
湍率多曲復亦謂之爲曲逆水張晏曰濡水於城北
曲而西流是受此名而氏曲逆矣左傳哀四年齊國

夏代晉取曲逆又竹書紀年魏殷臣趙公孫裒伐燕
還取曲逆漢高帝以封陳平相食其邑而不辭亦不
求改名至王莽始改爲順平矣
地理志言高奴縣洧水上有肥可用之博物志言酒
泉延壽縣南山出泉水大如筥注地爲溝水有肥如
肉汁取著器中始黃後黑如凝膏然極明與膏無異
膏車及水碓釭甚佳北方謂之石漆又云水肥水經
注銅雀臺北曰冰井臺高八丈上有冰室室有數井
井深十五丈藏水及石墨焉石墨可書又然之難盡亦
謂之石炭陸士龍貽兄書三臺上曹公藏石墨數十

萬斤云燒此消後可用然烟中人不知兄頗見之否
今送二螺即此物也
水經注言犍爲朱提縣山水險奇數百言而不及朱
提銀事亦一漏也朱提銀比之他銀極貴價可益十
之五見食貨志武帝時以銀爲幣至平帝而始有朱
提銀耳周穆王時有燭銀其光可鑒曰天子之寶蓋
不以爲幣也
余欲登太和山閱近所刻志不能舉永樂以前事及
山所由名攷一統志亦無之按道元水經注云武當
山一曰太和山亦曰參上山山形特秀又曰僊室又

荊州圖副記曰山形特秀異於衆㺅峯首狀博山香
爐亭亭遠出藥食延年者萃焉晉咸和中歷陽謝允
捨羅邑宰隱遁斯山故亦曰謝羅山
余過襄陽城之十餘里爲習家池不能二畝許乃是
流泉滙而爲池耳前半里許俯大江按水經注沔水
逕蔡洲與襄陽湖水合水上承鴨湖東南流逕峴山
西流東南流注白馬陂水又東入侍中襄陽侯習郁
魚池郁依范蠡養魚法作大陂陂長六十步廣四十
步池中起釣臺池北亭郁墓所在也列植松篁於池
側沔水上郁所居也又作石伏逗引大池水於宅北
作小魚池池長七十步廣十二步西枕大道東北二
邊限以高堤楸竹夾植蓮芡覆水是遊宴之名處也
山季倫之鎮襄陽每臨此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恒言
此是我高陽池故人爲之歌曰此公出何去往至高
陽池日暮倒載歸酩酊無所知然則今之習池非復
昔之舊矣又其地高不可引湖水
荊脩以方城爲萬城其可咲不待言伯脩引史記阻
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又我悉方城外及服虔杜預
之說以闢之似矣然不如盛弘之荊州記之明切也
其云葉東界有故城始犨縣東至瀙水達沘陽界南
北聯數百里號爲方城一謂之長城南北雖無
基皆連山相接而漢水流其南故屈完云云何其易
曉也郡國志葉縣有方城郭仲產曰苦菜于東俱有
方城又楚狂接輿耕於方城之南蓋皆傍此長山方
城而名者也
左氏焚巫尪謂其尪瘠鼻孔向上天憫之不爲雨以
故焚巫其占極俚可咲然古有祈雨而焚身者蓋不
但焚巫也桂陽先賢畫讚臨武張熹字季智爲平輿
令時天下大旱熹乃積柴自焚主簿小史張化從
熹焚焉焚後靈雨澍應又濟北戴封字平仲爲西華
令旱乃自焚天雨火滅官至太常後之焚身者僧也
○余往者赴晉陽梟踰上黨見刻石有孔子迴車處
辨以孔子臨河而返必不至其地於紀行筆之矣及
覽酈道元水經註云諸子史籍之文竝言仲尼臨河
而歎是非太行迴轅之言也然又云邘水東南逕孔
子廟東廟庭有碑魏太和元年孔靈度等以舊字毀
落上求脩復野王令范衆愛河中太守元眞刺史咸
陽公高允表聞立碑於廟則其事亦已久矣今廟與
碑俱不存後人緣而刻此五字也
歷山有三處一統志云濟南城南五里有歷山郎

耕處鄭康成謂歷山在河東而曾子固辨其非子固
似未讀水經也按酈道元註云河東郡南有歷山謂
之歷觀舜所耕處也有舜井嬀汭二水出焉南曰嬀
水北曰汭水逕歷山下上有舜廟又周處風土記
曰舊說舜葬上虞又記云耕於歷山而始寧剡二縣
界上舜所耕田於山下多柞樹吳越之間名柞爲櫪
故曰歷山道元謂周處此志爲不近情傳疑則可證
實非矣安可假木異名附山殊稱彊引大舜歷山嬀
汭言是則安於彼棄矣然則寧剡尚在傳疑濟南猶
似無據

每見人稱前導者伍伯晉書賈充戲庾純云君行常
在人前今何以後蓋純之先人有爲伍伯者按古今
注云五伍之長也五人爲伍曰伍伯一曰戶伯漢制
兵吏五人一戶一竈每竈置一伯故曰戶伯又曰
大伯諸王公行戶服赤幘纁衣常韎率其伍以導引
也
用脩著赤牘清裁既不序亦名所以吡於藝林伐山
載禽經云鶾上無尋鸇上無常雉上有丈鷂上有赤
云亦與尺通莊子云斥鷃斥亦尺也此其所以謂之
赤牘然則謂之斥牘亦可乎按漢西嶽石闕銘云

弘農太守常山元氏張勳爲西嶽華山作石闕高二
丈二赤又北齊平等寺碑云銅像一軀高二丈八赤
廣州記稱鰕鬚長四赤然則赤果與尺通也余故於
廣赤牘改正作尺而記於此以見用脩未覩二碑也
○用脩稱天子三河募少年爲黃河析支河湟中河
大可咲也此三河那得有少年募盖河內河東河南
近京師地耳
史記曹參傳蕭何爲法顜若畫一徐廣註音古項反
一音顜漢書則云講若畫一文穎註講或作較顜訓
直又訓明講訓和溫公通鑑遂改作較用脩譏之似

也却又妄改顜作斠而云斠斗斛也較車耳也則用
脩尤爲可咲史記本文原無作斠註亦無斠斗斛訓
且較之一字豈車耳之外別無訓乎留侯傳史記作
帷帳漢書作帷幄今亦以責之通鑑疑用脩不曾見
漢書也
又云漢書游於嚴郎鍾繇表廟郎郎當作廊而皆省
作郎者上廊下下承上也此却不然鼂錯傳紂爲象
郎豈亦下承上乎蓋古文通用耳
用脩能辨晉元非牛金所生且知其爲誣辭而云魏
道武名犍繼受命爲牛繼馬後之像此又誤也道武

初名涉圭後名珪㨗者其父什翼犍也亦遠矣
唐人記宋延清二事皆肯娗之其一謂延清夜投杭州靈隱寺得句云鷲嶺鬱岧嶤龍宮隱寂寥爲吟其若一老僧云少年何不言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遂終篇跡之乃駱賓王也其二謂劉希夷去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延清愛而欲有之不許遂以土囊壓殺之夫落花句雖自奸宛要非至者延清自多佳境何至若欲得之其與賓王年事不甚相遠賓王集又有江南贈宋五之問及兗州餞別詩何得言非舊識若賓王果爲老僧而之問復過杭特亦豈老矣不得言少年止由二詩並見集中而好事者欲以證希夷之横死賓王之倖生故令延清受此長誣耳
傳奇稱徐敬業黃巢亦俱爲僧以免黃巢有鐵衣將盡着僧衣語又一說宋開寶中八十老僧道價爲叢林所重臨當歸寂從容示偈舒左足足底有黃巢二字又有載姚泓爲終南山地隱事極詳要之皆誣罔耳
羅虬比紅兒不過市井間烟花語耳然唐詩紀事謂虬手刃此伎而作詩追悼之恐誤蓋詩語有任伊孫武心知鐵不辨軍前殺此人又若教麤及紅兒貌爭肯樓前斬愛姬也恐紅兒自以他故死不由手刃
史記年表秦以君公主妻河君主註以它女爲君主秦君之女也漢之子女曰公主壻曰尚諸王女曰翁主壻曰承
楊用脩證西施之沈江與陳晦伯之證西施隨范蠡以去俱各有所出難以臆斷第陳引吳地記句踐令范蠡取西施以獻夫差西施於路與范蠡潛通三年始達於吳遂生一子至此亭其子一歲能言因名語兒亭此大可笑按記亭在嘉興縣南一百里爲吳地范蠡爲越成大事豈肯作此無賴事未有奉使進女三年於數百里間而不露露而越王不怒蠡吳王不怒越者齊東野人之談何足據也攷越絕書曰語兒鄉故越界名曰就李吳疆越地以爲戰地至於柴辟亭女陽亭句踐入官於吳夫人從道產女此亭養於李鄉句踐勝吳更名女陽更就李爲語兒鄉今稱女兒亭蓋誤合爲一也晦伯之駁用脩真可謂夢中說夢矣
吳越春秋所載伍胥投水女溧陽然不知其人按李太白撰碑女姓史然則溧陽史在春秋已有之

用脩引符子云姓名人𭌖知况其書乎馬緫意林亦
不載下註云符子名朗東晉人見隋藝文志此亦不
詳正史之故符朗不當作符按符堅載記後有朗傳
堅之從兄子也秦亂投晉爲王國寶所構死著符子
數十篇亦老莊之流此書今收藏經中余嘗讀之豈
僻人僻書也

用脩云杜子美詩近來海內爲長句汝與東山李白
好流俗本妄改作山東李白樂史序李白集云白客
游天下以聲妓自隨效謝安石風流自號東山時人
遂以東山李白稱之子美詩句正因其自號而稱之
耳流俗不知而妄改近世作大明一統志遂以李白
入山東人物類而以杜詩爲證近於郢書燕說矣按
南部新書云李白山東人父爲任城尉因家焉少與
魯人隱徂徠山號竹溪六逸天寶初游會稽吳筠隱
剡中谷稱蜀人非也今任城令廳有白詞尚存至唐
范傳正誌其墓曰白涼武昭王九世孫昭王隴西人
隋末子孫以罪徙西域神龍時白父客自西域逃居
綿之巴西而白生焉唐魏顥李陽冰序其文劉全白
撰其墓碣皆曰廣漢人故論白者或曰隴西或曰山
東或曰蜀李陽冰云李翰林浪跡縱酒以自昏穢詠
歌之際屢稱山東李白亦云以張垍讒逐游海岱間
子美所謂汝與山東李白好蓋白自號也然則白本
隴西人產於蜀甞流寓山東子美從游時在山東故
稱山東也此山東乃關東非今之山東也一統志固
已俗然用脩亦所謂得其一未得其二者也

宋太祖詔天下重脩建帝王廟袞州長吏躬親檢討
儀相畫樣給付而中間有不相宜者秦始皇配有李
斯漢景有周亞夫鼂錯唐明皇有郭元振後唐莊宗
有郭崇韜明宗有任圜安重誨皆君臣不相終者也
高辛以后稷配後魏孝文以長孫晟晟隋文時人不
相值也後周文帝以宇文憲憲少子文帝卒時僅十
六不應配也明皇不配姚宋而配張說王琚肅宗不
配李郭而配苗晉卿裴冕霍光兩配武宣而不祠昭
帝秦始皇宋梁太祖石晉高祖俱不應祀而祀中間
如夏少康周宣王昭帝皆賢主而皆遺之前中令諸
公不學之過也女媧氏無配楊用脩攷三臣娀陵氏
及聖氏隨氏以志其陋

今天下府名太原府乃宋太宗以晉王升者也延安
府乃哲宗以封延安郡王升者也肇慶府徽宗以端
王由端州升者也襄陽府眞宗嘗封襄王由襄州升

者也慶陽府仁宗嘗封慶國公由慶州升者也建寧府孝宗封建王由建州升者也德安府仲宗嘗為安州觀察使升者也獨宋太祖即位以宋州為南京應天府而我 高皇帝首下建康定大業遂亦名南京應天府其暗合有如此者

今人以椿萱擬父母當是元人傳奇起耳大椿氏八千歲為春秋以擬父猶可萱引詩焉得諼草言樹之背殊不切觀唐元微之詩萱近北堂穿土早宋人會之草解忘憂憂底事則唐宋人必不以萱擬母也橋梓所謂橋仰而高梓俯而卑周公之所以撻伯禽也却又

元魏御史中丞最為雄峻見崔暹高儼傳可紀然尚書省臣能禁止糾劾之孝文時中尉李彪以剛直聞事多專恣尚書左僕射李沖列其罪惡有司奏當大辟詔除名明帝初中尉元匡欲攻尚書令元澄澄奏其罪惡亦處死刑詔除名前後二十年內事也然沖與澄自劾匡匡後皆不久而卒事固有相類如此者

○陶隱居載漢高祖以始皇三十四年於南山得一鐵劍長三尺銘曰赤霄大篆書即斬蛇劍也及貴常服之光武微時在南陽鄧山得一劍文曰秀霸魏武帝以建安二十年於幽谷得一劍長三尺六寸上有金字銘曰孟德王以見入主受命之徵按西京雜記云斬蛇劍長七尺晉太康中武庫火飛去又載石勒耕地得一刀銘曰石氏昌篆書然劉曜讀書管涔山有管涔王遣童子奉寶劍事見本載記而隱居不之及建安二十年武帝王業成矣此劍非所自創即其一偽為之以相鼓眩也

隱居又云漢平帝衎以元始元年歲次辛酉掘得一劍上有帝名則服之大篆書又宋順帝準升明元年掘得一刀文曰上血先照一室帝奇之二年七月使楊玉候織女不得懼死用以弒帝所得亦非祥也然是蒼梧王昱不當作順帝準

李涪謂唐世郊天祭地止於再拜其禮至重不可加而以婦拜姑章必四為非禮然則彼時不行四拜也方于處士每拜必三時謂之方三拜宋朱元晦孫為淮東提刑與賓者書必云萬拜時謂之朱萬拜皆可稱人妖

淮南王英布犯法黥後至有國遂稱為黥布五季周行逢為三鎮節度使加侍中宋狄青為使相俱少嘗黥面貴而不欲去其文今人但知狄而不知周也刖而至將相者孫臏司馬臏刖者當季自宮者貫有

○潘輿車今將毋者通用之而不知潘以石崇事見訣共毋國同與其禍也及瓜事今以爲得代之期而不知瓜期不得代連稱管至父繇此爲亂也含鷄舌香乃侍中刁存以年老口臭令含之墓碑生金在賈梁道廟以爲晉中興之兆而庾氏爲滅族之候俱不爲佳事也

車二馬爲驪三馬爲驂四馬爲駟鼓三百三十三槌爲一通鼓止角動十二聲爲一疊三疊昏鼓四通爲大鼜夜半三通爲晨戒旦明三通爲發昫

丹鉛錄稱後周靜帝令宮人黃眉墨粧云引蕊黃無限當山額又額黃無限夕陽山語爲証謂唐尚然又引荊公詩漢宮嬌額半塗黃以爲漢已有之詳語意乃是額間小黃點耳非黃眉也若周天元帝禁天下婦人不得施粉黛自非宮人皆黃眉黑粧蓋眉不用黛而止用黃不欲其飾之美上等宮掖耳全非額黃意也亦非靜帝

傳成傳燮鼓解附蚹與蜩則蚹小有翼乎列子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簳射虱之心而懸不絕虱亦有心乎蠻觸之國在蝸角鬪而伏屍數百里蝦邦蟻郡又不足言矣

丹鉛餘錄載古鑑銘二以爲唐人作按銘辭有長懸仁壽天子萬春語疑隋仁壽宮成於此鑄鏡也又如珠出匣似月停空當有寫擘對於傳紀亦似煬帝語

○中國初無西瓜見洪忠宣皓松漠記聞蓋使金虜貶遞陰山於陳王悟室得食之云種以牛糞結實大如斗絕甘冷可斵若歐丹鉛餘錄引五代郃陽令胡嶠陷虜記云於回紇得瓜名曰西瓜其言與忠宣同以爲至五代始入中國按忠宣使虜乃稱創見則嶠當之於陷虜之日而不能種之於中國也其在中土則自靖康而後其在江南或忠宣移種歸耳

左傳孔悝之難太子蒯聵下石乞孟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結纓而死㑹論語隱義孟黶一曰狐黶以詐降子路折股畏其目光不敢前曰請覆子之目子路以衣袂掩目遂殺之又師覺授孝子傳子路之子仲子崔欲報父讎往狐黶告於夫子夫子曰行矣黶知之曰君子不掩人之不備須後日以蕭予未戟與子崔戰而死然則狐黶蓋悔其詐殺子路而以死成子崔之孝者此事固不可信然亦足以少雪覆醢之辱矣

南史柳世隆由南兗州都督遷護軍時尚書令王僧

衛將軍脩下官禮甚謹世隆止之儉曰將軍雖仔
弘眷如王典何余嘗怪之以為衛將軍位在護軍將
軍上何以有此後攷晉六朝志乃知護軍官品雖卑
而於諸將軍有上下分畫亦陳平護諸將之遺意也
○李延壽作李神儁傳云此兒大邢劭戲曰為是宋
鵲為是韓盧神儁應聲曰為逐承相東走為負帝女
南徂及作徐之才傳又云嘗與朝士出游遇羣犬競
走諸人試令目之應聲云為是宋鵲為是韓盧為逐
李斯東走為負帝女南徂其事複如此必有一誤
北史李氏傳即延壽撰蓋倣班固例與唐俱涼武昭
王爲之後其載世系極詳然內云在秦者名興族為
將軍生子伯祐建功北狄封南鄭公伯祐子德德子
信為秦將虜燕太子丹信孫元曠仕漢為侍中弟仲
翔仕太尉討叛羌於狄道陣歿葬狄道川史記李將
軍傳所云其先曰槐里徙居成紀實始此也仲翔曾
孫廣云云按信於廣為六世其敗於楚為始皇二十
三年稱信年少壯往及孝文之十四年僅五十八年
而廣已用良家子與從弟李蔡俱為武騎常侍計其
年當與信等不應世次之多若此且南鄭公非秦爵
漢太尉為三公未聞年表之有李仲翔與翔之討至

而殁也以此知記述之不易
李世勣傳卒年八十六攷之碑七十六當以碑為
也傳稱大業末世勣為盜僅十七而勣以總章二年
卒至武德元年為五十二年勣是時年甫二十五也
然則大業四年勣已為盜矣傳載其口承語云年踰
八十司馬通鑑云年將八十亦知其誤耳然至所謂
年十二三為亡賴賊逢人則殺亦似非實錄蓋勣十
二三時為隋煬帝末年天下未嘗有大盜也
宋史契師古本名若水字叔清仰南唐進士走北以
絲繩量江面闊狹者也後至給事中戶部使嘗因召
對上問之曰卿名出何書對曰唐尚書右丞倪若水
若直臣竊慕之上笑曰可改名知古倪若水實名若
冰知古學淺妄引以對人皆咲之余家宋板唐書資
治通鑑倪實名若水非若冰也且倪字子泉豈得為
若冰乎脩史者歐陽玄不應孟浪至此且以是而咲
師古能無為師古所咲也耶
王翦傳將兵六十萬伐楚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
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為大王將有功終
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為
子孫業耳又云王翦子王賁與李信定燕齊地二世

之時王翦及其子賁皆已死而孫王離擊趙項羽破禽
離及攻二十六年瑯邪臺銘列侯武城侯王離列侯
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
武信侯馮毋擇以位次差之王離在季父賁前則離
乃翦冢孫襲翦爵者也賁蓋翦之次子自以功封侯
者也所謂有功不封者其時未定天下云耳及剖符
而翦一子一孫爲功臣之首又當時列侯二人倫侯
三人凡封侯者僅五人而李斯與蒙恬李信不與焉
可謂嚴矣所謂成者其秦姓耶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六十四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說部

宛委餘編九

乾坤鑿度載太古百皇闢基文籀氏有巢氏遂理徵
萌始有熊氏所包犧不名犧繼老神氏天英天老氏混沌
氏天英氏無懷氏炎帝神農氏烈山氏帝嚳氏老孫
氏公孫軒轅氏

三墳載太古之人皆壽益易始三男三女以女生爲
姓始三頭謂之合雄紀生子三世合雄氏沒子孫相
弇州山人[illegible]
傳記其壽命謂之敘命紀通紀四姓生子二世男女
衆多羣居連通是謂連通紀生子一世通紀一姓是
謂五姓紀男女衆多分爲九頭各有居方故號居方
氏生子三十二世强弱相迫中有神人提挺而治故
號提挺氏生子三十五世通紀七十二姓故號通姓
氏有巢氏教人居巢穴積禽獸肉聚草木實燧人氏
教人炮食俱通姓氏後壽俱一太易伏羲氏燧人子
也風姓號天皇太昊伏犧有庖升龍氏已前山墳連
山易也人皇神農氏氣墳歸藏易也地皇軒轅氏形
墳乾坤易也已上三則辭多穿鑿附會姑記以俟考

帝王世紀載有巢氏一曰大巢氏燧人氏太昊庖
犧氏一曰伏羲蛇身人首女媧氏與伏羲氏俱蛇身
人首一號希是爲女皇皆風姓大庭氏柏皇氏中央
氏卷須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混沌氏昊
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凡十五
氏皆世襲庖犧號後氏在後汎同有巢俟
炎帝神農氏至榆罔凡八世合五百三十年
帝王之貌如伏羲女媧蛇身人首神農人身牛首黃
王英上勝黃帝龍顏顓頊首戴干戈帝嚳駢齒帝堯
鳥庭荷勝眉有八采豐下銳上帝舜黑色龍顏重瞳
大口手握褒禹虎鼻大口兩耳三漏首戴鉤鈐胷有
玉斗足文履己又云長頸鳥喙湯豐下銳上珠庭皆
而有聲佁身而揚聲臂有四肘文王龍顏虎肩胷有
四乳武王駢齒秦始皇蜂準長目鷙鳥膺豺聲漢高
祖隆準龍顏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光武隆準
日角大口美鬚眉紹列臂垂過膝頭身其耳晉武帝
長髮委地手過膝齊太祖道成龍顙鍾聲鱗文徧體
梁武帝衍兩骻駢骨項上隆起有文在右手曰武
陳武帝霸先日角龍顏垂手過膝齊神武歡目有精
光長頭高顴齒白於玉文宣帝洋鱗身重踝周文帝

泰方頷廣額美鬚髯髮長委地垂手過膝背有黑子
宛轉若龍盤之形隋高祖龍顏額上短下頷有五柱
入頂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唐太宗龍鳳之姿天
日之表宋太祖正黑色方面大耳
其閏位方隅者項羽目重瞳子力能扛鼎喑嗚叱詫
千人皆廢王莽侈口蹶眼赤睛大聲而嘶反膺高視
瞰臨左右孫權紫髯方頤大口長上短下劉淵子聰
供儀偉淵鬚長三尺餘當心有赤毫毛三根長三尺
六寸聰左耳毫長二尺非常光澤劉聰生而眉白鬚
四尺餘慕容皝龍顏版齒慕容垂手垂過膝苻堅背有
赤文隱起成字曰艸付臣又土王手臂垂過膝面有紫
光慕容德額有日角偃月重文魏什翼犍隆準龍顏
立髮委地臥則乳垂至席
自古創業之君俱不利長子高辛氏顓頊長子帝摯
不善崩弟堯代立陶唐氏帝堯長子丹朱不得立立
舜有虞氏帝舜長子不得立立禹湯長子太丁未立
而卒周太王長子泰伯文王長子伯邑考一本王跡
一興商者也泰伯伯邑考皆不得立秦始皇長子扶
蘇不得立立胡亥漢高帝長子惠帝立而絕文帝繼
王光武長子東海王不得立立明帝魏武長子曹昂

戩沒立文帝孫堅長子策無後立權孫權長子和不
得立立休司馬懿長子師無子立司馬昭宋武長子
義符廢立文帝劉淵長子和廢四子聰代劉曜長子
胤前沒虜止爲王苻健長子廢立次子代石勒子弘
爲虎廢石虎長子邃宣俱前僇慕容儁前子死次子
暐立慕容垂長子令被殺次子寶立齊蕭太祖長子
武帝立一世而絕從子繼之梁武帝長子昭明早逝
次子簡文代陳武帝長子死於江從子蒨立北齊神
武長子澄弑次子洋立周文長子安定公立而廢少
子武帝立隋高祖長子勇廢次子煬帝立唐高祖長
[illegible]
子建成僇次子太宗朱梁太祖晃長子友文墜馬死
少子友貞立後唐太祖克用長子落落陣亡少子存
勗立明帝長子從榮僇從厚立吳王楊行密長子渥
廢次子隆演立南唐徐溫長子知訓以亂死義子知
誥立蜀主王建長子元膺僇次子衍立南漢劉隱閩
王潮子俱不立立弟後蜀孟知祥公主子任唐不得
立立昶宋太祖長子德昭自殺弟太宗立太宗亦自
作創始長子元佐不得立立眞宗契丹阿保機子東丹
王不得立立次子德光金阿骨打子蒲盧虎不得立
立弟吳乞買元太祖長子先沒立次子憲宗世祖長

子眞金與戎
高皇懿文太子俱先歿然則由古及今創業之主其
爲嫡長子而得傳位及後人者僅禹子啟也亦異矣
○尚書令本執政官至隋而重大業初僅楊素一人
武德中刑拜太宗後絕不復設代宗朝加郭子儀固
辭不敢當後邠寧帥王行瑜欲得之以子儀例不予
加尚父太師賜鐵券然自是行瑜及李茂貞錢鏐王
鏐馬殷高季興錢元瓘錢俶得爲之皆藩鎭也楚王
元佐鎭王元偓周王元儼皆宗室也大臣贈者以無
兼官爲重若趙韓王韓魏王是也
天策上將亦唐高特設以褒太宗者後加楚王馬殷
馬希範皆開府如故事宋眞宗加楚王元佐則虛稱
也如周王元儼輩用以贈官北齊有贈假黃鉞至宋
贈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尤無謂
古官名有極賤而極貴者僕射有極貴而極賤者太
師樂官之長也以文名武者漢昭文將軍儒林校尉以武
名文者唐有武學博士今名有俗而官則雅者庶子
洗馬名有武而官則文者兵馬指揮名有文而官則
武者留守大而小者大使小而大者副使名與實不
相蒙者祭酒古貴而今賤者宣撫招討巡檢古賤而

今貴者侍郎（廣延府通宮叔衛郎）偶見有辭上柱國者以為人臣無上不知此官始在楚為勳官在令尹下諸卿上隋為從一品階官在唐則為四品以上階官不足道也古今官名有非人臣所宜稱者總百揆（舜禹以後司馬昭炎劉裕蕭道成蕭衍高洋陳霸先楊堅李淵朱全忠俱為之蓋卯眞之漸也）宰衡（漢王莽梁王彤晉）天柱大將軍（魏爾朱榮後加爾朱兆高歡皆辭）太上秦公（魏胡國珍）[illegible]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梁侯景）天地太師（成堯長生）尚父（周太公望漢董卓唐郭子儀李國王行翰五代錢鏐）回天再造功臣（朱全忠）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元帝師）安國相王（睿宗）鎮國大長公主（睿宗唐太平公主）

相國承相皆秦官秉政者太師太傅太保古三公後以為三師位上公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故也相國自呂不韋蕭曹後罷不設至司馬昭父子以此慕魏後遂因之東漢有三公而無丞相曹操父子以此慕漢亦遂少置渡江之後惟王導會稽王昱以序遷者三師惟太師為尊魏避司馬師諱改為太宰高齊並置而以太宰位太師上左右丞相位太宰上然董卓以相國遷太師孔光以承相宇文泰以大承相遷大師大冢宰則又以太師為尊也元帥即漢太尉晉都督中外諸軍職也金為都元帥權甚重而位在三公承相下元則至輕僅若今之指揮使耳至加以天下為稱則亦非人臣所宜當也

相國魏司馬昭司馬炎晉司馬倫桓玄劉裕宋蕭道成齊蕭衍梁侯景陳霸先僞漢劉粲劉曜僞趙石虎石琨魏高洋後周楊堅唐朱全忠皆不久而成禪代者也

大承相魏爾朱榮高歡宇文泰後周楊堅隋李淵契丹趙延壽韓德讓元伯顏

天下兵馬元帥唐肅宗代宗德宗皆以　皇太子領之朱全忠以梁王領之肅宗為天元帥五代時錢鏐錢俶以吳越王領都元帥北魏初加爾朱榮柱國大將軍位承相上後遂加天柱若徽稱然宇文泰在西魏與七功臣為八柱國加者漸多至隋乃以上柱國為崇加而柱國次之唐時上柱國品遂下至第四

明興始復正之以上柱國為正一品勳柱國為從一品勳

漢列侯不與政而勳重者位特進從以大將軍鄧騭辭位加同三司之儀以後得開府辟僚屬又與三公俱謂之開故曰開府儀同三司至征南位開府謙讓

不肯辟召是也魏晉之際太保王祥以雎陵公太保衛瓘以蘭陵公司徒魏舒以劇陽子老就第太保同保傅司徒同三司亦此意但不入官耳晉宋齊梁陳俱不輕受北魏爾朱世隆辭太保加同三師在三公上後周及隋改爲勳官在柱國下有二等曰上開府曰開府曰儀同至唐而始復故文皇之世唯尉遲敬德辭都督乃得加之位次旁司空以後復爲階官之最其次特進國初亦因之然官至太尉司徒司空而曰儀同三司名實稱何舛也國初去開府儀同以特進光祿大夫冠正一品是矣然以登庸而稱大夫如尚書再滿考階曰資德大夫勳曰正治上卿其勳階亦自相矛盾不可不改正也予嘗戲謂官至卿而稱大夫者尚書左右都御史也官止大夫而得稱卿者太常至尚寶也

左傳趙簡子代衛誓師曰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杜氏註曰千里百縣縣有四郡當是時縣蓋統郡也按堯分天下爲九州舜益以十二州禹復爲九州其所統者五等之國耳自諸侯兼并地日益以大而始有郡縣之名秦孝公命商鞅分秦地爲四十一縣後并天下罷侯置守凡三十六郡而郡始改而統縣矣漢氏因之而兼有王國侯國武帝始復以十三州統郡國後設刺史權尊而秩卑若今之巡按御史至後魏末而刺史控兵益重遂爲州牧三國晉氏往往復設將軍督軍而州有不領郡者郡亦有不屬州者隋煬帝悉改州爲郡諸邑屬焉其大抵因秦之舊唐復以郡爲州而開元天寶之際又以兵興設節度使統之其不建節者爲觀察而亦有畿內如同華江左如蘇常不屬藩鎮者宋興藩鎮爲虛銜而實則以州領縣其得稱爲府者或以建立行都如魏州興唐或以天子藩封建節如宋州歸德府之類蓋小則爲州爲軍大則爲府自政柏以及曹郎皆得矢第任之重者判輕者知而南渡之後又設招討制置安撫以彈壓之上而宣撫尚得兼領州府蓋又隱然唐節矣元始以府領州縣府之大者爲路縣之大者爲州而州又有領縣者又爲行省以分轄之軍事兼屬焉兵興之際或設行樞密院事定則否大省則有行御史臺小者有肅政廉訪使

國朝因之罷路悉爲府後降行省爲布政司行樞密院爲都指揮司行臺廉訪總名之曰按察司以綱維郡縣後以遠不相及復設守巡兵備分理之又以三

司不相聯屬歲命御史稽察之巡撫都御史以總攝之而府體益卑矣今之異於古者州爲府府之上爲監司監司之上爲臺察而又有小未安者既云州而又云府名所當改定也凡以行中書省故名各省今兩畿曰南北直隸則各省當云某司隸可也

秦雖廢封建而功臣亦有一二封侯者見於嶧山之界諸碑可攷凡列侯倫侯二等如王離王賁之類列於右丞相去疾上自漢以列侯爲丞相武帝以丞相封侯至霍光廢昌邑王之奏而御史大夫誼列於四嗣侯上矣然九卿猶在下也自後有子侯有小侯職曰疏卑而章服猶如故按漢有王侯而無公其封王者不以一字二字分等第至曹操封魏公進封王而後禪代之主皆取法矣

魏末定五等封郡公縣公郡侯縣侯伯子男開國者皆金印紫綬關內侯在子男下猶金紫至關外侯則銀青矣皆世襲晉及六朝因之自郡公而上開國則易姓之漸也

元魏及北齊不愛王爵而有功則別封郡公侯至有帝三四爵者然同姓異姓皆不得封國王而郡縣公矣宋武帝以周室又奈爵安定王遂爲安定公終而其子嗣位進封功臣爲晉趙燕宋等國公而無郡王隋氏因之然郡縣公侯而下益多且賤不足計也

唐以天子子弟封一字王稍疏而有功者如淮南趙郡江夏王之類文武功臣如趙國公無忌梁國公房玄齡之類皆得世襲蓋自周而至隋異姓不王矣然國公郡王皆從一品也後至玄宗封安祿山爲東平郡王以後王爵遂輕而兵馬押牙亦有封王者矣然文臣不王如故也天寶以後王公亦不得世襲而末年藩鎮強威逼帝室以王公不足貴而朱全忠李茂貞李克用皆眞王矣宋興復承唐之舊而親王郡王

以宗室敍封公侯伯以文武臣第加不以功而以資然異姓猶不得王至徽宗舉以封童貫而南渡後張韓遂因之秦檜韓侂胄以執政封矣元季遼金之後王爵尤易眞王即將相可得之　明興始究爲之等天子之子弟封親王親王之子弟爲郡王皆自天子而下近於君者也開國公得贈王仍侯而伯皆在正一品上雖師傅之尊班不得並矣盖略採漢氏之意而加詳雖然唐宋之名而加貴者也

古之封戶有極異者漢以城邑封侯初自二百餘戶至萬戶其一邑之徭賦悉予之子孫能休養生息者

戎數倍於初烏齊以後封爵侈而戶口不繼於是剏
立眞食之數大槩十之一二耳封祿止是調絹單戶
而計然皆不入御也至宋則止食本官之祿而戶封
眞封皆以入銜爲美觀而已歷代官制無如宋氏猥
雜其空名階銜位十餘條不知實職所在元豐稍有
次序亦未盡善
設官慕古而不經者無如新莽其次宇文周莽以宰
衡安漢公攝帝以王舜爲太傅左輔甄豐爲太阿右
拂甄邯爲太保後承郎眞後封子安新嘉辟諸孫爲
功隆功明等公以舜爲太師封安新公平晏太傅就
新公少阿羲和劉歆國師嘉新公布衣哀章國將美
新公爲四輔位上公甄邯大司馬王尋大司徒王邑
大司空爲三公甄豐更始將軍布衣王興衛將軍孫
建立國將軍布衣王盛前將軍俱封承新章新等公
凡十一公又倣堯典四星四嶽以命四輔月刑日德
斗平以命三公更大司農曰羲和又曰納言大理曰
作士（用作字入官）太常曰秩宗大鴻臚曰典樂少府曰共
工水衡都尉曰予虞（用予字入官）光祿勳曰司中太僕曰
太御衛尉曰大衛執金吾曰奮武中尉曰軍正又置
主乘輿服御官曰大贅皆上卿郡太守曰大尹都尉
曰太尉縣令長曰宰御史曰執法公車司馬曰王路
又有五侯將帥左伯右伯東通靈將五司大夫太子
有師友侍丞阿輔保拂胥附奔走先後禦侮又有師
友祭酒俱秩上卿又置卒正連率大尹職如太守屬
令屬長職如都尉置州牧部監二十五人見禮如三
公監位上大夫各主五部公作牧侯作卒正伯連帥
子爲屬令男爲屬長皆世有官無爵者爲尹分長安城旁
六鄕置帥各一人分三輔爲六尉郡河東河內弘農
河南潁川南陽爲六隊郡置大夫職如太守屬正職
如都尉更名河南大尹曰保忠信卿緣邊又置竟尉
以男爲之宇文氏建六官其小冢宰以下至大夫士
士一依周制而不能正其職也天元增設大前疑大
後丞大左輔大右弼後楊堅執政復有左右大丞相
三公六官併疑丞而下凡十五公矣
先爲道士仕宦者唐侍中魏徵丞相盧程先仕宦後爲
道士者唐禮部侍郎賀知章又河南參軍鄭銑朱陽丞
郭僊舟以獻詩遷官度爲道士
先爲僧而蓄髮仕宦者宋湯惠休唐賈島蔡京先仕
宦而削髮爲僧者南齊劉勰梁劉之遴張緒宋饒德
操皆名士也勰即著文心雕龍者法名慧地一年而

卒續爲執政方岳之選官禁秘以侯景亂削髮爲
爲湘東王所酖死又北魏元太興以西河王衛尉卿
削髮名僧懿
爲僧爲道而舉進士者唐劉軻前後仕宦而中爲道
人者梁伏挺爲行者唐徐安貞挺安貞皆以居官有
罪懼發故也
由僧徑拜大位者唐左衛大將軍梁國公懷義元太
保恭議中書省劉秉忠明太子少師姚廣孝懷義恭
倖不足言秉忠廣孝皆名臣廣孝不蓄髮不婚娶
由道士徑拜大位者唐嵩山于什方爲正諫大夫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葉靜能爲國子祭酒鄭普思爲秘
書監尹愔爲諫議大夫仍以道士服冶事明邵元吉
爲禮部尚書陶仲文爲少師恭誠伯
有內職而移爲將相者中官令樞密使漢官兼內外
人者將行卽大長秋有內臣而真爲宰相者秦丞相
趙高魏太師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馮翊王
宗愛唐尚父司空中書令博陸王李輔國內漢太師
內樞密使冀托宋太師領樞密院事廣陽王童貫少
保梁師成元大司徒領中書左丞相李邦寧有儒臣
而入爲內臣者太史公司馬遷爲中書令有內臣而

以儒臣者內侍監魚朝恩兼判國子祭酒南漢至
狀元及第及雅士名儒俱先下蠶室而後得入用事
抑何不幸也
繇也初以天閹爲中黃門後陽道開通自言出列卿
郡張平養子通於平妾因自割其勢後事苻堅至大
將封侯號萬人敵史不載其割勢事見十六國春秋
楊素弟約少爲查所傷遂成宦者後爲內史令封郡
公而無子樊叔略長九尺被腐爲高氏給使殺者走
周累典大郡封清鄉縣公謚曰襄見循吏傳
女子改國號稱帝者女媧氏周武氏稱制者漢呂后
女子封侯者女列侯陰安侯漢高祖丘嫂鳴雌亭侯
許負魯侯底氏子奚涓死事無子母封十九年薨巴
上高祖封臨光侯呂須高后封鄭侯蕭何子嗣侯祿
魏高后封何夫人爲鄼侯
女子爲女官者女侍中後魏元乂妻胡氏齊高位山母
山氏趙彥深母傅氏南漢盧瓊僊女尚書魏明帝選
知書女子爲之女學士唐德宗朝貝州宋氏五女若
莘若昭若荀若倫若憲陳後主時宮人袁大捨等女
博士宋孝武朝韓蘭英
女子爲男官者女將軍晉王廞起兵領深毋孔氏作

百餘以爲軍司馬廢復以巳女爲貞烈將軍唐行營節度許叔冀以衛州女子侯氏滑州女子唐氏青州女子王氏歃血赴義奏授爲果毅陳女白頸鴉爲契丹懷化將軍侍夫數十人

女子執國政者齊陸太姬司綸綍者唐上官婕好司史事者漢曹大家主兵者唐平陽公主洗夫人

女子許爲男子而有官位者齊揚州議曹從事婁逞唐昭義軍兵馬使國子祭酒石氏朔方兵馬使御史大夫孟氏蜀司户參軍黄崇嘏楊升菴詩話又有女校書薛濤女進士林妙玉濤乃稱謂之詞妙玉宋[illegible]

童廢試封號人

封爵有故加以惡名者頡羨侯劉信一本曰日羨侯高帝微時過信其母戛釜以郤帝故也不義侯子容舂頭子密弑其主彭祖故也悖義將軍侯霸子侍承祖元魏佞臣以罪斥故也違命侯李煜宋以其不降附故也它如宥罪歸命恩赦之類亦多以降附封者若紂世鬼侯漢曲逆侯陳平挾術侯劉昆皆以國邑鄉名封而不佳

漢又有协節狐節狹撞稱爽有利爲氏新館沈猷參鬷栗節疢夷御裴蘭旗蒲領平五參即來龐鼓掉項槀

汁防闞氏泝陵南郎陸量土軍者芈下摩煇乐濕陰河綦衆利潦樂南奇毅干〇鱣〇貲〇餅〇摠〇卽〇鹵〇揞〇軼〇滕〇芒〇旣非郡邑而字義頗不明了疑郎鄉亭名也

魏武有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見陳琳檄宋廢帝復說此官漢西域有僮僕校尉

謚法白虎通卿大夫有爵故有謚士無爵故無謚春秋之世周齊晉衛君及卿有謚大夫無謚若羊舌肸祈奚蘧瑗之類俱無謚也魯大夫亦有謚如臧文仲郈昭伯之類俱有謚也秦楚宋鄭卿無謚如百里奚

孟明子文孫叔華元子罕子皮子產子太叔之類俱無謚也吳越君臣俱無謚如闔閭句踐之類俱無謚也戰國君有謚臣無謚秦有天下君以世臣無謚漢制列侯此於春秋有謚其無爵者不謚故西漢之世雖列侯亦謚也東漢之世雖三公亦不謚也晉渡江而後用司徒導言命公卿無爵而賢者亦予之謚無爵而謚自東晉始也處士之有謚自符秦之於張忠公孫永始也其有私謚也則自春秋黔婁始也婦人從夫之謚也其別謚者則自周穆王之衰淑人始也臣有三謚則衛侯之於公叔貞惠文子也生而預謚

則衛侯之於北宮貞子亦未成子也戰國之臣死無
諡然生而有美號者武信武安剛成諸君文信侯之
類是也春秋之世亦有仕他國者有諡如臧武仲
中行文子之類是也推稱終其身為僇矣族已滅矣
尚其故臣而為之諡抑左氏自立之也
一法所不載者信漢牧丘侯石慶辟周宋辟公虎相
支切虎之有角者漢彘陵侯劉未詳周許國公宇文
護痤周衛侯姬其病周齊侯呂慈母赦周天王延淵
明太子少保徐喜述範漢陳文範定諡昌元易國武
昌公何伯祥慧比魏廣陵王元羽一唐銀青光祿大
夫司馬貞一公承禎傑金梁國傑忠公大昊齊宋尹
國孝齊公趙克脩覜周慎覜王
有諡而無釋義者猿梁光祿大夫江革趨比漢定陶
男慕容吳頂唐左散騎常侍房式愷周康國公柳帶
韋奥周大右弼代王宇文達步周姑臧公令狐瓘道
遊遁宗洪基興遼興宗宗眞陳金熙宗亶　明熙
祖淳我一明淳祖哲宋哲宗徽宋徽宗寧宋寧宗又
泰寧公明中山武寧王達制漢高遂侯丙倩蒯成侯
周緤祇漢衍侯翟山恒我　明恒皇帝數漢定侯劉
越郴侯對龍師崇漢崇帝 夏崇宗乾順慶南甘

少宗李榮後周慶祖郭簡敢唐武都公權萬紀頌漢
弗废侯劉頗宜梁梁都侯韋放殺漢祁侯繒賀式漢
壯俾侯宣義代偣代宗勝漢河陵侯郭答衍漢邯會
侯劉仁貴漢派侯長中周陳侯嬀牟侯于漢柳侯
劉自為安部侯劉傳富息漢盧水侯劉裔冲漢冲帝
晉宋十四王野周大前疑越王宇文盛閭周滕王宇
文逌傳周右大丞相趙王宇文招專唐尚書宋慶禮
初諡纔周鄭伯姬騁替梁上黃侯蕭曄脫陳西豐侯
周敷闓唐太子太傅尉斯徵利周陳侯嬀曜驕梁中
書令蕭子顯恭高陽公許敬宗刻漢成安侯郭賞戴
周陳王宇文純義明高文義毅康武長茂才靜北魏
靜帝又李文靜遠略宋賈武略遼元張武略弘靖初
諡釋義謀略計畫也可以從揚用脩之謬眞宋眞宗
周曾侯姬溺曾蘭陵世子衛恒考周王崑魯侯姬晉
漢平昌侯王接當川王劉尚等四人玄唐玄宗　明
玄皇帝南唐陳國公齊抗仁漢一皇宋元　明三宗
一祖隋唐國公李炳慎周衛侯姬頗陳侯嬀圉戎漢
烽梁侯應疵霓梁庶信侯蕭映素宋宣德郎徐節素
積初諡濟金都國兌濟公完顏謨都訶編唐宋國蕭
貞輸公瑀智元武都智敏王孟速思

有謚忠孝者唐太原王武士彠鄅國公韋陟也有謚
文質者宋博羅王禕羅從彥也
隸今謚法不載而漢中山靖王孫昆侈嗣王費謚曰
隸音與隸同怠謚也好樂怠政曰隸又有安陽侯劉
延被陽侯劉偃皋虞侯劉定謚亦同
天子為臣下作碑者唐太宗為魏徵高宗為李勣玄
宗為張說德宗為段秀實宋太宗為趙普仁宗為李
用和神宗為韓琦　國朝
太祖為徐中山達　太宗為姚恭靖廣孝
孝宗為張昌公鎣而已
古有稱金貂者常侍侍中冠貂以金為柱也漢稱金
紫者金印紫綬也其後江左入銜曰金紫光祿銀青
光祿循此意也唐所謂金紫者紫衫金帶也又賜紫
及金魚袋後元復以金紫銀青入銜國初亦因之印
在秦漢以為佩服之章至六朝尚因之故至小其丞
相列侯不過寸餘不以施奏牘也唐用龜魚以代印
而印用之奏牘矣至明而印之寸分加大矣明之所
謂綬非綬制也帶也其牙牌則以代印及龜魚也古
王公列侯皆金印丞相將軍亦金印今法親王金寶
一二品銀印餘皆銅印古印列侯存者多銅印人不

化所謂按古賜印外許得自製銅木牙印蓋做印
製而為之金銀印不能存而銅獨得存故也
唐時將相告身用金花五色綾紙至宋則用織成花
綾以品次有差宋勑俱草書後用三省長官僉押尚
書列然無御寶當時每授官則有之至　國朝考最
始給與一品至五品皆誥六品以下勑花色殊異公
侯一品玉軸伯及二品犀軸三品四品鈒金軸餘角
軸內唯御寶加於年月之上其特使則有勑勑用小
龍墨欄黃紙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說部

宛委餘編十

三皇本紀天皇氏兄弟十二頭(人也)各一萬八千歲地皇十一頭各一萬八千歲人皇九頭分長九州合一百五十世爲四萬五千六百年項峻始學篇云天皇十三頭號曰天靈治一萬八千歲徐整三五歷記云一人十三頭也又地皇興於熊耳龍門山人皇九頭兄弟各三百歲分居九州此以爲荒唐未敢信然至晉宋紀各稱毗騫王從古以來不死則至於今當尚在也

人壽至百歲而極彭祖七百餘歲自服侮丹後入流沙亦不言死帝王世紀神農在位百二十年黃帝少昊俱在位百年帝嚳年百五歲堯年百一十八舜年百有十禹湯年俱滿百六韜云文王祖古公壽百二十王季百歲文王九十七武王九十三周穆王五十即位在位五十五年蓋世壽也太公年百三十六召公百八十畢公年亦百餘漢文帝時有樂人竇公者亦年百八十漢張蒼免相封侯年百餘歲魏范明友奴二百四十歲晉范長生兩仕蜀前後百年魏羅結百七歲爲外都大官百二十乃卒梁穰城人年百四十歲惟飲乳鍾離人顧思遠年一百十二歲凡九娶有子十二人死亡略盡召爲散騎侍郎亦至百二十而卒上津人張元始年一百十六歲膂力過人進食不異九十七始生子遂無影唐有李元爽者百三十六歲開元東封太原于伯龍一百二十八歲宋党翁百七十餘歲譙定百三十歲瓊州楊叔連百二十二父宋卿百九十五九世祖不語不食不知其年

竹書紀年所載諸公之壽有可攷者顓頊三十一年産伯鯀又四十八年而陟爲高辛氏六十三年又王堯六十一年而鯀治河年百七十二歲矣堯六十九年而黜蓋百八十歲也桀十七年商使伊尹來朝三十一年桀亡又十二年湯崩湯與尹年相等外丙元年小庚九年小甲十七年雍己十二年仲壬四年太甲元年而伊尹放太甲桐宮七年而伊尹亡距湯亡三十餘年計尹之壽亦可百三十矣紂三十一年西伯得呂尚以爲師年八十又二十一年而紂亡又五年而武王陟又三十七年而成王陟康王六年而太公望薨壽一百五十二也吳地記諸樊在位十四年餘

齊十七年餘眛二十一年僚十三年闔閭在位二十
年夫差二十三年夫差將敗之數年延州來季札救
陳去讓國之歲不下百年則三代人臣之壽未有如
四公者也然攷左傳壽夢卒襄三十一年去哀七年
實七十七年耳其三公紀年攷之正史亦未盡合然
要之在百歲外也
鄋瞞長狄僑如之弟焚如簡如以宣二年攻齊衛被
殺計其時僑如當四十餘矣又一百二年而僑如死
於魯東門壽亦將百五十矣魏拓拔主稱神元帝者
百四歲高麗王康年百餘吐谷渾王夸呂即位後自
稱可汗者百年皆夷狄主也宋史日本國有大臣名
紀武內者年三百七歲尤爲異聞
文武以後人主眉壽之高者周穆王百五歲梁武八
十六宋高宗八十一元世祖八十唐玄宗七十八唐
高祖漢武帝及我
太祖俱七十一
人主享國之久者周赧王五十九年周穆王漢武帝
俱五十五年周平王五十一年梁武帝四十九年周
顯王四十八年周宣王唐玄宗及我
世宗俱四十六年秦莊襄王齊景公五十九年

宋高宗在位三十一年爲太上皇二十五年
卽帝王位之晚者武王八十七宋高祖六十四唐明
宗六十一混一之晚者元世祖六十三
大臣老居位者伊尹太公望呂外若張蒼范巨生夾谷
吾里補以近百歲爲丞相國公百餘歲卒羅結百十二
歲始以外都大官致仕衛武公九十五而爲周卿士
鬻熊九十而爲文王師高允九十爲中書令九十八
以左光祿大夫來敏九十七以執慎將軍呂岱九十
六以大司馬李先九十五以內都大官司馬孚九十
三以太宰都督中外諸軍士燮九十三以交州牧王
雄九十二以翰林學士劉蒙九十一以太尉張儉以太
師夏侯勝九十以太子太傅衛綰九十以光祿大夫卒
萬福八十餘以工部尚書致仕九十卒食祿六十年
嘗曰如子孫之八十八以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
三司王起八十八以左僕射同平章事山南西道節度
使卒郭冊八十五以司徒罷郭伋八十五爲幷州牧
明年以太中大夫卒王祥八十四以太保睢陵公致
仕明年卒郭子儀八十五以尚父太尉中書令汾陽
王趙熹八十四以太傅張儉八十四以衛尉卒史浩
八十四以太保魏國公致仕八十九以太師卒喬行

簡八十五以少傅平章軍國重事乞祠八十六年卒越
乞國八十餘以後將軍營平伏龍鉞第八十六年卒張
皓八十三以廷尉罷貢禹八十二以御史大夫胡廣
八十二以太傅錄尚書事卒蔡義拜丞相已八十餘
董昭八十一爲司徒張昭八十一爲輔吳將軍公孫
弘韋賢俱八十以丞相陶侃長孫嵩俱八十以太尉
卒韋安石八十以左僕射始爲亂兵所害太傅鄭袤
食祿六十餘年其它未可悉紀
宰相秉政之久者漢蕭酇侯何漢元年爲丞相進相
國至惠二年卒凡十四年張北平蒼文帝前四年爲

丞相至後四年免凡十四年霍博陸光以後元二年
爲大司馬大將軍秉政至地節二年卒凡二十年王
陽平鳳以竟寧元年如光官秉政至陽朔三年卒凡
十一年吳廣平漢以建武元年爲大司馬豫政至二
十年卒凡二十年曹太祖操以建安三年爲司空擅
政至進丞相魏王卒凡二十五年諸葛武鄉亮以章
武元年爲丞相秉政至建興十一年卒凡十四年晉
王始興導以建武元年爲驃騎將軍錄尚書事進司
空司徒太保丞相以咸康五年卒凡二十二年謝廬
陵安以寧康元年爲僕射秉政進衛將軍太保以太

元十二年卒凡十二年劉高祖裕以義熙四年爲開
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揔政進太尉太傅相國宋王
至永初元凡十三年宋劉彭城義康以元嘉六年爲
司徒秉政十七年以大將軍出督凡十二年魏長孫
北平嵩以天興元年爲司徒輔政進太尉柱國大將
軍以太延元年卒凡四十年高神武歡以中興元年
爲太師大丞相擅政天平十二年卒凡十六年宇文
太祖泰以太昌三年爲丞相擅政齊王廓三年以太
師大冢宰卒凡二十三年隋高齊公熲以開皇元年
爲左僕射輔政至罷凡十九年唐房梁公玄齡以貞

觀元年爲右僕射輔政進司空至卒凡二十一年李
晉公林甫以開元二十三年同中書門下三品擅政
天寶十載以左僕射右相文部尚書死凡十九年元
進賢載以寶應元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秉政大曆
十二年誅凡十六年宋秦申王檜以紹興八年右僕
射同平章事再擅政進太保太師以二十四年死凡
十七年史衛王彌遠以嘉定元年爲右丞相樞密使
擅政進少師太傅太師以寶慶六年卒凡二十七年
賈魏公似道以開慶元年爲少師右丞相樞密使擅
政進太師至德祐元年竄凡十七年此

首尾在政府者也
若霸國之相無過於管仲魏冉者管仲以桓公元年
執齊政至卒凡四十一年魏冉以昭襄元年為將軍
執秦政封侯至十二年為相至罷凡三十六年
白起以昭襄十三年為大將至五十年而罷凡三十
七年蒙驁以趙孝成王十六年為大將四十年悼襄
王元年奔魏
凡出入將相最久者絳侯周勃從入漢為威武侯相
國太尉再為丞相就國凡三十四年穎陰侯灌嬰為
昌文侯御史大夫車騎將軍太尉丞相凡三十年酈
疥數將兵有功不當侯十二年用父食其故封高梁
侯凡六十三年張北平蒼以代相封侯為計相四歲
淮南相十四歲御史大夫六歲丞相十四歲比卒凡
五十五年司馬宣王自撫軍大將軍受遺輔政進太
尉太傅大都督凡二十三年司馬孚自司空至太宰
三十年桓南郡溫自都督荊州平蜀進開府太尉大
司馬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楊越公素以御史大
夫為行軍元帥僕射尚書令司空司徒太子太師出
入將相俱二十七年劉江夏義恭自都督荊州進司
空司徒錄尚書太尉太保太傅領大司馬太宰三十

四年長孫趙公无忌以尚書左僕射罷政為開府司
空後去尚書門下省加司徒太子太師後同三品加
太尉檢校中書令知門下省加太尉任公輔者三十
六年李英公勣初授大將軍至左僕射司空太子太
師出入將相垂五十年郭汾陽子儀以使相進司空
司徒副元帥尚父太尉二十六年兼中書令二十四
考裴晉公度四為同平章事二建節一留守官司空
司徒侍中中書令凡二十五年錢吳越王鏐建鎮海
鎮東節加太尉太師中書令尚父天下兵馬大元帥
凡四十年張齊王全義自河南尹建節加太師尚書
令天下兵馬副元帥凡四十年馬楚王殷建武安四
鎮節加太師天策上將凡三十八年趙韓王普三為
首相三建節一為西京留守左僕射太子太保少保
司空司徒侍中太保中書令凡二十九年文潞公彥
博再為首相一平章軍國一首元樞五換節領兩鎮
加侍中司空司徒太尉太師垂五十年蔡魯公京自
左僕射入凡五拜相一為司空太尉太子少師太子
太師再授太師領三省事凡二十一年史魏王浩一
為右僕射右丞相樞密使三領祠加少保少傅太保
太師凡三十二年安重三為中書右丞相一鎮比

至四十年
夏侯嬰爲太僕事四主二十九年于定國爲廷尉十
八年
宋蜀人蔡伯俙三歲應爲真宗授秘書正字歷州郡
至八十以列卿致仕食祿七十七年亦無可紀孝宗
朝呂嗣興四歲授右從政郎呈孫榮國公作讀後亦
無聞
佩六國相印者蘇秦五國相印者犀首六國上將者
公子無忌五國上將者項籍
歷世五爲三公者胡廣四爲三公者楊賜三爲三公
者黄瓊楊彪唐五入相者蕭俛裴度崔胤四入相者
韋巨源姚崇常安石三入相者武承嗣武攸寧豆盧
欽望武三思李嶠李懷遠崔湜劉幽求張說張延賞
王鐸鄭畋
五季三入相者馮道
宋五入相者蔡京三入相者趙普呂蒙正呂夷簡張
士遜文彥博
昔人以馮道比胡廣蓋言其違際行猶之同也漢順
帝五年胡廣已爲尚書僕射又十年而以大司農爲
司徒質帝元年梁冀弑帝爲太尉桓帝元年罷十月

爲司空五年致仕又四年以太常爲太尉又二年梁
冀誅爲庶人又八年以太常爲司徒又二年爲孝靈
元年參錄尚書事其年以官殺陳蕃等進太傅錄尚
書事封又四年卒凡事和順質沖桓靈六帝周流四
公三十餘年馮道始事唐莊宗莊宗爲明宗所篡事
明宗三年由端明殿學士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廢
帝爲潞王所弑事潞王以司空平章出鎮義成石晉
滅潞王四年入爲司徒侍中出帝初以太尉侍中鎮
匡國契丹滅晉爲太傅漢入洛爲太師周篡漢以太
師爲中書令瀛王凡五國十一主出入將相三公者
二十四年
爲道作長樂老敍爲千古羞恥之端固也其時有竇
貞固顯唐莊宗朝爲石晉學士漢司空首授周加司
徒侍中以疾罷相至宋用前三公赴闕陪位乞以東
宮三少奉朝請不得歸洛卒年七十八自爲墓志張
昭字[illegible]柳號[illegible]不仕梁事唐莊宗勸張憲以死節而
身後倍之歷後唐晉漢周皆顯官以至宋祖至吏部
尚書封陳國公宋琪爲契丹進士事漢周及宋拜相
兩朝王易簡舉梁進士至周顯德位太子少保宋初
加少傅三公壽俱七十九琪又作多幸老民敍易簡

構一鳴堂二品樓盖不爲長樂之見者少矣
顓頊十歲而爲少昊相帝嚳十五而爲顓頊相唐堯
十五而爲帝摯相甘羅十二而爲秦上卿介子推十
五而爲楚相帝康成十五而爲郡主簿司馬元顯高
澄俱十六開府輔政崔英十七而爲符秦諫議大夫
子奇十八而爲齊東阿宰張緬十八爲漢淮南守賈
誼十八爲博士終軍二十爲謁者俱有聲
安童二十一爲丞相董賢二十二大司馬劉義康二
十三爲司徒錄尚書事劉休仁爲司徒尚書令霍去
病二十四爲大司馬鄧禹爲大司徒蕭子良元魏二
十六爲司徒錄尚書事安童子兀都帶亦以二十六
爲大司徒宇文泰二十七爲丞相高岳爲太尉高湝
太師錄尚書事脫脫爲中書右丞相王倫二十九爲
僕射參政又六年拜開府伯顏三十爲中書左丞相
廉希憲二十爲中書平章政事王溥三十二爲平章
范宗尹三十二爲右僕射張浚三十一爲元樞若
衛青之爲大將軍長孫无忌之拜僕射當亦僅至十
餘也中有宗室諸王然實參政者麤稱者始記之
荀羨以二十九爲北府中郎將監青徐諸軍事稱中
興諸將未有如其少者謝晦三十五都督荊州而有

矜色其兄瞻以荀中郎譏之晦大慙然荊州重鎮而
晦以執政出督亦爲衞軍三司之亞非羨比也若其
至少者齊王憲十六爲益州總管霍去病十八爲嫖
姚校尉出塞有功封侯路思爲行省國王破金鄧禹
二十三拜前將軍定關中六都督賀拔岳被禍僅二
十六而宇文泰代之爲二十五唐洛州總管淮陽王
李道玄行軍總管鄭國公羅士信各死事道玄僅十
九士信二十而盧祖尚拜光州總管杜伏威拜東南
道大行臺吳王俱二十三李世勣以黎陽來歸拜大
將軍封英公亦僅二十六然則荀羨之二十九固不
足道也
後漢以三公爲真相唐以平章事爲真相四代至三
公者漢楊震子秉秉子賜賜子彪俱拜太尉爲上公
賜雖以司空終獨封侯三代三公者太尉安國亭侯
袁湯子司空逢逢子太傅隗三代拜相者唐中書令
河東侯張延賞左僕射同平章事魏郡公延賞中書
侍郎同平章事高平侯弘靖此外雖蕭氏之八葉亦
未有的傳至三世者若司馬太傅懿相國昭相國炎
錢太師鏐元瓘俶皆可以稱三世三公然權政悉落
非係勛德

父子配享廟庭者唐太師西平王李晟太尉凉國公
李愬宋中書令濟陽王曹彬侍中瑋尚書令魏郡王
韓琦太師儀國公忠彥若父子俱爲宰相或大將位
望俱極隆重者商宰衡伊尹左相陟漢丞相絳侯周
勃丞相條侯亞夫吳丞相荊州牧婁侯陸遜大司馬
荊州牧婁侯抗北齊左丞相咸陽王斛律金左丞相咸
陽王光唐太尉中書令西平王李晟左僕射凉國公
愬其次則韋賢玄成李郃李固袁安袁敞王龔王暢
蘇瓌蘇頲韓休韓滉李吉甫德裕韓琦忠彥呂夷簡
公著之類差亦可紀

宋石守信以檢校太師使相領陳州節年五十七卒
其子保吉歷中外亦以檢校太師使相領陳州節
年五十七卒於鎮守信贈尚書令保吉贈中書令可
稱奇事

父子同時在大位若爲三公者漢右將軍上官桀驃
騎將軍安公桀大司馬大將軍霍光右將軍禹大將軍
耿況大將軍弇相國司馬昭開府儀同三司炎公僕晉
太宰司馬孚大司馬望太傅司馬導等開府儀同三
司元顯宋太傅蕭道成開府儀同三司賾魏太師馮
熙司徒誕太師元繼開府儀同三司叉太師大丞相
高歡大將軍澄北齊左丞相斛律金太保光後唐中
書令趙德鈞侍中延壽同公吳太尉徐知誥司徒景
通宋太師尚書令錢俶檢校太師侍中惟濬太師蔡
京太保攸太師秦檜少師熺元太師月赤察兒太保
塔剌海少子太師伯頭与父同太保馬札兒台右丞
相脫脫

父子對秉機政者晉王渾爲尚書左僕射濟爲侍中
治門下省吳紀亮爲尚書令子騭爲中書令遒子元
顥俱爲錄尚書事時稱東錄西錄蔡京領三省事蔡
檜爲尚書左僕射馬札兒台爲中書右丞相攸熺脫
脫俱知樞密院事

父居大藩而子秉政者高歡以大丞相行臺晉陽澄
以中書監京畿大都督秉政徐溫鎮金陵知訓知誥
先後秉政趙德鈞鎮盧龍延壽以樞密使秉政月赤
察兒爲行省右丞相鎮和林而塔剌海伯顏相繼以
中書右丞相秉政

父子同建節者郭汾陽朔方子晞邠寧行營節宣武
韓弘河陽公度魏博田弘正河陽布盧龍趙德鈞忠
武延壽延壽爲隨駕行營都部署而德鈞爲東北面
行營都統淮南錢俶山南東道惟濬其他若錢鏐之

於使瑞馬殷之於希聲建節於父國者不論也
父子同時封王公侯者自宗室外呂恭王馮熙南平
王誕魯國公蔡京燕國公攸益國公秦檜嘉國公熺
各自以恩澤封義陽王陸侯東平王張浚咸國公子蓋
英國公世勣東光侯耿況好時侯弇安侯張昭都鄉
侯承宣城侯許昌理都鄉侯播各自以功猷封
父子丞相周勃子亞夫韋賢子玄成曹操子丕尉律
金子光史浩子彌遠
父子太師王舜子匡史浩子彌遠月赤察兒子伍頁
馬札兒台子脫脫明則張輔張懋

父子天寒上將軍楚王馬殷子希範
父子狀元者獨宋梁顥及固耳本傳止言甲科考登
科錄記之按遯齋閑覽梁顥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
元及第其謝啓曰皓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
路多太公之二年容齋四筆云以國史攷之梁公雍
熙二年廷試甲科景德元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
暴卒年四十二朝野雜記謂顥登第年才二十三胡
鴻臚真珠船謂宋史顥卒九十二溯其登第時乃七
十三非八十二又謂雜記乃固登第之年此大可笑
非宋史九字為四字之誤則祖於遯齋閑覽之說也

按雍熙二年乃太宗太平興國八年以後改號也據
本傳父文度早世顥養於叔父時王禹偁來鄉貢顥
依以為學嘗以疑義質於禹偁禹偁拒之不答顥發
憤讀書不期月復有所質禹偁大稱賞之禹偁以太
平八年舉進士於顥差為前輩今據閑覽真珠船所
云則顥之少孤當在沙陀石晉之際而長於禹偁且
四十餘年矣其不相應一也顥若果九十有二豈復
之為翰林學士又使之權知開封而暴卒耶其不相
應二也子固以大中祥符元年甲第僅二十三顥卒
時十八耳而又有第述及適　相仁宗朝至熙寧三

年卒年七十去景德元年顥卒時僅三歲耳顥七十
五而得固九十而始得述其不相應三也既以四十
二歲卒固以三十三歲卒於事理甚明中閒顥所歷
官皆繁劇其上封事無老人意史又稱其美風姿強
力少疾於遯齋之說有毫髮類耶洪文敏在內制久
其見國史甚真與朝野雜記之言同真珠船又似夢
中說夢矣
宋諫議大夫贈太子少師陳去非長子右僕射前同
書門下平章事樞密使贈侍中謚文忠堯叟次太子
太師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司空侍中謚文惠堯

世天雄節度使贈太尉謚康肅晃咎一相中書一兵
樞密一為侍從俱登甲第而晃更晃洛復第一俱建
節徽猷閣學士謚忠宣洪皓長子尚書右僕射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謚文惠适知樞密院謚文安遵端明
殿學士謚文敏遵父子兄弟俱登制科知制誥而皓
以徽猷适以敷文遵以資政邁以端明俱學士終二
家極為相類
叅知政事太子少師謚忠獻韓億子尚書左僕射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司空贈太傅謚獻肅絳門下侍郎
太子少師維尚書右僕射中書侍郎太子太保贈司
空縝兩為宰相兩為執政樞密使侍中贈中書令謚
武惠曹彬子河陽節度使同平章事贈中書令謚武
懿琮彰武節度使贈侍中瑋定國軍節度使贈侍中
謚忠恪琮兩登樞府兩列環衛分贈兩光之長億八
子彬七子餘各有顯官可為文武之極致而亦相類
○郭尚父子儀以司徒中書令關內河東副元帥河
中尹靈州大都督單于鎮北大都護朔方節度關內
支度鹽池六城水運大使押蕃部并營田及河陽道
觀察等使汾陽王冊拜太尉贈太師謚忠武八子顯
者四太子少保代國公曜太子賓客趙國公晞太常
卿代國公暧金吾大將軍祁國公曙李西平晟亦以
司徒中書令鳳翔隴右涇原節度使營田觀察處置
等使兼行營副元帥西平王冊拜太尉贈太師謚忠
武十三子而顯者四河中節度使愿嶺南節度使
憲鄜坊節度使平章事涼國公愬河中節度使太子
太保聽西平功名亞於汾陽而四子則小勝
與汾陽埒者太尉侍中臨淮李武穆王光弼功名雖
盛而晚誠有差與西平埒者司徒侍中北平馬莊武
王燧功烈忠獻皆不及也武穆一子彙至涇原節莊
武二子一亦曰彙暈卒一曰暢至少府監而其後俱
不振
唐右拾遺竇叔向有五子祭酒常司業牟中丞羣刑
史庠中丞鞏五季諫議大夫竇禹鈞有五子尚書儀
侍郎儼補闕侃叅知政事偁起居郎僖二家名位才
望俱相等今人但知有燕山而不知有補闕也
兄弟狀元自陳堯叟堯咨外有孫何孫僅制科蘇軾
轍狀入三等轍四等宋祁廷試第一兄郊第三而冒
名太后以郊第一亦可稱兄弟狀元矣
魏太尉移崇子太尉觀尚宣陽公主觀子征東大將
軍中書監壽尚樂陵公主壽子中書監平國尚城陽

公主平國子中書監羆尚新平公主羆子尚書令司
空亮尚中山公主亮子開府中書監紹尚瑯琊公主
凡六世尚主諸此李尚主者又十餘人七世掌機密
四爲三公二代封王古所未有
三尚公主者宋彭城王劉昶仕魏至大將軍前後尚
武邑建興平陽凡三公主主三嫁駙馬者唐定安公
主初嫁殿中監王同皎次嫁衛尉少卿韋濯三嫁太
府卿崔銑齊國公主始嫁太常卿張垍次嫁裴穎三
嫁楊敎寧國公主初嫁鄭巽次嫁薛康衡三嫁廻紇
英武威遠可汗

武相元衡與李相吉甫同年生以同日拜相武以御
史中丞遷門下侍郎李以中書舍人遷中書侍郎俱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出鎮西川明年李出鎮淮南
久之李復入爲中書相武以次年十月復入門下相
李以又次年十月卒卒之日爲武生日武以又次年
十月殞盜其日亦李生日
泰國錢忠懿王俶生一甲子以八月二十四日生亦
以八月二十四日卒又與父元瓘卒日同
宋曾丞相布以卯年卯月卯日卯時卒韓丞相絳以
辰年辰月辰日辰時生韓發解南省殿試皆第三以

熙寧三月三日卒人尤異之金有田轉運時秀者所
居里名半十行第五以五月五日生小名五兒年二
十五應鄉府省殿四試俱第五名年五十五以八月
十五日卒造物之巧如此
官名有極貴而極繁者聊志其一二唐有回天再造
竭忠守正功臣太尉檢校太師中書令諸道兵馬元
帥兼左右神策六軍十二衛事護國宣武宣義忠武
四鎮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營田等使鹽鐵度支戶部
三司都制置等使解池榷鹽使梁王朱全忠宋有開
吳鎮越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太師尚書令兼中
書令天下兵馬大元帥鎮海鎮東軍節度管內觀察
處置等使上柱國吳越國王食邑九萬七千戶實封
一萬六千九百戶入朝不趨劒履上殿錢俶元有元
德上輔廣忠宣義正節揆武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
同三司秦王答剌罕中書大丞相上柱國錄軍國重
事監脩國史兼徽政院侍正昭功萬戶府都總使虎
符威武阿速衛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忠翊侍
衛親軍都指揮使奎章閣大學士領學士院知經筵
事太史院宣政院事也可千哈怒陳千戶達魯花赤
宣忠斡羅思扈衛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提調

回回漢人司天監群牧監廣惠司內史府左都威衛使司事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司使宮相都總管府領大禧宗禋院兼都典制神御殿事和以元官首預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提調宗人蒙古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提調哈剌赤也不干察兒領隆祥使司事傲藩臣也令忠伯顏權臣也

秦班列侯在丞相上漢丞相必封侯以故無列丞相上者後御史大夫亦在列侯上若唐開元以前加三公者雖不與政事係正拜官尚在宰臣之上代宗以後稍不然矣而僕射為故相其體尚尊司空不由宰相加自王思禮始宋時班次東宰執次使相西為親王趙普罷相後始加晉王光義侍中班宰相上至太平興國七年趙普復為司徒兼侍中秦王廷美舊以太師中書令班宰相上至是復居普下仁宗初曹利用以樞密使加司空侍中欲班宰臣上曾上不可神宗初陳升之初拜平章事時文彥博以舊元相為司空侍中兼樞密使特詔居升之上固辭而止然則親王使相雖至三師三公不敢班宰臣上其三師三公僕射不帶平章事不敢班宰相上也又唐書成用官高下一人書名歐陽脩以宋祁先達乃分注紀志表為脩而列傳為祁至於進書次序俱在祁前然考其官則祁以殿學兼侍讀龍圖二學士吏部侍郎河內郡開國公脩以翰林龍圖二學士給事中安樂郡開國侯官序脩本在下也蓋祁出知鄭州而脩實為學士故耳此亦足以見宋官秩之次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說部

宛委餘編十一

秦始皇破六國寫其宮室作之咸陽北坂上自雍門以東至涇渭交殿屋複道周閣相屬然各自爲區雖一瓦一甓之造亦如其式各世圖號不相雷同皆藏其所得諸侯美人居之如在北國鍾鼓帷帳不移而具至於出狩豐貂東至獬豸南來又有玄旗皁旒之制罕車之飾爲九王之廷於咸陽北坂車輿之緣各樹其文所謂秦人大備而陳戰國之後車者也見秦史晉志爲詳

按三輔舊事西京雜記諸書阿房宮前殿東西三里南北五里庭中可受十萬人車行酒騎行炙千人唱萬人和一云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關內離宮三百關外四百餘漢未央宮周回二十八里前殿東西五十丈深十五丈高二十五丈有殿閣三十二至孝武以木蘭爲棼橑文杏爲梁柱金鋪玉戶華榱璧璫雕楹玉碣重軒鏤檻青瑣丹墀左墄右平黃金爲壁帶間以和氏珍玉風至其聲玲瓏然也未央在城西偏而長樂在東太后多居之周回十九里又有桂宮北宮明光宮在北周回各十餘里孝武又遣建章宮於未央宮西長安城外跨城池作飛閣通之構輦道以上下周迴三十里宮正門曰閶闔高二十五丈左鳳闕高二十五丈右神明臺門內北起別風闕高五十丈對峙井幹樓高五十丈輦道相屬焉連閣皆有罘罳前殿下視未央其西則唐中殿受萬人廟記云北闕門高二十五丈又有鳳皇闕高七十丈五尺又畿內千里京兆治之前乘秦嶺後越九嵕東薄河華西涉岐雍內外宮一百四十五所隋文帝遷都其正宮正殿皆名大興隋煬帝因之致美於西苑後多幸東京江都以及唐改名太極宮然但無所增飾高宗於宮東北取苑地建大明宮其爲宏麗亦及五里尚未能建章之半也宋東京宮殿初因朱梁之舊建隆三年倣洛陽宮殿脩之始爲壯麗然周迴不過五里至晉南渡都建康朝宴所臨止東西二堂宮門之外編竹以爲籬牆而已宋南渡都臨安以州治爲行宮制度簡省垂拱大慶文德紫宸祥曦集英六殿隨事易名實一殿重華慈福壽慈壽康二宮重壽寧福一殿隨時異額實一宮延和崇政等乃多小

朕天章龍圖等九閣實天章一閣大內尤庫臨階
墀陛三級比於江南大家而已秦漢大駕爲車八十
一乘法駕爲車三十六乘晉過江後但六乘而已天
子無復六馬一乘五路皆駕四而已無復五時車有
事則權以馬車代之建旗其上其後但以五色木牛
象五時車豎旗於牛背行則使人輿之一何委替也
梁孝王廣睢陽城七十里西苑方三百里作曜華
宮築兔園園中有百靈山膚寸石落猿巖栖龍岫又
有鴈池池間有鶴洲鳧渚其諸宮觀相連延亘數十
里奇果異樹珍禽怪獸畢備王日與宮人賓客弋釣

其中是漢之諸王踰於後世人主也梁冀廣開園囿
採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崤深林絕澗有若自然
奇禽馴獸異方珍怪畢有是漢之貴戚踰於後世人
主也袁廣漢於北山下築園東西四里南北五里激
流水注其中構石爲山高十餘丈連延數里養白鸚
鵡紫鴛鴦犛牛青兕奇獸珍禽委積其間積沙爲洲
嶼激水爲波濤致江鷗海鶴孕雛產鷇延漫林池奇
樹異草靡不植培屋皆徘徊連屬重閣脩廊行之移
晷不能徧是漢之富民踰於後世人王也
周之人長一丈者人君則黃帝堯與文王人臣則

吳伍員漢巨毋霸俱十尺毋霸腰帶十圍見門閉
一尺元魏南明太守慕容比頭長一丈圍九尺禹短
一寸春秋演孔圖孔子長十尺一云九尺六寸按莊
子所謂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則後說似矣宋程史
載有唐某者與其妹各長一丈二尺
禹長九尺九寸湯九尺秦始皇八尺七寸漢高祖七
尺八寸光武七尺三寸昭烈七尺五寸宋武帝七尺
六寸陳武帝七尺五寸宇文周太祖八尺項王八尺
二寸韓王信八尺九寸一曰八尺五寸王莽七尺五
寸劉淵八尺四寸劉曜九尺四寸慕容皝七尺八寸
姚襄八尺五寸冉閔什翼犍宇文泰皆八尺慕容垂
七尺四寸慕容德八尺二寸自唐以後人主長者故
少章康成十五長八尺姜宇十五長七尺九寸劉曜
子儀十歲長七尺五寸美姿貌看鬢如畫人固有少
而長若此者儀後止八人四寸不能如其父也
苻堅時有申香夏默護磨那俱長一丈九尺爲拂蓋
郎一云一丈六尺一云一丈三尺則長之之極者然
是外國人也又大秦人長一丈五尺好騎駱駝
孔子曰人長不過一丈然至於骨節專車又孔子所
對防風氏也列子龍伯國人長三十丈洞冥記云[illegible]文

提闍人長三丈三尺三寸三指皆以為寓言環說然防風
身橫九畝自古記之鄭瀚國君長狄僑如長三丈一云五
丈以魯為叔孫得臣以戈舂喉而死其父緣斯犯宋
為皇父所殺弟焚如先犯齊為王子成父所殺簡如
次弟衛獲為衛所殺長狄之種遂絕然則長者僅其
身耳且以人三丈而親戰陣未有不斃於矢石者也
南海有毗騫國王長丈二頭頸三尺一名長頭王
佛長一丈六尺以為神然其小弟阿難與從弟調達
俱長一丈四尺五寸彼時天竺之長者故不少也

女子長者明德馬皇后和熹鄧皇后俱七尺三寸劉
曜劉皇后七尺八寸俱以美著稱若今則不以為雅
矣惟劉曜長九尺四寸庶幾相稱
中國人短於蠻漢外親王莽長三尺潁川張仲師長
二尺二寸又按論衡云長一尺二寸
今人肥者安祿山稱三百五十斤司馬保八百斤至孟業
千斤極矣業嘗為沈州督將晉武帝聞之果得千斤
○沈有嘉川趙翁伯者夏月袒臥其孫兒戲以李納臍
中數日有脫紅汁液滋流以為臍爛憂而哭日盡煙久
之肉盡核出乃知為李孫所戲納也數之得七枚則其
臍深不下數寸大亦稱之矣又符秦時大豪王恭名錄

之稱其人素雄勇博碩忽而自屠其腹刃入徑寸不
得砂乃置刀於壁奮身觸之始透其肥重亦可推矣
漢時衛將軍上言巨毋霸軺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即日以
大車駟馬載之與揚州刺史桓拔猗重魁梧馬不能勝恒乘安車
負大牛羊負谷一石是二人者能之當在孟業下晉王保上
○項王舉鼎拔山喑嗚叱咤千人皆廢自戰無前勝力威
勇足冠千古其它若蜀五丁力士能移山舉萬鈞每王薨
輒立大石長三丈為墓志曰并里秦烏獲又夏育俱能舉
移千鈞千鈞蓋三萬斤衛石蕃能負沙一千二百斤嘗為
一百二十石可謂神力矣而俱不聞有戰伐之勳泯泯以

死何也書所載魏任城王曹彰太廟新成萬斤鐘負之
而趨拼白象鼻頓之於地以臂繞虎尾伏不敢動然是
時海內稱關張為萬人敵不數任城也北魏盧曹長九
尺餘勇力與沙門曇讚當以海神腔骨為馬蹄以遺
齊神武諸將莫能舉惟彭樂強舉之而跪拜良久而作
虎狀以指抉壁入三寸弓力至二十石泗州十石人各長
八尺許執而對擊之俱碎又於壁直上七步模蹋得五
跡而昇時海內以高敖曹配項羽不數羊盧也元鄭溥
舞劍能使壯士十馬首俱墮而我　明稱勇將為常開
平傅潁公蓋次有張定邊溥無聞也豈有力者不必有

臍耶一萬鈞當爲三十萬斤此殆記者之誤
偶閱嚴氏籍沒之數聽記古之富者太史公以貧致
宮刑故津津談貨殖也
以貴而富其最著者秦魏冉呂不韋楚黃歇漢霍光
張安世張禹丁外等五侯董賢梁冀黃皓曹騰等魏
曹洪晉石崇王愷王濟徐湛之阮佃夫梁蕭宏朱异
羊侃北魏元雍元琛元融李崇隋楊素唐裴寂
李林甫楊國忠郭子儀韋宙裴冕元載李德裕王涯
楊收吳越孫承祐蜀李昊宋蔡京梁師成韓世忠張俊
楊沂中史彌遠韓侂胄賈似道元燕帖木兒伯顏朱

清張瑄其無識者僅郭汾陽韓蘄王耳
能自力致富者陶朱公白圭猗頓巴寡婦臨邛卓王
孫程鄭宛曲任氏茂陵袁廣漢平陵士孫儉東海糜
竺平邑王氏洛陽劉寶長安王元寶王酒胡鄧感職
邱駙騎及勝國倪瓚顧瑛沈萬三皆著在史傳甚
詳
王愷作紫絲布障四十里石崇乃作錦步障五十里
敵之愷恒不勝武帝助之賜以珊瑚樹高二尺許以
示石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君夫方悵惜以爲
疾已之寶石徐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
珊瑚樹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條幹絶俗光彩耀目
如君夫比者甚衆乃恍然自失外國有進帝火浣布
者帝服以幸季倫季倫身敝服候帝左右從奴五十
人悉衣火浣衫
秦皇爲巴寡婦築女懷清臺又令倚頓得朝見比封
君王孫有綠熊席百領武帝令進二十雙至唐
明皇登南山行部問左右俱不見獨王元寶見之以
至富與至貴敵也元寶又謂明皇請以南山一樹挂
臣一縑山樹有盡臣縑無窮又黃巢亂後脩宮闕有
商見王酒胡助錢三十萬貫後脩安國寺成上幸之

爲擊十杵施錢萬緡羣公有擊至百杵者一日王酒
胡乘醉入連撞百杵徑輸十萬緡等而去一布衣
乃敢與人乞酬酢遂奪杵長不減胥奴
張昊父子執權垂二十年今其家無餘而斥賣家財三
十餘萬萬董賢之幸不過三年耳而斥賣家財至四
十三萬萬貫不聞納賄蓋傾府庫以益之也梁武帝
弟臨川王宏第錢千萬一庫懸一紫標凡三十間僅
三萬萬而梁時錢薄小不能三分之一其他布絹上
綿漆蜜紵蠟朱砂雜貨物積亦梁冀之亞矣
梁孝王薨時藏黃金四十萬斤吳王濞金錢布滿天

下漢時黃金多而王侯巨富乃尔
卓王孫家僮千餘人程鄭祈國石崇俱八百人
漢九百人王氏五侯刁逵楊素各數千人高陽王雍
六千人郭汾陽三千人呂不韋嫪毐三萬人
又稱窮奢極欲者五侯羣弟爭為奢侈以珍寶四
面而至羅鍾磬舞鄭女作倡優狗馬大治第舍起土
山漸臺洞門高廊閣道連屬相望郭況起高閣量
金玉錯雜寶以飾臺榭懸明珠四垂晝之如星夜
望之如月梁冀大起第舍妻孫壽亦對街為宅殫極
土木互相誇競堂寢皆有陰陽奧室連房洞戶柱壁
雕鏤加以銅漆窗牖皆有綺疏青瑣圖以雲氣僊靈
臺閣周通更相臨望飛梁石磴陵跨水道金玉珠璣
異方珍恠充積私室遠致汗血名馬又廣開園囿採
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崤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奇
禽馴獸飛走其間冀壽共乘輦車張羽蓋飾以金銀
游觀第內多從倡伎鳴鐘吹管酣謳竟路或連繼日
夜以騁娛石崇婢美豔千餘人常擇其姿容相類者
數十人裝飾衣服大小一等調四方玉付工為倒龍
之珮縈金為鳳冠之釵結紬繞楹而舞欲有召者不
呼姓名悉聽珮聲視釵色各含異香使行而咲語則

口氣從風而颺又屑沈水香末布象牀上使所愛
之無跡者即賜珍珠百琲初最幸為翾風後翾風退
房幸綠珠珠弟子宋褘有國色善笛後入明帝宮中
蕭宏後庭數百千人皆極天下之選所幸江無畏器
服珍異侔於東昏潘妃寶屧直千萬羊侃在衡州於
兩艖枋起三間通梁水齋飾以珠玉加之錦繢盛設
帷屏列女樂垂瀾解纜觀者塡溢嘗宴比使陽斐賓
客三百餘人食器皆金玉雜寶奏三部女樂及夕侍
婢百餘人俱執金花燭魚弘付妾百餘不勝金翠服
翫車馬冠絕一時有眠牀一張皆是蹙柏四面周匝

無有一異通用銀鏤金花壽福兩重為脚高陽王元
雍居第匹於帝宮白壁丹楹窈窕連雲僮奴六千妓
女五百隋珠照日羅衣從風時河間王琛欲敵之造
文栢堂如徽音殿置玉井金罐以五色縜為繩伎女
三百盡皆殊色求西域千里馬其次七百里者十餘
匹皆有名字以銀為槽金為環鎖嘗會諸王陳諸寶
器金瓶銀甕百餘口甌檠盤盒稱是餘器有水精鉢
瑪瑙琉璃盌赤玉巵數十枚工作奇妙中土所無又
陳女樂及諸名馬復引諸王案行府庫錦罽珠璣冰
羅霧縠充牣其內謂人曰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

不見我楊素後庭伎妾曳綺羅者以千數第宅者侈
僭擬宮禁有鮑亨者善屬文殷胄者工草隸並沒為
家奴秦王楊俊為妃作七寶羃䍦重不可載以馬負
之而行又為水殿香粉塗壁玉砌金階梁柱楣棟之
間周以明鏡間以寶珠極瑩飾之美與賓客伎女絃
歌其上張易之為母阿臧造七寶帳飾象牙床織犀
角簟貂褥蛩毳氈汾晉龍犀臨河鳳翮為席宗楚客
造一宅皆是文柏為梁沈香和紅粉泥壁文石為階
砌安樂公主造定昆池四十九里累石為山以象華
岳引水為澗以象天津飛閣步檐斜橋磴道衣以錦

繡畫以丹青飾以金銀瑩以珠寶又為九曲蓮花臺
泉於臺湧出窮天下之壯麗楊國忠諸姨第五家聯
亘治錦繡珍金玉者大抵千人變化若神仙每帝幸
華清宮五家隊合炯若萬花川谷成錦繡遺鈿墮舄
瑟瑟珠翠粲於道香聞數十里宅中沈香亭禁中
遠不逮虹霓屏風雕刻前代美人形服玩衣服皆衆
寶雜砌水精為地外以玳瑁水犀為押絡以珍珠瑟
瑟非人力所製元載芸輝堂于闐香芸潔白如玉屑
以塗壁沈檀為梁棟金銀為戶牖中設紫綃虹霓屏風
紫綃帳輕疎而漏風不能透冬溫夏涼有龍髯紫茸褥
色如爛椹削水晶為柄刻紅玉為環紐所幸薛瑤英
肌體自香處金絲帳卻塵褥李昌夔在荊州打獵大
修裝具其夫人獨孤氏亦出女騎一千皆著紅纈襖
錦靿幞頭靴銀鐙于頔在襄州點山燈油一上二千
石張鎰宴客牡丹會既集坐一虛堂寂無所有俄問
左右云香發未荅云已發命卷簾則異香自內出郁
然滿坐羣伎以酒殽絲竹次第而至別有名伎數十
首戴牡丹衣領皆繡如其色歌昔人所作牡丹詞進
酌而退前後花與伎凡十易杯器皆如其色酒竟歌
者舞者數百人列行送客燭光香霧歌吹雜作恍然

若仙遊
自古恩賞之重未有過於董賢楊素者賢以色素以
功賢自侍幸旬日間拜侍中賞賜累鉅萬封侯遂進
大司馬拜女弟為昭儀位次皇后妻得通籍殿中上
賢廬帶賜各千萬數父恭自少府拜衛尉賜爵關內
侯其父為將作大匠弟寬信為執金吾詔將作起第
北闕下重殿洞門木土之工窮極伎巧柱檻衣以綈
錦武庫禁兵尚方珍寶選物上弟盡在董氏而乘輿
所服乃其副也及至東園秘器珠襦玉押皆豫以賜
賢無不備具又令將作為賢起塋冢義陵旁內為便

房剛栢題湊外爲徼道周亘數里門闕罘罳甚壯云
素初破齊賜奴婢粟帛雜畜并信州賜錢百萬錦千段馬二百匹破陳賜物爲段米萬石加以金寶又賜陳主妹及女伎十四人破突厥賜綵物三千段江南定賜黃金四十斤銀餅一實以金錢練三千段馬二百匹羊二千口公田百頃宅一區仁壽宮成賜錢百萬練絹三千段討突厥賜物二千段黃金百斤突厥破賜縑二萬疋萬釘寶帶還左僕射賜良馬百匹杞馬二百匹奴婢百口山陵成賜物萬段田三十頃米萬石金鉢一實以金銀鉢一實以珠并綾錦五百疋

賜射手賜金精盤價值鉅萬破漢王諒賜物五萬段綺羅千疋諒伎妾二十人從幸東京賜甲第一區物二千段

漢文帝即位大尉勃賜黃金五千斤丞相平將軍嬰二千斤朱虛侯章襄平侯通典客揭各千斤宣帝即位大將軍光賜黃金七千斤錢六千萬雜繒三萬疋奴婢百七十人馬二千匹甲第一區漢世賞功之重如此

按志云黃金方寸爲斤又云一斤即一金也四兩爲一斤又曰一斤十六兩偶謂漢書明有賜千金及賜金千斤之異則一金當爲四兩而一斤爲十六兩也

按漢食貨志武帝時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乃制白金三品其一以重八兩環之其文龍名白撰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撱之其文龜直三百是其時號錢輕昂銀以爲幣而八兩直三千八錢止直三百也今錢之極重而精者 世宗朝嘉靖錢每銀一兩直錢七百尚以兩錢當漢錢一也王莽嘗篡漢時造錢貨有六品契刀錯刀之類不論而銀貨二品黃金一斤直錢萬銀八兩爲一流朱提銀一流直錢一千五百八十他銀一流直錢一

千朱提銀出犍爲至精價不可憑以他銀與黃金計之金一斤當直他銀五斤金一兩直他銀五兩也正與今不異若金用兩爲斤計之則金一兩當直他銀二十兩也漢黃金賤而白金貴必不孫絕乃爾又以王莽傳言之群公奏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爲錢二萬萬則一斤爲錢之說合矣漢賜霍光黃金七千斤當爲錢七千萬也周勃黃金五千斤錢五千萬也然銀八兩而直錢一千則八錢止直一百也錢之貴三倍於武帝時矣董賢家財總錢四十三萬萬莽之在武帝時當直龍文白撰直金一千六十六萬六千

兩在居攝時爲他鎰三千四百四十萬餘兩居攝正
條哀帝一二年賢家錢直當以後爲準後漢供南單
于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七千四百八十萬然則一
億爲一萬萬也又段熲征諸羌議以騎五千步萬人
車三千兩三冬二夏費約五十四億爲五十四萬萬
也靈帝賣官公爲錢千萬卿五百萬若以前漢錢直
計之是公當出黃金五百斤卿二百五十斤是時南
單于西域皆賓服而歲供一萬黃金一萬九十斤一
爲黃金七千四百八十斤而三歲征羌之費直黃金
五十四萬斤矣萬萬無此理按桓帝時貨輕而財薄
欲改鑄大錢以劉陶言而止然則是時錢不能西漢
十之一也以後鵞眼綖環之類而錢日賤斗米一萬
則又千百而一也或輕或重莫可準則約畧言之孝
武元狩五年至平帝元始中凡一百十五年成錢二
百八十萬萬而宋神宗熙寧八年每年鑄銅鐵錢五
百四十九萬九千二百三十四貫凡貫緡皆百錢當
爲五萬四千萬九百二十三萬四千文不四十歲而
鑄漢百十五年錢若以千錢爲貫緡又當十倍蓋漢
錢精而貴其價六倍於今之上錢唐宋錢薄小而賤
什不能當今上錢一也至於黃金則漢甚多而易得

今極少然其價貴僅十分喻二耳[illegible]
黃金以爲富於後世數十倍昇居宋錢緡以爲富於
漢數十倍要而言之漢實富也
郭子儀傳云每歲月俸毋慮二十四萬緡一緡爲百
錢則當二千四百萬錢也若一緡爲千錢則十倍之
矣又每入朝上命魚朝恩元載迭爲主一宴至費錢
十萬緡按唐自開元二十四年六月總定一品月俸
料八千食料千八百雜用千二百防閤十五千通計
二十四千二百然則一歲俸入錢當爲二十九萬四
百僅二千九百緡餘耳汾陽總所兼十餘職皆極品
安能百倍其數耶且一宴之費爲十萬緡亦當爲萬
餘金矣當是時天下方遭亂戶口歲入有限必不能
爾抑史者言之也
沈存中筆談考樂律改鑄渾儀求秦漢以前量度升
斗計六斗當今一斗七升九合秤三斤當今十三兩
一斤當今四兩三錢三分始悟所謂黃金方寸爲一
斤金一斤直錢一萬或二萬價相等也飲酒一石實
可三斗而所謂萬祿萬鍾斛十萬而受萬與奉黃金
滿鎰賜金千斤者皆可類推矣
考功記金有六齊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鍾鼎之

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
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
殺之齊金錫半謂之鑒燧之齊按上金中金下金皆
可和齊獨錫性柔而體易化不能相入豈記所謂錫
者非今錫耶
王楙又考周禮廩人月三鬴注六斗四升曰鬴計食
米日六升四合也魏李悝曰人食米月一石半是食
米日五升也漢趙充國曰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
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是人日米八升馬日麥二斗
七升也匈奴傳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是人日
糒六升也古斛小漢二斗七升當今五升四合所謂
人食米八升當今二升一合六分食米六升當今一
升六合覩一馬能負米麥至此可以徵其升斗之小
而倉公傳所載人大小腸受水米之數不至可駭矣
第沈存中云六斗爲一斗七升九合而耕則六斗當
爲一斗六升更少升九合似當以存中爲据
劉歲碩在蜀車服侈靡豔妻數十能爲聲樂悉教誦
靈光殿賦謝靈運門故恒數百人室宇華贍盡山泉
之美車服鮮麗衣裳器物多改舊形世共宗之徐湛
之產業甚厚宇舍園池貴游莫及伎樂之美冠絕一
時門生千餘皆三吳富人子姿質端美衣服鮮麗每
出入行游塗巷盈滿徐君蒨爲湘東王諮議文冠一
府析牒應語人多諷習尤長部書問無不對善絃歌
妙聲色侍妾數十皆佩金翠曳羅綺服翫悉以金銀
閉門盡日酣飲有時載伎肆意游行荊楚山川靡不
游踐是四君者比之王石尚爲黔婁第文士酸寒得
此亦是生天之福
先秦以前美人則有少昊之皇娥赤帝女之瑶樹桀
之妹喜紂之妲巳有莘氏周穆王之盛姬淑人昭王之
延娟延娛幽王之褒姒楚王之息嬀晉獻公之驪姬
秦穆公之女弄玉惠文之羋陽夫人莊襄王之邯鄲
姬吳王之西施鄭旦楚王之鄭袖南威陽
文李園妹梁惠王之閭娵趙武靈王之吳娃燕昭王
之旋娟提謨中山侯之陰后江姬皆在宮掖者也有
仍氏青琴毛嬙孔父妻徐吾杞妹夏徵舒母鄴妻顏
夫人皆在下者也漢宮掖則戚夫人高祖慎夫人文帝陳
后阿嬌衛后李夫人邢夫人尹夫人李夫人王夫人鉤
弋夫人麗娟武帝王昭君元帝趙后飛燕趙婕妤合德成帝
陰后麗華光武甄后郭后薛靈芸魏文帝莫瓊樹陳尚衣
陳巧笑皆魏文帝趙夫人潘夫人吳大帝鄧夫人吳主朝姝

麗居洛珍潔華(吳主亮)二喬(孫策周瑜)兩楊后 胡嬪芳(晉武)殷
淑儀(宋孝武)潘妃玉兒(東昏侯)馮小憐(北齊後主)張麗華 孔貴
嬪(陳後主)陳宣華 蔡容華(隋文帝)朱貴兒 侯夫人 袁寶兒
吳絳仙(俱隋煬)武惠妃 楊太真(唐玄宗)王才人(武宗)兩周后
(李後主)兩劉妃(宋廢)閭閻則秦羅敷 顧夫人(梁玄)江無畏
(鄱陽王寵姬)曹洪女(荀奉倩婦)李勢女(桓溫妾)樂昌公主(徐德言婦)無
雙(王仙客婦)失行則卓文君 鶯鶯 非烟 虢國夫人 狄夫人
達奚盈盈 娼伎則馮方女(袁術)絳樹(魏文帝)翔風 綠珠 宋褘
(石崇)張靜婉 孫荊玉(羊侃)徐月華 脩容 豔姿(元雍)雪兒(李密)阿
劉(李華王)紅拂(李靖)紅綃(崔生)薛瑤英(元載)寵姐(寧王)紫雲(李愿)女

寶(李兒)解愁(滿妓)名伎則霍小玉 李娃 楚娘 夜來 杜韋娘
史鳳 楚蓮香 劉採春 皆灼灼有名者 若退之之柳枝
樂天之蠻素 雖見詞章 酸士所獲 寧堪上駟哉
晉人重容觀 以故負美貌 能清言 即雍容至顯位 然
所推重無如衛洗馬叔寶 如所云少時乘羊車出市
觀者傾洛城 曰誰家玉人 後渡江至建康 年二十七
矣 尚為人看殺 其次則杜弘治 右軍目之曰 膚若凝
脂 眼如點漆 此神仙中人也 人以比叔寶 則曰那得
比 其中尚容數人 又曰衛玠神清 杜乂膚清 一時品
藻若此 至於何晏 裴楷 王衍 潘岳 王濛之徒 皆以美
貌聞當一時 好尚之至 物亦遷於男
向魋 稱子瑕 安陵 龍陽 鄧通 董賢 林仁遇 以色進外
張昌宗 張易之 以色進內 俱至卿相貴富者也
太康以後 人鄙外色 至多竝女 丘行占以為災 漢哀
幾於禪位 符主竟成敵國 季龍為之殺妻 僧達遂將
阮姪 又有楚國王仲先 聞潘章之美 因願為友 遂同
衾枕 篤於伉儷 未幾偕沒 其家憫之 葬於羅浮山 忽
生一樹 柯條枝葉無不相抱 時人號曰共枕樹 更為
異矣
晉獻公欲伐郭 而憚舟之僑存 荀息曰 周書有言 美

卷之一百六十六 世經堂刊

女破舌 乃遺之女樂 以亂其政 舟之僑諫而不聽 遂
去 因而伐郭 遂破之 又欲伐虞 而憚宮之奇存 荀息
曰 周書有言 美男破老 乃遺之美男 教之惡宮之奇
宮之奇以諫而不聽 遂亡 因而伐虞 遂取之 然則虞
虢之君 一好內 一好外也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六十七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說部

宛委餘編十二

姓有百家有千家若千家則姓苑所不載者多今採古人所有而頗僻者記之

東舜七友東不訾○冬燕司馬冬壽○同前凉將同善○桐桐君○僮漢交阯刺史僮尹○彤周彤伯○佟音同北燕佟萬○逢北海逢球○酸鄭大夫酸茂○𨐋南唐𨐋鍇○從漢將軍從成公掾史記掾公也○

鴻左傳衛太夫鴻聊魋○風黃帝時風后○鄧狄相鄧舒○逢齊將逢丑父○松隋松贇○嵩史記嵩極玄子○牙孟子弟子牙虞○中秦辯士中期○終漢終軍○戕姓苑戕律○戎漢柳丘侯戎賜○蟲漢曲成侯蟲達○种音衝後漢司徒种暠○庸漢將庸光○容徐大夫容居○公漢主爵都尉公儉○功晉功景○宮唐大夫宮之奇○弓唐狀元弓嗣業○邛[illegible]川人邛疏○崇唐進士崇穎○儻宋賊儻智高○[illegible]衛文[illegible]陶○脂中大夫脂習○菑漢北海菑莊○[illegible]後漢[illegible]側○朱詩朱鬻○尸齊相尸臣漢又有鞅師

尹佚○師漢善書師宜官○郈宋人郈班○斯吳剡縣吏斯從○茲魯大夫茲無還○荚晉人荚芘又漢桂陽太守荚先○遲古賢者遲任○畢漢北平太守畢[illegible]又後漢太傅掾畢整○裨鄭大夫裨諶○麋蜀將軍麋竺○僕[illegible]大夫僕[illegible]○宜左傳陳大夫宜咎○稼漢弘農太守稼良○怡門人怡峰本姓默改為怡○其漢陽阿侯其石○旗漢九江太守旗光○岐黃帝時岐伯○恭漢將軍恭[illegible]○亓音其宋三司使亓贊○僖魯大夫僖[illegible]○希三輔決獄希海○猗秦猗頓○惟後魏桓皇后惟氏○肥趙相國肥義○[illegible][illegible]期思[illegible]○飛商臣飛廉○非風俗通非子○棐音棐晉人棐豹○犀魏相犀武○提晉臣提彌明○兒漢御史大夫兒寬○[illegible]後秦[illegible]○離離婁○[illegible]結音吉[illegible]達之後避難改○幾韓大夫幾瑟○箕晉大夫箕鄭○稽秦人稽黃○彌魯大夫彌牟○餘晉人餘頃○孟晉人孟丙○邢漢上谷太守邢侯○與晉大夫史駢○輿後魏輿珍○紆後秦如平侯紆邈○盱[illegible]傳盱烈○俱鎮北將軍俱起述○騶漢騏侯騶發○渠左傳御人渠孔○璩唐進士璩抱朴○絇宋進士絇紡○蘧衛賢大夫蘧瑗○須魏大夫須賈○

苴漢貨殖傳平陵苴氏○沮黃帝史官沮誦○㕙犇時㕙斯音瓣○洙音朱宋進士洙頎○如魏陳郡丞如淳○絮女居切漢捕賊掾絮舜○鉏晉人鉏麑○塗漢諫議大夫塗惲○壺漢上大夫壺遂神仙傳壺公○狐晉大夫狐偃○辜宋進士辜甫○呼漢仙人呼子先○吾漢廣陵令吾扈○烏齊大夫烏鳴枝○初宋賢良初易○[illegible]牛哀病而化虎其後改為[illegible]氏○疏漢太子太傅疏廣少傅疏受○扶漢廷尉扶嘉○苻秦主苻洪○巫漢冀州刺史巫捷○毋唐右補闕毋煚音惻○懷漢尚書郎懷叙○閭齊大夫閭府○哀新國

將哀章○臺漢侍中臺崇○萊晉將萊駒○來後漢功臣來歙○嬀音規文士傳嬀覽○邽孔子弟子邽巽○洼音圭漢大鴻臚洼丹○危唐刺史危仔昌○㬎晉七輿大夫㬎虎○邳漢將軍邳彤○丕晉大夫丕鄭○枚漢大夫枚乘○騅晉大夫騅歂音瑞○眭音雖漢人眭夸○爲漢南郡太守爲昆○夔石燕太保夔騰○梧音吾漢卜者梧埜○眞漢太尉長史眞祐○神漢騎都尉神曜○仁漢彭城仁氏○賓齊大夫賓須無又賓婿人○頻漢酒泉太守頻暢○鱗宋大夫鱗朱○芸晉大夫芸賢○云漢諫議大夫云敞○鈞漢侍中

鈞喜○勤魯大夫勤成○閭廣平閭氏○忻五代進士忻彪○郇王莽時郇越○綸魏臣綸魚○芬晉大夫芬質○渾鄭太守渾罕○昆齊吳士昆辨○賁音奔魯有賁浦漢有賁光○盆齊大夫盆成括○門後魏門文愛○屯蜀法部尚書屯度○敦衛醜人敦洽○恩慕容[illegible]少府祭酒恩茂○根六國時根牟子○寒後漢[illegible]士寒朗○干宋大夫干犨○瞞左傳司徒瞞成○鈙[illegible]漁陽[illegible]鈙授○樂[illegible]卿樂書○環楚賢士環淵漢河東太守環饒○郇音荀唐男子郇模○菅音奸唐河東節度使菅崇○蘭音奸漢淮南王將蘭忌○蘭

漢武陵太守蘭廣○瞯音閑史記濟南豪瞯氏○丹晉大夫丹本○但音亶漢濟陰太守但巴○先晉大夫先軫○鮮蜀司空鮮思明○吞音天漢臣吞景雲○錢音[illegible]商大夫錢鏗○繇齊歌者繇駒○顛晉將顛頡○堅漢揚化將軍堅鐔○牽晉將軍牽秀○騫吐谷渾博士金城騫包○弦鄭商人弦高○延漢京兆尹延篤○言孔子弟子言偃○涓列仙傳涓子○縣吳中書令縣黠○淵齊大夫淵湫○然鄭大夫然明○緐漢緐子○軒漢諫議大夫軒和○虔莊子有虔天根○便漢少府便樂成○還音旋左傳還無社○泉唐右

衛大將軍泉獻誠○專齊卿專諸作鱄○輈陳大夫
轅濤塗○爰音袁漢爰盎○猿漢語兒侯猿終古○原
孔子弟子原憲○源魏司空源賀○垣漢西河太守
垣恭○拳衛大夫拳彌○權唐權德輿○艸南齊武
帝改巴東王子響爲艸氏○雕漢列侯雕延年○貂
齊臣貂勃○脩冉閔司空脩攸○條晉大夫條安○
聊漢侍中聊蒼○要吳要離漢河南令要兢○鄡音曉
孔子弟子鄡單○椒楚大夫椒舉○趫漢木僕趫喜
○招漢大鴻臚招猛○昭楚大夫昭奚恤○朝唐拾
遺朝衡○堯後漢大司農堯暄○揺漢海陽侯揺毋
餘○銚音姚後漢衛尉銚期○膠商相膠鬲○麃音泰
將軍麃玉漢麃宣○巢楚大夫巢牛臣○皐越大夫
皐如○桃石趙將桃豹○勞漢瑯耶勞丙○牢漢石
渮黨牢梁○娥後魏將軍娥清○蓩漢蓩宗○佗
音陀漢游俠傳佗羽○邢西魏刺史邢椿○過漢兗州
刺史過栩○繁音婆漢御史大夫繁延壽○巴後漢揚
州刺史巴祇○把音霸西魏涼州刺史把秀○挐衛臣
挐錯○瑕周大夫瑕禽○嘉周大夫嘉父○衙晉督
護衙傳望○花唐員外郎花季睦○佘唐博士佘欽
○蛇後秦姚萇后南安蛇氏○若漢幽州刺史若埀

毅○褭後漢刺史褭楷○捨趙歌者捨石○將後趙
常山太守將容○商孔子弟子商瞿宋進士商夷簡
○昌漢將軍昌豨○穰齊大司馬穰苴○雙後魏將
軍雙仕洛○萇周大夫萇弘○羌晉將軍羌迪○棠
齊大夫棠無咎○郎唐霍王參軍郎餘令○狼晉大
夫狼瞫○琅齊大夫琅受○囊左傳楚令尹囊瓦○
傍唐初有羌豪傍企○逢音旁古善射逢蒙○芒魏相
芒卯○倉黃帝史官倉頡○蒼漢江夏太守蒼英○
印漢御史大夫印祗○鄘音義廬江人今臨淮有此姓
又音○皇魏善書皇象神仙傳皇初平○庚唐太常
博士庚季良○更魏臣更嬴○恒楚大夫恒思公○
衡唐金部郎中衡守直○弘衛大夫弘演○閎漢辛
臣閎孺○徧音婣漢南山盜徧宗○潁漢太子少傅潁
守○明宋祭酒明山賓○鳴晉大夫鳴犢○冥漢丞
相史冥都○經晉人經曠○營周卿士營伯漢京兆
尹營郃○荊○閼中流人句琦○青趙義士青萍
又○聲左傳蔡大夫聲歸生○征宋進士征復○徵
吳太子率更令徵崇○承漢侍中承宮○城戰國臣
城渾○稱漢新山侯稱忠○泠韓大夫泠向漢四望
侯泠廣○靈晉餓人靈輒漢功臣靈常○嬴秦姓也

後漢有嵩公治○星羊續妻星重女○登後漢左馮
翊登道望○勝晁孝行勝暑恭○繒漢列侯繒賀○
郵漢郵長倩○由秦大夫由余○獻衛臣獻康○掾
蜀漢功臣掾廣德○求漢隱士求仲○攸燕尚書攸
邁○舟晉大夫舟之僑○媯衛嬖人媯始○州衛大
夫州吁晉大夫州綽○脩漢屯騎校尉脩炳○秋宋
中書舍人秋當○不音浮晉汲郡人不準○彪衛大夫
虎夫○區音歐漢中郎區博○句音鉤史記句須○涿陳
留緱氏女○投漢光祿勳投調○貌音妖侯梁四公貌
杰○侯漢扶風太守侯恭○尋音人尋曾○郭周大

夫郭盱○鐔音尋蜀太常鐔丞○箴衛大夫箴莊子○
沭陽佩毋諶氏○參唐進士參閑○郴音琛晉江夏郴
寶○臨趙秦州刺史臨深○琴魯人琴張○禽禽滑
釐墨翟弟子○聃宋臣聃啓○嵐梁四公嵐閱嵐一作嵐
吉備陶○鄰春秋鄰丁○僭周大夫僭翩○藍中山
大夫藍諸○函漢廣平太守函熙○氾音凡漢氾勝之
晉氾毓○潛北海相臨潛○潛宋進士潛有成○苦
魯家臣苦成○黔古黔敖○鍼音箝秦大夫鍼虎○鞏
晉大夫鞏朔○子魯叔孫車士子鉏商○梓魯大夫
梓慎○訾漢樓虛侯訾順○始秦軍侯始成○市漢

淮南中郎市佩○氏五代梁將氏延賞○是吳是儀
○蛾音蟻晉大夫蛾析○錡音蟻漢錡華後漢錡嵩○倚
楚史倚相○被戰國大夫被瞻○奴新章功侯奴豐
○俟古賢人俟子○尾戰國信士尾生○洗隋譙國
夫人洗氏○郿漢上郡太守郿社○禮衛大夫禮孔
○理殷大夫理徵○里晉大夫里克○禰音尼上後漢
禰衡○巳後漢太常卿巳茂○杞齊杞植○啓燕將軍
啓倫○羋王莽時羋強○羋音弭秦昭王母羋太后○
國春秋大夫閔公陽○禹齊禹氏女○羽鄭大夫羽
頡○栩先賢傳栩氏○莒漢緱氏令莒誦○蔦音偉漢

游俠萬章○巨漢荊州刺史巨武○豎鄭大夫豎拊
○主主父偃○柱列子有柱厲叔○處漢北海太守
處興○旅漢昌平侯旅卿○汝晉大夫汝寬○序後
漢序詡○莽音姥漢重合侯莽何羅○堵鄭人堵敖叔
○虎漢合浦太守虎旗○苦漢會稽太守苦灼○古
蜀功曹古牧○戶漢有男子戶尊卿○庖趙將軍庖
札○所漢大夫所忠○楚宋上將軍楚昭輔○府漢
司徒掾府悝○輔晉大夫輔躒○改秦大夫改產○
亥晉賢人亥唐○鵲漢南海太守鵲煥○采漢將軍
采晧○委漢太原太守委進○寫音瀉魯大夫寫氏○

闞音坎國語闞大夫○蔿音委晉大夫蔿伯葦○薳音委楚
大夫薳子馮○隗危上聲漢西州上將隗囂○壘趙將
壘澄○鬼五帝相鬼臾區○隱漢河間太守隱翁○
付音附臣付巳○罕鄭卿罕虎○嬰音纓晉西中郎將嬰
清○滿魏滿寵○棧棧上聲魏任城棧潛○簡魯大夫
簡叔○豈後漢謁者豈譚○散周大夫散宜生○扁
扁上聲神醫扁鵲○勉漢上郡太守勉昂○免衛大夫
免餘○典魏校尉典韋○顛周鄉士顛甫○雋全上聲
漢京兆尹雋不疑○善唐博士善與望○展魯大夫
展禽○蹇秦大夫蹇叔○寋宋進士寋授○園泰園

稍○卷陳留太守卷甚○蜎音兗老子弟子蜎淵○苑
齊大夫苑何忌○偃漢偃恭○匽漢匽皇后○嬈晉
大夫嬈文君○嶠音嶠漢人嶠慎○繞秦大夫繞朝○
庫音舍趙大夫庫賈○佼後漢山陽盜佼強○保周文
王傅保申○袁後漢學士袁撿○老宋臣老佐○道
楚大夫道朔○我六國時處士我子○假漢假倉○
治衛大夫治廑○養楚厩尹養由基又孝子養奮○
彊後漢諸生彊華○掌涼將軍掌據○仉音掌梁四公
仉督音又孟母○壤孔子弟子壤駟赤○蕩宋大夫
蕩意諸○黨魯大夫黨氏○党宋太尉党進○猛晉

大夫猛獲○冷徐州刺史冷道○丙漢丞相丙吉○
邴晉大夫邴豫○頻鄭大夫頻考叔○永列仙傳永
石公○幸晉衛士幸靈○省宋大夫省臧○井周大
夫井利○有孔子門人有若○友後漢美人友通期
○酉魏人酉牧○醜後漢醜長○鈕晉人鈕滔其母文
○秩漢嬴長秩宗○印宋家人曰任○針衛上聲五代
處州刺史針滔○后漢少府后蒼○郈魯大夫郈昭
伯○後五代飛龍使後贊○苟衛將苟變○耦後漢
侍中耦嘉○審漢歷陽侯審食其○昝宋宣徽使昝
居潤○啖苻秦將軍啖鐵○減漢司隸校尉減宣○

湛漢司農湛重○奄秦大夫奄息○冉孔子弟子冉
耕○染石勒將染閔○欽姚秦將軍欽寔○檢漢句
章尉檢其○鳳後人鳳綱○貢漢貢禹○用漢高祖
令用蚪○痛周成盛姬族曰痛○衆魯大夫衆仲○
摯後漢賢人殖傳摯恂○士秦大夫士會○貳後秦平
陽太守貳塵○肆漢漁陽太守肆敏○駟漢列侯駟
鈞○智漢零陵太守智嗣○義漢內史義縱○刈宋
人刈懷○騎燕將軍騎劫○秘秦侯射秘宣○郟鄭
漢九江太守郟脩○敬齊人敬無存○次春秋勇士
次非亦曰佽飛○懿秦吏部郎懿橫○世秦大夫世

鈞○棣新司馬棣益○利漢列侯利幾○厲漢魏郡
太守厲溫○蒯後漢山人蒯子訓○計越相計倪○
既漢安南長史既諒○冀晉大夫冀芮○御魯大夫
御叔○遇漢河內太守遇沖○豫晉義士豫讓○譽
晉平原太守譽粹○諭東晉人諭歸今改○孺魯孺
悲○具漢中山太守具瑗○樹宋諸司直樹遜○鐃
楚大夫鐃余○布晉江夏布興○步吳丞相步騭晉
步揚○捕漢廣宗人捕巡○錯宋太宰錯君○度後
漢荊州刺史度尚○霧漢上黨都尉霧平○瓠古琴
師瓠巴○庫漢輔義侯庫鈞○附唐侍御史附得嘉

○務堯臣務成子○代漢京兆尹代武○賴漢交趾
太守賴先○能音奈唐京兆尹能延壽○佴音奈晉人佴
湛○介晉臣介之推○噲孝子噲參○覺音覺新中常
侍覺暉○帶戰國帶佗○祭音債後漢二十八將祭遵
○類宋寧德尉類演○貝晉術士貝靈該○翠漢人
翠鵠客○欽燕御史中丞欽管○郤宋進士郤士陸
○昔漢臨江太守昔邃○桂炅香炔後漢城陽炅橫
四子分姓皆音桂晉香道元○貴孔子弟子貴晴○
會漢武陽令會栩○諝宋進士諝準○稅宋進士稅
挺○印鄭大夫印段○嫪韓大夫慎到○進漢小黃

門進儉○藺趙卿藺相如○論秦將軍論叔達○耆
藉司馬耆揚○員音運唐刺史員半千○頓漢人頓霸
○翰晉大夫翰胡○汗楚客汗明○駉音孔子弟子
駉臂○秆漢執同讓侯秆勝○犴音岸漢睢陽人犴友
○貫漢趙相貫高○觀去聲楚大夫觀起○灌漢丞相
灌嬰○爨蜀交州刺史爨琛○諫漢治書侍御史諫
忠○炭漢西京炭刈○萬楚臣萬成然○賊漢北平
太守賊瑗○練宋進士練定○縣音懸漢南郡太守縣
芝○獻秦大夫獻淵○建趙幽王臣建德○戟漢諫
議大夫戟覲○呢周臣呢煎○召音邵漢南陽太守召

信臣○校音效唐河南士曹校傑○魏齊臣魏辨○淖
楚將淖齒○郜晉高昌長郜玖○暴漢御史大夫暴
勝之○操隋大盜操天成○漕漢任俠漕仲叔○到
後漢東平太守到質○嫪秦幸臣嫪毐○磨子思出
母磨化○霸益部耆舊傳霸栩○射漢大鴻臚射咸
○望宋進士望儼○相後漢馮翊相雲○暢唐詩人
暢當○諒漢沁陽令諒輔○寬姚秦將軍寬耐虎○
浪晉青州將浪逢○伉漢中大夫伉喜○亢宋亢軫
○慶齊大夫慶封○姓漢宮人姓倖晉人有以姓姓
附星星昔○靖楚陳留八俊靖君亮○乘漢儒林乘

弘○正宋上卿正考父又魏永昌太守正帛○令漢
中大夫令免○甯衛大夫甯武子○校漢諫議大夫
校仁○繡漢游俠繡君賓○壽新兗州牧壽良又吳
大夫壽越○闞楚大夫闞伯比○其後魏將軍宣代
田○句音衢蜀左將軍句扶○闞齊大夫闞止○監宋
進士監長世○念酉魏太傅念賢○玉音肅與寶玉字不同後
漢大司徒玉况○肅梁西豐侯肅正德○栗後漢魏
郡太守栗舉○僕後漢譚渠侯僕朋○沐漢東平太
守沐寵○牧漢越巂太守牧稂○木晉文人木華○
禿祝融後諸侯禿氏○鹿漢太守鹿旗○淥韻頊師
錄圖○逯漢大司馬逯並○東晉東皙○腹趙武靈
王臣腹擊○虙孔子門人虙不齊○服後漢九江太
守服虔○濮漢宣帝師濮仲翁○鞠漢太傅鞠武○
觸趙左師觸龍○郝音郝漢東海太守郝熙○蠋秦大
夫蠋之武○竹漢下邳相竹曾○竺後漢撫陽侯竺
晏○鬻周文王師鬻熊○縮魏安陵義士縮高○麴
晉司空麴允○晳漢五原太守晳斐○繒姈交續牙
漢承父侯繒相如○郅漢中尉郅都○貨漢貨殖傳
貨氏○室宋諸衛將軍室种○帥音率晉尚書郎帥昺
○悉神農師悉清○漆宋郎中令漆凱之○佛音弼魯

中牟大夫佛肸○密漢尚書密忠○栗漢景帝栗夫
人○乙燕將軍乙逸漢南郡太守乙世○姑后稷元
妃姑氏○恤魯大夫恤由○尉音鬱秦國尉尉繚○勃
梁改豫章王爲勃氏○胥隋京兆丞胥儀○薩元學
士薩天錫○笪宋進士笪深○滑衛大夫滑羅漢磨
事滑興○晏漢東海晏福○洩鄭大夫洩駕○渫古
賢士渫子○惡齊時賢人惡缺○揭元學士揭傒斯
○闕漢荊州刺史闕翊○別宋京兆別全○列周列
禦寇○悅慕容燕將軍悅綰○謝漢汝南太守謝夷
○禁論語禁牢漢襄城侯禁龍○鐵隋將軍鐵士雄
○厥漢宮人厥氏○折宋學士折彥質○舌犬大夫
舌肸○頡古賢頡衛○綦後漢南陽太守綦叔○樂
燕將樂毅○約古賢人約續○索晉尚書索靖○作
漢涿郡太守作顯○恪晉郎中令恪啓○角徐漢角
善叔○瞿唐黃州刺史瞿璋○闞唐潭州鎮將闞稜
奴○洛魏官洛齊○傅古相馬傅勝○針晉大夫
針遺若○郭漢安平侯郭千秋○卓漢太傅卓茂蜀
卓王孫○濁貨殖傳濁氏○瞿古賢人瞿輝○伯孔
子弟子伯虔○帝漢將軍帝敞○格漢東平相格班
○革漢夏侯革朱○號晉大夫號射○國宋樂子

國宗元○笱漢廣陵笱歆○昔漢烏傷令昔登○拚
音昔舛〻夫拚歸父○錫漢交阯太守錫光○夕蜀尚
書令夕斌○爽音譯漢北海太守盛㒒姓也避諱改盛
○職漢山陽令職洪○食漢博士食子公○射音石吳
中郎射咸○直漢御史大夫直不疑○易森臣易牙
○戭音赤梁四公戭端音端○弋宋進士弋子元○冀漢
諫議大夫翼奉○勅後燕合浦公勅勤○辟音璧漢富
人辟子方○激漢淮南激章○棘衛大夫棘子成○
劇燕大夫劇辛○郤晉大夫郤克○羅晉大夫羅戊
○力黃帝相力牧○卽漢單父令卽費○特晉大夫

特宮之勤晉騎督也 湖○墨孤竹君墨允宋賢人墨
翟○習晉中郎習鑿齒○褒晉隱士褒玄之○隰春
大夫隰明○棊 漢外黃令棊一○合宋合左師郎向
成也合諸侯故以氏焉○蓋音閤漢司隸校尉蓋寬饒
○甲鄭大夫甲石甫○郟鄭大夫郟張○接漢賢人
接昕○捷漢藝文志有捷子○洩晉大夫洩佗○莢
晉大夫莢成僖子○鄴漢梁令鄴鳳
明興起拜甲或顯位而姓稍僻者○東御史郊 祿嵩
○佟知府應龍又都督登○叢尚書蘭○裘副使貞
吉 本姓裘 陽改裘 ○師尚書逵○飛郎中瀑○居同知守○

○升丞渾民○斧布政櫟○居太保濂勳 出之○吾
侍郎紳○希州守獄○眭給事煒○葵同知璧○門
錦衣達○千進士介年○尉尚書輗○鄢侍郎懋卿
○勞進士遜志○巡進士伯○弋尚書瑄○花編修
綸東丘侯雲○佘按察敬中 佘音蛇 ○呂郎中應時○
雙進士鳳鳴○尖布政壕御史仕濂○區恭政越○
藍御史田○權副使滂○拱進士廷臣○水進士桓
○洗侍郎光○欣中丞蘊○主給事理○汝知府泰
○土進士良卿○虎太學臣○古知府文炳○戶部之
賢○鄔駙馬景和○寒副紳○仵主事瑜○海中丞瑞

○佯 上副使最○恭議韶芳○兆主事桂奇○寒㫕
師義○苑郎中圃○火同安侯真 山後姓本火里 ○仰布政
昇○党中丞以平○冷太僕起元○鈕副使清○後
經歷鉉○荷御史汝安○督御史如思○湛尚書若
水○甕知府蕙○秘知縣自讓○世尚書家寶○計
郎中宗道○蔑郎中國○軞憲使巽○柰通政使亨
○介副使一清○貝進士秉彝○賁進士仁○順進
士境○頓主事銳○鄗中丞先○暴尚書昭○操
給事守經○鈄知府介○夜光祿珠○兇食事照春
叹叔祺○闞知府繼羽○福都督時○漆進士汝礼

○刷尚書綏聚○怱大城嗔○笠給事東光○謎
副使其讚○僕射尚書崭○掛侍郎稍○剔禮部武
章○鐵尚書鉉○黑遷判禧○罩侍郎麟○戢火恭
汝止○又侍郎宜○郯副使鼎○此外又有南陽慶
又地又植又明又賽又閩大安奴穀城係郎陽樹宜興
堵浙川多平利淡山陽拜均州長廣西老竹溪皎耀
州茶如泉呂句呂錫杭州耳蘄州戢南昌臯保康縈
鄧州帥又歲麻城附商州為尉氏腰信陽郟洛南賽
均州處唐縣喜杞縣附內鄉陽新鄭無松滋鎮又栗
襄陽生松滋負宜都置裕州綠又剛荆州稗丙陽曦

褒城但忠州伯霄羲凡又位白河普資縣呼城固鄖
南召鶯唐縣鶯鄖西庫晉州秘葉縣保安塞野萬全
亢鎮平仵陝西倚廬陵維內鄉邑鎮平董高安洛江
都昌寶豐宅羨陵望又稅唐縣興公安尚懷慶反祥
符念解州介和順可大名靖鎮安乙又莒巢城續大
約與古姓不能相當至於古帝王后妃公侯之族如
子嬀㚰姒姞嬴巳禿妘斟芈亦都存者
堯姓祁其後為唐為劉為韋為范為士為伊祁豕韋
唐杜舜姓姚其後為嬀又為陳為田為穰為咸為法
為王為袁為轅為占為息為陸為司馬為胡母為㠭

孫子歃子鞅子芊子尚子食子輿子寤子沮子夏子
宋第二第五第八為姓姒其後為夏為皆又為杞為
繒為夏侯為於越為穠為鶉湯姓子其後為商為殷為
湯為甲為沃為槐又為宋為箕為正為祿為乙為奐
為微為衍為華為孔為雲為邊為向為合為牛為樂
為皇南為事父武王姓姬其先為稷為鞠其後為管
為周為林為忌為祭為謀為毛為冉為胙為芧為樊
為甘為王為原為鄭為霍為翻為孫為謝為丘為明
為鄙為雍又為曾為臧為郈為孟為叔為季為展為
柳為施為梁為家為士為孟孫為叔孫為季孫

為臧孫為瑕丘為公父為公之為公石為公施為子
服為子陽為子家為王父為子揚為子孟為子我為
子仲為惡如為南又為晉為邢為應為韓為樂為郤
為苗為溫為祁為樂為曲為狐為荀別為中行為智
為輔為續為羊舌為叔向為樓季為大戊為大祈為
梁其為戈為又為偃為爵為元為常為汲為孫為彌
為析為右為南為賴為兼為子鄧為王孫為賈孫為
公析又為畢為原為酆為郇為魏又為蔡又為
吳為壽為季為之忌為延陵又為鄭為段為游為國
為細為印為罕為駟為豐為閔為然為孔為公為

子豐為子然為去疾為東里又為虞又為曹又為滕
又為虢又為召為燕又為韓為橫為藺為龐為閻為
梁垣為董為明為子臧
齊姜姓亦呂其後為隰為望為尚為桓為懿為厲為
芋為崔為慶為賀為盧為棠為檀為丘為高為柴為
駱為左為將具為子旗為子乾為子工為子泉為子
襄為子雅為子尾為大陸為雍門為東郭為於陵又
為許為三苗
楚芊姓其後為鬭為熊為成為鬭為班為潘為囊為
孫為昭為鈕為景為俞豆為若敖為伯比為子西為
子庚為子趙為子期
秦嬴姓其後為衛為李為裴為秦為繆為樗里為終
廉為高陵其別為莒為葛為趙為馬為主父為叔帶
此僅二帝三王五伯之後其他可以類推矣後世之
議婚者寧能不相犯也
世之改姓氏如莊為嚴殷為戴恒為元奭為盛以義
改也理為李來為仇舅為臼籍為席弘為洪朝為晁
以音改也棘為棗璩為東仲為种桑為豐燕為能鄉
為曾慎為真劉為金胙為柞敬為文為苟以字改也
覃落奴華橋邪鄉郿鄣鄗鄘邵隨滕為萬洛似辛喬

朱氏合肥青成移隋滕合音與字而改也亦有自一
事為萬世不易之姓田千秋乘小車改為車謝服由
征改射氏儀以民無上改為畏綰遒考以忠諫比伍
貞改為員猶有源流可攷兆山谷強氏曰潛遂先
本姓一姓改為數姓者如炅橫四子守墳墓者為炅
居徐者為香居幽者為桂居華陰者為炔此四姓同
一原也句姓本避高宗諱句濤則仍字更音鉤光祖
則分紛約則加絲苟諱則加草句思則易字句龍
如淵則加龍此六姓同一句也後世婚姻何自而辯
又有因二音而訛者員音運俞勑救反葉音攝今從
狂晉魏首堅宣和唱名以堅呼之不應訛為真矣緣
此為移遂成二姓皆源流之固異耶複姓多北人而
中國望族不可以義通者乃因所居而增諸姓則諸
葛之為申屠則屠原之申毋胡則毋丘之胡閭丘則
閭丘之閭所謂同門而異户也
江左門高故稱王謝其次則顧陸朱張梁武以此速
侯景之叛淮北則推崔盧李鄭崔浩宗雖滅而貴不
衰隴西之李居次唐文皇以人主之勢發忿而望不
益江左見併於隋故王謝小滅瑯琊之王初在太原
上而隋唐之際太原漸貴至宋益貴是亦乘除之數

也雖然謝邪得此王王自瑯琊太原爲周靈王太子
後北海陳留爲齊王田和後東海亦自嬀姓天水九
姓爲王子比干後高平京兆爲信陵君後又有出自
楚威王後者而謝無聞也王於錢大也君也天地人
一貫三爲王而謝爲辭謝也又謝謝也王氏二十一
望而謝一望王氏毋論漢即未渡江以前而爲公卿
著名者十餘人謝同冢冢也始與筆路之勲與盧陵
雍容之世又倍徙也謝安得比王
張王李趙皆黃帝所賜姓也元承相伯顏請殺張王
劉李趙五姓漢人不許蓋亦以其多耳王氏二十一

望最貴者瑯琊太原也謝二望會稽爲貴崔二望清
河博陵俱貴清河遠崔浩禍者也盧氏一望范陽李
氏十一望趙郡最貴隴西次之唐郡隴西望鄭五望
滎陽爲貴顧一望吳郡陸二望朱四望張十四望梁
氏所重三姓皆吳郡耳十姓之外當爲劉二十五望
而彭城最貴其先陶唐氏也蕭二望蘭陵最貴趙五
望天水最貴上聲也今斷如之楊二望弘農爲貴周八望陳
徐皆六望唐五望
複姓以官名其著者司馬司空司城司徒司寇司功
宗伯宗正太師少師將軍冠軍太史帝史內史左師

右師太祝樂正宗正少正褚師連尹清尹占尹尚方
將軍右行右宰
複姓之顯者有穰梁會同蹄氏終利恭終葵氏莪眷
氏熊率且比空桐氏空相氏公翁定公上幕公扈惠
公輸班公牛哀支離益彌且默台牟陝
其祝其承傅其義行其氏長魚矯脩魚氏林閭
翁歸將閭氏辟閭彬無鉤氏兹毋蒙綦毋張巨母霸
多于氏閭于氏須遂氏朱評漫胡母氏胡非氏肩吾
子北人氏壑廬子盧蒲弊豆盧革宥連氏闞門氏闡
門豹刺門氏魚孫瑋經孫氏干己街端木賜東陵

夫夫瓜田儀希羅氏夙沙衛昭沙掉尾鮭陽孚角
裏強梁皐卜梁倚盆成括若成陵卓
子勝屠公周生烈狐丘子林曼丘不擇壯丘沈丘
盛章仇大翼彌平氏笪侯儒白侯子安栢侯焦工婁
酒籍婁子精婁氏郱婁氏沈平猶氏金留氏三烏大
夫二州氏函冶子覓青史氏侯史光武安恭武強氏
古冶氏古口引氏五鹿充宗五鳩盧罕井氏浩星公
浩生不害左行娀馬矢宮師太馬宮馬適育乘馬延年
巫馬期壤駟赤長兒魯右行辟右扈氏九百里九方
東鬼門子第義渠安國邯鄲淳中行說季瓜忽第五

第八氏大狐氏大心子成大羅洪空相救慶忌氏
沐簡氏漆雕開密茅氏羊舌肸研胥氏落姑仲畀若
下閑伯夫氏赤張枝石牛氏即墨成北人無擇邑田
氏若廣姓所不暇載也
漢有戎功恢禹因禹治水成功而少子遂以為姓有
投壺氏因中行穆子相晉侯投壺而生子因以為姓
因子青稱鄉校為師遂曰校師氏以趙衰冬日可愛
曰冬日氏伊尹生空桑曰空桑氏微子乘白馬入周
曰白馬氏三飯氏三飯繚之後大可笑也梁伯鷺自
敗為運期氏後人以伯鷺為先者非真梁也

大約得姓之貴者毋過於我　朱及劉李趙也
明朱姓自　高祖於今十三帝矣真王代傳前後不
下四百郡王將二十倍之矣又有閩帝二則梁太祖
父子也劉氏四百餘年至昭烈父子二十二帝其間
真王代傳以千計列侯以萬計南宋九帝五代漢二
帝北漢三帝南漢三帝劉淵劉曜弗論也李氏自唐
高祖以至末帝凡十八帝南唐後二帝一國主趙與
嬴同姓嬴三帝三王宋十七帝中間親王將相各以
百千計其次則蕭氏齊梁一族前後凡十帝親王將
相亦各百餘人及唐而宰相至八葉故非他姓可擬

也
梁時朝士有姓吉者謁尚書令沈約沈容字問曰卿族
丙吉幾世矣答曰如明公之於休文何一時傳以為笑
愚以為未可非也韓退之作諱辨以駁斯杜度嫌名
為辨愚以為不必辨也如夏啓之後曰啓帝沃丁之
後曰沃黃帝相力牧之後曰牧相倉頡之後曰頡伶
倫之後曰倫八元伯奮之後曰奮仲堪之後曰堪叔
豹之後曰豹顓帝子老童之後曰童八凱隤敳之後
曰敳叔達之後曰達大臨之後曰臨虞相龍之後曰
龍殷相巫咸之後曰咸傅說之後曰說周內史服之

後曰服后稷孫勒之後曰勒周大夫史籀之後曰籀
卿士異皮之後曰皮王子朝之後曰朝王子狐之後
曰狐大夫封普之後曰普魯公子展之後曰展公孫
茲之後曰茲季孫夙之後曰夙大夫端木賜之後曰
賜晉蔡南遺之後曰遺大夫仲述之後曰述孔門琴
牢之後曰牢晉大夫郤犨之後曰犨虢射之後曰射
傅𠐍之後曰𠐍朱且居之後曰居畢萬之後曰萬
張睢之後曰睢師曠之後曰曠匠麗之後曰麗鄭稽
公蘭之後曰蘭公孫印段之後曰段公子豐之後曰
豐公子然之後曰然衛公郥之後曰郥公子郢之

後曰郢將太公望之後曰望太史敫之後曰敫公子
騅之後曰騅大夫童刁之後曰刁楚子渴熊之後曰
熊太子建之後曰建大夫封渦之後曰渦叔山冉之
後曰冉屈到之後曰到葛爭之後曰爭宜僚之後曰
僚宋微仲衍之後曰衍公子樂父之後曰樂大夫徑
獲之後曰獲華耦之後曰耦吳柏伍員之後曰員趙
相虔卿之後曰卿以至倉頡句龍陸終飛廉季連李
騶忌如夷吾慶忌將具晏齊秦疾目夷厭其說其倦
師之類直取其名爲氏此皆三代之人將何所諱邪
然則敬容殊不難答但初問爲可笑耳

魏孝文下詔謂北人謂土爲拓后爲拔魏之先出於
黄帝以土德王故爲拓拔氏土者黄中之色萬物之
元也宜改姓元諸功臣舊族自代來者拔拔爲長孫
達奚爲奚乙旃爲叔孫賀賴爲賀賀葛爲葛是婁爲
高叱盧爲祝口引爲寇如稽爲緩去斤爲艾是賁爲
封叱奴爲狼吐難爲山古引爲侯出連爲畢乞扶爲
扶邪婁爲婁是連爲連侯幾爲侯又爲幾可單爲單
紇骨爲骨昝盧爲昝莫干爲郃屈突爲屈侯亥爲亥
賀兒爲兒叱利爲利叱李爲李柯拔爲柯叱羅爲羅
邪莫爲莫莫輿爲輿費連爲費費羽爲羽黜弗爲弗

屈爲屈尉綿爲綿解毗爲解[illegible]斤爲斤[illegible]爲萬
紇稽爲稽安遲爲安[illegible]又勃邘爲邘若干爲苟
昝盧爲昝奴先爲奴渴侯爲紙拔略爲略紇干爲干
乙弗爲乙步弗爲步屋引爲房車焜爲車普周爲周
高護爲李薄奚爲古吐移可爲古闕係前茂眷爲莪又
爲眷莫蘆爲蘆又爲盧丘林爲林又爲丘丘敦亦爲
丘副呂爲副又爲呂叱丘亦爲呂叱賴萇賴俱爲就
溫孤溫盆俱爲溫阿伏阿賀俱爲阿紇單紇奚俱爲
紇利真婁是婁俱爲高是云是奴俱爲是是壹是婁是晏俱
爲婁侯力與侯力代俱爲鮑又侯力代爲侯爲尤[illegible]
阿鹿桓俱爲桓可地與可地延俱爲延賀奴與侯伏
斤俱爲侯又侯伏斤爲斤費羽弗羽俱爲羽黜弗燕
弗鐵弗俱爲弗吐門叱門庫門俱爲門阿單渴單俱
爲單悉雲宥連俱爲雲賀蘭賴氏俱爲賀吐谷渾爲
渾侯呂隣爲呂步六孤爲陸丘穆陵爲穆阿伏干爲
阿普陋茹爲茹拔烈蘭爲梁烏落蘭爲蘭宿六斤爲
宿庫若干爲干庫地干爲庫地駱拔爲駱郁原甄爲
甄若口引爲寇破多羅爲潘破落那爲那步鹿如爲
鹿阿史那爲史沒路真爲路曆辰爲辰紇突隣爲
隣骨咄祿爲祿大利稽爲郃大洛稽爲稽侯伏斤爲

伏壹斗眷為明安鹿斤為安獨孤渾為杜岸俟官為
庫莫什盧為盧渴燭渾為朱莫胡盧為陽温石蘭為
石烏石蘭亦為石叉為烏萬紐于與勿忸于俱為于
沒鹿回與紇豆陵俱為竇獨元既為帝姓而紇骨與
是云及景氏俱為元所不可曉
帝雅重門族以范陽盧敏清河崔宗伯滎陽鄭羲太
原王瓊四姓衣冠所推咸納其女以充後宮隴西李
沖女亦為夫人詔司徒左長史宋弁定諸州士族多
所升降又詔以代人穆陸賀劉樓于嵇尉八姓自太
祖已降勳著當世位盡王公者且下司州吏部勿充
猥官一同四姓自此以外應班士流者尋續別敕其
舊為部落大人而皇始已來三世官在給事以上及
品登王公者若本非大人而皇始已來三世官在尚
書已上及品登王公者俱為姓其大人之後而官不
顯者本非大人而官顯者俱為族令司空穆亮尚書
陸秀等詳定務令平允因下詔為六弟聘室前者所
納可謂妾媵咸陽王禧聘故隴西李輔女河南王幹
聘故郡穆明樂女廣陵王羽聘滎陽鄭平城女潁川
王雍聘故范陽盧神寶女始平王勰聘隴西李沖女
北海王祥聘滎陽鄭懿女衆議以薛氏為河東茂族

帝曰薛氏蜀也豈可入郡姓直閤薛宗起執戟在殿
下出次對曰臣之先人漢末仕蜀二世復歸河東今
六世相襲非蜀人也陛下黃帝之胤受封北土豈可
亦謂之胡邪今不預郡姓何以生為乃碎戟於地帝
徐曰然則朕甲卿乙乎乃入郡姓仍曰卿非宗起乃
起宗也唐貞觀中上命吏部尚書高士廉黃門侍郎
韋挺禮部侍郎令狐德棻中書侍郎岑文本撰氏族
志上之先是山東人士崔盧李鄭諸族好自矜地望
雖累葉陵替苟他族欲為婚姻必多責財幣或捨其
鄉里而妄稱名族或兄弟齊列而更以妻族相陵上
惡之命士廉等徧責天下譜諜質諸史籍考其真偽
辨其昭穆第其甲乙褒進忠賢貶退姦逆分為九等
士廉等以黃門侍郎崔民幹為第一上曰漢高祖與
蕭曹樊灌皆起閭閻布衣至今推仰以為英賢豈在
世祿高氏偏據山東梁陳僻在江南雖有人物蓋何
足言況其子孫才行衰薄官爵陵替而猶卬然以門
地自負販鬻松檟依託富貴棄廉忘恥不知世人何
為貴之今三品以上或以德行勳勞文學致位貴顯
彼衰世舊門誠可足慕而求與為昏多輸金帛為彼
偃蹇我不知其解何也今欲釐正訛謬捨名取實而

所收者以崔民幹為第一是輕我官爵而徇流俗
情也乃更命刊定專以今朝品秩為高下於是以皇
族為首外戚次之降崔民幹為第三凡二百九十三
姓千六百五十一家頒於天下高宗顯慶四年改氏
族志為姓氏錄許敬宗等以其書不敘武氏本望奏
遣禮部郎中孔志約等比類升降以后族為第一等
其餘悉以官品高下為準凡九等士卒以軍功致位
五品豫士流時人謂之勳格初太宗修氏族志山東
著姓例降一等王妃主壻皆取勳臣家不議其族而
魏徵房玄齡李勣皆盛與為昏左右之由是舊望不
減或一姓之中更分某房某眷高下懸隔李義府為
其子求昏不獲恨之故以先帝之旨勸上矯其類壬
戌詔後魏隴西李寶太原王瓊滎陽鄭溫范陽盧子
遷盧渾盧輔清河崔宗伯崔元孫前燕博陵崔懿晉
趙郡李楷等子孫不得自昏姻仍定天下嫁女受財
數然族望為時所尚終不能禁或載女竊送夫家或
女老不嫁終不與異姓為昏其衰宗落譜昭穆所不
齒者往往反自稱禁昏家益增厚價
北史長孫嵩傳止言父仁為南部大人初名沃莫雄
號拔拔氏而不言與魏同族無忌傳亦不載及考唐
世系表乃知仁即鬱律長子什翼犍之兄而珪之伯
父也拔魏與功臣世世為婚而嵩及道生為道武三
代功臣之首無通姻皇族者亦可推矣第宗室傳凡
神元昭穆之後即陳留衛王其尚皆疎於嵩而嵩獨
別賜氏不隸屬籍何耶又考本紀但言什翼犍為鬱
律次子不言沃莫雄而世系所傳必有據今世長孫
與元氏婚恐不能免不避宗之譏也
宰相系又言道武時以嵩宗室之長故曰長孫氏孝
文以獻帝長兄為紇骨氏次兄普氏為周氏又次兄
為達奚氏又次兄伊婁氏改婁氏又次兄為達奚氏
又次兄敦丘氏為丘氏又次兄俟氏為万俟氏叔父
之後乙旃氏為叔孫氏疏族車焜氏為車氏曰十姓
不知何緣不稱拓拔及改丘氏及據孝文改達奚氏
為奚氏不應又有達奚皆不可曉
周文賜功臣姓氏寇洛若口引李弼徒何趙貴乙弗
楊忠普六茹辛威普屯王盟拓王李虎大野王雄可
頻陸通步六孤劉亮侯莫陳王勇庫汗楊纂莫胡盧
楊紹叱利王傑宇文耿豪和稽侯植賀屯竇
熾紇豆陵王軌烏丸樊深萬紐于段永爾綿韓褒侯
呂陵田威紇干蔡祐大利稽陰氏丘目陵張氏乞羅

周氏東非按㓨文用蘇綽改建六官而反孝文之方
改姓仍爲虜大可咲也
南史俞姓在江東最爲寒族梁武欲加俞樂以口爲
喩力辭而止且曰江東俞鉞無君子姓不可不改也
大抵六代重門第故以蔭敘爲崇唐宋重學業故以
科第爲重
曾昭公娶吳同姓謂之吳孟子貽譏千古叫聰雖淫
慝其取劉殷女本非同姓也若劉孝武納叔父義宣
之女而改姓殷尤可耻矣宋志高麗王女下嫁必歸
之兄弟宗族至其王徽尚仁恕讀書好士而不肯改
其俗恐其次子遂誅滅之今不知何如也
楊萬里跋吾于寳一吏取禮部韻書下注晉有干寳
以進曰乃干寳非于也楊大喜以爲一字師然余家
所藏宋板晉書文選俱作于寳于令升及搜神記周
禮注亦俱作于無有稱干者胡承之以爲字書相沿
之訛而取干子書爲證按春秋有干犨後漢有干吉
寳豈其後耶然漢亦自有于定國焉知寳之不爲其
後也陸法言廣韻注引干犨而不及寳何法盛晉書
稱寳撰晉紀及搜神記而不及干子恐未可據
悼紓憤切上聲也吾同年惲以恭光世往往呼作運

古然姓苑所不載必當作上聲又淩氏今俱作淩按
廣韻淩氷淩也姓苑不載於淩韻註曰歷也水名出
臨淮又爲姓引吳將淩統然則今當作淩不宜作凌
也姓苑廣韻皆宋似可據而三國志淩統傳又作凌
侯更詳之寒不載姓苑而下有寋字音義同註曰姓
也蜀人有之然則自蹇忠定師後皆當作寋春秋寋
叔亦應作寋備寫之誤耳
有以罪改姓加以醜惡者漢馬何羅作莽馬后改爲
莽氏南齊巴陵王子響抗命改蛸氏吳豫章世子直
以父鈴跳魏改悖氏武陵王紀以僭改饕餮氏隋楊
玄感以反改梟氏唐越王貞起王愼以不從武后改
虺氏武后復改王皇后蟒氏蕭淑妃梟氏武惟良懷
氏中宗朝成王千里蝮氏寳懷貞毒氏新興王晉厲
氏
古者六書不以名隱諱不以名而亦有不盡然者今
聊記於後如晉侯俱名侯俱姬牛衛史狗司狗漢列
侯劉狗魏畢萬鄭伯姬蠆又公孫蠆楚將昭鼠宛射
犬帶鴞齊孫狗狗叔也魏皮豹子唐李豬兒北齊趙
野叉元魏元野叉即元叉弟羅剎周公姬黑肩晉侯
姬黑臀衛公子姬黑背曾侯姬黑肱楚褱尹子黑凌

列子記黑卯元魏將軍楊大眼傳豎眼衔士頹惡頭
此外又有名不善者周公忌父周侯毀除差弟天王
泄心齊侯不展越王不壽鄭伯髡頑曹伯射姑楚王
棄疾晉侯跪諸路子嬰兒齊侯無知又魏無知邾子
蘧除齊侯杵臼曹伯負芻羊食我魏醜夫宣太后所愛也尤可
笑丁外人蓋公主所愛單怒期蘇忿生舞陽侯樊市人武
強侯嚴不識秉丘侯劉將夜涅陽侯趙將夕關氏侯
偽解散共侯依罷師成侯董忠軍新市侯王弃之梧
侯陽城戎奴將軍任農夫以名晉侯姬仇姬驕衛侯
姬惡鄉石惡魯侯姬犨蔡伯姬荒大夫公孫痤秦相
樗里疾鄉狐毛鄉晏弱又雖侯鄧弱參戶侯劉免郁
根侯劉驕山原侯劉弃疵陽侯劉丐東陽侯劉縱高
苑侯丙猜又羅侯許猜平侯乙師奴又黎侯召奴子
侯黃辯侯昌疥又髙安侯郤疥宋子侯許瘛音熾禁弱
蘇隗郝疵趙奢鄉忌
衛夫人之祖姓孫衛青之父姓鄭胡廣之父姓黃稚
康之父姓奚文彥博之祖姓敬本非僻史然問之人
不能知也
匈奴單于姓攣鞮氏其大臣曰呼衍氏蘭氏須卜氏
其後冒漢姓爲劉氏又爲赫連氏遠屬爲羯曰石氏

俱稱帝有匹東塞外爲宇文氏後周太祖出此在北燕不通
渠氏鮮卑其先有熊氏後最盛其在燕爲慕容氏在
魏爲拓拔氏皆稱帝在隴西爲乞伏氏河西爲禿髮
氏皆稱王慕容之先吐谷渾蠕蠕郁久閭托跋氏高
車一名高車匈奴種有狄氏表氏斛律氏解批氏異氏奇
斤氏其族有十二姓泣伏利氏吐盧氏乙旃氏阿崙
氏莫允氏俟分氏副伏羅氏乞表氏右外沛氏突厥
阿史那氏薛延陀薈利吐氏契丹世里氏耶律回紇
一云匈奴種藥羅葛氏沙陀初無氏後冒李爲後唐
蒙古爲奇渥溫氏帝中國曰元此北虜之盛者也女
真爲完顏氏稱帝曰金此東虜之盛者也羌種爲姚
氏帝後秦楊氏王仇池氐種爲蒲氏又爲苻氏王秦
吐蕃宰牧野氏此西虜之盛者也
匈奴之先稱夏后氏鮮卑慕容索虜拓拔之先稱軒
轅氏氐苻氏之先稱有扈羌姚氏之先稱有虞女直
之先稱高辛或傳或直未可必也
蒙古七十二種
阿剌剌○扎剌兒歹○忽神忙兀歹○奄吉剌歹○
兒忽撒○永吉列思○兀魯兀○郭兒剌思○剔剌
歹○法烈歹○禿別歹○八魯剌忽○曲呂律○曲

里吉斤○扎剌只剌○朧里别歹○塔塔兒○哈荅
吉○散兒歹○乞要歹○列术歹○顏不花歹○歹
列里養賽○散朮兀歹○斌里吉歹○阿大里吉歹
○兀羅歹○别帖里歹○蠻歹○也可抹合剌○那
顏吉歹○阿塔里吉歹○亦乞列歹○合忒乞歹○
木里乞○外兀歹○外抹歹○阿兒剌歹○伯要歹
○担吉歹○外剌歹○末里乞歹○許大歹○晃兀
攤○别速歹○顏不草歹○木溫塔歹○忙兀歹○
塔塔歹○那顏乞台○阿塔力吉歹○忽神○塔一
兒○兀魯歹○撒木歹○斌里吉○阿大里力歹○
扎馬兒歹○兀羅羅歹○别帖乞乃蠻歹○荅荅兒
歹○也可林合剌○瓮吉歹○木里歹○忙古歹○
外秣歹乃○朶里别歹○入憐○察里吉歹○八魯
忽歹○哈荅歹○外剌

色目三十一種

哈剌魯○欽察○唐兀○阿速○禿八○康里○苦
里魯○剌乞歹○赤乞歹○畏吾兀○回回○乃蠻
歹○阿兒渾○合魯歹○火里剌○撒里哥○禿伯
歹○雍古歹○密赤思○夯力○苦魯丁○貴赤○
匣剌魯○禿魯花○哈剌吉荅歹○拙兒察歹○禿
魯八歹○火里剌○甘木魯○徹兒哥○乞失迷兒

口金人姓氏

完顏漢姓曰王○烏古論曰商○乞石烈曰高○徒
單曰杜○女奚烈曰郎○兀顏曰朱○蒲察曰李○
顏盞曰張○溫廸罕曰溫○石抹曰蕭○奧屯曰曹
○孛术魯曰魯○移剌曰劉○斡勒曰石○納剌曰
康○夾谷曰仝○裴滿曰麻○尼忙古曰魚○斡准
曰趙○阿典曰雷○阿里侃曰何○溫敦曰空○吾
魯曰惠○抹顏曰孟○都烈曰強○散荅曰駱○阿
不哈曰由○烏林荅曰蔡○僕散曰林○朮虎曰董
○右里甲曰汪

吴郡王世貞元美著

説部

宛委餘編十三

昔人謂右軍書不識偏傍因閱字書聊識以備攷証丶知杜切有所識而記也丨思二切下上通也丿普析切右戾也乀甫勿切左戾也亅居月切鉤逆也乚知衛切鉤識也𠂆余制切抴身貌厂呼旦切山岩可居者广宜檢切因广爲屋也尢女尤切倚也林之水切二水流也巜公會切小流貌巜古會切水流貌巛

昌緣切川流也冫鄧陵切冬寒水結也乚普姦切引也丩居周切相糾以支切流也𠃊於近切匿也匕甫王切受物器也丄上丅下體切邪壁有所挾藏也厶相咨切奸邪也宀彌延切交覆深屋也乃曲也音同门亡狄切覆也又音冋冂卜也音同[illegible]切[illegible]几而與切几人也勹布交切裹也几殳俞切鳥短羽飛也又余忍切長行也彳丑亦切小步也亍丑玉切步止也夂丑略切下行也止也口千非切回也卩節也㔾仕轉切二節也虍火乎切虎文也凵口范切張口也𠮛多加切小塊也力提切果甑爲牆也卯渠今切亭也頁下結切頭也㒸形遇切左右視也气吉乙切求也又爲去既切雲氣貌㐱甫勿切鬼頭也亏禹俱切於也𠬢補葛切足有制也屮作可切左手也臼居六切兩手捧物也彡先廉切毛飾畫文也丂苦道切氣欲舒出㐅上礙於一也髟比聊切長髮貌

又有怪而可笑者𠄎懸貌了音同𠄏相誑也胡了切皆倒書倒音悖二字相倒也韻引作感而楊用脩証之必欲從今音鼓又作字書不收皆一正一倒丑她達切蹈也又反止也𢇍絕也𢆯字亦反左亞居況切乖也從二臣相違𠨍於宜切按也一正一反並音

闥蹈也上正下反左此七字縱於理無礙亦何異於莫狄之書共同文之化恐不爾也

玉篇卷末有字形相犯者余聊爲摘其一二其人所常知與不必用者皆略之台台上湯來反星也下羊支反我也寘寘上徒賢反實塞也下支豉反置也諂諂上天安反[illegible]也下丑冉反[illegible]也雎雎上七余反人姓下息唯反[illegible]泠冷上郎丁反[illegible]下力打反寒也打打上都冷反[illegible]下丁[illegible]桶桶上他孔反[illegible]下古[illegible]凍凍上都弄反[illegible]下[illegible]擬擬上七[illegible]下七江反[illegible]眙眙上與之反[illegible]下丑吏反視也覓覓上古典反[illegible]下[illegible]莫[illegible]反[illegible]琢琢[illegible]絮絮上思[illegible]反[illegible]下[illegible]欵欵下[illegible]若[illegible]反[illegible]能言[illegible]敝敝上[illegible]戎巾反[illegible]

柱柱上直縷反梁柱下之庾反柱杖驍驍上丁感反髮鬡下若昆反去髮菅管上古顏反

菅茅下公短反人姓咀咀上茲治反濁也下慈呂反咀嚼浚湊上息遵反小雨下如罪反濺濁

言言上去假反並循下語偃反皮挺挺上他鼎反下他然反取也挺持囚囚上得立反

動也下似由反禁人甲甲上古狎反下女洽反取矢甲物摞摞上洛戈反理也下力癸反食箱

汗汗上胡旰反下七賢反熱汗名腥腥上五鼎反下胡定反直視也鄰煙也算算上音僑

蒲反平煮下黷篡販販上方萬反下販責目眄凸凹上音垤又音凹又下音坳 灌又蠶

偶檢字書有二字三字四字合作一字者聊爲記之

蘇換切三丁沃切孯古岳切說文云二五耕切善所明視也又音竹珏珏爲一珏或作瑴 蕃蒲切

行徒義圭古畦切四圭曰畾力良切說文比田也 扶並行也

曰克擽亦瑞玉也 三

競其切 妓女文云 … 古巧切 顛 …

[illegible]

○盱衡眉上曰衡謂舉揚目也○趙后自縲縲紋也

居亂反○猖狂者脉不濁不狂似狂也○樵蘇樵取

新蘇取草也○榜掠榜一曰笞格擊也○請室請罪

之室也○下走僕役也○廝山錢如杞徒不能入山

伐木聽月出錢三日也○齧鄒之馬良馬低頭口至

鄒故云○牛衣編亂麻爲之○文無害言無比也一

曰害勝也無能傷害之也後說近似然吾以爲無咎

無罪之類乃當耳○後世嚋爵邑嚋者等也言不復

減也○胥靡胥相也靡隨也聯綴之使服役也○禖

祝禖求子之神也○藏錢之府天子曰少府諸侯曰

私府○先容出鄒陽傳言蟠木得爲天子器以左右

先爲之容容雕飾也○不得要領衣要及領也凡持

衣者先執之○羽檄重迹押至至言相因而至也

○讀年言如年賊之食苗也○罘罳謂連闕曲閣也

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又謂之屛也○亦又錢子錢

也以赤銅爲其郭笑錢如榆笑也○李陵令軍持一

半冰言判亦片也○百金祝贈終者衣被也○紫

泥天子六璽皆以武都紫泥封○趨高傳鹿車風俗

通曰車容小哉容一鹿○回穴紆曲也○白越越布

也○姑息姑且也息安也○稽故謂稽留以事故○

生不死戟文林同莊如切杵切起發如方切鬣
云象韓也上莊之也今作殘達也鬣書
鬣載

乾坤鑿度內異字悝地尾度鑰劍呆实陰陰陽怕
息濛紛惝軸尌立纔緣

元命包內異字荒坤并并奈地兆兆系叶固造囦訊辰辰
囦淵欽叶仁四介吳亘宣房辰趣起題陵陵地罰刑湖
命侖岸岸霰雲霧霧霏山泉泉丑乎折折餘隸界
果問本鑿鑿畯杜銓填瀾瀾勾為房恩犹卒很戶幂免
痿手趨山冘摹振抵害叩詔崩崗犀牌昊閑高敍乃頊痛
易宋輔瑩畫流虎冢冥辛悉健奉奪幽冥扶乾受

半礙先碑晉宮戶寓力書皮寸休明嫡進其他山
勺牲頁鑫說禹明多器加戊艸務語言語絃若並蟲字
音釋俱異也

右其字嫁以爲後周衛元嵩蓬唐蘇元明傳李江注楊
元素注撫閱傳本釋行而張昇以疑揭揭者也愚謂
此即素撰或張昇僞而托者也卦下每作重叠文難
字而玫之廣韻玉篇則易曉其言甚淺而理不甚特
又經傳註若出一人手故以爲宋人作也凡唐以前
僞書其理駁而時有精旨其文雜而古其字奇而有
不可識者今皆反之故以爲宋不也三墳乾坤鑿度凡

汲惟穆天子傳竹書紀年汲冢周書吾斷以非秦漢
人不能也

穆天子傳中多古字與物或不可解者今備載之以
俟參考

國名鄰切三力傷余嵴烏後黑知之平珠余赤烏曹奴
留骨黔韓剖閭智氏斛氏胡氏濁鹿骨飦韭踶臣蒐
留昆陵翟巢〇許〇毛〇井〇霍〇逢〇郛〇盛〇
邢〇曹〇因氏罴氏邊浸地名温谷棃都添濞縣圃
樂野沙衍蘇谷長沃衛冬辟原南鄭圃鄭桑野房子
經林兔臺標丘富丘胡其車丘雀梁羽舒虎牢留祈

䧃虎菊丘寘軨九阿丹黃黄竹萓臺臺突人甘〇
盛門重璧臺鐲端汚寒叔丘蔡丘馬主萓長季尺野王
〇鹽山名陽紆崑崙鶉鳥積石鍾山舂山群山钃山
苦黃之貞弇山温山戊山瓜纑積山文山聚山果石長
沙焚留陽紆雞號雷首黃空既山鈃山塗山曲山萁
山水名犀池赤水滲澤枝洔珠澤洋水黑水玄池溽
水滔水蘵瑞渠澤滏水滲澤大沼淯水漸澤黃澤曲
洛榮水洹水漯水姑繇樂池濟河人名鄘柏絮井利
梁固鄒父栢天郊父造父耿翛芍及膜晝居虑豐隆
長季綽〇戲〇逢固潛時温歸無鳧高奔戎〇命懷

諸飦豚敠畢矩歸追匃𠙴太百鏑奴孔牙毛班逢

井公孟忿逢公伊𠙴女聽女列叔姓娀狗名重丁徹

止萑假來白龍狗獸名白狐玄貉赤豹白虎俊猊野

馬卬卬距虛牛豪馬豪牛豪馬名鶩雞白鳥青

鷮草名薛菲蒮莽荀菲莪苔堇木禾木名楧堇姑

錄瑚名玉未璘珠璫銀鍵銀錕馬黃金之膏金鹿玉

名枝斯萂琨瑕瑤琅玗玲瓏丸璣玕琪𤥏犀使𤩽壹

珌瑊咢脈名䉀遊綿蒿芍走𧊔采蟲蟲伐義

字詳見 吾 財陟 陸遂字 遊亣 文古玶 陵玲 咸古

切未石山槃今西有柔樓勤似韓而頭長之曰剡鄭邑也音

有玠衎奭國楚華字

再端輪絲長曰輪曰諸字古書

石鼓字尤難識其以今文讀者亦多意會今附記之

以俟再考

避音工 工 孜 好 騂 宰 鼎 員 遄 錞 鼎 卣 趯 𧻓

𧼨 印 𡌵 尖 犧 㦹 趨 遁 弜 射 敺 也 番 𣪊 㲋 皮 㵉 溯 鰋 鯉

澚 漁 澫 濤 𩓿 盞 滟 溦 鰷 音 𩽮 音 鯧 𩻛 鱒 鰟 白 胡

切 庚 𥛚 𠨯 𠭪 鼍 紅 浙 趣 𧾷 鄜 蘭 力 鑋 柿 帛 師 陵 䧙

達 原 陸 鷁 𩿧 𦃅 吉 奧 𡧇 𩼸 力 適 乃 㯟 音 絜 微 徙 陡

騝 騚 𢇕 寘 宮 岗 言 䋮 𥑂 衍 道 逕 𣵀 𧼯 兕 音 鈇 㚘 家 兄

迪 音 嶬 本 霝 曾 㬥 嵒 西 遬 歸 卤 凸 峕 佳 維 𡬶 專 湦

一 戔 我 𩿮 斸 弇 𤙗 徵 音 逌 乃 求 麋 真 栗 𣏖 椶 梓 圜

一 作 靨 䌛 條 𥳑 筥 𩮇 㹈 盩 利 敔 樹 合 晤 徒 音 敿 𥫗

一 作 𡩸 葬 音 崇 白 蘢 音 嘑 𢯱 振 優 穫 騎 剤 弓 華 免 聲 音 大 位 靜

淨 𦈉 䆄 㤯 中 蘗 秉 敖 作 𩒖 夏 𩼶 康 驂 款 驎 速 亦 䆟 𡩺

輸 窾 黎 𠨖 宜 音 恣 𢝶 𩤇 𡗬 𥌊 𨨏 夕 竃 權 𥀋 畢 一 作 獻 獻 𡯾 𡯾

𠭊 圖 𩕢 𩕢 𥇢 音

元 倉 子 古 字 𪃋 為 象 紘 孝 悖 宩 害 奪 萬 雙 共 𨉓 聽 𩒝

𢽾 𥄚 𠃊 𦥑 紘

齊 民 要 術 古 書 奇 字 今 略 載 其 一 二 如 劉 鳥 更 荒 田 切 沃

木 大 者 蒸 𠌤 無 音 切 玉 篇 亦 無 此 字 其 云 鐫 錢 盧 𨬕 棒 耜 𨪚 之 𩨨 稚

劉 殺 之 蒸 蓳 死 不 剪 便 任 𦔮 𦔖 似 蔭 意 鍚 棒 絝 粗 𠄯 刺

於 八 切 二 𤔕 𥠂 八 之 二 三 之 上

一 𠨯 切 秋 𦕈 故 項 切 也 樓 妾 然 耕 樓 下 芝 𧊔 胡 籃 切 苯 奔 去

耕 𤔕 也 𦕈 𢧔 槵 以 為 良 𦕈 女 𧊔 鳥 藍 也 切 聲 蠢

也 苯 方 九 切 焦 驛 𥹆 切 怒 意 𦜁 嗝 奴 咸 切 𨡓 熟 也 迭 𡚍

焦 蔫 引 食 焦 經 𩛼 飽 食 亦 不 銷 𦜁 楠 炙

𩜴 𩝙 切 無 音 𣟦 𣚐 音 無 𣝢 粑 上 草 片 切 下 蘇 帶 切 呬 以 叶 音 伐 字 𣹡 音 覓 鹽 漬

物 也

周 禮 奇 字 見 於 洪 文 敏 所 記 者 如 法 為 灋 柄 為 枋 邪

為 衺 美 為 媺 呼 為 嘑 拜 為 𢷎 部 為 蔀 恠 為 傀 暴 為 㫿

獨 為 䆫 風 為 飌 鮮 為 𩼃 槁 為 薧 螺 為 𧓃 髀 為 𩪐 魚 為

𢿨 埋 為 貍 吹 為 歕 陔 為 祴 暗 為 䜵 析 為 𣙰 摖 為 擿 翅

為 翨 摘 為 𢶉 駭 為 駴 擊 為 𩏂 草 為 𠌤 擲 為 𢹂 幂 為 𣁋

藻 為 薻 原 為 遠 叩 為 𢼄 粻 為 𩛻 魅 為 𤰠 與 夫 𢉖 𩶤

鱻蠶眂剳酏𠑹鬻𪗋嘗栖綏䚩興𣣀輮之類皆他經
鮮用者
秦詛楚文字有難識者有與本文不同者又有𣪊敢
䛦𠪧示楚楚𥫗𥮦音䍨稱是寔峇若奄壹𡫪宜㪤婚
𢾛姻𦯬葉即𠈌康庸逌道失佚甚躬参𠍥從縱𨎭渝
盟盟𠜾則㪟婦㦰戚佫倍列烈姓㓕戚𢎸我鄓皇𨛦
𦫳𣪊親意億𥪰境䏶䏶拔也疑文義即非䏶兕跡䡓一曰輡革也
𩍐俞刀𩍐也毆也孚受亨克物一曰㸒制箸著者諸按此
文有三告巫咸於鳳翔告大沈久湫文於渭告亞駝
於洛宋人皆以爲詛楚懷王今曰熊相而懷王名世

世經堂刊

家作槐年表作魏不可考也凡婚姻婦字皆從右豈
其意欲抑女德耶抑重右如左承相爲右承相之類
也
楊用脩云漢司隸楊厥碑遂通石門遂字洪适亦不
識爲何字愚按遂即鑿字也鑿省作遂又作遂者以
辶代乙如匝作迊匹作迊匝作迊陋作陋謂之隸變
古有此例干禄字書可考洪适盖以六書求之而不
得所謂知常而不知變也唐人書葉法師碑宋人書
杜詩禹鑿寒江之句皆以鑿爲遂
九經有筆墨字無硯字有燭無燈有鹽無醋有體無

鬚又無求又叔
字同而音異者莫過於二禮左氏亦有之故記於後
周禮盍共牲文註音貫師莫完音其貫列以列音劍舍水攝
而栽果音材行次列音山邊羅音之○凡酒脩音游酌○以
八簇音占○春入學舍音釋菜○錫與音盤前反子成樊鵠
纓○秋繩音孕而芟之無以爲戚音尺久欲其眼音懇也○
弁欲頎音懇典音芬犀中七舊音以欄棣音爲反○凡行眞
音水○老牛之角紾音而昔音昔畏音隈也者必撓暴内陵
外則墻音揮之○綱音元惡馬○作六率之士執披音方寄反
赤友音氏○宜音氏○焉音夷使則介之○則春春音以

功○弓而羽音殺
禮記急縛音反其怒○載音青旂○審端經術音遂天
子乃鮮音獻羔開水○饗帚音有樊○流示之舍音盥
諸音諸利○赤色以温音反王之○再命祥音服○容
辯音辨母諸○威氣頒音宜揚休○必與公主爲賓音偕
綏和之夫音草木茂區音古反衍音趣音進志○
旐以立横音古反名之曰建音其衰音禮有報音保毛而
樂有反○康肉音又節奏墻墉瘞聲音鄉○百官進饌
微之○秋之爲言愁音子留字音浮尹音達○以扶拘音古
反而退○然後辯音偏散○以策音彗卹勿没驅○大夫

則綏之○大王登
不忿設披若即位而為捭欽般請以
為封其中追然○聖人耐基炮
取脈若祥以太宰○弗身踐勇二爵而言
报赴屨○省於其君○離師不提
心○武王克殺反高○其衣○御者差
木下常○加偽充○相彼盍旦○衣服
以稱之○二絶
左氏一介趙稅陰免而代之句及堂
阜而稅之○輅秦○闘款於莫○盟
榆川山人十二世
于欽盍○揞而出之○晉師大淑而軍○
吁吁從夫○祖吾視不可含封
付具○稅終身○有○陳葵不羨
宛何忌○伏於氏之清三日不沐
戎曼盟於使黎來來朝○盂盧打
丁有鶴鶴來巢巢已鎮矣○公殺其世子痤
瀧水之瀧句讀之讀爾雅之爾月氏之氏
冄里之冄汨羅之汨又汨羅之汨不其
之其紀吞姓之吞曾般之般先零之

零樊於期之於赤市之市台獻尊之獻
有姑射無射之射滹池之池令居之令宣
磬之之逡懦之懦盟津之盟國
土之土熠綴之綴繁延壽之繁方與縣之方
抱鼓之抱單于之單綸巾之綸犧樽之犧
率吏之率平反之反牢愁之愁風栽之
栽春朝之請尸解之解衆生之衆
落魄之魄隱几之隱提撕之撕滑稽之滑
脈之脈結之結濡水之濡休屠之屠
莫蹶之蹶酒鎗之鎗攙槍之槍戲下之戲
雚公受雚之雚旁魄之魄旖旎之旎天苴
之苴褒余之余玄端之端妖蠱之蠱三缸
之紅日旄之旄須提之提伊
之杭旖旎之旎柴池之柴槮差之槮手獻
之獻無慮之慮義臺之義逍遙之逍婷人
之婷翩幅之幅餘汗之汗烏亘之亘輪逸
之逸園焦之焦揣靡之靡華聊
之聊中肯之肯川欄之欄炫綸
之綸倜儻之儻都龐之龐帶
之帶徙縣之徙沙羨之羨

祥之費[illegible]度劉之劉唐宛句之句劬倪來之來[illegible]商
頟之頟[illegible]負尾之負陪山名涒漢之漢[illegible]井幹之幹[illegible]
閼亏之閼[illegible]羨門之羨延漾水之漾[illegible]茄下之茄荷
烏秅之烏[illegible]洛陽令諸於之諸[illegible]角亢之亢剛涑淶[illegible]
不羹之羹郎僕區之區[illegible]洮水之洮[illegible]汜勝之汜凡
隋巢之隋[illegible]不可不知也
若太[illegible]唐詩又作平司馬之司不相離之相
俱作仄音入聲十之音讀平聲其他票姚之音驃騎
伍員之員音運趙席之越音活華而皖之皖音活隆
準之準音拙假借之假音嫁凝脂之凝音佞[illegible]之
[illegible]
果音則朴契朴之朴音浮睚眦五懈仕懈二反甄之
音堅中與之中錦帆之帆俱去聲此則可通用者也
〇太守之守廷評之評不知古何以作去聲尚書之
尚不知後何以作平聲大鴻臚古音爲鴻臚今若依
古稱當作一笑正月之爲征音避秦始皇也始皇之
時改端月想天下凡正音皆改耳曲逆之逆音倿則
因陳平封而易者也
二字俱非正音者欲乃[illegible]委蛇[illegible]万俟木其冒
頓[illegible]可汗[illegible]閼氏[illegible]龜茲[illegible]允吾[illegible]祖
兌[illegible]句宿留[illegible]澠池[illegible]亍[illegible]沐防佚[illegible]方

酈食其[illegible]
[illegible]茶[illegible]方[illegible]
維[illegible]陰[illegible]於戚[illegible]畏佳[illegible]
崞隗[illegible]併倪[illegible]魁結[illegible]
身毒[illegible]朱提[illegible]取慮[illegible]慮池[illegible]
谷蠡[illegible]衍氏[illegible]格澤[illegible]
共孫休創八字名其子[illegible]寶[illegible]舜[illegible]距[illegible]
舉[illegible]唐武則天製十二字照[illegible]穴天埊地〇
日𡆠月[illegible]惪臣人𠁈年𤯔正[illegible]後於宣
和書譜後得七字[illegible]圀國初[illegible]匜
[illegible]
生南漢劉岩自製龑爲名音儼唐武宗創[illegible]二字以
試王僕射起言臣於三教書字所不識者周穆王傳
[illegible]門二字耳向者二字群書未見
李廷尉之改變籀文蔡中郎之雜用[illegible]篆王右軍之
損益鍾張蕭愈妙而愈失其真也蕭子雲改易字體
邵陵王綸別行僞字愈不足言矣前上爲草能傍作
長邵陵書也下念爲蔓言爲變不用爲罷追來爲
歸更生爲蘇先人爲老隋朝俗書也今唯甦字有書
者餘俱不行
昔避司馬昭爲部音至唐尚呼昭穆作韶穆宋始改

正耳東漢都洛陽以火德王避洛字水尅火故去水加隹
隨以魏周齊不遑寧處文帝惡之故去走爲隋尤李
語刊誤楊用脩獨云此稽之昭本音智亦有據也語
又云近歲精用文書以僞爲進芳押之誤不從男
止書作芳求爲傍求誤爲參馬假作殷爲作鷹隋
今作隋如改洛雒縣爲遜他不爾也
塞忠字代因書多如此書姚宏以爲武后時傳寫極
有理而無坐作府史釋肯釋武后字内埊字云古字
見戰國策又兆州僧行均作均韻訓詁亦以此二字
皆古字或武后自有所據也葉文莊水東日記云正

統乙丑會試錄内天皆作兲地作埊聞出中音而今
部刻試錄皆不然蓋部錄乃翻刻之本而文莊是科
進士恐不誤也
爹徒可反吳人謂父爲爹部從後收入陟邪反云巴
人呼父爲爹今吳人實稱爹不稱爹也按唐十宗稱
爹徒平聲爲爾奢則京師人稱乳媪父曰爺爺爲奢耳豈吳
音前後殊耶閩人謂子曰囝謂父曰郎罷謂子
曰崽崽子改切西南夷女人自稱曰婸徒婸音巴人
自稱曰阿陽陽音
古人以溲爲矢今人以矢爲屎屎自音斯呻吟殿

也男子之陰曰勢又曰陽今吳中人却以鳥爲之卵
呼之而遂多諱其字通海内名鳥爲卵曰擇音何也
沈約始爲四聲韻以平上去入分清濁高下自謂靈
均以來未始有覩而梁高祖雅不好之問周捨曰何
謂四聲捨對曰天子聖哲是也帝竟不能遵用陸厥
與約書論甚苦後至隋儀同劉臻等過陸法言論及
聲韻以今聲調既自有別諸家取捨亦復不同吳楚
則時傷輕淺燕趙則多傷重濁秦隴則去聲爲入梁
益則平聲似去又支脂魚虞共爲一韻先仙尤侯俱
論是切欲廣文路自可清濁皆通若賞知音即須輕

重有異因取呂靜韻集夏侯該韻略陽休之韻略周
思言音韻李季節音譜杜臺卿韻略等恭任之當時
遂有法言撰本長孫訥言箋注而同撰者爲劉臻顔
之推魏淵盧思道李若蕭該辛德源薛道衡後又
有郭知玄緒正朱箋三百字關亮薛峋王仁煦祝尚
丘孫愐嚴寶文裴務齊陳道固各增加字不成廣
韻一萬六千一百九十四字沙門神珙又有四聲五
音九弄反紐圖其序略云聿興文序反切爲初一字
有訛餘音皆失又云欲反字先須紐弄爲初一弄不
明則宮商靡次昔有梁朝沈約創立紐字之圖皆以

平聲碎弄雖見唐又有陽寧公南陽釋處忠撰元和
韻譜與文鈞義俱詞理稍繁弄求難顯乃列五圖圖
為五聲圖每圖皆從五音字行皆左轉中有註說之
又列二方圖為九弄圖圖中取一字為頭橫列為圖
首目題傍正之文以別之譜曰平聲者哀而安上聲
者厲而舉去聲者清而遠入聲者直而促傍紐者皆
是雙聲正在一紐之中傍出四聲之外傍正之自此
而分清濁也東方喉聲何我剛鄂謌可康各西方舌
聲丁的定泥寧亭聽歷南方齒聲詩識之食止示勝
識北方唇聲邦尨剝雹北墨朋邈中央牙聲更硬牙

格行幸亨客自神珙之切行而韻字益明矣元周氏
之識約乃以中土治音而勝之又欲以三聲而奪四
聲尤可笑者然其所舉平聲如靴在戈韻車邪遮嗟
却在麻韻靴不押車車却協麻元暄鴛言褰焉俱不
協先煩翻不協寒山郤與寃痕同押其音何以相着
灰不協揮杯不協裨毒不協糜雷不協羸必呼毒為
埋雷為来方與咍協如此呼吸非鴂舌而何伯清之
所自持未必是而其所攻未必非也
明與　高帝召儒臣宋濂等諭之曰韻學起於江左
殊失正音有獨用當併為通用者如東冬清青之屬

亦有一韻當拆為二韻者如虞模麻遮之屬皆當改
正後纂集成書大約依三禮也居正論也獨用併為
通用者如微之與脂魚之與虞欣之與諄青之與清
覃之與咸尾之與旨語之與麌隱之與軫迥之與靜
感之與琰未之與志御之與遇焮之與稕徑之與勁
勘之與陷迄之與術錫之與昔合之與洽是也有一
韻拆而為二麻字韻自奢字以下馬字韻自寫字以
下禡字韻自藉字以下是也又有以中原雅聲正者
如冬鍾第二韻俱併入東韻江第三入陽韻挑出元
字等入先韻翻字殘字等入刪韻之類是也其字畫

大以說文為正今偏旁點畫舛錯者並依毛晃正之
如攴攵毋母殳殳夫美之類是也　高帝初立法甚
嚴犯者不赦然今偏旁點畫之數雖題奏本用之他
[illegible]然也音韻哦　御製用之他不能盡然也學士
大夫為古詩則古韻為唐律則唐韻為晉書則晉法
鄉以一代之典章而有所不能行者亦異哉
然與造書之凡三人曰梵曰伽盧曰倉頡梵者光
音天人也以梵天之書傳於印度其書右行伽盧創
書於西域其書左行皆以音韻相生而成字諸蕃之
書悉其變也其季倉頡居中夏象諸物形而為文形

般相叅□成字此語乃顯僧附會之談不足深信但所謂字母此五十中十六字為轉聲之範三十四字為五音之祖今就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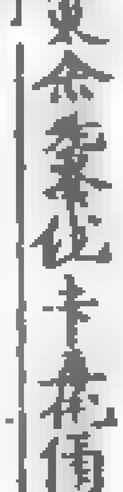
右作人竺教明經濟及諸教中有十六轉聲今所傳者去其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二四聲惟有十二轉聲者蓋以此四聲已在第三第四二聲中所統也三十四母分為五音者

以上融喉舌二音斯乃音韻之祖因之配合而生生無窮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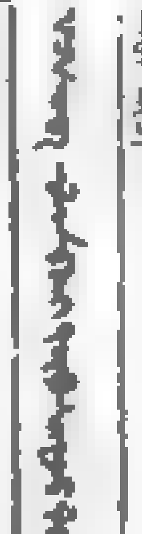
甲戌余從典屬國所以旅獒全文合象胥九而書之今錄明王慎德四夷咸賓八字以見同文之盛云爾

西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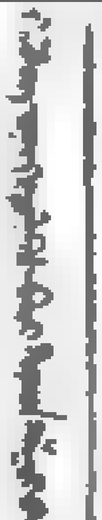
女直



韃靼



高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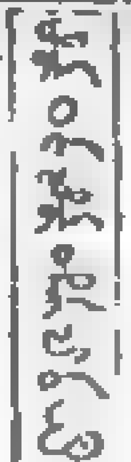


回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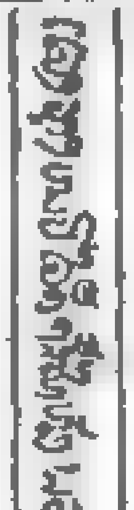
西番

百夷

緬甸



八百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六十八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說部

宛委餘編十四

儒者讀左史兩漢文選莊列諸書往往涉獵不究訓故以故有日用而不知亦有臆記而誤用者聊為摘其一二筆之以俟續考

臚肉郎膟肉也○儁采儁肥肉也○受稽受倍也○摧抑推殺人而埋之也○搏掩搏而取人財也○皸坼裂瘃寒創也○累息累即累懼而喘息也○醯醢如醢有味及有蕃精也○肺附如肺之附肝也○臚臚脹舉脹臚曰臚也○伏質質鑕也○奏廁奏向也○淮南王發惑百姓熒迥繞也○校獵以木相貫為闌校遮獸也○訑從言謾訑從欺也相如賦與訑從人主二義○下射又或下角力也○屬刑屬木不生育也○媒糵媒酒教也糵酒麴也齊人名麴餅曰媒○伐閱謂功伐閱歷也○李陵傳張空拳馬遷傳作空弮弮弩弓也空弮無矢之弩也戰國策控拳與弮同○券儀猶綱也○藉其根藉甚盛○相駁執意不同如馬駁色○按堵按次第堵牆壁不動也○鉤距鉤致其情距閉之不能去也○梁酒霍肉視肉如梁視肉如霍霍豆葉也○鈎若弄田宴游之田天子所弄也○城旦春旦起行治城舂○鬼薪取薪給宗廟為鬼薪○白粲擇米使白○酎金八月嘗酎諸侯出助祭金三重醇酒為酎以薦廟○弁繻繻帛邊關出入裂繻頭以為合符也○撇擊擊古手撇字○虎落外藩若今時竹虎也○彉張手張弩也蹶張足踏弩也○又符伍符伍符五五相保之符也○原廟者再作廟也○訾算限訾早算乃得為吏算十萬也○卒更者正卒役一月一更踐更者出錢僱貧者役月二千

曰踐更過更者例人各三日戍邊出錢三百入官官為給戍是為過更○暴室掖庭之室取暴曬衣也蠶室同○張飲供帳也○贏糧擔糧也○頭會箕斂從人頭數出穀以箕斂之○同産子凡兄弟之子為子者○派脅派氏出外為脅也○緡錢武帝時計入貫千錢出二十也○矯虔矯托上命而行為邪也○泛駕猶覆駕乃綬頻徐言也○較然明然也○灌歌權狀也○期門微行與期於門下也○執金吾金吾鳥名主辟不祥○戊巳校尉諸干皆有正位惟戊巳寄治言其於西域無定居也○五兵矛戟弓劍戈也○

舳艫舳船尾持柂處艫船頭刺棹處也○闒茸闒下
也○茸細毛也○少從進孰者少年從使之人空進
成孰之言○積竹杖合竹作杖也○畔換反易也又
強恣之貌○蘧蒢觀人顏色而爲佞也○閹人精氣
奄閉也○周陜遮禽獸圍陣也○短長術趣彼爲短
婦此爲長○發然進也又盛服貌○篠蕞立竹及笋
索管之習禮也○感槩感而立節槩也○門杜所以
下閉者也以鐵爲之○雉經僂頸閉氣而死若雉○
劍琫當作璏劍鼻玉也○首鼠兩端鼠首一前一却
也○涓人潔也人主潔除之人○張湯治方中掘地

爲阬一方曰方○爰書爰換也以文書換口辭也○
乾沒豫居物以待之得利爲乾失利爲沒○琅璫長
鎖也○安息旁行横行爲書記横行者西域胡書體也
○尉薦請安尉而薦達之也○犀利堅利也○股弁
股戰若弁弁謂撫手也○馬復令養馬免徭賦也○
子午道謂南北道也○䈖箾䈖如餅箾即竹箾投書
可入而不可出也○耏刑去頰旁毛也○葭莩之親
蘆筩中白皮至薄者也○甲令謂首篇也○陵夷言
如丘陵之下平也○譙樓樓名一名譙又爲巢樓亦
有巢車俱言其高也○豬其宮室豬謂畜水汙下也

豩 [illegible] 犬 [illegible] 虓 [illegible]
雔 市田切 [illegible] 鱻 [illegible] 相 [illegible]
縣 [illegible] 巴 [illegible] 从 [illegible]
牲 [illegible] 兟 [illegible] 厸 [illegible]
桒 [illegible] 八 [illegible] 皕 [illegible]
[illegible] 孖 [illegible]
畕 [illegible]
[illegible] 森 [illegible] 焱 [illegible]
晶 [illegible] 聶 [illegible]
譶 [illegible] 龘 [illegible]

[illegible] 品 [illegible]
劦 [illegible]
[illegible] 猋 [illegible]
卉 [illegible] 鱻 [illegible]
[illegible] 驫 [illegible] 麤 [illegible]
[illegible] 鱻 [illegible] 雥 [illegible]
[illegible] 品 [illegible] 茻 [illegible]

伍伯一曰五百五當也百道也使之當道驅除也○
烽燧燧烟也夜望烽晝望燧○苛政苛小草也言其
緊細○投繯以組爲繯胡犬反○敗北北方幽隱之
地故軍敗者曰北○匈奴徑路刀金留犁撓酒徑路
匈奴寶刀留犁飯匕也撓攪也○牢盆牢價直也盆
煮鹽盆也○伏臘秦德公始爲伏祠曰伏者金氣伏
藏之日也臘說文云冬至後祀百神曰臘○尚書璣
衡北斗魁第三爲璣第五爲衡於天文喉舌也○
水牌激水以鼓之當竹橐○熊經熊身不動而迴顧
学其法○巫覡男曰覡女曰巫○結根三泉三泉者

小數之終言深也極深爲九泉○毾㲪毛席也○投
蜺霓之散亂者也主天下兇○欽頤曲頷也折頞折
鼻莖也○鈇鑕說文曰鈇鉀也蓋椎鑿之類皆刑也
○貫行謂一皆尊奉也○駃騠馬駃緩也馬形緩遲
緩也○都布答布也卽白疊○偓伯靈臺偓伯休師
也○柧棱殿堂最高處也柧一名觚又八觚有棱者
也○仞積又充仞仞滿也○露紒音卽露髻也○陽
月十月也以其無陽故反言之○露棧謂檝在外以
在中○也子逐疫之人也○三互法婚姻之家兩州
人不得交互爲官也○樓牢謂牢固藏貨著皆揳取

之○叟兵蜀兵也○伊優屈曲佞媚之狀○彈棊兩
人對局白黑棊各六先列棊相當更先彈也格五棊
也簺有四采塞白乘五至五卽格不行故謂之格六
博用十二棊白黑相等所擲頭謂之瓊瓊有五采意
錢一曰讒僥一曰射意卽攤錢也○封帝詔有景風
紹封語亦秋考異郵夏至四十五日景風至卽封有
神封○妄謀言安氏也○楚巫進謂齊巫請雨鼻孔
向上天哀之故下雨○玉燭四氣和也○休嘉砰隱
砰隱盛皃○流衍謂衍沈溉也○大新方澤
之形四曲折也○禴食淸酒而祭也○猖狂狂鬼也

○孩人吹古主吹乎神也○膏薌膏脂及香草也○鬼
趣鬼走也○蹉跎謂會祭所也○馬步害馬神也
○孩崇謂祀也○秋租謂祭祀也○甃井無水井也
○偃豬下濕地也○弁中狹路之中也○閻左之戍
初發罪人贅壻之類後閭發其閭左之人似欠明○
輿地輿服盡載也○要害於我爲要於敵爲害也○
督亢膏腴也余以爲地名○莊逵大道也○瀉鹵鹽
地也○纖縞纖不堪也○橫塗停水也○石皆戴隼
也○句廉水岸曲而有廉稜也○藷蔗江河人食也
○委蛇卽虒隈也○彌望對父勇言也○無𪇰類焉

州語無子遺也○耳孫玄孫之子但耳聞也○草章
舅姑也○姚兄也○乘龍得賢婿也出楚國先賢傳
○門子卿大夫之嫡子也○嬖禮嬖飛也遲止行人
也○使仔使接也仔美也婕娥亦美貌也○躞蹀郎
踟躕也又牛名○騄轉轉衣裝也○纖襄纖細不
滿也○繁宏大不入也○謝荷逶迤曲也○馬弩關
馬弩三石卒弩千石以上皆不得出關○烏號楚柘桑
之枝烏樓而枝墮地不得上故號也○夏服夏后之
盛箭器也○繁弱山桑之有文者以為弓也○箕服
草似荻而細織之以盛箭也○鞮鍪兜鍪也○韋韜
皮鞬也○木為木楯也○渠荅蒺藜也○大黃角弩
也○貫鞬盛弩矢者也一曰鞴○排擻正弓弩器
也○秦弩發箭處也○黃間射雉弩也○剛佳射雉
弩矢也○鈎弭也○簫弓末也○弣弓中央把
也○淵弓弣面也○菴廬軍行宿室也○姚蕤勞軍
行乾酪也○稱娖整飾也○烈卒死人也○衆師伏
兵衛扶其中也○闘剪公室闘攝剪斷也吾以為闘
當言斷攝○屢州屢殺僇也○掎邑掎手擬之也○
轒轀匈奴車也○横草之功言行草中使草偃臥也
吾以為草宿故曰横言勞苦也○武鋒精兵也○蹶

掎掎捕也又本作跡尋跡捕之也○臂擻側手殿人
也○徂擊掊伺擊人也○乳藥飲鴆也○拳而殺之擊
擊殺也○鞮鞻氏夷樂官也○談擗噴罪責也○嘍
南夷音也○象奇譯語人也○戎索夷法也○騂掎
之盟牛也言大盟也○蕕綟小草色似綬也○卷施
宿莽也○昌歜昌蒲葅也○苴種是蓑種耘也蓑苴
苗也○牝荆荆之有子者也○雕胡菰米也○新雉
香草也○跂鴣郎蹲鴟也○荅遝離支荅遝似李離
支即荔枝也○椒生五日曰兎目十日曰鼠耳○慈
鴆母鷄也○肅爽良馬也○燧象郎火牛法春秋時
以象戰也○昆䮗好馬名注蹄研善什麛研平也麛
山如甑者也○桐馬取馬乳桐治之可食也○徵穖
取倦劇也○跌陕足蹴之也○角榛顛注以角榛地
以額洪地也○遙嫁嫁口之上下也○噓敦馬蹄臭
口也○誰呵誰何也愚以為誰何誰訶也乃明○㲉
然散嘔吐也○庶有豕乎豕鮮也直是反○旁午一
縱一衡也又曰分布也遙年猶雜沓也○鄭重信頻
煩也鄭字義無解○逍巡疑懼却退也○薄遽迫速
也○優辭謝寬容也優游同○懾服畏服也○翔實
詳實也○憮然不精明貌○憮然安也○較然昭然

也○塊然如土塊也○逌爾古悠字笑貌也○馬不
違士關丙音以適爲脯也○坦怨之地即茅也○長
物脐物也○幅利刊行飾也甚間謂毒亂也解未明
○褱誠懷誠也○絹絇不任事貌屈強不服貌二語
令鄉音尚存○此窳弱也○謷詐也工鈞反○鈎
絇鈶破也音苦反○厶癖癖即麽小也○馬詬無志
分也馬胡結反○不謀謀順也○審汗祖存也○健
羨健壯也○伏遨凡短貌○遝亟怯不前也○無俚
無聊也○奥潔幽汙也○離疏釋蹻去蘇食釋繼續
也○擴倖無官也○誰差人問擇人也○柘落不偶
[illegible]
也落魄同○交關交通也○重腱豆九也○宨㝹宨
㢝也㝹夜也猶長夜謂埜也○楄柎棺中露牀也○
癡憨小兒病也○鴻寶苑秘苑秘猶秘書之苑也○
逢迎類言逢迎也○寢木空木也○輼輬車取溫涼義
也○顛仆顛仆也○軌喍穿窒也○殉身亡也○桀
至犖至也○頌禁公禁也○引繩排根引繩以彈排
擯根格也○轢轢蹂踐之也愚謂當增以車蹂之始
切○詆娸毀醜也○提衡提便平也○居間居中間
爲道地也○連柱連刺也○觖望愚以爲即缺望也
絲賓傳謗觖以揚我惡甚明注非○縛紲屈也○陵

武堂上欄也布武堂下欄也○內謁主通名者也又
用與尚秦有與答今官有主客○佗傺失志也○
點灼濺也○屯行儕行也愚以爲古人膝坐故云○
悄月食也愚以爲伸服意○奔泣立風疾貌○蛾
伏伽蟻同○波謐口毀詆也○鳥頏頡亢之亢也○
熛起飛火也○霙撓雲屈曲也○麻沸麻亂波沸也
○綴斿隨風動搖也○崎嶇側崎爲崎峻爲嶇也
○猛猭貔猭也○糾纏紛亂也○盤互盤結交互也
○蕭條放不勤事也○泙落落泐也○方洋常洋
俱徜徉也○崇歠崇曲也○毅古委字○間編詡相間
[illegible]
也亂也○青繳青書青也○藁書草草也○縹裁
印中篆也○盬其腦謂以口吮也○睨流睨不端也
目留以日留也日成以日成也○搏膺椎胸也○嗔
咄痛念箭也○肯貌肯貌也○心儀心向也○壯髮
衝冠前髮從下而生也○汴沐言沐浴汗集垂下也
○濟儀濟同重子也○而之不正視也○意烏怒聲
也○向術術馳身侯恐車中抱惠帝公主以面擁立
而馳也○魋結椎髻也○順指以面授意也○擿擿
擿動而痛也○跳蓋足蹶疾不可行也○謼服即呼
灼關西人以得杖呼爲呼灼平卓反又呼暴義同步

蔚反○倅胡捽頯也○湯隊失據而倒也○上僂倉
佢也○磬折曲躬如磬也○絆變婦人有汗也○甚
口有口辨也○渺咤言過言也○謾何責詞也○墮言
失言也○不誰何不惜詞也○無誰諾無可諾也○
婉舌飴舌也○關說因之而納說也行有辭也源說
浮言也食言不信前言如食而盡也○風指以指風
之也○袢服雜色服也○袒服女人內衣也○裳常
之附注戎服若袴而衛於脛與襪連○弁髦童子垂
髦加冠必以弁既冠棄之○復門衣也○衣裂衷兩衣
也○纂組赤組綬帶也○弋綈黑繒也○篙袴有前
後襠不得通也○諸于大掖衣也○褂飾婦飾也○側
注冠側立而下注也○阿錫細繒細布也○跕躧輕
躡無根小履也○戴勝婦人首飾也○革鞜皮履也
○絺絡穫下飾也○都布卽荅布白疊也一曰荅布
鹿厚皮也○裋褐裋布長襦也童豎所着○絟細布
也○帵幅近身小衫也○徧諸緣以服襟領也○
苴殺履布帶也○飛翮纓以鳥尾作纓也○冠簪纚
織絲為之帥方目紗也以輕故步搖○襌衣朝服中
單也○交輸割正幅使一頭狹狀如燕尾垂之兩傍見
於後蓋裁衣法也○襜褕直裾襌衣也○綢繆衣裏

結束也○按二字從衣背似亦膠結之意耳○錯行
衧臂衣也大袑大袴也○戴從從卽縱髮者也○褚
衣以綿裝衣白補○緰恰無絮衣縞爲表綺爲裏也○
裎婦人上服也○褻服褻服也○弋綈黑色繒也
○袪袖口也○笄勝笄簪也○席韓帶也○革鞜皮
履也○菲履草履也○暗跗綳履也○受躧受粥也
○醵聚歛食也○餲餌食久而毒也○噉咨食味嗎
作湊○具器食一盤食也○麩麥麥皷也○肴胏食
久不上也○臠肉塊也○鼻羴易羹毛肉也胖鳥脅側
肉也臭鶏腳胦也醲○○也○酎醇氏爲再釀漢儀
三重釀也○柤酒以馬乳爲酒撞挏乃成也○舉白
白見恥乾也○大白大爵也罰用之○餕少飲酒薄
食口也○食酒能多飲者盡也也按蘇子亦嘗賦貝
本書未用食字韻也此○歡伯酒也酒史酒糺也○
㕦仰配也○妝介特邱單身民也○登下開收民畝
也○畝者濫者也○折閱所閱賤賣也○辛推沽
市易也○左券無何門也○進賭債也○買負作
力戲○汁叶也見方言○筍蓬虎傷云木直曰筍橫
木曰桀○都盧亦浙南國名其人善緣木○蘭錡兵
架也○郓條超逞過度也○玄弋北斗第八星名矛

頭招搖第九星名盾華蓋星覆北斗俱畫於旗也○
橦罪又撞杠首擂而倒也○攙搶貫而刺之也○衚
猢猿類而白腰以前黑○罝挂罟者○罜麗小網也音
獨旃○方訖帳旁以五寸鐵貫中以雀尾著之帳兩
邊恐馬相突也○乍縱以施竹爲罟繫馬頭上以亂
馬目不令相見也○迹延斜柱長矛也○蜒弩車闌
間以施以安弩者也○玎戟寶名出日南郡○罠蹄
罠仰羅也○戣火甲名○劝盧矛名○淅[illegible]虎頭魚
也○刚脅肸頭魚也○鉤鯛曲刀也狁悚狹劣也○
抑荼形茹䓘垂死也○茹貝敗也又物自死曰茹○
抶柂中央屋船也○楡桟木輕長貌○閑易行廻轉
貌○邸削使人如刻畫作○洪艀舡名○槿桓行馬
也○沛艾馬行貌○騰遶[illegible]皆猨類○交睛似兔
而脚[illegible]似犬[illegible]水旋[illegible]方[illegible]○青[illegible]爲紛紛
旃旆也○[illegible]旆下幡也○[illegible]缺門電也○
狒似狐[illegible]水中食魚[illegible]世多[illegible]而無猶○[illegible]鳴
陽[illegible]也[illegible]狒也○[illegible]尾間也○琢
卵[illegible]也[illegible]不平貌要紹曲貌○窴
窟[illegible]也[illegible]蜒延首也○窶數柄四
股如[illegible]狀也○[illegible]○潛鵠似鵠而大○魚

牛狀如牛陵居蛇尾有翼○徘徊旁露旁靈古曲名
○谿子蠻中柘弩也○巨黍古良弓也○岨峿鉏鋙
齟齬同一不合義也○咇咧嗟頷也○咧咽下垂也
○麛蘗至蘗至皆草至也○騫脩古賢媒也○上尊稻
米一斗得酒一斗也○偏提酒注子也○婪尾酒巡
匝且盡也○卷白波言快飲而盡如卷白波賊也○
滑稽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今借以擬人之
善言也○沐浴湯細花也○祖道祭黃帝子纍祖也
○褒山間不可涉者也○錢宮湯所受命宮也○騁
蕩宮名言春時景物蕩也駊娑亦宮名馬行迅疾貌
言宮之深大迅行乃徧也○柃詣亦宮名言美木盛
也○蜻蛚蟋蟀也○忘歸箭也○郁穆和美貌○紫
軑車輪也韓魏間方言○括揭括至也揭雞棲木○
孟陬始正月也○筳篿廷小破竹也折草卜曰篿○
瑆美玉也○靈氛善卜人也巫咸古神巫也○參差
洞簫也○坎壈身困窮也○失職亡時物遇冠也愚
以爲王逸此解誤猶言失所也○敦胅血拇指背厚而
拇指有血也○突奧複屋也○盛鬋前盛鬋也○曼睩
潤澤其視也○鵠酸以酢治鵠雞鳧小腊也○露雞
露栖雞也○崑蔽崑玉也蔽博箸也○晉制犀比比

集也言晉工作箏琴著此非牟角為飾也○揳瑟櫟
瑟也○孫子之鉤以為隱九孫之玭以為約隱琴隱
長四寸五分約即明琴徽也九孫九子之寡母拜孫
子取其聲哀也其杜撰少趣○山脊一曰豁白一曰
山禾○安胡疑即雕胡也○鍾岱近北胡地齒至之
東十五馬齒齊也○杜連一曰田連五鼓琴者○微墨
墨堯田也○青莪地名○杏崔焚止也杏釜沸出
也○使蝸一曰蝸螺一曰蝸淵新士也○霜苔霜時
茱名○寒蛩寒脏宗也○飛鼓人名見韓子○戰以
舁括扣頭擊攢也○魍白屌也魖黑屌也○支離善
[illegible]
譽出莊子○昆吾之器齊大公所銘功器也○陽肝
禹所禱河也○鷄奴了反擾嬈也○渠搜在金城西
陶塗在涿陽北○窔奧東南隅為窔西南隅為奧○
雙觡共柢言兩角共一本也○天弗大彗星也○玄
秬黃鋈柔與孝也○僬僥臊女也○狙願憖而梟䳱
俱四夷之狀也○僬僥飽也○幽歸之王堯贈舜者
也○賔靈一曰本也一曰玄龜也○姑射海外山名
○龜拘拯也○洴澼洗者漂絮也○哭顙地顙天[illegible]
地箭也○箭者鳴于隨者鳴小聲禺大聲調[illegible]
風緩貌刁刁草木動搖貌杖策舉杖擊節也○據[illegible]

據梧木几也○宗膾胥敖叢枝堯時三國也○狝[illegible]
猵狙同義以猴交也○孫末不精要也今猶有之○
平議蟲作也○蚿蝍腹下細節所以行者○肯綮戾
骨相搏結處然刃難○肯骨肉間結處也大窾空處大郤
有際之處大軱大骨也○介刖一足也○軸轤木軸
以者○代胡獸依猴者○禪儔相主[illegible]○綳浣
衣也○蛮笑憎惡相蚤小笑也精簡末也○迷
陽亡陽枉獨也恐其陸陽刃黢之類見騷注○哀駘
醜貌兀者刖足人也闉跂偏人也支離攏人也○堪
坏神也○禨[illegible]達而後安也古仙道○句贅頸椎也
[illegible]
○駢拇毋疾也○鍋曲節[illegible]也○畸人畸
於人而侔於天者也○[illegible]也丁又音佳步
止也○金蘸[illegible]秋也○雯華文花也○吳泉盧
淵也○飛台[illegible]○威鳳泰風也梁元賦
○神靈[illegible]山之北[illegible]也仙的峰之尖射箸也按地志
自有射的山○泰嶺武當也天谷青城也○影國附
庸也○仙陀佛寺也岳垌金陀出此○隙田燒田而
種也○堤防堤水圩也防土刑也○樓桑映桑也一
名丁香柿○溢勒竹之有芒者也一名篤勞○夾纈
[illegible]名也○鵾消即今鵾鵊也○桐乳玫巢青桐有

子如孔也○壬夫玄宜其之孚也下孚祝融之女也○
囟葬耕不善也滅裂芸不善也○偏髻髻鬒莫交切髮
髮髻也○端柳端午走馬射柳也○形製骨關鼠覆
也閩好也○鬅鬆夷服其音兜達也○練髮羽衣牛
背也露卯後齒達褊上也○青頃青絲作頃也○紫
罷今紫鬅羊殺今羊皮背飾也毿毿毛布也○綳巾
綸巾也○釆醴雀餳似甘露而升○如何九百歲一
實形如棗長五尺而甘○榜澱取魚具也○阜比虎
皮也○蛟韉馬服革以鮫皮為之○函道道如封函
也○虎門周師氏居漢祭酒第也○宏寶屋深響見也

○楷頭臺護杇也○蓄榜以天榜在蓋球宮故也○
白打宮中隨戲也○溪寒胡以水潑人效寒胡戲也
○紙楓裁木為器製帛為衣也○錦[illegible]繡佛也○
唐俗弄楊戲也今有之○追人今分文截首戲也○
角乘郎無常戲也○呈施旌也○頻庫露玲瓏空屋
也○牧洞分明對擲競勝戲也○山都形如崑崙體
生毛人與獸狎類也○奈首刑頭刑也○鬖童崽子
皆美童也○斜發月事也○疑齒怯也○嶽舩艘也
舟着沙不行○受欸欸興出同言受呵也○皜日光
白也皎月光白也○皙男子白也皉女人白也皤老

人髮白葩草花白也皚雪霜白也皠鳥羽白也○鑄
晌峰峋也○千眠裕餘飣羊綿也○垛水埒也○泮
堘圳水衝岸壞也俗作圳○娉婗容也婷和色也○
噤斷怒口怒齒也○拋雨樹交陰也○筧以竹通水
也○[illegible]而物齐也○幕[illegible]也○拉持衣也
○[illegible]之間藏覆物處也○杜治謝[illegible]運生於杜治
養[illegible]本道家淨室也○六尖六計也○醫噓天
咲閑[illegible]也○義甲假爪甲也○毗劉暴樂也暴樂缺
落也覥悉[illegible]須再解乃明○擱然
劬劬貌也○鮮扁輕疾貌○鴻絧直馳貌○鏟獵相

差次也○章皇周流也○韋皇疾貌○陸梁跳也○
蟬嫣聯也○綷縩衣聲也○婉[illegible]順靜也○眙糟昭
籍也○紛員紛紜也○放患彷彿也○騷殺[illegible]貌
○狂趡獷[illegible]不可附也○[illegible]貌○揚[illegible]
制果柚有裁制貌余以為衣聲也○駁[illegible]貌○徽
緣[illegible]而相連也○袍納[illegible]中制也韓[illegible]執
貌吾以為[illegible]○[illegible]一作[illegible]貌○還作馳貌一
曰和貌○嘌[illegible]聲也○鋸鉌舒緩貌○憚怯即嘽
嘌寂靜也○憚漫衍訑和樂貌○阿郍腲腇舒遲貌
○頹唐[illegible]貌○恢台廣大貌○媼殁舒緩貌○㡬

豅洨谷也○嶕嶢險峻貌○岈谺巧老深空貌
○𠜾刖危貌○運䆗廻旋羽墨也○窊汶平下也○
㣅磨也○紖濯繫䌥也○緻繆引持也○佁儗寬容
貌○㵃淘靜下貌○崱峻聳峻也○傛𢙃抑懸手猶
笛孔氏○𢪃緊引牟村切摩也○桉擊按撫按捶
也○𢶍持也按排也擴抑也皆以手上下笛孔也○
㧖𢬵銚恃分別節制貌○𥈅眇睢目開合也○𢸞
𢸞捋手撫紋貌○𧊝𧍪蝁貌○𢿨羅疾貌○浪孟
失志貌又大聲也今孟浪非此解也○汎豔放縱貌
○霅爗急疾貌○𩋁𩋺扝扶齹嵳結不散貌○鄣琭

磊落崩旧磢厝磆崒四布而多貌○和𧇊聲相雜貌
○𠦑則圓方狙也○㦝集遠行而集也○情
𢣷忽怳縱貌又崪嶵明貌○前𢹂摻花葉落貌
○谿谷小貌○夜入郎𪊲風也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說部

宛委餘編十五

書畫之外古器爲重守財虜目不識丁以此爲無益之好不知三代咸貴之周爲甚按禮天府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王鎮大寶器玉瑞玉器之美者禘祫及大喪陳之以華國若顧命陳寶則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

西房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武王克商周公相王室分魯侯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弓名分衛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貨所盛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姑洗又賜晉文以二路鍼鉞彤弓魯桓公二年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太廟成二年齊侯使賓媚人賂晉以紀甗玉磬襄十二年季武子入鄆取其鍾以爲公盤十九年以所得齊之兵作林鍾二十五年鄭入陳陳賂鄭以宗器晉伐齊齊賂晉以宗器昭七年齊伐燕燕賂以瑤甕玉櫝斝耳晉賜子產以莒之二方鼎十六年齊伐徐徐賂以甲父之

鼎定六年叔文子謂衛侯曰郈公之難君將以文之
舒鼎成之昭兆定之鞶鑑納之擇用一焉哀十四年
向魋出於衛公父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與之他玉
而奔齊當時非乏珠寶而所重在此自秦不師古而
茲好微矣

書畫有賞鑒好事二家其說舊矣若求其人則自人
主侯王將相以至方外衲子固宜有之張彥遠云有
收藏而不能鑒識能鑒識而不善閱翫能閱翫而不
能裝褫裝褫而無銓次皆病也

賞鑒家

漢武帝元帝明帝靈帝魏高貴鄉公晉桓玄盧循宋
始興王劉鑠張則袁倩陸綏范曄徐爰虞龢巢尚之
徐希秀孫奉伯齊高帝劉瑱毛惠遠梁武帝元帝邵
陵王綸陶大中弘景朱領軍异劉秘監之遴沈熾文
唐懷充徐僧權孫子貞庾於陵法象徐湯孫達姚懷
珍范胤祖江僧寶滿騫陳延祖顧操陳後主江僕射
總姚尚書察何祭酒妥隋煬帝楊越公素薛內史道
衡諸葛學士穎柳學士晉僧智果辨才唐太宗玄宗
魏王泰薛主簿收褚大夫亮魏侍中徵李參軍德穎
王功曹僕蘇司馬勗常侍郎授虞學士世南歐陽率
吏部韋侍郎述鍾光祿紹京歸右史季造薛少保稷
王丞相方慶張丞相嘉貞姚梁公崇張燕公說席補
闕豫武學士平一王秘書[illegible]劉參軍匪矜陸給事
堅褚學士無量馬學士懷素徐散騎嶠徐祭酒浩張
司馬懷瓘懷瓌許金吾時[illegible]潘御史履慎蔡金部
希寂竇司馬瑱給事紹議郎蒙員外臮張郎中從申
侍郎惟素薛晉公混陸羅僧良胤道士盧元卿高鍔
官志宜溫州鑄張蕭桂州祐陳長史閣趙天水徵明
徐御史守行薛郎中邕歸侍郎登張丞相延賞李丞
相泌李丞相勉張丞相弘靖李祠部勣兵部約張主

客論員外彥遠劉金部舜劉翰州知章李丞相吉甫
李丞相德裕裴中令度段丞相文昌韓侍郎愈馬僕
射總闕爲郭聘潘淑袁明梁趙駙馬嵒劉千牛彥齊
胡翼南唐李後主煜吳越錢王俶宋太宗徽宗高宗
蘇參政易簡轉運舜元長史舜欽歐陽少師脩蘇端
明軾米禮部芾李檢法公麟王都尉詵劉職方涇薛
郎中紹彭趙郎中明誠劉學士敞黃校書伯思句中
正王秘閣晉閣員外杞董廣川逌劉內侍瑗米敷文
友仁吳郡王琚張觀察掄趙臨安與懃趙鈐轄伯駒
伯驌趙朝散孟堅周義烏密俞章宗趙學士秉文元

文宗趙承旨孟頫虞學士集柯博士九思倪山人瓚
楊提舉維禎　明寧獻王周憲王九山人周吳尚書
寬陸文裕深文待詔徵明博士彭教諭嘉王太守延
陵殿御歸定房父子

好事則唐張侍郎昌宗麟臺易之宗侍中楚客武鄆
王延秀李丞相林甫黎京兆幹王丞相涯仇中尉士
良張太常彥遠宋楚樞密昭輔孫節度承佑孫駙馬
思皓李侍中瑋蔡太師京章丞相惇蔡少師攸韓太
師侂胄賈太師似道　明毛南宮良黃錦衣琳陸太
宰完王中翰延喆靳尚寶及通時朱太保希孝若唐
李王宋之英蔡　明之毛陸朱可徵兼賞鑒若乃專
庶人寂漠蔑遺人世著書畫貴含婁之枉而傍及於
此固不可以言好事也

唐神功元年五月上謂鳳閣侍郎王方慶曰卿家多
書合有右軍遺跡方慶奏曰臣十代再從伯祖羲之
書先有四十餘紙貞觀十二年太宗購求先臣並以
進訖唯有一卷見在今進臣十一代祖導十代祖洽
九代祖珣八代祖曇首七代祖僧綽六代祖仲寶五
代祖騫高祖規曾祖褒并九代三從伯祖晉中書令
獻之已下二十八人書共十卷上進上御武成殿示
群臣仍命中書舍人崔融為寶章集以賜當時舉朝
以為榮也張彥遠云高平公鎮太原不能承奉中貴
為監軍魏弘簡所忌緣言於憲宗曰張氏富有書畫
遂降宸翰索其所珍惶駭不敢緘藏科簡登時進獻
乃以鍾張衛索真跡各一卷二王真跡各五卷晉魏
宋齊梁陳隋雜跡各一卷顧陸張鄭田楊董展洎國
朝名手畫合三十卷併上內稱陸探微蕭史圖妙
過一時名居上品所希睿鑒別賜省覽又別進玄宗
馬射真圖手詔褒答並收入內庫宋淳化中王文獻
子貽正嘗表進所藏書畫十五卷尋降御札云卿所
進墨蹟并古畫復遍看覽俱是妙筆除留墨蹟五卷
古畫三卷領得外其餘却付卿家付者乃是王羲之
墨蹟晉朝名臣墨蹟王徽之畫唐閻立本畫老子西
昇經圖薛稷畫鶴凡七卷開寶中楚樞密昭輔平江
南有運籌功歲封拜自陳願寢前命求李煜庫藏書
畫上嘉其志遂以名筆僅百卷賜之往往有李主圖
識暨唐賢跋尾如江都王馬韓晉公牛王右丞輞川
皆在賜又太平興國中上命蘇參政易簡倅江南命
搜訪書畫得千餘卷既稱旨以百卷賜之公後入翰
林奏事閒語及書畫勅借數十品因就賜焉眞宗賜

汾陰召華陰處士种放不至閱使者云臣到放所若
適於草廳中看畫水牛二軸召閱行在所得古畫四
十餘軸悉賜之人之幸不幸乃如此
宋高宗幸清河郡王張俊第所進奉自金玉珠寶重
器以萬計外龍文鼎一商彝二高足商彝一商父彝
一周盤一周敦二周舉罍一有蓋獸耳周罍一有御
寶畫十軸曹霸五花驄馮瑾霽煙長景易元吉寫生
花黃居寀雪竹吳道子天王張萱竹叢邊鸞萱草山
鷓黃荃萱草山鷓宗婦曹氏蓼岸杜庭睦明皇斫膾
無寶有御書九軸趙昌躑躅鵪鶉梅竹思躑躅母雞

杜霄撲蝶巨然山風鎖翠峰徐熙牡丹易元吉寫生枇
杷畫元夏山早行二軸李王林泉渡水人物無御寶
畫荊浩山水吳元俞紫氣星
桓玄悉裒二王顧愷之書畫之精者以自隨其它下
建康後所得珠玉古器名蹟悉沈之江此一厄也梁
武帝時二王以下書跡至萬五千紙後元帝江陵陷
以寶劍折柱取圖籍十四萬卷悉焚之書畫古器玩
類是于謹僅於煨燼之餘得三千卷而已此二厄也
唐文皇自蘭亭從殉外右軍以下古法書名畫不啻
數千右軍亦一千五百紙爲宗楚客安樂太平公主散
給盡名蹟最妙者復遭岐王之火此三厄也開元天
寶所收垂復貞觀之備而安史之亂又焚之此四厄
也南唐元宗後主收藏圖籍萬卷尤多鍾王妙跡金
陵陷同黃保儀悉火之此五厄也書畫古器物無過
於宋徽宗以全盛之力收之見於宣和書譜畫譜博
古圖者可謂夐絕矣而靖康之難流落兵燹殆盡此
六厄也凡物無聚則無散聚不極散不速嗚呼惜哉
○今人於宣和秘殿書畫有款印題識而二譜不載
者亦未可遽以爲贋也如大觀初禁天下不得傳蘇
黃詞翰而宣和間以內府采飾咸購訪蘇黃文忠公

蹟一軸定價萬錢幽人釋子所藏悉歸天上見何薳
記其詳豈亦可以無譜例之耶
春渚紀聞中所記二條其一太上即大位踏意訪求天
下法書圖畫自崇寧始命宋喬年係御前書畫所喬
年後罷去而繼以米芾輩始至末年尚方所藏率舉
千計實熙朝之盛事也吾以宣和歲癸卯嘗得見其
目若唐人用硬黃臨二王帖至三千八百餘幅顏魯
公墨蹟至八百餘幅大凡歐虞褚薛及唐名臣李太
白白樂天等書字不可勝會獨兩晉人則有數矣至
二王破羌洛神諸帖[illegible]蓋亦爲多焉又御府

所秘古來丹青其最高遠者以曹不興玄女授黃帝兵符圖為第一曹髦卞莊子刺虎圖第二謝稚列女貞節圖第三自餘始數顧陸僧繇而下不興者吳孫權時人曹髦乃高貴鄉公也謝稚亦西晉人列女謂綵絲當時所筆又如顧長康則古賢圖戴逵破琴圖黃帝引弓所圖皆神絕不可一二紀次則鄭法士展子虔有北齊後主幸晉陽宮圖文書法從圖之屬大率奇特甚至唐人圖牒已不足數然唐則虞人經者乃褚河南書字而閻博陵繪其相類多有此于今假眼中亦無復孫偖矣每令人短氣蓋自政和閒既好尚一行世因為之貨賂亦為時病此則良過矣

虞夏而降制器尚象著焉後世由漢武帝汾睢得寶鼎因更其年元而宣帝又於扶風亦得鼎款識曰王命尸臣官此栒邑又後和帝時竇憲勒燕然還有南單于者遺憲仲山甫古鼎有銘而憲遂上之凡此數者咸見諸史記所彰灼者殆魏晉六朝隋唐亦數數言獲古鼎器梁劉之遴好古愛奇在荊州聚古器數十百種又獻古器四種於東宮皆金錯字然在上者初不大以為事獨國朝來寖乃珍重始則有劉原父侍讀為之倡而成於歐陽文忠公又從而和之則若伯父君謨東坡數公云爾初原父號博雅有盛名曩時出守長安長安號多古簋敦鏡甗尊彝之屬因自著一書號先秦古器記而文忠公喜集往古石刻遂又著書名集古錄咸載原父所得古器銘款由是學士大夫雅多好之此風遂一煽矣元豐後又有李公麟者出公麟字伯時實善畫性希古則又取生平所得暨其聞睹者作為圖狀說其所以而名之曰考古圖傳流至元符閒太上皇即位憲章古始眇然追唐虞之思因大崇尚及大觀初乃效公麟之考古作宣和殿博古圖凡所藏者為大小禮器則已五百有幾世既知其所以貴愛故有得一器其直為金錢數十萬後動至百萬不啻者於是天下冢墓破伐殆盡矣獨政和閒為最盛尚方所貯至六千餘數百器遂盡見三代典禮文章而讀先儒所講說殆有可哂者始端州上宋成公之鍾而後得以作大晟及是又獲被諸制作於是聖朝郊廟禮樂一旦遂復古跨越先代嘗有旨以所藏列崇政殿暨兩廊召百官而宣示焉當是時天子尚留心政治儲神穆清因從瑣闥密窺聽臣僚訪諸左右知其為誰樂其博雅味其議論喜於人物而百官勿覺也時所重者三代之器而已若

秦漢間物非殊特蓋亦不收及宣和後則咸蒙貯録且累數至萬餘若岐陽宣王之石鼓西蜀文翁禮殿之繪像凡所知名罔間巨細遠近悉索入九禁而宣和殿後又刱立保和殿者左右有稽古博古尚古等諸閣咸以貯古玉印璽諸鼎彝禮器法書圖畫盡在然世事則益爛漫上志衰矣非復前日之敦尚攷驗者俄遇僭亂側聞都邑方傾覆時所謂先王之制作古人之風烈悉入虜營矣覩此則博古圖書譜書譜之外法書名畫古器尚不可勝紀不富執一而廢百明矣

唐文皇命蕭翼賺蘭亭得之大悅拜員外郎加入五品賜銀餅一金縷餅一瑪瑙碗一並實以珠内廐良馬兩疋兼寶裝鞍轡莊宅各一區以房玄齡舉得其人賞錦綵千段後數月復賜老僧辨才物三千段穀三千石

張懷瓘云書價以王羲之爲標準如大王草書一百字乃敵一行行書三行行書敵一行正書至於樂毅黄庭太師箴畫贊累表告誓等但得成篇即爲國寶不可計以字數近鍾尚書紹京不惜大費破產求書計用數百萬貫錢惟市得右軍行書五帋不能致真書一字懷瓘又有估直凡五等黄帝史周宣史鍾繇張芝王羲之崔瑗衛瓘索靖王獻之以上九人第一蔡邕張昶荀勗皇象韋誕鍾會等度德比義並崔張之亞也可繼劣右軍行書之價以上六人第二等曹喜邯鄲淳羅暉趙襲崔寔劉德昇師宜官梁鵠胡昭從史張彭祖張弘傅玄羅武帝中楷吳孫皓孫權武班徐幹張昭嵇康何曾潘岳杜預楊肇庾廣劉恢司馬攸衛恒衛夫人衛玠李式王敦郗鑒郗愔桓玄王廙王導王洽王珉謝安庾翼等或奇才見拔或絶世難求並庶幾右軍草書之價以上四十三人第三等張嘉庾亮郗超王珣戴若思王脩張翼戴安道王玄之王凝之王徽之王操之孫興公王允之宋文帝宋孝武康昕王僧虔謝靈運羊欣薄紹之孔琳之蕭思話張永蕭子良蕭高帝蕭子雲互有得失時見高深絶長絶短智均力敵可敵右軍草書三分之一以上二十九人第四等張越張融陶弘景阮研毛喜僧智永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等可敵右軍草書四分之一以上九人第五等

良云云書畫五列不可混詰書即約字以言價畫則無涯以定名況漢魏三國名蹤已絶於代今人貴

耳賤目罕能詳鑒若傳授不昧其物猶存則爲有國有家之重寶晉之顧宋之陸梁之張首尾完全爲希代之珍皆不可論價如其偶獲方寸便可械持比之書價則顧陸可同鍾張僧繇可同逸少書則逡巡可成畫非歲月可就所以書多于畫自古而然今分爲三古以定貴賤以漢三國爲上古則趙岐劉褒蔡邕張衡（後漢）諸葛亮（蜀）曹髦楊修桓範徐邈（魏）曹不興（吳）之流是也以晉宋爲中古則明帝荀勗衛協王廙顧愷之謝稚嵇康戴逵（晉）陸探微顧寶光袁倩顧景秀（宋）之流是也以齊梁北齊後魏陳後周爲下古則姚曇度謝赫劉瑱毛惠遠（齊）元帝袁昂張僧繇江僧寶（梁）楊子華田僧亮劉殺鬼曹仲達（北齊）蔣少游楊乞德（後魏）顧野王（陳）馮提伽（後周）之流是也隋及國初爲近代之價則董伯仁展子虔孫尚子鄭法士楊契丹陳善見（隋）張孝師范長壽尉遲乙僧王知慎閻立德閻立本（唐）之流是也上古質略徒有其名畫之蹤跡不可具見中古妍質相參世之所重如顧陸之跡人間切要下古評量科簡稍易辯解迹涉今時之人所悅其間有中古可齊上古顧陸是也下古可齊中古僧繇子華是也近代之價可齊下古董展楊鄭是也國朝畫可齊中古則尉遲乙僧吳道玄閻立本是也若銓量次第有數百等今且舉俗之所知而言凡人間藏蓄必當有顧陸張吳著名卷軸方可言有圖畫若言有書籍豈可無九經三史顧陸張吳爲正經楊鄭董展爲三史其諸雜迹爲百家（吳畫近爲正經）可必也手揣卷軸口定貴賤不惜泉貨要藏篋笥則董伯仁展子虔鄭法士楊子華孫尚子閻立本吳道玄屏風一片值金二萬次者售一萬五千（自隋以前多畫屏風未知有畫軸故以屏風爲言也）其楊契丹田僧亮鄭法輪乙僧閻立德一屏值金一萬且舉俗間諳悉者推此而言可見流品

即此二則言之近日之宋購出師頌顧愷之女史箴者可知矣凡二王得唐臨本鍾索以下得宋搨亦足以雄矣

馬大年攷唐秘書省有裝潢匠六人以爲恐是今之表褙而未詳潢義按姚寬叢語云潢集韻胡曠切釋名染紙也齊民要術有裝潢紙法云浸蘗汁入潢凡潢紙滅白便是若染黃則年久色暗矣後有雌黃治書法云潢訖治者使寫而後入黃辟蠹也吾因悟唯黃改誤亦以紙色黃故用黃塗掩其墨而後用筆耳今人呼表褙爲裝潢蓋爲馬大年所誤而好

奇之士至於白麻詔字上塗黄亦詔也唐人用硬黄
麻臨右軍書亦以右軍名蹟皆為收藏家演過故書
黄麻以效之楊用脩謂古裝裱卷軸引首後以綾貼
褚曰贉有樓臺錦贉毬路錦贉衲麻贉樗蒲錦贉唐
人謂之玉池故裱褙曰裝池

古器欵識有二義欵謂陰字凹入者識謂陽字是
挺出者

銅器入土千年純青如鋪翠入水千年純綠瑩如玉
其色午前稍淡午後乘陰氣翠潤欲滴傳世者色紫
褐而有朱砂斑甚或斑凸起如上等辰砂趙希鵠又

云夏時器物多有細嵌以金者今訛為商嵌蓋相嵌
也引詩金玉其相楊用脩云當作鑲嵌亦非相嵌

字為陶器始於秦漢今河南土中有羽觴無色澤者
即此類也陸龜蒙詩所謂九秋風露越窰開奪得千
峰翠色來最為諸窰之冠吴越王有國日愈精臣
庶不得通用謂之秘色即所謂柴窰也或云製器者
姓柴或云柴世宗時始進御大宋以定州白磁器有芒
不堪遂命汝州造青窰器以唐鄧耀州悉有之而汝
為冠處州之龍泉與建安之烏泥品最下政和間京
師自置窰燒造曰官窰其色亞於汝價亦然鄧州稍
具諸色光彩太露器極大中興渡江有邵成章提舉
號邵局於脩内司造青器名内窰模範極精油色瑩
徹為世所珍又宋時處州章生兄弟者皆作窰兄所
作者視弟色稍白而斷紋多號白圾碎故曰哥窰我
明有永樂窰宣德窰成化窰則皆純白或回青石青
畫之或加綵色宣德之貴今與汝敵而永樂成化亦
以次重矣秘色在當時已不可得所謂内窰亦未見
有售者

蔡君謨論云茶色白宜黑盞建安所造紺黑紋如兔
毫而厚熁之久熱難冷最為要用出他處者或薄或

色紫皆不及也青白盞鬬試家皆不用余偶獲一建
窰與君謨所傳合而價不能當汝十之一問之拾遺
人不知也然試茶則宣窰白而尤妙今烹法亦與君
謨不同矣

宋人刻絲法起定州不用大機以熟色經於木棦上
隨所欲作花草禽獸收以小梭織緯時先留其處方
以雜色線綴於經緯之上合以成文不相連視之如
雕鏤之象故名刻絲如婦人一衣終歲方就使百花
不相類亦可蓋緯線非通絲所織也見莊季裕雞肋
此絲盛行其中而不曉所始故記之

舊傳蒙恬始為筆或曰非也周公綏管夫子絕筆或曰當時用漆書竹簡有點畫而無丿乀蒙恬始為兎毫也或又曰恬作筆柘木為管以鹿毛為柱羊毛為被非兎毫也又博物志恬為筆以狐狸毛為心兎毛為副心即柱也其不同乃爾昔恭毛頴傳依博物志又右軍所著筆經略云諸郡毫惟中山兎肥而毫長可用先用人髮杪數十莖襍青羊毛并兎毳裁令齊平以麻紙裹柱根令治次取上毫薄薄布柱上令柱不見又云世傳張芝鍾繇用鼠鬚筆筆鋒勁強有鋒芒余未之信鼠鬚用未必能佳甚難得昔人用琉璃象牙為管重則躓矣近有人以綠沈漆管及鏤管送遺用之經年頗可愛翫右軍言又當笑是時已失中原矣安能必得中山毫也又記云右軍書蘭亭禊序用蠶繭紙鼠鬚筆

博物志有虎僕毛筆嶺外以兎以雞雉毛作筆亦妙此即蘇長公所謂三錢雞毛筆也又云蜀中石鼠毛可以為筆其名曰鼦又人鬚作筆甚佳大抵皆不足論唯兎毫其次羊毛耳

漢製天子筆以錯寶為跗晉武賜張華麟角筆管湘東王記錄名賢忠孝全者以金管德行精粹者以銀管文章贍逸者以斑竹管唐人詩云盛德好將銀管述

製筆之法桀者居前毳者居後強者為刃耎者為輔參之以檾束之以管固以漆液澤以海藻濡墨而試直中繩勾中鉤方圓中規矩終日握而不敗故曰筆妙

宣城諸葛氏其先為右軍父子製筆閒柳公權善書以舊製法筆遺之公權嫌不堪用乃復更以常筆公權稱善諸葛歎曰柳學士不如右軍父子多矣

漢有隃麋墨東宮香墨鄴中三臺有曹公石墨造墨有韋仲將墨法賈公墨法祖氏墨法李超李廷珪墨法潘谷墨法廊子墨法宋徽宗蘇合烟墨法

造墨之妙者無過魏韋誕所謂仲將之墨一點如漆者也六朝無過張永五季無過奚超及其子廷珪廷珪在南唐賜國姓寘之水中三年不壞宋有常和沈珪陳贍者皆妙品也張遇以龍香劑進御有隱君子王迪亦止用遠烟鹿膠而自有龍麝氣當勝之至潘谷而妙驟發乎廷珪流亞矣元朱萬初又谷流亞矣蘇浩然擬自製墨皆作松紋皴皮堅緻如玉石王、流也至金章宗乃以蘇合油為搜烟為之遂與黃金

同傳書墨妖耳

陶九成載墨工唐祖敏奚鼐奚鼎奚超陳朗王君得柴珣南唐李超李廷珪廷寬承晏文用惟處惟一仲一誠狀遂仁文政文壽耿德耿盛盛匡道盛通盛真盛信盛潤宋張遇潘谷潘衡大韶葉世英朱知常梁杲胡友直潘秉彝徐知常葉邦忠關珣戴式李世英克恭樂溫蒲大韶柳劉文通邵忠張滋黃表之劉士先俞林丘攻射東徐禧葉茂實有姓號而無名者方鏡湖有號而無姓者雪齋齊峯寓庵元胡文忠於林仲衡學古黃修之朱萬初丘可行丘世英丘南傑有姓號而無名者潘雲谷林松泉杜清碧可謂詳矣然始不載韋誕張永宋不載常和沈珪陳相張孜沈晏張谷潘谷葉谷常遇潘遇陳瞻王迪蘇澥陳昱關珪關瑱郭遇明江通朱覲胡景純梅瞻狀從真何也士大夫如蘇子瞻晁季一賀方回張秉道康為章皆能製墨見何遵合諸細閣陶以柴珣列唐而遂云國初人其不同乃爾

黃帝有玉為墨海其文曰帝鴻氏硯漢天子用玉硯太子賜漆石硯魏武上雜物有純銀參帶台硯又參帶圓硯晉武賜張華于闐青鐵硯宋元帝劉聰銀硯

柳公權書硯以青州石末為第一絳州者次之後始重端歙臨洮及好事者用銅雀臺瓦為硯至有稱未央宮瓦者然皆不及端歙次之宋高宗云端硯之有眼病也所取惟一片純紫玉

硯以端為貴趙希鵠云端溪下巖舊坑卯石黑如漆細潤如玉眼中有暈或六七眼相連排星斗異形又一種卯石去膜方得材色青黑細如玉有花點如箸頭大其點別是碧玉精潤與研質不同或有排點如粟皆卯之無聲磨亦無聲此品南唐時已難得中巖舊坑石色紫如新嫩肌細潤於玉有眼如小綠豆純綠色而無暈或有綠絲紋或白絲紋如線此種亦外有黃膘包絡卯之無聲磨亦無聲已上硯久用鋒芒不退中巖新坑色淡紫眼如鸜鵒眼大重而紫小其中如鐵人狀卯之有聲嫩者微聲磨之微聲久用則苦退其上巖新坑皆色灰紫而粗燥眼大如雄雞扣卯之璫然磨墨相拒作鋸聲久用鋒芒光如鏡而不堪用又有一種九溪蒸溪類端者表淡青裏深紫而帶紅有極細潤者間有金線或黃脈直截如界行行相間者號紫金帶然不發墨愈用愈光而頑歙一種元黑石色深黑質麤燥或微有小點唐

不明尤爲下矣此辨論甚精而微與高宗所記不合
○希鵠又云歙溪龍尾舊坑色淡青湛如秋水並無
紋以水濕之微似紫乾則否細潤如玉發墨如汎油
並無聲久用不退鋒或有隱隱白紋成山水星斗雲
月異象濕則見乾則否亦是卵石故難得大者極不
過五寸多作月研就其材也有純黑如角者詳長公
最貴之新坑色亦青黑無紋而麄燥久用則純大有
至三尺者又有舊坑羅紋刷絲金銀間刷絲眉子四
品並青黑色紋細而質潤如玉羅文如極細羅刷絲
如髮眉子如甲痕金銀間絲亦細冢多用不退磨亦

無蔽新坑紋麄而質燥蔽與功力反是金星新舊坑
俱麄燥青色雖金星滿面拒墨如錫久用退乏鋩星
亦如之又有一種金星黑石色如漆細如潤玉隱隱
金星水濕則見乾則否發墨如汎油久用不退乃葛
州懸金崖石也遠出歙上
江寳賜有送從子齋研文其略謂開元間獵人葉氏
得石於長城里琢爲研遂聞天下山在羊鬬嶺之獻
兩水夾之水盡處乃產研石有坑一曰眼 足次曰羅
紋今呼爲舊又次曰莊基三坑相去百餘 而石品
復異舊坑又自爲三曰沉粟曰棗心曰綠石去舊坑

少數尺而石品復異自莊基北行二里沂溪而上曰
眉子則東坡所歌者今在水底不可琢矣舊坑絲石
爲上新者先去頑石次得研材然極麄曰麄麻石石
心最紫處爲浪出王慢處爲絲愈慢處爲羅紋絲之
品不一曰刷絲曰內裏絲曰叢絲曰馬尾絲曰吐絲
爲最奇正視之疎疎見黑點如灑墨側視之則絲槩
然工人謂之研寳蓋石之精也惟事一坑或有之他
產者三衢絲黑而頑南路絲暗而黝錦潭絲浮而滑
夾路絲紅而枯水池山絲枯而燥皆不宜筆墨矣論
歙研與希鵠微有同異

希鵠又云洮河綠石北方最貴重綠如藍潤如玉發
墨不減端溪下巖然在臨洮大河深水之底非人力
所致得之爲無價之寳余有宋孝宗所賜周益公正
此物也有御筆洮瓊二字
米元章硯史又有蒼㙗硯信州水晶唐州方城葛仙
公巖石溫州華嚴尼寺巖石通遠軍漞石西都會聖
宮石青州青石蘊玉石紅絲石成州栗亭石潭州谷
山石底沚栗玉歸州綠石淄州石虢州建溪黯澹石
夔州黟石廬山青石蔡州褐黃石要之無如端歙也
○研樣見顧愷之畫○三天生疊石上刻人面者有卜

跡圓研中如鐵者有上圓下方於圓純上刋兩竅宜筆者有如鳳字兩足者所謂風字研也右軍遺研與晝同頭狹四寸許下闊六寸許頂兩純皆綽慢下不勒成痕足狹長色紫類温巖中凹成臼智永研頭微圓又類箕唐初宮中圓頭鳳池研似晉製頭純眞微凹如書鳳字左右純斜刋下不勒痕褶向頂亦然以後工稍巧頭圓身微瘦下闊而足或圓爲柱宋時變爲穹高腰瘦刀闊如鉞斧之狀仁宗巳前賜史院官研皆端溪石純薄上狹下闊峻直不出足中埋更[illegible]有鳳池之象或有四邊刋花中爲魚爲龜者凡此[illegible]製多端下巖奇品也嘉祐末研様巳如大指麄心甚凸意求渾厚而氣象益不古純斗故勒深滯墨難滌心凸故點筆不圓常如三角後益古研皆心凹後稍正平未有凸者始自唐彥猷作紅絲辟雍研心高至作馬蹄様亦心凸擾毫則非便也杭州龍華寺收傳大夫磁研甚大磁褐心如鐵[illegible]辟雍之製下作浪花擢環近足處又丹陽人多於古冢得銅硯三足蹄有蓋不鏤花中陷又唐墓中得如蓮葉中凹兩足如鳳池之製今土人多重端様以平直斗様爲貴滯墨可惜也滕文恵公家收劉王陶硯蓮蓋蓋上有鳳坐一臺餘雕雜花草涅之以金泥紅漆有字曰鳳皇臺方直上狹尹在研上中甚平也此皆元章語

元章又自言收一青翠疊石堅響三層傍一嵌磨墨上出一峯高尺餘頂復平嵌巖如亂雲四垂以覆硯以水澤頂則隨叢垂珠滴硯心上有銘識事見唐莊南傑賦乃歷代所寶也又收一正紫石四疊下有坐有足巧於瘦盂足上起一枝細秩枝上盤兩疊長七寸餘闊四寸餘如靈芝首銳下闊天然鳳池之象中微凹點水磨墨可書十幅紙石理在方城之右此非人力所成信天下之瓌寶也

漢和帝時中常侍蔡倫擣故魚網作紙然倫以前有紙按班史稱赫蹏赫音[illegible]蹏音啼西京襍記稱薄蹏注云小紙也又三輔故事衛太子以紙塞鼻蔡倫後有左子邑善造紙蕭子良云子邑之紙姸妙輝光東宮舊事皇太子初拜給赤紙縹紅麻紙勅紙各一百唐高麗歲貢蠶紙襯書卷日本國出松皮紙又大秦出蜜香紙一云香皮紙微褐色紋如魚子極香而堅韌晉武帝賜杜預萬番寫春秋釋例又木苔紙以苔爲之名側理紙晉武又賜張華萬番造博物志扶桑國出笈皮紙中國有桑皮紙蜀中藤紙江南竹紙楮皮紙

黝歙吳霸紙浙中有麥麵稻稈紙王右軍會稽庫中有帋九萬番悉以乞謝安宋張永所製紙為天下最尚方不及齊高帝造銀光紙賜王僧虔段成式在九江造雲藍紙又湘東王為荊州上武帝紙萬幅又奉簡文紅箋二千番又云特送五色紙三萬枚吳越有溫州蠲紙為程紙由拳紙南唐有澄心堂紙細薄光潤為一時之甲蜀箋按成都古今記載其目曰深紅曰粉紅曰杏紅曰明黃曰深青曰淺青曰深綠曰淺綠曰銅綠曰淺雲凡十樣又有松花金沙流沙彩霞金粉桃花冷金之目蜀志王衍以霞光箋五百幅賜金堂令張蠙又有百韻箋幅長可寫百韻學士箋短於百韻薛濤箋短可書四韻韓浦詩云十樣蠻箋出益州又元稹寄薛濤云菖蒲花發五雲高今世所重薛則澄心堂厚則高麗繭其次則無灰連四帋若古所稱五色霞光之類尤為可惡百年後墨皆脫落書畫之類皆以紙白板心為貴

今人好古有與古異者古鼎貴大如春秋所賂與漢土中所得皆然今之貴者不過拱把而文色秀細形製精雅動則百金其大者直十不能當一也蓋古鼎用止烹飪後稍置之宗廟列之堂序以示重器至於今則為書齋焚香之玩耳古鏡取大而花文款識異者今俱不重之惟圓小而厚或黑漆或水銀古以純素光澤為美皆取用以觀也古敦鼎兼取朱砂鸚鵡斑而今絕不貴之古不取黑漆水銀色而今絕貴之亦以觀也杯盂之類瓷器興而古銅幾廢者以其能易味也瓷有柴汝官哥定及彭建龍鈞之類柴不可得矣今宣窯興而與汝爭價亦以觀也古書畫重佛道次人物今重山水次人物而佛道則易之矣其法亦不甚傳也古書畫重絹素而今重紙則以經久故裝裱無斜理病也古書紙用硏光紛澤而今不用以其神易脫也今玉貴漢與書貴宋板墨刻貴宋搨則如故也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說部

宛委餘編十六

酒創自杜康或云儀狄王無功祠杜康而以大樂令史焦革配蓋起自康也

唐名酒有瓊花露薔薇露玉霞春不凍春燒春麴米春金陵春竹葉春洞庭春蓬萊春海嶽春錦波春浮玉春風光春郢筒若下新豐蘭陵宜城博羅溢水靈溪象洞曲阿又乾和五醞宜城九醖河東桑落西凉葡萄蒼梧竹葉西市腔郎官清

宋時名酒又有玉井秋香鄰抹秋露白[illegible]羔黃嬌新[illegible]子蓉綠香[illegible]元才篦中雲[illegible][illegible]無底金[illegible]桃花南[illegible]銀光女[illegible]長雲露[illegible]桂子香又名淡例香[illegible]里

酒有蘭生漢武百味酒也玉薤[illegible]得法於胡人者也醽醁翠濤魏侍中徵所造也十年而味甚美石能醒酒則李衛公平泉莊物也草能醒酒則開元興慶池南物也

麴酒母也[illegible]酒教也揚雄方言麴[illegible]自關而西秦豳之間曰麴[音牟]大麥麴也晉之舊都呼[illegible]麩[子八切]齊右河濟曰麩小麥麴北燕曰[illegible]麴又麴[音畢]細麥麴也[音蒙]有衣麴也今天下通呼麴不聞有此

數名

外國名酒西域有葡萄酒烏孫有青田核酒烏允有東樯酒訶陵有柳花椰子酒波斯有[illegible]林有肉汁酒北虜馬湩酒[illegible]扶南安石榴酒又甘蔗土瓜根酒[illegible]劉藤酒赤土國甘蔗酒[illegible]有側茅肉酒波斯有三勒漿酒南荒有女酒[illegible]於水中候女嫁決水取之味甚美眞臘風土記美人酒於美人口中含而造之一宿而成尤異今四夷酒以暹羅爲第一

南宋時鄱酒最有名即[illegible]大武得便大進者出衡州衡陽縣以鄱湖水造成味極美又其鳥程酒亦美而余兩宦其地酒皆濁不可言

名酒最古者關中之桑落水經註[illegible]劉白墮所造成於桑落之候[illegible]後更[illegible]云河中桑落坊水所造也[illegible]王元悅以桑落酒餉元又極其好[illegible]庾信索酒詩有蒲城桑落酒杜甫亦云坐開桑落酒至張謂有不醉郎中桑落酒教人無奈別離

何余記舊時曾預一攉扣席出欵落酒飲之且曰張
謂詩云云唐已有之乎余漫應曰杜詩有之水經註
亦有之其人色變而曰吾不知也同坐者指余手遂
不敢對

有醉千日而始醒者中山酒也有醉十日而始醒者
枸樓國僊漿酒也有行千里而始醉者桂陽程鄉酒
也

葡萄酒亦須麯蘗而成有人久積葡萄忘取遂自成
酒芳甘酷烈楊用脩以此爲眞葡萄酒餘皆妄也若
尒西域富人葡萄酒至萬石豈皆待其自成乎又夫

萱草可以成酒亦不得遂可言酒草也

貓以薄荷爲酒雞以蜈蚣爲酒鳩以桑椹爲酒虎以
狗爲酒蛇以茱萸爲酒謂食之而醉也南中人以檳
榔爲茶亦當以檳榔爲酒蓋宋人有云檳榔四德醉
能使之醒醒能使之醉饑能使之飽飽能使之饑

古傳註茶樹初採爲茶老則爲茗今人倶稱茗當
是錯用事也王肅在宋嗜茗後走魏嗜酪因茗不中
與酪作奴比人因呼茗酪奴

建州之北苑先春龍焙洪州之西山白露鶴嶺穆州
之鳩阬東川之獸目綿州之松嶺福州之栢巖雅州
之露芽南康之雲居婺州之舉岩碧乳宣城之陽坡
横紋饒池之僊芝福合祿合蓮合慶合蜀州之雀舌
鳥觜片甲蟬翼潭州之獨行靈草彭州之僊崖石蒼
臨江之玉津袁州之金片綠英龍安之騎火涪州之
賓化建安之青鳳髓岳州之黃翎毛建安之石巖白
岳陽之含膏冷此唐宋時產茶地及名也

唐茶不重建以建未有奇產也至南唐初造研膏繼
造蠟面既又佳者號曰京挺宋初置龍鳳模號石乳
又有的乳白乳而蠟面始下矣丁晉公進龍鳳團至
蔡君謨又進小龍團神宗時復製密雲龍即東坡共佳茗書
哲宗改爲瑞雲翔龍則益精而小龍團下矣徽宗品
茶以白茶第一又製三色細芽而瑞雲翔龍下矣宣
和庚子漕臣鄭可聞始創爲銀絲氷芽蓋將已揀熟
芽再剔去祇取其心一縷用清泉漬之光瑩如銀絲
方寸新胯小龍蜿蜒其上號龍團勝雪去龍腦諸香
遂爲諸茶之冠今建茶碾造雖精不去龍腦以爲奪
聞中味亦不用入瀹而茶品獨貴者虎丘其次天池
又其次陽羨羨之佳者岕而龍井六安之類皆下矣

○蜀蒙山頂茶多不能數斤極重於唐以爲僊品今
之蒙茶乃青州蒙陰山產石上若地衣然味苦而性

涼亦不難得
南劍有蒙頂石花湖州有顧渚紫筍常州陽羨洞峽
州有碧澗明月福州有方山生芽洪州有西山白露
壽州有霍山黃芽
段成式所載食品今摘其尤者䰞脊獲炙無蒸犁物朘
糜臘桂鱧石鯾熊蒸鮞鱒蘇竹荊餳竿炙蠙雁餘餬
餦餭粔籹炙糕蛸子䱇蝦胡精細飄鯙私酢鶯膏鬌
鱁鮧述蕩擘撲炙鯅河隈蘇董洛鯉洞庭鮒灌木鯷珠
翠琛茶黃鮐真糂采會稽菰不周稻玄山禾楊山穄
南海秬壽木華玄木葉夢澤芹具區菁楊樸薑招搖
桂越駱菌長澤卵三危露昆侖井黃頷臛醒酒鯖
見南史侯景傳 新鸛子蒲葉菘竹根栗鯔子鮞麻胡麥綠施
筍千里蓴萬丈鱠蝦足鱠萬鱉鰓張被九蒸豉大貊
炙蜀擣炙路時腊棧天脯凡當餅大扁餳馬鞍餳白
龍舍黃龍舍阿韓特餅櫻桃饆蝎餅又有龍上牢丸
湯中牢丸 卿子以為牢丸者也 又稱當時蕭家餛飩可以瀹
茗庾家粽子白瑩如玉韓約家櫻桃饆饠色不變曲
良翰能為驢鬷駝峰炙及末冠家名食有凉胡突鱠
鱧魚臆連蒸麞麞皮索餅
御廚進饌用九飣牙盤食以次用揚紀諸郡進食卯此

也
渾羊歿忽為珍食置鵝於羊中內實粳肉五味全熟
之熱洛河剝鹿血煎鹿腸之同昌公主傳有消靈炙紅
虬鬚郭鍠蓮花餅餤宋毅子膾倪士良赤明香脯
王貴公主逍遙炙韋巨源食譜有單籠金乳酥餅
曼陀樣夾餅 巨勝奴 貴妃紅
婆羅門輕高麵 御黃王母飯 金
鈴炙 七返膏 光明蝦炙
通花軟牛腸 羊 生進二十四氣餛飩
十四 生進鴨花湯餅 見風消 同心生結
脯 冷蟾兒羹 唐安餤 金銀夾花平截
雙拌方破餅 火焰盞口䭔 水晶
龍鳳糕 玉露團 漢宮棋子 長
生粥 天花饆饠 賜緋含香粽子 甜雪
八方寒食餅 白龍臛 素蒸音聲部
十八 七 金粟平䭔 鳳凰胎 羊皮花絲 逡
巡醬 乳釀魚 丁子香淋膾 蔥醋雞 吳興
連帶鮓 西江料 紅羊枝杖 升平
炙 治羊鹿舌三百數 八仙盤 剔鵝作八副 雪嬰兒 仙人臠
乳 小天酥 分裝蒸臘熊 卯羮 清涼臛

碎（封狸肉夾脂）箸頭春（炙活鶉子）暖寒花醸驢蒸（耿爛）水鍊犢炙
（盡火力）五生盤（羊兎牛熊鹿並細治）格食（羊肉腸臟纏豆英各别）過門香（薄治
羣物入沸油烹）紅羅飣（膋血）湯浴繡丸（肉糜治隱卵花）纏花雲夢肉（卷鎮）
徧地錦裝鱉（羊脂鴨卵脂副）蕃體間縷寶相肝（盤七升）
謝諷食經中畧鈔五十三種北齊武成王生羊膾細
供沒忽羊羹急成小餤飛鸞膾咄嗟膾剔縷雞爽酒
十樣卷生龍鬚炙千金碎香餅子花折鵝糕脩羊寶卷
交加鴨脂君子飣越國公碎金飯雲頭對爐餅剪雲
析魚羹虞公斷醒鮓魚羊仙料寒龍糕十二香點臛
春香泛湯滑餅象牙鎚湯餅汙洋麪金裝韮黃艾炙
白消熊帖乳花麪英加料盤花魚月專門膾拖刀羊
皮雅膾折筋羹香翠鶉羹朱衣餤露漿山子羊蒸
千日醬加乳腐金丸玉菜臛鱉添酥冷白寒具天孫
膾暗裝籠味高細浮動羊乾坤夾餅乾炙滿天星含
漿餅撮高巧裝壇樣餅楊花泛湯糝餅天真羊膾魚
膾永加王（特封）烙羊成美公藏蟹含春侯（二名即上注）新治
月華飯無憂臘連珠起肉
食品又有隋煬鏤金龍鳳蟹曆清風飯（用水晶飯龍睛粉龍腦末
牛酪漿調事畢下冰池冷透進之）同阿餅（碎肉與麪搜細如紙薄蒸之）蕭家麥穗生
寒消粉（卵餅夾生也）辣驕羊（火燒燎之）春玉尖麵（以消熊棧鹿為餡）

（此狀玉筋炙之乳竹鐵格其孔而外饊洎乳紋而上以鵝酥）
金陵有七妙齏可照面餛飩湯可注硯餅可映字飯
可打擦臺灩麪可穿結帶醋可作勸盞寒具嚼著驚
動十里人
禮所謂八珍者淳熬○淳毋○炮豚擣珍○漬○熬
○糝○肝膋○炮牂蓋八法也其品則牛羊麋鹿麕
豕狗皆所以養老者也右世則云龍肝鳳髓兔胎鯉
尾鶚炙猩脣熊掌酥酪蟬（羊脂為之）迺此八珍醍醐麈吭
野駝蹄鹿脣駝乳麋天鵝炙紫玉漿玄玉漿（即馬奶子）
宋高宗幸清河王張俊第供進御筵脯腊一行線肉
條子皂角鋌子蝦腊雲夢羓兒肉腊嬭房旋鮓金山
鹹豉酒醋肉肉瓜虀埀手八盤子揀蜂兒下酒十五
盞花炊鵪子荔枝白腰子嬭房簽三脆羹羊舌簽萌
芽肚胘肫掌簽鵪子羹肚胘膾鴛鴦炸肚沙魚膾炒
沙魚襯湯鱔魚炒鱟鵝肫掌湯虀螃蟹釀棖嬭房玉
蕊羹鮮蝦蹄子膾南炒鱔洗手蟹鯚魚假蛤蜊五珍
膾螃蟹清羹鵪子水晶膾猪肚假江瑤蝦棖膾蝦魚
湯虀水母膾二色繭兒羹蛤蜊生血粉羹插食炒白
腰子炙肚胘炙鵪子脯潤雞潤兔炙炊餅不炙炊餅
臠骨勸酒十味江瑤炸肚江瑤生蝤蛑簽薑醋香

螺香螺煠肚薑酸假公權煨牡蠣牡蠣煠肚蝤蛑煠
肚對食十盞二十分蓮花鴨簽蠒兒羹三珍膾南炒
鱔水母膾鵪子羹鱘魚膾三脆羹洗手蟹煠肚胘對
展每分時果五盤晚食五十分名件一色蠒兒小頭
羹飯肚子羹笑靨兒脯腊雞脯鴨
食經食次二書有肥脯法脆見謝諷傳又有浥魚法
羹臛法胡羹法肺膜法芋盤腸雌鮈法羌煑法筍菁
羹法鮑臛湯法禁尖法腎法蒸魚法胡鮑法懸熟
法裹蒸法脏膌法蜜純煎魚法勒鴨消法酸肫法捧炙
法腩炙法牛胘炙法擣炙法銜炙法啖炙法餅炙法
覲炙法脾肉法苞牒法餅有髓法鱧法棊法膏環粔籹
王式中粔籹也餢飳起麪也以捼法穰粔法羹粗法以其名
小異故記之
汴中節食因記其名元陽臠元日油畫明珠上元油餅六上
菜人日涅槃兜二月十五手裏行廚上巳冬凌寒食指天餕餡四月
八如意圓重五綠荷包子伏日辣雞臠二社飯羅睺羅飯七夕
玩月羹中秋盂蘭餅餡中元米錦重九糕宜盤重至萱草麪臘日
法王料斗臘八
何太宰曾有安平公食單韋僕射巨源有燒尾宴食
單段承相文昌有食經五十卷號鄒平公食憲章庖
榜曰煉珍堂在途曰行珍館虞悰有食方謝諷有食
經各十卷孟蜀食典一百卷
何曾食日萬錢子劭日二萬錢任愷一食萬錢和嶠
日三萬錢高陽王元雍一食數萬錢杜岐公悰日五
食一食萬錢李衛公德裕至一杯羹二萬錢韋侍郎
陟至廚中棄遺直萬錢元承相載用食物㮯器至三
千事
蔡太師京廚婢數百人庖子亦十五人段承相有老
婢名膳祖四十年閱百婢僅九婢可嗣法孫節度承
佑一宴殺物命千數蔡京每殺鶉子蟖千餘承佑每
謂人今日富有小四海矣謂南蛸蚌北紅羊東蝦魚
西杲皆備也尸子曰桀紂必南海之薑北海之鹽西
海之菁東海之鯨
何太宰每宴不食尚方所食晉武帝令就其家取之
帝幸王武子第侍婢數百人各持琉璃器供膳食蒸
豚有異於常問乃以人乳飲之齊武帝幸芳林園就
虞悰求味獻糋及雜肴數十輿大官不及也上欲求
飲食方不得後體不快悰僅獻醒酒鯖鮓一方而已
當時君臣乃爾良可嘆也
食之多者史稱廉頗七十餘一飯斗米䏬肉注云秤

十斤也荷堅拂蓋郎夏默等三人每食飯一石肉三
十斤長至丈九尺理或勝之宋明帝嗜白肉至二百
片蜜漬鱁鮧一頓數金鉢㸃顏肖嗽白肉膾至二斗
馬希毅日食雞五十然皆江左人也
波斯王亦食駱肉炙甚至二石餘肥大不能行佛為
說法勸解乃減一石南燕慕容德時逢陵長王鸞長
九尺腰帶十圍貫甲跨馬不由蹬德見而奇之賜食
立盡一斛馬希毅日食五十雞此鋪餟之極也范汪
噉青梅一斛都盡更自難
齊王好食雞跖日進雞七十臨江王妃亡無畏好食
鱧魚頭日進鱧魚三百可為的對
宋史載張司空齊賢罷相知安陸賓客會廚吏置
一金漆大桶廳側竊公所飲食如其物投桶中至暮
漾溢桶外公一食肥猪肉觔十餘斤風藥黑神丸常
人服不過彈許公常以五兩為大劑夾以胡餅頓食
之趙承相雄上殿奏事上從容問曰聞卿善啖欲以
小點心相請如何趙起謝遂命內侍捧史忠惠所進
玉海容三升者賜之凡七賜皆釂繼以金柈捧籠炊
百枚食其半上曰卿可盡之遂食至盡上為之一笑
後南帥日欲求其偶而不得有以兵馬監押爲者召

對飲各盡酒三斗猪羊肉各五斤蒸胡五十事亦過
醉飽唯雄而其人尚醒因起淮泗斗許辨別其人腹
圍忽爾然若發盖恒特以帶限之漲而斷也張趙
二公微時斷弛事標和類
師曠荀勗將明皇甫謐妙於味者也彭鏗易牙毛德
祖虞悰曲良翰彭湘淡濟姬姮工於味者也魏文帝
武陵陽吳質何曾何劭和嶠王愷王濟石崇劉穆之
徐湛之河曇阮佃夫朱异羊侃元雍元琛崔浩爾朱
文略韋安石韋陟裴冕元載段文昌韋德裕雄武
孫承佑陶穀蔡京張俊張鎰侈於味者也虞愿樊噲
主簿與韋季勳男於味者也宋明山濤劉道眞江淹
蕭穎胃庭實孫馬都山悰廖易之張齋賢張意趙雄
洪於味者也張易之張昌宗韓績酷於味者也羅友
陳仲將偃於味者也鄭子公劉岩司馬子期小人於
味者也
宋南康公劉邕嗜瘡痂北杜鮑魚靡納南郎嬰使鮮
于叔明嗜臭蟲每採拾得三五升浮于微熱水洩其
氣以酥及五味熬卷餅食之云天下佳味知福建院
權長孺嗜人爪甲見之輒流涎與南宋糖結蜜唧不
乃是何以異哉

山巨源飲量至八斗晉武帝每令私益之盡量而止醉後飯飲猶飭不休則不特能飲亦洪於食者也劉伯倫祝詞云一飲一石五斗解酲嵇阮可以例推矣周伯仁渡江雖日醉而恒云無對後有舊對訪之欣然命酒各盡一石大醉其人酒從脇出滂沱牀下而死滿寵盧植馬融傅玄劉京魏舒劉藻柳謇馮跋之飲皆可至石餘鄭康成鄧元起皆一斛不亂于定國飲酒數石不醉爲廷尉十八年冬月請讞益精明裴弘泰自杯勺以至觥船重二百餘兩可爲酒人之冠一云是

嵇阮劉畢始爲裸袒之飲而已渡江以後周伯仁時欲通紀瞻婢露其醜幾爲憲司所劾按五行志晉惠帝元康中貴游子弟相與爲散髮之飲對弄婢妾逆之者傷好非之者負譏則不止一伯仁而已也占以爲貌不恭之災

劉潛石曼卿輩尤爲豪飲每飲必云幾日一日與方濃而酒垂竭傍有醋三斗許併飲之酒醋俱盡或置身木杪而飲曰巢飲以席自束出首而飲之已復縮入曰鼈飲所謂牛飲者不足道也歐陽永叔梅聖俞俱量可盡百杯每遇潛曼卿輒爲所困

隋仁壽間善禪師入內造五色飲以扶芳葉爲青飲拔楔根爲赤飲酪漿爲白飲烏梅漿爲玄飲江笙爲黃飲又作五香飲第一沉香飲次檀香飲次蘭澤香飲次雞舌香飲次甘松香飲大業志扶芳出吳郡其樹蔓生纏繞他樹葉圓而厚凌冬不凋夏月取其飲微火炙使香煮飲碧深色香甚美不渴今不定爲何樹亦不解作飲

琴始五絃舜所彈也堯善之加二絃以合君臣之恩蔡邕益之爲九絃彈一絃者馬明生所遇神女也無絃者陶元亮所自寫也

斲琴名手自伯喈外隋則趙取利唐則雷霄雷盛雷珏雷文雷迅郭亮沈鐐張鉞金儒僧三慧宋則蔡睿朱仁濟衛忠正趙仁濟馬希仁馬希先金淵金公路陳亨道馬大夫梅四龔老林杲元則嚴古清施溪雲施谷雲施牧州

古琴名則水清春雷玉振黃鶴秋[illegible]鳴玉瓊響秋籟陳古南薰大雅松雪浮磬奔雷九霄環佩百衲響泉冠古韻磬泚深天球趙子昂以大雅名堂松雪名齋蓋是二琴爲所有耳又混沌材玲瓏玉萬壑松雪夜冰玉澗鳴泉石上清泉秋塘寒不凡[illegible]已上俱見輟耕錄又吳越有洗凡

清絶二琴祈氏百衲琴見洞天清祿集及輟耕録
趙希鵠云古琴有陰陽二材桐木面陽日照者爲陽不面日爲陰以新桐木驗之陽必浮陰必沈陽材琴旦濁而暮清晴濁而雨清陰材琴旦清而暮濁晴清而雨濁
古琴以斷紋爲證琴不歷五百歲不斷愈久則斷愈多斷有數等有蛇腹斷有面底俱斷有梅花斷僞者無劒鋒亦不難識也
博物志云堯造圍棊丹朱善之彼王中郎之坐隱支道人之手談雅語也尹文子之鄙音劉中壘之兵法至語也甚夫子之稱聖教班固墨之象地則效天文通王道至語也孟孔子之謂賢賢於飽食終日者而巳所謂小道可觀致遠恐泥者也乃若奕之有品啟自劉宋盛於泰始至宰相論評人主制決嗟亦盛矣吾讀浮爲時養略言之孟氏有言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又杜夫子在西京爲天下第一而吳録稱嚴子卿慕與皇象書趙達數爲吳中八絶又抱朴子云嚴子卿馬綏明聖於棊者也然則四人者其最上品乎當漢末有馮翊山子道王九真郭凱善奕曹太祖皆與爭能孟德既不褒然諸君復遇敵手殆難乎上者矣晉氏之季吾宗敬豫與濟陽江霦俱爲中興第一竊謂士大夫之第一猶之王僧虔之稱齊高帝書云屬而是時北燕羅騰字叔龍者究盡其妙獨步當時俄而北平樂松字少携者出而與齊要之其猶在敎豫與霦上哉宋文既好此伎而羊玄保以賭得宣城郡士林黯之然其品第三不知誰當爲第一者吳郡褚胤七歲入高品及長冠絶當時坐從父崇朋反累死何尚之特以絶藝爲請不得胤不死意者其胤乎湘東素亦偏嗜等於蠅餓然爲品甚拙而受譏甚闇是時用爽安王休仁爲圍棊大中正品彭城王抗第一會稽褚思莊夏赤松次之抗神速思莊耐遲抗取勢赤松鬪于此所以小異也然是時魏有范甯兒偕使者李彪來一戰而勝王抗甯兒亦第一品也梁武帝素工奕奕在能品用湘東例命到溉朱异司其凡而沈約爲之序大抵宋之徐羨之羊玄保何尚之齊之蕭賾子良柳世隆惲及溉异輩亦僅士大夫錚錚者耳唐之奕以開元王積薪爲第一然所謂孤山老姥婦姑者當遠據其上又有待詔滑能品最高至爲上帝所取顧師言者不甚著記謂其在大中初行于第三十三着勝神頭國王一曰日本國王第所謂鎮

神頭勢今尚在然則能與思言亦第一品也宋與繼積薪而品高者為江右劉仲甫積薪之時有李憨角仲甫時有王憨子角然李憨身輕而王憨見忌最後三衢祝不疑高仲甫一道許河東晋士明高仲甫兩道許而劉氏之祖祧矣　明興江陰相子先稱國手蘄人樸得達勝之又有一游僧亦勝之正德中宰揆之地如李文正東陽楊文襄一清喬莊簡宇諸公皆好奕而四明范洪重洪之後永嘉鮑一中重鮑生晚不及與洪角而格勝之文襄呼鮑小友為延譽江淮間而其郡李冲晚出遂與鮑雁行周源又晚出於李徐希聖又晚出於周惜早死皆駸駸角鮑者也此所謂永嘉派也婺汪曙不及鮑者一子程汝亮晚出勝之而亦蚤死此所謂徽派也顏倫善奕局不差一道足跡偏天下無能當者而李釜時養晚出遂與之角倫護名不復肯應乃游吳中此所謂京師派也今後進中閩有與生蔡生越有岑生揚有方生鼎立而岑與岑尤張甚皆未可量也始永嘉守僑郡志志伎藝曰鮑一中奕品第一李冲次之冲意不樂遂罷不復志而最後冲且老矣與時養戰大敗數避匿程汝亮之遇時養一再北遂為勁敵云王子曰余以時觀鮑生奕不能悉其妙第見其批亢擣虛無衡呼耳移玑覩顏倫子明最後乃觀李與程勁為忘寢食者數矣贊之用兵鮑如淮陰侯有搏沙之巧李則武安君橫壓卵之威顏則孫吳扶必勝之筴程則諸葛侯不破之法雖奇正時出攻守異勢要之皆稱善師者矣余嘗戲李以李廣程以程不識程猶未肯色受也然李時時為余言未嘗不避顏以為有國士風余因作奕旨手書一通貽時養謂與顏鮑而程四子者不知於古何如以當　明第一品無愧也

余既與李時養論奕歸而臆數其人與品手書貽之乃其事有奇而未可據者因再疏一通為奕問僕後博考傳記毋妨冉續也問段柯古所載鳩摩羅什為人奕起子空處皆作龍鳳形信乎曰其人奕品下至八九道或可誘而成耳不然什公亦姑幻障人耳目無是理也問顧思言三十三著而勝神頭王信乎曰一說日本王也奕至三十三著而決勝所謂通神者也其猶在坐照上乎師言於品不登第一而孜之史古未有神頭國而日本王由來不入朝將無好事者為此勢以附會其說乎未可必也問孤山老姥之說信乎曰或有之然作積薪之自為神也好事者假神

而抑積薪之語也所謂指示以攻守劫殺之方甚略竒是子可教以當勢耳其抑積薪可見也問一行於張燕公宅見積薪奕遂與之為敵且曰念貧道四句乘除語人人盡為國手信乎曰有之一行神於數者也神於數則可以觸類其曰四語乘除人人國手非也問陸子静一悟河圖數而勝國手信乎曰其徒假一行事而神其師之語也子静奕品甚下今不覩其遺文若葛藤而胡以能悟也問范甯兒之勝王抗信乎曰有之抗重而甯徵也甯兒以有心待抗而抗以無心待甯兒猶之乎司馬仲達之於孔明也且此一局耳未可定也問滑能之事信乎曰能暴死耳奕者之神其技也是天人者勝能而何又假能也問王質爛柯之說信乎曰不然也堯至今三千六百年耳度不能十局也則為神仙者局善焉問劉仲甫之高王積薪兩道也祝不疑之高仲甫一道也晉士明之高仲甫兩道也信乎曰果爾則積薪而上有四道矣仲甫之高積薪也其持論也自為高者也不疑士明之高仲甫也乘瑕者也二子用杖而仲甫用喪也問王粲陸瑗之覆局信乎高品哉曰惟仲甫與顏倫亦能之此善記者也非與於品者也問孟堅之有旨也應瑒之有勢也馬融曹攄王粲劉怲蔡洪梁宣之有賦也李尤之有銘也高品哉曰唯永嘉林生有集焉而品第五也此工於文者也非與於品者也問吾子何如曰猶之乎數子而已矣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七十二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說部

宛委餘編十七

仙道鬼神姓名有可考者元始天尊姓樂名静信見度人經玉門子姓王名剛九靈子姓皇名化北極子姓陰名恒絶洞子姓李名脩太陽子姓離名明太陽女姓朱名翼太陰女姓盧名全太玄女姓顓名和南極子姓柳名融黄盧子姓葛名起馬名生姓和名君賢張道陵名輔劉根字君安尹軌字公度介象字元則見葛翁神仙傳河伯姓馮名夷字公子見聖賢冢墓記秦宗新祠頌又姓吕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見龍魚河圖太眞夫人姓王名婉羅見眞仙通鑑介子推姓王名光范蠡字少伯鬼谷子姓王名詡見神仙傳毛女字玉姜見神仙傳醫王子姓古名老師見本草序浮丘公姓李見列仙傳壷公姓施名存孔子弟子見眞誥又姓謝名玄見丹臺録武當戰將軍姓燕名濟洪崖先生姓張後洪崖先生亦姓張名蕴俱見眞仙通鑑東王公名倪字君明西王母姓楊名回天翁姓張字刺渴龍神名䆿又姓張名卓字子郭井鬼

名瓊廁鬼名頊又姓郭名登見酉[illegible]李耳在母胎八十年耳有聃故一名老聃[illegible]母胎六十歲故號雞生

日姓張名表字長史日中青帝名圓常元字照龍韜赤帝名丹靈峙字綠虹收白帝名皓鬱將字廻金霞黑帝名澄瀉浮字玄綠炎黄帝名[illegible]字[illegible]曜像月姓文名申字子光月中青帝夫人名娥隱珠字芬艷嬰赤帝夫人名翳逸寥字婉延虛白帝夫人名靈素蘭字鬱蓮花黑帝夫人名結蓮翹字淳屬金黄帝夫人名青營襟字炅定容東嶽姓玄丘名目陸南嶽姓崇名澤光西嶽姓浩名元倉北嶽姓伏名通萌中嶽姓角名普生東海姓閼名内靈西海姓道名洞清北海姓俞名淵元又東海姓何名歸君南海姓劉名賢君西海姓劉名漱君北海姓吳名禽强君歲星姓碧空名澄瀾字青凝夫人姓涵常名寳容字飛雲熒惑星姓洞空名緯浮字散融夫人姓陽常名華瓶字玄羅太白星姓寥靈名振尋夫人姓明常名飆英字靈思辰星姓華亘名精源夫人姓淵常名玄華字龍娥鎮星姓藏睦名筦延夫人姓康常名空瑶字非賢雷公江赫冲[illegible]又英風伯方道彰雨師陳華夫

俱見道經閻羅王名閃多見佛經
酉陽雜俎云二十八宿昴爲首姓鞞耶尼形如剃刀屬火畢姓頗羅墮形如笠屬木觜姓毗梨佉耶尼形如鹿頭屬日又月之子參姓天婆斯失絺形如婦人屬日井姓參形如足跡屬日鬼姓炮波羅毗形如佛胸屬木柳姓同參形如蛇亦屬日星姓賓伽耶尼形如河岸屬火張姓翟曇形同井屬福德天翼姓憍陳如形同井屬林天軫姓迦遮延形如人手屬毗婆梨帝角姓質多羅形同軫屬喜樂天亢姓迦旃延氐姓多羅尼（二星不載形屬）房姓阿藍婆形如瓔珞屬慈氏天心姓迦羅延形如大麥屬忉利天尾姓迦羅尼形如蝎尾屬職師天箕姓持父迦形如牛角屬清淨天斗姓莫迦還形如人拓石（屬不載）牛姓梵嵐摩形如牛頭屬梵天女姓帝利迦形同心屬毗紐天虛姓同翼危如烏免姓畢羅尼形同參（屬不載）俱室姓閻浮都迦屬蛇頭天（蝎天之子形不載）壁姓陁難闍娑姓阿瑟吒（形屬不載）婁姓阿含婆形如馬頭胃姓馱伽毗形如鼎足（屬不載）按此稱貝編當是佛書耳而藏經不載又有祭昴用乳畢用鹿肉觜用果參柳牛用醍醐井鬼張斗用粳米和家星用烏麻翼用黑豆軫用秀稗角氐用花亢用蒜豆房用酒肉心危用粳米尾用鼻根女用烏豆虛用烏豆汁室用血奎用酪婁用大麥之説必非佛語也

○北斗魁星名第一執陰第二叶詰第三視金第四拒理第五防仵第六開寶第七招搖

太乙君名臘天翁姓張名堅前天翁姓劉西王母又名婉衿○甲子神名弓隆呼之入水不溺甲戌神名執明呼之入火不燒

太真科經鬼仙名丙戌日龍生丙午日挺環乙卯日天精戊午日耳述壬戌日逵辛丑日延乙酉日彌左丙寅日天濯辛卯日魅酉又虱鬼名畟迋迋馬鬼賜蛇鳳側石圭

舊鐵詞食蛇鬼者申食虎者佛胃食魃者雄伯食祥老膝蘭食咎者攪諸食夢者伯倚食磔者強梁祖名二食蠱者死寄生窮奇騰根（三名）○王延壽所夢有游光虆殺諸渠印尭夔矍將剡摘脈尭峴（二字句並見酉陽雜俎）

鍾山神鼓葛蓉山陸吾泑山蓐收日光山計蒙岐山泑盖夫夫山于兒海北鍾山燭陰差丘北曰奢比尸大人北曰肝榆尸朝陽谷曰天旲巴神曰孟涂東海渚偶號子偶京湯谷奢北尸西海々々茲月山曰噓南海渚不返胡余（一名北海渚偶強縄）九鳳又彊梁（見山海經）

五嶽眞形圖東嶽岱崇西嶽華崇南嶽霍崇北嶽恒崇
中嶽惲嶽龍魚圖泰山姓圓名常龍衡山姓丹名靈峙
華山姓浩名鬱狩恒山姓澄名潛淳嵩山姓壽名逸群
呼之令人不病東海神姓馮名脩青又名阿明夫人
姓朱名隱娥一又名阿明南海姓[redacted]名赤夫人姓翳
名逸寥一又名祝融西海姓句大名丘伯夫人姓靈
名素蘭一又名巨乘北海姓是名禹帳里夫人姓結
名連翹一又名禺彊又河圖東方蒼帝神名靈威仰
南方赤帝神名赤熛怒中央黃帝神名含樞紐西方
白帝神名白招拒北方黑帝神名叶光紀與道經所
載俱不同恐俱未可信也龍魚圖又有泰山將軍唐
臣霍山將軍朱丹華山將軍鄒尚恒山將軍莫惠嵩
山將軍石玄〇太公金匱南海神曰祝融東海神曰
勾芒北海神曰玄冥西海神曰蓐收又不同
鄭君云五兵皆有名諱之亦有驗刀名大房虛星主
之弓名曲張氐星主之矢名彷徨熒惑星主之劒名
失傷角星主之弩名遠望張星主之戟名大將軍參
星主之
弓神名曲張見龍魚河圖箭神名續長弩神名遠望
刀神名脫光劒神名飛揚俱見太公兵法船神名馮

耳見孫簡文記衣服鬼名甚遼見酉陽雜俎
山精名夔水精名罔象山水間精名必方故水精名
慶忌故池精名意左右有石水生其間其精名喜水
有金者其精名侯伯一足蠱池精名髮頊三軍之精
名賓滿木精名彭侯千載木有蟲名賈肚狀如豚玉
精名岱委金精名石糖故宅精名揮文又名山冕可
呼使全錄故臺屋精名兩貴故市精名毛門字精名
侯龍丘墓精名狼鬼廢丘墓之精名元故道徑精名
忌又名作器故井精名觀絕廁精名依倚故溷精名
卑俱見白澤圖語忘敬遺洽産鬼名臨産呼之佳
殺傖傳亦鬼名見東方朔鬼書
山中之精如小兒頭者其名跂又名熱内如鼓赤色
亦一足者其名暉如人長九尺衣裘戴笠者其名金
累如龍而五色赤角者其名飛飛呼之不爲害大樹
精名雲陽山水精如吏人者名四徼大蛇著冠幘者
名升卿呼之吉
百歲狼爲女人名知狐爲女人名紫
髮神蒼華字大元腦神精根字泥丸眼神明上字英
元鼻神玉壟字靈堅耳神空閑字幽田舌神通明字
正倫齒神崿鋒字羅心神丹元字守靈肺神皓華字

虛成肝神龍烟字含明肺神玄冥字育嬰脾神常在字魂停膽神龍曜字威明見黄庭内景經

釋氏有姓名可考者毗婆尸佛姓憍尸迦毗婆尸佛尸棄佛毗舍佛俱姓拘利若拘留孫佛拘那含牟尼佛迦葉佛俱姓迦葉釋迦文佛姓剎利又瞿曇氏小字頻吉祇爲悉達彌勒佛姓慈氏名阿逸多一祖摩訶迦葉姓婆羅門大目犍連名胡豆一名萊服根須菩提名鳩留產二祖阿難姓剎利三祖商那和脩姓毘舍多名舍那婆斯四祖優波毱多姓首陀七祖婆須密姓頗羅墮八祖佛陀難提姓瞿曇九祖伏馱密多姓毗舍羅十一祖富那夜奢姓瞿曇十二祖馬鳴大士名功勝十五祖迦那提婆姓毗舍羅十八祖迦耶舍多姓鬱頭藍十九祖鳩摩羅多姓婆羅門二十一祖婆脩盤頭姓毗舍佉二十三祖鶴勒那姓婆羅門二十四祖師子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姓俱同中國初祖達磨姓剎利帝本名菩提多羅二祖慧可姓姬四祖道信姓司馬五祖弘忍姓周六祖慧能姓盧名能僧伽大士姓何高坐道人名吉友牛頭一祖姓韋一祖智巖姓華鳥窠禪師姓吳名元卿大梅姓馮南嶽懷讓姓杜木菴玄覺姓戴石頭姓陳徑山大覺姓朱馬祖道一姓馬二祖懷海姓朱南泉姓王龐居士名蘊神會姓高仰山慧寂姓葉潙山靈祐姓趙黃蘗姓邢北宗神秀姓李嵩嶽慧安姓衛支遁姓關佛圖澄姓帛邢州寺碑則云姓濕竺道潛姓王竺僧度姓王名晞道安姓衛一云姓帛慧遠姓賈寶誌姓朱玄奘姓陳名褘慧贖姓李萬廻一行俱姓張梁四公一蜀闖一魏杰一𩇕一仉督慧永姓鄱曇邕姓楊僧碧姓傅竺道生姓魏慧觀姓崔慧義姓梁道淵姓寇慧琳姓劉玄暢姓趙僧遠姓皇僧慧姓皇甫寶亮姓徐法通姓褚曇道開姓孟白足和尚名曇始玄高姓魏僧旻姓孫法雲姓周智藏姓顧慧超姓廉慧約姓婁僧稠姓孫僧達姓李三車法師姓尉遲忠國師姓冉圭峰姓何宣律師姓錢釋智永姓王智果同懷素姓錢齊己姓胡貫休姓姜辨才姓袁見佛經典傳燈錄高僧傳法書要錄等書

自古文章之士稱以仙去者理或有之蓋天地冲美秀特之氣見乎獨多生有所自出有所爲則去有所歸固其宜耳淮南王與八公上昇東方朔爲華陽洞主司馬季主委羽托化南華冲虛各備仙職嵇康郭璞泊肴兵解曹植爲遮須國王蔡邕爲脩文郎劉楨

徐幹王粲俱爲侍中王茂弘爲尚書令陶隱居爲蓬萊都水大監魏鄭公爲太陽都録太監李長吉召賦玉樓記杜佑馬總爲六押大都統白居易爲海山院主韓退之爲眞官冠萊公蔡忠惠俱爲閻浮提王麗籍爲王屋山君韓魏公爲紫府眞人石曼卿爲芙蓉城主王平甫爲靈芝館仙官蘇子瞻爲奎宿一云紫府押衙劉景文爲雷部掌事沈文通爲地下曹司杜少陵生前爲文星典吏及其殁也又與李青蓮俱優游江湖稱散僊近頋太保昂臣嘗三履徐昌穀任第二幾帝君後陸詹事深將終之夕亦頂瘳之其事尤奇怪予別有紀

又覧眞誥諸書按孔子爲太極上眞公治九嶷山一云廣桑山眞君顔回爲明晨侍郎後爲三天司直一云與卜商俱脩文郎召公爲南明公張良爲門下侍中張衡楊子雲爲北方鬼帝治羅酆山周公爲北帝師莊周爲太玄博士嵇康爲中央鬼帝治抱犢山屈原爲海伯統八海王弼爲立監嚴君平尚在峨眉山鬼谷子爲太玄師治青城山墨翟爲太極仙卿郭景純爲都録司命治雲臺山周顗爲鬼官司命季札爲北明公賈誼爲西明都禁郎以治馬融事不當讁遷嵩山司馬都臺爲南門亭長臧洪爲北斗天門亭長紀瞻爲北天脩門郎與虞譚更直守天門頋和爲執蓋郎温太眞爲監海伯杜預爲長史王嘉徐庶何晏殷浩俱侍帝晨庾亮爲北太常前中衛大將軍孔融爲後中衛大將軍陶侃爲西河侯蔡謨爲長史荀彧爲北明公賓友謝幼輿爲左副監

鬼神中聖者衆成賢者吴季子顔淵卜商爲脩文郎

○十方三世所有一切世界皆悉具四種相刧謂成住壞空成而即住住而續壞壞而復空空而又成連環無端都將成住壞空八十輪轉結第一十三萬四千四百萬年爲始終之極數所謂一大刧也一日月周行四天下光明所照是爲一世界如是千世界中有千日月千須彌山王四千天下四千大海四千惡道千閻羅王千四天王千忉利天王千梵天是爲小千世界爾所小千千世界是爲中千世界爾所中千千世界是爲三千大千世界如是世界周匝成壞衆生所居名一佛刹

四果預流即須陀洹爲初果一來即斯陀含爲二果不來即阿那含爲三果無生即阿羅漢爲四果自此以上獨覺菩提爲辟支佛自覺覺他爲一切菩薩垂

訶薩行因果圓滿為諸佛無上正等菩提
佛經如觀音大勢至文殊普賢皆久已造佛境而不
肯成佛普賢則廣大脩習圓滿未退名亦息願文殊
則深入善權廣化衆生故未取道觀世音於阿彌陀
佛滅後成等正覺號普光功德山王如來彼佛國土
曰衆寶普集莊嚴大勢至繼觀音成佛號善住功德
寶王如來至文殊為七佛導師又云過去無鞅數佛
皆其弟子成佛之時以恒沙諸佛世界為一佛刹其
佛刹裝嚴比阿彌陀佛猶大海水比一滴水則諸佛
功德未有如文殊者也
釋迦於諸弟子授記後當成佛至云彌勒發意先我
之前四十二刼我於其後乃發道意於此賢刼以大
精進超越九刼得於無上正真之道則授記先後又
有不可定者釋迦雖先成佛於五濁惡世人壽百歲
時彌勒成佛當人壽八萬歲時初會度人九十六億
第二會九十四億第三會九十二億爾後度人無數
蓋佛無高下功德有大小緣與願力所成耳
釋氏謂太昊即應聲大士孔子即儒童菩薩顏子即
光淨菩薩老子即摩訶迦葉道家謂尹喜為釋迦師
老子遣化蓋其徒相傾之談耳

老子在天皇時為通玄天師地皇時為有古先生人
皇時為盤古先生伏羲時為鬱華子神農時為大成
子祝融時為廣壽子黃帝時為廣成子帝嚳時為錄
圖子帝堯時為務成子帝舜時為尹壽子夏禹時為
真行子商湯時為錫則子後以商王湯甲十八年降
胎至武丁九年生在周西伯時為藏史號燮邑子武
王時為柱下史號育成子成王時為經成子康王時
為郭叔子西出關自流沙還授禮於孔子在天以玉
晨大道君為師在人間以常樅為師老子生登行九
步步生蓮花左手指天右手指地曰天上天下唯道
為尊釋迦生時登行七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
上地下唯我為尊不應相同如此
老子一名李耳字伯陽二名雅字伯宗三名忠字伯
光四名石字孟公五名重字子文六名定字元陽七
名元字伯始八名顯字元生九名德字伯文老子身
九變有七十二相八十一好七十二相者頭圓為天
伏表幡起王枕骨鬢皓髮如鶴長七尺餘眉有北斗
其色翠綠其間紫毛長五寸餘虎髭龍鬚素潔如絲
耳無輪郭中有三漏高平於頂厚而且堅兩日日光
方瞳綠脩鼻有雙柱形如截筒口方如海唇亦如丹

象有紫色其香如蘭齒如編貝其堅如銀數有六八
上下均平舌長且廣形如錦文玉泉流溢其味甘香
每發妙言聲如金玉額高而起廣方若矩日角月圓
金容玉姿龍頸肅肅鳳視閑閑鼻有兌象參午上達
天庭平坦金匱光盈腹有白毫願有玉丸項有三約
鶴素昂昂垂臂過膝手握十文其指纖長爪有玉甲
身有綠毛胸有偃骨背負河魁臍深寸餘腹軟如綿
心有錢文腹有玄痣根有輪文足蹈二斗指有乾坤
身長丈二偏體芳香面方而澤上下三停身如金剛
貌若琉璃行如虎步動若龍翹其相也左扶青龍

右據白虎前導朱雀後從玄武頭蔭紫文足履蓮花
項負兩景五明曜日身有圓象洞照九天兼前仙相
光色奇妍總八十一謂之好也見法輪經老子史略
○般若經如來三十二相足下有平滿相猶如奩底
地雖高下隨足所蹈坦然等觸第一足下千輻輪文
輞轂衆相無不圓滿第二手足並皆柔軟如兜羅綿
第三兩足一一指間猶如鴈王鞔網交絡文同綺畫
第四手足諸指圓滿纖長可愛第五足跟廣長圓滿
與趺相稱第六足趺脩高充滿與跟相稱第七雙腨
漸次纖圓如鹿王腨第八雙臂平立摩膝如象王鼻

第九陰相勢峯藏密猶龍馬第十毛孔各一毛生紺
青宛轉第十一髮毛端皆上靡右旋宛轉第十二身
皮細薄滑潤垢水不住第十三身皮金色晃耀諸寶
莊嚴第十四兩足兩掌中頸雙肩七處充滿第十五
肩項圓滿殊妙第十六膊腋悉皆充實第十七容儀
洪滿端直第十八身相脩廣端嚴第十九體相量等
圓滿如諾瞿陀第二十頷臆并身上半威容廣大如
師子王第二十一常光面各一尋二十二齒相四十
齊平淨密根深白逾珂雪二十三四牙鮮白鋒利二
十四常得味中上味二十五舌相薄淨廣長能覆面

輪至耳髮際二十六梵音詞韻和雅隨衆多少無不
等分二十七眼睫猶若牛王紺青齊整二十八眼睛
紺青鮮白紅環間飾皎潔分明二十九面輪猶滿月
眉相皎淨如天帝弓第三十眉間有白毫相柔軟如
絲白逾珂雪三十一頂上烏瑟膩沙高顯隆圓猶如
天蓋三十二
祖庭廣記曰先聖生有異質凡四十九表反宇注面
月角日準河目海口斗脣昌顏均頤輔喉駢齒龍形
龜脊虎掌駢脇參膺圩頂山臍林背翼臂注頭阜腋
堤眉地足心定山谷澤面如蒙倛（倛醜面也）方手垂過膝

眉一卜二彩目六十四理立如鳳峙坐如龍蹲手握
天文足履度字毫之如仆就之如升脩上趨下末僂
後耳視若營四海耳垂珠庭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
身長九尺六寸腰大十圍
人鳥山經云佛經稱須彌山即人鳥山又名玄圃山
戒名大地金根山本無妙玄山元氣寶洞山神玄七
轉觀人山恭帝三百六十億萬里自然七寶宮殿爲
元始天尊治按佛經稱須彌山頂爲帝釋天所居山
頂四面峰挺出各高七百由旬金銀琉璃玻璃真珠
車渠碼碯之所莊校然其上復有諸天道經所稱人

鳥山在諸天最尊處似不同也
須彌山半四萬二千由旬有四天王天須彌山頂爲
帝釋天上一倍爲夜摩天上爲兜率陀天化樂天他
化自在天梵衆天梵輔天大梵天少光天無量光天
光音天少淨天無量淨天徧淨天福生天福壽天廣
果天無想天無煩天無熱天善見天善現天色究竟
天無邊空處天無邊識處天無所有處天非想非非
想處天凡二十八天四天以下又有日月星宿天常
憍天持鬘天堅首天凡三十二種所謂三十三天者
即帝釋天宮也見因本經與阿含經又不盡同

須彌山東天下名東弗于人壽三百西名西瞿耶尼人
人壽三百南名南閻浮提人壽百歲北名北鬱單越人
壽千歲長倍三天下人閻浮提今中國四夷皆是也
中國稱震旦又稱人閻則自天竺名爲閻浮提之一
也
按道家稱元始天尊居玉清清微天靈寶道君元始
弟子居上清禹餘天太上老君爲元始弟子靈寶弟
居太清大赤天即化身爲老子者也陶虛白真靈位
業圖則謂玉清三元宮上第一中位元始天尊第二
中位玉晨元皇大道君第三中位太極金闕帝君姓
李下註壬辰下教太平主第四中位太清太上老君
不知所謂老子者金闕帝君乎抑太上老君乎葛洪
元始上真衆仙記則謂元始天王在玉京山經二劫
下遇太元聖母絲一劫一旋生天皇十三頭東王公
口元陽父又生西王母後復生地皇十一頭人皇九
頭靈寶經則言浮黎元始天尊玉清神母元君生
長子爲玉清元始天尊弟九子爲高上神霄玉清真
王長生大帝上清三尊譜錄則云第一度師上玄真
明道君即元始上皇丈人法姓查法諱奇法字堯正
音姓無名延世音字觀无觀第二度師无上玄老即

高上九天太上真王法姓奎法諱柰法字㢘正音姓
虛無名上觀洞字運梵雲童第三度師卽金明七真法
姓奎法諱奮法字㢘正音姓虛玄妙名延世明字條
上無一在上清金相宮一在上清金蘭宮一在上清
丹靈上宮不知所謂第二第三者即靈寶太上丕大
有金青復稱天寶君爲大洞尊神號玉清宮靈寶君
爲洞玄尊神號上清宮神寶君爲洞神尊神號太清
宮此則三清之別號也
玉皇上帝初劫爲光嚴妙樂國淨德王太子捨位修
道八百劫捨位復行忍辱三千二百劫始證金仙爲
[illegible]
清淨自然覺王如來又經億劫始證玉帝位見本行
經
天黃皇曾天大明玉完天清明何童天玄胎平育天
元明文擧天七耀摩夷天名六天欲界壽萬歲虛無
越衡天太極濛翳天赤明和陽天玄明恭華天耀明
宗飄天竺落皇笳天虛明堂曜天觀明端靖天玄明
恭慶天太煥極瑤天元載孔昇天太安皇崖天顯定
極風天始皇孝芒天太皇翁重天無思江由天上揲
阮樂天無極曇誓天名十八天色界積億歲皓庭霄
度天淵通元洞天翰寵妙成天秀樂禁上天右四天
無色界積年萬劫無上常融天玉隆騰勝天龍變梵
度天名四梵天壽命無有大期爲三十二天合清微
天禹餘天大赤天及無上大羅天爲三十六天見靈
寶本元經
第一無景無色鬱單無量天第二無形清微天第三
無精波羅摩犍天第四入色水無量億羅天第五無
極洞清上上禪善無量壽天第六玄微自然上虛禹
餘天第七玄靖上炁那首約淨天第八梵行上清炁
猾那過淨天第九無窮洞虛極上須延天第十玄梵
王虛無精無羅迦淨明天第十一無玄元達上罨赤
[illegible]
天第十二大梵元炁韓和天第十三無極上虛玉空
玄洞寂然天第十四梵無色上真炁潘羅玄妙天第
十五飛梵行真上玄革護福德天第十六雲梵流精
中元近禪惁嵘諄天第十七玄上洞極無崖不驕樂天
第十八大梵玄天元精答恕近蕬天第十九行梵密
虛上元肖帶快見天第二十虛梵上清化靈須陀結
愛天第二十一上極無景洞微化應聲天第二十二
大梵九玄中元阿給道德天第二十三行梵元清下
靈炁須遠天第二十四極梵洞微九靈炁須帶阿那
天第二十五無名至極洞微梵寶天第二十六微梵

玄天无帶蒭給道德天第二十七虛梵天无蟬然識慧天第二十八空梵中天續元伊檀天第二十九太極無崖紫虛洞幽梵迦摩夷天第三十録梵自然識慧入天第三十一玄梵大行無景無所念慧天第三十二雲梵上行紲先何檀天第三十三無色玄清洞微波黎答恕天第三十四洞微玄上梵无阿那含那天第三十五玄上禄梵然天第三十六極色上行梵泥維先若那天亦見道經與琅函經所載又各不同

東方極豪林之墟名呵羅提國人壽四百歲南方極洞陽之野其國人壽三百六十歲西方極浩素之墟其國人壽六百歲北方極朔陰之庭名旬羅之國人壽三百歲上方上清陽太空之内其國人高上玉皇萬聖帝真准劫為年直下極大風澤名寶真無量國人壽一千二百歲見放品経

龍漢之後天地破壞逮至赤明開光天地復位一劫周又復破壞逮至開皇天地復位出洞玄靈書又五劫龍漢為木劫赤明為火劫延康為土劫開皇為金劫上皇為水劫一起一伏周而復始見猶龍傳識者非之以為漢武帝時始建有年號何得於窮劫之前預有之乎

九天上第一天名鬱單無量天人壽九百萬歲歲如世間五百歲第二天名上上禪善無量壽天人壽三千六百萬歲歲如世間一千歲第三天名梵監天人壽一億五千二百萬歲歲如世間二千歲第四天名兜術天人壽六億八百萬歲歲如世間四千歲第五天名不驕樂天人壽二十三億四千萬歲歲如世間八千歲第六天名化應聲天人壽九十二萬億一千六百萬歲歲如世間六千歲第七天名梵寶天人壽七劫歲如世間五千歲第八天名梵摩迦夷天人壽二劫歲如世間千五百歲第九天名波梨答恕天人壽四劫歲如世間二千五百歲其一天俱別置三天合二十六天見太霄琅書

四天王天壽五百歲以人間五十歲為一日忉利天壽千歲以人間百歲為一日燄摩天壽二千歲以人間二百歲為一日兜率天壽四千歲以人間四百歲為一日化樂天壽八千歲以人間八百歲為一日他化自在天壽一萬六千歲以人間一千六百歲為一日摩身天壽三萬二千歲以人間三千二百歲為一日梵迦三天壽一劫光音二天壽二劫遍淨三天壽

三劫米州三天壽四劫無想天壽五百劫無造天壽千劫無熱天壽二千劫善見天壽三千劫大善天壽四千劫色究竟天壽五千劫空處天壽一萬劫識處天壽二萬一千劫不用處天壽四萬二千劫有想無想天壽八萬四千劫見阿含經按佛道二經雖不同大抵言天壽噎壽則壽矣亦終有盡也

玄都玉京山前為元京山峨眉山右為廣霞山左為紅映山紫空山五間山皆在玉清上大羅下又三秀山在玉京前金華山寒童靈山秀華山俱在玉京右三寶山飛霞山在玉京後浮絕空山在太清中皆真氣所化上有宮闕

東嶽廣桑山在東海中南嶽長離山在南海中西嶽麗農山在西海中北嶽廣野山在北海中中嶽崑崙山在九海中為天地心此大五嶽也方壺山在北海扶桑山蓬萊山沃焦山在東海泡石山在東南鍾山在北海方丈山員嶠山岱輿山俱在大海中酆都山在九壘之下玄洲在北海中瀛洲稷洲祖洲俱在東海中鳳麟洲聚窟洲生洲俱在西海中炎洲在南海中又元洲長洲俱在大海中滄海島在大海中高五萬里皆神仙所居五帝所理中國五嶽東嶽泰山羅浮括蒼為佐命蒙山東山為佐理南嶽衡山霍山潛山為儲副天台句曲為佐理中嶽嵩山少室武當為佐命太和陸渾為佐理西嶽華山地肺女几為佐命西城青城峨眉嶓冢西玄戎山吴山為佐理北嶽恒山河逢抱犢為佐命玄隴崆峒陽洛為佐理又三佐命山大小城山天柱山廬山又有十大洞天則王屋委羽丙城西玄青城赤城羅浮句曲林屋括蒼三十六洞天則霍林蓬玄朱陵總真總玄司真虛陵大妙寶虛詠真丹山赤木極玄陽明德玄天寶極玄好生上元天柱司玄昇真化玄貫玄司真客城太玉太秀法樂長耀寶光太上寶玄秀樂長真玉闕寶圭湘真太虛洞陽隱觀玄真太元大酉華妙金庭崇妙丹霞仙都祈仙青田大滌大茲玄蓋朱湖太生良常方會白馬玄光金華洞元紫玄洞照皆有真仙主之七十二福地則地肺仙源玉瑠青嶼崆峒郁木坑武當君山桂源靈墟沃洲天姥岑若耶溪巫山清遠東白安山馬嶺鵝羊洞真墟洞宮玉精壇靈源陶山爛柯龍虎勒溪靈應白水源金精閤皁始豐逍遙東白源鉢池論山毛公壇九華洞桐栢平都綠蘿章觀抱犢大面虎溪元晨德山[illegible]商谷[illegible]長白中條

霍山雲山四明州句曲緱氏臨邛少室琴微大隱白鹿
天柱大若巖嵊山西白天印金城三皇井沃壖三下
六靖廬錦竹紫蓋瀘水丹陵守玄靈淨選仙契靜陵
虛鳳凰子真玄性契玄谷玄出谷君平斗山先天眼
隱壽玄得一洛靈宗華朝真黃堂迎真招隱紫虛林
皇居靈巖玄東華祈仙元陽東茅白陽石背有仙真
循煉之跡按記事者可謂詳悉矣然滇詔之地碧雞
金馬蒼山洱水勝甲天下又自廣而西山皆聳秀奇
碧洞多深窈玄觀亭無仙真蹤蹟畫記者當其時中
國版圖未備無所攷證耳四海之外九天之表乃能
縣立五嶽群山之名耶
仙人有赤松子神農時為雨師赤將子輿黃帝時人
仕堯為火正赤須子秦穆公時為主魚吏張子房欲
從赤松子遊張君房迎赤須子而師之其相類乃爾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說部

宛委餘編十八

王荊公以誤解三昧字為釋門所譏余久不得頻婆末利花果二字義近於宋板翻譯名義集攷出恍若獲真珠船者因取佛書中有常用而不能解或此解而不知彼音者悉錄之

多陀阿伽陀如來也阿羅訶應供也三藐三佛陀正徧知也亦云正徧覺也鞞侈遮羅那三般那明行足也阿耨多羅無上也脩伽陀去也路迦憊世間解也富樓沙曇藐婆羅提可化丈夫調御師也舍多提婆魔㝹舍喃天人教師也路迦那他世尊也阿羅訶應供也又殺賊也又生觀也佛陀知者也佛覺也羅那尸棄寶髻也提洹竭然燈也吒婆尸一曰維衛也勝觀也吡舍浮一切自在也俱留孫所應斷也拘那含牟尼金寂也迦葉波飲光也袍休蘭羅大寶也即多寶佛阿彌陀無量壽也又為無量清淨阿閦無動也刺那伽羅寶積也提和羅耶天人王也盧舍那光明徧照也釋迦能仁也牟尼寂默也瞿曇純熟也姓也

刹帝利王種也秦言田主須陀洹入流也斯陀含一往來也阿那含不來也菩薩菩提薩埵自覺覺衆生也文殊師利妙德也三曼跋陀普賢也阿那婆羅吉低輸觀世音也摩訶那鉢大勢至也純陀妙義也阿迦雲藥王也達磨法也翫陀訶提不休息也維摩羅詰淨名也彌勒慈氏也提婆達多天授也阿耆末無毒意也般若拘羅智積也那羅延金剛也阿羅漢殺名殺煩惱遠離諸惡堪應供養不受三界生也舍利弗身子也又曰鶖子摩訶迦葉波大龜氏也阿那律無滅也須菩提善吉也又空生羅睺羅覆障也阿難

歡喜也又無染賓頭盧不動也難陀善歡喜也難婆多星宿也拘絺羅大膝也提婆犀那天軍也嘔呾羅上也迦留陀夷黑光也優陀夷出現也須跋陀羅好賢也耶輸陀羅華色也阿濕縛寠多馬鳴也那伽曷樹那龍猛也舊云龍樹阿梨耶摩師子鎧也求那跋摩功德鎧也阿僧伽無著也婆藪盤世親也舊云天親賓伽羅青目也波吒吠伽瑜辨也達磨波羅護法也達磨法也伊濕伐邏自在也布刺拏圓滿也尸羅跋陀羅戒賢也曷利他如意也鳩摩羅什婆童壽也佛陀耶舍覺明也曇摩耶舍法稱也曇摩讖法豐也曇無竭法

上也菩提流支覺希也波羅末陀眞諦也波頗智光也地婆訶羅日照也多羅救也波利護也宜濕弟子也比丘乞士也上乞法下乞食也芘芻香草以喻僧也沙彌息慈也優婆塞優婆夷清淨士女也僧伽衆多也又和合也沙門本名室摩那拏功勞也和尚本名鄔波遮迦于闐翻爲和尚此力生又近誦也闍梨本名阿遮梨耶軌範也頭陀抖擻也又脩治也摩摩帝寺主也羯磨事也鐸曷攞小師也阿夷怙新學也提多羅吒治國主也忉利本名多羅夜大梵西音此名離欲又淨行也尸棄火也首陀羅淨居也摩利支

陽炎也耆婆命也蘇利耶日神也蘇摩月神也印度日月也盎哦羅迦火星也部陀水星也勿哩訶娑跛底木星也沙乃以室折羅土星也戍羯羅金星也阿那婆達多無熱也夜叉勇健也伊羅臭氣也羅刹速疾鬼也乾闥婆香陰也天樂神阿脩羅無端正也又非天迦樓羅金翅也緊那羅疑神也波旬本名波卑夜惡也僧伽本性也阿斯陀無比也又端正羼提忍辱也婆藪天慧也摩㝹舍喃人也摩㝹闍意也僕呼繕那投生也補沙丈夫也迦羅越居士也婆羅毛道也[illegible]父也母也波帝夫也婆梨耶婦也鳩那

生也阿育無憂也尸羅阿迭多戒日也祇陀戰勝也
摩訶摩耶大術也末提希思惟也索訶一曰娑婆能
忍也閻浮提勝金也鬱單越勝處也羅閱祇伽羅王
舍城也拘尸那角城也伽耶山城也罽賓賤種也烏
仗那苑也赭時石國也颯秣建康國也屈霜你迦何
國也（史有何國人） 弭秣賀米國也屈支龜茲也睹那一云
支那文物國也茂戾車邊地也蘇迷盧即須彌妙高
也耆闍崛鷲頭也屈屈咤播陀雞足也補陀落迦海
島也（今定海中山有此名） 僂留曼陀大醍醐也蘇達梨舍那善
見也頞溫縛拏馬耳也阿濕摩石也阿迦水也阿耨

牛也婆蹉富羅犢子也揭伽犀也阿濕婆馬也寠利
迦羅鹿也悉伽羅野干也摩斯咤獼猴也舍舍迦兔
也迦陵頻伽妙聲鳥也斯那夜鷹也膝陀鶩鵝也僧
娑鵰也迦頻闍羅雉也鳩鳩咤雞也斫迦邏婆鴛鴦
也舍羅百舌也迦布德迦鴿也摩由邏孔雀也阿梨
耶鵝也姑栗陀鷲也揭羅闍鵰也毗囉拏羯車婆龜
也摩竭鯨也失收摩羅鱷也泥犁耶無有也（地獄名） 阿
鼻無間也三摩耶假時也因陀羅天主也帝也遮閱
那王也摩訶三摩阿羅遮太平等王也薩縛達一切施
也尼毗迦與也歌利惡也波斯匿和悅也阿闍世未

生也阿育無憂也尸羅阿迭多戒日也祇陀戰勝也
摩訶摩耶大術也末提希思惟也索訶一曰娑婆能
忍也閻浮提勝金也鬱單越勝處也羅閱祇伽羅王
舍城也拘尸那角城也伽耶山城也罽賓賤種也烏
仗那苑也赭時石國也颯秣建康國也屈霜你迦何
國也（史有何國人） 弭秣賀米國也屈支龜茲也睹那一云
支那文物國也茂戾車邊地也蘇迷盧即須彌妙高
也耆闍崛鷲頭也屈屈咤播陀雞足也補陀落迦海
島也（今定海中山有此名） 僂留曼陀大醍醐也蘇達梨舍那善
見也頞溫縛拏馬耳也阿濕摩石也阿迦水也阿耨

達無熱惱也殑伽天堂也婆竭羅鹽海也賀邏馱池
也掞洲也娑那林也畢利叉高顯也阿輸迦無憂花
樹也娑力叉樹也軻梨羅苦梗木也多羅舊名息多
岸也尸多婆那一名尸陀寒林也鞞鐸佉嚼楊枝也
頞羅果也菴羅柰也頻婆相思也訶梨勒天主持來
也播囉師胡桃也鎮頭迦柿也篤迦棗也居嘍迦李
也布瑟波花也弗把提天花也末利花柰花也曼陀
羅雜色也優鉢羅黃白色花也婆羅羅重生也分陀
利白蓮也漚鉢羅青蓮也鉢特摩赤蓮也拘某陀黃
蓮也乾陀羅那香也梅檀那垢也瞻博一曰瞻蔔黃

色香花也迦箕𦼮香也咄嚕瑟劍蘇合也杜嚕薰陸
也突婆茅香也羯布羅龍腦也薩闍羅娑白膠也莫
莫訶婆伽麝香也多揭羅芸香也阿伽嚧沈香也拙
具羅安息也茶矩麽鬱金也蘇伐羅金也跋折羅金
剛也阿路巴銀也鉢攞娑福羅珊瑚也阿濕摩揭婆
琥珀也牟娑洛揭拉婆車渠也摩羅伽隸瑪瑙也摩
尼珠名離垢也鉢摩羅伽赤色珠也頗胝迦赤寶也
吉由羅瓔珞也彌訶金帶也曷剌怛那揭婆寶臺也
洛叉十萬也俱胝百億也那由它萬億也阿僧祇無
央數也佉梨斛也婆訶篅也受二十斛摩偷又宰刹

翻酒也毗嵐迅猛風也差羅波尼灰水也朱利草賊
也薩頗煞地也蛇藥也優擅那印也婆利曲鉤也函蒲
促斛也含摟伽藕根也俱蘭吒色也伊尼延金色也
蘇摟波妙色也尼羅青也阿羅那赤也盧醯咀迦又
迦沙野同叔離白也訖里瑟拏黑又迦荼里也健陀
羅黃也羅甚紫也冰伽羅蒼也脩多羅又素怛纜經
也毗奈耶善治也又爲毗尼滅也律也阿毗曇無比
法也又奢薩怛羅論也俱舍藏也祇夜重頌也和伽
那授記也尼陀那因緣也阿波陀那譬喻也伊帝目
多伽本事也闍陀伽本生也毗佛略方廣也阿浮達

磨未曾有也阿含本阿笈多教也又法歸也首楞嚴
健相也楞伽本駿迦不可往也薩達磨芬陀利妙法
蓮花也般舟佛立也摩訶袒持大秘要也盂蘭倒懸
也本名烏藍婆拏救倒懸也脩跋拏婆頗婆鬱多摩
舍光明也曇無德本曇摩毱多法密隱覆又法藏也
薩婆多一切有也摩訶僧祇大衆也犍度本娑犍圖
法聚也瑜伽師地相應也毗婆沙廣解也鼻婆沙種
種說也毗勒藏也毗婆闍婆提分別論也波羅蜜
木叉解脫也三昧調直定也又正定也正受也末底
慧也檀那布施也尸羅清涼也羼提安忍也又忍

也毗梨耶精進也禪那精進也般若智慧也阿羅蜜
遠離也波羅密度彼岸也波羅伽同豆佉苦也三年
提耶集也尼樓陀滅也末伽道也奢摩它止也毗婆
舍那觀也憂畢叉平等也毗跋耶斯四念處也摩奴
是若如意也婆羅力也尼抵願也薩婆迦摩樂欲也
河曇末至誠也懺摩本又摩忍也地底迦有愧也波
婆提伽即梵摩清淨也羯摩業也又事也布薩淨住
也鉢剌婆剌拏隨意也唄匿止也又梵唄梵音(音敗)讚
歎也婆闍尼娑婆咻聲音也鉢底婆辨才也槃那寐
訛曰和南我禮也那謨悉羯羅禮拜也南無或那謨

南摩歸命也又恭敬也歸命覺也信從也彌羅慈
也迦樓那悲也阿檀或阿森摩無我也阿蘭那無諍
也又寂淨也馱那演那靜慮也毗怛迦尋也毗遮羅
伺也三跋羅讃也三跋致發趣也達嚫財施也摩訶
般涅槃那大滅度也又圓寂也涅言不生槃言不滅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阿無也耨多羅上也三藐正
三徧也等也菩提覺也又道也阿娑磨無等等也目
帝羅解脫也阿鞞跋致不退轉也毗地依也陀羅尼
能持也又遮持也薩怛多般怛羅白傘蓋也蘇盧都
訶決定也胡蘇多除一切煩惱也寒奢若金鼓
也呾你也他所謂也娑婆訶善說也又解去也尒焰
所知也多伽梢根智也泥和俱舍羅方便也阿提初
也阿耨波陀不生也羅闍垢也波羅末陀第一義也
遮梨夜行也那不也邏求輕也陀摩善也婆陀縛也
茶闍它不熱也沙六也和波陀語言也多它如也夜
他跋實也吒婆陊礙也迦邏作者也娑婆一切也磨
磨迦羅我所也迦陀底也闍提闍羅生也馱摩法性
也睒多寂滅也叉耶盡也若那智也阿施義也婆伽
破也伽車提去也火夜喚來也末嗟羅慳也伽那摩
也耿大衆也遮羅地動也彼茶必也便善那文身也

那摩名也波陀句也跋渠品也都羅薄也摩訶羅無
知也喝薩訛也娑度善哉也阿呼奇哉也闍維茶
毗焚燒之　也僧柯慄多彌有爲也般遮于瑟
五年一大會也般遮于旬五神通人也以五而以三字一字釋
旬三四四毗舍羅無憚義也沒栗度柔也麗捌毗細滑
也烏瑟膩沙佛頂也母陀羅結印手也迦私光也舍
利骨身也頻婆帳着身影也離佉書也毗伽羅也攝
拖苾馱磨明之韋陀智論也僧佉論本僧介耶數術
也鞞崑無勝也勤沙婆苦行也路伽耶順世也又善
論也逆路伽耶陀左世也又惡論也殺三摩娑羅合
也遮舍那見也尼延底深入也羯吒斯愛也提釋
沙寘惹也慕何癡也何耆毗伽邪命也阿羅伽欲也
奢佗諂曲也質多耶心也汚栗馱草木心也紇利陀
耶肉團心也末那意也阿陀那執持也菴摩羅清淨
識也乾栗陀耶眞實心也塞健陀蘊也鉢羅味奢入
也馱都界也歌羅邏凝滑也頞部曇皰也蔽尸凝結
也健男凝厚也鉢羅奢佉形位也迦路多羅戍縷多
能聞也迦羅尼羯羅拏能嗅也砥若時吃縛能嘗也
身鼓迦種也攝提假也優吒那丹田也阿那遺來也
入息般那遣去也出息烏波有也薩迦耶薩無常也

陀那生也末剌諵生死也生死總名又曰闍提闍迦
度羅黃病也阿薩闍不可治病也珊若娑癸風病也
刹摩本掣多羅丈田也剌瑟胝竿也即幡柱也羅摩
陀也招提本名招鬪提奢四方僧物也訛爲招提翻
作別房施又對面施阿蘭若遠離處也一作閑靜處
僧伽藍衆園也那爛陀施無厭也林微尼解脫處也
阿耆理貳奇特也窣堵波方墳也又圓塚又高顯也
梵名塔婆發訛爲浮圖浮圖者聚相也支提可供養
處也舍磨奢那塚也健陀俱胝香室也満荼邏壇也
脫闍幢也拘吒迦小舍也犍椎磬也又鐘也舍羅籌
也隙棄羅錫杖也軍持瓶也本名捃稚迦茛瓦淨用
銅鐵觸用鉢里薩羅伐拏濾水羅也鉢塞莫數珠也
鉢多羅應器也即鉢也徒鋒沒鐵鉢也俱夜羅隨鉢
器也震越衣服也袈裟去穢也一云不正色一云離
染服僧伽梨合也重也又重複衣欝多羅僧上著衣
也即七條安陀會中宿衣也鉢吒縵條也一幅氎成
尼師壇坐具也僧祇支掩腋也泥縛些那裙也舍勒
內衣也迦絺那功德衣也憍奢耶蟲衣也蠶所成屈眴
大細布也睒婆木綿也迦波羅劫貝也即木綿迦畔
陀衣細綿衣也地羅綿細香也一翻楊華欽䟦羅毛

也頭鳩羅細布也芻摩麻衣也那波吒絹也摩羅蔓
也謎沙他齋也烏晡沙它受齋也蒲闍尼正食也佉
闍尼不正食也半者蒲善尼五噉食也半者珂但尼
五嚼食也佉陀尼可食物也鉢和羅自恣食也分衛
乞食也但鉢那麨也迦師錯麥也

安居者南山云形心攝靜爲安要期住此爲居結夏
者通制三時偏約夏月一無事遊行妨脩出業二損
傷物命違慈寔深三所爲既非故招世謗又云夏中
除大小便餘則跏趺而坐所以但結三月者前爲開
後爲成供身衣食故也四月十六日是前安居十七
日已去至五月十五日名中安居五月十六日名後
安居一云前三月則從五月十六日至八月十五日
後三月則從六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入則爲結
夏出則爲解夏其云坐夏坐臘皆非也臘不足冬月
裘接也謂新故之相接其云僧臘蓋亦一歲新故相
接耳

因果經云二月八日佛誕生摩騰云周昭王二十四
年甲寅之歲四月八日生周書異記同唐費長房則
云周莊王它十年四月八日生什法師石柱銘同趙
伯休記云周貞定王二年甲戌至法顯則云殷世武

乙二十六年甲午生鷲嶺聖賢錄則說佛生時有八別一夏桀時二武乙時三周昭王時四穆王時五平王時六桓王時七莊王時八貞定王時又云周正四月非今四月也然則今之定以為昭王甲寅四月者雖於衆說為長亦未確然

僧食稱齋亦取齋戒之義云齊也日未中與過中皆不齊故不食所謂五正食則麨飯乾飯魚肉也一云噉食五不正食枝葉花果細末磨食也一云齋食

法華經佛告彌勒日月燈明佛入滅弟子妙光菩薩持妙法蓮華經滿八十小劫為人演說妙光弟子八

百中有一人號曰求名貪著利養雖復讀誦衆經而不通利多所忘失故號求名是人亦以種諸善根因緣故得值無量百千萬億諸佛供養恭敬尊重讚歎彌勒當爾時妙光菩薩豈異人乎我身是也求名菩薩豈異人乎汝身是也至緣起經則云釋迦彌勒脩菩薩道時俱當成佛釋迦以精進故超三劫彌勒即求名以貪供養故退三劫其不同乃爾夫既精進可超貪供可退則佛所懸記弟子當來成佛摩訶迦葉須菩提大迦旃延大迦葉富樓那彌多羅尼子憍陳如比丘等乃豈無一二進退於其間耶且先許者佛壽十二小劫其次則二十四小劫最後則無量阿僧祇劫而不以學業功行為次第皆不可曉也

十大弟子舍利弗智慧目犍連神通大迦葉頭陀阿那律天眼須菩提解空富樓那說法迦旃延論義優婆離持律羅睺羅密行阿難陀多聞蓋亦吾孔門十哲之擬也

提婆達多生身謗佛入地獄尚云不滅四禪天樂又云佛於異類中行及脩菩薩道時世世為讐後亦懸記成佛以其世世相值若曰他山之石攻玉云耳夫成佛是真則何以戒人謗法使謗法是假則何以止

謗法之人此又不可曉也

韓退之言漢明帝時始有佛法在位止十八年宋齊梁陳事佛漸謹梁武在位四十九年餓死臺城國亦尋滅此不足以服憲宗心也自憲宗前赫連勃勃晝佛於背迫僧禮拜為雷震死子昌戎誅教身死國滅魏太武誅僧毀寺身弑人手周武帝除佛法次年晏駕子天國亡自憲宗後武宗去塔寺亦以次崩無子宋徽宗改佛為金仙約僧留髮尋有播遷之禍以唐文皇宋藝祖我　太祖太宗之明斷隋文帝之威果而不能不歸心[illegible]此必有內契於心者矣

譯經圖記云明帝永平三年庚申帝感異夢勅郎中
蔡愔中郎將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八人西尋佛法至
印度國請迦葉摩騰竺法蘭用白馬䭾經像以十年
丁卯至洛陽帝悅造白馬寺譯四十二章經十四年
正月一日五嶽道士褚善信等不悅明正之次表請
較試勅遣尚書令宋庠引入長樂宮詔以十五日集
白馬寺南門信等以靈寶諸經置道東壇上帝以經
像舍利置道西七寶行殿上信等遶壇泣懇天尊以
栴檀香燒經冀經無損並爲煨燼其諸昇天入火履
氷隱形諸術皆不復能善禁呪者亦呼策不應太傅
張衍語信曰所試無驗即是虛妄宜就西域眞法時
南嶽道士費叔方慚恨自感而死時佛舍利光明五
色直上空中旋環如蓋徧覆大衆映蔽日輪摩騰先
是阿羅漢即以神足游空飛行坐臥神化自在時天
雨寶華及奏衆樂摩騰復坐法蘭說世後宮陰夫人
王婕妤等百九十人司空楊城侯劉善峻等二百六
十人四嶽道士呂慧通等六百二十人京都張子尚
等三百九十一人俱出家引吳書闞澤對吳主云褚
善信費叔方自感而死烈爲證攷之漢史明帝自元年
太傅鄧禹薨後絕不置此官三公中亦無所謂張衍
者十四年衛尉趙熹行太尉司空爲牟融亦不聞有
所謂劉善峻也且道教符籙之興起於張陵盛於寇
謙之而極於杜光庭當時豈知所謂二小豈以白
馬一寺而道士遂與之鬭法哉此說云永平十四年
以靈寶諸經鬭法爾廣弘明集云靈寶創自張陵赤
鳥始出上清作自葛玄三洞造於陸脩靜其自相矛盾
可見
從佛出十二部經從十二部經出九部脩多羅從九
部脩多羅出方等從方等出摩訶般若從摩訶般若
出大涅槃譬之從牛出乳從乳出酪從酪出生酥從
生酥出熟酥從熟酥出醍醐用脩之譚苑醍醐蓋本
此也噫豈其能醍醐哉
哀歎品曰云何爲祕密之藏猶如伊字三點若並則
不成伊縱亦不成如摩醯首羅面上三目乃得成伊
三點若別亦不成伊按伊字八有兩伊皆伊橫豎斷
絕新伊下草相連細書著梵書也苑戊書三點成伊
本此
諸天命欲終時五死相現一華冠萎二腋下汗出三
翅來着身四見更有天坐已坐處五自不樂本座見
然大論又曰五衰一衣服嚴具出非愛聲二自身光

曰忽然暗劣三於沐浴位水滴著身四本性囂馳今滯一境五眼本凝寂今數瞬動此五相現非定命終遇勝善緣猶可轉復有五種大衰相現一衣染塵埃二華萎悴三兩腋汗出四臭氣入身五不樂本座此五相現必定當死蓋大同小異

琳咸詩又有蓮花卍字總由天按卍字本非字佛胷前吉祥相也又畫字佛髮右旋而結作此形亦吉祥相也中國呼爲萬音疑亦意會耳

涅槃經隨消界內有振旦國我遣三聖化導人民慈哀禮義具足法行經孔子光淨菩薩老子迦葉菩薩顏子月光菩薩

祖有兩龍樹西土少年時博綜藝術與同志三人學隱身術入王宮數月美人懷妊者衆王用智臣以細土置門中見四人足跡乃令勇士揮劍空中斬三人首近王七尺刀所不至龍樹斂身依王得免悔而入山成道後化南天竺王問諸天何所作爲答曰天今與阿脩羅戰須臾空中刀劍及脩羅刀鼻相繼下王乃驚服又與善呪婆羅門角力婆羅門化大池蓮華坐其上龍樹化白象入池鼻舉蓮花高擲婆羅門傷背而伏盡道家葛仙公左元放之流也東土龍樹尊者見入楞伽經善逝涅槃後未來世當有南天竺比丘厥號龍樹得初歡喜地往生安養國按龍樹作大無畏論而東土所稱無畏論主又不載事蹟即此龍樹也

天台智者智顗傳開皇十二年至當陽上金龍池月夜見二人威儀如王者一人長而美髯豐厚少者秀發前致辭曰予卽關羽漢末紛亂時事相違有志不遂死有餘烈故王此山大德聖師何枉神足師曰欲於此地建立道場神曰願哀憫我愚特垂攝受此去一舍山如覆船其土深厚弟子當與子平建寺化供護持佛法願師安禪七日以須其成師旣出定湫潭千丈化爲平陸棟宇煥麗巧奪人目神卽受師五戒乃致書晉王廣上玉泉伽藍圖王答旣事出神心理生望表卽當具奏住號奏賜名玉泉寺今寺有塑羽像以爲伽藍神蓋本此也

玄光辯惑論攻道家云張陵爲蟒蛇所噏子衡奔尋無處假設權方生[illegible]鵠足[illegible]石崖頂剋期告衆云正月七日天師昇玄来[illegible]然集鬬外方夜衛入久之乃出鶴翔云云密抽游罥鵠直衝虛空與李膺蜀中記略同其所著三逆妄造黃書呪癩復勤勤行此

又有所謂金炭齋者睢陽沙中黃鹵泥面撮頭懸仰
此埴使熟又云吳陸修靜者甚知源僻猶逕挾額懸
際而已吾將跋焉迹白蓮社圖以修靜相去百年爲
疑當闕修靜雖同時慧遠恐不引之入社矣僧道宣
又稱修靜因梁武捨道奉佛走入齊天保六年與沙
門較法遇別僧曇顯不勝伏法遂華頂數後考吳志
則云修靜字元德郡人棲廬山白雲寺與慧遠師結
白蓮社宋文帝表其高風作何賓贊使徐湛宣旨
留之不可太始三年作崇虛館通仙堂強招之使講
道元徽五年化去春秋七十有二謚簡寂先生部以

所居爲簡寂觀然則江左蓋有兩陸修靜而廬山十
八賢與虎溪三笑之疑不待辨也但修靜諡如此
而正史不載未曉其故
釋道宣記傅奕范陽人入周通道觀隋開皇十三年
與中山李播請爲道士十七年事漢王諒諒反遷岐
州唐初爲太史令武德四年上疏省寺塔僧尼等十
一事高祖賢之廢諸州寺塔又云奕本道門起家貧
賤武德之始西來入京謁道士王歸歸左道之望延奕
私宅待以上賓三數日間遂通其婦入堂笑語曾不
避歸有兒子爲寺僧見而發之奕大恚恨又引唐臨

冥報記貞觀十四年奕暴病卒初與道士傅仁鈞薛
賾並奕鈞先亡賾夢見鈞曰先所負錢可付泥問爲
誰曰傅奕也又馮長命夢見亡人問傅奕受何報曰
已配越州作泥人矣泥人者泥犁中人也蓋地獄名
矣按奕相州鄴人事漢王諒爲諮議諒反以直言不
從坐徙扶風高祖爲扶風太守善之即位拜太史丞
以廣儉爲令數排毀僧徒不爲恨武德七年上書
詆浮屠法又上十二論言益痛切帝善之未及行貞
觀十三年卒年八十五病未嘗問醫忽酣臥蹶然起
曰吾死矣乎即自誌曰傅奕青山白雲人也以醉死

嗚呼奕武德初入京六十餘近七袠矣豈有淫王歸
婦事蓋釋門恨而醜詆之故也第一時諸僧辨奕者
皆力言道法之汙因詈奕於彼教陰有黨耶
釋有兩慧遠一則開廬山之教於宋初一則護承光
之法於周武
續高僧傳護法以曇無最爲首在魏正光元年與清
通觀道士姜斌上殿講法帝問佛與老子同時否姜
斌曰老子西入化胡成佛佛爲侍者出開天經明是
同時最問老子何年生何年西入斌曰當周定
三年在楚國陳州苦縣九月十四日夜生敬王元年

年八十五與散關令尹喜西入化胡最曰佛當周昭王四月八日生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滅度經三百四十五年始至定王三年方生至敬王元年凡經四百三十年始與尹喜西遊何得言同時乎尋究開天經緣歷誠不能對配徙馬邑其語如此絕無精義可采又記 小說迦者見曇無讖至闍羅王所責以諍論不誠心向道送至一黑門似非好處傳亦稱後不測所終豈亦爲是耶

傳又稱靜藹者以周武將滅佛法上書力諍不得請與道宗人並烹以別眞僞帝不聽卒滅之遂歸隱太乙山錫谷中厭身情逍勅遣侍者跏坐磐石自條身肉段段布於石上引腸挂於松枝五藏都皆外見自餘筋肉手足頭面臠析都盡以刀割心捧之而卒以日合掌捧心跏坐如初所傷餘骸一無遺血白乳滂流凝於石上仍留偈於壁夫佛教自殺者不復人身此殆不可思議矣

諸有謂佛法入中國不始於漢明者以列子西方有聖人老子師竺乾及武帝得休屠王祭天金人爲證按宣律師傳有一天人姓陸名玄暢來謁律師云弟子是周穆王時生在初天本是迦葉佛時天爲通化故周時曾現所聞高四土臺者其本迦葉佛於此第三會說法度人至穆王時文殊目連來化穆王從之即列子所謂化人者是也化人示穆王云高四臺是迦葉佛說法處因造三會道場至秦穆公時扶風獲一石佛穆公不識棄馬坊中穢污此像護像神瞋令公染疾公又夢遊上帝極被責疏覺問侍臣由余便答云臣聞周穆王時有化人來此土云是佛神穆王信之於終南山造中天臺高千餘尺基址見在又於倉頡臺造神廟名三會道場公今所患殆非佛爲之耶公聞大怖語由余曰吾近獲一石人衣冠非今所製棄之馬坊得非此是佛神耶由余聞往視之對曰此眞佛神也公取像澡浴安淸淨處像遂放光公又怖謂神瞋也宰三牲以祭之諸善神等擎棄遠處公又大怖以問由余答曰臣聞佛淸淨不進酒肉愛重物命如護一子所有供養燒香而已所可祭祀餅果之屬公大悅欲造佛像絕於工人又問由余答曰昔穆王造寺之側應有工匠遂於高四臺南村內得一老人姓王名安年百八十自云曾於三會道場見人造之臣今年老無力能作所住村北有兄弟四人曾於道場內爲諸匠執作請追共造依言作之成一銅

像相好圓備公悅大賞賚之彼人得財並造功德於土臺上造重閣高三百尺時人號之高四臺或曰高四樓其人姓高大者名四或曰兄弟四人同立故也或取大兄名以目之故有高四之名至今稱也然則秦穆公時佛法已入中國矣宣師不應誕

傳燈錄謂二祖慧可初事達磨嘗斷一臂然則達磨知是法器始傳以祖心印及楞伽經四卷而僧傳則云周滅佛法可與林法師同學共護經像遭賊斫臂以法御心不覺痛苦火燒斫處血斷帛裹乞食如故曾不告人後林又被賊斫其臂叫號通夕可為治裹

乞食供林林怪可手不便怒之可曰餅食在前何不自裹林曰我無臂也可不知耶可始曰我亦無臂復何可怒二記皆開士所述而慧可一辭一以為求法一以為遇賊不同乃爾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七十四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說部

宛委餘編十九

漢武內傳王母設膳於漢武乃命王子登彈八音之璈董雙成吹雲龢之笙石公子擊昆庭之鍾許飛瓊鼓震靈之簧阮靈華拊五雲之石范成君擊洞陰之磬段安香作九天之鈞武夷山古記秦始皇二年八月十五日武夷君魏子騫會鄉人於幔亭命張安凌打引鼓趙元奇拍副鼓劉小禽坎鈴鼓曾少童搖鼗鼓

喬知滿振嘈鼓高子春持短鼓鮑公希吹橫笛何鳳兒拊節板東幄奏賓雲左仙之曲次命董嬌娘彈坎篌謝英妃撫長琴呂荷香戛圓腹（即琵琶）黃次姑噪悲慄（即觱篥）秀淡鳴洞簫宋小娥運居巢（笙）羅妙容揮鳳銚（銅鈸）西幄奏賓雲右仙之曲行酒進食乃令彭令昭唱人間可哀之曲二事及樂器名多異因記於此

○四真降南嶽魏夫人各有歌太極真人方諸青童扶桑神王清虛真人王母贈魏夫人歌雙禮珠彈雲璈而答

高仙盼遊洞靈見上清元君龜山君二真乃命持文

王延賢于廣運等彈雲林琅玕之璈妄德音范四珠
擊晃明之筑左抱容韓賢賓吹鳳鸞之簫趙運子李
慶王拊流金之石辛白鵠鄭辟方燕婉來田雙連等
四人合歌
九華安妃降楊司命有紫微王夫人右英王夫人桐
栢山真人清靈真人中候夫人昭靈李夫人太虛南
嶽真人子赤松方諸青童南極紫元王夫人俱作歌
又楊君夢游蓬萊山有石慶安張誘世許玉斧丁瑋
寧俱作詩此外青靈大君西成真人王小有真人王
方諸東華靈妃太微玄清左夫人禁元中郎將李玄
子定錄中候茅季偉俱有詩
周子良為華陽弟子有保命府丞樂道士[illegible]高偶真
人張仙卿洪先生華陽童俱授詩
神仙之跡未有如晉許氏之盛而亦未有如許氏之
不相家者陶貞白極重真誥真誥稱許穆與兄揆次
兄虎牙子玉斧門客楊羲俱為仙官而羲穆最貴中
有許邁與穆二書貞白所著許長史碑穆世名謐仕
至護軍長史散騎常侍得道卒年七十二揆世名眺
虎牙名聮皆得道又云第四兄字遠游永和四年弃
遁不返晉書許邁傳字叔玄一名映句容人後名玄
字遠遊與王右軍書游名山不知所終好道者謂之
羽化然不為謚作傳亦不及其仙事而今世所崇奉
許真君者名遜據列仙傳為遠游弟嘗與郭景純俱
參王敦軍切諫景純兵解而真君隱去以陰功重僊
品最高為九天採訪使真誥又略不之及何也晉史
既非隱書真誥亦是真文貞白又炳然如彼而詩真
君又赫然如此都不相及何也右軍有玄度臁疐一
帖黃長睿楊用修遂引以駁晉史謂玄度實病死乃
云服巨勝仙去不知玄度乃許詢非邁也續晉陽秋
曰詢字玄度高陽人風情簡素辟司徒掾不就早卒
世說咸稱之晉史既不為詢作傳僅附見孫綽傳中
亦無服巨勝語此皆不可曉者
抱朴子載華譚字令思高才洽聞之士也而事之不
經者多所不信後有道士說黃白之方乃試令作之
曰以鐵器銷鉛散藥投中即成銀又銷此銀以他藥
投之乃作黃金又從此道士學徹視之方行之未百
日即臥便見天文及四隣了了不覺復有屋室籬障
又妾石瑤華者已死乃見形與之言語如平生又祭
廟聞廟神答其拜牀似動有聲譚乃歎曰世間乃定
無所不有五經雖不載不可便以意斷也真誥云哉

僑者晉陵冠族世事俗禱初頗通鬼神常夢同共饗
醊每爾輒靜眛不覺醒則醉吐狼籍俗神恒使其舉
才用人前後十數若有稽違便坐之為譴僑俗患遂
入道於鬼事得息漸漸仙真來游始亦止是夢積年
乃夜夜形見裴清靈周紫陽至皆使通傳旨意於長
史而僑性輕躁多漏說冥旨被責仍以楊君代之僑
後遷江城縣令家因居焉今江乘諸華皆其苗裔也
二華事頗相類又皆涉仙道因筆於此以俟其後人
補譜傳之遺
真誥所載楊羲仙階甚重第運題象首章仙女傳錄

筆以升平三年十一月十日夜降手擭家贈詩一篇
并致火浣布手巾一枚金玉條脫各一枚又興寧三
年乙丑六月二十五日夜紫微王夫人同金臺李夫
人少女九華真妃降楊室備言真妃服飾之美年齡
之少又頰容瑩朗鮮徹如玉五香馥芬以一枚乾棗
飴之所謂得敘姻緣惟頤於冥運之會依然松蘿之
纏又臨別小留在後執手下牀恐非宜也惟相贈二
詩有相攜雙清內上真道不邪又上道誠不邪塵滓
非所關庶幾不涉魔境耳至六月二十六日口授書
亦然而加詳僑以泄漏被斥楊君筆之書乃不罪何
也
第二卷有九華安妃此即林靈素所稱明節劉后者
也
第四卷保命君答許長史云郗回父無辜傷人數百
口取其財寶殃考深重恍主恒訟訴天曹法應滅門
但回脩德既重一身免脫子孫豈得全耶回當保其
天年但仙道之事去之乂矣回方回也父即鑒也陶
隱居注鑒清儉有志行不應殺掠如此或是初渡江
時攝併所致不爾則在涼時殺賊有濫也又小君識
郗鑒今在三官為劉季姜所訟爭三德事郄後紫微
夫人又言郗回若得道者乃當為太清監陶居又注
鑒年七十餘終即保為禮官職頗矛盾不可曉
又真誥內保命君云左理中監大府長史薛崇字長
季吳郡毗陵人累遷汝南太守年七十四得隱解法
入大霍山注晉陵上有韓墓右理中監王瑋玄是楚
莊王時侍郎受術於王君注若是春秋時楚莊王者
疑侍郎之官不似古職漢楚王無莊謚後任者劉翊
字子翔潁川人舉計掾刈長安拜郎中遷陳留太守
行達陽平遇馬皇先生將入桐栢山中注漢書字子
相潁陰人為郡功曹拜議郎出為陳留太守出關殺

車牛以濟知故不繼遂俱餓死寒鍰府執法郎淳于
誕字叔頗會稽上虞人作徐州縣令大將軍辟掾後
入烏目山中注參同契淳于叔通舉方士為洛陽市
長太極仙侯張奉字公先河內人太傅袁隗妻以女
後棄世入剡山得道領九宫尚書注魏書張範字公
儀河內脩武人太尉袁隗妻以女不受仕為議郎建
安十七年卒弟承字公先累拜趙郡太守隨魏武西
征病亡王脩傳往來南陽止張奉舍然此張奉河內
人明晨侍郎張桃枝司隸校尉朱寓季陵毋與陳蕃
同誅注寓故在八俊列同李膺杜密下獄死不與陳
蕃同誅中君言童初府上帥劉寬文饒為司徒太尉
年七十三遇青谷先生授杖解法注為太尉中子二
年卒年六十三又真誥許長史七世祖肇字子訶注
撿譜七世祖名敬字鴻為光祿勳拜司徒應劭漢官
儀載崔瑗表許敬年且百歲猶居相位其不能無禾
居如此又注謂蜀司徒許靖字文休是長史六世族
祖微士邵字子將是五世族祖尤誤按文休於子將
為從兄俱知名並有人倫之稱而私情不協子將為
郡功曹排擯不得齒敘以馬磨自給今注似請與劭
父子何也其漏誤如此黃長睿乃欲引以證黃庭之

誤耶

古稱生為名臣殁為名神其最炳著者北土則城陽
景王江左項王神於吳興尤烈及江神伍相員按景
王即朱虛侯劉章平呂氏之亂封王之二年而卒僅
可二十四五歲項王據吳興太守正衙為祠太守避
不敢居每履任則殺車牛以祭之不然立死其幸而
不死者一二人耳而臨汝侯蕭猷至每享神輒對飲
盡歡竟日比散神像亦色赭又嘗為猷破大盜見猷
傳員素車白馬驅江湖神亦著唐狄仁傑采訪江南
盡毀諸淫祀獨留員及泰伯季札祠而移檄項王喻
以大義乃毀其吳興廟自是絕盼饗而城陽祠久不
著伍相靈亦漸消歇豈鬼神之氣不復能持久耶關
壯繆侯羽初不聞為神後至隋世於荊州玉泉寺見
靈跡尚未表章至宋崇寧特以破蚩尤復鹽池見靈
遂封為崇寧真君今香火徧天下兒童婦女皆知崇
重則又久而始見神不可曉也

伍員死而為江海之神見古本吳越春秋越絕書錄
異記吳會分地記水經注史記正義其事甚詳獨怪
其神今不著響以為英靈漸消散耳偶覽湘中記子
胥廟古銅器宋元嘉中沙門釋亮修此廟器鑄丈六

金像夜發神語云今捨此器相與發願免此神形豈
果由此得解脫耶抑釋亮故為此說耶要之佛語謂
六道皆有罪業斯言當不誣耳
狄梁公盡毀諸淫祠獨留泰伯季札伍員而於吳興
項王廟馳檄以毀之其肸饗遂歇今據其文曰鴻名
不可以濫假神器不可以力爭應天者膺樂推之名
背時者非見幾之主自祖龍御宇橫噬諸侯任趙高
以當軸棄蒙恬而齒劒沙丘作禍於前望夷覆滅於
後七廟隳圯萬姓屠原烏思靜於飛塵魚豈安於沸
水赫矣皇漢受命玄穹膺赤帝之貞符當四靈之欽
運俯張地紐彰鳳紀之祥仰緝天綱鬱龍興之兆而
君潛遊澤國嘯聚水鄉矜扛鼎之雄逞拔山之力莫
測天符之所會不知曆數之有歸遂奮關中之翼竟
垂垓下之翅蓋實由於人事焉有屬於天亡雖驅百
萬之兵終棄八千之子以為殷鑑豈不惜哉固當匿
魄東峰收魂北極豈合虛承廟食廣費牲牢仁傑受
命方隅循革攸寄今遣焚燎祠宇削平臺室使蕙幃
銷盡羽帳隨煙君宜速遷勿為人患檄到如律令然
吳興項王碑陰有顏魯公題云西楚霸王當秦之末
與叔梁避仇吳中蓋今之湖州也雖滅秦而宰制天
下其魂魄猶思樂兹邦至今廟食不絕其神靈事迹
具竟陵子陸羽所載圖經大曆七年真卿蒙刺是州
十二載夏因伏法息命進真卿上都尅期首路竟陵
是詣予以故碑顛趾嘗因仍草莽已而復之真卿乃
命崇樹以紀之時則仲夏方生明之日觀此題則顏
公時廟尚在祭祀不絕豈狄公既毀而湖人竟復之
耶二公俱以忠直方正名而所見不同如此
今所稱正一嗣教大真人張氏者其始祖天師張道
陵即張陵也同時張角行天師道持九節杖為符祝
教病人叩頭思過因以符水飲之陵法略與角同加
以靜室服罪之人一著山上上之天一埋之地一沈
之水謂之三官病者家出五斗米故號曰五斗米師
角在中國事露至反族滅漢亦因以亡而陵在蜀漢
用絀故幸不敗傳至子衡孫魯遂據巴漢垂三十年
曹操破之始請降封侯萬戶五子皆侯傳國累葉至
唐宋間復世掌道教編玉纓傳遂與宣聖之裔相埒
始而寵幸時過之良可笑也
李膺蜀記云張陵避病瘧於丘社中得呪鬼術書為
是遂解使鬼法入鵠鳴山自稱天師漢熹平末為蟒
蛇所噏子衡奔走尋屍無所乃假設權方以表靈化

生麋鶴跡置石崖頂到光和二年道信告曰正月七
日天師昇玄都衡為係師衡子魯為嗣師以法惑亂
天下然則今之所傳張道陵者乃姓服之餘蒼耳李
膺非元禮漢蓋有兩張衡兩李膺也
宋崇寧時蚩尤神壞鹽池帝勅天師張虛靖召關羽
勝之鹽池復故封羽為真君今所傳祠廟尚有破蚩
尤畫壁按黃帝經序云黃帝殺蚩尤其血化為鹵今
之解池是也則蚩尤之主鹽池其說久矣
今人稱玉皇曰張大帝又曰祠山張大帝酉陽雜俎
載其事尤可笑云天帝劉翁者惡張翁欲殺之張翁

善一白雀恒先期為備劉翁自下視之張翁盛陳賓
主醉其從官竊乘龍上天塞北門劉翁徘徊不能上
乘其餘龍人間為災張翁患之封之太山及覽殷芸
小說晉咸康中周興死而復生天帝召見升殿仰視
紫氣鬱鬱而方一尺問左右曰是古張天帝耶答曰
上古天帝久已仙去此是近曹明帝耳
太宗嘗夢二神人言南處海濱來輔家國明日禮官
言閩中靈濟二真君事遂遣使函香請神像於宮城
西南作宮祀之　英宗初加封九天金闕明道達德
大仙顯靈普濟清微洞玄冲虛妙感慈惠護國庇民

崇福洪恩真君九天玉闕宣化扶教上仙昭靈博濟
高明弘靜沖湛妙應仁惠輔國佑民隆福洪恩真君
記文稱二神皆南唐義祖之子一名知證封江王一
名知諤封饒王按南唐書江王知證後進封魏王元
宗時猶在入宮行家人禮卒年四十三饒王知諤為
金陵尹進封梁王博采奇物寶貨充牣嘗以五十萬
錢易蜀客鳳頭朱冠紺毛金喙星眼文彩如生人咸
異之後遊秣山除地為鹿場編虎皮為大幄率僚屬
會於下號曰虎帳忽暴風飄帳碎如飛蝶知諤驚遽
棄歸數日卒二子事如此耳其神與否吾不得而知

也但生既無功德於民死又無禦災捍患可見之跡
而禮崇　聖朝爵亞　上帝不亦負乘之至幸者乎
○今天下所最崇重者太嶽太和山真武及岱嶽碧
霞元君當永樂中建真武廟於太和幾竭　天子之
府庫設大璫及藩司守之而二廟歲入香銀亦以萬
計每至春時中國焚香者傾動郡邑真武號百字有
混元六天傳法教主脩真悟道濟度群迷普為衆生
消除災障八十二化三界祖師大慈大悲救苦救難
三元都總管九天游奕使左天罡北極右垣大將軍
鎮天助順真武靈應福德衍慶仁慈正烈協運真君

治世福神玉虛師相玄天上帝金闕化身蕩魔天尊敘其得道之由以為在此山然大略掇拾佛氏脩行之跡而已真武蓋北方玄武之神以避宋宣祖諱故名真武龜蛇亦取北方像耳而加之以大將軍號又

碧霞元君者其說起於華山上有小石池水冬夏不涸因名之曰玉女洗頭盆附會者因謂王女為王母第三女又轉說而為太山至使嶽宗之神降若侍衛者俱可笑也且以西嶽之神而據東嶽位以北方之神而據西南方位其事若符契語所謂有其人則有其神信哉

按神異經云西方大荒中有聖人焉長丈其腹圍九尺踐龜蛇戴朱鳥然則後人於大石中得龜蛇像附之真武者疑即此徵也真武以此聖人擬之亦可若謂神農時有淨樂國王皇后之說尤不經可笑

今文昌祠所祀梓潼帝君即張惡子神也其所著化書余為紀其大略張氏出黃帝之子名揮始造弦張羅網世掌其職因以張為姓顯於吳神初為山陰張氏子有孝行傳法籙醫藥救人為周醫氏事周公以壽終并造所方尋上聖之道至洞庭而棲止為君山主父之後投胎於諫臣張無忌妻黃氏為遺腹子詩所謂孝友張仲事宣王為卿士幽王初以直諫賜酖死魂遊於雪山為雪山神治蜀有功凡武都男化婦秦詔蜀以金牛五丁拔蛇而壓死事皆與聞之蛇即所化也尋為漢帝子曰趙王如意為呂后所殺魂散蕩無所歸孝宣世至邛池其令曰呂牟呂后之後身也邑人多呂氏母戚夫人亦生於戚嫁張翁老無子相與劊背出血瀝野田石臼中覆而祝曰我無子倘得一動物生焉亦遺體也自是感而託生化為蛇金色逾年頂生角肢生足能自變化成雲雨見芋於犬為觀食之呂令有馬索而殺亦呂產之後身也拘而實之令知其故繫張翁夫婦於獄欲殺之乃吸雲雨化風雷白日晝暝揚海水為雨灌注城邑周四十里皆陷救父母而出今所謂陷河也以所殺多譴為邛池龍受熱沙小蟲之苦遇釋迦文佛飯誠龐其復生於趙國張禹名勲為清河令有循吏聲[illegible]歸[illegible]生於世為張孝仲時順帝之永和間也西晉末復生於越巂之間張氏時夢治水府尋為吏所請跨白騾而去到一山下有古湫入石穴悟七十三化遂改形入咸陽見姚萇拔王氏見聞所載陷何神乃惡子耳類唯云巂州舊縣而不言邛池耳又云姚萇遊蜀乃

梓潼嶺神謂之曰君早還秦秦無主非君其誰其
氏曰張惡子也後據秦即其地立張相公廟僖宗幸
蜀神出迎帝解佩劍賜之還日施遺珍寶無數王中
令鐸有詩云夜雨龍拋三尺匣春雲鳳入九重城窮
神秘苑亦載此事而略止稱云是一老姥以令役姥
故陷為湖在益州邛都縣其陷地土人謂之邛河又
曰邛池姥故宅基獨不没漁人採捕恒止宿之言此
水清其底猶見城郭樓櫓宛然又北夢瑣言梓潼張
蝁子神乃五丁拔蛇之所也或云巂州張生所養蛇
其神甚靈偽蜀王建太子元膺聰明博達騎射絶倫

牙齒常露蛇眼黑色兇惡鄙褻通夜不寐竟以作逆
誅誅之夕梓潼廟神亟為神蝁子所責言我在川今
始方歸何以致廟宇荒穢如是耶審爾則釋氏所謂
神道為業障殆非虛矣水經又載武強縣人行途見
一小蛇疑其靈養之名曰擔生長而噬人里中患之
捕繫獄擔生負而奔一邑長吏皆為魚
黃帝元妃螺祖死于道帝祭之以為祖神令次妃嫫
母監護于道以時祭之因以嫫母為方相氏見軒轅
本紀
顓頊氏三子亡而為疫鬼一居江水為瘧鬼一居若
水為魍魎蜮鬼一居宮室區隅善驚人為小鬼
武當山一名謝羅山蓋以謝允仙跡也酈道元水經
注引荊州圖副記晉咸和中歷陽謝允為羅令棄官
隱遁茲山得道仙去故名又甄異傳云歷陽謝允字
道通年十五為蘇峻賊兵王兒所掠賣東陽蔣鳳家
嘗飼虎檻中狗入則一虎攀木仰視允謂虎曰此檻
木本為汝施而我幾死其中汝不殺我我放汝乃開
檻出虎賊平之後詣縣自理烏程令張珠不為申別
桎梏考楚允夢見一人謂曰此中易入難出汝有慈
心當株拯醒覩一少年通身黃衣忽進獄與允言語

獄吏知是異人不敢枉蒙理還都西上武當山太尉
庾公聞而愍之給其糧資隨到襄陽見道士說吾師
戴先生非世間人也云若有西上欲見我者可將來
君是謝允否允因隨去入武當山齋戒三日進見先
生乃是昔日所夢人也問允得見黃童否因賜以神
藥三丸服之便不饑渴無所思欲戴先生亦無常處
時有祥雲紫氣蔭其上或聞芳香之氣徹於山谷按
戴先生即漢武帝所遺殿上將軍戴甑生也甄異傳
所載詳備如此而不言嘗作羅令不可曉又續搜神
記云謝允從武當山還在桓宣武坐言及左元放為

曹公致鱸魚乞便云此可得耳求大甕盛水朱書符
投水中俄有一鯉鼓鬐而咏然則乞得道後又嘗出
山矣今人登武當但知有眞武而不知有謝乞故備
載之
野史載卞忠貞墓見發屍如生鬢髮蒼然指爪達於
背至顏文忠尤異二君豈所謂兵解者耶文忠素好
道術得神丹歿後能寄書及黃金於其家固爾若忠
貞則傳謂其疽發背方愈與二子苦戰被殺且生平
剛豈知所謂道術者至京房已僇而棄屍中兵發
其墓屍尚完具人以爲仙屍肉堪療病分割之房以
易道明能前知生不能保其身而歿又不能保其屍

大可笑也
陶隱居弘景有賈嵩所撰傳序額爲詳裒與姚思廉
梁書李延壽南史各有不同因互記之傳云長七尺
二寸疎眉長額右肩有紫誌如錢右股有數十黑子
闕于如斗形梁書云長七尺四寸朗目疎眉細形長
耳南史則云長七尺七寸明目疎眉細形長額聳耳
耳中各有十餘毛出外二寸許黑子同賈傳州府辟
召不起與劉秉子俣善秉後與俣下建康獄死躬自
收殯因紀僧眞見齊高帝於新亭大相推愛令居

內爲其子侍讀高帝即位爲豫章侍郎不受隨安成
王出鎭石頭世祖初拜振武將軍宜都王侍讀總知
記室參軍尋除左衛殿中將軍時論稱歷謁東陽孫
遊嶽受道家符圖明年遊茅山杜京產於太平山尋
沙門鍾義山於菲山謁朱僧標於天台山乃還都由
振武除奉朝請表辭官所善宜都王鏗以裘鏡贈別
給在山吏役二傳直云爲諸王侍讀除奉朝請及李
傳云脫朝服挂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賜以束帛
敕所在月給茯苓白蜜二升梁書不云賜茯苓白蜜
賈傳則云欲抱朝服挂神武門襲鹿巾與王晏別語

此事以爲不宜故表辭而已又梁書南史俱云止於
句容之句曲山及永元初築三層樓弘景處其上弟
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皆與賈傳同而賈
傳所云夜半出山上東陽仍停長山進亦巖宿猨溪
石室入楠溪青嶂山過牛岑出海口復自海道還永
嘉乃還華陽上二傳皆不載又解眞碑言隱居還化
年八十一姚書及李傳俱云八十五賈傳云鼎事累
嘗不諧乃非鄣無彷彿每開鼎皆獲輕華霏霏或光
明應發如霜雪無雜色十八年所獲嚴鍔光華過於
前者皆以五六出花範鋒鷹齒姚李二傳皆無之其

所載簡文臨南徐欽其風素召至後堂以葛巾進與
談論數日而去天監中獻丹於武帝中大通初又獻
二刀一名善勝一名成勝並為佳寶賈傳不之及也
李傳又云無疾而卒賈傳乃云病八日亡亡時恬然
乃失其事跡不同如此
隱居弟子桓法闓字彥舒高道傳云不知何許人事
隱居於茅山華陽館十餘年一日有二青童一白鶴
自空而下集於庭隱居欣然而接謂已當之青童曰
太上所命者桓先生也隱居默計門人皆無姓桓者
索之唯得執役桓法闓焉詰其所致則曰常脩默朝

之道覲朝太帝已九年矣故有今日之召將昇舉隱
居欲師之置執謙固辭隱居不獲請且謂曰某脩教
行道勤亦至矣尚淹於世得非有過致然耶幸為我
訪之闓於是駕白鶴而昇登後三日密降而言先生
陰功固已著矣然所脩本草以虻蟲水蛭之類為藥
功雖及人而反害物命以此更一紀當解形而去授
蓬萊都水監乃道士賈善翔採進列仙傳因之成都
李汝弼以隱居玄門董狐豈有異人居門下而不識
及得隱居墨跡南平王所造清遠館即弟子桓法闓
所居卲陵王又有隱居化後法闓猶存無先期上升

之說而法闓受法高第亦非執役者明矣
漢武帝與奉車子侯登泰山封禪後暴卒奉車者官
也子侯者小侯也霍去病之子仙傳因誤為車子侯
曰扶風也漢武帝猶還其位至侍中一朝仙去其誤
如此
武夷山志有魏王頭顱骨大如斗按真仙通鑑云昔
有魏王名子騫在同州立王城封大王石東去十里
今城址尚在又云有張湛孫綽白石先生男女十二
人詣此山求道謁魏王為地主時天旱魏王置酒醮
祭仙祈雨有仙人乘雲鶴而下張湛獻詩一絕云武

夷山下武夷君云云仙人甚喜乃授以道要許居此
山至八百年後方換骨歸天至期果蛻脫化其骨藏
長樁於小藏巖凡十三具接春秋以前諸侯無封魏
王者戰國時魏王又不南徙且其時無七言絕詞肯
凡鄙其為附會無疑
郭璞詩所謂右拍洪崖肩及洪崖領下順者姓張或
云黃帝之臣伶倫也又云神農氏師堯時已三千歲
漢武帝時衛度世入華山尋其父叔卿叔卿與數人
博問爲誰則洪崖巢父許由之類是也真誥云洪崖
先生今為洞真在青城山其隱跡在豫章西山洪井

在伏龍山北崖左右相傳爲煉丹處若木人畫所謂長七尺五寸戴烏帽衣紅蕉葛衫烏犀帶短拗靽菲竹杖跨白騾從者五曰橘栗木葛拙負六角扇壺雲笠方木鐙二玄書不如意長生瓢䰟惠壺不柱杓者張蘊也自稱洪崖先生或云即其後身蓋詩畫二家之所稱實有兩洪崖不相蒙也

抱朴子載古强事極可笑而廣記諸書不載聊爲識之蓋欒大公孫卿蔡誕之所不如也强服草木又頗行容成玄素之法年八十許尚聰明不大羸老時人便謂之仙人或謂之千載翁者揚州稽使君聞而迎之强曾獵涉書記敍古事自云已見堯舜禹湯說之皆萬萬如實也世云堯眉八采不然也直兩眉頭甚監似八字堯爲人長大美髭髯飲酒一日中二斛餘世人因加之曰千鍾實不能我自數見其大醉也雖是聖人然年老治事轉不及少壯時及見去四凶擧元凱賴用舜耳舜是孤煢小家兒耳然有異才隱耕歷山漁雷澤陶海濱時人未有能賞其奇者我見其所在以德化民因又有重瞳知其大貴之相常勸勉慰勞之火德已終黃精將起誕承歷數非子而誰然其父至頑其弟殊惡恒以殺舜爲事吾嘗諫諭曰此兒當興卿門宗四海將受其賜不但卿家不可取次也俄而受禪嘗憶吾言之有徵也又云顏母年十六七時吾相之當生貴子及生仲尼眞異人也長九尺六寸其頭似堯其項似皋陶其肩似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雖然貧苦孤微然爲兒童便好俎豆之事吾知其必當成就及其長大高談驚人遠近從之受學者著錄數千人吾喜聽其語但不學不能與之覆疏常勸我讀易云此良書也丘竊好之韋編三絕鐵鍋三折今乃大悟魯襄公十四年西狩獲麟麟死孔子以問吾吾語之言此非善祥也孔子乃愴然而泣後得惡夢欲見吾時四月中盛熱不能往尋聞之病七日而沒于今彷彿記其顏色也又談秦始皇漢高項羽事凡人聞之皆信其言又強轉惛耆廢忘事機稽使君曾以一玉巵與強後忽語稽曰昔安期先生以此物見遺後病死壽春黃整家卒無他異此可發一大笑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七十四